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八九冊目次

于清端公政書八卷外集一卷首編一卷 （清）于成龍撰 清康熙四十六年刻本 〇〇一

愚菴小集十五卷 （清）朱鶴齡撰 清康熙刻本 三六三

于清端公政書八卷外集一卷首編一卷

（清）于成龍撰

清康熙四十六年刻本

政書八卷 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于成龍撰。成龍有于山奏牘，已著錄。是集皆其歷任所紀，曰羅城書，令羅城時稾也。曰合州書，知合州時稾也。曰武昌書，同知黃州署武昌府時稾也。曰黃州書，知黃州府時稾也。曰八閩書，歷任福建監司時稾也。曰畿輔書，巡撫直隸時稾也。曰兩江書，總督兩江時稾也。任監司以前，皆申詳條議札檄誡諭之作。任巡撫以後，始列奏疏。其七卷。其第八卷曰吟咏書，則其所作各體詩，併以文六首附於後。成龍以清節著名，而自起家令牧至兩膺節鉞，安民戢盜諸政績，亦皆粹有成效。其經濟頗有足傳。今觀是書，其平生規畫，猶可見其本末也。

恩賜宸翰 恭列政書首編

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五級臣于準敬錄

上諭一道 康熙二十年二月十二日傳奉

御書 御製詩 康熙二十年二月十八日頒賜

御書 御製碑文 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頒賜

諭祭文二道 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十六日遣官致祭

御書扁額 康熙四十二年十月 幸晉時頒賜

御書對聯 康熙四十六年五月初六日頒賜

任直撫時蒙頒

上諭一道

康熙二十年二月十二日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庫勒納一等侍衛儀度額眞對清傳

奉

上諭直隸巡撫于成龍卿自外任小官卽聞有清廉之名繼歷陞巡撫益勵清節自始至終並無改操凡有親友舊識私相請託者槩行拒卻絕不允從及往沙河所屬人員並親友一切餽遺拒而不納此等

清節朕聞之不勝嘉悅卿歷官廉
潔因致家計涼薄茲特發內帑銀
一千兩朕親乘內廐良馬一匹連
鞍命庫勒納等親賫賜卿俟事畢
日再至京師謝恩卿受此寵賚想
當益加砥厲朕尚親製詩一章嘉

爾清廉因裝潢未就俟到京日頒
賜一並謝恩
任直撫時蒙賜
御製
御書詩幷序一道
直隸巡撫于成龍秉性惇樸廉介
夙聞朕心嘉賴俾典節鉞保釐畿
輔惟能激濁揚清始終如一清潔
之操白首彌厲眞國家之可重人
所不能也茲來陛見爰賜以詩用
示鼓勵之義且以風有位焉
自昔崇廉治勤思吏道澄郊圻王化

始鎖鑰重臣膺政績聞畱犢風期素
飲氷昴哉貞晚節褒命日欽承
廣運
康熙二十年二月十三日
之寶

康熙二十年春正月臣祖臣于成龍官直隸巡
撫督理
孝昭皇后梓宮夫役至京請
陛見
上命侍衛持席於午門傳
諭巡撫年老不勝步宜少坐乃拜謝坐少頃入見
賜坐
賜茶温語移時慰勞有加

賜食於
御書房二月十二日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庫勒納一等侍衛儀度額真對清傳奉
上諭一道並
許製詩一章以示褒奬越十八日大學士明珠翰林
院掌院學士庫勒納一等侍衛儀度額真對清
奉
上諭朕親製詩章裝潢已就爾等卽齎賜直隸巡撫

于成龍嘉其清節俟事畢回京一并謝恩及
陵工告竣詣
闕謝
恩復
賜鞍馬一匹九月初十日
駕幸雄縣詣
行在
賜魚二包鹿一隻兎二十隻鴈二隻孤汀五隻及見

上温語備至解
賜所御銀鼠褂又
賜御膳八器乳酒一瓶又道旁送
上望見行步稍遲爲傳鑾待之是年冬請歸葬數日
卽有江南總督之
命竊惟
皇上睿思天成神文炳煥
親製詩章揮灑

宸翰用以昭明政體風厲臣工是將載之簡冊傳為
美談而臣祖名氏亦在奎壁光芒之中因以不
朽誠千載一時也古者侈君之命勒諸鼎彝垂
之永久臣既竊比此義礱玉為軸裝褫成卷什
襲珍藏復摹勒貞珉以顯示來裔茲更刻于政
書之首傳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天下之士見
之有不鼓舞而淬礪者乎臣準恭紀

賜葬時蒙賜
御製
御書碑文一道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等處
地方軍務兼理糧餉操江謚清
端于成龍碑文

朕讀周官六計弊吏曰廉善廉能廉
敬廉正廉法廉辯吏道厥惟廉重哉
朕用是審觀臣僚有眞能廉者則委
以重寄錫以殊恩所以示人臣之標
準也爾于成龍秉心樸直涖事忠勤

而考其生平廉爲尤著以故累加特
擢皆朕親裁蓋拔自庶官之中洊受
節鉞之任爾能堅守夙操無間初終
古人脫粟布被或者嫌於矯僞爾所
謂廉本於至誠聞爾之風可以興起
乃不憖遺忽焉奄逝日者省方察吏

南及江表採風謠於草野見道路之
謳思清德在人於今不泯惟爾之廉
天下所知朕俯合輿情載褒勁節旣
考名副實謚曰清端葬祭以禮又晉
之崇秩賜予有加恩卹爾子嗚呼人
臣行已服官事主之道爾可謂有始
有卒者矣顧不可以風世也與

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

第一次

諭祭文

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皇帝遣山西汾州府知府張奇抱

諭祭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等
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操江謚
清端于成龍之靈曰

朕惟國家敷治簡賢道先保障人臣
奉公奏最節重清勤苟四知之克嚴

歷終始而弗替寵褒宜賁恩卹用昭
爾于成龍志篤醇誠誼敦貞介甫膺
民社聿著循聲既懋旬宣彌彰令績
是用畀以節鉞綏乃邦畿爾克撫字
維勤苞苴盡絕迨兩江遷鎮一節罔
渝馭下則大革貪風勵已則寒同儒

素雖古廉吏曷以加茲廼倚任方殷
遂溘焉淪逝軫懷良惻異數頻頒嗚
呼蕭然官舍竟擔石之無存煥矣綸
章庶泉臺之克慰苾芬在御尚其歆
承

第二次

諭祭文

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皇帝遣山西汾州府知府張奇抱
諭祭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等
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操江謚

清端于成龍之靈曰
惟爾苦節克貞鞠躬匪懈真一介之
弗取越數官而彌堅奄忽云亡能無
憫焉嗚呼清風未遠長存表德之思
寵卹重頒丕著旌賢之典爾靈不昧
其克欽承

康熙二十年冬臣祖臣成龍奉
命總督江南江西兩省二十一年夏抵任二十三年
夏卒於官訃聞
皇上痛悼
諭祭二壇
給全葬銀兩至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上巡幸江南回京備悉先臣清介勞瘁狀迴蹕至都
面諭內閣九卿詹事科道等官會議卹典具奏隨經
會議得仰惟
皇上軫恤民生澄清吏治內外大小臣工皆宜砥礪
廉隅殫心職業以副
皇上任用至意頃者
聖駕東巡經行大江南北遍諮民瘼稽核官評訪得
原任總督于成龍居官清正為古今第一廉吏
命臣等確加詳議衆論僉同宜沛
隆恩以勵臣節除前已經

諭葬
御製碑文外應加太子太保謚清端廕一子入監讀
書竊念御賜墓碑古有常典大都詞臣奉命撰
著從未有出自
御製兼篆
御書者
天恩浩蕩逾于常格
賜謚
賜廕恩及存歿榮寵非凡臣成極涕零謹刊列卷首
以誌
高厚臣準恭紀

康熙四十二年十月蒙
御書扁額賜江南江西總督謚清端臣于成龍

高行清粹

康熙四十二年九月臣準以原任浙江按察司
使丁憂服闋赴補
陛見
皇上顧謂大學士吏部等曰此老總督之孫也旋奉
旨特陞四川布政司使本年十月
鑾輿西行
駐蹕太原臣恭遺異數
賜賚無算復蒙

聖慈垂問臣祖塋在何處幾許遠近臣以越在二百
七十里外對隨蒙
親灑宸翰高行清粹四字匾額一幅
賜臣比扈
駕至蒲恭請
聖訓
指授之際又蒙
天恩憶念曰爾祖寬嚴並濟人所難學臣伏念臣祖

既歿已歷二十年所猶廑
聖明惓惓不忘如此君臣遇合遠軼夏商直接唐虞
矣臣任蜀藩未四月旋拜巡撫貴州之
命又調任江寧巡撫
聖慈推念先臣寵加奕葉臣慚媿無地希圖繩武以
無忝祖德以無負
君恩謹備錄之以誌不忘臣準恭紀

康熙四十六年五月恭逢
皇上南巡蒙
御書對聯賜江南江西總督謚清端臣于成龍

歷仕甘棠隨地蔭
兩江清節至今傳

先清端持廉飭躬秉誠報國荷
聖明知遇膺重寄於封疆錫殊恩于泉壤榮寵至極
閱今已二十餘年欣值
翠華南幸知士民愛戴猶深
特賜 御筆對聯用表先臣勳績金薤雲章輝煌照
耀固先臣曠古難遘之奇逢實
聖主風勵羣工之盛典臣準猥以非材席先臣餘蔭
叨受、
弘恩謬叨節鉞仰體
皇上作忠之意并承
皇上教孝之思敢不益竭駑駘毋負吾
君毋忝爾祖蓋凜凜乎有餘悚焉爰拜手稽首以誌
弗諼臣準恭紀

于清端公政書首編終

于清端公政書原序

今上之二十年
王師克滇所向底定神武既昭罪人斯得薄海内
外悉主悉臣罔不賓服
上大嘉悅益精惟治理以大中丞夫子于公之治幾
輔爲天下最
特晉位大司馬總制兩江以風有位益
上知公自令牧二千石及監司藩臬以迄開府上谷
歷閱楚蜀粵垂二十年清操偉略鴻文鉅績久
而彌厲故兩歲之中節鉞再加一時
眷遇罕有其匹明年夏四月公請假在里祭葬畢即
單騎至金陵惟攜圖書數卷直馳入署五月素
自楚趨侍恭覩
御書賜公詩卷兼聞
駕幸雄縣
召見便殿温語移時且

詢公曩撫勳東山時事甚悉益歎
君臣相得今古維難而公獨遭際
聖明若此不有編述懼不足以傳久遠因發所攜圖
書得公自令羅城以來諸牘及詩文稿踞請於
公以爲古人著書立言非徒誇示文字良欲開
導後學使知所取法無其事者尚欲有其言況
公之著作皆因時立議見諸行事深切著明小
之治安一方大者動關國計非鑿空結想借物
託興之比且公三舉卓異屢爭劇冠
天子知之已十數年故復於雄縣
親垂顧問倘一旦
詔公條上行事用備採覽而編簡無稽其何以對公
許諾乃次第諸稿片楮隻字皆公親筆細書歲
久黴霾蝕半就脫落彙其可識者爲若干卷
伏讀十許日曰於戲盛哉今而知無意於功者
始能成天下之大功不遺一事者始能集天下

之大事本內聖外王之學以行其致君澤民之志其在斯夫其在斯夫方公初仕粵西瘴癘所侵異類與居凡七年矣北人宦此者百不一歸而公處之泰然略不爲動卒之猺獞革心民安盜戢其規畫條議至今猶用之不盡抑何偉也及由蜀入楚遍歷艱險數定大亂使內地悉平
王師得一意南征無後顧之慮迄今讀與中丞張公往復諸議眞死而後生危而後存其難更有百倍于往日者當東山逆賊首倡江右吳豫轉相煽熾使蘄黃不守則吭扼喉噎荊武非我有矣公獨與張公定策率門下十餘人誓鄉勇數百直搗賊巢身自踏堅親冒矢石一敗之黃土坳一敗之紙棚河旬月間一撫再勦諸逆授首而吳豫江右聞風潰散南北之路始通方是時外誅巨寇內辦軍需既餉厲僚復撫百姓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凡所設施皆手自裁荅于蒼

皇中示閒整於搶攘中恤民力罔不纖悉曲當洞中機宜此又素所親炙不假披閱始知者至若出八閩于湯火之餘調劑軍民各安厥所贖還難民動以千百每一書上　王公大人皆虛心聽受撫綏上谷屢建讜言爲民請命
天子知公直皆
特旨報可以故得蘇解困痼全活死徒無算古人得一節足以傳之無窮公則萃於一身無往不備矣論者謂公以外臣重徼
陛見
上親灑宸翰兼賜白金良馬乳酒銀貂麞兎魚鳧等
物
恩禮疊加人臣之榮至此已極不知公之得此皆出意外當其入粵初不自意能至蜀也及乎任楚更不意能至閩也又安望開府
畿輔總制兩江哉惟出萬死不一生之計祗知

君父深恩在所必報其身家性命已久置度外故凡有建白輙掀髯而談略無嚄唶使稍有顧戀其伸紙著筆雖曲極組織其於
國家事終屬隔鞾搔癢又何能功成事集如此其烈耶是故為人臣而知讀是書其常也必廉其變也必勇為人子而知讀是書其養也必力其哀也必毀以此治兵必無覆敗之虞以此臨民必免貪殃之禍以之為國則達經權以之居家則敦孝悌於戲公仕且二十年危行特立觸忌諱不少矣所賴
聖天子及當代王公大人知之於今千百世忠臣孝子志士仁人奉之於後今雖華袞被躬騶戟衛道退處一室鷄鳴而起鐘定而臥惡衣麤食有寒士之所難堪而文章經濟顧廣大精切若此又孰得孰失也公嘗謂所受知諸大人君子皆及身顯庸無復欠缺獨中丞張公鞠躬報

國盡瘁以歿今滇黔蕩平而身不及見每展對手書輙愴然出涕不知此書傳則張公之功德自與之俱傳卽當代諸大人君子亦無不與之俱傳於以副
聖天子精惟治理之盛心使士大夫服官效業者咸有所矜式更使天下後世知凡欲成大功集大事者必於此不於彼其為裨益豈淺鮮哉公茲甫蒞兩江未期月綱紀整飭俗易風移每有示諭閭里小民爭手錄口誦旬日成帙由此平章天下高文典冊方昌未已奏之廊廟鼓吹休明將盈車充棟有一書再書不勝書而已者更請以俟諸異日云

康熙二十有二年歲次癸亥春王正月上元楚黄

亭州門下士李中素拜撰

原跋

史稱韓魏公臨大事決大議不動聲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范文正初遺宰相書極論天下事他日爲攻盡行其言至如司馬温公人人引領望其爲相是皆德之盛而誠之著非區區才智所能造也所以自古一代名世之臣以天下爲已任當艱難險阻之會百折不回具堅忍之定力及當大任而勲建名立垂光百世此無他有非常之識然後能立非常之言成非常之功也

大司馬西河于公非常人也特膺
寵命總制兩江
天子倚毗百僚奉法黎民景從未期月而數千里之境内外二百餘城之裒廣翕然大治鼎備位宇下佩公之訓莫不以一誠孚格于人適得公門下士李君子鵠編次公歷來著作再拜而伏讀之歎公之遠慮深思沉謀果斷于
國家大計生民利害洞若觀火皆人所不能爲不敢爲者公之筮仕羅城也處苦寒之邊徼志彌堅節彌厲以綏靖遐方自是治蜀治楚治閩廿年如一日撫勦東山恩威並用直足撼天地泣鬼神豈非德之至盛誠之至著哉開府畿輔之日忠讜入告孚信
一人朝上而夕報可
眷賚之隆邁軼千古惟其能行之而始知其言之審耳易曰貞固足以幹事其是之謂歟公之功業

如日方升丕炳天壤則公之文章當與星日爭光山嶽比壽然慮在官在民無由盡見公之行事與立言也于是鋟授之梓播之寓内以風厲有位移易風俗天下後世服公之決機如神措安磐石者惟本一誠養之素而出之裕也生平事業豪傑自知之韓范司馬諸公類如是乎讀是書而咸知所奮勵以自盡其爲人臣子之職

則是書之有裨于世奚可量也夫

康熙癸亥夏五月屬下吏三韓劉鼎再拜謹跋

于清端公遺像

巖巖正性嶠嶠遺風挺不淫不屈之氣棻貞
特立獨行之心骨堅脊梁於保殘歷險之地
膝俘肩於道大授艱之中益張忠定之不飾
玩好魯簡羈之術術履忠傅獻簡之遇人以
誠范忠文之中含邦容公殆各兼其媺而古
人與同余更欣睹其貌而如見其衷

沁州吴璵拜題

于清端公政書目錄

後學 平江蔡方炳 編次
西陵諸匡鼎
家孫 于 準敬錄

卷之一

羅城書 任廣西柳州府羅城縣稿存四道
條陳引鹽利弊議
對全撫臺問地方事宜

再陳粤西事宜
治羅自紀併貽友人荆雪濤
合州書 任四川合州稿存五道
請復祀典詳
請正朝儀詳
查採楠木詳
規畫銅梁條議
上提督請畱合州營防兵揭
武昌書 任黄州府同知署武昌府事時稿存三十四道
爲武昌各屬請緩徵詳
請復臨湘驛站詳
飛報收復蒲圻詳
現復蒲圻上王憲副稟
籌畫蒲圻防守詳
上張撫臺籌報各屬情形稟
報咸蒲浮橋被水衝壞情形詳

呈報委撫東山起程日期詳
初撫東山遺牌
諭販問歸農諭
安慰各堡諭
申徐道臺請釋無辜詳
申張撫臺釋放無辜詳
報東山就撫詳
上張撫臺陳情小稟

慰東山士民樂業諭
申報東山撫事已竣詳
招撫後諭東山士民
招撫事竣慰東山士民諭
又安慰士民諭
諭隣境各屬
委護程官牌
宣慰陳恢恢諭

東山就撫後飭行保甲諭
禁止嚇詐就撫士民諭
清理保甲諭
保甲事竣再行申飭諭
申飭區堡諭
再諭東山士民
勸諭士民
招撫事竣詳
招募反側充伍諭
上張撫臺善後事宜禀
請委武昌署員詳
附錄
任合州時張撫臺復札 計二道
佐黃州署武昌時湖廣張撫臺來札 計五道

于清端公政書卷之一

後學　平江蔡方炳
西陵諸匡鼎　編次
家孫　于　準敬錄

羅城書

條陳引鹽利弊議

看得柳屬地瘠民貧兼以猺獞雜處自入版圖以來從無引鹽舊例因粵東積引壅滯疏通無術波及粵西郡縣乃有銷引之議蓋自康熙元年始也柳屬以引鹽決不能銷考成斷不能完各陳艱苦詳請免銷文案如山附卷可查撫臺憐憫各郡詳請痛切

題請免銷部議未允事出兩難一面行催立埠招商而商人因引目數多無人敢於承應一面行文僉派里商赴東領運一面催開未完鹽引州縣職名吏民驚惶無措幸撫臺深知吏民病苦

補牘再陳區畫戶口食鹽之法極力調停部議始允而鹽引幸減三分之二矣自此鹽課已定有司雖愁苦中積亦無可柰何有招商立埠者有設法官運者有僻處山中招商不應請命於上司代為招商運銷者咸屬懸迫無聊之計幸數年以來考成俱完且有溢額之引原其行鹽之初何嘗計及此也今有司之考成雖完而民窮愈不可支不可不亟為之變計也成龍奉條議之文確知民苦不敢坐視不言謹條列鄙議於左

一官運之宜禁也當行鹽之始民苦無素封之家吏苦無點金之術不得不賒借於有鹽之處以救考成之急鹽主因無現價倍昂其值鹽之來也既貴則有司之發也自不得賤且在官之僕役明知鹽價出之百姓領運盤費誰肯較銖計兩以為官民計者鹽價之貴職此故也至於

發鹽之權自上操之有招商領運鹽包數多而頻發者有不係招商假名色而予以必發者上之發於州縣也無已則州縣之發於民也亦無已有司明知民苦卽引目已完而亦不敢不領爲無可如何之勢領之必速發發之必速催鹽價雖貴而民不敢爭催納雖急而民不敢議引價雖銷而民不敢言日復一日而民病已入膏肓遲之又久不惟累正賦而且恐無民之可累

矣官與民皆沉淪鹽引之中而莫之救其宜禁者一也

一埠商之宜革也官鹽係梧州賒來之物引稅水脚俱在其中有司止幸完其考成而不敢復議貴賤爲窮逼所使而然也若埠商運自廣東鹽價可屈指而計且競刀錐之利誰肯浪費一二及至地方探知官鹽之價若干亦照樣行之利踰本數倍乃無良心之極也卽有輕利之商欲減其鹽價而又恐官鹽不行而獲戾焉是官不樂商鹽之賤而致壅積商更樂於官鹽之貴而獲厚利兩相騰湧民無賤鹽可食而民愈窮更有可異者旣名埠商其發賣自應聽民其便無如其發鹽也必求之有司而其收價也三五成羣挨門逐戶而遍索焉埠商之病民於斯爲甚其宜革者一也

欲除以上二弊莫若曉諭流商從便發賣渠較

鹽本幾何鹽利幾何斷不至湧貴數倍民亦不得從而爭議況前商之鹽貴而後商繼之勢不得不減價以求速售如是而隨時貴賤非同官勢强壓而鹽可無一定之貴價民亦得量其有無因其緩急任其多寡隨便而公易之而民可無不得不領不敢不領之苦民窮稍甦流商喜於疏銷有利而來之必廣窮民一旦得食賤鹽而銷之必多則引額較前更踰有司亦不至有

考成之慮矣然尤有宜爲流商計者從粵東領鹽至梧州交引換票其查核已嚴矣後抵柳府交梧州之票另換柳州之牌任意於各屬州縣交易不必畫疆界分彼此以免煩瑣流商之害而盤詰私鹽諸務亦可中止民商俱被寬大之
恩矣惟恐流商罕至而提標數萬兵口一年食鹽無算馬平鹽包不及二百其餘之引或可以備不足是又意外之一策也若王公將軍有鹽

亦與流商等任其銷賣不必經有司之手則流商之鹽從何而壅食鹽之民從何而苦也

對金撫臺問地方事宜

問緑林草竊如何消弭遁誅逆獞如何擒緝山川地理之險要如何屯戍設防猺犽狼獞之驕悍如何撫綏馴制到廢驛站如何興復如初森
嚴
欽限如何依期完結土司漢彝交錯之地如何立法使邊陲藩籬鞏固相安錢糧關稅納污之藪如何釐剔使陋規火耗悉除殆盡何以清刑獄使民無幽繫何以懲刁頑使民不健訟何以招流移使開墾蓁蕪何以懲貪酷使澄清仕途何以察芟衙蠹何以積儲備荒

竊敉寧地方之要莫若安民而安民之法必以肅清吏治爲先務吏得其人而潔己愛民則弭盗固闔省刑息訟興利剔弊諸務畢舉雖在邊

徼可漸次化理矣成龍寡昧書生荒裔下吏不識時務仰承憲問具稔憂時遠慮爲國爲民之
盛心敢不率其芻見以佐末議今天下車書一統中外臣服粵西遠在南荒
天威底定巨寇已殄滅無遺而未雨綢繆猶廑憲慮
誠爲
國家樹萬年不拔之基爲萬姓謀久安長治之道也夫地方何盜盜卽民也民雖無知決不樂於

爲盜必爲饑寒刑罰迫之而爲盜也責在有司
清淨寡慾先之德教以端風俗繼之保甲以防
不虞勿戕民命勿剝民膚俾各安室家各戀妻
子此弭草竊之末議也粵西猺獞種類不一素
號兇悍以殺戮爲生兼之十數年來地方無主
強陵弱衆暴寡無一淨地
天戈一指么魔屏跡彼雖仰畏其威然未盡懷其德
若稍疎一面之網多方招撫開誠布公消疑釋

嫌逆獞雖愚亦必樂生惡死悉歸王化不煩弓
矢而土宇寧謐此安逆獞之末議也山川地理
或水或陸未歷其地難以懸擬大約粵西地險
獞悍屯戍之兵不可不設而統兵之法不可不
嚴兵以衛民亦有禍民者兵以防奸亦有作奸
者屯戍設防寧簡無濫此防險要之末議也伶
犽狼獞不事詩書不諳禮法驕悍固其素習責
在有司暫羈縻之漸教育之寛舒其手足約束

其心思撫綏馴制寧猛無寛此撫綏驕悍之末
議也若夫驛站最爲民苦當湯火初出或可徐
議興復然煌煌
功令火牌勘合之外嚴禁私役需索等弊四季循
環立簿查核有司實心奉行勿加譴責則民吏
不受害而興復如初亦不難矣此興復驛站之
末議也
欽限事件最爲森嚴有司敢不殫竭心力勉副

功令然粵西與腹裏不同猺獞不習書數吏役乏
人一二經承兼理六房事繁人寡簿書堆案有
司攢眉晝夜不停而案牘彌積如造由單造奏
銷造會計造徵解冊籍繁多毫釐不敢苟簡此
係每年一定之成例又加以清丈田畝編審戶
口催造開墾無事不重且大以一二書役朝夕
拮据心血嘔盡一不合式查駁再造而限期已
逾此事之無可如何者也或有粵東善書算者

投充彼明知工食盡我必求里甲私封赫赫
功令誰敢自罹法網是僉役土著苦無其人召募
流役苦無其資書算者寡事必遲延則依期完
結之法不能自爲之解矣此早完
欽件之末議也至于土司古昔設立土官撫其種類
誠以人地相宜性情相近以彝治彝縻之以爵
祿而爲
朝廷用故無反側之憂今日彝漢錯處殘忍多乖

皆因土官左右無正人教導無良法以至於此
若諭以輔導擇人循法奉公使彼內地和平輸
納其貢稅而無復苛求自可相安於無事此土
司相安之末議也錢糧關稅國課攸關然今日
粵西之百姓當兵火二十年財力俱竭目擊荒
烟茅籬遍皆鳩形鵠面穀賤金貴幸而正賦蚕
完已出望外況鹽引加派束手待斃萬無疏銷
之術

國法難逃而陋規火耗雖甚不肖者或未必能行
之茲土此除陋規之末議也刑獄者民命所係
寧失出毋失入而好生之德自洽詞訟者風俗
所關禁止教唆嚴絕
敲前先審察原告之詞色勿爲濫准而刁頑之風
可息此清刑獄止健訟之末議也殺戮之後人
民逃散田地荒蕪但使遵行三年起科之實政
吏靜民安流移可不招而自來烟火轃集蓁蕪

可漸次而開闢此開墾蓁蕪之末議也貪酷者
害民害政之本然蠻烟瘴雨地瘠民貧性命之
念重富貴之心冷加以憲臺之嚴肅有司雖不
肖或亦望風而畏罪之不暇殃民者莫若衙蠹
芟之毋使濫充一歲必更察之毋使倖生而置
辟不貸此清仕途察衙役之末議也救荒者莫
若積儲常平一倉萬古良法春發秋收與民便
宜而緩急有濟備荒之法莫逾於此他如土物

之採買里甲之苛派新役之幇貼當此邊荒初闢之域未必如腹裏之事事可議也

再陳粵西事宜

一塘兵之騷擾未盡除也奉文嚴飭遞送公文文設舖兵武設塘兵兩不相涉遵行久有定例無如有司與防弁或情面相徇或私弊牽制縱放塘兵居住民村日供柴水米食以故民不聊生惟在嚴察

一見年之答應未盡革也奉文嚴飭見年止許催辦錢糧不許答應有司衙內供給上司差役飯食及過往仕客下程酒席無如積習難破肆行無忌者夫亦不少且無恥輩藉口某縣有供應恐嚇里民逐件欲行不思洗滌惟在嚴察

一知府之權太重也往例州縣有道府廳爲之伺察三分其權而情難私飾勢難獨斷公道不能盡泯今道廳奉裁而有司之賢否藩臬耳目稍遠惟知府爲最近若府得其人則官方自清民生自遂地方自安或不得其人則是非憑其喜怒賢否任其高下而有司畏知府更甚於畏院司在下曲意爲阿從在上極力爲徇庇從此效尤成風而民命邊境關係不淺惟在裁酌

一部頒法馬之宜公用也粵西地瘠民貧錢糧不容拖欠正宜恤民財以完公事若徒知刻剝則民多一分之私費便缺

朝廷一分之正項以至嚴刑追比差役拷索使民號泣無訴必倍貸以緩目前迨至秋成雖豐田中之禾先歸債主一遇歲歉賣兒鬻女奔走流離是當亟加憫念嚴革收銀用戥以除暗加明加之害凡收條編有司宜親坐堂上將天平法馬置之座右不得拘定某盤放銀某盤下馬聽從百姓完納有司即發印票不得假手書役一力掌定民不敢言如有用戥收銀及書役兌平

者許百姓赴告
一納銀納米之宜速收糧票糧單之宜速發也近奉新例四月九月催徵夫四月適當耕耘之候九月又在收穫之時農工正殷而催科逼迫民之赴納也已非得已又從而捎延之夫復何望且有司所司何事若百姓納銀米而不即上堂躬收是怠惰也若百姓羣集不能隨到隨收即時發放以至百姓隔宿守候則有司之才不

才亦大可見矣是在嚴察
一四月九月之新例宜通融也粵西與腹裏不同夏禾最寡而秋稻為多即秋稻亦有二種有七八月收者有九十月收者是四月正耘九月正收之候也於此而催科太逼則公私不勝其擾矣或稍為通融聽從民便自三月起至四月止有願輸納者收之願全完者獎之何必拘拘定以四月為限也或孤單貧弱或水火災喪一

時力不能辦者許具呈寬限秋收上納又何必於四月納半九月納半之拘拘也窮者不得與富者較有故者不得與無故者較量人情之緩急而權衡之期於完正賦而止即有艱難困苦者量免一二而在官俸食豈不可相為開除奚若與煢煢赤子較錙量銖而算之無遺力也又恐不肖藉名豁免而開侵欺工食之弊是必將豁免者大張榜示俾民役咸知各抄一張存照以杜弊端如此新例雖定而恩行於例之中是

催科中之撫字也若夫未及四月而催徵全完是必急於火耗已經徵完而未行起解是必陰為那移種種弊端難逃洞察
一見年之亟宜憫恤也粵西見年名色與腹裏里長排年為一例係十年輪任正務若不加撫恤任意刻求勢必家破人亡於一年之中即加數十年培養之力不能復其元氣夫既革其供

應矣而逐其力以催辦錢糧是正務也然見年
亦有田地若終日奔走挨門逐户而催之則自
已之田禾荒不能顧雖未竭其財而亦已蹶其
生矣當開徵之候有司出示曉諭俾百姓隨便
上納如輸納不前令見年催單頭單頭催花户
可不勞而坐致也至於朔望之點夘歳時之謁
見日用之伺候當此邊荒極苦之地猺獞畏疑
之衆似可盡革而期於相安是在裁酌

一雜派之不可包於官由單之亟宜發於民也

夫雜派之禁奉
旨嚴飭不當再四然亦有確不可少者每歳之中造
由單紙張工墨有派在縣造實徵紙張工墨有
派藥材本色額銀不足有派表箋包袱額銀不
足有派春秋二祭禮不敢儉起解編銀水脚盤
費有派兩次奏銷水脚費用有派是皆一定之
例萬不能除但當堂與民公議期於足用眼同
交出其派單有司硃墨點定散於見年存照總
有不肖料不敢將多派硃單留之百姓爲話柄
也至於意外之事如往年封解雲貴之餉費有
派封各道之進表有派封潯州之水脚有派凡
如此類咸由上派定原有定數應將原牌付與
百姓從公議派完解庶有司無不可告語百姓
之事百姓亦無疑畏有司之心上下相知而緩
急可以相濟若夫愚弄猺獞欺其無知藉口派

項之多在官一力包管初則猶相照顧終則包
外加派民苦不堪而逃亡相繼是在亟爲勸諭
禁止也正賦雜項界限不明總由不發由單之
過猺獞雖不識字彼亦知遇人而過問焉不發
由單則原熟新墾混淆無所查明雜派得由而
入之矣然
功令日嚴諱過愈巧印結甘結徒事紛煩若出其
不意稽查一二鄉民問其有由單否而官吏無

所施其巧也即如收銀大流水簿俱係奏銷時打點停當無關實事止將納銀發票與由單合否而官吏又何所肆其貪也

一有司之廉恥宜養百姓之泣訴宜詳也夫官之於民猶父之於子父不慈則子不孝官不清則民不良況邊徼之民雖刁與腹裏大異腹裏有勢宦挾制惡衿把持光棍肆惡捕風捉影若夫蠢爾猺獞則不然不諳官語不識文字惟聽外江流棍唆哄告狀誆騙使用及至提審茫無一應此粵西開闢初年之情形也數年以來百姓告官吏者不一非盡流棍之唆哄實有逼於不得已者夫民之告官吏豈盡是子虛豈盡是刁詐且有司之於民宜化刁爲良上下親睦至於致民控訴全無體面亟宜引罪自悔聽上處分辭職雖任廉不致於官民搆訟以傷體統若反復爭辯以祈免罪加民以刁寧不自愧縱使

辯明無辜復何面目覥居民上乎倘民含寃不能剖訴復增一仇敵愈使民重足而立也如立意與民洗寃此風一倡始也訴之出於無奈猶知犯上之科究也稍拂其意而肆行無忌恐開刁詐之漸是在憲臺默挽風化以釀和平之福也如有告官吏等事雷中而不必明行按事而漸除之以去地方之蠹以伸百姓之寃則官吏知警不至與民廷辯廉公法行而廉恥亦全百姓知狀之未有准行也必俯首歸家不敢居告官之名及官掛彈章百姓群頌爲上之明而不自以爲得意是官之罪狀取之羣議而無隱匿參核之權耑之於上而不顯恃乎告訐如此則民情上達而民風或可幾乎淳良也且以省案牘之煩而上下蒙清靜之休矣

一粵西之邊防宜加毖也邇來交南內爭附於中國以爲聲援然弱則帖息聽命强則跳梁抗

尊勢所不免彼目覩兵馬雲集敢不惟命是從
然二豎之勢不相下兵馬一退緩必相謀彼內
豈無智者陽爲順從陰爲修備事未可知況數
年以來土司之官亦殫力矣改土爲流之民亦
未服心矣且猺獞嗜殺爲性反覆無常卽有司
恩養如赤子而終不能必其革心也是可危也
又在憲臺未雨之綢繆焉

治羅自紀併貽友人荊雪濤
廣西柳州之羅城偏處山隅東北界連湖南道
通一帶西北界連貴州清平一帶其餘土司環
繞山如劍排水如湯沸蠻烟瘴雨北人居此生
還者什不一二土民有猺獞狑狼之種帶刀攜
鎗其性好殺父子兄弟反目操戈恬不知怪順
治十六年冬初入版籍成龍於十八年到任挈
發後親者不以爲親友者不以爲友行李蕭條
自覺面目可憎賒脚錢寄口食行至清源敝同

年王諱吉人初爲蕭山尹繼轉蘇丞時謫禮家
居慷慨仗義反覆開明粵西非吉祥之地素知
成龍家食尚可自給力勸勿任以繳憑爲高見
成龍時年四十五英氣有餘私心自揣讀書一
場曾知見利勿趨見害勿避古人義不辭難之
說何爲也俛首不答王兄默知其意亦不復阻
灑淚而別五月初三日至家別繼母妻兒資斧
艱難典田賣屋設法止有百金攜蒼頭五人勇

壯可伴臨行敝族相餞歡飲至夜扶醉就枕而
天已明矣古云壯士非無淚不灑別離間此不
情語也天明衆家拜別大兒廷翼入庠已久猶
如處子將祖遺田產文券開明交付外止云我
做官不管你你治家莫想我二語甫出戶庭而
哭聲已達外矣拜別祠堂不覺腸斷門裏門外
相聚而泣不復回顧攬轡登程此時之壯氣眞
可吞猺獞蠻烟瘴而不爲之少屈追行至湖南

冷水灘一病頴連未免英雄氣短勉強扶病陸行至桂林謁見上臺皆知病體伶仃詢及病狀咋舌驚訝惟勸以延醫調治勿亟赴任抱痾之人至是膽落往日豪氣從何得來病幾危以苦孽未盡不速死扶病至柳州稍愈尚不知羅城在何方也羅城與融縣沙罩連界行至沙罩遇許鄉老仔細盤問方知對山即為羅境登山一望蒿草瀰目無人行徑周山邊似營陣哀哉此

何地也胡為乎來哉悔無及矣從此想敵同年之忠告不置也癡人作夢以為邊境如此漸入腹裏或不然可憐黃茅直抵城下八月二十日入縣中一如郭外居民六家茅草數椽寄居門夫子廟安牀於周倉背後夜不瞑目痛如刀割黎明上任無大門無儀門兩埠茅草一如荒郊中堂草屋三間東邊隔為賓館西邊隔為書辦房中間開一門入為內宅茅屋三間四圍俱無

墻壁哀哉此一活地獄也胡為乎來哉鬱從中來病不自持一臥月餘從僕環繞而泣無一生氣張目一視各不相顧無如罪孽未盡死而不死乞歸無路扶病理事立意修善以回天意凡有陋弊清查詳革可憾已命不殞禍及從僕黃瘦似壁畫陰鬼相對而泣莫能相救無何而一僕喪命餘僕驚惶不知所以至康熙元年正月羣謀為歸計成龍自忖一官落魄復何憾諸僕

無罪何苦累之叮嚀各自逃生內有一僕蘇朝卿仗義大言曰若今生當死於此回去亦不得活棄主人流落他鄉要他們何用哀哉幸有此也其餘掉頭不顧當時通詳邊荒久反之地一官一僕難以理事乞賜生歸當事者置之一哂而已本年逃僕歸家大兒悲念天涯萬里一主一僕何以安身續覓四僕來任而三僕皆登鬼籙止存一僕在衙晝夜號跳一如風魔事處兩

難一人難以遠行欲將存僕伴歸隻身更苦無如存僕亦有思歸之念聽其浩然長往萬里惟餘一身生死莫能自主夜枕刀一口牀頭貯鎗二桿為護身符然思為民興利除害囊無一物猺獞雖頑想無可取之貨亦無可殺之仇帖然相安事到萬不得已之時只得勉強做來申明保甲不許帶刀攜鎗咸遵無違間有截路傷命無蹤盜情務期跟尋緝獲隱昧事情盡心推敲

必得真實立刻誅戮懸首郊野漸次心服地方寧靜而上臺採訪真確於是有大事殺了解省小事即行處決之通行也境內雖平臧與柳城西鄉為隣此地祖孫父子長於為賊擾害無已申明當事皆以盜案為艱置之高閣成龍思漸不可長身為父母而可使子弟遭殃乎約會鄉民練兵親督勦殺以對命為主殺牛盟誓齊心攻擊先發牌修路刻日進勦此未奉上命而專

征自揣功成亦在不赦之條但奮不顧身為民而死勝於瘴病而死也主意已定決不可回而渠魁俛首乞恩講和搶擄男女牛隻盡行退回仍約每年十月犒賞牛隻花酒一次取各地方甘結存案敢有侵我境界者不報上司竟行勦滅弟獞人不怕殺號令一以剝皮為主而隣盜漸息至是上臺採訪更確反厭各州縣之請兵不已報盜不休之為多事也嗣後官民親睦或

三日或六日環集問安如家人父子言及家信杳絕悲痛如切已膚土謠武陽岡三年必反亂一場任至三年寢食為之不安賴人心既和謠言不足信也又云三年一小勦五年一大勦及至五年又當愁苦賴官民相愛謠言不足憑也時法令太嚴有犯必殺情誼為重婚娶喪祭民間之禮一行無不遑之隱羅城之治如斯而已康熙二年藩憲金公特取入簾諸官損從盛飾

成龍止帶皮套一件共相驚訝留意相難時遊
憲峻厲異常輒欲詬詈屬官成龍心不平居間
中屢以抗直不少挫辱從此見重朝夕必求坐
談盛典不可悉數嗣陞本省巡撫即以條對下
詢盡心敷陳民間利病俱係入告重事納言如
流事事
題疏而主文者辭不達意
旨允者什之七八康熙六年成龍以邊俸逾期八月

陞四川合州時報未到金撫臺面諭兩司如不
舉羅城令本院當特疏薦舉矣兩司唯唯從命
而以卓異聞撫臺又恐地方委用不得人反滋
擾害常疏新舊交代哀哉數年來一舉一動原
非為功名富貴計止欲生歸故里日食二餐或
日食一餐讀書堂上坐睡堂上毛頭赤脚無復
官長體統夜晚酒一壺值錢四文並無小菜亦
不用箸快讀唐詩寫俚語痛哭流涕並不知盃

內之為酒為淚也間嘗祝告城隍謂我無虧心
事一點當令我及早還鄉幸得保出性命回想
同寅諸公死亡無一得脫鬼神無爽能不寒心
赴蜀之日別金撫臺蒙諭云我薦舉一場指望
行取知道你窮苦我為你奏下盤費誰知你先
陞了此亦是你的命但兩司因認不得你不肯
薦舉你本院發怒方纔舉來誰想督臺將你考
語淡薄自甘四字圈了立意粵西單舉薦你一

個亦是公道難泯處今你往四川又是苦了照
羅城縣做去萬不可壞我名聲我與書二封一
與總督一與撫臺因此益勵前操至死不變此
數年之大槩也

合州書

請復祀典詳

照得一代之興首重祭祀之禮在外府州縣職
司守土各有宜祀鬼神載在舊章萬世不刊一

切香帛牲醴咸支用各處正賦錢糧纂入經費
全書煌煌典制率土遵行如春秋丁日祭
至聖先師啟聖公梓潼帝君戊日祭社稷山川風雲
雷雨城隍土地諸神三月初一日七月十五日
十月初一日祭無祀孤魂或以崇文教或以敦
祈報或以恤幽魂皆有祭享一定之期簡而不
數豐而不儉是誠
聖天子百神來享之盛典也有司奉行罔敢怠忽成

龍新任合州目覩地方荒殘招撫百姓爲急務
然當安輯之初必須培風化之源重衣食之本
釋厲鬼之惆則
至聖先師爲禮樂文物之祖社稷諸神爲百穀生成
之佑至於無主孤魂倍宜憫恤蜀土遭劫屠戮
白骨滿地燐火遍野往時民人寂寥雖悲號夜
月無能爲祟茲流民漸歸烟火漸生則此等無
主孤魂當人間祭祀之期必悽愴愈甚恩祀不
及怨氣所激或爲災眚或爲妖孽必然之理以
上諸祭祀皆宜急爲修舉不可闕一者也曩因
蜀中田地未闢賦稅無多祭祀未舉遂爲缺典
間有有司捐俸舉行或派居民相助然未嘗
聖恩神鬼必不歆享且以如此重典而下需吏民捐
助適所以羞
朝廷而輕大典矧今日車書一統富有四海一切
祭祀舉無缺略何獨靳毫末之費而俾蜀疆神

鬼不得霑
聖天子之恩數伏乞憲臺裁奪
題請修復祀典豐儉之宜動支本處正賦錢糧銷
算或開徵糧多者從豐開徵糧少者從儉俟田
土成熟漸次如禮則蜀疆神鬼均受
皇恩而於一代之典制有光矣事關大典冒昧上陳

請正朝儀詳

照得朝賀大禮天下遵行臣子敬君自有一定

之儀恐難以邊徼殘荒任其儀制參差成龍原
籍山西永寧州凡遇朝賀各官前一日昧爽齊
集
萬壽院習儀祝
聖分班跪迎
萬歲龍亭前至州治大堂本日昧爽各官齊集州治
向
龍亭行朝賀禮有司詣

龍亭前跪廩生宣祝
聖文畢復位分班跪送此成龍原籍朝賀之禮也成
龍初任廣西在柳州府遇冬至朝賀禮前一日
提督分守右江道併文武各官齊集分司衙門
習儀迎
龍亭至柳州府大堂本日昧爽文武各官齊集柳
州府衙門文東武西魚貫而進提督與道官上
月臺先行朝賀禮分東西面立後文武各官在
月臺下行禮畢通贊禮生唱祝文引贊禮生引
知府詣
龍亭前跪通贊禮生唱衆官皆跪廩生宣祝
聖文畢知府復位分班叩頭跪送
龍亭此成龍目見柳州府朝賀之禮也今當冬至
成龍肅查朝賀儀式因地方荒殘原無上頒定
規往歲文武各官前一日齊集嘉福寺習儀本
日仍於嘉福寺行朝賀禮此合州舊歲朝賀之

禮也朝賀大典
天威咫尺臣子拜蹈因敢差失弟成龍素未習禮又
無頒式未知在寺朝賀與在州治朝賀孰為正
禮又本日祝
聖文云維某年某月某日某省某府州縣臣等荷
國厚恩叨享祿位皆賴天生我
君保民致治今茲長至
聖壽益增臣等無任踴躍懽忭之至此成龍原籍與

粤西視

聖之詞今查合州舊儀將冬至進賀表文宣讀文未
知二者孰爲通行定式夫以合州荒殘典籍缺
失當草創之時儀文缺略然朝賀大禮臣子不
敢苟且但儀式未頒咸龍寸心難安謹將儀式
申請伏乞憲臺裁酌舊章俯准頒賜定式遵行
雖地方荒殘而威儀漸有可觀則尊
君之禮大彰而典制可垂永久矣

查採楠木詳

康熙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巡撫四川都察
院張憲牌案照查楠一事屢奉
嚴旨隨卽通行各屬遍查具報去後事關
欽工本院不得不親往誌載產楠之馬湖永遵一帶
躬率彼地各官兵役直抵深山遠箐確查大材
楠木以資
國用除具疏

題明擇吉起馬外合先行委爲此仰該州官吏查
照牌内事理卽束裝星馳前往彭水武隆二縣
會同該縣文武各官率領兵役鄉導確查搖櫓
臼馬江口及近酉陽一帶山箐併南川縣金佛
山馬嘴等箐堪充樑棟大材楠木逐一開列圍
圖丈尺計其臨江道里遠近馳赴遵桐回報本
院以憑親臨彼地覆行查看酌估需用錢糧
題報施行該州查明一處卽詳悉具禀封入繳筒

飛遞駐節處所投閱仍減從兼程前去不許多
帶人役滋擾地方若奉行不善有悞
欽工去在必行非比他事可恕如著勤勞本院定當
特薦仍先將起程日期報明等因咸龍捧讀憲
諭凜遵減從止帶書吏二名快皂二名門子一
名前往合併報明外第今歲災眚迭見天變異
常卽報不絕正恐懼修省之日夫何恬不知怪
大興土木勞民傷財驚擾遐方

廟堂之上曾無一朝陽鳴鳳此成龍之所大懼也
蜀川素產楠木列朝已有成案第今日之蜀川
非昔時全盛可比田地荒蕪烟火絕滅賦役戶
口載在由單歷歷可數卽有一二孑遺驚魂未
定尚望安輯撫育之不遑忽遭此大役誰爲抹
辦誰爲牽運哀此殘黎勢必官與民偕斃從此
流民裹足居民驚散可惜蜀川財賦之鄉終爲
空虛之地此成龍拊心太息不禁痛哭流涕者
也成龍職屬下吏凜承
皇上嚴諭跋踄無地星夜就道躬入深箐確查無遺
用以仰副憲命然不覺有切身之慮爲成龍由
粵西來任路經楚黔目覩大箐之中雲樹參天
日光不到卽夏秋之交尚有冷氣逼人當此寒
冬栗冽竟成氷穴大樹之中林薄叢密藤蘿纏
結虎豹成羣人跡罕至必需夫斬伐開徑爲容
身之路火炮刀鎗防猛獸之奔逸且蜀中居民

與他省不同平日旣乏皮襖又無絮衣驅此啼
饑號寒之衆修深山密箐之路無衣無食何以
禦寒必致冷凍顚仆一慮也倘有一二顚仆四
外居民聞風奔竄是工尚未舉而地方已爲騷
動二慮也隆冬天氣民徒無依相聚爲奸是目
前所必無之事亦古來所恒見之事意外可虞
三慮也成龍身肩重委不敢不過爲顧慮復思
成龍入箐必與本地文武官員同行文官有衙
役或可令備斧頭鉤鐮凡密箐無路之所指揮
砍伐武官有兵丁或可令備火炮鎗刀以防猛
獸且大箐所在四圍倂無村舍若朝入山而暮
就舍則奔走於茂林蔓草之域往返就延必遲
時日何以報命必須武官帶一二帳房皆抵深
箐日暮攢宿於箐中庶無出入往返之遲悞而
功可剋期告竣但成龍位微兼屬同寅勢在難
行伏祈憲臺迅諭武隆南川等處文官衙役備

修路之具武官兵丁帶防獸之器仍攜帳房為露宿野處之備是可不用民間一夫而地方自安靜無驚至於
國家安危生民休戚憲臺封疆大臣自有灼見非成龍所敢輕議也

規畫銅梁條議

一在外流移宜招也自甲申之變黎民逃至土司為其迫脅留難者有之或流居別屬因種糧

而逗遛不歸者有之或原係窟僕又負人錢債懼主索財畏縮不歸者有之或一家先歸而為民上者不論歸與不歸將名入冊以阻歸志者有之為今日計或遍發告示或坐名關取或見在載冊之民歸自外方凡有父族母黨給以照票令其招徠招到三五家或五六家俱准入本名戶下俟三年例滿輸賦使在外之民皆聞此風各自襁負而至矣

一土著流寓既入版籍俱係縣民理宜和也夫食毛踐土悉屬
朝廷赤子兼奉定例凡一插標即為已業後亦不得爭論今載冊者多屬流寓萍踪以充戶口在流寓之民見有房有地願自整理整時別無人言及至料理齊備土著則云族人之業或云母黨之產彼此爭奪禁人插占甘心傾圮若不嚴示地方終無起色不惟不廣招來即見住之民

日益思散矣

一荒田宜闢也查縣屬所轄二十六里載糧二萬二千有奇今歸籍者寥寥載冊者僅三十有九戶奉行清丈之糧止三兩一錢有零開墾萬不及一各民又防京丈將見開之田懈怠如單夫隻妻租牛辦穀一年不足一歲之用終無展眉之日猶幸安堵如故務須給示獎勸教民廣墾男耕女織各守其業毋致饑寒仍應差人逐

月採訪勤惰勤者賞之惰者懲之如此鼓勵自
是家給戶足有比屋蓋藏之慶矣
一風俗宜整也查銅邑地方向稱人文禮義之
邦自張冦變亂二十年來人烟絶跡雖經開復
禮教未興歸籍之民間有幼時拉入營伍竟不
知孝弟忠信爲何事酗酒放肆任意横行官遠
法疎縱横得以自便雖有鄉官幾人本無官守
言責同居桑梓誰人得而禁之務令上下二鄉

設立鄉約各一名每遇朔望將
上諭十六條諄切講解以禮讓爲先勤儉爲本戒遊
逸賭飲無以小過而不改間有不遵約束者許
令指名報究使知目有
王章勿令若輩視法如弁髦也
一縣城之駐防宜撤也當年王師進滇經過銅
梁因王眷尚未遷移每被逃兵過銅刼掠自遷
移之後逃兵久已絶跡前以銅梁有官有印幾

上司設兵駐防誠爲衛民久安長治之基今銅
梁官撤印繳民雖零星野處而頻年賊盜消弭
以城内八九戶之民安用三十餘名之駐兵耶
兼以將領不能鈐束兵卒動輒酗酒恣肆大營
尚在夔門相去千有餘里向有合州駐鎮可以
節制今云已裁愈不能約束矣應否詳撤庶免
殘黎滋擾
一寡婦幼子宜恤也天下最苦者莫若寡婦伶

仃無告者莫過孤兒自宜優加憫恤乃有奸弊
陋規令人詫異者如夫死妻必嫁之言雖未可
槩信而有等奸民乘民婦夫死視爲奇貨或有
隣居出備衣衾板木代葬經年累月不即取償
扣算本利若干逼其再醮天理何存寡婦無門
可訴寧甘受嫁索財更有賄送官長紅銀假此
因公苛求雖奉兩院勒石碑禁公然視爲故紙
今吏治清賞罰明宜立法飭行嗣後有翁姑主

婚者方許他適若無翁姑叔伯者當聽本婦自
便不許奸民逐逼庶生者安心死者瞑目也

上提督請留合州營防兵揭

照得大臣謀國固相緩急以設防禦而下吏守
土亦審時勢以詳去留本提督開闢蜀疆剪除
羣寇躬親戎伍險阻備嘗及成功大定度形勢
之或險或易議防兵之宜有宜無會同前總督
李　爰定經制爲
國家久安長治之圖灼見合州據三江之要會六
路之總必需營兵坐鎮以資彈壓因設將領兵
丁五百員名載在經制垂之永久成龍於本年
九月初六日到任尚未熟悉地方要害風聞有
裁省合州營兵之議驚惶無措姑就營兵之有
關吏治者條晰上陳蒙撫憲批候部議在案嗣
後成龍審閱合陽山川風景扼重夔之上流當
順保之屛障地勢險要么魔敢於盤據烏合易

爲糾集每當歷代季世蓬爲瓜裂如釣魚城之
舊跡純陽山之石刻鑿鑿可據以是知本提督
與前部院李　老成謀謨增設營伍憂深慮遠
茲本月二十四日接閱邸報爲歷陳邊地等事
已經奉
旨依議是部臣據疏參酌知永寧之爲邊廳而未知
合州之有隱憂也爲久遠之計本提督焦心爲
國瞻前顧後已定之經制必不可更爲目前之計
則成龍利害切膚審時度勢已裁之成命尚需
挽回本提督封疆大臣凡地方利害知無不言
如合陽之裁兵實關地方之安危事非渺小伏
乞憲臺重念甫定之殘疆不可輕爲搖動萬全
之經制難以驟爲更易會同撫憲酌議遠圖
題請遵照舊制留營駐防庶初年之經畫有始有
終或以永寧重鎮勢需增兵然重慶新設總鎮
衙門所有城守三千之兵去留未定亦可通融

調撥則合陽之營兵可不裁蜀省之經制可不更而中外之土宇可以寧謐無虞成龍腐儒不達時務祇因利害當身激切再陳統祈憲鑒

武昌書

爲武昌各屬請緩徵詳

看得府屬州縣驚鴻未集民生失所尚望殊恩安輯若復議徵恐小民輸納不前軍需必致遲悞悉陳各屬情形懇乞憲恩生全如蒲圻嘉魚逼近臨湘寇賊犯境雖飄忽而逝然士民驚避罔顧農業通城密邇平江民不安生被賊乘夜襲城黎明遠颺而煙火已絕咸寧聯接蒲圻人民遠竄湖山境內十室九空崇陽處蒲咸通城之間雖未流離而警息時聞不能盡力南畝至於大冶當風鶴之餘土寇作祟卽不終朝而滅斯民已受疑畏與國武昌通山與大冶爲隣土寇煽惑兼以逼脅肆虐生民不得樂業江夏爲

省會首縣衙煩疲苦民不堪命是各屬危苦情形久在憲臺洞鑒中茲奉查議合就據實直陳均當軫恤安輯以恤民生則開徵之議尚非其時似應仍前緩徵以救民困庶小民無催徵危迫之虞有司免遲悞軍需之慮

請復臨湘驛站詳

本月二十七日據蒲圻縣詳稱鳳官港三驛馬夫徐但陳等禀懇詳迅起岳站等事該本縣知縣張圻隆查看得蒲屬三驛接壤岳州長雲等驛原奉編以六十里爲一站所以節勞逸惜物力也目今隣邑未行起站無馬換騎節經大人差使往上俱經越站長驅三百餘里以致夫馬困疲前馬旣去後差無以接濟差使絡繹勢必貽悞關係匪輕合無詳請俯念驛傳急務轉詳亟發岳屬馬匹各驛起站接換庶軍機無悞人馬得甦等情到府該本府看得湖北蒲邑與湖

南臨湘為隣蒲有官塘鳳山港口三驛臨湘有長安雲溪二驛雖有南北之分而驛站實為血脈相通之路目前蒲圻三驛招撫馬夫增補馬匹應差無悞柰臨湘兩驛未設將港口之夫馬越站至岳港口勢不能支將鳳山官塘夫馬越站至岳路程愈遠夫馬愈敝是以臨湘未設之驛而累及蒲圻已設之驛恐三驛夫馬愈敝則差使絡繹將何以應此該縣據馬夫之稟而急

申請也伏懇憲臺念郵傳關軍前急務刻不容緩移會偏沅設法馬匹蚤立臨湘兩驛則蒲驛不至拖累軍機得以迅傳矣

飛報收復蒲圻詳

成龍奉憲委修咸寧河橋當有李守備及巡驛各員協力相助于初七日工成已經飛報在案初八日至蒲圻官塘驛宣布德意有大貴雙坵二園鄉民投見成龍遵發憲示鄉民罔不悅服亦經飛報在案初九日沿路鄉民迎接泣訴各有陳詞現經彙繳咸乞憲示但須發者已盡懇領甚衆祈速多頒以安人心本日晚成龍同武昌衛李守備城守王把總金口郭巡檢咸寧孫典史渡河進蒲圻縣城寂無人烟止有原任丁憂巡檢潘宏錦闔家在城隨查縣有六門即壅塞四門僅留北門水門以通往來以便修橋所有收復蒲圻緣由合就飛報

規復蒲圻上王憲副稟

自憲駕回蒲成龍因崇陽船歸日夜不寧今船已足數值王把總從大營旋奉撫憲有守橋梁之命則橋有責成定於二十九日聯舟為橋庶成龍之職可寬責任至於招撫士民當大兵渡河之後人心踴躍思歸雖朝來暮去而路有行旅市有貿易無如天雨連綿道塗泥濘繼以逃兵浪言煽惑人心前此阻士民欲歸之路者天

也後此阻士民欲歸之心者人也天時人事如此縱成龍竭盡心力其何能濟惟有株守歎息而已既無益於地方應歸省以謝罪一畏士民之無主空城寥落一畏屬員之偕行驛站廢棄暫且居蒲以圖可乘之機但請署之文未下精力愈疲神氣愈耗似一廢人居一棄地矣若逃兵乃德安興國圻州黃協四鎮兵也於二十七日早渡蒲河流言散布耳不堪聞從崇陽大冶逃者十之七從蒲逃者十之三恐通城一帶自

此倍為多事未知撫憲如何布置通城咸寧官不勝任成龍因蒲署未下亦不敢多言地方事目前靜坐河干料理船隻鄉紳伺其動靜頗為帖息二十八日鄉民往來不絕以通南北一綫之路王把總歸來道營中事甚悉二十三日我師在陳陵磯遇賊勝負未分但南寇多鳥銃料不敵我師之勁弓矢為輕便天氣晴明利於馳射戰勝在卽嗣容報聞

籌畫蒲圻防守詳

看得蒲圻城內留兵防守必然之勢也然止留一將領足矣恐主將多則兵丁難於約束士民畏懼不歸依然一空城耳且兵丁盡住民房目前士民歸來將何為安身之處更有不忍言者民房家資木器已不可問再過數日土底蓄物亦在難保士民歸家一見傷心必號泣而他往

成龍亦乏撫循羈縻之術矣伏乞憲臺酌留何營何將該兵若干牌行遵照或止留城守王把總兵三十名防守城池遞送塘報亦足濟用今日之事兵不在多止在收拾人心而已

上張撫臺籌報各屬情形禀

成龍駐守蒲邑士民初有歸意可慨興國蘄州黃州德安逃兵回營浪布流言人心震驚蒲邑附近各縣危如累卵上憲差使慌張空回一應

公文塘兵打轉道路梗塞通城文武恐懼離汛
賴有崇陽一縣砥柱中流差役探成龍動靜地
方稍寧通城因之報文回縣嘉魚自冦夜來明
去後避居鄉間聞今亦已歸縣蒲邑漸有歸民
村落擊鼓插秧山中採茶肩擔沿河船隻貿易
未盡斷絕前尼將軍票査病駱駝一隻成龍差
武童賀世沿賫收管繳營本月初六日午時來
見言四月二十九日離營我兵駐扎離陳陵磯

五里附近大江糧米不絕止缺燒柴二十三日
陸路大戰殺賊無數滿兵引他看殺死者俱係
頭有長髮二十四日水路大戰砲打壞賊船無
數二十七日二十九日陸路俱大戰每日我兵
四千餘人巡哨此係確信本日忽有大冶縣報
文二角武昌縣報文一角愚民作祟恐縣文失
之驚張亦宜委為安慰大冶逼近興國有柯陳
二家且通城久已思亂嘉魚頑悍異常倘聞風

附和大為心腹憂縱殄滅不難亦傷元氣守憲
素得民心勅速發示以遏亂萌且撫有柯陳庶
民密差曉諭解散發兵防守此要著也恐愚民
生疑反逼成釁端是解散防守緩急之間憲臺
自有萬全長策依成龍愚見俾興國將領嚴加
隄防通山武昌兩縣發重兵守禦且置大冶於
不問順而撫之則反側子自安不發兵可無走
險之虞發隣兵以張鎮壓之威且以杜隣封通

謀之漸未知可行與否此事關係非小崗役賫
投伏乞憲臺垂念封疆密與守道計議若守憲
肯親臨大冶相機安撫自可無事但不可輕帶
兵耳前日逃兵各懷疑懼務令各營將領收拾
安慰加以告病假歸名色無使密醸禍種聚而
成黨再懇將大冶通城通山咸寧所供荆需移
會督臺暫緩以安人心成龍為地方起見非敢
乘機怠緩軍務也統惟憲裁成龍僻處山隅鞭

長不及以貽憲慮罪難擢數蒲邑大水冒城垛
垣推倒城内房屋傾圮合併附報
報咸蒲浮橋被水衝壞情形詳
咸寧橋成洪水衝壞是實天降災殃也咸寧古
有石橋亦被山水衝傾則一浮橋又安能支泛
漲無涯之水成龍初九日冒雨至蒲圻大雨水
漲漫無下樁之所已經申報在案初十日料理
物料十一日將橋梁兩中成就值有咸寧橋被

水衝之報成龍心神慌亂忙無措手本日蒲圻
大雨如注水聲如雷是咸寧已壞之橋不知如
何復修目前蒲圻已成之橋又在十分危急也
成龍的於十二日赴咸寧多方布置物料力謀
再舉不識天意何如合就申報
呈報委撫東山起程日期詳
本月二十二日奉撫部院憲牌內開麻城縣土
寇劉青黎狂悖猖亂本應遣發官兵擒拿但恐

無知愚民或偶被蠱惑或勢迫脅從不忍俱加
誅戮特先委武昌道黃州協會同前往相機撫
慰今恐小民疑畏不前查該府先任黃州駐劄
岐亭廉能自持士民素所愛戴合行遴委備牌
仰府照牌事理卽將發來告示十張兼程前去
麻城縣各山寨地方曉諭民人急蚤悔悟如爲
土賊迫脅不妨自首以贖前愆若有力能擒拿
賊首亦許自新仍加優賚倘或執迷不悟該府

諭以忠義曉以國法力爲解散事平之日本部
院自有酬庸之典斷不負該府賢勞也等因奉
此成龍已於二十二日晚自會城起程於二十
四日已抵白杲的於二十五日進東山安撫理
合申報
初撫東山遣牌
照得本廳鎮岐四載有餘凡我士民罔不開誠
見亦相安無事至於分守鄉汛賴保無虞殲滅

鼠盜藉力協助因之偷兒遠遁狼子回心年來頗稱寧謐固本廳之幸實士民之力也二月覲歸詢知地方平靜不勝慶喜及赴省署理武昌府事辦理軍務又往咸蒲造搭浮橋仍駐蒲防守城池雖諸務叢集未嘗一刻忘爾岐民自蒲旋省忽聞東山作亂誠為怪事以東山尚義之鄉胡為有此不義之舉父母妻子立見亡滅可惜本廳數年生養一旦成灰燼也真可痛心酸

鼻再三請命撫部院矜宥無知幸蒙撫部院如天之仁特允所請以開一面之網今本廳奉命來撫合先遣牌傳諭為此牌諭東山士民知悉牌到之日速候本廳親臨投見辯明作反情由

爾民素稱良善何忍背叛

朝廷將本廳平昔勸諭安生理保身家等語竟置若罔聞也如數月不見竟成讐敵本廳立即回省任兵馬剿滅本廳亦不為爾民姑息矣言出

東腸切勿膜視

勸販問歸農諭

照得劉青藜官激民變一案人心疑畏地方震驚以致該縣請兵安慰自與附近良民無涉況協府久鎮黃州禮士愛民賑荒放生一片婆心爾民共知茲統兵來撫自是紀律森嚴爾民當農忙之時一刻千金惟恐驚慌遠竄致悞農業合行曉諭為此示諭沿路居民人等知悉各宜

歸家盡力南畝勿畏賊黨扳害涇渭定有分別勿懼兵丁往來軍令毫無假借如仍前遠避不惟悞自己一年之生計且有負協府平昔恤民無方用兵有律之至意

安慰各堡諭

照得本廳奉撫部院命安撫東山於本月二十四日至白杲據徐家堡生員朱珽方士位黃金聲鄉民周吉甫等呈稱本堡士民風俗耕讀樂

業並無外事禍因三四匪類附會東山本月初
十日已經解散十四日復被訛報鄉堡耆民善
人再查並無形跡十五日鄉約周美公黙卯遭
誣合堡皆賊見在監禁以致善良疑畏驚散又
據生員朱珏等結稱本區除四凶附入東山外
再有匪類願甘認罪又據白杲王家水垣等五
堡生員戴其進等結稱生員朱珏等俱屬良儒
如有不端願甘認罪各等情已經申報撫院外

合行給示安慰為此示諭徐家堡士民知悉各
歸堡內乘時務農勿得自惧生意如有挾詐讐
害揚言害衆許卽禀明立刻詳院究治凡我士
民切勿再生疑畏離家失業

申徐道臺請釋無辜詳

看得狂夫倡亂則宜勦赤子弄兵則宜撫自古
皆然況逼而走險嘯聚山林情有可原者乎至
于嚴刑慘刻逼報良善為賊意欲一網打盡何
能免鬼神之忌古人於賊黨之中尚冀開一生
路為脅從罔治之法何今人於良善之中務期
株連蔓引為殲滅無遺之舉仁人君子安忍存
是心行是法也兹據生員鄉民哀訴前來合亟
請命伏乞憲臺憐念無辜遭此慘刑罹此法網
速行縣釋放不惟受刑之殘喘可晉旦夕之命
且四境良善得免人人自危之虞否則逼人於
危畏禍偷生將有不可言者矣

申張撫臺釋放無辜詳

看得東山之禍起於官激民變而究其根源由
於縣官心神昏亂何物鄒克忠乃衣頂生鄒惺
不孝不慈無仁無義此麻邑之窮兇極惡也縣
官視為心腹衙役倚為爪牙乘機買禍唆官峻
刑逼士民於危亡陷士民於株連將縣城紳衿
槩稱通賊力脅離縣驚疑無依又云縣城之外
無非賊黨贊謀逼勦以致士民號泣怨氣衝天

除朱珏徐克成等呈已經申報外茲據徐阿曾李中素呈詞合亟報明伏乞憲慈迅查縣官陷害良善幷鄒克忠主謀羅織情由釋放監禁夾傷平民焚毁刑扳無辜供詞庶人心自安禍端可息

報東山就撫詳

成龍凜奉憲命于本月二十七日單騎進山劉青黎之父劉啓禎帶鎗手三百餘懽躍投見成龍曉諭以憲恩不忍加誅安慰解散天地父母之至意啓禎跪泣衆冦崩角稽首感頌憲德已經就撫然山愚無知尤恐事後加誅意外就戮環泣始終赦宥成龍仰體憲慈已許轉達矜全伏乞憲恩迅賞矜宥保全告示以弘不殺之仁聞山中尚有數孽祈諭啓禎盡行招撫無留遺種商城英山匪類隄防入境藏匿倘有疎虞應將啓禎前罪俱發目前安撫必須解散解散必

須安插乞速撤黃協兵回汛勅守憲暫駐以便安插以釋疑畏仍飭麻城縣將監禁疑獄查報釋放已逐紳衿曉諭進城勿再偏聽誅求以安地方成龍必俟山黨肅清安置妥當方敢旋省但報文苦無驛馬傳遞多稽時日乞憲差星夜馳送告示諭帖可蚤結此局成龍可免稽滯日久文案堆積之慮矣

上張撫臺陳情小禀

東山安撫一案五月二十七日就緒本日差役飛報候命安插値

禁旅路經麻城四境鄉民又驚避一空成龍係地方安危隻身駐居白杲經過將軍嗔責藉伊兵威竊取成功厲聲厲色問賊在何處我們去殺成龍不敢遽對以安撫在先兵到在後何爲藉威已經安撫何爲又殺將軍愈怒云既有本事何不殺吳三桂去成龍回稱原不曾帶領兵馬

亦曾收復蒲圻將軍言我不是與你爭功成龍
稱與
朝廷辦事夫有何功將軍問成龍鄉貫忽然而往
成龍無端受其凌辱竊思成龍年近六旬鬚髮
皓白耳聾眼花自筮仕粵西由蜀至楚離別妻
子隻身奔走十三年磨苦已極功名念灰近因
地方多事不敢規避前受知於總憲新沐寵於
憲臺知無不爲事無不任風雨寒濕艱辛備嘗

止圖報憲恩於萬一實無邀功求進之念無如
時事多艱大將領兵咸以嗜利攘功爲心毫無
推賢讓能之德成龍下吏秉性愚直實難安位
伏乞憲恩早定東山成龍星馳旋省陳情乞休
合先報明

慰東山士民樂業諭

照得本廳鎮岐四載自媿教養無能然誠信不
欺爾士民知之有素茲東山不靖赤子弄兵撫
部院好生爲心不忍加誅特命守憲徐總府王
統兵撫慰又慮爾山中士民疑畏不前因本廳
平昔爲爾士民所信旋委前來曉以忠義諭以
國法力爲解散以是奉命馳臨本月二十七日
單騎進山爾士民果釋疑畏撤旗奔獻環呼懽
躍中訴冤抑辯明陷害除詳報撫部院給示安
慰外合再曉諭爲此示諭東山士民知悉既傾
心就撫宜實意安生履毛踐土無非

皇恩鑿井耕田當圖報効即司牧有一行之乖方然
天下無不是之父母嘯聚雖稱避禍弄兵豈爲
良民繩以國法剿滅何辭幸撫憲有力爲解散
之諭恩侔天地本廳有力爲請命之誓炳若日
星凡我士民盡釋疑貳歸寧父母各安身家僻
處山隅南北之兵戈不到游優田里婦子之嬉
笑自如何等快活何等受用永革一時邪念共
享山中太平本廳千言萬語無非爲爾父母妻

子各宜書紳永佩不忘

申報東山撫事已竣詳

成龍凛遵星馳於五月二十四日至白杲駐扎離賊寨十五里寂無人烟已經報明在案本月二十七日單騎進山劉青藜之父劉啟禎帶鳥鎗三百餘名懽躍投見成龍曉諭以撫部院不忍加誅安慰解散天地父母之至意啟禎跪泣衆冦崩角稽首咸願就撫成龍隨即申報六月

初一日奉憲牌恩允矜宥給示安慰復遵發示曉諭本月初三日劉啟禎率衆來白杲獻傾心向化旗一面赴守憲投誠賞賚勸諭衆皆悦歸又奉撫部院諭劉啟禎既率衆投歸倘能招致他寨強頑一體歸誠尤當加以優奬守憲仰體德意特委劉啟禎執牌向各寨宣諭招撫于本月初七日啟禎招鮑洪功陳恢恢李公茂等率衆來白杲獻安家樂業旗一面赴守憲投誠各賞賚勸諭給照牌告示護身寧家衆皆悦歸東山已靖撫事已竣伏乞批示回省

招撫後諭東山士民

照得本府前駐岐鎮頗與士民無忤近因東山作難撫部院遴委勸慰今爾士民相安無事本府應歸省復命合行曉諭爲此示諭東山士民知悉本府於本月某日由白杲暫駐岐鎮爾等須念撫部院生全之德堪侔天地至誠之心可

格豚魚凡有血氣誰無知覺父母妻子朝夕歡聚誰歡聚之也雞犬桑麻優游恬熙誰恬熙之也婦子無山棲日暴之苦壯丁無瞭高守隘之累無畏乎兵戈而免負銃帶火之艱無憂乎捕役而獲耨棉鋤豆之樂夫妻安枕而夜半可以不驚親友往來而株連可以無慮此恩此德今生今世何以報撫部院之萬一也自示之後各安生理永革邪念食新在卽秋收不遠山中正

好避兵愚民豈堪將相一念之錯皆由訛言之誤回心之早卽是終身之福耕田當差勿藉口禁捕而併阻乎官役安下敬上勿藉口激變而兼撓乎王法

朝廷設官治民一定之體有司差役勾攝不易之法從令循理守分自無恐懼憂患命由天定禍自人作思之愼之

招撫事竣慰東山士民諭

照得東山官激民變一案撫部院好生爲念不忍加誅夙知守憲徐慈祥素著副府王老成持重特命撫慰又虞山中士民疑畏不前因本府昔駐岐鎭頗爲爾信愛遴委安撫於五月十七日單騎進山士民果釋疑畏劉青藜之父率衆歡迎泣訴寃害六月初三日出山赴守憲行署傾心向化仍宣布院道德意飽洪功陳恢恢李公茂相繼悅歸辯明前愆咸願安家樂業蒙撫部院矜念無知槩加恩宥守憲通給照示嚴禁毒捕仇家株連揑害多方生全弄兵赤子安帖無驚合行曉諭爲此示諭東山內外人等知悉亂民已靖官兵已撤凡爾原未脅從士民可無逼脅之慮亦無玉石之憂毒捕不敢肆虐仇家不敢揑害各安厥居共享山中太平布告遠邇咸使聞知

又安慰士民諭

照得東山官激民變一案本廳奉院道憲委駐扎白杲單騎進山曉以忠義諭以國法力爲解散山中士民泣訴寃害畏禍聚集情願歸家安業已於本月初三日劉青藜之父投見守憲特賜袍帽歡躍歸家現今守憲駕臨白杲開誠布赤布告士民凡有一切身被逼害或以舊事吹求或以親友波及情實可憫合行曉諭爲此示諭東山中外士民知悉監禁寃誣俱已釋放被

俘良善牛已昭雪衆所共知捕緝尚未銷案疑畏不能帖息因山路隔絶毒捕碁布寃情阻於上達驚惶無所依歸示到之日或星馳申訴執示護身務各安厥居萬勿仍前疑懼聚衆失業至於喜亂奸宄多屬遊手好閑之徒逃匿亡命之流原無身家可慮且有罪案未結奸爲訛傳以驚亂人心苟全已命凡我士民咸有父母妻子產業身家縱有株連尚存公論一辯自明切

勿爲彼輩所愚也

諭隣境各屬

照得撫院發示安慰百姓凡東山相連一帶地方山寨嘯聚人等俱在一視同仁之内不止爲麻城一縣也或黄岡羅田等處有願領示者開明某縣某處以便塡註示尾給發收照

委護程官牌

照得本府奉撫部院牌委安撫東山已經安撫報明在案所有程鎮邦援例赴府乞撫具文詳報撫院已蒙批准援例安撫合行投見爲此牌仰河泊景可賢差役左先護送程鎮邦前去會城投見撫部院守候回文沿途毋得稽延時日致干取咎未便

宣慰陳恢恢諭

照得本府奉撫部院安撫東山費盡苦心推誠置腹劉君孚信之最眞陳恢恢在沙廟相見甚

是爽利恨見之晚不料鄒君升爲盗僕逼脅君孚仗義進勦本府因之會集鄉勇協力相助申報各憲以劉君孚陳恢恢爲勦主四境告示昭然耳目且恢恢與衆紳士陪本府每夜飲酒情意浹洽何物畜生輒布浮言離間我同心本府年近六旬離家一十四載止帶二僕孤身萬里一片實心惟欲保全百姓駐岐數年一舉一動士民咸知非爲功名起見玆恢恢見疑本府使

心跡未明殊切憤恨望君乎作速傳諭恢恢見亮此心無異若懷狐疑將以禽獸待本府也本府焦勞招撫精力疲竭久思回籍何可久戀官職為人所疑忌如本府不以實意待恢恢天地鬼神速加誅殛

東山就撫後飭行保甲諭

照得東山向化士民安業本府親履田畈編立保甲稽查匪類勸勉為善惟恐遊手好閑之徒

兇逆亡命之流不遵本府勸諭且竄山中就撫心懷叵測匿名山間流禍地方潛行不軌勒良從逆一以壞安撫之實一以貽良善之憂深可痛恨為此牌仰知悉如有匪類速勸投見倘執迷不悟脅良作亂凡我士民嚴行保甲協力擒解或殲滅報功本府申詳院道厚加獎賞以勵忠義以靖地方切不可藉端報復讐害無辜不惟有負本府撫輯民人清靖地方至意且以犯

神人之忌不淺矣

禁止嚇詐就撫士民諭

照得東山就撫守憲勸賞給撫部院告示安插遠近咸知但其中有鄰封愚民附和入山既撫之後願各歸本地安業恐鄉保地棍衙蠹惡捕藉口稽查恐嚇索詐將歸業好意反致失所殊非院道安撫之意合行曉諭為此示諭本地士民人等知悉查本人歸家驗明守道給票并告

示即善為安插如有諸色人等藉端嚇詐除本人稟究外鄉保即刻指名呈報以憑報道申院拏解正法倘通同作弊或縱容肆害事犯之日鄉保均難姑宥

清理保甲諭

照得東山已靖應宜安插為撫良善後之計茲本府沿堡清理設立戶長教訓子弟編擇甲長稽查烟民各安生理毋縱為非唯恐有流移遊

手之類無家可歸無業可務聚集山中衣食不足甚之兇逆亡命之徒有罪案未消匿處林藪苟延旦夕均應處置得宜以撫良善合行曉諭為此示仰陳恢恢知悉亟清理山區除將本區居民安插務農照例設立戶長編擇甲長外如有流移遊手之類作何安插至於兇逆亡命之徒罪案未消速趁此時投首可以免罪若觀望不前則此會一失投首無門山中終非逋逃匿

奸之地後悔何及思之思之

保甲事竣再行申飭諭

照得麻城東山撫勦咸輯士民向化本府駐麻時已經親履垣區編立保甲稽查匪類勸勉為善日無寧晷心未刻閒雖有成規惟恐本府離麻之後人心渙散無有聯屬特委各方總堡督領垣主戶首分任勤勞逐戶清查倘有流亡兇逆之輩遊手好鬪之徒不遵本府勸諭不聽保

長約束心懷叵測為害地方潛行不軌煽惑我民以壞安撫之實以貽良善之憂深可痛恨爾西南北一帶山勢不甚險峻士民原無異心但地連兩界路通光黃必須稽察嚴密永保地方

申飭區堡諭

照得設堡長戶首原為清理保甲稽查匪類若不徹底清查顧惜情面大非借重之意嗣後凡屬領牌堡甲所轄區分戶首烟民務要遵依憲

行保甲之法聽信堡長教戒為此示仰領委堡長及區內人等知悉作速稽查匪類盜賊教率子弟驅除強暴防守要路勿使容隱不軌縱放逃僕一家有警鄰里協力救護一方有警鄰堡同心堵勦爾等宜各以身家性命為重今日本府奉委託再三叮嚀總欲爾等共享太平無事之福也本府更有囑者地方重大事務除眞實密報即宜相機早圖毋令遺患慎之慎之

再諭東山士民

照得本府奉部院命安撫山中爾等念
朝廷德意傾心向化不越十日漸次蕩平止因該
縣有爾等陽順陰逆之議部院飭本府暫駐安
插毋得擅離麻邑期爲善後事宜以致羈留一
月有餘目覩亢旱燹心如焚兼之訛言沸騰傳
本月初二初七爾等破城縣中男婦縋城逃走
人情洶洶本府寢食不安今訛期已逾保甲已
編幸天雨露足四民稱快又李公茂隨守寨赴
省投見部院劉青藜出首副將偶劉候
題優敘劉君孚保全地方一片實心本府倚爲左
右手陳恢恢屢次謁見毫無芥蒂鮑洪功夜行
歌舞李子茂名雖掛於招撫實無預於激變皆
爾上民耳聞目見山中復有何疑本府難於久
駐的於某日回省復命合行曉諭爲此示諭山
中人民知悉嗣後各安生理共享豐年須念該
縣撫後復叛之文爾等誰無良心應與本府爭
氣勿使其言效驗爲所恥笑本府駐武昌相隔
不遠凡事可速稟報其餘人民安家樂業勿再
爲訛言蠱惑致生驚擾

勸諭士民

照得東山作難止因被誣士民嘯聚將附近居
民逼脅入黨哀哉耆年父老曾經兵戈之慘曾
罹流亡之苦萬死一生留此殘喘撫兒孫而心
酸覩田宅而魂銷又有衣冠子弟身受
朝廷恩榮顧惜祖宗門第禮義廉恥不忍棄絕中
夜徬徨莫知所措父母妻子環聚而欷歔泣下
又有種田農夫賦性愚樸十數年來耳不聞金
革之聲目不覩旌旗之色止知終歲勤動納糧
之外積儲粟豆花布茅屋之中畜養鷄鴨猪犬
稍有餘裕買牛生犢便稱山中富翁聞此警息
搥胸頓足件件難捨又有商賈之流或係巴貲

或係借貸拋妻別子經營江湖折本羞見故鄉倘有生意歸家修理房屋治買衣服桌椅器皿好爲精緻婢女僕兒好爲役使忽聽無端啟釁顧惜從前辛苦棄之不忍守之難保痛哭流涕天日昏慘凡此士民情狀堪憐因之族微勢寡者含淚棄家遠避他鄉苟全性命煢煢無依族大勢重者糾合同姓異姓督修堡垣器械能自守衛決不苟且從逆此等苦情壅於上聞在爾等各爲身家性命在

朝廷便是忠義良善若不獎勸何以勵後合行給示獎勵爲此示諭東山士民知悉爾等自能守衛者忠義可嘉望風遠避者良善堪憫自今伊始潢池赤子俱是一家各宜安心樂業共享山中太平本府更有囑焉值此多事之時不無一二姦民引誘後生儌倖功名殊不思耕田鑿井之民豈慣爲披甲荷戈之事本府曾有訓言山中正好避兵農民豈堪將相古語有云一將功成萬骨枯這事豈是容易做的嗣後須嚴行保甲責成戶長稽查詐僞勤約子弟勿罹禍害之種勿蹈危亡之轍愼終如始以靖地方

招撫事竣詳

看得劉啟禎即劉君孚而劉青藜乃啟禎之姪自幼喪父啟禎養爲己子住東山曹家河區內禍緣夏寅生李攀龍爲僞劄一案忽被拿解人心已屬驚疑該縣未出示曉諭而捕役藉端恐

嚇凡東山一帶舊日招撫遺民并訛傳劄內姓名及貿易歸家商賈形涉疑似人人有莫保之勢而徐家堡劉公先李君聖方燕及談召賢疑畏入山鄉保報明該縣委耆老安慰已經解釋陡於五月十五日魯家台鄉約魯象美徐家堡鄉約周美公曹家河鄉約李祥陳家集鄉約徐克承赴縣點卯該縣輕聽人言將周美公等硬

夾取供仍行監禁至於楊楚喬係劉青黎十二年當差頭之保戶因差銀角口用刑成招並無報呈奸細緣由周美公等訟訴有據而劉君孚聞風嘯聚脅衆弄兵鮑洪公陳恢恢李子茂亦以捕嚇鄉應山中震驚縣治戒嚴幾於燎原此起釁之由而該縣請兵鎮勦之所從來也成龍于五月二十二日奉撫部院遵委安撫二十七日進山曉諭六月初三日劉啟禎率衆出山獻

傾心向化旗一面赴守憲投誠賞賚有差給照票安插而劉公先李君聖方燕及該召賢均在安插寧家之內劉青黎主張在父非别有事端脅從劉元兒鄒先甫均已解散本月初四日報明撫部院發示宥罪安慰在案劉啟禎棠守憲牌委招撫山中餘孽本月初七日啟禎招鮑洪功陳恢恢李子茂率衆出山獻安家樂業旗一面赴守憲投誠賞賚有差給照票安插本月初

七日報明督撫部院照例宥罪安慰在案本月初八日奉督撫部院為撫綏全賴賢能等事牌仰即將發來告示特諭各士民凡被劉逆煽從黨羽或令徑行解散或令隨該府赴道協投明歸農一槩不得株連慎勿任其執迷不悛慘遭殺戮累辱父母妻子有負本部院軫恤至意等因奉此遵依發示曉諭士民凡煽從黨羽有徑行解散者有赴憲領票歸農者咸體督撫部院

軫恤至意在案再查該縣飛報叛形案内開周美公供稱方韶友在雲南來散劄付藏於劉君孚家自招撫之後遍查無方韶友踪跡藏劄亦無的據李祥瑞供稱雲南二人不知姓名送劄付與劉君孚劉青黎邵君弼查邵君弼年老並未倡亂而雲南二人不知姓名涉於風影徐克承供稱郭輝之在君孚家行走叫小的探報信息查徐克承係陳家集鄉約在東山之外離曹

家河二十餘里郭輝之何由囑其探信也且曹家河鄉約李祥瑞亦赴縣點卯何信不可探而囑徐克承爲如疑點卯鄉約爲奸細則無人不可疑矣又六月十七日劉啟禎領程鎮邦出山赴守憲投誠十九日護送赴省投叩撫部院求賜發落本月二十四日奉批已據守道詳批發臬司將所繫家口取保候給在案緣係安撫事宜合逐一據實詳報

招募反側充伍諭

照得東山逆黨一歲三叛繩以
國法當大肆殺戮盡絕根株本府仰體各憲好生
德意念爾愚民無知爲奸宄煽惑以致發兵剿絕身首異處妻子家業一旦成空眞可憫又可憐也除將首逆擒解正法外餘黨概行免死但爾等共圖不軌釀禍地方凡被害之家何能甘心隱忍爾等餘黨中懷疑畏莫若乘召募鎗手之名投見本府充兵食糧如有技勇另加提拔先給安家銀一兩五錢隨帶鳥鎗照例領價與其提心弔膽不如披甲荷戈爲此示仰東山一帶士民人等知悉凡有願充招募速行報名決不相強至若地方士民與衙蠧惡捕假稱兵役肆行嚇詐毒害無辜者本府已訪知一二件仰受害人等作速申冤立刻通詳拿究勿謂城狐社鼠本府生性執拗決不假借總使勢不兩立亦自無妨也

上張撫臺善後事宜稟

成龍奉嚴命酌行善後之法焦心勞思採訪山中地勢路徑隘口已有成局大約良民居多而頑民有數編以保甲諭以利害各有互保身家之心成龍擇殷實良善舉爲區長聯絡守禦家自爲守人自爲戰料宵小不能出其範圍木梆河現委夏鼎安夏正宗夏柳宗丁貴卿丁吉生

等彈壓夏族人丁有二百餘前倡亂之時立志不變已與逆爲讐用之此路可保無虞二里河果有李公茂先撫不知名姓因劉啟禎未行招撫氣激嘯聚本月十八日啟禎聞風往慰十九日報信安息且此地有鄉耆田初陽二男俱係青衿啟禎未往慰之先因公茂作孽曾設相關之勢公茂氣餒嗣啟禎往慰而止李公茂即李攀龍之叔攀龍在監可以挾制其心目前委田

初陽爲區長以樹其敵且有東義洲區長鄭君佩等殷家團區長商克繩等落梅河區長張在如等南庄區長金鼎黃等木子店區長童瑞之等俱巨族富室爲之聲援此逆已在籠中但因啟禎往慰姑開一面茲奉憲諭亦必令出山申誡以懲將來十九日據劉啟禎密稟稱外縣竟有不軌之徒私來殺禎不忽招撫似此人心不

體

朝廷德意非勦不能靖祈發四張密票給余公進夏仲昆袁興明督烟民堵截關口要路布揚聲勢自然奪魄至於山中李公茂已經解散禎大膽承任凡事不煩過慮尚有潘家塘大盜馬丕嘴乘釁刼擄人家禎欲處死不卜肯發令否成龍時在麻城當夜密差飛遞硃票相機擒殲數日尚無動靜今麻城附近東山內外編甲已就紳衿和好成龍刻期仍赴某鎮布置山中有黃

寅生並無黃日昇守道甚得人心雖交代在即尚宜款留善後局面已定可計日以待成龍年邁力疲不善飲食強勉辦事以報憲恩之萬一仰祈洪慈俯念成龍奔走之苦委員接署生死感激倘有可効力之處決不以官之去留異心也

請委武昌署員詳

本年六月十四日奉總督部院蔡憲票差官張

虎前去武昌府著落官吏查照後開穀草數目勒限全完協同解官人役限本月中旬以內飛解來荊接濟等因奉此該職遵查於六月十六日爲亟請署員等事照得成龍係黃州府同知于本年三月初九日委署武昌府事因就近補授一案授武昌府知府尚未領憑値

禁旅南征成龍奉委修搭浮橋被山水衝毀失悮

軍務

題參部議處分應遵奉離任且成龍奉憲往撫東山遠隔省治一切府事俱高閣躭悞如單前草束舊欠新派不及催辦

欽案部件執審重情不及清理負罪滋深幸東山已靖撫事已竣本月初七日詳憲候批歸省蒙批一應安插善後事宜該府必須計慮停妥另詳報奪回省成龍稟遵成命撫事雖就而善後非旦夕可奏仰體憲慮爲地方生民圖久安之計現在淸查保甲立守望相助之法延日適久積案愈多現今武昌同知新任正可接署料理府事伏乞憲臺俯念

欽部案件軍需關係重大迅委同知接理成龍受憲籌畫得以盡心効力不敢以去位貽害地方生民等因具詳憲臺未蒙批發又于六月二十五日奉布政司信牌爲特參違玩官員事本年六月十四日奉撫部院張憲牌行司照牌內咨文

奉

旨事理欽遵施行等因奉此看得成龍原任黃州府同知本年三月初九日委署武昌府事蒙

題補武昌府知府尚未領憑因浮橋一案

題參革職例應解任伏乞憲臺勅司速詳委員署篆理事庶一應軍需

欽部案件責有攸歸等因于六月二十六日申詳亦未蒙批發今奉憲差催辦穀草隨該看得自五

月二十二日成龍委撫東山未嘗一刻忘解荊
軍需柰羈處僻隅不能分身以應變心如焚亟
欲撫竣回省料理又因善後之計多方布置非
旦夕可就唯恐日久遲悞于六月十六日詳請
委署催辦軍需又本月二十六日詳請署員接
理撫事軍需兩無遲延俱未蒙憲示茲差官目
覩成龍艱辛疲病之狀事出兩難伏乞憲臺查
批原詳仰飽同知接印理事刻期督催庶可有
濟

附錄

任合州時張撫臺復札 計二道

合陽荒殘冲瘠得高賢撫而綏之自必漸有起
色頃聞初蒞新政驅冗役卻輿從及絕無名之
應付清操毅力即此已見一班甚快甚慰也
武隆酉陽一帶地方素產楠木所以特遴門下
遍查耳及接來翰山形地勢燎如指掌併分五
路並進到處插牌概記認具見門下措置井井
有條乃所報之木並無一株合式者門下可悉
心確查如獲巨料不佞自於疏中
題敘以酬門下勤勞也萬勿以尖細者搪塞可耳
不盡

佐黃州署武昌時湖廣張撫臺來札 計五道

覩翁此行能不負不佞愛惜麻民之意爲之喜
而不寐此時惟推好生之心以答
上帝守如保之念以全小民何頑梗之不可輸誠何

強梁之不可感化劉啟禎既率衆投誠自當令
其仍安耕鑿倘能招致他寨強頑一體歸誠尤
當加以優奬決不食言也至吳逆散劄之人作
何縛獻其脅從之衆解散之後安插何處目今
漢陽業已增兵黃協亦請添兵額應否可令入
伍或仍編入各里甲俱煩一一斟酌行之招撫
之議既成黃協自可回黃惟留一守備駐麻此
非疑麻民猶有反側益麻城地界二省向欲添
設守備駐防此不佞之初意非自今日始也諸
凡就緒之後方可回省發去告示十道可即張
掛曉諭二十八日接到詳驗已批行守道矣二
十九日接到來文俱一一照行惟二十四日報
文何尚未至耶幸查之
劉啟禎傾心向化具見親翁善於招徠但未投
誠人等應逐一招撫毋令臥榻之側猶有他人
鼾睡也至啟禎招撫有功可否令其轅門效用

當以戎旗守備待之各鳥銃手作何安插尤當
得所可否令其入伍目今漢陽營已奉文召兵
黃州協亦添設麻城羅田守備業經
題請增兵六百名而不佞撫標亦見需人倘入撫
標其中果有雄武之士當拔置材官千把之列
益投誠之衆恒苦其反側未安須以至誠待之
令彼易於輸心向化則地方自可無事耳投誠
盡至黃協方可撤兵鄉紳盡歸小民自然樂業
諸凡事宜總煩親翁措置妥當與守道商酌行
之投誠事竣可叙妥詳不佞當以親翁招撫之
功
題請優叙目今地方多故之際早爲
上聞亦足慰
朝廷宵旰之憂也竚切竚切
前浮橋一案因准將軍咨移不得不爲
題參詎意部議處分太過但親翁賢聲素著不佞

自卽

題留以孚輿論況重以麻城安撫之功乎惟勉力竣事幸勿以此思賦歸來也程鎮邦至省其家屬已取保發領以信招徠今仍令赴親翁處倘能將黃金龍梅公素及黃日昇令彼設計擒拿將來尚可爲之敍其功能也又孫調元及散僞劄諸人俱須留神密訪奸人盡得則民心自安此尤安插事宜之要緊者也耑佈不一

東山招撫全屬親翁勞績今徐守道交代在卽則善後事宜尤在親翁獨力成之矣頃聞木樨二里河又有嘯聚之事不知果否想大隊既已招撫此小醜自易爲平定也惟留神不一

接來翰具悉尊意但疆圉多事正藉賢刺史善爲撫馭以恤殘黎不佞行卽繕疏

題留矣幸親翁盡瘁

王事勉抑私情其東山善後事宜尤望留意

于清端公政書卷之一終

于清端公政書目錄

後學 平江蔡方炳
西陵諸匡鼎 編次

家孫 于 準敬錄

卷之二

黃州書

初至黃郡與友人書
初守黃郡上張撫臺稟

到黃州任申飭諭
爲黃州各屬報災請蠲詳
請免暴運詳
上張撫臺請免運夫稟
請蠲輸運價免役運夫詳
謝徐守憲詳免派夫稟
爲麻城請改南折詳
上張糧道諫止採買稟
上張撫臺請免募鎗手稟
上張撫臺招募獵户稟
復張撫臺招募鎗手并運驢夫役稟
捕盜巴河歸報張臺稟
上張撫臺籌捕盜稟
上張撫臺籌報水災稟
報張撫臺地方妖異稟
上張撫臺籌緝逋寇稟

報張撫臺籌捕餘寇稟
報張撫臺獲陽邏僞劄稟
慰諭陽邏士民諭
招安六安州麻埠諭
上張撫臺籌畫預備稟
籌廢藩及江淤地畝認糧議
勸諭急公
愼選鄉約諭

禁士人充里役諭
申飭保甲諭
請禁健訟條議
與王協鎮書
與同僚書
與各屬邑令書
與屬令書
禁諭荒民

籌黃安饑民諭
慰諭黃安饑民
勸賑諭帖
賑饑募引
補遺
覆糧道催槩運印領詳
移糧廳運米之員牒
申撫院變通槩運法詳

上偏沅韓撫臺用兵事宜
附錄
任黃州時湖廣張撫臺來扎 計八道

于清端公政書卷之二

後學 平江蔡方炳 西陵諸匡鼎 編次

家孫 于 準敬錄

黄州書

初至黄郡與友人書

天下有極苦之地居之久而不爲苦者羅城合州是也天下有不苦之地入其境而卽爲苦者黄州是也羅城爲蠻烟瘴雨之鄉其苦古今人共知之然久之而茅屋頹垣布衣蔬食裸體跣足長歌痛哭習以爲常彼其心不在此也在乎欲全生歸家而已又久之而時和年豐盜息民安官民親睦在下易於見德在上易於見功日用之需費有限而一於儉上司禮節不行無所憎惡迨至合州人烟絶滅水陸衘煩苦矣僕則挑水運柴主則讀書飲酒民間供應盡裁上司

誅求亦寛往來仕客聞風而歎惜以去夫役因之無擾在上則曰清操毅敏又曰刻苦矯厲爲良吏美之又加悲焉憫其窮也在下垂涕號泣無復官民禮此居極苦之地而不爲苦者也若夫黄州則不然居郡丞之位履文物之邦署宇嚴肅役胥羅列士民聚觀耳目雜遝狐裘煌煌者同寅也衣裳楚楚者屬邑也涖斯土者主尚可布衣而步行乎僕尚可挑水而運柴乎爲之治其執事備其傘蓋繁其交際咸借貸以應而冷署如冰下無以爲德上無以爲功五窮環至應接不暇如之柰何此居不苦之地而適爲苦者也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登舟中驟見小犬長者飄然幼者突然竟不識爲誰家子徐聽其聲音抱頭痛哭此命數蹇阨父南子北者九年一旦見面肝腸欲碎者也頃捧手札數載隔絶如對芝眉灑淚痛懷始知老年伯奄忽仙遊猶

記聶親翁覲旋寄有尊諭勉慰備至尚存笥中忽焉乘箕上天五内震悼此痛切而難已者也惟年兄以禮節情為時自玉積緒萬千書不盡意統希台照不次

初守黃郡上張撫臺稟

成龍于七月二十五日在麻城縣望花山准武昌府關移委官賫黃州府印信本日叩恩接印理黃州府事于八月初四日離望花山初六日

至省回復撫部院嚴命又因新派槽鍁鍋桶等項軍需向闔司領協餉置辦羈遲數日于初十日辭赴黃州十一日巳時到府卽將草一百萬束照糧均派行各州縣催解已經報明在案又軍需困民已久成龍不忍將槽鍁鍋桶等項再派民間情甘自任其勞分委屬官覓買木料差役調取匠作買辦鐵炭楠竹籮筐木掀撮箕等物查結各憲守催事件拮据半日神已昏瞶十二日早親看起爐處所復清查堆積公文有黃岡縣縣丞王公濯呈繳日收公文自七月十七日起至八月初十日止共拆公文四百六十一件十二日舖司投遞公文九十一件共五百五十二件自巳時至二更方行拆完成龍不覺頭暈目眩喉血不止查各項公文堆積如山咸係要件非經承敢于怠玩亦非成龍敢于懸閣皆緣缺員塵封一時何以速理且成龍于本年三

月初九日理武昌府事晝夜不遑四月初四日委往咸寧蒲圻于五月十五日歸省卽辦解岳州軍需五月二十二日委往麻城東山于八月初六日方得回省數月奔走身履危險罪戾滋深精力已竭夫以積勞之微軀一旦覩要件之沉積頓使心神驚悸感成癆瘵之危症目前扶病料理務期新派軍需毫無違悞但恐病勢危篤將來不可保也合先稟明

到黄州任申飭諭

照得本府新奉督撫兩憲會疏補授黄郡撫綏人民全頼賢有司相助爲理以匡不逮本府凜遵憲檄夙夜匪懈爲爾民謀安生樂業之長策寢食未安惟恐有負上意兹于七月二十五日在麻屬望花山舖開印視事矣合行飭知爲此示府屬官民人等知悉嗣後各體本府愛民至意大家齊心固守清查保甲如有面生歹人聲

音互異立刻驅逐境外務使兵民協和城守事宜照依往例多撥人役嚴加守禦盤詰奸宄以靖地方該巡捕員役毋得疎玩取咎未便

爲黄州各屬報災請蠲詳

覆查看得天災流行所在恒有或災于夏而有報蠲夏災之例或災于秋而有報蠲秋災之例未有如今歲之水旱相仍夏秋並災之甚者也遍閲九屬士民痛額州縣哀請眞淚溢紙上悲不成聲成龍不覺心酸涕流雖夏災報逾定限乃緣風鶴有驚士民奔竄呈訴愆期性命之念重初不計及水旱之洊至誠有如蘄州里民張重高等呈稱措遷未歸以致失時不報之詞確爲眞情通計一歲正賦錢糧既免夏災復免秋災所剩徵納協濟軍需亦無幾何當此叛賊交訌之日荆岳用兵之時訛言起滅不常士民居徙無定誠有如前府余三汲所詳恐欲徵而無

民可徵之語實爲有見至于老弱溝壑少壯流離慘不忍言饑寒切膚羣聚爲盜宜爲後慮此各屬士民有寧死于他鄉爲民請命計出萬全之詞誠有如前府余三汲所詳挺而走險黄安知縣徐秉仁所詳以安爲盜之心瞻前顧後均有裨

國家之石畫也逆賊作亂人心共憤指日授首當事請協餉以濟軍需暫寬此日災民之命將來

百姓感恩踴躍輸賦報効者正自無窮誠有如之黃梅縣革職知縣王庭龍所詳當此一邑災黎爲役日種田輸賦之民可謂痛哭流涕實意爲國爲民者矣成龍更有請焉日前荊岳進勦備辦槽鏘鍋桶起運草束穀米等項無不藉民力以輸將若寛小民今歲之賦雖未得小民効順之財而歡呼趨事亦可得小民効順之力並可得小民効順之心成龍愚昧不識忌諱統祈憲裁

詳請題蠲除未奉緩徵之先各屬已徵銀兩並照秋糧盡數恩豁以救民命以培國脉合據黃屬士民州縣呈詳妥議申報

請免兵運詳

竊照力役之征古今通義前次赴荊運兵軍糈派黃州府七千五百石蒙嚴飭催覓夫驢勿派里甲力役誠愛養百姓培植國本之盛意也漢陽催騾可稱盡善武昌催驢亦蚤有成算成龍奉文稍遲忙不及備若買驢僱夫必延遲悞事晝夜焦思無已設借驢之法言定驢回給主傷損官賠里民踴躍赴公毫無難色而領運無人點衙役代勞各役向隅環泣費幾脣舌方有定局各屬照例遵行此成龍一片苦心于倉卒之際爲濟急之舉期以上不悞公下不病民已耳無如夫驢至荊便已疲斃日久

所傷必多兼悞運事而荊州之夫驢一呼可以萬計于是委官審度時勢爲僱夫之舉每石夫價有一兩者有一兩一錢五分者有一兩二錢二分者除官價六錢五分應幇夫價自三錢五分至五錢八分不等此外去役之盤費驢隻之草料賠驢之價值俱屬妥費咸係官賠方幸運米蚤竣私爲得計倐焉二運之檄又至矣牌仰在荊夫驢再運然夫驢久已各回將何以應各

屬申請盈案紙上之哀訴盡是哭聲筆端之揮灑無非淚漬成龍之心已碎術已窮是當年西山之運苦在民而今日彝陵之運苦在官如遍之仍照前運有司力竭豈甘坐困掩耳盜鈴安能舍里甲而索奇計也莫若行力役之征光明正大官民相濟終爲久遠之法如里甲艱于遠行有前運僱夫之成例在焉成龍萬不得已更有泣陳前次派武漢黃三府運米之數漢陽府

兩縣派米二千石武昌府除江夏蒲圻通城嘉魚量派外尚有六縣該運米六千石黃州府除黃梅廣濟量派外止有七縣該派米七千石前次多派米五百石成龍以運米未必如此之苦且夫驢可以帶運此五百石之任勞似無傷也不料一石有一石之費彼此輕重不均各屬議論沸騰今二運多派之米似難再運如以已派不便紛更查德安府于已派內新減一千石或

可援請伏乞憲裁敕司道公議定官民運米之法施均派恩減之仁庶奉行不至遲悞軍需可以濟矣

上張撫臺請免運夫稟

成龍於十九日晚渡江敦請各驛店婉辭懇求無如堅執不許憂心如焚耑委馮縣丞叩稟憲堦漢陽有驛武昌有驢成龍將何以應卽於二十日夜至黃細問圻水縣丞王遴自荆至彝路

程運米事情荆州六十里至穿心店三十里至河溶五十里至當陽三十里至玉泉寺四十里至連平四十里至凉亭二十里至風寶山三十里至彝陵共三百里山路崎嶇一夫止負米三斗帶食米一斗多負決不能行兼有被褥雨蓑之累領米收米必需半月是一月止可運米六斗也荆州除遵法官僱外運米一石索銀一兩六錢王縣丞離荆時一兩六錢已不肯運須有

佔自荆州來土人每石討價二兩五錢是運米
七千五百石須費萬金以外黄屬甫定之餘災
傷之際何堪當此苦累目前正餉雖完南漕正
在催比轉盼明歲錢糧又行開徵民窮莫措委
實難支官價六錢五分爲數雖少何至浮加數
倍未必非射利之徒乘機作祟貽害百姓貽悮
軍需成龍計窮力竭與士民密議捐輸夫價以
救一時之急伏乞憲臺思憐成龍苦心俯允捐

輸恩免運夫成龍幸甚地方幸甚

請捐輸運價免役運夫詳

竊照我
國家三十年來受養百姓堯天舜日海内享昇平
之福一旦吴賊逆天首亂湖北震驚遍來侵犯
彝陵
王師會剿軍行糧從難容刻緩需夫饋餉勢所必
至凡踐土食毛之氓正効力報恩之日也兹因
荆民疲于奔命派及武漢黄三府黄屬該運米
七千五百石敢不竭蹶從事成龍攷古度今審
其時勢權其機宜有用民之力者有用民之財
者名雖殊而實則相濟惟期有裨公事而已如
黄屬者應用財而免用力之區也黄屬九州縣
以時勢言之除黄梅廣濟今夏水災題達請蠲
而黄梅兵馬過往踐傷更甚已蒙司道公議裁
減量派不議外麻城黄岡羅田圻水環繞崇山

峻嶺接豫省之商城固始連廬州之六安英霍
聯絡四十八寨素稱易與爲亂難與爲治之地
去歲么魔蠢動人心叵測屢煩官兵而麻城令
屈振奇黄岡令李經政圻水令蔣燦羅田令王
光鼎相與戮力撲滅題敘各軍功在案黄安密
邇羅山豫寇釀禍黄安令徐秉仁躬親招撫題
敘紀錄在案黄陂與孝感黄安接壤逆賊搶掠
店驛馬查報題明在案黄屬之時勢如此迄今

娘子以寧地方無驚然投誠向化之輩雖云革面難信革心成龍何敢一刻置諸懷則權其機宜不得不為萬全之計也查派運米七千五百石每夫運米五斗計用夫一萬五千名呼之難猝至聚之深可憂是夫未至荊而成龍膽先落矣奉守憲牌議運米一石應給官價銀六錢五分則七千五百石應支官價銀四千八百七十五兩是

朝廷未嘗輕役一民有此官價何處不可覓夫成龍為軍糈計又為地方慮情願勸勉屬民捐輸銀四千八百七十五兩為募夫之助少省

朝廷金錢以伸黃民急公之義以彰上憲恤下之仁用民之財寬民之力婦子仍然以寧地方仍然無驚于軍糈民生未必無裨益也如捐輸不前成龍任遲悮軍需之罪或恐成龍藉端分外苛派甘心正法以謝州縣或恐州縣藉端分外需索成龍揭報以謝士民此成龍窮極計生憂心焦悴權其機宜如此否則運夫之催逼中途之逃亡運米之遲速一日公事未竣一日憂心莫展成龍惟有愁悶絕命已耳伏乞憲臺迅飭司道各憲會議成龍寢食俱廢晝夜望賜恩命以解倒懸之危

謝徐守憲詳免派夫稟

成龍屢聞派夫之議晝夜愁悶如坐針氊於本

月初十日稔知憲臺詳請折價武漢黃三府士民戴如天之仁陰德萬代

朝廷受無疆之福鞏固百世成龍不覺心折手額踴躍欲舞復望憲臺一力主議哀懇必行成龍奉命唯謹伏乞憲鑒

為麻城請改南折詳

麻城一邑僻處萬山之中東北與豫省光息商固接壤東南與江南英霍六安比鄰不通水次

惟宋埠一鎭僅有盈盈一水九月之後水涸沙淤需用竹簰僅裝米八九石不等尚須人在水中牽拽百里之遠出鵝公頸方抵大江艱苦異常此歷來南米業允改折久經憲臺洞悉無庸成龍瑣陳也目今軍糈扣算已定刻不容緩若俟麻邑南米接濟夫以盈千累百之米用八九石之竹簰輓運曠日遲久欲其速濟軍需豈可得乎在百姓筋疲力竭已不可言而軍中之庚

呼毫無裨益茲據里民梅天章等呈稱思詳改折以從民便呼籲痛切成龍悉知麻城之山隅不近水次更審酌軍糈之緊急難容緩待不敢膜視合據詞請命伏乞憲恩憐山城水路阻遠兵食萬難刻緩俯從民便飭糧憲照例允折庶公私有濟兵民受福無窮矣

上張糧道諫止採買稟

成龍猥以謭劣幸荷恩培感戴終身然覆餗之懼恒切寸心目前軍糈孔亟憲臺晝夜不遑成龍屬在下吏不能少助一籌自反深慚第採買糧米成龍有三慮不敢不爲憲臺陳之黃屬遍來鼠竊狗偷遍地橫行憲差賫銀務宜愼密前聞有盜自省跟憲差至陽邏托憲臺洪福來差早已登岸倖免無事茲聞來差不加愼密將銀兩裝在口袋明搭騎走惹動匪類計算恐不可測此露白之慮一也賫銀採買必訪殷實經紀

自可無失茲聞憲差不察虛實槩行混領混給若輩領銀之後販猪買鹽視爲己物不惟遲悞軍需恐此輩窮棍花費一盡攜家逃走定須緝追此散銀之慮二也採買軍需係上倉糙米茲聞憲差遍發示條糙米之外一槩收買大船小船絡繹不絕以致民欲買升合不能到手宋埠附近地方居民已鬨然不能相安今聞牙魚坑百姓又有奮不顧身之舉此地方之慮三也伏

乞憲臺客餝差役小心謹慎細擇經紀糙米之外勿包攬客船仍分些須以濟民食成龍不識時宜冒昧上陳可否惟候憲裁

上張撫臺請免募鎗手稟

成龍質腐才疎仰荷知遇之恩卽肝腦塗地難酬萬一惟期保障黄土紓憲臺東顧之慮幸今歲雨暘時若百室頗盈婦子頗寧人心貼息無復去歲風鶴之驚逆黨煽惑之擾咸賴我憲臺恩威並用深仁厚澤淪浹黄民之骨髓成龍毫不敢有所假飾以欺憲臺也惟鼠竊狗盜未能絶跡雞犬尚爲騷動成龍恒鰓鰓憂之邇來民多訛傳調軍前之夫抽民間之丁成龍靜以鎮之訛言甫息忽于本月初三日奉藩司牌召募鎗手某州縣招募若干名立刻催報前此百姓之所訛傳爲抽丁者卽此故也愚民實不知爲召募也第此亦關係地方安危大事夫以爲召

募則可若定某州縣招募若干名恐未盡善也黄屬皆耕田鑿井之庶民有父母妻子之關切其中或有游手好閒情願爲兵者召募入伍彼亦甘心可濟實用此招募不拘多寡行之則可如定以某州縣若干之數有司不善奉行畏上督責猝募無一應者勢不得不押鄉保以公報勢不得不派銀兩以僱覔恐此一舉地方多囂動矣奸人乘之禍不可測且有成龍不敢言者邇知己之賢又不忍不言也前荆州調黄協之兵甚至親友泣別灑淚赴途光景淒慘不堪聽聞更有一二僱覔代行彼已情願入伍尚且如此况耕田鑿井之民有父母妻子之累一旦逼以招募之舉又不知作何光景也伏乞憲臺裁酌俾憲臺焦心苦思劃撫經營之地方獲以萬全如召募必不可免似不宜分派州縣限定數目止責成成龍量其緩急陸續招解可否允行

統祈憲鑒蚤為定議庶人心安而地方無虞矣

上張撫臺招募獵戶稟

庸材腐質蒙恩拔識寵以章服優以異典知己之感千載一時德難酬報當此逆賊侵犯正大彰撻伐之期凡屬臣子罔不奮勵況成龍受憲恩隆重恨不能坐展一籌少舒憲憂寢食為之不安于本月十二日巳時恭接憲牌取用獵戶各縣不能奉行致違憲命但獵戶與鎗手雖同而實異黃屬獵戶最少鎗手可學而能各屬或泥定獵戶不敢妄報罪誠有由成龍稟遵憲檄多方勸諭招致年力精壯習熟鳥鎗者濟時之用伏乞憲臺霽威姑宥各屬無知之愆成龍感戴無旣

復張撫臺招募鎗手并運驢夫役稟

張漢一委牌遵諭面給仍再四勸勉竭力報恩無滋擾地方已赴黃安縣訖於本月二十七日

譚以從來黃成龍復發委牌一張俾與張漢一協力召募又託羅山生員羅一者亦往召募不拘多寡此委羅一者便于譚以從勸募可無他說也運米驢已有六百隻點衙役二百四十名每夫四名領驢十隻立一小旗每夫二十名領驢五十隻立一大旗以免混淆驢尾烙印記驢項繫懸牌書毛色并夫姓名以便認識口袋兩具俱全均有記號又恐衙役辛苦設備帳房委照磨李德署縣丞唐紹先督領刻日起行尚有夫驢如法陸續前往木料委經歷張從溟催辦合先報聞以紓憲慮

捕盜巴河歸報張撫臺稟

成龍叩謁憲階回府料理運米苦無頭緒以致心火焚熾又因夜查關廂街道城門一觸馬驚墜傷成龍倍加憂悶數日稍愈夫驢亦就甫得安枕不料心火外發膚生膿胞臥牀呻吟于本

月初十日忽聞巴河有失盜之傳漸不可長成
龍扶病微行由徑至鎮入失主之屋細看前後
兩門並無打壞踪跡情有可疑亦不敢苟且輕
易再行密訪拏獲一犯居住偏僻素行不端十
一日復以點煙甲爲名遍訪眞盜立刻緝拏當
晚二更回衙十三日失主到府文武同赴城隍
廟會審失主身無點傷情吏可疑當晚刻拏失
主家奴十四日早審窺見隱情知爲失主奶公

通盜也但眞盜未獲何以服失主奶公之心於
十五日晚在草源口拏到一盜卽時鞫訊自認
情眞十六日㴱再加細問滿盤托出則成龍前
訊奶公通盜之情果無差謬隨傳失主面聽供
詞陸續叫失主家僮俾盜識認第一第二供稱
不認至第三乃爲奶公盜大言是他調線開門
而失主奶公俛首不能強辨立刻卽將盜口供
出的黨差役分佈緝拏大約多係與國地方慣

盜一面差役往與國移文協拏隨將盜與奶公
寄黄岡縣監候差役回府必有着落此夥竊盜
毫無顧忌若不嚴法以懲人人效尤將來何所
底止另容申報憲臺創一懲百成龍因此勞攘
數日臍胞益腫臀不能坐手不能持腿不能站
又值木料堆集江干不躬親檢查終不放心強
病支持遍體疼痛不能假寐圻州木料先行圻
水木料頭幫已過黄岡不過一二日裁截停當

合幫赴荆地方事宜委張武舉鄒貢生沿路立
堡巡防事尚未竣成龍血氣久衰精力已枯力
不從心強勉供職地方一應事宜伏乞憲臺寬
慮

上張撫臺警捕盜稟

成龍才力疎庸自愧難肩重任久荷憲恩俯鑒
至于地方盜賊橫行失主與鄉保朦蔽不報習
染成風以致鼠狗無忌眞堪裂眥成龍巳痛切

集289-074

上陳幸憲臺須式嚴飭成龍敢不一力奉行若成龍屬員朝夕告誡一己之功名事小百姓之殘害地方之擾亂事大天理良心安可以一己功名竟置百姓地方于不問也巴河烏林二案非成龍抱怨不甘微行密緝又蹈前轍目前烏林港一事訪有踪跡但恨成龍力薄不能供養緝拏人等不料鼠輩仍無顧忌行劫倍甚自圻州至九江處處變亂成龍躁激欲死又蒙督憲

嚴檄責成龍前在岐亭盜息民安何今日奉行不力反致盜案纍纍成龍更苦之甚矣前在岐亭稍有風聲便可傳知朝聞夕拏頃刻立擒發時處死皆躬親經理今地方寥廓各屬朦蔽不報在成龍以為可幸無事誰知養癰至此成龍疎虞之罪其何能辭無奈遍發捕役各處打聽圻州又失兩事失主帶傷鄉保不報州官不知成龍卽刻行查務遵憲須式以滅此鼠輩特成龍血氣衰弱實不能當此焦勞統祈憲憐

上張撫臺請報水災稟

今歲水災自四月泛漲至十月初旬尚未退涸變出異常蒙憲駕臨仙桃鎮親看水勢軫恤災黎飭藩司取各府屬被災情形繪圖請蠲誠覆載斯民肇固邦本之至意也成龍愚昧揣度時勢竊有眇見上陳凡天下事情與勢而已官與民休戚相關如遇疾苦何忍膜置痛哭陳情職

所當然若今歲之水災各屬為民請命此今日之情也目前西南用兵日費不貲而賦稅全盛之省惟有北直浙江江南山東山西河南是朝廷之所入有限而兵馬之需餉浩繁且關榷與鹽課俱不能征如舊額司農仰屋因之官俸役食等項裁扣殆盡而加徵鄉宦編派屋稅無非艱難補苴之計此今日之勢也以今日之情審今日之勢國用匱乏災傷並告

皇上痛念民瘼勑
諸王大臣會議蠲免在廷諸臣叟心軍需輾轉無
策欲蠲災則絀餉欲充餉則勸徵勢處兩難比
安徽撫憲豫審情勢有水不成災之疏而部議
又有高郵等處亦不准蠲之覆也目今湖北水
災最苦最慘者無踰沔陽潛江景陵漢川黃梅
廣濟如以被水諸縣槩爲請命合計蠲免錢糧
太多部臣必有難色倘如江南事例則最苦最

慘諸邑受害自不可言卽痛哭流涕恐難補救
或回天有力幸邀
皇仁而司農計窘必將十六年民賦如鄉宦一例加
徵是以絀于十五年者加于十六年則蠲災之
惠淺而加徵之累更甚且蠲災不過一歲而加
徵必俟事平苦若之何雖
朝廷必無之事成龍籌及兵餉不得不爲之過慮
也揣情與勢之間而期於救民實際或擇被災

之最苦最慘者會請蠲災其餘仍行勸輸將國
計與民生相濟爲用尚未卜廷臣之會議何如
也此成龍愚昧之見未知有合時宜否伏乞憲
鑒

報張撫臺地方妖異禀

成龍才疎德薄久荷覆庇兼厚教誨而區區緝
盜安民之私素蒙洞鑒至恩拔郡守惟覆餗是
愼倍加防禦幸履任一載頗保無虞忽於去歲
五月大風示警以後怪異疊見自冬迄今府城

回祿屢虐兵民受困或見爲火團或見爲赤鴉
齋戒祈禱茫無一應此一異也猛虎晝行路絕
人稀夜傍民舍巧爲緩步之狀故作嘔吐之聲
哄人出視犬出吠則啣之而去此又一異也有
一等賊民三五成羣匿於林中日將暮伺有孤
客粧成猛虎一喊跳出將客挾入深林縛歸藏
土室內不見天日遞賣他方有一等妖民青天

白日大路之上用手將行人臉上一抹其人卽
不能言語頭畜行李公然收去此又一異也至
于山僻孤村有一等惡少髙鄉沔陽流民人物
魁梧衣服整齊口稱討米勒索無厭稍不如意
傾家搜括城市鄉村男扮女粧公然行走沿門
乞食徑入內室與婦人閙爭全無忌憚人不知
覺若夫偷盜牛驢到處皆是成龍欲以德化之
而德薄欲以法制之而法窮將刑不勝刑盜不

勝盜矣種種怪異從未經見更可異者豫省光
羅大雪盈尺卽黃岡境內雨雪潤濕而麻城黃
安自秋徂冬全無雨雪土堅成塊犁不能入麥
未下種野無青菜固成龍不肖所致亦是造化
瘥枯不齊目前開徵不知何狀茲當新正履端
之始乃憲臺百福駢臻之會正千官慶賀之辰
亦卽萬姓望澤之期成龍備敘黃屬情形仰冀
憲鑒俯賜軫恤以甦弘麻

上張撫臺籌緝逋寇禀

史國柱包藏禍心煽惑地方蒙憲臺面諭密緝
成龍凜遵指授幸未漏網鼠賊就縛咸仗憲臺
威靈成龍何功敢當奬諭至練長王芳遠等感
荷憲恩特賞袍帽銀兩成龍愈踧踖不安茲奉
密諭孫調元汪華之陳克韶成龍刻卽設法迅
擒倘逍入黃安便爲籠中之鳥決不致兔脫貽
禍內地但成龍新聞陳鼎業陶白雪潛逃九江

苦無的役緝拏唯望王芳遠張漢一方茂貞來
黃密議陶楊二生成龍給以委牌俾防守畢家
鋪一帶地方又六安麻埠告警密遣羅麻成龍
于羅田界隣六安英山等處已發委牌諭有身
家生員豫爲防備仍委武舉張尚聖赴羅偵探
成龍揣度時勢另具密禀伏乞憲鑒又招募鈴
手係生員吳之鄒經理成龍因黃梅饑荒募穀
四百餘石委生親往賑救尚未回黃俟吳生回

府清查頂替情由另報

報張撫臺尋捕餘寇禀

才疎性拙幸逢知遇格外殊恩感佩終身黄麻東山仰賴憲威頤稱寧謐孫調元就擒已除腹心之禍止有陳鼎業仍祈温諭張漢一逾緝料難漏網訪孝感山尚中藏賊甲三十副鳥鎗數十杆已容差查起未知虛實江右寧州賊平輿國大治無驚而黄州可以安枕伏乞憲鑒外程

鎮邦家貧糊口不給武舉會試拏賊盜一案久在武昌統冀恩施

報張撫臺獲陽邏僞劄禀

十月二十七日晚據陽邏生員楊瓊枝陶大定出首遊擊僞印劄綾一段守備僞印劄紙一張同黄岡縣知縣李經政至衙容繳二生冒雨星夜來黄實屬忠誠當賞銀二十兩其送劄陳遇之子陳鼎業即刻會同朱守備委吳把總密擒已將僞劄二張呈驗守憲轉繳合就報明祈即會同各上憲以備叵測緣係機密事宜恐有洩漏不便關移

慰諭陽邏士民諭

照得地方之不靖由於人心之未安人心之未安由於疑畏之未釋陳鼎業父子家世陽邏同鎮士民非親即友僞劄一案或有附和入黨者或有知情觀望者或有畏禍結舌者鼎業事露

人人自危誠無足怪本府確知爾等隱情槩不株連於去歲十二月內親臨爾鎮發示勸諭爾民之心可以安矣春三月間爾民復驚畏不安或因不軌之徒潛布流言今史國柱等已經授首則爾民之心可以無驚矣或又見陳玉之久禁首犯未除恐其波及今陳玉之等已正法則爾民之心更可以安矣又或見陳鼎業陶雪白等未獲逾行緝拏致生疑畏不知已逃必捕者

朝廷之大法來歸必釋者
朝廷之大恩卽張漢一方茂貞投誠有功撫部院
賞賜袍帽銀兩現今錄用已有明驗若陳鼎業
陶雪白等洗心改過親自投誠不但不究前非
亦且嘉與維新倘執迷不悟定期必獲此理勢
之必然與爾民何干多此一番疑畏合行曉諭
爲此示仰本鎮諸色人等知悉凡從亂者許自
投誠卽行獎賞親戚隣佑槩不株連有私行詐

害者許被害之家不時喊稟便行究治各宜安
心樂業毋自貽戚

招安六安州麻埠諭

照得歲比不登小民失業者衆困於衣食往往
相聚爲非原其初念豈便甘心作賊不過計窮
無聊希延旦夕耳
朝廷知爾民比苦故投誠歸命者概從寬宥分别
獎賞各省督撫久悉此情故從亂脅從者先事

招徠不忍遽勦本府仰體上意俯察下情疾首
痛心無非欲保爾民之身命洗爾等之惡名區
區此誠天日可鑒前者蒲圻不守言者遂指爲
從逆大將軍震怒將加剪滅本府單騎入城招
徠底定至今安土樂業得免誅夷又値麻邑東
山告變主勦之言一日數至本府親加撫綏各
憲賞賚優隆今玆家室豐登盡爲樂土近者羅
山賊首隔省來歸本府不以越郡爲嫌督撫不

以鄰省歧視迅發銀布衣食移咨豫撫及所在
官司赦其罪愆護其田里彰彰耳目共見共聞
此豈本府别有異術不過仰仗
朝廷寬大與各憲矜恩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今
聞爾麻埠地方亦有亂信風聞不的虛實未分
事屬南省在本府可以膜視但念爾等同處天
壤之間誰非
朝廷赤子或爲勢豪所迫或爲饑寒所驅或輕信

亡命之徒假造僞劄轉相煽誘以致二三無賴謂釁隙可乘富貴可望甚至謂大兵精鋭進討湖南江西可以乘間陸梁不知挾持僞劄之人即係近省犯罪潛逃者計無復之故假此入夥若此輩果係滇黔親信則彼必留爲自用安肯遠奔數千里之外其人若果有才能亦必自戀富貴又安肯出萬死一生以試虎口即爾等偏信不疑亦須審度時勢試看湖南江西相持一

載彼曾進尺寸否自救不暇爲能救人目今滿兵一萬新駐九江而

四王爺李總統大軍不下數萬王從信陽過師分駐廬鳳江州等處倘聞爾等竊發遣一旅之師關會江西湖廣河南江南四省與爾連界郡縣會兵進勦爾等求撫不得欲逃不能滇黔之遠水不救近火本地之親鄰盡爲敵國黠者背約先逃愚者束手待斃眼前之妻子盡屬他人祖遺之田產盡爲官物仇讐快意親戚悲傷垂及子孫尚爲笑柄爾時求本府今日一紙書安可得耶如謂本府不出實心徒以大言相恐不妨廣爲偵探商之老成以決從違盍好亂喜事之人常以訛言哄動爾等不察事勢轉相傳布認假爲眞至敗方知悔已何及往年爾等地方亦曾有亂彼時首事者尚有膽識結連者尚有數郡控弦者尚有萬人曾幾何時灰飛烟滅父老

尚能言之爾等當亦目擊則其效亦可睹矣合行曉諭爲此示仰麻埠士民人等知悉或有難白之隱情切膚之痛楚以及饑寒科役仇傾勢挾種種苦情不妨徑赴本府投訴本府一面移會兩府官司善爲安插一面飛詳本省撫憲轉咨兩省撫憲求其寬宥賑濟一如羅山等處事宜決不食言其有才力過人志懷報効者本府定保舉

題敘以憑銓用立賜顯榮必不以傾心向化之誠
置之空言無用之地此本府一片婆心故不避
越俎之嫌諄諄勸勉如慮本府地方區畫嚴密
不敢徑通當令二三老成隨傳示人前來先爲
照會倘執迷不悟則本府與爾輩相隔數百里
風馬牛不及利害俱非所關亦坐視爾等之螢
勝而已思之慮之以毋負遠念至意

上張撫臺籌畫預備稟

今日之時勢靡定人心之向背無常相機制勝
圖萬全之策在封疆大臣審先後緩急之宜而
已成龍下吏沐恩高厚稍有聞見何敢緘默不
言去歲滇黔告警人心蠢動時勢之一大變也
王師雲屯荊鄂鞏固而人心定矣嗣後江右告警
人心復爲蠢動時勢之又一變也
禁旅電馳府縣恢復而人心再定矣目前秦川用
兵聲聞不一人心易于搖動奸宄煽惑潛謀叵
測此時勢之變而又變也凡所以肅清內地謹
防外寇無一事不爲要務憲臺受
國家重任晝夜不遑形神勞瘁而湖北繫天下安
危愈不得不蚤爲之籌畫矣今歲元旦生員吳
之鄒在署成龍命占一課得旅卦官鬼不動主
無賊寇但恐四月有一小警立春日命程鎮邦
占一課亦係旅卦官鬼不動恐四月有一小警
本月十九日徐司獄寄一課係鼎之訟斷云地

方反側已安四月有一虛警無害五六月漸就
平息勿慮成龍愈憂之蓋徐司獄之課最驗去
歲成龍自浦圻歸武昌也占主敵人受降未幾
而有招撫東山之役自撫旋而赴武昌也占云
東南還有一行冬月而果有劉何士榮之舉茲
占四月有警安敢不豫爲隄防黄府屬所可慮
者麻城黄安羅田黄梅四縣今尅提督鎮守潯
江黄梅可無虞也羅田年來安靜無有釁端成

龍諭生員蕭二至小心謹守麻城渠魁殲滅猝
難再禍且有協兵五十名駐扎項家廟虛實動
靜可以緩急相聞所慮者黃安離府太遠譁以
從倡亂之時城中紳衿聚蒼頭數百將爲內難
以從一撫居爲首功今以從未歸羅山又不便
發兵防守此處恐有疎虞成龍于黃麻地方命
鄉家河貢士鄒世美練鄉兵五十名潘家塘生
員蕭命福練鄉兵一百名牙魚坑余忠信觀音
閣陳玉環共練鄉兵五十名居中豫備以防不
時之警此成龍一府之事也其餘形勢要害寓
臺自有籌畫成龍不敢不緦緦過慮之細閱諸
家占辭應主西南則荆岳隄防更宜嚴愼成龍
受恩難報敢以所見所聞陳獻期盡此心伏乞
憲鑒

籌廢藩及江淤地畝認糧議

清查田畝一案關係國計民生旣防欺隱又免

包賠誠於目前籌餉之中爲久遠善後之圖煌
煌
天語培養根本積累功德豈微識淺謀所可幾及也
成龍自奉清丈之檄查算黃屬田畝咸遵部頒
全書起科原無缺額可省行丈滋擾屬民惟爲
國用計止有衛所地畝荒熟未清江湖崩淤小
民爭訟似應清丈認課者也至於廢藩宅基園
塘原無錢糧不在更名地畝之內曾條陳藩憲
酌詳以清丈理頭緒總期不病
國不病民爲籌餉涓滴之一助也成龍惟圻衛請
丈出首蘆地報明前往而該衛已經查確出具
印結申報毋容再丈因見圻城滿目荒草居屋
晨星查係故明荆府諸王宗室廢基麒麟山下
荆府正宮建立佛殿東宮建立關夫子廟四傍
營兵盖屋居住蒼鷄山前德安府爲已故王參
將修屋家眷居住東城應山府爲現在李鄉紳

領修街房鳳凰山底永福府已開為菜園有庠生願領為學堂一時人心鼓動爭認價求領有十數兩者有二三十兩者有四五十兩者合算有七百餘金而懇領尚未止息查更名地畝一案係載正賦錢糧在圻州全書額內比時苦於承墾無人正賦缺額變價之說格格難行何暇議及廢基荒園也田地招人開墾納糧尚且難之城內之荒基招人建屋居住將誰應乎

國家三十餘年地方享承平之福雖數載寇氛家遍而人心鞏固咸為子孫之計願上價承業已建屋者無官基虛懸之慮甫認領者有創造日新之漸合乎人情似屬可行若編入更名地畝恐人心退避蓋以地畝每年耕種納糧與屋基修葢居住有不同也但變價之說恐開後豪或易變價之名為上價令開廢基修屋居住以實城內之煙户以壯金湯之氣色未知可否伏候

憲裁若夫淤地一項臨江鋪與洲民相爭松楊鋪與屯軍相爭屢懇丈立界限又羅湖洲李家嶺首報新淤三十五頃成龍親赴鴨蛋洲踏看除久淤已種熟者將新報之弓口畝數與老冊對查內有溢額者照畝認納蘆課此無容議惟相爭之地界尚在盈盈一水中先將竹纜量定丈數兩家駕船水面插竹水底各立界限成龍均平分之鴨蛋洲量定四十九弓臨江鋪自認

一百三十二弓此地江流在上並草塌白沙之無跡不知相爭之意為何也成龍細加採訪據洲民崔雲從稱臨江鋪界內占去伊今年麥地葢以九十月之交水涸地出種麥至來年三四月間收麥任江水湧流如此之地似可免議雷百姓以有餘無如各願認課永為已業祈免後來之葛藤松楊鋪與屯地亦同此類至羅湖洲李家嶺據報三十五頃又報一十五頃係互控

黃岡縣憑衆處明立約今丈明願承蘆課但西江之水雖淤而東江之水已崩似非永業將來包賠之苦在所不免但不認課則承業者終不安心旁觀者難禁指摘成龍仰體德意凡一切已崩者可否將新淤補運准賜印照以杜衆議庶可免賠已崩之糧而又認新淤之課也又有葉家洲係大江流水溢入有淤無崩似可承課又查蘆政淤地五年一丈自康熙二年丈後迄

今十有餘年值茲奉行丈定似可免將來部差之煩又有陽邏等處湖漆清水曰湖止水曰汊載蘇鐵乾魚正供長江流水業甲納府鈔正供江水崩淤不常凡有新淤水滲應歸長江業甲無如湖課業甲與兩岸居民每多私占取魚亦爭請丈且有梟首隱没湖灘淤地成龍因案牘積久回府料理伏乞憲裁可否併查如奉文查出田畝多寡有紀錄加級卽陞之例誠以鼓舞

効力之法雖清查爲州縣職所當然但成龍在圻在洲日覩州縣在烈日之中步行查丈揮汗如雨面顏黧黑爲國盡心不憚勞瘁紀錄加級卽陞固屬酬庸之恩典然或邀一時之功名貽日後官民之苦累此成龍之本心所不安也又廣濟民首出王莊未知虛實可否行查首虛反坐合併敘明統乞憲裁或勑藩憲酌議萬全杜百姓之物議免大部之瘢索賜示以便遵行

勸諭急公

照得滇黔作亂大兵征勦鍋槽草豆勢所必需非官司之忍心苛求實兵馬之日費浩繁爾民遠處山谷辦解固苦而各官軍前支放淒楚尤甚本府在武昌答應因草不足曾撞頭於柱上因豆不足曾逼跳於江中因船不足曾捨命於湖内傷哉九死一生言之涕泗交流是屢次派徵爾民有賣兒鬻女之慘而催解不前居官有

性命存亡之危卽撫部院
朝廷大臣身受窘辱大小官員奔走泥塗實厄運
偶逢三桂造孽害我官民夫誰怨尤在
朝廷軫念民艱一應軍需現發帑銀尤恐下情難
達特委三大臣料理糧糗決不派之民間浩浩
皇恩諭告屢頒且撫院告示有軍需孔亟念切如傷
請銷脚價請緩征賦宵旦不遑形神交瘁之語
昭然在人耳目爾民聞之豈不痛哭無如上恩

有餘而下行則阻如買草每束一分二厘未嘗
短價而發銀未能足數且零星發買必有折損
差役鄉約俱有盤費此項銀兩豈非一分二厘
數內乎若夫軍前折草官價一分二厘如數支
給查每旗有三營每營甲喇四五名共有十四
甲喇不等卽分銀十四封稱折最苦且五日一
放無限留難又八旗有八委官支持每放有賞
賜哀哉此分外費用不准開銷責之官賠窮官

有何家業而能賠耶爾民之苦官知之居官之
苦爾民何能知之若夫武昌之草費至二分荆
州之草費至三分以外哀哉官民交病誰好爲
之如本府署武昌時因安撫來麻時衙中尚有
總督令箭供奉棹上差官夜不收坐則衆喧嚷
行則拉馬頭居官如此之苦而欲州縣之緩催
得乎所幸者禾苗豐盛天恩也錢糧停徵
皇恩也黃屬地處江北雖有兵馬往來不過一時之

驚比之荆襄鄖岳武漢一帶大兵駐扎野無青
草糞積如山民人流離不知何所黃屬尤徼天
幸得享太平合行曉諭爲此示仰黃屬民人知
悉軍前需用勉力支持且照糧派解尤屬衆擎
易舉縱受追逼皆由天定切勿怨尤難星無不
過之日逆孽有速平之機照項彌補以酬勞費
諒不爾靳

嚴選鄉約諭

照得

朝廷設立鄉約慎選年高有德給以冠帶待以禮貌每鄉置鄉約所亭屋朔望講解

上諭十六條勸人爲善去惡甚盛典也後世查奸戢暴出入守望保甲之法更多倚賴焉無如黃屬風俗澆漓教化陵彝凡有司勾攝人犯差役不問原被告居址輒至鄉約之家管待酒飯稍不如意詬詈立至且於朔望點卯之日肆行凌虐倘人犯未獲即帶鄉約回話是差役之嚇詐鄉約倍甚於原被二犯更有苦者人命盜賊不離鄉約牽連拖累夾責受害甚之詞訟小事必指鄉約爲佐証投到聽審與犯人何異且一事未結復興一事終朝侯訊遷延時日無歸家之期離縣近者猶可早來暮去三家店等處遠在縣治百里之外即以點卯論兩日到縣一日點卯再兩日歸家是半月内在家不過十日加以協

拿人犯清理匾保手忙足亂無一寧晷若三家店丘鄉約責一婢女止應得鄉約一年民間那有許多婢女以供因公賠累乎凡爲鄉約者所宜痛哭流涕也言之可爲太息當日給冠帶待禮貌之優典何在講解十六條查奸戢暴之良法何在一旦責成保甲彼鄉約曾未家居何由而勸人爲善去惡何由而諭人出入守望名實不符上下相蒙世道頹靡大不堪言因之年高有德鄙爲奴隸殷實富家視爲畏途或情或賄百計營脱而寡廉喪耻之窮棍兜攬充役串通衙捕漁肉煙民以編甲漏造爲生意以投呈証佐爲活計惟恐地方之不多事也居民之不興訟也差役之不來照顧官府之不來呼喚也事勢至此尚可言乎故報充鄉約巡檢有常規差役有常規書辦有常規此等銀兩非出之煙户而何鄉約之苦至此極矣於是有半月之鄉約

一月之鄉約有朋應幇貼之鄉約與如問徒擬
軍求脫離而不可得更有良心喪盡之輩報一
名責一名臨時必用陪點上下交接又有頂首
積弊錮習不可救藥欲端風化請地方宛如癡
人說夢茲奉上臺嚴檄力行保甲本府仰體德
意痛革前弊合行曉諭為此示諭地方人等知
悉自示之後有司隨查明鄉分於適中之地立
鄉約所亭屋選年高有德者擇吉迎送給以衣
頂行二跪一揖禮在鄉約所任事朔望諭鄉民
聽講十六條此外一不許票仰協拘人犯二不
許差役到家飯食三不許原被告指為証佐四
不許朔望點卯五不許請立印簿六不許差督
編査煙甲七不許買辦軍需八不許人命盜案
牽連姓名九不許投遞報呈十不許紳衿把持
凡人命盜案勾攝人犯惟保甲保長地方是問
惟爾鄉約無事則勸化愚民有事則密禀自封

用圖記牢釘星夜飛遞一年更換地方平靖訟
獄不與者年終給以稱職字扁地方多盜訟獄
繁與者年終書不稱職用木刻條釘於門首或
斂錢擾害不公不法者訪實即時懲革於縣前
懸大木牌書貪惡鄉約姓名於上以示勸懲於
以端風化靖地方庶幾近之矣凡我屬邑勉力
行之以宣揚上憲德意未必於地方風俗無裨
益也

禁士子充里役諭

照得
國家設立學校考取民間俊秀子弟優免差役以
示作養之意誠寵典也故上自縉紳下及編氓
之家凡有子弟延師教授罔不冀一青其衿雖
前程遠大此其階梯而養尊處優實不等於齊
民即武途與文學并重
朝廷原無異視無如楚風不古黃屬文武生員訪

有充當里役奔走衙門恬不知怪日與隸卒為
伍者不思
國家優免之謂何黌宮臥碑之謂何豈盡有司失
隆重之禮抑亦諸生甘自蹈泰士之賤也合行
嚴禁為此示諭所屬文武生員知悉自示之後
務宜各愛體統自重名器如生員名下糧石數
多另立名色親身上納不許催收甲戶錢糧或
云戶口消乏豈果無一二人丁可應里役何苦

自賤至此如必欲包收應役該州縣將應役生
員姓名查對紅案別釘一簿直書學名申繳本
府以憑轉報學憲查核法在必行該州縣勿得
隱諱猫鼠同眠以致士風愈下此本府一片熱
腸慎毋有違

申飭保甲諭

照得編查保甲團練鄉勇之法無事則稽察盜
賊以遏亂萌有事則相機救援防禦堵勦不動

支糧餉而兵足不調撥官兵而賊除兵農合為
一家戰守不分兩局自古及今消弭奸逆安靖
封疆未有善於此者也若不揣事勢者以修立
垣堡遂為聚眾見製造器械輒云謀叛不知為
逆之人聚匿深山大澤何常有一定之垣堡私
造利戟長矛幾曾畏有司之禁約惟善士良民
守分奉法堡無完墻家無寸鐵倏忽之間死賊
突至赤手空拳東投西竄賊能縱恣殘民民無

所恃拒賊妻子為擄牛種為掠骨肉分離室如
懸磬歸怨於上相率為賊田地日荒糧稅日減
其何以培國脉固根本耶本府前奉督撫司道
編查麻城三鄉區保甲冊籍委用堡長垣主分
派戶首烟甲嚴取隣居互結責以守堡禁夜總
期地方盜息民安向化樂業正寓兵於農以人
治人之微意也乃好事奸宄懼此法一行彼無
所匿從中造揑訛言妄稱抽丁恐嚇愚昧見保

長編冊疑惑橫生或不遵稽察或隱漏户口殊
可駭歎當此
禁旅如雲所向克捷各省客兵尚多閒置何須爾
等村農荷鋤充伍即使果欲抽丁莫非
王土莫非吾民
功令孰敢不遵奚必先假編查然後按冊索取乎
且爾等疑保甲為抽丁隱匿不肯入冊小而言
之漏户有抗法之罪大而言之觀望有闔門之
誅試看東山逆地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是保甲
抽丁而死者歟抑從賊作逆而死者歟編保甲
出鄉勇者未損一人不編保甲妄想富貴者死
已千百保甲無害於人從逆無利於己固自彰
明較著奈何勸爾為善便自千難萬難未嘗驅
爾為逆竟若神牽鬼使何愚於為惡而不智於
為善乎本府憐爾等癡頑再申儆戒宜乘此閒
暇修築垣堡各備器械以資防禦爾堡長垣主

户首鄉保烟甲人等宜自愛重慎勿驚疑果能
妄念不生非事不作士為善士民為良民本府
待為腹心州縣隆以優禮橫逆不至刑罰不加
何等安逸尊榮較何士榮等妄想富貴而家破
身亡者豈止天淵懸隔哉本府更有勸諭被賊
煽惑入夥者宜作速投見改過遷善即為好人
若潛伏草澤為人捕得自送性命爾堡長垣主
當以招徠為念切莫乘機挾財悞命從來不義
富貴都是禍根孽緣能於此中分明便是希聖
希賢心地思之慎之

請禁健訟條議

查看得楚黃健訟從來久矣而安邑刁風於今
為烈所以該縣有請嚴主唆越訴之詳是必積
鬱憤懣滾疾牢不可破之陋習仰冀肅清奸宄
之嚴威細繹詳內辭意實有所指難逃洞鑒蒙
批府嚴查遵即行縣據實數陳去後該縣復稱

仰體兩部院使民無訟之心謬抒愚衷以期小
補原非有所指等情申覆前來成龍據文轉報
奉憲臺斧鉞之嚴申飭玩忽之罪責令確議具
詳成龍又何敢疎略如前而不爲憲臺備陳之
湖北地方自十三年風鶴之後水旱頻仍兼以
湖南未復憲臺爲封疆大臣日夜焦勞凡屬僚
仰遵憲飭防奸察僞以敉寧地方爲急務且用
兵日久荊岳軍供有司拮据不遑去歲洪水爲

災疚心倍甚無如黃屬奸棍幸免兵馬之擾如
江右之慘不念
皇上憫恤之弘仁不惜有司保全之辛苦不畏連年
天災之疊見專以起滅詞訟爲長技魚肉良善
爲兒戲破人家産爲得志誣衊紳衿富室爲威
風安邑貧瘠民雖好訟可無大傷而麻城黃岡
圻州之刁風實爲可異一夥奸棍呼朋引類搖
唇皷舌人人自危成龍再四勸諭以王法可欺

鬼神決不可欺將來男盜女娼滅門絕戶之報
毫不可爽而惡等恬不知怪夫使民無訟古帝
尤難之成龍德凉才薄豈能易俗于一旦亦付
之無可如何而已該縣之詳傷時憫俗實非無
意而無所指一語乃遁辭也不得已也成龍又
何敢忖度他人之心而懸擬之憲檄下飭將州
縣已經審結之案准於解文備敘詳奪有無煩
瀆是否可行誠憲臺酌上下之情欲以嚴禁

小民之刁訟又欲大破有司之賄庇甚費盛心
也如民間詞訟止許有司准理而禁止越訴惟
恐勢豪紳衿積年衙蠹一手把定有司受賄狥
情亦未可定或執一偏之見或多疎略之失以
致民冤莫伸上干天和是許民上控以清積弊
誠不可緩也辯理軍民冤枉國法具存既經上
讞自有公斷則州縣審結之案似不必於詳文
備悉恐開文飾到底之病又滋往返駁究之煩

但州縣爲發跡之始有未控州縣而徑赴上控者有原告在州縣而被犯徑赴上控者有原被俱控州縣未經審斷而急赴上控者一事而衙門告遍種種不一成龍曾有禁訟條約如州縣不准民詞或已准塌案不審許赴府控告務於狀內開明州縣不准塌案不審年月情由如本府不准民詞或已准塌案不審應赴上控訴務於狀內開明告府不准塌案不審年月情由將

府州縣以不職參究如州縣已經審理或受賄徇情或執拗疎略不恤民隱許赴府申冤務於狀內粘連州縣審語如本府已經審理或受賄徇情或執拗疎略不恤民隱應赴上申冤務於狀內粘連本府審語果有不法等弊分别輕重輕者記過重者參革究擬于審察民情眞僞之中寓甄别州縣優劣之意於以禁刁訟而嚴官方此成龍一片苦心已通行各屬張掛曉諭而

奸棍藐不遵依黃民無良傷天害理莫此爲甚成龍因事涉瑣屑當軍務倥偬之日憲臺寢食不安之時不敢煩瀆止自愧德薄化淺引罪負慝而已成龍更有下情痛切陳之小民之訟也非盡原告之失也止因稍有口角在傍訟棍陡起風波挺身代告書名作證即原告亦不能自主之也且牽告無辜或以洩宿忿或以食弱肉及至提審彼飛颺遠遁脫身事外致原被兩敗俱傷此代告之害深可痛恨也嗣後原告上控

即發江夏縣押發家解本犯回籍查實取收管回報另行起解候審則代告之弊或可少除矣又有一等光棍聚集省會出入衙門開張客店專以包攬詞訟爲生涯或有愚民一時小忿投入羅網便成驚天動地之詞一黨奸棍塞滿村墟止寄一原被佐証姓名訟事從天而降儼然居停禍福在其掌握此包攬之害深可痛恨也

嗣後申飭江夏縣挨門嚴查凡麻城黃安等處刁棍在省會者無論久住暫住押解回籍取本地方官收管存案仍力行保甲諭民本分生理禁止出入衙門則包攬之弊或可少清矣又有一等訟師凡告訴不准之詞一經毒手無不聳准如成龍奉批上行事件或有以圻州而冒稱武衛者或有以武昌而冒稱黃屬者此猶其小者也有以田土之事而揑稱夥兵活殺者有以

口角之微而揑稱殺傷人命者誣之以不得不准之詞及至質審不曰代書張大其詞已不知情則曰事不告大不得上准不曰無謊不成詞則曰路遇人誤寫加以反坐哀號乞命是原被証佐之家盡淪喪於訟師之筆端此代書之害深可痛恨也嗣後准理詞訟先考定代書分衙門伺候無得攙越有代書圖記者准理臨審情與事違者代書依律究治仍將原犯罪狀坐於

代書名下則代書之弊或可少止矣再飭州縣彷木皂隸之法凡遇准理詞訟差木皂隸遞送鄉保知會依限赴審如過期不至或失落沉閣先加欺公之罪後定原被之案若夫本府奉上批詞州縣解到人犯三日內不審或已審之後十日內不招詳報上者成龍甘認曠職之罪州縣遠近不同近者以半月為期遠者以二十日為期如過期不解成龍卽行報明繩州縣以曠

職之罪或各犯居住星散難以依限申解亦應州縣詳明轉請展限仍按期結案庶幾府州縣勵精圖治民冤無抑可省上憲清問之勞從此訟獄衰息風俗雍睦時和年豐家給人足于以輸正賦供軍需綽綽乎有餘裕矣何患乎南寇之不蕩乎楚疆之不底定哉緣奉批飭確議事理成龍不揣愚瞽不識忌諱冒昧上陳冗繁過多未知有裨清訟與否

與王協鎮書

前者臨江出師有投石超距之勢老親臺緩帶輕裘謀在萬全即刻稟明撫憲來諭慰甚昨承翰教兼賜塘報賊之形勢如在目中增兵已請命酌議戰船業奉俞允現買五隻餘俟陸續備辦火藥俟天稍晴與朱親翁料理吳把總鳥鎗四十杆解赴軍前相煩查用東南軍務撫臺藉重實恃爲太山引領企望不盡願言

與同僚書

今日之事人心思亂惟在靜以鎮之而已不必與愚民較短長我心不動則浮言自息此謝安石之所以全江左寇萊公之所以定宋室也借船二十一隻特著貴价押回緩急相濟感何可言但每船領銀伍錢未知肯開銷否共銀十兩五錢望取船户一領狀粘連用印申繳存案財帛分明大丈夫此生此心惟有天日可表耳臨楮感切

與各屬邑令書

正值分秧之時忽有挑夫之檄令人愁眉不展幸黃岡縣慷慨捐募并不問之里民頓覺心胸爽快不佞何緣遇此賢能輩相助爲理也生民之慶

朝廷之福但捐募必須有法斟酌妥當方克濟事望同乃心力無俾一人專美不勝欣瞻

與屬令書

今日居官咸怕盜案殊不知盜案何足懼也目前失主鄉保恐其拖累緊隱不報即有報聞緊稱竊盜以致鼠輩毫無忌憚且成羣打劫揚言誰敢報官定行報讐縱盜而盜愈多始也畏事既也畏盜地方敗壞已不堪言嗣後失事鄉保不報嚴加懲責盜賊自然斂手十案之中縱不全獲亦可獲其半盜賊自然膽裂是不畏盜而

盜自滅也或云盜案可壞功名弟不思一已之功名其事小百姓之受害地方之受驚其事大天理良心何忍以一已之功名竟置地方百姓於不問也勉力報緝不佞一力相幇可不數月而地方清靜矣此不佞躬親之事勿謂老髦不聽也惟雷神不宣

禁諭荒民

照得六月旱災已極七月以來連日下雨東山一帶其雨已足竟稱豐稔岐宋之間亦屬大有唯西北一帶雨雖不足而陰雲四起已非無雨之象近聞西北等處人心洶洶或向有穀之家封倉閉糴不但理法不容亦見人心昏昧時維七月尚未交秋目下有雨仍屬豐年卽令無雨種麥種菜尚望有秋若秋後無雨田禾盡槁十月之交爾百姓一面竭力支持諸有司自當設法賑濟未有豐凶未定自蹈法網先干不測者

也除已往不究外合行禁諭士民人等各安生業毋得妄為倘有不法許區長指名首報以憑究處愼勿死於法而得生於饑則幸矣

籌黄安饑民諭

照得黄安饑荒較他屬尤慘本府雖以軍需繁劇晝夜焦勞未嘗一刻少忘至府之日業將九屬情形痛切呈詳請諭請賑已蒙撫部院知照彙題在案其未完漕餉什物等項一槩免解新派草束發餉銀代買我民自可安心受窮但所種禾稻有不獲顆粒者八月秋中荒村男婦尚不得一飽若至十月之交雨雪載塗其何以堪今計九月天氣猶煖爾民尚可竭力支持及至隆冬必致饑寒不能出户凡老山羊角石灰等處有真正孤寡貧窮朝不保暮者本户量為周濟倘本户貧乏不能周濟鄉保設法賑救若鄉保貧乏不能賑救報官設法若户首鄉保坐視

其死隱忍不報查出定償命不饒仰生員某等
逐户細查饑民緩急確冊彙報以便本府設法
量給升斗苟延時日本府先借銀一百兩買穀
積貯候買完報數本府親臨給散以救須臾餘
俟勸輸全賑爾百姓各宜安分俟命決不使我
民餓死特諭

慰諭黃安饑民

照得府屬災荒惟黃安最甚本府念切民艱業

已具詳請蠲請賑蒙撫部院彙題在案又目今
糟餉草米等項本府一一代為備辦解訖爾民
既免軍需可以安枕又思爾民饑荒除出示勸
諭鄉保户首設法賑救外本府隨借銀兩買備
穀石俟隆冬給發斷不令爾等餓死我民可以
放心無憂近聞光羅交界一帶間有竊發或迫
於饑寒或迫於催科或窘於軍需種種苦情皆
未可知我民患切震隣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

仰黃安連界士民知悉探彼情形速相勸諭令
彼悉將苦情具詞本府以憑詳院移咨豫撫體
恤撫綏轉危為安倘彼不悟爾等宜自為身家
計并體本府苦心督率鄉勇嚴為堵禦以分涇
渭定將有功士民詳請獎賞目前大兵經過恐
動聽聞乘便撲滅噍類莫及思之慎之毋忽

勸賑諭帖

今歲饑荒太甚窮民畏法甘心餓死罔敢為非

凡我士庶孰無惻隱之心本廳已倡輸化緣晝
夜憂思自己力薄不能溥施又恐募化錢穀難
於周給有一法於此饑民咸有户族仰户長稽
查合族化米贍養如無户族責在甲長稽查報
知鄉保與練長會議計區內饑民之多寡合一
區烟民布施搭救上户節省酒肉中户減少飲
食集日用口腹之餘賑救户族隣佑之死亡鬼
神有知必報以户族興盛隣佑和睦施多者子

孫富貴施少者家門平安或饑民繁多竭區内之施化力不能給卽據實報明公議設法官助如區内户長甲長坐視饑餓不報知族尊鄉保練長以致饑民餓死者户長甲長照見死不救科罪鄉保練長力不能繼忍心不報官者各倍罰賑此以族中之布施養族中之饑衆區内之布施救區内之饑衆易爲照管法似省便且以官賑備其不足或可野無餓殍和氣召祥豐稔可俟將此立斃之殘生得見來秋之大有不惟施救者欣同樂利而更生者不知如何頂戴也此法出自苦心思維凡我士庶勉强而力行之不勝引領以望

賑饑募引

民爲邦本故周官制貢必通以二十年食乃民天故周官救荒則經以十二政蓋天災之流行時有而人事之補救宜然今奉督撫司道俱有

賑濟之惠願我紳衿士庶寧無樂輸之人余禱愧桑林憂深雲漢重念茲土罹此疾威自夏徂秋既彌月而不雨爲耕爲穫遂百畝之如焚隔宿無糧十室恒有其九半菽不飽四民奚止於三余晝思而夜省念嗷鴻之無策恒傷心而慘目懼巧婦之難炊欲爲議代議更既無緒之可議思爲移民移粟實無地之可移故效持鉢之小伎暫爲燃眉之急圖共丐洪慈大施惻隱幾石幾斗幾升可救一時之婦哭兒啼或銀或米或錢立甦片刻之饑魂餓鬼無亡七級耑賴一忱

補遺

覆糧道催彝運印領詳

查得彝陵兵米初奉派運之時茫然無措亟爲夫驢馱運之舉費盡焦勞周折一時官民驚恐緣不知荆州有夫可僱惟慮稍遲軍供也竭力

催辦甚至銜役為夫兒送婦泣號天慟地每一
州縣夫驢絡繹數里及至荆州夫頭攬運一日
用夫數千名立刻可備復為催夫之議而夫驢
空回往返月餘夫之口糧驢之草料其費不資
且損一驢賠價二兩三兩不等盡出有司之橐
此番之妄費深可惜也初時之張皇深可危也
彼荆州夫價之多寡誰復為之瑣計耶至二運
之時已有成局夫價之低昂欵項咸得而知之

撫部院洞燭往事再四申飭嚴禁州縣私帮而
運米之規大定矣煌煌憲令孰敢少違憲臺仰
體撫部院深意牌仰糧廳督運府官出具印領
荆庫支夫價六錢五分赫赫憲令又孰敢不奉
行惟謹茲忽奉憲牌有催州縣差役赴荆帮運
之行卑職竊有疑焉荆州有夫可催荆庫有餉
可領押運有官可委更有廳員坐理安用州縣
差役為也或以催夫亦需差役該廳有糧捕差

役兩班在府領本年春夏二季工食赴荆伺候
儘可役使又安用州縣差役為哉若夫三運六
千石之派不知黃梅廣濟之全免米若干麻城
黃安羅田之量免米若干尚未蒙憲頒確數卑
職無憑奉行前三月內該廳赴荆督運卑職出
具二千六百六十石印領在荆庫支餉催夫運
米報明憲臺在案迄今數月屢催運米實收未
准該廳關移難以報憲俟前次印領米數實收

移府之日卑職將後次運米印領星夜飛賫决
不敢稍有延緩合並敘明茲奉飭催應據實申
報伏乞憲鑒

移糧廳運米之員牒

查得黃州府派運彝米初次運過七千五百石
此數原多派五百石蒙督部院垂憐減運五百
石以七千石作實數實裁去浮額之數不在恩
免正數之內有本府原詳可查復奉撫部院痛

切民瘼全免黃梅廣濟兩縣僅免麻城黃安羅田三縣應在七千石內酌免查黃梅原派運米六百四十九石六斗廣濟原派運米七百三十二石四斗五升兩縣共米一千三百八十二石五升今派運米六千石是黃梅廣濟二縣全免米內尚少免米三百八十二石五升也奉糧憲檄開僅免麻城黃安羅田運米誠仰體撫部院如傷之仁憐念黃屬邑疾苦之德也再查奉藩

憲檄行酌議量免麻城黃安羅田三縣運米本府遵依議免麻城三百六石應運米三百六石免黃安二百九十三石六斗四升應運米一百四十六石八斗免羅田一百八十三石七斗五升應運米一百八十三石七斗五升共該免米七百八十三石三斗九升今派運米六千石是麻城三縣有撫部院恩批量免之名而未沾石斗升合之惠且于糧憲檄開除僅免麻城黃安

羅田運米之行不合至于黃梅廣濟兩縣二次彝米已經全免復經催運實為苦累貴廳曾言免文在後催運在先第三次運符可以抵兌此本府通盤打算有二千六百六十九石零之印領也叠准貴廳移文止稱運米六千石並不詳及黃梅廣濟之全免若干麻城黃安羅田之量免若干實在清算何得尚有六千之數或以本府議免麻城黃安羅田之米為太多亦無虛負

撫部院憲恩石斗升合之不免也且細繹糧憲檄文並無不僅免麻城黃安羅田運米之行貴廳催檄如雨堅執六千石之見恐黃梅廣濟之米未經全免麻城黃安羅田之米未經量免日後訟興以為違悖撫部院糧憲之批示牌文誰任其咎雖貴廳為急公起見亟思奮志于功名然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亦當披肝瀝膽向上憲激切陳之凡事必實落有據自可奉行無碍再

貴廳在荊一月有餘荊庫之餉銀現貯每米一石夫價陸錢五分不知目今已運米若干果否已獲實收何諄諄然止慮二千零之外尚有未送之印領也果將前印領內米數運完祈亟須實收星夜再送印領決不遲悞貴廳急公立業之美意若夫委官當時移送立催起程又經移明貴廳申報撫部院藩糧二憲在案因前又派夫五百名赴荊搬運軍器需委的員而黃屬之

員勢若晨星本府經歷張徙濱移送貴廳照磨李德解米武昌而本府乏員矣黃岡典史周錦移送貴廳團風河泊所唐學增陽邏巡檢夏應陞奉上調委團風巡檢汪源感噎疾臥牀止畱署縣丞唐紹先候解運夫而黃岡乏員矣蘄水典史施鳳翔移送貴廳巴河巡檢張一經蘭溪巡檢金華國奉上調委止畱縣丞王霖候解運夫而蘄水乏員矣廣濟武六巡檢潘應選奉上

調委雙城驛丞王驎在荊未歸止畱典史湯銘候解運夫而廣濟乏員矣麻城巡檢孫承祐龔熙俱奉上調委止畱典史楊蕙芳候解運夫而麻城乏員矣黃安巡檢金之彪移送貴廳雙城巡檢李永潤久調軍前止畱典史陳銓候解運夫而黃安乏員矣蘄州典史鄭淑聲奉各憲飭知畱任巡緝大同巡檢陳祥瑞奉上調委茅山巡檢劉源深奉上飭知丁憂不許委用止畱州

判吳日性候解運夫而蘄州之員矣黃陂典史李文煒申報抱病止畱縣丞馮時奉候解運夫而黃陂之員矣羅田在萬山之中巡檢一員不敢離任止畱典史陸錫綬候解運夫而羅田乏員矣黃梅兵馬接踵差使絡繹尚請委員協濟又非可以他邑較也惟本府似爲贅疣藩憲又以貴廳捕務相責正在議復若各州縣徵比錢糧無擅離汛地之例時勢至此捉襟露肘將何

術以應之審時度勢以揮霍有餘之才應束手無策之事萬懇貴廳一力支持先將前次印領內米數刻期運完則後來之印領星電飛賫可無煩慮矣合行牒覆

申撫院變通發運法詳

查得三運發米一案前蒙糧憲詳請知府出具印領糧廳在荊庫支銀募運與州縣無相干涉似視運事太易檄文到府卑職早已料此運之

必致遲悞揭叅之萬難倖免矣當本府王通判赴荊之時卑職曾諄諄面囑如有苦難亟申請上憲裁奪無如該廳仰怵威嚴鉗舌不敢申訴止向卑職嘵嘵不休今糧憲已開揭叅究矣卑職不得不詳悉陳之糧憲之初詳誠爲美談但未細審出具印領者責在知府荊庫領銀者責在糧廳而催募承運較工價之多寡爭錙銖之末利肯運與不肯運其權又在夫也即荊州本地之官亦不能強不肯運之夫而督之使前況黃州隔屬之官豈能強荊州不肯運之夫而押之速運乎此遲悞運米之由實勢之所必至而亦事之無可如何者也至於揭叅一事在卑職尚邀愛惜州縣之虛名即加斧鉞之誅怡然受之而不辭最可憐者以一無米而炊之糧官自春徂秋夫不肯運價不能增束手待斃其憂懼愁苦不知何似一旦揭叅罹罪寔寔寃枉此該

廳之不敢陳情而卑職不忍不代訴者也每石夫價陸錢五分已爲定例況當國用告匱司農仰屋之時裁扣加增無非爲軍需不足起見夫價誰復敢言然當計窮力詘之日又不能不通融於其間也糧憲檄行照武漢事例武漢豈有神輸鬼運之術亦不過行州縣協運之一法耳時勢至無可奈何萬不能不待濟於州縣否則卑職受叅糧官累死毫無補於發運伏乞憲裁

俯允照武漢之例州縣協運則運米雖遲而告竣亦易失之東隅者尚可收功桑榆也若止責成糧官終必悞事卑職雖具印領亦難逃遲悞軍需之咎惟有席藁待罪而已玆准該廳據荆州夫頭申瑞等爲貴電民情始末懇着本屬催運以免違悞事閱其情詞寔乃夫不肯運價不能增之確據而糧憲檄行仍着本屬催運之語亦無非州縣協運之法合據寔詳請統乞憲鑒批示以便遵行

上偏沅韓撫臺用兵事宜

台旌抵石頭口卑職祇誠晉謁伏承溫諭并令條陳長沙事宜卑職某山右書生不諳軍旅辱承清問不自度量謹以素所聞見審酌時勢披瀝肝胆冒昧上陳

一用兵之道以審酌時勢爲第一要務今日西南交訌各處時勢不同封疆大臣荷

朝廷恢復之責須揣度用兵之利害何在主張先定而後指揮可以如意務期勝敵尤先期我之不爲敵勝目前

王旅深入長沙逆賊堅壁清野彼必料自江右達湖南山路崎嶇運糧艱難欲以坐困我師求戰不得求攻不克進退惟谷此淮陰之屈服左車諸葛之六出祁山正此故也目前憲臺奉

命統兵長沙兼理糧餉萬目運饋之不繼誠識時勢之要務合當

題明長沙未復州縣負固總有餉銀採買無地勢不能不問之江右督撫運糧有責成軍中無庚癸之慮庶得以抒展謀慮漸次布置矣

一運糧重務雖責成於江右而江右之山路與岳州之水路不同且江右人心渙散再加以運米之苦倘奉行不善益深益熱禍不可測況江右運米之處正我兵出入之門户轉輸之法不

可不早定也審酌形勢或五六十里擇堅固城垣為屯糧之所如無城垣創立土堡積貯糧米撥兵防守遞相轉運可無長途之累

題定糧道糧廳督運將官領兵護送不惟饋運相踵亦且聲援相接正合兵家步步為營之法矣

一資糧於敵非久遠之計誠如憲慮但目前長沙居民為逆賊趕逐扶老攜幼勢不能遠去必與附近郊圻百姓避兵山谷朝不保夕且逼地

禾苗正值收割之時罔不揮淚痛哭亟宜遍傳示諭俾民收割即發餉銀現買以百姓已失之禾獲意外之價人不悅服未之有也第恐大兵蹂躪已久民不相信疑畏不前幸馬臬憲隨征當日衙役料避居長沙不遠倘招致一二人開誠布赤確示以不忍相欺之實意若得一二戶向田收割則聞風接踵塞滿南畝即逆賊亦不能強為之制矣較諸葛祁山割麥之策似高一

著不惟兵餉可足藉以少紓江右饋運之勞且收拾人心平復湖南之一大機括也

一湖南自用兵以來長沙之民與江右之民往來未嘗斷絕先施恩於江右則仁風必及於湖南可動南方向化之心再訪連界居民親眷厚加賞賜俾彼此援引則叩謁轅門者自不乏人且湖南最苦穀賤如有積粟之家重價採買而沿路城垣土堡所貯之米可備而不用或有投

見貧民不能糊口者安插江右勿俾失所以牽係萬姓思慕之意此平復湖南之所以漸及也

一逆賊堅守長沙既料我兵乏食又料我兵不能渡江則湘潭一帶決無重賊防守然我得長沙人心自有渡江奇策當年元兵受困於楊子江中扣船獻計者盡出人意計之外天下事何可量也湘潭山陝客商最多久滯思歸還本地豪俠仗義密諭多給護身牌票彼客商必募船

私渡叩見之後思保資本歸家不惟湘潭各處
人心搖動而我兵亦可藉彼船以渡江矣此出
其不意攻其無備之一法也
一湖南官員身陷賊地父母妻子多在北方誰
不望雲欷歔且
皇恩浩大竟未誅求妻孥雖有風聞終是魂夢驚疑
須查縉紳開出籍貫移咨各省督撫行文本籍
俾家人寄平安書信必有乘間來歸者縱賊境

盤詰不能脫身亦可擾亂彼地人心至於天時
地利人和前賢言之甚悉無容贅陳勿肆殺掠
固平定之旨重勿分滿漢尤戰取之客慮書生
一得之見未知有合時宜否伏祈憲鑒

附錄
任黃州時湖廣張撫臺來札 計八道
積勞之後慎勿過於鞅掌以致欲速反遲也接
來翰殊爲念切幸善爲調攝以慰不佞惓惓麻
城一案備述賢勞已繕疏具題矣
募兵事屬難行因兵主王
題有責成督撫招募鳥鎗手二千名之說誠恐部
文一到難以猝募不得不行司酌議不意其轉
行各府也此事若分派州縣必開僉派里下之

端必得府州縣善爲招募俾令樂於從戎方得
其力此皆開支戰餉將來一進湖南之後爲兵
爲民仍可任從其便幸親翁即爲陸續召解多
多益善切囑切囑彝陵兵米屢准督院咨移欲
於各府派夫赴荆運解愚意若一派夫則將來
便無底止且此項米每石議定給脚價六錢五
分自荆領米運彝爲程二百四十里此項脚價

若自備夫驢足以有餘今司道議派黄屬運米七千五百石幸親翁即爲酌之止須得一能員料理似可不必轉派州縣以滋民累得親翁力行更可爲各府倡率耳惟即酌覆爲荷

荆州大將軍新設援勦營急需鳥鎗手頃據張漢一方茂貞二人禀稱暫委職銜彼可以各招募五百名今將委牌二紙付去如其言果屬可信於地方無擾則將牌給彼親翁或再給與執照倘親翁處可以召募有人而其事於地方有碍似又不必多此一番委募即將原牌繳回可也幸酌之

接來翰知夫驢一項已有成緒殊慰懸懸但委官必須府佐方能彈壓且交米領米俱得迅速幸再酌之其夫驢起程日期亦須即爲速報以便檄知荆襄等處并咨督院禁飭就近營汛拉扯耳鎗手分招極善并復

巴河獲盜具見摘奸發伏之奇此等萑苻横行自當嚴爲懲創但失事未據報聞是強是竊尤宜據實具報毋致代爲下屬受過也瘡痍尤冀慎撫率復不一

奸人屢擾内地此番又擒史國柱皆親翁之妙略也但孫調元尚爾逋誅聞其同行有兩人一爲汪華之一爲陳克韶同遁入黄安一路且聞譚以從陶克凌李素之係其親密舊好查譚以從等舊係招撫之人尚未發回羅山幸親翁密授方略俾其迅擒賊首調元不致兔脫切速切速

兩接來翰萬目時艱等畫防禦同心之言已識懷抱但方此多事之時要當以綢繆禦外侮尤在以鎮靜安人心斯爲兩得之耳

清查田地事關國計民生固不可任民欺隱以虧惟正之供亦不可聽有司邀功以滋異日包

賠之害然必求其實使上下均受其益蘄州清出廢藩宅基地如堪載賦者宜於更名田地內清出陞科昨接親翁之詳已批藩司查議矣至於公議價值之說查昔年更名田畝曾有變價之部行後因民累不堪遂爾中止今應作何舉行幸再爲備復可耳

于清端公政書卷之二終

于清端公政書目錄

後學　平江蔡方炳　西陵諸匡鼎　編次
冢孫　于　準敬錄

卷之三

黃州書
曉諭各屬
進勦紙棚河逆賊委牌

布告紙棚河大捷告諭
曉諭止殺
勸諭餘賊投誠
申覆張撫臺稟
撤鄉勇凱旋牌
委犒鄉勇銀兩牌
禁止侵占諭
申解賊首詳

禁止詐害諭
敘功詳文
進勦東山報文
又報張撫臺
又報張撫臺
申報進勦東山詳各憲文
又申張撫臺文
進勦何士榮給各區牌

又
又
又
又
曉諭周鐵爪等牌
曉諭何士榮族衆牌
曉諭但店居民

曉諭各鄉兵區長
申報賊勢文
又申報賊勢文
鼓勵義勇諭
報捷詳文
報進兵黃岡廟文
進屯呂王城諭各區
次白水畈上張撫臺陳進勦情形

進兵定慧寺報文
移覺伊二參將文
申報張撫臺文
蔟擒賊首告諭
又
擒獲衆逆報文
禁止擄掠諭
禁止株連告諭

上張撫臺乞休致稟
拿李公茂諭
敘從征紳士功蹟詳
敘功詳文
嚴禁嚇詐諭
又
黃協弁兵爭功看語
東山平定勒石銘

復張撫臺稟
附錄
任黃州時湖廣張撫臺來札 計十二道
任黃州時總督蔡制臺復札 計二道

于清端公政書卷之三

後學　平江蔡方炳
　　　西陵諸匡鼎　編次
家孫　于　準敬錄

黃州書

曉諭各屬

照得黃岡縣李家集叛逆方公孝等肆行刦掠又敢倡亂誘聚逃僕成羣入山以老賊鄒君升

為首本府會同戎府駐扎望花山於本月二十四日據鄒家河鄉約鄒益能拿獲賊一名楊克利鳥鎗一桿解來梟首懸掛麻城縣示衆又追獲鳥鎗一桿弓一張箭十枝賞銀二兩紅三疋二十五日據龍王墩區長王方遠報稱拿獲賊一名方公孝賞銀二兩紅二疋隨差役陳貴眼同彼地鄉保梟首懸掛李家集示衆本日委生員吳之鄒等領鄉勇一百五十名入山進勦老

賊鄒君升離窠流遁所有黃岡縣永寧鄉羅田縣茅田畈圻水縣上窑等處俱係連界宜各加小心隄防如遇賊到協力堵殺報功行賞以保身家以靖地方除申報院司道外合行曉諭爲此示諭該縣士民人等知悉本府同戎府會集鄉勇入山進勦鼠賊流遁誠恐潛入該縣地方貽害平民該縣傳諭各區士民齊心協力堵殺報功勿令免脫以留禍根各爲身家性命切勿疏忽愼之

進勦紙棚河逆賊委牌

照得逆賊鄒君升招納流盜叛僕擾害附近良民本府出示招撫冀其悔罪來歸詎意任悖長惡執迷不悟已經申報撫部院在案今同戎府統兵會勦票催各鄉義勇聞聲響應慕義子來所有兵衆合行委任總統以便整飭勉勵爲此牌仰某督率分隊編伍務要合力進攻不許臨陣退縮功成之日飛報督撫部院照功

題敘紀錄優獎

布告紙棚河大捷諭

照得逆賊鄒君升招納逃僕流盜嘯聚紙棚河妄行倡亂擾害地方本府於七月二十二夜星馳望花山頂與劉君孚會議命夏仲昆余公晉伏鄉勇於布袋圳仍同戎府調各區堡長督率義勇於二十五日進勦直擣賊窠望風奔潰至二十六日夏仲昆等於項家廟生擒賊頭鄒君升斬首四十餘級竝俘餘賊殲滅無遺爲此示諭知悉凡屬脅從各宜自惜性命火速投誠愼勿疑畏捷音所到咸使聞知

曉諭止殺

照得逆賊鄒君升黃金龍俱已授首餘賊擒斬甚衆其有一二未盡難以悉誅如必概行殺戮不獨非本府不忍之意誠恐傷天地好生之心

爲此示諭紙棚河內外一帶匪壘人等知悉自今以後凡屬藏匿餘黨聽其自來投誠不許入山搜索是叛僕歸主引見是盜賊歸營爲兵本府自能安置已經止殺初二日以後擅殺者坐罪擒來者無賞本府一言既出永不反悔

勸諭餘賊投誠

照得賊首鄒君升鳩集大盜叛僕勾引逃賊黃金龍恃險負嵎復肆擾亂今君升金龍就擒幷

其黨俱已斬訖但念從賊餘人或被迫脅勢難保全本府不忍盡殺爾等宜各求生與其逃竄饑餓死於山林不如父母妻子安其家室況已殺者罪止其身則來歸者應免其罪合行曉諭爲此示諭山中人等知悉務宜體本府萬不得已之心無論是盜是僕速速來歸能自投見者不殺被人拿獻者必誅斷不失信若能向化投誠改惡爲善仍是吾民切勿藏匿山谷終爲兵

民拿獲報功請賞自取殺戮本府不殺之心天日可矢爾等愼勿疑畏有負本府惓惓保全爾等至意

申覆張撫臺稟

八月初一日蒙恩諭承差楊大昌領公文一角指授方畧頒賜銀一百兩賞勵鄉勇成龍跪領遵行即從公給發另行取領申繳第山中之賊聞鄉勇進山膽怯宵遁四面圍擊勦滅驚逃擒

戮殆盡七月二十九日晚拿鄉黃金龍等五名至望花山恐有他虞當晚斬首八月初一日早差左先解黃金龍首級飛報鄒君升已獲尚未解到其投誠婦女器械嗣容冊報送剳逆賊復爲漏網現在四面搜拿梅公素另匿一方遵依捕緝合先報明伏乞憲鑒

撒鄉勇凱旋牌

照得鄒君升等既已擒斬餘黨竄走即有一二

鼠賊藏匿巖穴見鄉勇未經擊回自然畏怯不出且將領兵丁辛勞日久本府心切不安理合調還記功領賞特令飛諭即刻凱旋

委犒鄉勇銀兩牌

本月初一日蒙撫部院諭承差楊大昌賚銀一百兩犒賞鄉勇特委送銀六十兩分給鄉勇以昭撫部院德意仍具禀收以憑復命

禁止侵占諭

照得鄒君升造孽禍及愚民擒斬法所難宥進勦之日曾有並不株連婦女之誓今勦撫已竣惟恐已勦者婦女田地被人侵占至於安撫原出本府實心又恐無良心之徒藉口引見免死或邀求婦女田地本犯免死心切無不依從亦未可知合亟清查為此仰鄒益能尹良才等知悉作速從公清查如已死何人有無婦女田地若有婦女應給何人收養田地應給何人耕種

有無被人家口至安撫何人有無婦女田地若有婦女田地本犯出具經管甘結或被人逼脅侵占作速申究立刻追還勿生疑畏本府既不殺爾身又何忍破爾家地方人等各體天理良心勿得恃強欺壓已撫之衆以致畏懼不敢明言私占婦女田地果有此等事情亦自有妻離子散報應萬勿視為誕言

申解賊首詳

竊照鄒君升招納亡命盤聚山中脅良助亂於七月二十一日據左先着孟生飛報成龍當晚由岐亭至望花山離賊寨二十里二十二日與同行生員劉廣定郭丹黄建梅錮李中素武舉李大謀魯試陶之場候選千總劉先定並鄉紳蔡得春貢生吳晉爵生員程士極戴宗禮計議勦撫咸以勦為定局值劉君孚禀稱不宜再撫衆議僉同二十三日同佟同知一面委鄧家山

尹公才鄒家河鄒益能聽貢生鄒世美從中調
度把守賊出入隘口一面委生員蕭命福蕭士
綦調潘家塆鄉勇一百五十名於二十四日齊
集白杲武童董錫卿董魯菴董天祿卿董遂生
領鄉勇協助劉君孚着生員劉自然卿劉青藜
領鄉兵二百名堵寒坡岔夏仲昆余公俊領鄉
兵四百名埋伏布袋塆唐殿袁興明何見子等
領鄉兵三百名堵截塔兒崗劉以廷周伯卜等

領鄉兵二百名堵截腦中山馬安堡鄉保羅甸
臣生員林升文堵截糧路仍會大歧山僧貫識
同鄉勇埋伏賊巢山後一面委王方遠余仲信
陳玉環把守賊出山隘口又宋埠生員施之瑞
領鄉勇協助布置停當於二十五日委生員吳
之鄒貢生龔相旦領衆進勦駐劄鄒家河賊聞
風宵遁二十五日追至項家廟一帶二十六日
投誠官李功懋殺傷劫賊來報二十七日各區

士民咸受成龍委牌四面攻擊二十八日麻城
屈知縣馳至黃岡李知縣聞報來望花山以軍
需緊急當令還縣是日羣賊殺傷活擒奔竄無
數二十九日晚拿獲黃金龍恐有他虞當卽梟
首八月初一日差左先解赴轅門本日午時拿
綁鄒君升卽斬首差高華亦解赴轅門其餘潛
匿或擒解梟首或赴營投誠逐一造冊至於有
功士民鄉勇名數亦應開報已經出示曉諭禁

止殺戮一槩寬宥招撫安插以彰撫部院好生
之德俟安撫停妥査清婦女並所獲器械領衆
生赴轅門謁見

禁止詐害諭

照得鄒君升黃金龍旣俱授首叛僕流盜一皆
殲滅其餘一二鼠賊藏匿深山若嚴加搜尋惟
恐波及無辜本府心甚不忍今將領兵將領生
員並所領鄉勇一併撤回從此止殺卽一二未

盡餘孽仰鄉約鄒益倫將本府德意勸諭來歸
亟令領見不許地方刁民藉此嚇詐就中受賄
如有賊黨不聽勸言歸命投誠被人拿解定難
姑宥

敘功詳文

成龍於本年五月二十二日奉撫部院牌委安
撫麻城力行善後事宜成龍遵依清理麻城內
外三鄉保甲日無寧晷心血嘔盡忽於七月初

九日聞黃岡縣李家集匪類蠢動初十日飛馳
至岐亭舉賊潛遁查無踪影二十二日未時據
左先稟稱黃岡麻城交界紙棚河有妖逆黃金
龍賊首鄒君升作亂盤據山崗逼脅良民為變
李家集慣盜逃僕亡命之徒入夥勢大民不安
生成龍星夜同生員劉廣定等至望花山離賊
寨不遠二十三日會佟同知等計議停當調各
鄉義勇會勦二十四日生員蕭命福等鄉兵齊

集二十五日生員吳之鄒等領鄉勇進山鼠賊
逃至項家廟油河等處四山鄉民把守隘口奮
勇堵截擒殺妖孽黃金龍賊首鄒君升並沈潤
成沈四兒沈六兒方公孝楊克利等首級二十
顆即諭禁殺招歸鄒敬先等二十一名餘黨奔
竄山深林密不便追搜內多脅從仰鄉保安插
歸農如係慣盜亡命之徒公舉入營為兵以全
民命以養天和撫勦已就地方已靖成龍星馳

回省復命以紓撫部院東顧之憂此一舉也黃
州府同知佟世俊麻城縣知縣屈振奇黃岡縣
知縣李經政會議主勦生員劉廣定董建李中
素梅鈿侯選千總劉先定武舉李大謀會試貢
生彭喆相與贊勷陳鎮邦密獻地理圖生員蕭
命福鄭升蕭士泰劉啟禎倡義協助鄉勇領兵
生員吳之鄒貢生龔相旦武童董錫董天祿其
餘鄉約區長守隘堵截不及遍開義助鄉勇食

米貢生吳晉爵生員戴宗禮程士極蔡作楫自七月二十五日鄉勇進山於八月初二日撤兵歸農六日之内鄉黃二逆授首羣賊殲滅脅從安撫竝未請兵請糧全仗撫部院恩威赫靈密授方略復蒙撫部院頒賞銀一百兩於撤兵之日從公當面給散鄉勇踴躍歡呼更可幸者殺賊數十餘而我民無一帶傷從此忠義之氣一鼓而地方可保無虞所有賊鳥鎗什物等事見在清查先將已獲鳥鎗六十桿舊弓十張舊箭八十枝令牌一箇呈繳係勦逆事情理合通報

進勦東山報文

時事多難憂心如焚陽邏楊陶二生劄付甫經出首竊幸以爲有此二生即爲心腹地方可保無虞不料二十八日方擒賊僕而羣寇夜至坐船一隻載有馬匹南北語音兼備二十九日至周山鋪此賊定入東山成龍傳諭各處鄉勇堵殺但麻城東山亦有禍端羅山周鐵爪已潛入白水畈聚集亡命多徒初二日早武舉李大謀來報一面發示招撫一面約會鄉兵勦滅且各區練長請勦殺密諭變出倉卒成龍擅專行事實出萬不得已又黃岡東山永寧鄉鼠賊蠢動鄉約熊世忠初二日早請成龍進山相機勦撫時勢至此將若之何麻城東山有劉君孚丁奇生等可以堵敵外賊亦不敢從此路進黃岡東山望成龍甚殷若不從衆願恐致失望從賊與麻賊合夥且陽邏之寇一入禍不可支俟程鎮邦至成龍決意前往特府城空虛人心洶洶中懷憂慮又恐一入山中外寇難於照應一身進退維谷再四籌度出其不意而臨之迅雷不及事或可濟平黃兼以平麻安危之勢在此一舉耳

又報張撫臺

十一月二十八日之晚賊突然而至不知何來飄然而逝不知何往十二月初一日忽報黃岡永寧鄉有警息界連麻城東山陽邏之賊必然入夥則聲勢張大九江有重兵黃梅無事蘄州有守憲駐防留兵百名可以無虞府城空虛已會商王協鎮回師密議布置伏乞迅諭王協鎮旋旅以資彈壓實兵家勝算也

又報張撫臺

本月初二日聞永寧鄉白水畈二處賊變卽同黃協把總羅登雲馬八匹銃手四名并齊安驛丞李德麻城縣候選千總劉先定黃岡縣家丁四名前進初四日黃協把總吳之蘭領銃手五十名從蘄州至偕行進山駐扎段家店離賊巢十五里初五日黃協千總李茂昇領馬兵五十名亦從蘄州至相機進勦合就報聞

申報進勦東山詳各憲文

照得叛逆何士榮糾結黨羽脅制良民於本月初二日過麻城白水畈與周鐵爪等合夥蒙憲授方略迅催黃協馬兵鎗手前來成龍同羅把總候選劉千總李驛丞領官兵家丁於初四日晚駐扎段店初五日李千總領馬兵至俱報明在案初六日點集鄉勇四百名黃協把總羅登雲田武舉張尚聖先統領前赴麻城白水畈成龍會黃協千總李茂昇把總吳之蘭領馬兵鳥鎗手并程鎮邦麻城候選千總劉先定驛丞李德黃岡縣家丁四名領鄉兵二百名協同前進尚有蘄水縣士民助有鎗手未經點數委用生員鄉保不及細開仍飛檄劉君孚等進土皮沖梅鈿等進八疊山鄭丹等進平頭山童貴卿等守東義洲蕭有至等守羅田境界田穀伯毛鱗長等堵勦於黃岡廟大勢已定相機撫勦副容另報

又申張撫臺文

本年十一月初二日卯時據麻城縣武舉李大謀飛報羅山逃賊周鐵爪潛入東山白水畈聚亡命多徒會良謀逆地方震恐等情據此同日辰時據黃岡縣東山永寧鄉鄉約熊爾忠陳蕃約等流報何士榮係黃岡縣永寧鄉人居石馬沖其兄何士勝曾在東山作亂投吳三桂居住長沙兄死何士榮新歸糾結黃寅生等謀叛會

良從逆亟請親臨等情成龍恐陽邏之賊奔逸入山除另檄麻城東山劉君孚等嚴守隘口外本日未時離府同熊爾忠等行二十里天晚駐路口村本日戌時接程鎮邦報陽邏之賊與東山無干初二日親會劉君孚守隘惟黃岡何姓造反山民驚惶麻城白水畈有英霍麻埠羣賊猖狂成龍初三日行四十五里至馬家潭黙集鄉兵據段店生員張本恕稟報前月二十九日

有逆賊何士榮等聚衆何家舖係逆祖居恕原奉牌有堵截之責即督率各堡烟甲在於境內防禦并無賊黨入境今探的於本月初二日辰刻起身大旗二杆數百餘人已往黃土嶺去口稱三四日即轉等情成龍細訊山中形勢麻城東山石人寨係麻城羅田要路三縣交界屢反之地順治十年蕩平山賊本年題請石人寨設立千總領兵駐扎防守歷年寧謐嗣後漸弛本

年春月兵弁盡撤以致鼠賊橫行略無忌憚目前何士榮過黃土嶺必與白水畈衆寇入夥合亟請發兵二百名防守黃土嶺一帶隘口無使叛賊再犯黃岡境界兼督勦麻城白水畈羣逆若官兵一至則鄉勇之氣倍壯兵貴神速成龍移黃協發兵早爲撲滅誠恐日久蔓延聚衆鴟張伏乞迅勅黃協火速委弁領兵防勦以殲叛逆以保生民以固封疆俟山賊滅息酌議於麻

羅新設兵內抽二百名防石人寨㡳首尾聯絡
有星羅碁布之勢矣
進勦何士榮給各區牌
照得何士榮作反擾害李婆墩一帶地方居民
不得安生本府親臨相機撫勦大起鄉兵戮力
協助必需義勇督率爾某義勇素著合行委用
為此牌仰速領鄉兵五十名前來聽候進勦但
念目前收割正忙每名給代工銀一日二分先
發三日工價銀三兩嗣後照日領給務擇年力

精壯各執鮮利器械論功行賞口糧計名支放
如有鳥鎗另給銀一錢此賊不滅山中不靖爾
田畈居民亦受荼毒本府為爾百姓圖安全切
勿畏縮坐視賊氛猖狂望領兵齊集進勦
又
照得何士榮作亂擾害地方本府親臨相機撫
勦大起鄉兵戮力協助必需義勇爾某義勇素
著合行委用為此牌仰速領鄉兵前來聽候進
勦務擇年力精壯各執器械聽候本府點閱給
發號片號旗以憑調撥如有鳥鎗匿不赴敵者
報明本府即以私藏軍器治罪或抗稱出外即
係從賊一併報明以憑拿解梟首示衆
又
諭某等知悉本府清查保甲刻日進山爾等速
傳各區奉委士民整練器械沿途迎接切不可
遠離汛地致有疎虞

又
諭某等各速領鄉兵三百名齊執鳥鎗前來助
勦以張義舉先發銀各三十兩犒賞士卒本府
親駐但店竚望雲集戮力同心共除叛逆以安
民心以靖地方功成之日報明撫部院題敘論
功行賞切勿以鄰封膜視
又

仰羅把總統領鄉兵太平堡余君榮等四十名
得勝堡高巨卿等四十名清淨堡舒楚玉等四
十名雲龍堡王克明等四十名前往黃岡廟駐
扎聽候大兵齊集相機進勦仍會田生員密議
方略務要紀律森肅號令嚴明毋得疎忽

又

諭某等知今腸邏地方有賊二百餘人於二十
八日屯彼地山頭二十九日逃入東山地界已

行飛報撫部院并王鎮臺會勦爾等當督率本
區鄉勇約鄰區各長互相策應早爲防守把截
要路整備器械遠行偵探合力勦捕如肯歸命
投誠不妨爲之轉達事平之日定請題敘獎賞
諭到星火知會勿得羈遲致使逆賊免脫

曉諭周鐵爪等牌

照得周鐵爪與譚以從等亂於羅山以從已經
安插得所鐵爪未及就撫潛入山中何士榮家
住長沙被愚人蠱惑反歸鄉蠱惑愚人曾仰何
雲章何媿人勸歸雖稱執迷不悟未必涕泣而
道至於英霍麻埠之衆何苦擾我東山此輩豈
盡無父母妻子之爲累豈盡無平等生意之可
務人之無知一至於此合行曉諭爲此示諭周
鐵爪等知悉示到速宜猛省若實心歸化卽引
衆來見或願回籍或願從兵聽從其便本府從
無誑詞鬼神可鑒言出痛腸慎勿膜視

曉諭何士榮族衆牌

照得何士榮謀叛煽惑無知逼脅良民以致人
心驚惶地方不靖本府特來勦撫命方占魁傳
諭何雲章何媿人速勸何士榮反邪歸正茲聞
何族人等疑畏株連男婦奔竄是豈仁人父母
之所爲一人有罪合族何辜果士榮傾心投誠
本府哀求撫部院矜宥亦當待以不死況原未
同謀何忍一槩波及且雲章苦口良言猶彰彰

在人耳乎合行曉諭爲此示仰何族人等知悉各釋疑畏寧爾室家凡鄉保地方人等切不許藉端嚇詐曾盜跖未嘗累及柳下惠往古之事也鄒君升未嘗累及鄒君榮近日之事也王法天理並行不悖夫何疑畏之有至於何士榮起禍之地涇渭自別及脅從逃歸之民不止無罪且加獎賞若有出首偽劄者繳報撫部院題請優敘本府之言天日可矢鬼神可鑒切勿有懷疑畏妄自奔竄思之慎之

曉諭但店居民

照得何士榮謀反煽惑無知逼脅良民地方不靖生民不安王協鎮發兵勦滅所過地方毫無驚擾今駐扎但店每兵一飱本府親發錢十文草料公平買賣支放決不累及居民合行曉諭爲此示仰但店一帶地方居民知悉兵馬經過之處本府預行採買糧米草料鄉保人等切不

可藉端科派如有此等情弊決不輕恕

曉諭各鄉兵區長

照得何士榮謀反勞爾鄉勇助我征勦紀律務期嚴明此兵法一定之例非爲苟求合行曉諭爲此示諭統領鄉兵區長人等知悉凡鄉保領兵前來駐扎寬敞之處先報區會鄉兵花名本府照區會發旗幟以別觀瞻照花名給號帖以憑識認候本府親臨點閱犒賞挨次分發各依隊伍不可紊亂至於進山真假難辨隄防務嚴凡鄉勇助勦遵報花名請旗幟號帖如無旗號即係奸細盤獲審確立刻梟首法在必行勿等兒戲

申報賊勢文

麻城木樨河生員夏京報稱賊何士榮等初二日聚集黃市下畈初四日至上畈汪會極家抄洗殺死閻家河曾姓客人初四晚至殷家園擄

掠初五日燒南莊金瓊蘇樓臺初六日至黃岡廟晚至呂王城燒田生員屋共有數千餘人現扎李王城等情又據羅田鄉民朱爾定口稱初四夜有何士榮等分兵過羅田擄驢十三隻姦淫婦女蟻連夜赶來報等情該成龍看得賊黨合夥殘虐生民初六日羅把總張武舉領鄉兵前赴黃岡廟當晚住三里畈離黃岡廟三十里初七早前進成龍同李千總已時至三里畈據

夏生員等報稱賊已到黃岡廟當發馬兵二十名偵探口稱賊勢浩大雖不可盡信亦不可不急為之備合行飛報伏乞憲臺迅勅黃協鎮帶兵親臨商酌勦滅恐鄉兵膽怯無官兵賈勇有悞大事

又申報賊勢文

照得麻城逆賊何士榮等作亂本月初六日成龍會同李千總羅把總張武舉領鄉兵四百名先往黃岡廟堵勦初七日成龍同李千總吳把總程鎮邦劉先定李德黃岡縣家丁等帶馬步官兵百名鄉兵三百餘名行至三里畈值麻城夏生員羅田朱鄉耆一時告急隨發吳把總領馬兵二十名協助報明請兵在案午刻羅把總等飛報已抵賊營成龍同李千總等直馳二十里至營盤吳羅二把總張武舉統馬兵鄉勇赶敗逆賊追至峻嶺深林奪獲器械收營甫歸兵

民踴躍歡呼是逆賊見馬兵而膽落鄉勇倚馬兵而氣壯昨日已簇安營布置賊尚舉火高山頂上合亟申報

鼓勵義勇諭

照得鮑世榮陳頓轍大惡叛逆何士榮合夥橫行逼虐民生焚燬民屋神人共憤本府會同黃協統馬步官兵并鄉保義勇進山征勦本月初七日於黃土坳輒敢犯我先鋒兵民鼓勵一戰

潰敗奔竄入山奄息待誅凡我士民屢被脅害
宪仇刻骨罔不欲寢皮食肉滅門絶户當此報
復之會正宜會集擒滅無留遺種或有脅從逃
歸槩宥不問合行曉諭爲此示仰麻城東山一
帶士民知悉示到速領鄉兵各路追擒務使神
人之憤洩於一朝義勇之師不煩再舉愼勿偷
安致貽後患

報捷詳文

本月初七日羅把總張武舉領鄉兵至黄土坳
遇賊聞報先發吳把總領馬兵二十名接應成
龍同李千總馳至已經追散收營報明在案初
八日黎明官兵鄉勇守卡方歸忽見西山一帶
羣賊搖旗前來又聞東山一帶有賊夾攻羅把
總領鄉勇守截東面其西山一帶李千總奮不
顧身領吳把總馬步官兵百名一往向敵直至
山腰與賊對鋒羣寇退却羅把總張武舉等繞

鄉勇兩路追擊赶過崇嶺四五重殺賊無算塡
滿山谷間有奔竄伏入松林活擒賊首何士榮
扙獲僞劄付二段僞示稿一紙陣獲弓矢鎗砲
等器暫給營兵應用所擒何士榮併僞劄示合
差解驗有功將士兵民另文申報至陣亡把總
吳芝蘭幷重傷輕傷官兵人等馬匹嗣容册繳
尚有周鐵爪盤踞白水畈一帶成龍會同弁兵
鄉勇刻日進勦

報進兵黄岡廟文

成龍初九日同李千總等行至黄岡廟係黄岡
麻城羅田三縣交界崇山峻嶺谿谷多岐兵乃
盜藪值羅田王知縣領鄉兵鳥鎗手會見當晚
至麻城縣地方呂王城扎營背山面河王知縣
領鄉兵五百名成龍面諭其隔水堵截羅田境
界離二里河至白水畈二十里密邇賊穴本日
申時據生員夏京報稱本月初六日至三里畈

接見蒙囑京督守隘口京巡守木稺河見賊巢
豎旗放銃被京赶散獲紅旗一面據此合將進
剿地方日期并紅旗解報

進屯呂王城諭各區

照得叛逆何士榮自長沙潛歸何家堡以偽劄
蠱惑愚民本府聞報初二日進山賊已往白水
畈合夥初七日復轉至黃土坳値羅把總領馬
步官兵各堡鄉勇堵截死賊奔竄入山初八日

黎明輒敢搖旗下山李將爺統馬步兵迎至山
腰衝鋒陷陣羅把總張武舉領鄉勇兩路追擊
赶賊踰山三四重殺獲無數盈於谿谷活擒四
十八人審明梟首内有李有實之子李森僕來
兒其餘多係何族叛僕惟賊首何士榮幷偽劄
二段偽示一張活解撫部院轅門發落初九日
本府會李將爺統兵直抵呂王城羅田王令領
鄉兵五百餘人沿河扎營助戰大勢已定鼠賊

難逃合行曉諭爲此示諭東山士民知悉爾等
前奉密諭督會各區鄉勇今已齊集什子砦左
右但四面鄉兵各有統領責約束嚴明方調度
得宜若混在一處勢不相下死賊乘釁肆害或
潛行逸脫不第勞而無功且貽後患不可不慮
之早也示到宜各領各兵各扎一營務相和睦
禁止騷擾此賊不上什子砦必走商城英霍而
鵝尾八疊山甑山河爲要路夏京等守把木稺

河一帶鄭丹熊公飛守把甑山河一帶梅鈿等
守把八疊山一帶汪正緒等守把鵝尾一帶如
敢疎忽放走責有攸歸丁期生童貴卿陳益之
等以及凡我士民耆不能徧及者各平心公議
如賊成羣合力勦滅或聞風解散各分一路挨
堡追緝沿山漫嶺卽深林密菁俱務嚴搜拿獲
解審良民逃難者立刻釋放仍取搜尋無賊甘
結毛翊長雷軍前效力引路李大謀領兵一至

即馳赴營以便傳各處鄉兵聲息毋得怠忽各
宜恪遵
次白水畈上張撫臺陳進剿情形
成龍守黃以來諜應地方安危竭力軍需緩急
心血嘔盡此憲臺之所洞悉也無端僞劄煽惑
陽邏夜半船賊擄掠驛馬變出意外府城空虛
値陽邏驚後有兩座船晚停江干舉動叵測人
心洶洶成龍身肩重任分兵布置靜以待動徼

倖無虞初一日已有白水永寧信息憂心如焚
勉強辦事初二日黎明兩地請援理應申候憲
命特慮稍遲數日則種類蔓延事有機會刻不
容緩況無將無兵收拾鄉民狩何能集是以成
龍當日激切叩懇即同九人前往而弁兵十二
人偕行星夜催督保甲無如人心渙散呼應不
靈費盡心力而協兵適至當即鼓勇進剿不料
數日之內賊已養成氣候黃土坳一陣若非李

千總銜鋒陷堅竟有不可言者也一戰取勝殺
戮三分之一初十日抵白水畈鄉兵接應咸云
什子岩有賊無幾與千餘賊黨之報大不相符
鄉兵領委搜山地方已稱無事成龍為事後之
慮周鐵爪竟無下落英霍麻埠之賊將歸何處
是必匿遁密箐深峒為將來害也且本地鮑世
庸陳頓徵李公茂尚未見分曉成龍一府簿書
承上接下咸屬要件再遲數日則積委塵封欲

即回府則根株未絕死灰必至復然總之崇山
峻嶺之中人易為非四省交界之地性慣窩惡
伏惟憲裁俾餘黨悉除而府事不悞幸甚
進兵定慧寺報文
成龍於本月初八日同協鎮李千總羅把總馬
步官兵帶領鄉兵與賊山腰對敵李千總領兵
活擒賊首何士榮押解申報在案初九日至呂
王城係麻城縣境初十日至白水畈羣賊解散

無踪十一日報石壁萬野予作反羅山周鐵爪等英霍兗黨羣聚又有廣西孫延齡奸細孫麻子在內十二日成龍同李千總至定慧寺地方扎營相機勦滅茲奉嚴飭合先回報

移兗伊二參將文

看得本月初八日黃岡縣永寧鄉黃土坳地方湖南長沙散僞劄叛逆何士榮領賊遍扎山頭天將黎明搖旗放砲李千總衝鋒陷陣射倒賊

旗活擒賊首何士榮獲僞劄二段僞示一紙初九日早解赴守憲轉詳撫部院轅門發落訖本日入麻城境呂王城扎營初十日直抵賊穴白水畈羣賊潛匿無踪鄉兵四面搜山十一日早鄉民報石壁萬野予作反內有廣西孫延齡散僞劄叛逆孫麻子自稱孫將軍羅山賊首周鐵爪即周二黨羽并英霍云命與黃土坳殺散逃賊李公茂鮑世榮陳頓徵等嘯聚石壁擾害良

善十二日本府同李千總統兵赴甑山河進勦駐扎定慧寺地方十三日據麻城縣稟稱撫部院發兵十二三日可到本府隨扎營定慧等候移會堵截申報在案一面布置把守各隘口鄭丹丁奇生熊公飛等守甑山河燕子崖一帶汪公極張輝吉何升菴等守龜山口什子砦一帶田毅伯毛翊長等守八疊山一帶劉君孚余公晉夏仲昆等守百神廟一帶童貴鄉陳益之等

扎東義洲四面接應十四日早據麻城縣稟稱貴府十二日至縣十三日辰時進兵本府即刻同李千總移營黃市地方扎營什子山下本日途中准貴府大移偵探土賊情形賊巢在於何處回覆會勦萬野予周鐵爪等聚衆倡亂乃其實情石壁是為賊巢貴府大兵前進石壁賊必望風潰散由南奔竄有本府同李千總羅把總堵殺惟東北一帶應麻城縣嚴敕鄉兵勿使漏

綱復萌禍根如賊黨成羣負據山險宜令鄉民前導官兵步步為營勦賊貴其敏速進兵貴其慎重貴府自有妙算相機審變無煩本府絮言也

申報張撫臺文

本月十一日報石壁萬野子作反申報在案成龍同李千總等發兵前進十二日駐扎定慧寺訪確羅山周鐵爪黨惡并英霍亡命又有口稱

孫將軍者查係從廣西來騎一大騾從中倡亂鮑世榮陳頓徵李公茂俱往合夥十三日據麻城縣稟稱憲臺發兌參將伊參將統兵於十二三日准到但官兵從麻城縣山路進勦尚屬寬敞徑抵萬野子家賊必由龜峰八疊兩路奔逸成龍等應駐白水畈堵截合就申報

募擒賊首告諭

示諭士民人等知悉有能擒獻孫麻子者賞銀五十兩如有志功名或文武生員或貢監報撫部院題請准給至於鮑世榮陳頓徵已為釜中之魚擒獲來獻遵前示給賞逆產妻子李公茂陣前帶傷亟宜獻出倘有縱放恐不便於沿路居停卽賊黨擒獻准宥前罪照常人一例行賞地方人等不得阻攔爭奪

又

照得鮑世榮陳頓徵李公茂造逆縱惡脅良為

賊擾害地方民不安生與何士榮孫麻子萬野子等結連作亂本府於本月初八日擒何士榮於黃土坳伊參府於本月十三日擒孫麻子萬野子於石壁大慈已獲惟鮑世榮李公茂陳頓徵周鐵爪四兇兔脫勢必匿於茂林深谷當此隆冬嚴寒夜必舉火定露形迹日不再食則饑必有窩主供應糧食此四賊若不殲除不惟無以消從前良善之憤氣且以留將來良善之禍

根況各區仗義人人與爲仇敵賊蓄憾在心亡
命結聚夜行竊盜禍所不免凡我士民久已忍
冒饑寒勿憚辛苦滅此朝食一勞永逸如有親
故情面互相遮隱殊不思衆怒難犯事久必洩
恐不能庇賊而反自受破家亡身之害也合行
曉諭嚴拿爲此示諭黄市白水畈等處士民知
悉示後嚴加搜緝以除爾等後患如有窺見踪
影力能擒獻者賞銀十兩來報信者賞銀五兩

卽親友遞送藏匿翻然悔悟爲事後之慮或擒
或報一例給賞切勿養癰自貽伊慼

擒獲衆逆報文

十六日早劉君孚著鮑文子報稱拿獲周鐵爪
鮑世榮陳頓徹報明在案卽刻千總李茂昇同
麻城候選千總劉先定武舉曾試羅田武舉張
尚聖前往巡緝於十八日巳時李千總等同生
員朱愷劉青蓀等護解周鐵爪鮑世榮幷次男
鮑自性長男陣斬陳頓徹等據稱周鐵爪係朱
愷活擒賞銀十兩鮑世榮父子陳頓徹係劉青
蓀活擒青蓀身帶棍傷其僕手被刃傷賞銀二
十兩元兇已獲地方復安各處守隘鄉民當行
曉諭放回蘄水黄岡麻城隨營鄉兵十九日盡
諭出山歸籍惟有李公茂未獲密計擒拿周鐵
爪鮑世榮陳頓徹鮑自性四犯交付李千總解
赴守憲查明轉解成龍於本月初二日擅離府

治調集鄉兵身不解衣食不下咽老病十分沉
重於十九日扶病赴麻城縣會伊黨二參將商
議地方事宜至於脅從原係良民自應安撫成
龍已體憲慈曉諭槩不過問惟有鮑世榮陳頓
徹蒭野子乃麻城居民自取滅亡不無嫉害親
友扳誣良善一切供詞筆札似應投之水火以
彰天地之仁以安良善之心黄麻此舉地方安
危所繫憲臺妙算如神迅發大兵賊首一鼓成

擒羣鼠望風奔竄無有漏網憲臺威靈遐邇咸懾匪類自此膽落封疆自此鞏固
朝廷之福生民之幸也

禁止擄掠告諭

照得入山進勦原以爲民鄉勇協助乃爲義舉馬步官兵紀律森嚴夫何鄉兵縱肆雞豚遍地血淋器皿一炬灰燼甚之擄及耕牛大干法紀合行禁約爲此示仰各堡統領士民鄉保人等

知悉務嚴束各堡鄉兵勿擅離營盤驚擾地方至於棹椅成器之物一槩不許燒燬敢有故違定以軍法從事且班師回府其縱放鄉兵頭領論罪不准敘功思之愼之

禁止株連告諭

照得山寇作亂所有外省漏逆孫麻子周鐵爪潛匿東山勾連賊首何士榮鮑世榮陳頓徽等作亂擾害地方撫部院迅發標鎮官兵由縣進勦本府親率黃協營弁及各區鄉勇入山征討前後合擊內外夾攻生擒諸逆其餘黨惡誅捕殆盡藪澤已清禍根已絕從此山畈內外太平安樂共享
聖化高枕無憂目今鎭標官兵紀律嚴明分別善良秋毫不犯爾等始知作善得福作惡得禍王法天理分毫不爽可爲殷鑒合行出示爲此示仰士民人等知悉自今日爲始一槩株連牽引盡

行禁絕各宜樂業安心寧爾室家修爾田園不循謹之子弟早加訓誡必無益之交遊早行屏絕消釋嫌疑和睦鄉里敢有借舊案挾制者告發立行重處懷私報復者訪出卽寘極刑爾地方鄉保區長卽行曉諭勸戒本府當分別獎厲以上報
朝廷洪恩下恤爾民困苦也

上張撫臺乞休致稟

本月十九日李千總領官兵旋府解活擒賊首鮑世榮父子周鐵爪陳頓徵四名赴守憲驗明轉解成龍即於十九日至麻城縣會伊党二參將酌議地方事宜賊首咸擒東山復平劉青藜劉君孚擒賊殺賊赴麻城屈令獻功伊党二參將塘報說惟有李公茂在黃土坳陣前帶傷正在搜緝伊党二參將於二十二日班師成龍在麻病沉已詳守憲請乞休致伏懇憲恩垂念勞

吏桑榆暮景二豎狂逞實難任事俯允題請成龍生死感戴外弩弓樣製一張呈驗有貢生鄒世美精曉弩製一並呈送又有黃安縣人伍家季來黃市招安周鐵爪時鐵爪已擒當即發回據伍家季願招兵五十名成龍已行黃安縣批差護送伏乞牌仰黃安縣酌議徑送轅門但目前地方多事凡有護送務期先行曉諭經過地方庶不致真假混淆匪類藉以晝行百姓可以無驚矣

拿李公茂諭

照得大逆李公茂忘恩背義已撫復叛輒敢引領亡命於黃土坳與本府官兵鄉民對敵神人共憤兵民鼓勇殺退老賊抱頭鼠竄迄今日久未見地方鄉保綁送是必匪類潛通藏匿或親友難破情面遞相容隱殊不知逆賊作反脅制良民痛入骨髓且扯旗放銃彼何曾有親友之

情而反以恩報仇也又或愚民無知惟恐賊口仇扳故爾狐疑容隱本府與此老賊誓不共生爾士民各有身家性命何苦自陷窩藏叛逆大罪合行嚴拿為此示諭東山士民知悉示到速將李公茂綁獻不惟無窩匿之罪且有擒賊之功從此地方除一禍根萬民咸受安靖之福何憚而不為此也如再遲延本府訪確賊有應得之罪自作自受而窩匿之家一並究治夫何說

之辭也事不宜遲亟早擒獻以勉後悔以靖禍
根
敘從征紳士功蹟詳
成龍於本月十九日至麻因李公茂未獲仰縣
丞陳希堯齎示山中遍緝於二十七日活擒賊
首李公茂細綁騾上行至破頭嶺老賊鞦撞嶺
石仍扶上騾至曹家河夜半氣絕合將賊屍解
驗仰荷天威賊首無一漏網東山復靖屆令先

練鄉民守隘繼請大兵勦滅復安撫脅從人心
底定惟孫調元一賊確訪山中無此姓名除官
兵鄉勇勦賊有功應黃麻兩縣詳報外有羅田
武舉張尚聖在黃土坳與賊對敵袍袖中一鎗
子勇敢爭先現今兵部催取候差似應留憲標
聽用麻城候選千總劉先定武舉魯試同黃協
李千總拿獲周鐵爪等武舉李大謀奉屆令委
守隘口俱著功績且青年弓馬嫺熟均應候用

以廣羅英才渠等隨屆令叩謁伏乞憲臺驗試
齊安驛丞李德手執鐵棍膽略過人似非驛員
所可淹沒貢生吳晉爵嫺於弓馬兼精鳥銃周
維邰家養蒼頭善用鳥鎗鄒世美已考教職素
習鳥銃兼曉弩製當今用武之時以網羅人才
為上智勇兼需若止以文字取人恐技勇之才
未習詩書屈於制科不為國用必為寇資如羅
田陳萬齡沉靜有勇似應拔識而免置武夫可

相繼爭售至於劉廣定蕭命福老成持重李中
素梅細緯有智謀貢生龔相旦武生吳之鄒歷
著功績程士極戴宗禮才德服衆黃安貢生彭
喆武生葉芳蘭勤勞王事查順治五年有邏羅
兩部院已行往例懇憲勅黃麻兩縣酌議舉行
以勵後效程鎮邦相依入山扶病籌畫貿老堪
憐黃岡縣家丁四名真旗下精甲有願謁憲轅
諸生隨屆令前赴乞賚顏獎勵外鳥鎗一事吳

把總本月初一日齎銀回府值成龍初二日進
山未及料理茲奉憲諭先呈送上號鳥鎗十杆
又有陳縣丞二十桿其餘陸續解用成龍於二
十九日離麻回府為此具禀

敘功詳文

查看得黃麻東山綿亘數百里與羅田蘄水接
壤乃匪類潛藏亡命逋逃之藪逆賊何士榮來
自湖南孫將軍來自粵西假周鐵爪來自豫省

攜帶偽札煽惑鄉愚逼脅良民聚黨倡亂十月
二十九日何士榮等反於黃岡之永寧鄉十一
月初一日李公茂陳頓飄鮑世榮王子之等反
於麻城之白水畈兩處勾連一時鼎沸成龍初
二日聞風飛報憲臺請兵防禦棠憲檄調黃協
弁兵迅勦守憲駐守府城成龍同千總李茂昇
把總羅登雲吳芝蘭齊安驛丞李德候選千總
劉先定武舉張尚聖黃岡家丁四名領馬步官

兵前進值守憲諭黃岡知縣李經政督生員曹
洪仁等鄉勇齊集供應糧糈初八日與賊戰於
黃土坳擊賊扎營西山李千總一騎當先羅把
總張武舉兩脇夾攻羣賊敗北殺盈山谷活擒
逆首何士榮獲偽札二張解報守憲轉報在案
初九日進攻麻城之白水畈羅田知縣王光鼎
生員蕭二至等領鄉兵五百餘名把守交界隘
口蘄水知縣蔣燦委生員何翩然等領鄉兵二

百名助戰賊李公茂等望風遠遁十一日聞
孫將軍萬野子假周鐵爪反於麻城之石壁李
公茂等奔竄入夥勢更燎原崇山峻嶺與白水
畈聲勢隔絕麻城知縣屈振奇因鄉勇守隘單
弱危急請兵棠憲迅發党伊二參將星夜領兵
救援十三日入山孫將軍萬野子一戰生擒而
李公茂等又復奔逸千總李茂昇同武舉劉先
定張尚聖曾試等擒獲假周鐵爪鮑世榮鮑自

性陳頓徹并李公茂王子之解報守憲轉報在
案此役也弁兵用命士民同仇皆賴憲威赫奕
特委名將用兵神速臬守二憲聽命調度王副
將兵有紀律而同知佟世俊黃岡知縣李經政
麻城知縣屈振奇殫力除逆羅田知縣王光鼎
蘄水知縣蔣燦咸贊佐理若夫千總李茂昇把
總羅登雲百總涂魁凡杜保武暴張尚聖躬冒
矢石齊安驛丞李德候選千總劉先定曾試武
生員劉青藜協力行間貢士文武生員劉廣定
彭喆李中素吳之鄒葉芳蘭程鎮邦同心贊畫
蕭命福龔相旦鄒世美鄭丹梅鈕李大謀曹洪
仁官純恭靖天德蕭二至何翩然陶之琇何繼
魯等各領鄉兵踰山越嶺苦歷風霜戮力用命
其餘練長未便細陳至於陣亡把總吳芝蘭為
國死難忠義昭著有功與帶傷兵丁不便備敘
伏乞憲裁

嚴禁嚇詐諭

照得鮑世榮等倡亂本府深入黃市領兵勦滅
已經獲解正法其餘脅從槩不追究惟有同惡
叛黨恐留根株為爾鄉民禍端他日報復良善
反受禍殃本府保全善類於十一月十九日離
黃市時留一密封硃帖計拿李公茂王子之等
一十九名囑汪拱極收藏與丁企生田毅伯等
密議行事此出於神人之公憤勢不容已嗣後
李公茂王子之拿解正法熊遐先當場殺死彭
三俊等六名拿解為兵李廣宇等投見歸農不
料人心不良輒起貪殘藉端生事遍地嚇詐民
不安生此豈是仁人長者所當為此豈是同鄉
共井所忍為生死切齒反令本府為善不終召
喊於鬼神歛怨於百姓茲當新正諸神下降清
查人間善惡本府每夜泣禱如本府為利傷命
刻剝鄉愚忍心屠戮株連無辜乞神速誅及其

子孫但上自官長下至保練咸籍本府爲名釀惡無窮是爾等之罪即本府之罪本府雖自反無愧其何能免爾等罪孽深重之累及合行曉諭爲此示仰士民人等知悉見示之後亟行懺悔有搶擄婦女者速還婦女有搶擄牛隻者速還牛隻有嚇詐銀錢者速還銀錢有逼索貨物者速還貨物尚可挽回神怒苟免凶報若執迷不悟小之得病喪軀大之闔家遭瘟絕滅子孫

不義之物仍被旁人爭奪惹得鬼哭神號而本府亦不能逃其連累陰司罪案昭彰勿占一時便宜不聽本府之言三日内外定有報應速宜遵行勿自貽悔

又

照得永寧東鉉還和三鄉素稱守法良民無端何士榮結連釀禍雖有惡少遊手附和助逆而強半出之脅從黃土坳一陣率子弟以攻父母

天地鬼神所共切齒因之義旗一指妖氛頓掃惡少遊手屍填山谷本府手刃四十八人以洩士民憤氣其餘脅從槩宥不究當獻囚梟首之場陳蕃若領回歸降脅從一十五人衆所耳目豈有班師凱旋復行追究往事之理至於王之仕稟稱脅從者逃匿蕲水不敢投見緣是發票逐名招徠勸諭安插并無他意今票已銷又何疑忌若羅把總開報投見脅從備案存查各安

家室無懷二心目今天氣陽和萬物發生農工將動生計倍般其從賊倖免者亟去邪返正看何士榮榜樣豈不寒心各理本業保首領以保妻子勿聽人言東躲西藏倘再失足後悔何及爾鄉保士民人等切勿圖利恐嚇致此輩容身無地本府倘有風聞定拿重處合行曉諭爲此示諭士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後各宜遵行毋違

黄協弁兵爭功看語

看得用兵之法在乎主將命營弁出師簡授得
人而士卒爭先効命未有弁不得人而兵爭効
命亦未有兵不効命而弁克成功者也黃土坳
之戰把總吳芝蘭臨陣死難回詳守憲請䘏鄖
在案千總李茂昇一騎當先胸中賊銃綿甲透
孔可驗馬帶銃傷倒斃步戰殺賊踰山越嶺兵
氣倍奮活擒賊首何士榮把總羅登雲武舉張
尚聖兩脇夾攻甘勝獻何賊之衣帽腰刀功績

可嘉而實李千總之義勇膽略有以倡之也據
甘勝訴稱李千總高喊要解活的否則更斬蝶
首則李千總之殺賊入營同士卒鏖戰且擒滅
有餘力號令有餘威歷歷如睹大約兵非將無
以鼓厥勇將非兵無以成厥功則甘勝奪功之
訴無容深究也此役也弁兵同心戮力咸有功
勞可紀皆貴府仰體撫部院慎重封疆至意簡
用營弁得人健丁素蓄銳氣守備朱諟催兵進

山迅速一戰滅賊地方賴以寧謐生民賴以保
全至於百總涂魁凡眉角中一銃耳邊中一銃
兵王可先肩膀中一銃穿透尚未全愈其餘兵
丁馬匹帶傷者甚多不及細開若夫殺賊山谷
無數擒賊獻功兵民四十八人難以悉備本府
當賞銀五十兩以酬同仇之義茲准移查合幷
移明詳報

東山平定勒石銘 在黃市龍潭沖什子寨路口大石上

踰山以平龍潭以清既耕既織東方永寧
康熙十有三年十一月十九日黃州太守汾陽
于成龍勒石

復張撫臺稟

軍務殷繁憲臺勤勞日昃不遑成龍坐享安逸
惶悚殊甚黃安招撫一案催縣妥詳於初四日
方賚文到府正據詳通報間值憲恩浩蕩軫念
投誠家口發銀二百兩當時斂入詳內譚以從

等安插縣闕成龍發銀四十餘兩爲餬口之資頗稱得所而黃翠林等一百餘名又亟涕乞降救命情實悽慘拒之不忍今嵩委驛官李德貴銀前往黃安買米賑濟以從等家口此官財利分明決無侵冒之弊并諭縣安置黃翠林等以仰副憲慈餘容再報不盡

附錄

任黃州時湖廣張撫臺來札 計十二道

東山餘孽竊發賴親翁前往撫勦料理自能得宜府城空虛已檄令守道吳親翁赴府彈壓可無慮也凡賊初起之時或撫或勦總以急散其黨爲主來翰所云迅雷不及事或可濟此最合機宜古人云兵聞拙速不聞巧遲政如此也昨朱守備文到劉青藜復有反叛之說恐屬未確已經密檄行查親翁可密之恐未有其事徒令已撫之人不能自安耳如有情形時望相聞前此東山一案親翁已經加級此行惟望再著招撫之功不佞自當同在事有功之人一併題敘雖親翁惟以安輯地方爲心未必以功名動念然不佞縉衣之好自不能已於懷耳

永寧肅清具見偉略其白水畈一帶不佞已遣發党伊二叅將領兵前去此時定已抵山中矣

但撫勦並用維屬地方官愛百姓之心然賊情叵測方撫之後又爾陸梁似難縈以姑息施之惟年親翁斟酌時宜務將渠魁盡擒令南人不復再反方見綏靖之實著耳嵩人特布惟留神切切

前獲何士榮已經正法并具題矣茲接來翰又獲鮑世榮周鐵爪陳頓徹三賊首而麻令復報拿獲萬孫二賊首從此山中可冀廓清矣但此番搜勦務盡根株諸凡渠魁毋令遁逸其餘脅從之衆果出無辜或可開其一面耳所拿賊首可即解省正法以憑具題親翁荷戈擐甲跋涉山中賢勞頗爲繫念然以文吏而擅武略屢著奇功殊爲欣快率此附復諸惟自愛不一

東山之役擐甲爲勞何士榮既擒於前僞孫將軍復擒於後已經兩次具題今俟周鐵爪等解至再當彙疏

題敘但渠魁既獲則脅從者自當招撫俾其樂業惟李公茂孫調元未可令其漏網也省兵已經撤撤山中善後事宜凡不佞所未及者知親翁自能斟酌盡善耳

親翁此行東山渠魁次第就縛從此潢池小醜自當絕影惟李公茂吳煥能孫調元須留心案緝毋留根株再致萌發又所獲周鐵爪令審供係鄧少興乃鐵爪之徒非眞鐵爪也似當仍令伍家季招安或設計擒縛爲囑至親翁清操苦節綏靖地方種種勞績不佞知之甚深信之甚篤勿以昨者守道文內小嫌遂爲介介也幸勉之以慰繾切嵩此不一

黃安一案見在具題其譚以從黃翠林等已於此內題明安插楚省昨准制臺咨有仍令河南差官領回之說恐非其赴楚投誠之初念似應聽從其

便廉令反側子自安已有字致制臺矣親翁可
確詢譚以從等再爲通詳可也南康之警黃梅
防禦宜周王親翁往蘄知親翁必有綢繆之商
酌也耑勒不一
饑民無告最爲可憫總屬
朝廷赤子何分楚豫幸親翁卽爲安插得所或於
十二年積穀內動支賑濟卽當於疏內　題明
可耳周鐵爪作何勦除并煩留意五馬爲所屬

領袖親翁加意整刷定有可觀其各屬地方苦
情不佞已銘之座右矣
歲聿云暮將屆新春矣昨具疏
請留雖勉抑孝思實爲地方起見幸節哀視事庶
慰輿情
始和布令五馬春生方深欣企頃見小抄親翁
獲飽世榮等之功部議又加一級矣佳詞不獨
爲辛劉遺調自當譜入朱鷺鐃歌以爲奏凱之

先聲也附候不一
接來翰湖口被陷在楚黃事勢以蘄州爲重鎭
黃梅爲藩垣廣濟添設駐防龍坪武穴須布置
周密數言已得其要矣吳守道佟趙二同知業
已起身往蘄黃協亦應帶兵五百名駐蘄或於
麻羅二守備之中速調一員駐黃梅再於龍坪
武穴廣濟三處分防聯絡以固疆圉總之江上
之賊叛將土寇烏合之衆原非勁敵况楚有九

江爲屏翰旣不可過爲張皇致民惶懼又不可
不預爲防禦致小寇燎原惟親翁斟酌情形與
道協商定以鎭靜爲安內之功以周密爲攘外
之策而已江汛無船豈能控扼不佞已具題造
船尙未准有部咨備價公買之說最爲妥協但
應需船若干可速相聞以便酌量爲計九江守
有回音幸卽馬上相關其蘄州黃梅不申報情
由已另檄申飭矣附復不一

前見來翰具悉碩畫清江鎮自應設防與九江共壯犄角之勢安徽亦應發兵駐宿松等處三面鼎峙先已咨移江西督院及安撫矣清江應否築垣兵民分處此在親翁就近與道協商行此時既當令兵不擾民尤當恤民量力務期斟酌情形各得其當而已又來翰所云水陸形勝不佞政復同心此不獨漆室之隱憂亦桑户之預計也今九江已經勒部堂疏

請添設提督而河南亦復增設援勦提鎮容再咨商豫撫於汝寧光固之間或得一援勦總鎮移駐則更壯聲援耳刻下省會召募鳥鎗手幸親翁留神速募其新撫譚以從等可有能充此役之人否孫賊之信政恐未確并附復不盡

守道赴黃聞相待甚好殊慰懷抱麻羅文武未和容另申飭當此多事之時惟藉同寅協恭方能撫輯百姓詎當有參商之見也

任黃州時總督蔡制臺復札 計二道

前者山莽竊發門下躬親戎馬殲渠撫脅克奏膚功聞之欣躍文治武烈當今並亟可爲推轂預期矣循帷親賑民沾實惠以此爲視更勝封人也草復不盡

接來稟知災民賑救之議有裨今日急務具見門下留心民瘼保安地方至意當即斟酌更改移行撫軍司道府力爲舉行期臻實效至蘄黃

一帶去荆頗遠聞見不易尚有次第應行事宜不妨條晰備陳總冀民安盗息疆土寧謐即是無窮之福軍旅病勞交迫率此復聞并以誌門下直言無隱雅懷也

于清端公政書卷之三終

于清端公政書目錄

後學 平江蔡方炳 西陵諸匡鼎 編次
家孫 于準敬錄

卷之四

黃州書

申蔡制臺張撫臺乞歸守制詳
復蔡制臺稟
上蔡制臺用兵方略
上蔡制臺南征方略
上蔡制臺酌晋營將
復張撫臺論設水師議
上張撫臺論斬黃守禦
上張撫臺論九江事宜
上張撫臺論兵事
申張撫臺請增防兵議

與吳道臺論東征方略
與鄭學憲書
陞閩臬上張撫臺
上徐藩臺書
又爲藩憲上張撫臺
上兩粵金制臺稟

八閩書

公上　康親王求罷鐦夫啟
再上　康親王啟
上吳撫臺論閩疆事宜
候吳撫臺稟
上姚制臺稟
上姚制臺議捐濟稟
附藩司紫薇堂對聯
附五顯嶺對聯

補遺

簡訟省刑檄
嚴戢衙蠹檄
申飭招格檄
申飭差擾檄
設立木籖檄

于清端公政書卷之四

後學　平江蔡方炳　西陵諸匡鼎　編次
家孫　于準敬錄

黃州書

申蔡制臺張撫臺乞歸守制詳

成龍謬以庸材荷恩提拔感戴終身茲有下情泣血上陳念成龍父兄先逝上無叔伯終鮮兄弟煢煢一身奉侍慈幃希冀升斗以祿養親不料任粵任蜀遠隔天涯及佐黃郡又苦卑濕不敢迎養身羈一官心懸白雲十六年來烏鳥之私未嘗刻忘康熙十三年成龍有終養之請屢詞告休實爲高堂母老中懷隱憂不得不爲之乞憐也今忽焉永訣母北子南幽明殊隔訃音馳至肝腸慘裂魂魄飛銷號天搶地欲見無由追悔無及痛成龍母老不能養母死不能殮目

前樞停中堂亡靈無依倚門倚閭死後望兒倍切生前成龍他鄉孤哀腐心疾首淚已血凝形已骨立惟奔喪營葬觸棺躃踴少釋終天之恨此成龍痛哭呼號而不得不為之乞憐也伏乞憲恩垂憐他鄉孤哀母死無治喪之子施浩蕩之仁慈積萬代之陰騭循例題達歸家守制亡母有靈叩感地下成龍倘邀餘生焚香頂祝即與母偕逝啣環結草永矢世世矣

復蔡制臺稟

成龍自康熙十二年叩謁憲階蒙褒諭之寵章服之錫恩逾格外誠千載一時也十三年代親復任值南寇蠢動湖北震驚地方多事軍務繁劇未能趨謁罪戾殊甚自鄂至黃終歲靡寧成龍心血已枯筋力盡竭龍鍾堪憐通詳乞休未荷恩允強勉從事每多疎漏至於羅田文武互訐關係地方成龍何敢一刻放懷此事急則彼此相激緩則意氣自平況均係貴族子弟忿爭之日少親愛之日多茲屢奉憲檄不敢久稽謹將大略申覆伏乞憲鑒

上蔡制臺用兵方略

成龍受知遇之恩雖竭犬馬之力無以報稱於萬一然年邁氣衰力不勝任況當軍興旁午之時猶非太平腐儒可坐理也伏乞憲臺垂念數月奔走恩全離任成龍得與十四年澗別之老母妻子再相聚會闔家焚頂無既然時事孔棘

憲臺膺封疆重任宜亟為
朝廷計安危也用兵之法察天時審地利有守有戰有攻有奇有正有緩有急知已知彼以逸待勞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之數者不可不審也今天下之大勢在荊州據長江之險賊不能憑空飛渡相持數月金風一起川湖之賊必兩路爭渡彼利在戰我利在守以逸待勞賊氣自奪若

我兵先賊而渡江未爲勝策我欲渡彼必備安能保其萬全倘或賊有狡謀陽示之以弱而伏勁兵于澧常間我兵不揣虛實踴躍爭先入其彀中則危甚在我無必勝之勢而進退失策此知己知彼渡江之戰在所當緩者也岳州對壘勢足相當水陸更宜增兵以守爲戰勝負難決然曠日持久將若之何目前陽平已復蜀無可據勿拘六月不興師之例乘勝而入進可以戰

退可以守蜀中空虛鄭蛟麟老儒其餘浮夸之輩無智勇之將先之以撫繼之以戰蜀可傳檄而定大兵直抵遵義而黔省震驚三桂必退守貴陽然後荊兵渡江以尾其後必勝之局此奇兵在所當急而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至於武昌受病在通城小路須委老成將官鎮守勿騷擾民間收拾人心將平江一帶土寇撫而用之探長沙之虛實藉鄉民爲引導而長沙可襲取矣然後請偏沅坐鎮乘便招撫衡辰寶永亦足以奪賊人之膽而壯我軍之氣矣

上蔡制臺南征方略

四月內聞憲駕渡江南征兵威振厲成龍不勝雀躍用兵三年見此義舉然以江湖水漲暫旋
天戈此誠審酌乎天時地利識兵家進退之機成龍儒生也未諳軍旅之事第以素所見聞上瀆憲聽兵家之要有戰有攻有守今日長江之險古

稱天限南北者也守爲長策然非徒守之而已須訓練士卒常有必戰必攻之勢若止使之把守要隘何異乎逍遙河上也訓練之法非止騎射鎗銃之末務五人爲伍十人爲什自管隊至百總把總千總守備上下相統休戚相關將知士意士識將心如身之有臂臂之有指呼吸貫通一旦臨陣晝視旗幟夜聽聲音可聚可散仍可散可聚而終不可亂兩軍對壘如手足之捍

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是訓練之要圖此議涉於
迂濶而實非迂濶也守備親乎千總千總親乎
把總把總親乎百總百總親乎管隊管隊親乎
士卒士卒雖衆然由管隊層累而上則頭領漸
約風雨晦明同其甘苦鋒鏑死亡共其患難古
大將吮疽投醪用斯道也水師營亦然但水戰
之法久缺不講似宜大小船隻相間以便利爲
上計總之兵不在多關夫子用刀斧手三百岳
武穆用步兵五百以少禦多誠得乎兵心而已

將將之法亦無異是目前
國用匱乏最爲喫緊則屯種當議舉行荊州用武
之地必有荒蕪之田以守兵輪流耕種如臨江
一帶九十月水退種以大麥至三四月水漲之
時即可收割其餘高阜之處種以粟穀不比水
田多費人工勿先計收獲多寡實意行之自有
功効亦可助

朝廷此一須之費而亦不曠乎兵務當此
主憂臣辱之時憲臺爲封疆大臣責任綦重拔武夫
於行伍之中寄以干城腹心之任古人有行之
者至於通徹占候曉暢謀畧用兵已久草莽料
不乏人虛心延訪使貪使詐此又運籌帷幄之
要着也成龍邇來老病纏綿憂時心切不克躬
親叩謁恭陳芻言未知頗合時宜否

上蔡制臺酌留營將

竊照黄州西接武昌漢陽東連九江安慶長江

一帶亘綿數百里上以鍵荊岳之門户下以扼
淮吳之咽喉實屬要害之區當承平之日黄州
原設副將一員額兵六百六十名分汛黄岡黄
陂麻城黄安蘄水羅田六縣蘄州原設參將一
員額兵四百五十名分汛蘄州廣濟黄梅三州
縣而黄協所轄地廣兵少常有鞭長不及之虞
康熙十三年滇黔告變人心叵測麻城羅田素

爲盜藪憲臺慮周萬全
題請黃協添設守備二員分防麻羅各召兵三百名因蘄州勢踞江干密邇黃州議裁參將一缺留兵三百守備管理而統轄於黃協彼時江右無驚議設議裁緩急適宜嗣豫章用兵憲臺審時度勢請復蘄州參將一缺兩牘補陳無非爲
朝廷封疆起見部議相左益以九江有提督坐鎮而江右已漸次蕩平也然今日之憂又不在水

路而在陸路閩江右寧州告警與武昌之大冶興國接壤不無震鄰之恐查大冶從小河出黃石港直抵大江在黃州之下蘄州之上興國從富池口直入大江在蘄州之下廣濟之上雖賊寇不敢猝犯但恐大冶興國受敵而沿江一帶須處處隄防以一協鎮遙制九屬之水陸瞻前顧後不無可慮莫若暫留雅參將坐鎮蘄州仍分汛蘄州廣濟黃梅而對江之興國等處亦得專謀隄防黃蘄協力聲勢相援兵威自壯防禦自密不惟黃州鞏固無憂即武昌之屬邑亦可恃以無恐伏乞憲臺爲封疆謀萬全因時制宜暫留營將輔車相依以成不可搖動之勢如欲必裁或俟事平再議可也

復張撫臺論設水師議

用兵之道審時度勢陸路以騎兵勝水路以舟師勝自湖南失陷長江之險賊視耽耽相其機

宜設立水師誠爲要務荊州重地武昌省會水師二營
題請設立可謂無遺策矣惟蘄黃一帶上接荊鄂下扼潯吳爲全楚門戶水師不可不亟爲之議然增設水師必廣招募而募一兵必增一兵之費當
國用匱乏何敢議增查道士洑一營處黃州之下流踞蘄州之上游現設兵三百名原稱水塘或

可易爲水師似不必增兵止易其名習其技便壯南北之雄圖也如云兵寡難成營制或將蘄州已裁兵一百二十名補入道士洑共兵四百二十名统以名將聯荆鄂而制潯吳思患預防審時度勢之長策誠有如黃協鎮改設水師之議允合機宜第議水師必議舟楫若復新造工費浩繁便難舉行或將岳州新裁水師營大船議發十隻儘可足用再查道士洑原設防江小

船以濟之大小兼資聲勢自赫守禦自固茲奉查議理合悉心籌畫伏候憲裁

上張撫臺論蘄黃守禦

前九江湖口情形乃蘄營千總等員塘報十三日晚投之王協鎮請成龍會議通報速發郁千總帶兵一百名駐扎蘄州北關前哨偵探成龍於十四日賫書差役前往九江府知會逆賊實跡救援機宜俟役回另報第黃梅與九江密邇

蘄州既與黃參將密議竟不申報是視地方大事爲戲局乞憲嚴飭十四日成龍據協移復行詳報請守憲并江防同知未蒙憲示十五日奉憲牌備船二十隻成龍自合遵行但民船備用終非永久之計成龍欲備價公買爲緩急之需特苦貧乏不能濟事且古有水師似宜倣而行之黃參將已經裁缺赴部改選王協鎮自應速往蘄州整練兵馬黃梅空虛亦應特委專員領

兵協守城池以壯聲勢廣濟無城恐人心驚恐弁兵均應駐防今日事勢以蘄州爲重鎮以黃梅爲藩垣龍坪武穴正用兵扼要之地布置須周密事屬萬緊統候憲裁謹獻地里圖一紙祈察收程鎮邦已至正資助理爲此具禀

上張撫臺論九江事宜

看得

禁旅南下逆賊自然聞風竄伏目前正可從容網

緣黄梅爲武黄下游門户今據該縣稟稱恐發兵駐防則城内之廬舍人民難保萬全爲慮誠切細閱形勢湖口與斷腰近清江鎮與九江近莫若發兵駐札清江鎮守與九江聲勢相連可以大壯兵氣湖口離安慶不遠或移安徽撫憲亟發精兵駐防則三面鼎峙彼此相倚可保無虞至於清江鎮似應築兩土垣兵居其一民居其一庶兵民不致混雜統候憲裁

上張撫臺論兵事

守憲十七日臨黄十八日有南康之報聞郁千總領兵赴梅成龍深切心腹之憂請命守憲立刻發兵當日給散兵糧借支黄梅草銀二百兩營兵方束裝而憲命適至船隻不足李知縣帶家丁夜渡樊口十九日天明船集大小共四十隻大船給銀三錢小船給銀一錢五分文武臨江釃酒誓師頗有投石超距之勢又聞郁千總

往斷無復可慮守憲優禮相待較前迥若霄壤一應事宜守憲協鎮爲政成龍與中軍料理府事如有緊要機會亦不敢坐視緘點六安州麻埠地方土寇倡亂與麻城東山爲鄰羅山解散餘黨無人安插三五成羣由麻城潛入東山六安之界利在守臨羅山之黨利在驅逐聞風已報守憲仰候布置羅田麻城文武不睦麻城文弱武強羅田武弱文強事處兩難調停無術九江江守書到馳報船隻目前買備尚無定局統

冀憲鑒

申張撫臺請增防兵議

竊照黄州地方寥廓水陸兼防原設協鎮副將一員額兵八百六十名分汛黄岡黄陂麻城黄安蘄水羅田六縣昇平之日尤虞地廣兵寡盜賊竊發自滇黔告變地方多事麻城羅田已新設守備各一員募兵各三百名無庸協兵防守

查千總羅登雲領兵五十名防守石人嘴把總賈思玉領兵五十名防守黃陂千總郁棻領兵一百名防守陽邏府城止留六百六十名各塘汛分防不足議撥羅田兵五十名防守石人嘴撤兵回協分守各塘目前江右寧州告警大冶興國有震鄰之恐黃州沿江倍宜慎加巡防麻羅營兵不時聽候調遣茲聞督部院撥麻城營兵五十名駐防陽店但大冶興國與黃州一江

相隔處處需兵防守以黃協一千四百之兵尚恐不足分防尤望蘄州留將協力若調麻邑之兵前往楊店則兵勢愈分防汛愈疎況楊店係德安地方尚屬內地或德營撥兵五十名亦可以資彈壓也成龍本屬文職不宜越位譚兵但文武同城安危與共凡有關於地方者未敢坐視不言統冀憲裁

與吳道臺論東征方略

成龍自前月二十七夜星馳賫送僞劄後二十八日晚賊突然至陽邏不知何來飄然而逝不知何往十一月初一日忽報黃岡永寧鄉有警界連麻城東山恐陽邏之賊必然入夥則聲勢益張九江有重兵黃梅無事蘄州賴憲臺駐鎮威德宣布當自萬全止須留兵百餘以資協守府城空虛祈會商王協鎮回師與成龍密議布置更祈密授方略初一日已有稟報撫憲轅門

專懇協鎮旋師用藉彈壓調度再懇憲臺迅賜臨黃封疆倚賴東南安危在此一舉成龍惟擁命入山躬彰撻伐亦可紓憲臺內顧之憂也可勝拳切之至

與鄭學憲書

初七日忽捧憲諭諄諄誥誡念桑梓之末員篤以家人父子之厚誼感激之下倍增踧踖成龍年邁力竭沉滯苦海遙望白雲肝腸碎裂祗因

撫憲恩深義重不敢云瘁地方事務各屬年少恐不諳練事事關心至於蘄黃原名盜藪數年以來躬親稽察不遺餘力水陸頗靜近日諸兇口稱成龍養高必不冒險敢於私隱横行若不出其意外破其惡膽將何底止扶病巴河之行非得已也即身居署中未嘗不心馳境內出入勤慎之諭真令人痛哭流涕事出無奈將若之何如此嚴密尚有諱盜不報之弊訛傳高尚寶

屬本心但目前難以卸肩相度時勢或終不免此一著耳承惠種種尊者之賜不敢告却解衣之恩當佩服終身敬望駕臨齊安未卜福星何日照臨也

陞閩臬上張撫臺

成龍受知遇之恩即天地父母何以踰也淪骨浹髓莫可名言昨叩別慈顏痛不能割于為永訣肝腸碎裂蒙笑語之燕醉飽之德愧莫能承

復蒙清問俯及敢不罄抒素所見聞仰贊盛治但恐蒭蕘鄙言無裨高深伏望鑒宥焉自十三年禍亂之初正憲臺蒞政之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一時風鶴處處城郭蕩空若非憲臺鎮靜屹如山岳彼時乾坤不知作何光景也焦心勞思選將守鄂呼吸之頃轉危為安復請侍衛之兵大彰

國威上綏徽之疏收拾人心試問今日之天下金

甌如故者誰之力也憶昔逆氛漸逼江夏城門之外文書不能行兼以粮餉匱乏費用浩繁天降災殃淫雨如注慷慨悲傷此成龍之所親睹也尤憾奸宄喜亂內變紛生大冶煽禍於前東山接踵於後蒯江右諸邑失守南北震驚漢口黃岡麻城黃安揮臂蜂起憲臺發策指使用兵如神勦撫兼施保有疆宇

題請恩免逆首家屬用彰

朝廷不殺之仁至於脅從罔治視偽劄如棄紙反側自安又其餘事矣

皇天在上毫無佞諛之辭兼以天災異常洊遺水旱請蠲請賑苦無寧晷數年來享平安之福殊不知臥薪嘗膽之苦也從前功德累紙難盡目前事務較昔倍苦官民交困不忍不言如輓門瑣屑細事無關地方安危似不必煩憲慮也圖治之大要在用人行政而已用人之權雖出自

朝廷而激濁揚清之法又在封疆大臣操之但知人則哲自古為難賢良佐理易與為治監司為憲臺耳目朝夕籌畫

國家大事最為喫緊如驛傳襄陽二道皆正人之選倚為心膂自可相與有成守令為親民之官時加勸勉人孰無良且八法具在敢不自愛而勞苦之吏亦宜拔擢一二以快人心以示鼓勵如彝陵知州身履危險之地黃梅知縣躬親奔走之苦日久神疲情狀堪憐前任漢陽江防修理沙船傾家助

國均難泯滅倘徼特典則人人自奮於功名之路罔不捐軀報効若夫各府屬員難以盡知不敢冒昧上陳此用人之大要也行政多端目前苦累惟在軍需

王諭一須時刻難緩然寓仁慈於催辦之內寬一分則軍民受一分之福一切木料油麻鐵釘等

項先查經理衙門存剩幾何勿令沉匿尚需用幾何量其多寡確實分派勿令浮冒凡司道分派數目申飭詳報以俟開銷之日徹底對查則沉匿浮冒之弊可杜而吏書不敢作奸至採買米豆等項現在發價申飭司道不許牌內開如價不足另行補發字樣此係騙局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止許地方官照時價買解造冊報銷如有浮冒者痛加駁減如大部奏銷之例則公事

易辦而官民無平空墊賠之累至驛站之事苦於倒追各驛官無隔宿之糧而拖欠至成千累百號天泣地不可聽聞將何以周恤各屬吏員奔馳軍前枵腹從事內不能顧妻子外不能贍跟役衣服襤褸殊無居官之體將何以存濟排夫數減差使日增累及烟戶漸已逃避將何以調停大江舟楫乃商賈血脈之路封船不已船戶潛匿商賈絕跡將何以疏通漢沔一帶堤受水害百姓流亡將何以修築長江上下塘汎無兵盜賊必致橫行將何以預防湖南一日不復軍供一日不休楚地居民日就剝削患在肘腋將何以籌度楚民健訟頑梗傾家敗産縱有一二富室破壞不堪將何以禁止事務多端難以枚舉此行政之大要也若督臺帥師洞庭焦勞殊甚鬢髮半白尤賴憲臺同心戮力時勤寬慰此又封疆大臣利害與共視同手足之誼矣若

察核官吏下及衙役此太平之常事當今日極苦極累之時更冀憲臺寬其文法恩先於威俾各屬黽勉圖治咸樂寬平之化成龍歸休丘園遙相慶幸冗言瀆聽曷勝惶悚緣奉下問不識忌諱统乞憲鑒可否採擇施行若吳逆寘誅天將悔過蕩平可望憲臺凌烟之慶成龍身在草莽亦與有榮施焉

上徐藩臺書

兩接諭命讀至苦海陷穽之句不覺痛如刀割孰料時事一至於此曾憶去歲五月內成龍竭言切諫明知時事之難處而瑣瑣慮及此也憲臺亦憶及此乎已往不諫來猶可追時事雖不可爲而尚可及早圖之也成龍又有芻蕘之言深知不足聽而又不忍不激切言之也惟望憲臺俯閲裁酌可否實意行之爾今日財用惟有餘不足兩者而已酌盈濟虛補偏救弊之法古

人行之今人不可做而則之乎懇憲臺大舒胸臆勤惜分陰全副精神注於會計念茲在茲日積月累彈兌勿落他手支放必須躬親登記莫緩時刻非孳孳爲利也亦以云救也若愁悶日集毀言日至一味放倒將來何以處之其緊要之法有三焉一曰覈實數傳集經承清查錢糧民賦不足幾何協餉不足幾何捐納不足幾何立爲欠數著經手軍需書吏清算各項軍供應開銷幾何立爲存數再將在庫在內已發銀兩徹底清查某府州縣有已發之銀某等如修理杉船之類某府州縣有發買之米如黃岡蘄水二千兩之數查明立刻催解立爲存數以所存抵補所欠尚有不足幾何復查在省棕麻板片等項已用實數幾何未用存留幾何俱係有用之物料查明交付武漢兩府因便支用一以省另買一以作實數可杜藉端盜賣之弊已聞有

盜賣鐵斤者不可不亟爲之計也一一確查然後一手出入節次省減並入爲出雖有吝嗇之名可免陷穽之累矣一曰親吏書

朝廷之有百官百官之有吏書一也百官之內豈乏不肖吏書之中豈無賢者亦在因才器使而已耕問諸農織問諸婢必然之理一身之精力有限衆人之耳目無窮各執事分辦於下一人察核於上彼焉廋哉但不可過疑亦不可過信用人勿貳古之道也樂彼之園其下維籜古之言也好而知惡惡而知美衆吏莫不樂爲之用何憂財用之不足乎若寂處尊嚴屏絕吏胥止有一二親信恐利歸他人禍歸一己種種弊生不可救藥矣一曰閱文書藩司爲一省總滙衙門百官之賢否民生之休戚歲時之水旱民賦之起解軍餉之領支俱屬望焉文書隨到隨閱隨閱隨行則百官畏其丰裁民生保其性命水

旱賴以調劑民賦軍餉無守候稽滯之怨若不
勤加折閱則諸事塵積一二奸吏伺其喜怒隨
行文書利歛於下怨歸於上縱財賦雖無可慮
而陷穽愈不可測矣更望親近正人君子相助
爲理神氣日清名譽日彰功名置之度外禍患
杜於將來以上瑣言出之痛腸惟台鑒焉成龍
行矣承憲臺贈言讀不忍終及見詩如見我之
句灑淚沾襟閱楚之隔山川之遙後事不及聞

知且成龍年踰六十邇來多病又恐有生死契
濶之痛矣臨別未面後會無期黯黯魂銷不知
所云敬呈俚句誌別惟憲臺見之一如見成龍
焉

又爲藩憲上張撫臺

成龍任道日淺衙門事件亦少經護道查明已
具結申報訖惟任府治五年錢糧軍供等項例
應統爲查核近日藩司行查黃州府出具並無
未完事件印結合據結申繳成龍任内之事俱
已明白應赴新任且閏役於本月十三日到黃
迎接不便久爲逗留前藩司劄云回荆查明詳
請憲臺批允發憑迄今未知查明詳請否尚有
十六年八月内買豆一事當時議定買豆十萬
石成龍具六萬兩印領一紙藩司止發銀一萬
兩買豆二萬石此項豆銀黃梅領銀七千兩買
豆一萬四千石景照磨領銀三千兩買豆六千

石俱已交收清楚而六萬兩之印領未發今歲
領買豆銀二萬兩此項銀兩鮑同知領過一萬
兩景照磨領過四千兩尚有銀六千兩眼同庫
官吏收明司庫而二萬兩之領未發又有修理
沙船一案借司庫銀一千七百五十兩印領三
紙據前任郭同知云止收過銀一千兩此項銀
兩黃州府俱已承當而一千七百五十兩之印
領應行查發九月初旬姚監生赴荆清算遇藩

司於江夏面云回荆查發手劄又云各領應存者存應還者還斷不貽慮言詞悽楚讀之不勝痛切僚屬之情利害關心但

朝廷餉銀理宜逐一清算爲一了百當之事此成龍爲藩司慮又不得不爲一身慮也乃成龍痛心疾首而無如之何者也統望憲臺始終曲全爲拔救之法昨聞憲臺嚴聲厲色乃一片婆心實意教訓而藩司不勝氣短惟恐愧悔之下事

件頭緒繁雜急不能理必至寢食俱廢而大事愈不可問矣成龍愚見莫若相其性情而節次清之但荆南路遠事多遲滯懇憲臺啟請糧道暫赴荆料理星夜調回藩司朝夕面商温言寬慰令其心志舒暢愁悶暫展喚經手錢糧吏書逐日清算限期歸結則錢糧之出入多寡有無水落石出縱有差錯逐案清補事尚可爲也若不蚤爲籌畫必至僨事若至此極矣藩司止有

一子不幸早逝煢煢父母妻夭各一方內外憂偪又無親屬解慰將來作何結局又成龍之晝夜不寧而緦緦過慮者也印領一日不發成龍決不敢輕離黃州赴任違限之咎甘心受之成龍執拗鄙見未知有合時宜否

上兩粵金制臺稟

成龍才劣數奇筮仕粵西蠻烟瘴雨孤身七載幸蒙知遇千載一時榮膺計典格外提拔迄今

回想叩別瑤堦叮嚀勿變操守不覺痛切肝腸及赴蜀任荒涼情狀滿目悽愴踏勘榛木踰山入箐奔馳百日轉秩黃丞雖屬冷曹而遍處盜藪驅除撫輯倍費心力刑名繁劇日昃不遑兼理黃漢捕務苦肩重任又兩值代覲奔走雨雪又經五載蒙蔡督臺識拔特賜章服仍膺異數告誡勿變操守一如憲命成龍不覺痛切心腸無端滇黔起禍南服不靖成龍覲畢星赴軍前

代理武昌事務適量移建寧守張撫臺雷任鄂
郡因浮橋一案叅黜值麻城土寇生發委任撫
勳題授黃州守一切軍需躬親料理神疲力竭
南賊潛入黃地煽惑肆逆領兵進勦焦心勞思
鬚髮盡白事平乞休屢詳未允勉力供職以報
兩臺今日之知遇卽以報憲臺當日之知遇也
更潰陳者目今西南鼎沸而東粵一省隔斷滇
閩之聲援天下安危所繫憲臺一力保全真所

謂
朝廷封疆大臣矣自豫章告變粵東孤立一方四
面受敵竊甚憂之幸江右蕩平則東粵軍威倍
壯頃閱邸報西粵撫軍克復梧郡須善守之平
樂灘高水險不便進兵宜密訪別路出永州一
帶可以直抵桂林舊右江黃守道素蓄膽略陷
入賊中必有歸意倘得內應孫孺子不足謀也
舊線將軍未卜存亡此老若在可與黃協力至

於馬雄成龍料必附賊羅城溫守備久在標下
習知馬營虛實倘起兵柳羅間襲取慶遠猺獞
聞風響應是亦搖動彼地之一策也惟恐細作
難得其人耳成龍治蘄黃頗稱寧謐荊岳相拒
邇來鄖襄多事亦已合兵會勦江右寧州失守
不過土寇作祟無有大患秦中賊勢畧已斂跡
天下事全賴憲臺諸大臣盡心區畫兵不可輕
動機不可輕失相度時勢戰守自有機宜成龍

愚瞽下吏沐恩高厚夢寐難忘茲因便羽特將
成龍前後艱苦備陳兼述時事以表鄙忱臨稟
不盡瞻切

八閩書

公上　康親王求罷獅夫啟

康熙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據福州府知府蔣
璥海防同知蘇佳嗣糧捕通判林有蘭呈據閩
縣知縣祖寅亮侯官縣知縣姚震會報稱本月

二十四日蒙撫院傳奉
王諭令職等照舊撥給各旗官兵鍘草人夫職等以未奉院檄難以撥派民間隨因出師行逼職等不得不再行請示至二十七日各旗官弁兵甲塡塞縣堂刻着職等撥派鍘草人夫職等以此項人夫前係督院具題禁革未奉上文不敢擅撥當經面稟參贊大臣併各司道職等於二十八日具啟

王爺聽候批示間詎合城內外諸色人等傳聞仍取前項人夫以大兵雲集徭役繁重民命不堪突然廢業罷市喧泣街衢事關地方理合詳請乞賜示禁庶地方得以安堵等緣由到司道據此職等隨卽傳喚保甲人等查詢據稱大兵鍘草人夫子民竭力已久前蒙
王爺天恩軫念小民困苦特准豁免實蒙再生不擬昨二十七日旗兵復向兩縣取撥小民典鬻已竭委難再支因此驚惶廢業號乞轉懇
王爺等語職等卽曉諭令其照舊開市安業外但閩省殘黎困苦已極業蒙睿鑒豁免各旗鍘草人夫百姓邀恩已久今應否仍准照前免撥此出浩蕩洪慈職等身任地方理合啟請
王爺睿裁施行

再上 康親王啟

竊照國家之安危由於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

得失在於用人行政識其順逆之情而已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國與民相倚之切千古誠不可誣也我
親王爲國家之大宗實維城維翰之所攸賴因滇黔背德東南煽動
皇上命將出師審浙閩爲東南重鎭熟知

親王仁育義正可當大任授閫外之寄以平定東
南是即
太祖
太宗
世祖章皇帝之所式憑也我
親王毅然受命簡師閱旅平復浙疆直入閩甌
類望風劾順海逆遠遁救斯民於水火之中登
之袵席之上神武不殺古之用兵無以過也數

年以來小民歌頌戴高履厚莫知所報十七年
海逆偶爾犯順旋即驅逐而小民獲有寧宇無
非
親王愛養斯民之所致也邇來京師地震
太和殿災
皇上憂勤惕厲下罪己求言之詔惓惓以愛民察吏
為念且北直江南山東河南處處告饑賑濟之
旨日頒豈不知滿漢兵馬從征日久勞於王事軍需
浩繁內帑告匱難於供給而愛民心切未嘗因
之而少置也
親王為朝廷宗臣鎮靜海邦地方寧謐
皇上少紓宵旰之憂者惟
親王是賴我
親王體
皇上之心敬
天畏災屢諭滿兵毋擾百姓煌煌

王言下痛民隱上徹
宸聰是又
太祖
太宗
世祖在天之靈所喜悅也職司成龍年逼桑榆受
親王知遇之恩無以報荅惟審人情順逆之故敬
獻狂瞽之言乞
親王俯念

國與民相倚之切以一夫不獲曰予之辜一吏不
法曰予之咎爲保邦致治之本爲回
天慰
祖之實以尊
朝廷以服海醜莫是過爲成龍章句腐儒不識治
體冒昧瀆陳伏乞
親王睿鑒施行

上吳撫臺論閩疆事宜

成龍山右腐儒未習軍旅然謬任閩職已幾一

載切知生民之塗炭皆由海逆之憑陵此賊一
日不滅閩疆一日不寧憲臺勞心焦思圖報
朝廷知遇之特恩拔救閩省之殘黎必殲除海逆
以底蕩平因之殫心籌畫以難與慮始之見爲
一勞永逸之舉修理戰艦製造軍器夏不避暑
冬不避寒且浹洽歸誠交驩平勃一片苦心未
嘗一刻忘

朝廷也茲戰具齊備厲兵秣馬擇吉興師將見澄
清海宇乂安邊疆在指顧間也成龍雖屬眊瞶
踴躍懽忭慶太平之有日矣然不揣狂瞽爲攘
外必先安內之議未知有當憲鑒否敢敬陳之
一省會根本之地不可不慎也閩民姦詭而好
亂多圖僥倖爲不終朝之計逃兵匪寇竄伏閭
左乘便思逞遷民寠夫室家仳離一呼易叛歸
誠者雖多革心而歸農者豈盡化眼憲駕南征
腹內空虛幺魔窺伺實繁有徒雖

王師靜鎮可保無虞而南台種類雜處人心易爲
煽動倘有小警未免煩憲臺閫外之慮此林鼎
陳德楓二案似當早爲處決以絕覬望者也
一上游形勝之區不可不固也延建邵武爲八
閩咽喉米穀所由輸運商賈所由流通往來山
寇出沒建郡之浦陽崇甌等縣咸受荼毒延郡
二郡順昌光澤均遭侵犯至於杉關要路民不

安杭商旅視爲畏途各協守兵惟知按月索餉不知所守何地所防何賊且江紀楊一豹二賊日以歸誠爲餌而焚掠倍慘憲駕南征彼復何顧忌雖尚將軍駐建可恃無恐而延邵之間難長不及二豎必更有一番計算目前古田已藏逆種永安復報寇黨順昌尤沙尚雷燃灰倘有小警又未免煩憲臺閫外之慮此順昌杉關似宜各設防兵三百名以資守禦尤沙似宜分兵

數十名以何賞隙者也

一各營分守之兵不可不練也

國家養兵期於禦侮未有止以迎送往來守汎瞭望空縻糧餉爲者近稽兵籍郡有鎮守邑有分防星羅棊布如常山之勢然細加察核或調赴漳南或搭配水師或分防塘汎在伍之兵實有幾何憲駕南征各營必逸豫高枕惟計餉銀之完欠誰復驗弓馬之生熟倘有小警在伍之兵寡而未必精在汎之兵呼而未必應又難免憲臺閫外之慮似宜爲綢繆之計亟加申飭務嚴在伍實兵若干名時加操練寡而期精在塘之兵若干名日加稽查呼而期應各成一枝勁兵互相聯絡以通聲氣以資禦侮以備調遣者也至於海上形勢憲臺久已洞悉成龍何敢妄陳戈矛所指勢如破竹以紓

九重宵旰之憂酬知遇之恩建蓋世之奇勳鑄功名

於鼎鐘此成龍之雀躍欲狂者也統祈憲鑒

候吳撫臺禀

憲駕出征爲

國受勞成龍逸居省會無刻不廑懷每閱南報陟天馬屯紮武披草萊剪荊棘驅除游逆安撫降丁爲水師先聲憲臺社稷臣也破海壇越江陰戰湄洲泥灣之間眞可謂一月三捷矣二月朔日廈門露布除

兩朝之邇寇建葢世之奇勳從此海不揚波民獲
寧宇用紓
九重南顧之慮成龍喜躍如狂更竊有請焉臺灣尚
在宜為善後之計或云得其人不足臣得其地
不足耕此眉睫事也久之必為厦門憂武侯擒
縱之策正在此時銅鼓之威海內咸仰望焉成
龍不識時勢謬陳一見乞憲裁酌畫
國家久安長治之圖萬世將倚賴之矣但憲臺冐

陰雨觸海風晝夜靡寧聞憲體清癯成龍寢食
不安區區下情望為
朝廷保重統祈憲鑒

上姚制臺稟

本月初三日捧讀憲檄為大計一案以和衷為
惓惓是誠大臣之體
朝廷之福也成龍老邁迂儒不學無術歷仕二十
年縱觀古今名賢身任國家大事無不同心協
力相濟以有成者況閩省之危岌為何如地閩
民之殘疲為何狀也謹將大計一事緣由備陳
之部文大計以一月為限期成龍於十月初旬
患病告假而大計賢否高藩司差役守催成龍
以老病列款移司通詳則大計重典成龍事不
能理也適高藩司有摠省之議撫臺以揭內不
便列名十月十九日催成龍議事即以藩篆相
付成龍以病辭未允彼時二十五日大計之限

滿矣二十日催迫任事二十一日受篆二十二
日即以大計請命撫臺隨詢主稿之例成龍未
經其事即傳吏書問云軍政乃憲臺主稿大計
乃撫臺主稿也復檢查舊案歷歷不爽撫臺方
諭吏書速行此成龍在坐
天日共鑒者也成龍又以地方多事屬員為軍務所
苦且一年之中已被劾八員此番似難過刻乃
成龍所力懇者二十三日即開列三員通報以

副限內之衆是大計緣由歷歷有案可攷者也
憲臺廓達大度敬賢容衆同撫臺以定海安民
爲已任是今日閩省之封疆
朝廷所倚重士民所待命百官所畏威者憲臺撫
臺也數年來勞
朝廷數十萬兵馬費
朝廷數十萬金錢全望會師大舉以紓
朝廷宵旰之憂以解閩民倒懸之苦而憲功名垂

於竹帛福蔭綿於子孫在此一時矣和衷之論
憲臺盛德事也成龍愚見以吹壎吹篪之誼原
無彼此爾我之形和衷之美可併不有也成龍
耳聾眼花不似人形龍鍾可厭久應在廢棄之
列何敢與言
國家事但蒙憲臺知遇之恩知之何敢不言言之
何敢不盡臨稟悚切

上姚制臺議捐濟稟

泉郡米價騰貴兵民交困業憲臺特疏題請捐
濟救此一方誠饑溺由已之盛心也復奉憲檄
設立站運先動憲捐銀五千兩司道府捐銀五
千兩在省買米五六千石星夜運泉如救焚溺
實爲
朝廷兵民實爲
朝廷封疆籌畫周詳成龍奉命竭蹶遵行撫憲并
念泉郡米貴協濟難容刻緩諭查延建邵三府

從前發餉買米尚有四萬石委糧道星往清理
督運又恐府縣米石一時難清閩餉銀四十萬
將至諭糧道於省餉十五萬內留三萬兩迅爲
買米期於無悞急需是撫憲熱腸同憲臺苦心
兩地合符也值省會米價亦陡至二兩一二錢
以外成龍廣在省買米則米價必爲興化之續
若俟上游米到又難副目前之急隨懇撫憲諭
借糧道十九年秋糧米令閩縣備米一千石俟

官縣備米二千石成龍奏米二千石俟上游米到陸續補還一時協力辦備站運可有頭緒也嗣蒙憲委線副使來省催銀買米成龍區區下情有瀆陳者省米數日內減至一兩有零若經採買勢必仍前騰湧省會貿易者衆力田者寡嗷嗷待哺將何以濟此其可議者一也大兵月折料穀二萬石每石折銀六錢五分目前因米穀價貴勒不允折費盡委曲若米價再騰必索

本色則每月二萬石之料穀將何以支其可議者二也各道捐銀事屬急公誰不樂從但成龍與各道朝夕共事頗悉底裏如李糧道陞任蒼梧貲斧告窘王驛道陞任南臬尚負債息隱隱在聽聞間王運使陞任嘉湖日用亦甚蕭索楊學道蒞任未久當此三空四盡無不捉襟露肘夙荷憲臺矜念至於在外各道成龍未悉知然值軍興浩繁物力告匱之時一舉一動難逃憲

鑒若夫各府認捐勢必索之屬邑私派民間爲偷兒竊取之計其可議者三也前蒙憲恩代解泉餉一萬餘兩因協餉未至久未清還目前司庫匱乏成龍苦情不敢上陳大兵每月折料穀銀八千兩折草價銀二千兩月餉銀四千兩共需銀一萬四千兩東那西補心血嘔盡竊思成龍初任粵西令止徵地丁銀一千二百兩次任蜀牧止徵地丁銀九兩再任黄州錢糧徑解藩

司從不知收放銀兩成千累萬爲何事忽遭此火坑苦累欲死此又成龍之不敢議者四也憲臺寬洪大度體恤下情成龍敢不披陳肝膽以候裁奪成龍更有請焉泉郡兵馬雲屯料在省數千石之米集如一杯之水但相時度勢或米價稍平清查壓欠餉銀如數補足則月餉無缺民間積米自出或可紓有裕餘也憲臺嚴守一介海內咸知慨然以萬金自任無非爲此

朝廷兵民
朝廷封疆戍龍豈無人心甘爲鄙吝下流惓惓鄙
懷惟祈審時度勢而已統乞憲臺鑒酌焉
附八閩藩司紫薇堂一聯
累萬盈千盡是朝廷正賦倘有侵欺誰替你拔
枷帶鎖
一絲半粒無非百姓脂膏不加軫惜怎饒得男
盜女娼

附五顯嶺
山到窮時現許多峭壁層崖歎富貴功名何似
林禽野鳥
路逢狹處經無數行雲流水任盤桓談笑休辜
翠竹蒼松

補遺
簡訟省刑檄
訟獄爲民命攸關聽斷讞決務合情罪使民無
冤然後能使民無犯本司爲通省刑名總理法
紀專司而簡訟省刑載在
勅諭所謂刑期無刑
聖意即經意也値今時屆農忙亂後孑遺方得歸農
樂業大小衙門俱應停訟現蒙督撫兩院給示

曉諭遠近諒已具聞玆除一切民間小忿爭角
細事槩不許濫准拘審騷擾妨工幷擅擬罪贖
婪追外如有關係重大或由上發事件必虛心
平聽俾吐眞情毋逞嚴刑以求必得至引用罪
名必照律例方稱明允倘或上下其手出入任
情是爲刑罰不中民無所措安望簡訟省刑以
符
功令合亟申飭仰府官吏查照事理即便通飭所

屬自輕罪細故簡刑停訟外其有應行審理及
奉發等事務平心剖決應照律者照律應遵例
者遵例擬議妥確獄不滋煩本司即以此定考
核若有苛酷淫刑草菅民命及狥私賣法巧爲
輕重者本司徑行平反改正仍以弁錯與故出
入人罪報叅決不姑容毋以身先嘗法也

嚴戢衙蠹檄

衙役犯贓首嚴

功令本司法紀攸司剔蠹除奸尤爲急務自下車
之始即已留心體察知八閩地方向來叢姦藪
惡咸借衙門爲護身之符其積年盤踞公門者
爲害尤甚蓋緣巨猾老奸機深術巧始以甘言
微利攄忠獻勤而不肖有司遂以心腹相托或
爲掊尅之謀主或作暮夜之傳宣猫鼠同心呼
應捷于影響由是小民愚者畏其威福狡者藉
以鑽營鬪鬨脂膏從而吸盡良民蠢賊莫酷于

斯況閩地自變亂之餘萬戶凋殘豈容復縱此
輩貪狼任其吞噬本司細行叅訪業已廉得其
實如採辦軍輸則濫加科派取用夫役則賣富
差貧以致詞訟爲之線索惟利是圖是非顛倒
者所在有人本應指名立拿窮處官揭姑念地
方遭亂法紀久弛未經剴切申明毋怪冒攖禁
網姑已往不究外合亟申飭仰該府官吏即便
移行所屬廳縣嚴諭各役人等知悉務各痛改

前非洗心易轍奉公守法保守身家如有怙終
不悛者本司三尺具在斷不再行寬假官以貪
縱揭叅蠹以大法重處遠宜猛省毋貽噬臍

申飭招格檄

照得臬司乃刑名總滙招由悉關
題奏重案口供讞語務必簡潔至當難容龎雜舛
謬每閱各屬申詳招由如欵賊之案多有不入
原欵問荅口供鋪敘冗長牽混葛藤贓無指實

甚至招冐議照前後矛盾不成招體倘有舛誤
干係匪小合行頒格通飭備牌仰府嗣後承讞
贓欵之案務照格式首列原欵次列前件問答
口供後空數行以備本司親訊標謄招情必期
簡明毋得繁冗仍移行廳縣一體恪遵各具遵
依報查

申飭差擾檄

衙蠧肆害法所必誅本司總持風紀首以除蠧

安民爲事豈容狐羣假威公行無忌此緣該府
官吏玩愒從事視
欽部憲重大案件如泛常每至屆限猶然寢擱不報
不結羽檄交催等爲故套不得已而差役守催
蓋期亟完公務亦所以免該有司遲悞之參罰
也該府若能體諒勉強差催苦心事事如期報
結捷如影響何用煩本司出差以滋繁擾近聞
司差奉票在外或借端需索者有之或咆哮恣
肆者有之殊干法紀本司法行自近將以盡剔
大小各衙門之蠧豈可令本司衙門養蠧不除
念以往未有確據姑從免究合亟飭行仰該府
官吏凡奉行大小事件務上緊完報除尋常詞
訟等事原槩不差提外遇有萬分緊急重務恐
致貽悞不得已而出差者若該役有犯需索恣
肆等弊該府立行據實具文押回赴司以憑重
處設猶拘投器之忌卽容具稟揭報明另差拿

究倘再隱忍不言是必該府有何陰事俾操短
長因而顧畏首尾本司察出先以該府委靡無
能揭報法在必行務各恪遵本司將以此覘該
府之風力才幹矣

設立木籤檄

本司奉行
欽部憲案俱定有嚴限少或逾期參罰立隨其後前
緣各屬玩愒成習任呼不應往往事致違悞猶

慮差催滋擾是以設爲風火雷三催號票俾得次第報完及雷票去後猶逾限不到卽不得不行差提現行之法如此各屬果能上緊料理何事不依限完結何苦必煩遣役此差役到彼卽極守法不敢需索豈能免于一番供應盤纏當玆賦繁財匱之時該府廳經承亦安所從出本司興念及此雖在重處玩法之下又不覺爲之體卹今特再設木籤以代差役合先飭知仰該

府官吏知悉凡木籤一到定限幾日務必將所催事件著該承親賫回覆若事已妥當不煩駁詰該承尚可法外從寬如或苟且塞責仍不能完結除責懲外再差役押還另限妥確回覆結案倘若木籤到後猶若罔聞不如限完報是該府已不自愛立卽遴役星夜鎖拿經承先以重法處治隨將該府違玩職名揭報法在必行斷不姑忍各屬其各振刷精神痛祛積習毋負本司設法體諒諄諄誡諭之意

于清端公政書卷之四終

于清端公政書目錄

後學 平江蔡方炳
西陵諸匡鼎 編次
冢孫 于準敬錄

卷之五
畿輔書
初任直撫請 陛見疏
報災請蠲錢糧疏
請增驛站工料疏
請蠲宣屬衛歷地糧疏
請禁訐告以正名義疏
急救口北饑民疏
再爲口北饑民題請急賑疏
謝賜書經解義疏
再請陛見疏
陛見蒙 賜謝 恩疏

題報蠲賑宣屬米石疏
再爲驛站請增工料疏
眞屬被災州縣請停徵疏
請免河間災民估買房地疏
請寬盜案處分以惜人才疏
請緩微災邑房課疏
報賑宣屬饑民疏
報賑濟事竣回署疏
雄縣蒙 賜謝 恩疏
請更定宣屬文武儀注疏
請全蠲災邑錢糧疏
酌派驛站銀兩疏
酌議運送砲位疏
再議運送砲位疏
酌議運米脚價口糧疏
議改防汛營制疏

請假歸葬疏
請護印務疏
請帶筆貼式疏
恭報交代并舉賢員疏
弭盜條約
續增條約
飭查劣員檄
嚴飭佐貳擅理詞訟檄
嚴禁奢靡檄
嚴禁火耗諭
嚴禁餽送檄
嚴禁略賣檄
飭查防守地方檄
申嚴胃災檄
嚴飭協拿盜賊檄
嚴禁賭博諭

驅逐流娼檄
再飭植樹浚井檄

于清端公政書卷之五

後學 平江蔡方炳 編次
西陵諸匡鼎
家孫 于 準 敬錄

畿輔書

初任直撫請 陛見疏

恭請
陛見以盡微誠事臣本草茅下士濫叨祿秩由知縣

而歷任府廳十有餘載寸長未見實切曠瘝之
愆乃於三年之內荷蒙
皇上隆恩由楚省監司歷遷閩省藩臬此誠
恩逾望外迥出非常履任以來惟有朝夕竭蹶以圖
報效實恐庸劣未能稱職今復荷
新綸不以臣爲譾劣畀以直撫重任臣捧讀之餘自
揣下乘菲才何堪畿甸重寄然聞
命自天又不敢控辭有負
特簡至意竊念臣屢受
皇上知遇洪恩久切覲闕之念今旣謬叨
皇恩優陞巡撫且自保定前赴京都計程止三百餘
里與他省相隔迢遙者不同況直隸係畿輔重
地連歲荒旱頻仍黎庶困苦臣係庸才必得
天語指示庶足以撫莅兹土仰祈鑒臣愚衷俯允
陛見使臣得以匍匐金階瞻睹
天顏躬聆

天語提命卽便回任盡心供職以仰副
皇上簡任至意伏乞
睿慈俞允施行奉
旨于成龍簡任巡撫正資料理不必來京陛見該部
知道

報災傷請蠲錢糧疏

恭報勘明災傷分數事該臣看得順德府屬之
內丘唐山任縣真定府屬之真定衞順天府屬

之涿州武清房山昌平永清大城寶坻良鄉東
安涿鹿河間府屬之交河阜城青縣天津共十
八州縣衛各被旱雹災傷臣據詳報情形業經
具疏題報在案今據守道詳稱各屬被災地畝
分委廳印官員踏勘除涿州房山良鄉昌平寶
坻五州縣勘不成災外其内丘唐山任縣眞定
武清永清大城東安涿鹿交河阜城青縣等十
二州縣衛俱經勘明成災備造冊結呈送理合

具

題隨該戶部議覆內開奉
旨這本內議免被災地方著差爾部司官一員作速
前往踏看具奏餘依議欽此隨差郎中額爾赫
圖前往踏看去後今據額爾赫圖疏稱交河阜
城二縣原報被夏旱災十分九分七分地二千
七百六十六頃九十二畝麥收既少秋田收穫
歉薄應將此二縣被災分數如其原報唐山內

丘任縣青縣眞定阜城涿鹿等七縣衛原報被
夏旱災十分八分地六千八百九十六頃七十
五畝麥雖收一二分秋禾已收五六分應比原
報分數減其二分大城東安永清武清四縣原
報被夏旱災十分九分八分七分地九千一百
七十七頃二十八畝麥收雖少秋禾已收七八
分麥田所種禾苗又得收穫應將此四縣具報
被旱災不准算入其東安大城永清三縣地內

麥與秋禾兼種並不將麥地秋田分晰俱作夏
旱災具報應一併交與部議等語又查報文內
天津衛被災田地坐在青縣此地應照青縣一
體等語查各屬被災分數既經郎中額爾赫圖
踏勘明白俱照額爾赫圖所議其東安等二縣
並不分麥禾秋禾俱作夏旱災具報不合但未
開原報官員職名不便遽議相應行文該撫開
列職名具題之日將該撫一併查議可也等因

具題奉
旨這本內各縣地方自去年被災民生困苦俱著照
原報分數准蠲免其東安等處地方官職名免
察議

請增驛站工料疏

衝驛繁苦已極草豆騰貴異常亟請加增工料
以救危站以速軍機事該臣看得直隸驛站錢
糧十分裁四之後每馬一匹日支料豆草麩額
銀五分四釐康熙十七年以前連歲豐稔僅足
支應十七年秋收微薄各價已昂至十八年荒
歉更甚時值日益騰貴較前不啻數倍原定之
銀不敷用度所有額設夫役工食與廩糧飯食
并買補馬價及煮料柴薪等銀又皆必需之項
無可通融直屬當天下之衝往來差使晝夜絡
繹多係緊急軍務必須膘壯馬匹以資馳騁日
需料草勢難減少而額銀不足各州縣驛賠墊

應用日難一日紛紛告苦是以巡道僉事吳元
萊有暫增站銀之詳臣批守道參議董秉忠確
議據稱直隸地方係萬國總滙之區驛站非他
省可比今連歲凶荒衝途各官賠累難堪亟當
變通以濟驛困請將各驛所用豆草照時辦支
除原定銀數之外其長墊之銀於荒歉價貴之
時暫時准給俟豐年停止臣思值茲度支匱絀
之際內外臣工惟當生財節用以資不逮何敢
建議加增但豆草之騰湧已經二載衝途之賠
累亦已二載靡不筋疲力盡矣如不速為軫恤
各驛勢將不支必致馬斃夫逃貽悞軍國重計
此臣不敢不以上聞也既據兩道呈詳前來理
合具題

請蠲宣屬衝壓地糧疏

請豁水衝沙壓地糧以廣
皇仁以甦民累事該臣看得宣府所屬西城與懷安

蔚州等衛邊隅土瘠逼近渾乾等河有水衝沙
壓地畝小民包糧爲累經前撫臣金世德於康
熙十四年十月内具疏請豁部覆以歷年錢糧
俱係報完不係未完拖欠仍令照舊徵收在案
但查糧從地出地既積荒而歷年錢糧仍報全
完者是皆小民竭盡脂膏以包賠者也自部覆
之後又歷五六年矣除稍有可墾者已陸續勸
民墾種外其實實衝壓不毛之地人力有所難
施煢煢小民包糧年久困苦益深漸至徵比不
前催呼莫應在地方各官莫不以考成關切而
無衙彌補屢以未完開報矣前撫臣愁知其累
第以時值軍需孔亟數年來未得卽爲覆請故
於伏枕彌留之際猶惓惓以此爲未了之餘衷
而遺疏乞爲仰邀
聖德也臣履任後廣諮民瘼復檢閱舊案乃知宣屬
窮黎之累害莫過於包納荒糧是以檄行查勘

兹據守道參議董秉忠詳稱口北道李如桂公
同懷衛各官逐處勘明懷安衛實有水衝沙壓
地一百九十一頃二十一畝零蔚州衛實有水
衝沙壓地三百一十八頃二十三畝零西城實
有水衝沙壓地三百四十三頃六十畝零又東
城地方亦有水衝沙壓之地緣從前猶望水退
沙消勉力墾種以完正賦是以十四年未經開
報乃年來衝壓益甚耕耨無期故官民激切呼
籲亦經口北道親詣勘明實有荒沙地九百五
十五頃二十九畝零取有該道廳衛印結并造
冊呈送前來臣思民之有地原藉所產以資生
今地荒而糧存不特無以資生而且以爲害也
邊徼窮黎綿力幾何奚堪永遠包賠此數處之
荒糧一日不除則數處之民生一日不遂雖目
今師旅未息需餉尚殷但逆氛殄滅殆盡唯遺
黠滇餘孽指日蕩平此後軍需似無虞於不足

而合計四處荒地本色糧不過三千餘石銀僅一千餘兩免之則涓滴之損似無關於國計而數千餘户貧民得免包賠實受惠於無窮仰祈
皇上特沛洪恩准與豁免俟水乾沙退之日勸墾輸糧庶荒邊僻壤之民永甦其累頂戴
皇仁於生生世世矣既據該道呈詳前來除冊結送部外理合具題隨經户部議覆查得宣屬西城等處水衝沙壓地畝事關永蠲錢糧不便遽議應仍令該撫遴委賢能道官一員親詣踏勘果否水衝沙壓據實具題到日再議可也又經户部議覆內開該臣等查得先據直撫于　將宣府所屬懷安蔚州二衛并東西二城水衝沙壓地畝錢糧具題請豁臣部以事關永蠲錢糧行令該撫遴委賢能道員親詣踏勘去後今據該撫疏稱遴委天津道李玠踏勘懷安衛實有水衝沙壓地一百九十一頃二十一畝零蔚州衛地三百一十八頃二十三畝零東城地九百五十五頃二十九畝零西城地三百四十三頃六十畝零取具踏勘官員印結具題請豁前來查懷安衛等處地畝該撫既稱委官勘明實係水衝沙壓等語此項錢糧應准其二十年爲始照數豁免其地畝仍令該撫速行設法開墾徵糧可也等因具題奉
旨依議

請禁訐告以正名義疏

有司叠訐上官初爲誣陷詐贓之舉漸成反噬挾制之風流害無已名義與國體俱傷謹特疏糾叅伏乞
睿鑒以肅法紀以昭體統事竊照上下者名義之所關舉劾者國體之攸重自督撫以及監司至諸執事上下名義昭然不容紊越若三年計典與薦舉必不可停等案並不時糾叅事務必司道

府據實款揭合之督撫訪問無異方敢列疏入
告權不旁貸事不獨制上下相維名實俱存法至周詳盡善矣未有如直屬之有司蔑視王章逞訐上官相沿成習名義廢弛體統倒置之甚者也臣六月抵任檢結舊案如任縣已故知縣施珽寶為申明威勒等事一案訐報大名道范永茂順德府知府殷作霖廣平縣已故知縣夏顯煜為利債之周取等事一案訐報大名道范

永茂署廣平府事河間府同知周從謙夫以前撫臣金　清慎明決貪墨從無漏網法紀凜然又安容屬員縱吻肆訐無忌糾劾之權操之下吏甚以施珽寶夏顯煜侵欠庫銀盈千累萬誅陷訐贓已死不可復詰是予道府以不得不揭撫臣以不得不參之勢也無如效尤成風恬不知怪及臣任事數月惓惓以驅除貪吏亟教民生為念以少酧

皇上知遇之特恩擇其已甚於百人之中據道府揭報咨劾數員以示懲創以予改悔隨有永清縣知縣萬一鼒依藉故撤將霸昌道沈志禮列款開揭臣業據文入
告在案此猶從守巡兩道轉報者也其中恐有勒索情弊尚未可定已行守巡兩道會訊未幾而獻縣知縣喬國棟訐河間府知府徐可先同知周從謙之文又至矣內稱茲因嚴禁火耗錙銖盡

除中秋無有餽送節禮府廳因此懷恨藉曾道村崔成失事一案明知是交河地方捏誣獻縣且謬執別人糧票枉稱獻縣等語附訐知府徐可先同知周從謙十六十七等年各款正在查閱間據守巡兩道回稟前情除批守巡二道會審確實另報外臣查得曾道村崔成家被盜乃本年三月二十一日事也崔成赴部報獻縣曾道村失事喬令以交河相推抗不開具職名天

津道委徐知府親勘據實開報喬令輒肆污衊
之言致徐知府結舌不敢定案限期久逾事無
定局天津道復委周同知往勘查魯道村原屬
獻縣地方因當日同周家莊高官上夫莊等村
誤圈入旗下共地二百七十餘頃交河還獻縣
段家莊等村共地二百七十餘頃嗣後魯道村
爲旗下圈莊歷來未設保甲稽查亦無失事相
沿已久茲忽有崔成被盜一案喬令堅不承認

周同知細問交河還獻縣段家莊等村一切逃
盜俱責之交河而誤圈獻縣魯道村之地逃盜
等事何獻縣可脫然無涉也轉報天津道開揭
獻縣遲延職名臣據參在案此乃地方公務恩
讐無可巧施何輒以未送節禮爲辭摭拾往事
公然具許且不由守巡兩道徑以驗文封送似
此悍鷙將來道府必懷投鼠忌器之嫌而隱忍
養奸法紀大不可問矣各屬有司包藏禍心任

意横肆尅剝小民道府決不敢有過而問者法
紀頹靡將何底止我國家數十年振綱飭紀大
小臣工無不以名義自持何容此干名犯義之
輩挾制上官壞綱亂紀於畿輔之地也倘海內
效尤風俗人心爲之大壞伏乞
敕部嚴議如道府不法而撫臣姑容恣害應作何從
重治罪而反噬挾制之有司作何處分於以申
飭法紀嚴戢體統大義明而國體昭以養國家

久安長治之休所關匪淺鮮矣隨該吏部議覆
查道府不法督撫姑容不行題參者有降三級
調用之例應無庸議至凡官員若上司有將伊
勒索苛求之處應於未將伊列款揭報糾參之
先首告將伊列款揭報糾參之後乃將上司列
款首告者因將伊揭報糾參之隙捏款首告亦
未可定相應定其處分之例查定例內　京察
大計降級革職官員如有將考伊官員以受賄

侵勒控告者將所告之事不准行本官有冠帶
者革職無冠帶者交與刑部議罪等語嗣後凡
官員將伊列款揭報糾參之後乃將上司列款
首告者應照此例將所告之處不准行治罪俟
命下之日通行直隸各省遵行可也奉
旨依議

急救口北饑民疏

謹陳急救口北饑民之議仰祈酌行事該臣看

得宣府所屬衛堡連年歉收民多困苦今歲夏
秋東西二城宣府前衛懷安衛萬全左衛又被
旱雹等災深井堡蔚州衛秋間亦被雹災經臣
委員勘明成災分數先後具
題在案今據守道叅議董秉忠詳議緩徵平糶二
款前來臣查宣屬徵糧多係本色今疊被災傷
籽粒無出必須糴米完納値此饑寒交迫之際
災黎已難存濟而重之以催科臣恐徒煩敲扑

究竟不能輸將雖國儲綦重不敢輕議全蠲然
民命所關又不敢不仰體
皇上愛養蒸黎至意急請軫恤也臣查宣屬每年約
徵本色糧玖萬石其每年支放不及五萬石所
徵者多而所用者少康熙十八年奏銷實在糧
共計二十七萬七千餘石除十九年給散蒙古
併支放官兵外仍有存貯糧二十萬石康熙二
十年儘足支用而尚有餘十九年應徵新糧又

約計九萬石此糧徵完不過積留在倉無有支
用之處若將災傷地方分別輕重酌量緩徵被
災之民實沾無窮之惠今宣屬被災之處惟東
西二城爲最所有康熙十九年額賦除折銀照
數催納外其本色糧一萬三千餘石
請於本年先徵十分之三其餘七分緩至明秋帶徵
至於前衛及懷左蔚深四衛堡雖俱被災未至
如東西二城之甚本年折銀亦照數催納其本

色糧三萬三千餘石本年先徵十分之七其餘
三分亦緩至來秋帶徵此不過暫寬時日其於
額糧毫無虧損而稍緩一分之追呼小民即受
一分之弘濟不致立塡溝壑矣再查東西二城
歷年所徵糧石支銷無幾現存之糧約計四萬
五千餘石久貯在倉將有浥爛之虞今二城罹
此重災百姓粒食維艱若將陳積之糧平價出
糶不許外境輿販不許富户多糶祗聽災民計

口糶買米價旣平民間易於得食雖遇凶年或
可安鄉井而無流移之苦亦救荒之一策也臣
謹具題

再爲口北饑民題請急賑疏

二城饑困已久三冬民命垂斃懇祈題賑亟救
殘黎事該臣看得宣屬地方連年歉收今歲東
西兩城及萬全左右前懷蔚保柴溝西陽等處
俱報夏災臣到任後勸諭守道及口北道倡率

官紳士民共捐銀一千三百八十二兩四錢米
七百七十九石九斗委保定府同知何玉如前
往分賑外尚存銀二百八十三兩八錢三分迨
至秋間東西二城及前懷蔚左深井等處復被
災傷據守道詳議將東城等處被災地方本年
應徵糧石分別緩徵及將積貯糧石平價出糶
以救凶荒臣於本年十一月初九日具疏題請
此時該地方官尚未報有饑死之民也今於十

一月二十七日據守道董秉忠詳稱據南路通
判陳天棟報稱東西二城春夏以來民食草根
木荄迨至秋冬西成無望捐賑無幾向之根荄
不可復得近於二十餘日之間饑死者不下數
十人卽城坊闤市每日亦僵仆幾口等語臣展
閲至此不勝惻惻伏思臣
題平糶之疏見候部覆卽荷
皇仁允臣所請尚須二十餘日止可救來春而不能

救目前亦止救稍能措糴之民而不能救囊無
一錢殭臥待斃之民即再疏請發廪賑濟其間
下部議覆候
旨允行亦須一月此一月之内民之饑死者又不知
凡幾矣臣與守道董秉忠共相籌度東西兩城
既無常平倉穀可動雖有從前勸捐存剩之銀
然止二百八十餘兩爲數無幾欲再勸捐一時
銀米不能驟集而又迫不能待再四圖維別無
良策惟有西城陳積之糧臣已題明平價出糶
以救災荒今西城饑民奄奄一息勢須急爲拯
救不能稍緩須臾臣仰體
皇上惠愛元元至意委保定府同知何玉如等馳赴
東西兩城查有實實饑困不能謀生窮民動支
前項倉糧每名口賑給二斗俾此垂危之民少
延月餘之生其前衛并蔚深懷左等五處據守
道詳報俱有饑民臣檄守道轉行同知何玉如

等俟賑完兩城之後將此五處饑民查明亦動
各本處倉糧給賑至動過糧石容臣通查各屬
積貯無項舊銀照依宣府前衛經變康熙十七
年以前倉糧之價按數抵補如或不敷再行勸
捐補足至各處饑民除目前賑濟之外其善後
之舉容臣酌議另疏題請今據守道呈詳前來
理合具題隨該户部議覆查該撫旣稱東西二
城及前衛等五處饑民委官賑濟應行該撫速
將存剩米石動支賑救務須仰副
皇上愛恤饑民之至意毋致離散仍將賑救過饑民
數目動支米數報部查核其動過米石該撫照
時估價勸捐抵補可也奉
旨依議

謝賜書經解義疏

恭謝
天恩事康熙十九年十二月初七日臣提塘李懋功

自京領齋
皇上頒賜書經解義到臣臣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祗受訖伏思
皇上至德生知體執中於堯舜
聖修典學懋建極於商周念茲陳庸咸宜訓迪
頒賜成書俾有矜式臣成龍雖以固陋之資淵微莫
測益不敢不夙夜小心講求古訓期於仰副我
皇上砥礪臣工之盛意為臣謹具疏奏謝

再請 陛見疏
微臣躬率昇請夫役前赴沙河路由京都謹請
陛見以遂夙誠事臣以譾劣菲才謬蒙
皇上知遇授以巡撫鉅任
聖德如天感激無地臣於蒞任之初具有恭請
陛見以盡微誠一疏奉
旨于成龍簡任巡撫正資料理不必來京陛見該部
知道欽此欽遵不敢再疏陳請然瞻
天仰
聖之思忱刻刻在懷今工部題明昇請
二位皇后梓宮夫役一萬八百四十名咨臣揀選齊
備親身率領於二月初八日前至沙河臣俟屆
期躬率人夫趨赴應役伏思臣前疏恭請
陛見未荷
皇上俯允今自保定前赴沙河路由京都咫尺闕廷
益切覲

聖之念且臣才識庸常膺茲畿輔重寄必得
天語提命俾知砥礪臣謹再疏恭
請伏乞
睿慈俞允施行奉
旨于成龍著陛見該部知道
陛見蒙 賜謝恩疏
恭謝
天恩事竊臣因督率昇請

二位皇后梓宮夫役至沙河荷蒙
聖恩俯俞臣請於康熙二十年二月初五日　陛見
獲覲
天顏躬承　提命隨蒙　賜坐　賜茶特撤　御膳
賜食當即謝
恩趨赴沙河料理夫役於二月十二日翰林院掌院
學士庫勒納一等侍衛對親傳奉
上諭褒嘉特賜内帑銀一千兩　御乘連鞍良馬一

匹隨望　闕叩頭祇領訖又於二月十八日大
學士明珠翰林院掌院學士庫勒納一等侍衛
對親奉
上諭賜臣
御製詩一章
御筆手卷臣恭隨　欽使親詣　行殿叩頭祇領訖
及臣率夫至　陵事畢回京于三月十四日詣
闕謝恩又奉

欽賜鞍馬一匹臣隨祇領一併叩謝
天恩當經恭請
聖安復蒙傳
諭賜茶伏念臣以一介腐儒歷任外吏砥守淡泊曾
無寸長謬蒙
特達之知
簡授撫畿之職今茲
陛見親覲龍光幸抒仰

聖之微忱欣遂瞻
天之夙願詎荷
睿慈過承　寵眷　賜坐　賜茶特撤　御膳賜食
更念臣家計涼薄特賜　内府帑金
御乘良馬且蒙
聖製詩章宸揮彩翰綸音溢美愧感交深似此殊恩
異數誠曠古所希聞臣何人斯乃邀榮於非分
唯有益加砥礪以無負我

皇上知遇之隆已耳臣謹恭疏奏謝

題報蠲賑宣屬米石疏

題明勸蠲運宣米石以盡臣誼少佐邊儲事切照
宣府等處歲歉民饑邊外蒙古亦饑須行賑濟
存倉米石告匱我
皇上念切邊儲爲重特　命撥運京倉米石又以溽
暑之時恐勞民力復廑
睿慮　命王公以下卿貳以上各捐車輛運米萬餘

石以備急需仰見我
皇上惠愛斯民甚深且切也竊念內外臣工均屬一
體在內王公大臣既已急公捐車輓運臣與道
府等官叨沐
聖恩忝居外任無以仰紓宵旰揣分何以自安且臣
前奉
旨往宣府賑濟饑民親見鎮城倉米支放已竭現在
竟無存貯而前衛本年額徵之糧已奉

特恩全蠲直至明歲秋成始有新糧接濟目今宣鎮
在城營兵無米可支軍糈所關亦屬緊要臣抵
署後旋與守道參議董秉忠巡道僉事吳元萊
面同酌議乘今秋收之際於直屬道府等勉其
各量力捐輸仍自備車脚運至宣府交收約略
計算可得米貳萬石有此儲備則宣鎮兵糧不
虞缺少若遇賑濟蒙古等項亦可少資於用除
臣已檄行各道府勸勉輸助俟將所捐數目報

明催令運宣交倉之日容臣核明確數開列捐
助各官職名另疏
題報外此臣仰體
皇上懷保之仁亦傚廷臣急公之誼勸令道府各輸
涓埃以盡臣分少佐邊儲於萬一耳臣謹先疏
題明伏乞
睿鑒施行奉
旨于成龍率屬捐米貳萬石運至宣府備賑可嘉著

議奏該部知道

再為驛站請增工料疏

衝驛繁苦已極豆草騰貴異常亟請加增工料以救危站以速軍機事該臣看得直屬當天下之衝各省差使莫不經由其地驛站之繁難自昔稱最各驛原額工料當編定之時葢幾經籌畫量其足用而設立乃自吳逆倡亂軍需浩繁屢經裁減差愈多而銀愈少各驛始困然於康

熙十七年以前值年歲豐稔猶可勉力支持不期十七年秋收歉薄歷十八十九年疊罹災傷豆草等價一切騰湧較前不啻數倍裁剩之銀不敷於用各官賠墊難堪紛紛籲請臣據守巡兩道詳議是以有暫給長墊之疏未荷允准隨通飭各屬遵照部覆仍令於裁存銀內通融支給亦何敢再為陳請但自連歲災荒之後未遇豐收物價曾不少減而所存工料各有項款如

夫役工食廩糧飯食及買補馬價與煮料柴薪等銀無一可省更無一足用實無可以通融其間各驛賠累既久日見困迫自准部文檄行之後呼籲疊至比前更切其不得已之苦情誠難殫述茲據巡道僉事吳元萊詳稱直屬原額工料銀五十三萬四千一十兩零奉文十分裁四止應裁銀二十一萬三千六百四兩零今合先後裁銀共有二十五萬二百四十七兩零除應

裁外多裁銀三萬六千六百四十三兩零此多裁之數原係各驛應留六分以內之銀請仍還各驛少濟時艱等情臣復批令會同守道查議今據兩道查明原有多裁銀兩詳請

題覆前來臣猶恐未確又檢閱原裁案卷前撫臣金世德於康熙十五年奉文裁減之時原按額銀計算統合各案共裁銀二十一萬三千六百餘兩後經部駁又找裁銀三萬六千六百餘兩

曾於疏內敘有原額計算幾及五分等語則是
後次找裁者實係應裁四分以外之銀况前撫
臣於十五年題覆裁四一疏內稱直隸無處不
衝無處不繁較之安徽相去懸殊不當倍徙今
將額設錢糧照依安徽裁減誠恐各驛遞將來
力不能支其於軍機緊差所關匪淺若日後存
剩之銀不敷供應必須再為題請臣等身在地
方洞悉各衝驛之苦不得不預為陳明等語則

是前撫臣當日仰體一時籌餉之計勉為裁減
固已逆知日後之必不敷於用也假使撫臣至
今尚在值此連遭荒歉物力艱難之際亦將請
復之恐後矣臣今身在地方目覩各驛困苦情
形安敢坐視倒廢而不亟為
上請也合無仰懇
皇仁軫念驛站關係軍機重務
特勑部議將前項多裁銀兩自康熙二十年起給還
各驛容臣酌量繁簡均勻補給庶驛困得以少
蘇而馳遞軍機可無貽悞之虞矣

真屬被災州縣請停徵疏

泣陳災邑萬分重困懇恩援例帶徵以甦民命
以固邦本事據直隸守道參議董秉忠呈稱據
獲鹿井陘等縣申詳前事內稱獲井等縣環邑
皆山地盡沙石別無水源在雨暘時若之年收
獲無幾不意旱魃肆虐遂連三年雖前經微雨

繼以暴風麥穗焦枯顆粒無望穀種未播秋收
無期嗟此下民釜甑生塵爨煙斷絕因而流離
載道幸蒙各上司多方賑救雖得續命之膏然
錢糧終無可措若云緩徵於春夏勢必併徵於
秋冬則此溝壑待斃之民輾轉究無生路有土
地者因徵地丁而逃有房舍者因徵房號而逃
丁口日見凋耗
國賦從何徵輸是緩徵在常年為破格之恩在獲

井等邑此地此時仍屬朝三暮四柰查口北被
災深重業蒙本院
題請帶徵獲井等邑三歲奇荒災黎之苦雖歷陳
難盡其狀實與口北相同今除驛遞一項關係
軍機祭祀一項關係典禮別無協供之理
應於現年徵給其餘除春季已經支給外一切
起運存留各款通作十分計算將康熙二十年
地丁等項錢糧槩行停徵於二十一二十二二
十三等年分別帶徵倘遇時和年豐尚可通融
辦納轉移緩急之間於
國賦無虧額之憂民命有更生之望若不為民請
命終無善全之策職等蟻命固無足惜又安忍
坐視千萬生靈盡塡溝壑不得不冒昧申請伏
祈鑒奪等情又據眞定府呈詳前事內稱獲井
等邑詳同前情該眞定府知府趙煃看得眞屬
地方災荒連歲大槩歉收而西北沿山一帶之

獲鹿井陘曲陽平山靈壽五邑災黎困苦尤甚
惟冀雨暘時若春秋俱熟庶幾可望起色不意
本年自三月初中二旬各得微雨之後迄今彌
月以來河漢爲昭麥苗不能盈尺抑且漸見焦
枯已種之穀不長未耕之地咸荒幸蒙賑救頻
加暫得茍延目下然賑濟救其一時亢旱無如
復見黎民仰事俯育急公完糧者惟此地土是
賴地土一荒下旣切於饑餒倘上再迫於徵輸
欲其不逃不散不可得也職府目擊災黎俱皆
鳩形鵠面慘苦之狀鄭圖難繪五邑士民紛紛
額控二麥枯死無餘郊原悉爲赤地除踏勘確
實另請題豁外茲據五邑將本年錢糧援口北
帶徵之例爲民請命前來職府不得不據實呈
請俯賜具題以救殘黎等情呈詳本院蒙批仰
速妥議詳等因批行到道蒙此該守道參議董
秉忠看得眞屬獲鹿井陘曲陽平山靈壽五縣

題將獲鹿井陘曲陽平山靈壽五縣康熙二十年地丁錢糧寬至二十一年帶徵完解是一轉移間在
國賦仍無虧缺而千萬殘黎得獲再生之恩也等因呈詳到臣該臣看得直屬地方連年荒歉去歲復被水旱災傷者三十餘處
畿北惟宣府爲最業蒙
皇恩蠲賑頻施且允臣所請將康熙十九年本色糧石准於二十年帶徵矣至畿南被災之處惟眞定府屬之獲鹿井陘曲陽平山靈壽五縣爲最益此數處皆沿山一帶地固沙磧民素困窮何堪疊罹災傷第以宣屬饑民衆多方頻發廩是以未敢輕爲入告重費國帑臣鼓勸道府等官多方蠲備買米借穀自春初至今兩經賑濟被災窮黎稍爲苟延所望者惟二麥成熟秋田收獲資生完賦俱藉此以給不意今歲自春以來

地方連旱三年小民困苦已極雖前經詳請多方蠲備買米及借穀兩經賑濟在案然不過少救目前之饑餒惟望二麥以甦生今據獲井等縣與眞定府詳稱各該地方自本年三月初中二旬各得微雨之後迄今彌月以來河漢爲昭麥苗枯槁已種之穀不長未耕之地咸荒旱災復見黎民所藉以資生完糧者惟此土地是賴地土一荒下既切於饑餒倘上更迫於徵輸勢必逃散呈請確查災地請蠲併援例詳請帶徵前來是獲井等五縣二麥絕望夏災已見除委員踏勘確實另行詳奪外但獲井等五縣連被重災十室九空小民糊口無策以此重困垂斃之饑民而令其辦納
國課此徒事追比究竟不能完納反多流離散亡之慘康熙二十年分錢糧實實難於徵解合無詳請先賜具

雨雪甚少各處同然然於三月初七八等日時有雨澤雖或未盡溥遍而别屬已有沾足者獨此五縣偏不作雨且彌月以來亢旱如故麥苗悉已枯槁夏災已成民心惶惶錢糧無措該府縣咸激切詳請蠲除帶徵臣批守道查議茲據該道參議董秉忠議將各縣康熙二十年地丁錢糧寬至二十一年帶徵前來臣思此五縣目下情形實屬困迫誠難復事徵輸但時在夏初雖麥田無望若得透雨秋禾之未長者尚可長茂未種者尚可佈種幸邀

天眷秋田有收則民心安而民力紓當茲軍需孔亟之際臣何敢輕請帶徵併何敢輕議緩徵也若此後仍無透雨則秋田又復無望將見數縣民生不免流離溝壑之虞國賦從何辦納臣於此際又不得不懇

皇上寬恤之恩也所有各縣被災情形並目下民困難徵緣由理合先疏具題

請免河間災民估買房地疏

盆究屢控未伸變産勉圖賠納等事該臣看得袁珩未完逆本銀兩前將親友曹振平所助河間文安兩縣房地抵銀六千三百兩内河間縣地每畝作價五錢七分草土等房每間作價銀一兩一錢四分計地九十三頃四十八畝零房四百三十八間共作價銀五千八百餘兩准刑

部移咨行追變解先據守巡兩道會詳内稱前項地畝悉皆鹻薄不堪耕種照時估值每地一畝不過價銀一錢其隨地房屋每間不過價銀數錢曹振平虚開多價捐助袁珩以抵欠本如照部單所開之價勒令種地貧民承買萬難完納請照時值估變其所缺之銀相應仍於袁珩名下補追等因經前撫臣金世德移咨刑部咨回仍令照數嚴追變賣行據守道參議董秉忠

巡道僉事吳元萊會詳內稱前項𨼆地破房所值無幾河間縣疊罹災荒米珠薪桂老幼啼饑流離載道幸蒙

皇恩賑濟離散者復聚而正供輸將不前窮民卽有房地尚皆拋棄何能重價置買代完逆本銀兩若必嚴追佃種之民照數納價貧民不能措交勢必逃竄他方是不惟無益於公而反重害災黎仍請照依時值變價其原抵逆本不敷之銀

在袁珩名下追補或將房地仍歸曹振平令代袁珩措完欠銀或將房地歸於原業主曹克恭等於克恭名下追出原得房地價銀以結鳳案統聽部議旣據兩道呈詳前來理合具題刑部議覆內開曹振平所助房地該撫旣稱若必嚴追佃種之民照數納價貧民不能措交勢必逃竄等語相應將曹振平所助房地歸回原主仍於袁珩名下追銀五千八百餘兩以完逆本可也奉

旨依議

請寬盜案處分以惜人才疏

盜案之處分久定不敢擅請從寬人才之淹抑可矜特爲酌陳通變以鼓舞積困之勞吏事竊查盜案處分定例內開道路村莊被刼將承緝州縣印捕官併捕盜同知通判住俸文到扣算限一年緝拿若限滿不獲降一級調用又兼轄

道官罰俸六個月限一年催緝限滿不獲再罰俸一年等語此係已定通行之例何敢輕議變更第直屬之盜案與他省迥不相同直屬因殘之區民無恒產旣往往流習非爲而又旗民雜處乘馬挾矢呼羣引類無可稽查紛紛申報失事幾無虛日故監司廳印等官求其與盜案脫然無累得與陞轉之例者十不能三四其間豈無廉能素著之員可期大受者而一官疲劇之

區此案未獲彼案又起一案幸完數案未獲甚
有一日而失盜之案數家經年累月攢眉莫策
始焉未嘗不勵精求為消弭之計而無如飄忽
兇徒焚刼不時積案多宗降罰隨至灰心進步
無計自拔以
朝廷有用之人才而皆以盜案沉滯鐫級去任殊
可憐惜臣目擊淹抑多員不得不亟
請稍為變通也除城內被盜行刼各官仍照定例處

分外其道路村莊失事在州縣身在地方既不
能消弭於未行復不能緝拿於已刼責無可諉
一年不能緝獲降級調用允宜但原失事之州
縣既降級去任接緝之官事不切己恐未肯實
心搜緝則強盜反有漏網之弊合無將州縣官
於一年未能緝半
題參者降一級仍留原任賊犯照案緝拿若於已
參議處之後有能續獲一半以上仍許開復還

其原降之級是於懲過之中寓以勸勉則各官
不因去任隳心咸知自奮必能悉力擒拿不致
強徒倖免也至於薦舉卓異行取官員乃
朝廷超拔人才之典而亦督撫諸臣盡其以人事
君之義但有才守兼優堪膺斯選者每因一二案未
完格於定例而不敢輕列薦剡致使遠大之器
困於百里深為可惜前見江寧撫臣慕天顏為
請

旨行取事一疏將有未完錢糧之知縣林象祖任辰
旦
題請行取欽奉
特旨俞允仰見我
皇上憐才之殷初未欲以成例限人也直隸盜案之
多與江南錢糧之繁事同一轍其中非無品行
卓越才具優長如林任二令者倘邀一視之仁
特開破格之舉遇薦舉

大計及行取之期容臣將其知灼見確有才守之
員不論盜案之銷否一體薦揚以備擢用庶真
才不致於淹抑而
朝廷可收得人之實効矣再查捕盜同知通判雖
專司督緝之任但所屬有十餘州縣及二三十
州縣不等既不能分身經理又無由遍歷搜拿
竟同各州縣一體處分似屬過甚查武職議處
之例千把等官爲專汛守備等官爲兼轄副參

等官爲統轄州縣印捕既與武職專汛之員同
一處分則同知通判亦當與武職兼轄之員同
一處分也比例更定則各廳員未有不鼓舞勉
力者矣至督緝道員定例原止罰俸臣亦何敢
再爲置議但於罰俸之外停其陞轉限年緝賊
今承緝州縣與同知通判既請量輕處分而道
員所轄地方遼濶一歲之內有失事數起至十
數起不等停陞之案先後接續竟無銷結之期

故直屬有督緝責任之道員欲與推轉之例終
不可得臣思方面大吏或由京官改授或由外
吏陞補歷任既久率多練達之才及其年力精
壯正可矢圖報効乃令困頓一職無復進階之
期更爲可惜況督緝與承緝原自不同在承緝
州縣等官固應停其陞轉限年緝賊而督緝之
道員既已罰俸似可免其停陞輕重區別之間
或亦上下之體統宜然若夫武職副參等官則

又視文職之道員相等所當併
請一體變通以昭畫一之例者也緣係憐惜人才起
見敬陳末議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睿鑒
勅部議覆施行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吏部等衙門會議得直
隸巡撫于成龍疏稱云云相應將此處無庸議
奉

旨直隸地方盜案繁多官民殊爲苦累著將該撫原
疏內各款事情再加逐一詳議具奏欽此再會
議得直隸巡撫于成龍疏稱直屬地方旗民雜
處失事甚多故監司廳印等官求其與盜案脫
然無累得與陞轉之列者十不能三四官員而
以盜案沉滯殊可憐惜道路村莊失事合無將
州縣官於一年未能緝半題叅者降一級仍留
原任賊犯照案緝拿若於已處之後有能續獲

一半以上仍許開復其原降之級至品行卓越
才具優長者遇薦舉
大計行取之期不論盜案之銷否一體薦揚擢用
又捕盜同知通判所屬有十餘州縣及二三十
州縣不等既不能分身經理又不能遍歷搜拿
竟同各州縣一體處分事屬過甚當與武職兼
轄之員仝一處分至於督緝道員所轄地方遼
濶停陞之案先後接續欲與推陞之列終不可

得况督緝與承緝原自不同既已罰俸似可免
其停陞若夫武職副參等官視之道員相等當
併請一體變通等語查定例內道路村莊被劫
承緝州縣印捕并捕盜同知通判及專汎武職
任俸限一年緝拿兼轄道官及兼轄副參等官
罰俸六個月限一年催緝限內拿獲一半者免
罪若限滿不獲州縣等官及專汎武職俱降一
級調用有加級紀錄准抵道官及兼轄武職罰

俸一年賊犯照案緝拿同城知府照州縣例處
分等語查盜案限一年不獲即行降一級調用
餘賊交與接任官緝拿限期急迫本官既經去
任接任官事不切己反不將盜賊查拿以致盜
賊愈多嗣後州縣等官及專汎武職等官一年
限滿不獲降一級留原任再限一年緝拿無級
可降之官革職亦留原任限一年緝拿如再不
獲調用革職同知通判管轄數州縣應照先定

處分兼轄官員例初叅停陞罰俸六個月限一
年緝拿限内不獲罰俸一年照案緝拿同城知
府以下既有承緝知縣其知府應照同知通判
例議處道官與兼轄武職初叅既罰俸六個月
免其停陞仍限一年緝拿限滿不獲仍照例罰
俸一年若未滿一年之限陞遷照離任官例罰
俸一年盜案俱係一體各省盜案亦照此定例
行又查定例無錢糧盜案官員方准薦舉卓異

行取知縣林象祖任辰旦係奉
特旨准行不爲例在案應將此處無庸議
命下之日以後所到盜案照此例議可也奉
旨依議
請緩徵災邑房課疏
山邑慘罹奇荒房課力難措辦懇祈
題蠲以救民命事該臣看得眞定府屬獲鹿井陘
曲陽平山靈壽五縣連年叠被災傷今歲復遭

亢旱經臣將所被夏災委員勘明分數具
題在案其應徵房稅銀兩先因難以措納咨部俟
麥熟之後開徵今各縣成稱房稅緩俟麥熟開
徵原望麥收輸納今自春至夏亢旱異常麥無
收獲災黎救死不暇豈能責其完納房稅詳請
蠲免前來臣批守道查議茲據該道叅議董秉
忠詳稱獲鹿等五縣連被災荒今又二麥無收
目下雖得雨澤止可佈種秋禾救死將來此時

正在青黄不接之際若按追徵房稅勢必流離
散亡終無有濟臣查宣府被災地方房稅銀兩
已蒙
皇恩免徵而獲鹿井陘等五縣災傷與宣府無異其
房稅銀兩請俟二十一年徵收不過暫寬時日
於稅銀仍可補徵而災黎實沾無窮之惠矣既
據該道呈詳前來理合具題隨經户部議覆相
應准其俟秋收之日徵解可也奉

旨依議

報賑宣屬饑民疏

康熙二十年六月初七日准户部咨内開康熙

二十年五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諭户部前因大同等處地方自去歲饑荒百姓無食流離失所已經發銀二十萬兩遣官賑濟又將應徵房稅悉與豁除務期小民家室復完不失故業今復差官各處察看閭閻尚多逃亡田土仍

然荒棄耕種無資衣食奚賴朕心深為惻惻所有本年應徵地丁各項正賦併歷年帶徵拖欠錢糧盡行蠲免但小民困苦已極猶恐無濟目前此外有何應行事宜可以速拯災黎俾得存活者爾部即行詳議具奏以副朕軫恤百姓至意特諭欽此

欽遵該臣等議得除應行事宜另行確議具奏外將大同宣府太原此三處賑過州縣衛所應徵二十年分地丁各項正項錢糧米穀并節年帶徵拖欠錢糧米穀俱行蠲免其未賑州縣衛所錢糧仍照舊徵收俟

命下之日行文該撫將蠲免錢糧之處大張告示通行曉諭俾其均沾

皇上愛民實惠如有不肖官員將蠲免錢糧私徵或被害之民首告或傍人出首者將州縣官照貪官治罪巡撫司道等官一併從重議處現今仍有無食饑民亦未可定應請

勅下直隸山西巡撫作何速行設法賑救以副

皇上愛民至意之處確議舉行可也康熙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題六月初二日奉

旨依議著差爾部賢能司官前往會同該撫賑濟饑民務使得沾實惠併作何設法拯救著會同詳議具奏欽此欽遵移咨到臣除將蠲免錢糧之處須發告示通行七處曉諭務使均沾

皇上愛民實惠外隨該户部員外郎葉　等同臣會

議親往七處查看將寔寔乏食饑民自六月十五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借支存倉米豆再賑兩個月俟勸捐補還情由業經會疏題明臣隨於本月初九日起程亦經具疏題報在案至本月十四日已抵宣府會同員外郎葉　於十五日開倉賑濟前衛饑民次至萬全左衛懷安深井堡東城西城蔚州衛俱逐處遍歷親行查賑今於本月二十八日已經賑完訖臣於所到之

處逐一詳加察看自出居庸關以外地土率皆石磧山坡非如口內平衍之原田而時方溽暑涼爽自生一似口內仲秋節令若至仲秋則肅殺之氣已至而草木應先凋落矣是口外之地勢天時均與口內大不相同故常年稱爲豐稔之秋亦適與口內之中年相等若遇雨暘不均則荒歉甚於他處今此七城衛堡去年災祲又稱特甚民無素蓄致多饑餒前已蒙我

皇上疊賑之恩得以存活所最苦者尤在錢糧無從措辦今兩奉

特恩將應徵房稅銀兩悉與豁除本年應徵地丁各項正賦幷歷年帶徵拖欠錢糧盡行蠲免萬姓歡呼載道幸免催科咸有安居之慶此七處之民情大率如此臣等察看宣府前衛地方民間所種麥田雖收穫甚薄而秋禾得沾雨澤收成可望見今農忙之際少壯之人傭工力作俱可

度日且豆菓菜蔬之類隨時採取可以易米亦可供食較去冬今春與夏初無雨之際已大不相同是以請賑之民亦不如前此之多臣等查驗將老疾困苦力不能自給者賑過大口饑民六十七名萬全左衛地方見今情形大槩與前衛相等惟東南之聞家莊等村一帶地土砂磧最甚先遭亢旱有築而不種者有種而至今萎短不堪者臣等逐一查驗將實實困苦之饑民

賑過大口四百一十一名小口一十名懷安衛地方情形亦與前衛相去不遠而山僻之區窮民較多於附郭之處臣等逐一查驗將實實困苦之饑民賑過大口二百二十名小口一十名深井堡地方地狹民少見今秋禾較之左懷等衛更爲茂盛臣等查驗除可自食其力者不給外將老弱無力饑民賑過大口十八名小口二名東城地方麥田無收所種秋禾先苦亢旱風沙近賴雨澤連綿不被冰雹之處已漸長茂唯千家營王家窑東水地馬圈堡西水地東六馬房等村於五月十七日爲冰雹打傷間存根梓或復佈晚禾幸今有雨亦漸生發將來少有收穫亦不可定但此等復被災之處民人困苦臣等親詣各村查驗確實賑過大口饑民三百零二名小口一十三名西城地方其情形不特比前左等衛堡懸殊卽較之東城爲尤苦麥田旣

不接濟秋收又難懸望其被冰雹打傷之花羊坡等村共計二十四處禾苗殘毀一空率多拋棄不復再種卽有再種者無力耘鋤草多苗少長不盈寸欲望收成全然難定及查看民間屋舍之內所貯唯有野菜男婦老稚無不饑餓現於形色緣此處被災獨重是以窮民獨多臣等逐一查驗賑過大口饑民三千二百三十名小口饑民八百五十名蔚州衛地方麥田因旱爲災大率與各處相同而秋禾則較各處爲尤盛臣等查驗除可以力作自食者不賑外將困苦無力饑民賑過大口一百八十名小口二十六名以上七處共賑濟大口饑民四千四百二十八名每名給米二斗四升小口饑民九百一十一名每名給米一斗二升通共借支各倉米一千一百六十六石二斗八升豆五石七斗六升此七處饑民得此兩月米糧已可接濟至秋收

凡有收成之處民人俱可自給但如西城等之
復被冰雹村莊若秋禾仍無所獲勢須再賑容
臣於應賑之時另疏題明設法拯救至於賑過
饑民花名細數已檄令各地方官備造清冊俟
送到之日咨部查核其借支米豆亦一面勸捐
補還俟捐補交倉之日另咨報部合將臣等
賑完緣由具疏題報奉
旨這賑濟過宣府所屬地方饑民知道了該部知道

報賑濟事竣回署疏

恭報微臣回署日期事切臣奉
旨會同戶部員外郎葉倫等賑濟宣屬前左懷蔚四
衛東西二城深井堡七處饑民俱經逐處親查
給賑於六月二十八日事竣業經具疏
題報在案臣於拜疏之後於六月二十九日自蔚
州衛起程由紫荊關入口於康熙二十年七月
初二日回署訖臣於所到之處詳察地方情形
諮訪民間疾苦一切利弊所關與應行事宜容
臣次第入
告外所有微臣回署日期理合具題

雄縣蒙　賜謝　恩疏

恭謝
天恩事恭逢
皇上行幸雄縣地方臣依望
天顏瞻識倍切隨具疏奏明於康熙二十年九月初

十日蒙
欽賜魚二包麅一隻兔二十隻鴈二隻孤汀五隻臣
衙門筆帖式郎圖賫捧到保臣即叩頭祇受分
頒同城文武各官均沾
聖惠臣隨躬率守道參議董秉忠巡道僉事吳元萊
保定營參將張玉麒馳赴
行殿祇候
聖安復蒙　恩賜

御膳併賜銀鼠掛一件奶酒一餅臣當即叩頭謝
恩訖念臣謬任撫綏毫無寸補屢蒙
聖惠寵錫頻頒仰承
眷注之彌深益慚報稱之無術唯有矢竭駑駘冀荅
隆恩於萬一耳臣謹恭疏奏謝

請更定宣屬文武儀注疏

宣屬廳員轄衛之分名實未符特
請酌復舊制以重事權以專責任事切照宣府一鎮

地處邊方雖四境遼濶而山多田少荒沙瀰望寥寥土民或築堡以居或穴山爲室蓋此地自來爲屯牧之所原與腹裏不同故於附近口内之處僅置延慶保安二州此外唯設有十衛地土人民悉令守備經管而衛備之所不及者卽令營弁兼理其統轄之官則口北道總持要綱六路廳分任督率也緣邊塞之區糧微丁少不堪爲縣而置衛不必立府而設廳其稽察錢糧督緝盜逃一切地方事務皆六路廳之責任是宣府各衛之屬於廳亦猶州縣之屬於府非若外省衛所徑隷都司與府廳毫無統攝者可比也舊制守備於廳員俱行屬禮自更定儀注以來改行賓主之禮文移俱用手本原爲彼此不相轄而定乃宣府各衛弁亦遂以文武分途竟抗禮平行而稽察不服呼應不靈毫無統轄之實也近如蔚州衛已故守備何藩懷安衛守備

王曰燕等缺少倉糧皆盈千累萬又萬全左衛守備吳文儀等或貪縱不法或酷烈濫刑俱經條究矣至各衛逹年本折錢糧率多未完十九年夏秋二災不遵六九兩月之限奏銷文冊至五月終尚無送到悉已逐案參處而各廳員以有督率之故因之亦屢掛彈章並受處分矣臣思各廳既任統轄之責必重其統轄之權名實相符則呼應靈而諸事不致廢弛未可以不相

轄之廳備概論也合無將宣府衛備於所轄之
廳員仍照舊時儀注另行更定庶使各知分之
所在不復敢縱恣抗玩而公務獲濟矣再查城
堡守備等官兼管地丁事務者其錢糧亦係各
廳任其督催稽核而地方有失盜等事除兼轄
營將外各廳仍有督緝之責雖營弁而與衛備
無異既有廳員統轄之事亦應行廳員統轄之
禮所當併

請更定以重事權以專責任者也禮部議覆內開該
臣等查得順治十八年臣部與內三院吏兵二
部會定文武官員相見儀注內各守備見知府
同知通判推官俱不相轄行賓主之禮等因通
行在案相應將撫院于成龍更定儀注之處無
容議奉
旨這各路同知等官有專管稽察錢糧之責屯衛守
備與營伍守備不同着再議具奏欽此該臣等再
議得直撫于成龍疏稱宣府衛地土人民悉令
衛備經管於廳員俱行屬禮自更定儀注以來
稽察不服呼應不靈其城堡營弁兼管錢糧者
亦與衛弁無異併行更定而公務獲濟等語臣
部查順治十八年以前所定儀注內既有廳員
行屬官之禮嗣後相應照舊定儀注例統轄可
也奉
旨依議

請全蠲災邑錢糧疏
欽奉
上諭事康熙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准戶部咨內開
康熙二十年九月二十日奉
上諭諭戶部頃者朕巡行近畿至霸州地方見其田
畝窪下多遭水患小民生計無資何以供納正賦
其該州見在被淹田地應徵本年錢糧著察明酌
量蠲免以示朕勤恤民隱至意爾部即遵諭行特

諭欽此欽遵相應移咨直撫將霸州現在被淹田地數目幷應蠲錢糧數目速行查明具題可也移咨到臣隨檄直隸守道欽遵將該州見在被淹田地數目幷應蠲錢糧數目查明詳報去後今據該道參議董秉忠詳覆查該州水淹地畝先經勘明成災十分九分具疏
題報部覆照例免本年錢糧十分之三在案共計被災地一千五百四頃零本年額徵錢糧共該

銀六千三百八十二兩零若照十分免三之數計算應蠲銀一千九百一十四兩零但該州地勢最窪被水爲患民生之困苦業在我
皇上睿照之中旣奉
特恩軫恤合無於常例之外將本年錢糧破格全蠲以廣
皇仁統聽部臣覆奪

酌派驛站銀兩疏

衝驛站銀缺額墊應維艱謹請
勅部定擬撥補以甦郵困事竊照直屬各府州縣驛遞夫馬工料錢糧向有額編定數毋分冲僻俱於本州縣所徵地丁銀內照數支給惟涿州良鄉通州三河等州縣地圈丁散錢糧無徵站銀缺額歷來申請撥給康熙八年以前前撫臣按年移咨戶部請撥康熙八年十月內戶部具
題直隸因無布政司各州縣缺額銀兩各道轉詳

巡撫咨部撥給今經具
題將通薊道改爲守道總轄直隸錢穀事務以後一應缺額等項銀兩照各省布政司之例專責守道經管其收放錢糧數目造冊申報巡撫查對明白年終奏銷等因奉有依議之
旨移咨前撫臣嗣經前撫臣移咨戶部請示凡一切撥補缺額錢糧是否俱聽守道經自動給年終彙冊報銷抑或先行逐案咨部始行該道動撥

復准户部咨開直隷一切錢糧俱守道總管動撥年終奏銷以憑查核
題定咨行甚明無庸咨問相應咨回查照原題奉行等因自此以後各州縣驛站鈌額銀兩俱係守道詳明前撫臣按時撥給驛站支用有頼所以康熙十三年以後軍興差繁之際各屬應付無悞至康熙十五年九月内户部具
題部撥錢糧之外凡有動用銀兩均應預先報明

奏銷之時以憑查對若有緊急軍需一面報明一面撥用奉有依議之
旨移咨前撫臣遵將各屬鈌額銀兩於十五年以後移咨户部請撥俱係隨咨隨允隨即撥給康熙十九年五月内准兵部移咨内開如有衝驛不敷及災傷鈌額者責令驛道查造細數先行咨報本部應否動用驛站裁四銀兩核明定奪如不行造報本部違將滯庫銀兩動用除不准銷外定將經管及轉報各官一併以違例
題叅等因臣於康熙十九年六月初四日蒞任查涿良等州縣康熙十九年鈌額站銀除護理直撫印務守道董秉忠移咨户部准撥之外涿州尚有未撥銀四千二百三十四兩零良鄉縣尚有未撥銀七千七百七十六兩零通州尚有未撥銀五千三百八十三兩零三河縣尚有未撥銀一千六百九十兩零臣於十九年六七等月

及二十年正五等月屢次移咨户兵二部請撥户部以所請之銀係應給之數將涿良三河三州縣鈌額照數補足其通州鈌額先准撥銀二千兩兵部以未經奏銷將户部已准應補各州縣之銀一槩不准撥給各州縣訴艱訴苦之文殆無虛日臣復屢爲咨請兵部屢駁不允今康熙二十年涿州鈌額銀四千三十四兩零良鄉縣鈌額銀九千八百二十七兩零通州鈌額銀

三千四百三兩零三河縣缺額銀七百三十兩零臣又陸續移咨户兵二部請撥户部准將通州三河縣之銀全撥其良鄉縣先准撥銀三千兩涿州之銀户部移咨俟兵部准撥之日再議而兵部又以未經奏銷俱不准撥各驛所缺站銀乃經制額設按日支銷之項凡人夫工食馬匹草料以及過往員役廪給口糧無項不取足於斯歷年以來皆係按數撥給非自康熙十九年及二十年始也乃兵部於奏銷之前將所缺之銀槩不允撥則是僻處站銀尚得在本處地丁銀内照額全支而涿良二處當天下之衝通三二處爲兩京喜峯孔道均係差使至多至繁之區反令其拮据賠墊從前之逋欠既不能清向後之預墊又須設措以衡苦之州縣爲力幾何而能久於支持勢必馬匹倒斃夫役逃散稽遲緊急差使貽悞軍國重務所關甚鉅寔爲可

慮各州縣原額站銀十分之内除裁減四分外所留六分之銀原屬應領之項且係必不可少之數兹良鄉縣康熙二十年額銀一萬四千七兩零本年地丁徵銀四千一百七十九兩零止足三月有餘之需缺額銀九千八百二十七兩零計少八月有餘之銀涿州康熙二十年額銀一萬四千八兩零本年地丁徵銀九千九百七十四兩零止足八月有餘之需缺額銀四千三十四兩零計缺三月有餘之銀通州康熙二十年額銀六千九百七十六兩零本年地丁徵銀三千五百七十三兩零止足六月有餘之需缺額銀三千四百三兩零計缺五月有餘之銀三河縣康熙二十年額銀四千四百一十九兩零本年地丁徵銀三千六百八十八兩零止足十月之需缺額銀七百三十兩零計缺兩月之銀而本年地丁錢糧春季不能完納必待夏秋收

獲之後始可徵收所有缺額銀兩勢須早爲撥給令兵部將十九年所缺之銀於二十年九月中議覆十九年奏銷案內始行扣撥則二十年站銀直至二十一年九月間方得有銀撥補自今以往尚有一年之期爲時甚遠目前現缺數月站銀夫馬工料無項支給人夫斷無不逃馬匹斷無不斃郵傳斷無不倒此不待再計而決也臣思各州縣站銀既有定額本年撥給與奏

銷後撥給毫無增減總出

朝廷錢糧何必遲之又久以俟奏銷乎與其遲撥使經營各官有墊應之苦兼有塌驛之慮無如按期撥給俾貲用不乏差使無悞之爲愈也臣

請

勑下戸部會同兵部將涿良通等三州縣康熙二十年缺額站銀照數撥補康熙二十年以後站銀仍照康熙八年戸部 題定之例專責守道經

管令其每年春季查明缺額確數造冊詳臣核允於驛站裁四銀內逐季報明給發年終造入

奏銷冊內具

題聽部查核俾其逐處咨部此外如各州縣驛或遇災傷錢糧蠲免缺額併存留祭祀俸食等銀缺額亦照例撥補造入奏冊報銷庶圖佑瘠邑諸務整頓不致窘竭時有呼籲之繁矣

酌議運送砲位疏

欽奉

上諭事該臣看得直隸各屬銅鐵砲位前經戸部郎中啓布禮逐處查明業經彙疏

題報所有大小銅砲限于閏八月二十日內解部其多餘堪用鐵砲亦令陸續解部臣隨檄行守道會同巡道查議作何運送嗣據議覆砲位散貯各處莫如各就近起解爲便隨經行令文武各衙門先將銅砲依限速解去後續據保定營

參將張玉麒以砲多動重需車數多窮弁難措具詳呈請臣批守道查議茲據守道參議董秉忠詳稱武職衙門砲位應請量給脚價給各營自行僱運以竣公事等情正在繕疏會

題間於本年閏八月初十日准工部等衙門咨爲請停各省解砲等事內開多餘鐵砲俱行銷燬之處應俟各省砲位盡行查明到日再議其無河道省分大小銅砲俱令驛遞傳送等因除各屬多餘鐵砲應另候部示遵行外至於大小銅砲先因定限急迫已分催文武各衙門依限起解現今亦有裝車就道者亦有未經起解者若遵新准部文令其由驛遞傳送而各營砲位又多在邊關山僻之所仍須運至大路州縣始有驛遞與其迂迴道路轉交驛遞何如就其捷徑各自解京之爲便但不給與脚價則解送無資窮弁奚能賠墊臣思驛遞傳送僱車之價例係

按程撥給今將各營路自送之砲位各照所需車輛亦按程給與僱價是即以應給驛遞銀兩轉給各營則錢糧並未多費而於各營得免賠累矣再查馬水紫荆等一帶關隘皆處萬山之中峻嶺深溝人難並行若係已毀之碎銅則人力尚可背負馬力尚可馱運今各砲有數百斤至千餘斤不等不脛不翼凝重不前雖欲藉衆扛抬而人足難容力無可施其所存砲位據稱皆當年本地置造今之不能運出亦猶昔之不能運入也是必另籌其法而後可以解送即輕小之砲止重百十斤者亦因路險難行僅可漸次馱送原定限期勢難勉副所當一併

題明聽部議覆

再議運送砲位疏

欽奉

上諭事案照直隸各省大小銅鐵砲位其直隸各營

路解費無出與路險不能運送情由臣已另疏
題請外至於各省大小銅砲除山東江南浙江江
西湖廣五省并河南之地近運糧水次者可以
載船解送尚有山西陜西并河南之不近水次
者必須陸運直隸當總滙之區路必經由而各
驛自工料裁四以來更值軍興旁午差使絡繹
各官揭借賠墊已有骨立難支之勢雖三省銅
砲難以預計然砲之重者率有數百斤至千餘

斤不等整砲非已毀之碎銅可比人畜不能零
星分負需車必多今 畿南大路舊有遞運所
車久經裁盡又無額設車價銀兩萬難應此各
省之多砲與其臨事而致悞不若先計以而濟
臣思額外車價原有報銷撥補之例惟是撥給
於准銷之後則守候經年不能濟急當其應付
之時無術設處貲滋困累第此車價按程筭給
原有定數合無將此運砲之車准其於各州縣

本處地丁等銀內隨時動支催覓應付總係應
給之銀未嘗額外多費而各屬得免借墊之苦
公務不致遲悞矣臣再有請者有河道省分之
砲俱由船載以抵通州勢必用車運送入京而
通州止額設車價銀七百兩每年支給不敷墊
應至千餘兩不等今各省之砲責之一處運送
進京力實難支併請一例動支正項錢糧僱募
夫車以免困累者也

酌議運米脚價口糧疏

遵
旨運米賑濟蒙古事查照宣屬地方連遭荒旱災祲
異常民命實有倒懸之苦仰荷
皇恩軫恤屢賑頻施幸獲稍延殘喘不致塡于溝壑
茲准部咨將宣屬米石運至殺虎口賑濟蒙古
誠屬急需但宣府距殺虎口程途遙遠計往返
有一千餘里及八百餘里不等此項米石長途

運送若責之官役而俸食盡報窮苦無出派之小民而煢煢餓殍力難負載即賣妻鬻子拚命領運而解至中途或病或死米多未到不特民命堪憐而公務必致遲悞使非給以脚價口糧似難遠運且此賑濟棠古事關緊要亦向來少有之事非尋常可比臣據南路通判陳天棟激切具詳批行守道董秉忠查議據稱運糧至五百里以外者原有准給脚價之例自應照例給價其五百里以內者雖定例內未開給與脚價但此枵腹之民何能輓運長驅應請

恩准不拘常例量給口糧議令每夫一人管驢一頭馱米五斗每夫日給米五倉合每驢日給豆五倉合草半束折給銀六厘以爲窮黎運送口糧之需米豆于節年存貯倉內動支草銀于現年地丁銀內動支給發于公帑無多費而事無遲悞小民不致瘦斃于道路實受無窮之福矣

議改防汎營制疏

謹按地方衝僻之形勢議改防汎緩急之官兵以資守禦以固疆圉事該臣看得天津鎮臣所轄地方周長廣濶　兩京孔道九省咽喉邊腹海漕在在衝要臣與鎮臣每以靖盜安民爰設防汎爲念今准鎮臣咨稱因時制宜有亟當酌議移調者如康熙十四年設立豐玉營守備駐劄豐潤兼轄六汎原不無鞭長莫及之虞玉田縣地處衝衢護送絡繹莊村稠密滿漢雜居非一把總所能支持應設守備一員駐劄玉田立爲玉田營查喜峯同城有遊擊一員中軍守備千總各一員兵丁二百餘名該路名雖邊口實屬內地且設有章京披甲把守其遊擊千總足以防禦應將喜峯路之中軍守備帶馬步兵丁二十名調駐玉田即將玉田把總改爲耑汎豐臺向係豐玉營所轄該汎坐落玉田地方應

將豐臺把總改歸玉田營管轄玉田見有馬步兵丁一百零八名豐臺兵丁四十六名併帶來喜峰路兵丁二十名共計兵一百七十四名駐劄守備一員管轄把總二員立爲玉田守備營制仍屬薊協統轄則在喜峰無損于玉田實爲有益玉田既設守備則豐玉營應改爲豐潤營守備管轄豐潤開平黑洋澗河四處應衝汛不致有悞再永協地方當日設立海防三營原令

蒲河營都司居中調度前以劉家墩守備調駐樂亭縣者蓋爲樂亭城内被盜入劫起見近日海邊商販船隻往來干係重于平昔相應居中設立遊擊一員以資彈壓查務關營遊擊雖有催護漕糧之責但北接薊縣營南聯楊村營西通武清營相離俱皆不遠合將務關營遊擊改爲蒲河營遊擊隨帶千總一員移駐蒲河郎將南海營守備改爲蒲河營中軍守備仍分防南

海其蒲河見兵三百零二名駐劄遊擊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多方訓練遠近巡防允足以資彈壓務關營遊擊既調駐蒲河應將蒲河營都司改爲樂亭營都司隨帶蒲河營千總移駐樂亭其樂亭與劉家墩見在馬步兵丁一百九十八名外有因昔年樂亭失事抽調蒲河營馬兵八名南海營馬兵六名今蒲河南海均係海防要地應將原兵撥還二處外另于永協所屬

邊口稍緩之營汛内抽撥馬兵十名步兵二十名合之樂亭原兵共計二百二十八名駐劄都司一員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仍屬永協統轄蒲河營都司既調駐樂亭應將樂亭營守備帶把總一員移駐務關改爲務關營守備屬通協統轄務關見兵二百三十一名駐劄守備一員把總二員足以料理汛防漕務以上各營均換給關防各定營制一轉移間而官兵無庸添設

俸餉亦無加增其于衛汎海疆俱有裨益矣

請假歸葬疏

微臣母喪未葬瀝陳哀衷仰祈
聖慈俯允以全子道事竊惟
聖朝敦教崇孝所以勸忠臣子立身竭忠必先盡孝未有子道有虧而可以事君臨民者也臣山右寒儒早年失恃蒙繼母李氏視臣猶之已出教養勤劬恩同乳哺臣於順治十八年叨選廣西

羅城縣知縣其時臣父久已見背止有繼母在堂家世清貧甫除一職間關萬里欲奉母之任而力有不能僅偕二三僕人擔囊而往拋離母氏囑臣妻子奉養絕裾之情至今思之猶有餘痛在粵七載於康熙六年陞授四川合州知州蜀道險阻自昔稱難欲迎母侍養而又不可得至康熙八年陞湖廣黃州府同知雖轉遷已就近地而在任四年而次入覲兼奉上司委調不常奔馳靡有寧宇及十三年二月內報陞福建建寧府知府留補武昌府知府因浮橋一案革職旋補黃州府知府正值兵興終未遂迎養之私是臣竊祿有年臣母從未一嘗臣之食也至康熙十五年十月內接臣母病故訃音五內摧崩隨照例詳請回籍守制乃以逆賊梗化軍務倥偬督撫諸臣不以臣謭劣勉臣移孝作忠慰留再四隨經

題准在任守制臣於斯時私念母在既不能盡菽水之歡而多事之秋若復力請回籍又不能盡鞠躬之義則忠孝兩失由是抱哀供職馳驅於軍旅之間而臣母停柩在家不遑顧也嗣蒙
皇恩超擢於康熙十六年十月內特陞湖廣分巡下江防道十七年六月內復陞福建按察使尋陞本省布政使十九年二月內
簡授今職古來知遇之隆從無臣比臣前任江防道

湖南猶阻聲教及任閩省藩臬澤澄正在用兵
自抵今任一年有餘而黔滇餘孽未盡殄滅禁
旅尚煩征討宵旰未舒臣之私衷何敢遽及且
臣受
命撫畿以來毫無寸補而
聖眷有加本年二月內率夫沙河因得
陛見特蒙
製詩褒美更　賜帑金千兩　御馬二疋又本年九

月內
駕幸雄縣復蒙　賜麅兔魚鴈等物及臣趨候
聖安又蒙　賜銀鼠褂併奶酒
龍錫頻頒榮施逾分感激之私捐軀莫報唯慮暮氣
已侵鞭策不效何敢言去辜負
聖恩獨是臣於繼母生不能養死不獲殮罪已深重
今停柩五年有餘尚未歸土如臣之為子亦何
賴焉天倫父母事有未盡何以為人況臣今年

六十有五日就衰邁若再遲延遺此未了大事
而溘先朝露則通天之罪百世莫逭是以每一
迴思而捫膺頓足情難自已者也臣前此之奪
情留任歷久不敢言歸者緣以四宇未寧王事
靡盬人臣義不遑顧親之時也茲接部文滇南
逆孽蕩平率土歸王普天同慶從此兵革不用
臣民共享太平之樂我
皇上誕敷文德首在扶植綱常敦崇倫理以維萬世

之人心以固無疆之曆服臣謬任巡撫代宣
聖化亦惟以綱常倫理教人乃躬際太平之盛非復
從前多事之時若不歸葬母喪是貪戀顯榮忘
親背義不孝之名不免貽譏於天下後世對屬
臨民之際先懷慙歉又何以勸人與孝思致化
民成俗之效耶伏祈
皇上鑒臣私衷
允臣回籍安葬母喪俾臣子道獲全完此一生大事

則身外更無他慮犬馬餘年皆圖報
聖恩之日矣奉
旨于成龍所奏情辭懇切准假三個月回籍葬母事
竣速行赴任供職該部知道
請護印務疏
恩准假期兼膺
新命恭請道臣護理印務以便交代事康熙二十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准吏部咨爲微臣母喪未葬

等事內開該直隸巡撫于成龍題前事康熙二
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奉
旨于成龍所奏情辭懇切准假三個月回籍葬母事
竣速行赴任供職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臣
准此又於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准吏
部咨爲補授總督事內開本部題前事康熙二
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
旨于成龍陞補江南江西總督應兼職銜爾部議奏

欽此欽遵移咨到臣准此臣兩接部文俱經恭
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恩外竊念臣一介腐儒
謬叨
殊恩歷任外吏超擢直隸巡撫年餘以來毫無裨益
自揣庸劣常懷覆餗之虞前以母柩久停在家
特請回籍安葬荷蒙
聖慈准假三個月令臣葬母事竣速行赴任供職捧
讀之下感激無地正期完臣私衷疾趨供職勉

圖後效復奉
特旨陞補江南江西總督臣聞
新命不勝惶悚江南繁劇之地總督兼理文武事務
任重責大如臣菲才何能勝此然以受恩深重
又不敢控辭有辜
知遇之隆惟有勉竭駑駘冀報高厚於萬一第臣歸
葬母喪奉有
欽定假期而新承

簡命更不便久於遲曠所有直撫印務必須護理有
人庶臣得以速於交代離任刻期回籍葬母事
竣星馳前赴新任臣查直隸守道參議董秉忠
操守廉慎才猷練達自臣抵任年餘同城共事
日益砥礪留心政務加意民瘼凡所設施無不
允當且查康熙十九年春夏之間直撫員缺部
題奉
旨令其護理合無循例將臣印務仍交董秉忠護理

自可勝任無悞但未奉
旨未敢擅交理合恭疏
題請伏候
命下臣謹遵奉施行

請帶郎筆帖式疏

請隨帶筆帖式以資任使事切照直撫衙門筆
帖式郎圖於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內安設迄今
七年有餘在前撫臣金　任內歷久素稱勤慎
及臣蒞任以來又經年餘益見其小心供事凡
各衙門所行清字文移皆其番譯並無差訛而
且安分守法從不干預外務此誠筆帖式中所
難得者今臣奉
命陞授江南江西總督職司軍務凡往來清字文移
尤須慎密則番譯之員必誠實循謹臣所素信
之人庶可委用無疑合無將郎圖准臣隨帶江
南以資任使聽部議奪理合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恭報交代并舉賢員疏

恭報微臣交代起行日期並繳
勅諭事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初五日准　吏部咨為
恩准假期兼膺
新命等事內開直隸巡撫印務交與守道董秉忠暫
行護理等因於康熙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
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移咨到臣准此臣隨將傳
勑一道直隸巡撫關防一顆幷吏書文卷於康熙二
十一年三月初六日交送直隸守道參議董秉
忠接收護理臣欽遵
成命卽於初六日自保定起程前往原籍安葬母柩
事畢之日卽星赴江南江西總督新任俟抵任
後另疏題報外所有欽臣原領直隸巡撫坐名
勑諭一道理合恭繳臣再有陳者以人事君人臣之

誼臣謬荷
知遇抵任一年有餘於所屬各官細加察驗更時
爲勸勉除前歲舉劾案內將直隸守道參議董
秉忠阜城知縣王燮薦舉在案又去年遵
旨往宣府賑濟饑民將南路通判陳天楨薦舉在案
內王燮已蒙行取其董秉忠陳天楨均未奉
俞允注冊而賢績已達
天聽此外如柏鄉縣知縣邵嗣堯之矢志清潔高陽
縣知縣孫弘業之留心弭盜者槩不乏人然尚
須勵終如始磨練歲時爲將來
國楨之選而較然不欺卓有成績者一爲通州知
州于成龍也具恬淡之性優通變之才治劇理
繁允堪器使一爲霸州州判衛旣齊也化浮囂
之氣稟清白之操任州幕而講學不輟署縣篆
而滿漢咸和可當大任此臣一年來殫心吏治
廣訪人才以報我

皇上知遇之恩於萬一者也茲値離任之際不敢隱
蔽故特列名上
聞期以表勵官方以盡臣舉賢之微誠耳伏乞
睿鑒施行

弭盜條約

照得直屬逃人盜賊大爲民害無論軍民紳士
或犯竊逃或被盜刦家業不保甚至身命隨之
而地隣人等亦咸被其牽累今欲爲爾等謀保

護安全之計莫如力行保甲古人守望相助出入相扶持良法美意可則可傚用是因時制宜酌定條款編帙成書務使家諭戶曉共相勸勉以期寧謐本部院欽承

簡命撫蒞茲土與爾等情關休戚故不憚諄諄告誡總欲爾等各守身家非好爲多事也爾等當深思而力行之所有條款開列於後

一十家立爲一甲務選殷實老成端正勤愼者

公舉爲甲長報官九家咸聽約束違者稟官重究

一十家各開男婦姓名年貌自祖父母及本身妻妾至子孫婦女與同居叔姪親戚幷婢僕等人口作何生理盡數開立門單交與甲長不許遺漏以便認識稽查違者重究

一九家民人互相保結其結內開某人作何生理平日幷無窩逃蓄盜交結匪類出入旗下勾連生事遊手賭飲撒潑兇惡結黨刁訟起滅是非等項如有此等事犯其八家甘受連坐所結是實九家各具互結一張交付甲長以便編入甲內如朦混具結地方官查出九家各責三十板枷號兩個月敢有抗違不遵入甲者重究

一九家之中平日有窩逃蓄盜交結匪類出入旗下勾連生事者八家不敢互結許本人赴官自首改過遷善咸與自新地方官另訂一冊開

列姓名或他處舊案扳犯許將本犯悔過首詞敘入以開生路或怙惡不悛地方官執法究治如力不能制者立刻申報以憑核參拏問其餘游手賭飲撒潑兇惡結黨刁訟起滅是非若八家不肯互結亦另訂一冊開列姓名不時稽查違者重究

一甲長釘一甲簿凡十家之內有出外行走者即報明甲長令往某處公幹甲長註入簿內回

日仍報明甲長某日事畢回轉卽於簿內去時項下註明以便稽查或恃惡不報或詭秘不報八家查明某不在家卽報甲長註簿次早報官拿究或八家通同隱諱不報甲長查出註簿報官本家與來人審明口供如來人清白任其回去本家仍以失報責二十板八家各責十五板如來人不端卽差役押解原籍地方官查收註簿取收管於本處簿內註解收訖本家責四十

板枷號三個月八家各責三十板枷號兩個月違者重究

一十家之中立有甲長或不諳書寫卽請隣佑識字者登記或甲長有事他往卽報明九家公同註簿將簿轉付甲內人收管登記甲長回日仍同九家將回轉情由註簿將簿收回如甲長家有親客來往亦照九家例註簿違者重究

一市鎮居民開店接客須釘一簿每晚客寓同行幾人務查問客衆姓名係何處人氏來往何處或何公幹生理有無弓箭什物或自備騾馬或僱長脚將騾馬毛色認明或孤客步履有無行李盡數登記簿內次早或去或住報送甲長查閱如有來歷謊張語言恍惚蹤跡可疑卽密傳甲長保長覈何去向夜晚小心隄防次日勿令早行以備不虞如玩忽不記他處失事行查店家簿內未開者從重治罪

一十家之中有鄉紳兩榜貢監生員不便與庶民同例編查但直屬逃盜肆害夜不安枕白晝刼殺幾無虛日紳衿咸受荼毒歷歷有案該地方官酌議或鄉紳立一冊文武兩榜各立一冊貢監生員各立一冊將家僕盡數開列冊內邇來風俗頹靡有以武舉而窩盜者有以武生而爲盜者種種不法已經事犯似應武舉貢監生員互相保結武舉貢監責之縣官文武生員責

之教官如生員抗不互結者教官移縣轉詳如武舉貢監抗不互結者縣官申詳一併查究或武舉貢監生員居處隔遠未悉素行不便互保者另列一冊如係鄉居願編入村莊保甲者聽其自便此分别貴賤之法以寓弭盜安民之意法在必行違者重究

一鄉村各有垣墻此弭盜安民之善制也日久剥蝕多有倒壞目今農隙正宜同心協力補葺壞垣修理柵欄各甲長公釘一簿輪流派撥某日某人幾名看守柵欄某人幾名值日查夜登記簿内或遇盜警本村放炮鳴鐘擊鑼大家救護如堵禦不能入柵行刼者巡夜同守柵欄人等報明地方官各賞紅布五尺如已入柵欄力能救護不致失事者巡夜守柵人等報官各賞紅布一丈如當場打死擒獲盜賊者巡夜守柵人等各賞紅布一疋倘先事不能知覺臨時不

肯救援以致盜賊入柵刼去財物拷傷失主者隣佑并巡夜守柵人等一併究治敢隱諱不報者十家以通賊論

一村莊居民一甲以至數十甲若無統屬則呼應不靈應設一保長以統率各甲或村莊止有一甲將附近村莊甲長聯成一處公舉一賢能保長料理地方各甲長將花名交付保長保長將各甲合總報官以憑稽察凡遇隣村有事保長聞鑼炮聲立刻傳炮各村一齊放炮保長即率所管村莊甲長一面分衆各據要路堵截一面率衆直赴當場救援或當場殺獲賊徒或要路擒拏賊徒者每名各賞銀五錢甲長賞銀一兩保長賞銀二兩如保長聞隣村放炮不傳炮者罪坐保長甲長聞保長放炮不傳炮者罪坐甲長如甲長傳炮甲内人丁不赴援者罪坐各家如當場退縮觀望不前致賊逸脫者罪坐

保長如分撥堵守要路放脫賊走者即未受賊
賄甲長亦應治罪法在必行違者重究
一地方設立保甲長協力守禦不可無器械使
用查一村之中須置炮一杆鑼數面各家成丁
者各備門棍一條凡遇盜警先放炮以便保長
會衆救援兼以鐘鑼齊擊則各家奮勇爭先更
查甲内或有鳥鎗弓箭腰刀鐵尺長槍鐵叉之
家開明報官量留鳥鎗弓箭數件地方官書押

鐫刻於上仍給本主甲長同本主具領存案不
許攜帶別處行走如有遺失從重治罪其餘盡
收入官照物給價如有匿藏甲長與八家首報
本家以通賊論如甲長八家未經查出被傍人
首報甲長與八家連坐至於刀尺鎗叉槩鐫本
家姓名當官驗明登記簿内以便稽察違者重
究
一地方人民有在圈佔莊内居住旗房者查明

幾家照例編入附近村民甲内如有抗違不服
者查拘親屬務獲正身面取親屬保結交付甲
長註入簿内本身仍以抗違
王法枷責不饒
一十家之内有窮苦民人不能度日者甲長報
知地方官另造一冊設法養濟如此等民人既
不敢出外行走又無地土生意甲長不報罪坐
甲長甲長已報地方官任其困餓顛連以致喪

命溝壑或與僱旗下苟延歲月本院訪問縣官
以不職糾参如能設法生理養濟四季詳報存
案以便紀功舉薦
以上各款務須恪遵實行不得視爲具文常奈
惧身家而干法紀保甲人等亦不得藉端滋擾
自取罪戾後悔無及須至冊諭者
續增條約
十家互結之法本部院在楚行之已久然在直

隷有行不去者祇因南北風氣不同習俗亦異今加意諮訪有前此條約中所未備者酌增數則附列於後

一直屬有等大盜彰明較著稱爲馬上好漢子地方人等畏之如虎敬之如神稍有拂意卽白晝刼殺或暮夜殺死全家凡屬良民口稱犯了王法止一人死惱了大盜則全家死因之寧死王法決不敢惱了大盜也從此思之求一不敢

互保之八家不可得矣隱忍獻媚求保身家誰敢不保大盜如此保甲竟爲養盜囮套嗣後地方官先訪大盜姓名密稟本院務要深慮遠設法擒拿立斃杖下王法旣行則良民有所倚藉氣直膽壯互保之法方能著實行去切勿如從前深州之受賊賄束鹿之畏賊鋒致大盜蜂起釀禍迄今不可救止也

一禁馬之法本院業已飭行通來密訪此法止可行之於良民百姓決不能行之於巨窩大盜凡屬窩家俱是大有身家之人院宇深邃僕從衆多馬疋弓箭器械無不備具且鄉愚村民望風懾伏稍有身家託爲姻契不肖有司受其餽獻結成相知且自已賊跡纍纍畏其訐告一入牢籠明知故隱一經事犯多方遮飾地方百姓知其手眼通神怕到官不得死無奈聯名公保預爲結識之地其中黨羽引類呼朋極口稱冤

每每釋放竟無顧忌若夫巨盜重價購買健馬追風逐電防汛官兵望風縮頸誰敢向前堵截此等馬疋俱養之各處窩家踏就生意取之如攜一經事犯卽藏窩家如追緝急逼或潛匿京師或投充旗下地方官莫可誰何且此輩舉動更爲駭人有買驢騾日行二三百里者有步行一日一夜走三四百里者今日打刼明日已離失處數百里矣因此事犯多被辯脫此種大盜

一日不除則河南山東直隸終無寧日嗣後地方官務要廉靜自守端正寡交更留心密訪切勿如滄州之被其恐弄則大窩必然斂手一切巨盜嫖賭性成揮金如土手頭一空便思行刼東來西去到處狐羣狗黨交相容匿不肯改悔不死不休且賊通九州某處有一生意便來勾引既已入夥明知事犯到官不饒總屬死命欲不去而不可得與言及此亦覺可憐一步錯了滿盤是錯地方官須要恩威并用將此夥巨盜心上時刻記算不要一刻放下某賊某日在某處即行密拿一經擒獲便思了當如某賊已有悔萌即傳投見善爲解救處置得宜如事發緝拏逼急無處躲閃投見求免者萬萬不得寬縱立刻綁送失事地方切不可被他哄了總之天下無難事只怕不用心若將問百姓要銀子這副心腸用在拏強盜上何事不成各地方官都

一心做起來賊無容身之地何愁地方不太平著實細心參閱

一州縣地方或有一村都是盜一家祖孫父子世世做賊這互保之法如何行得去甲長是盜九家是盜明是強盜保強盜此處沒奈何只得亦編成保甲姑入羅網大約良民多賊盜少務擇有身家有才幹的做一保長立禁止夜行木牌時刻叮嚀各處甲長大家隄防看明這一村的出路去路於要緊路口埋伏鄉夫如遇此村人黑夜行走即行綁鎖次日稟官嚴審如無謀刼實跡治以夜行之罪如此防閑日久彼不得動手或稍斂盜心亦未可定此蓬生麻中不扶自植之謂也著實奉行

一保甲之法一行盜賊不得動手必與地方官爲仇讐須要時刻防備這夥強盜謀害白日謹守城門稽察出入著巡捕官每日落時逐户查

問并菴觀寺院不許容留閒人更於衙内建一
敵樓頂上蓋房二間每晚家人巡更地方官帶
印宿於中一層嚴守樓門再於衙舍外邊撥更
夫巡邏以防報復此先保其身方可實行保甲
切勿疎虞
一賭賻乃爲盗之根屢奉嚴禁法令不容寬假
通來訪得直屬每遇集市一夥大盗公然放頭
開賭地保不敢過問地方官竟置膜視全不禁

止這夥將打刼之物一擲輸去又商議行刼隨
刼隨輸隨輸隨刼終無了日又將没飯喫的窮
人勾引在内地方官平日不肯禁賭養成盗黨
及至事犯把入夥的窮民拿來一例梟斬於心
忍乎此種罪過都在地方官身上只是貪財迷
竅全不思想殺了這些窮人到陰司底下那個
不饒閙終久一命要還一命遠在兒孫近在身
何如打起精神嚴禁賭賻稽查貧乏不知救了

多少人的性命祿位如何不峥嶸子孫如何不
昌大功德無邊比要銀子十分受用十分放心
地方官要留心參閲

飭查劣員檄

直屬地方倍極衝疲又兼連年叠罹災祲百姓
困苦不但民鮮蓋藏實已僅存皮骨惟在良有
司加意調劑更藉道府等官實力整頓庶不致
流離失所今本院新膺

簡命撫綏兹土切切以察吏安民爲念自入境以來
風聞地方各官未能潔己奉公或征糧而濫收
火耗者有之或遇差而派取民間者有之或嚴
刑峻法貽累地方者有之或聽信衙蠹恣意誅
求者有之種種不法殊可痛恨若不急爲釐剔
其何以澄肅官箴靖安地方乎第恐耳目未周
風聞未確除現在密訪外合行查報爲此牌仰
該道照牌事理文到細加體察務將不肖貪酷

官員速行據實揭報以憑飛章叅處至于昏庸衰老廢弛公務等輩亦即訪確分別報明核叅該道務須實心察訪勿得以平日之喜怒為屬員之賢否亦不得瞻徇情面止以微員塞責如不實力奉行止循故套該道亦難辭咎

嚴飭佐貳擅理詞訟檄

朝廷設官分職各有專司如府州縣佐貳之設凡緝逃捕盜巡查私販領解錢糧等項是其職也

至於一切民詞原係正印官之事其佐貳等官不許干預以滋紛擾查定例一款內開佐貳等官不許准理詞訟如正印官批行事件方許審理等因久經通飭遵行在案乃邇來日久法弛佐貳等官未免置若罔聞遇有呈詞稟狀無論可否槩行濫准差提混審恣意苛求值此災祲疊見之後蓋藏久虛之日若不亟為嚴飭誠恐擾害無窮為此票仰該道照票事理即速嚴飭所屬各府州縣凡一切強盜人命重情鬬毆戶婚田產等事務令印官親為審理不得復任佐貳等官混行濫准差役拘提以滋擾害如正印官批行事件亦須即為審斷不得拖累遲滯有曠民業若正印官不嚴加稽察仍由佐貳等官濫准混審者該道訪確即行據實揭報以憑叅處倘該道徇隱不報或被傍人告發或經本院察出責有攸歸

嚴禁奢靡檄

據直隸守道條議四款內一曰力崇節儉也天地之生財止有此數過用則易竭奢費必不支且暴殄狼籍凶札隨之必然之理也俗薄風靡華奢競尚一常餐而甘旨多篚一燕會而珍錯雜陳網羅搜盡禽魚適口務窮水陸致庖廚之慘殺驚聞椒桂之芬辛滿鼻誇高爭勝恬若分然一衣而紈綺爭奇一裳而綾羅罔惜一襪而

錦繡間錯一飾而珍翠千金甚至肥馬輕裘鷹隨犬逐盃盤狼藉郊圻甘脆飽及禽獸種種非分不特富家大户安然行之而輕薄喜好之徒亦俱勉強則倣良可浩歎總由爲民上者不身先儉朴以躬導之彼蚩蚩若輩何知物之當惜福之不可盡享耶夫饑固不可果腹則已寒固難禁苟煖熱休安在粗糲蔬餱之不可充腹而布絮素衣之不可適體也誠能躬先約素懇切

化諭使閭閻共知粒食之不可暴棄非分之足以喪身凡吉凶燕享日用尋常俱有定制不令過分更於朔望講約之日共相勸勵知禮之士大夫則化勉其家以及其族其戚耄耋之鄉老有行之耆民則轉相化勉夫子孫村里之間將見古朴可風物力常餘日積不見多而歲積則日盈苟逢水旱災荒未必遂致捉襟而肘露也等因到院據此擬合通行嚴飭爲此票仰該道

照票事理卽便轉飭所屬凡飲食燕會俱有常度適口則已毋逞慾而珍錯雜陳毋競奢而水陸兼備服御衣飾俱有常制適體則已勿喜新而紈綺爭勝勿鬭麗而錦繡稱奇通國士庶俱因習尚成風罔惜物力是在爲民上者務須躬先儉朴諄諄勸導由士大夫以及鄉耆由鄉耆以及編氓務使咸知物力艱難轉相化勉共返淳龎俾風移俗易本院將以覘諸有司之賢良

教化矣倘或視爲具文因循舊習有奉行之名而無奉行之實本院亦何樂有此屬員也定以溺職特疏糾參決不姑容各宜凜慎毋貽後悔

嚴禁火耗諭

朝廷則壤以定賦百姓按則以輸糧原有一定之規在州縣各官身爲民牧亦當上體

朝廷德意下念百姓困苦按則征收更不可意爲輕重故火耗之禁

功令首嚴所以勵官方惜民力甚切也乃有司視
爲弁髦全不凜遵揞授櫃書高下其手有加二
者有加三者有明雖加一而暗實加三者種種
竊脂之行無異竊盜相沿成風恬不爲怪本院
自歷任以來此中情弊知之最悉今特膺
簡命撫蒞茲土首以察吏安民爲事凡各州縣衙務
須洗心滌慮痛除積習毋額外以橫征毋恣意
以朘削受功名而愛百姓旣可以不愧衾影復
可以無慚職守明有循良之譽幽有陰隲之報

卽本院亦樂與諸有司共覩厥成特疏薦揚儻
有不肖有司狃于故習甘蹈陋規不恤民怨不
顧鬼譴或快意于輕裘肥馬或肆志于田宅妻
妾或近爲耳目之娛或遠爲子孫之貽當民窮
財盡之日饑饉洊臻之時稍有良心莫不拊膺
長歎卽多方軫恤尤苦國賦難完民力難支又
安忍于正供正數之外敲鳩形鵠面之骨吸賣
兒鬻女之髓以遂一身一家之欲忍心害理禍
必不遠天道好報決不爽期總以爲幽渺難憑
且顧目前然
王法具在本院決不敢徇縱以玩
功令除通行各屬嚴飭外合行出示曉諭

嚴禁餽送檄

禮有交際原因分誼相近互爲獻酬用將誠敬
至名分懸隔體統攸關自合杜絕餽遺凜遵

功令孰敢瑣越以滋罪戾雖其間用下敬上禮順
人情然旣不可疎尤不可越本院與各州縣共
事一土休戚因自相關名分實屬懸隔若復交
際何異朋儕是敬上乃所以犯上順情適成其
悖禮因循成習不獨有干憲典亦且褻瀆等威
如大名縣知縣公然開具手本呈送中秋節禮
越分犯上本應
題參姑念初犯暫從寬宥合行嚴飭爲此票仰該

道照票事理卽便轉行各屬申飭嗣後凡遇運
陽冬至元宵等節并過路送禮各衙門槩行禁
止如有私相餽獻查出併行
題參決不姑寬各宜一體恪遵施行

嚴禁略賣檄

直屬歲歉民饑業荷
皇仁發帑賑濟各邑窮黎咸宜共安鄉井以待有秋
乃四外奸徒乘機與販人口結聯地棍籠惑鄉

愚輕自賣身或賣子女所得價銀有限自賣之
後或轉賣遠方或賣與旗下一倍數倍緜知小
民誤墮奸計遂致終身淪落該管有司從未禁
過殊屬溺職又旗下買民定有地方官用印報
部之例各屬當于投遞賣契之時詳查確實然
後用印近日祁州竟將背主投旗之曹來不問
來歷祇憑地棍杜文常假揑之契卽與用印前
據曹來之主曹之完狀控批發保定府審明業

將原契究出斷歸原主恐此外不查來歷混行
用印者不止祁州一處已也合行一併通飭爲
此票仰該道照票事理卽移行各府通行所屬
州縣衛等官各于所屬境內不時體察如有外
來奸徒勾串地棍與販人口者立行嚴拿究解
至于旗下買民務將所買民人及地方鄰佑族
長人等傳訊明確方與用印如有仍前怠忽不
恤小民困苦任其輾轉販賣并旗下買身文契

不行查明輕與用印者或本院訪聞或該道府
揭報定以溺職指參各宜凜惕勿貽後悔

飭查防守地方檄

眞定所屬地方邊潤西山一帶界連晉省窵遠
險峻易于藏奸近見劫殺頻聞皆設備未週之
故該道卽將所屬各州縣併各關隘地方某處
設有防兵若干駐劄城守者若干分防汛地者
若干某處係緊要地方所設官兵果否足用某

處地方遼濶來往巡查有無鞭長不及之處逐
一備悉查明酌量地方之緩急設兵之多寡合
應作何裒益酌議妥確造冊詳報以憑移咨總
鎮會商定奪總期兵不添而巡查自周民不擾
而盜風日息該道職任監司地方攸賴切勿以
泛常視之也

申嚴冒災檄

直隸地畝被災特奉

皇恩蠲免錢糧必使被災人戶均沾實惠庶不負
朝廷軫恤至意然有鄉僻之民愚昧可欺文已到
而不知糧已除而不識戶書里蠹劣衿奸棍朋
謀串結或沉擱原行侵呑已納之糧或移甲換
乙冒免他人之地種種弊端不一而足是將
朝廷恤災之巨典徒飽奸蠹之谿壑殊可痛恨今
各屬所報災傷地畝已奉部覆允准隨經須發
告示檄令該道轉發在案合亟嚴行申飭爲此

票仰該道查照票內事理卽速移行該管道府
廳轉飭該衛堡將前發告示多爲鈔白于被災
村莊遍貼曉諭勿得沉匿其被災花戶各按原
報地畝照依應蠲分數將本年錢糧逐名除免
如有已經完納者卽照數流免下年錢糧至各
花戶報災之時該衛堡俱有花名細數底冊今
將此項底冊先送查核不必另造仍取戶書里
役不敢作弊如有弊端願甘死罪結狀並該地

方官印結一併呈送存案倘有愍不畏死之徒
大胆玩法仍有侵欺冒免之弊或經訪聞或被
告發定將結內有名書役及劣衿奸棍一併嚴
提處死該地方官以通同侵冒特疏叅拏決不
輕貸

嚴飭協拿盜賊檄

盜踪詭秘出沒無常呼朋引類糾黨非一處之
人朝西暮東行止無一定之所若事經發覺追

捕嚴急則藏匿愈密所賴各地方官無分彼此協力擒拿庶奸宄無潛身之地而萑苻可期肅清今據南皮縣條議內稱隣境之盜十不得一皆因各州縣衙拘泥界限接壤之地無異秦越不獨彼縣之人此縣不能往問即此縣之人潛入彼境如入深淵等語似此護盜成風地方何日得寧擬合通行嚴飭爲此票仰該道查照票內事理卽通移各道府轉飭所屬如遇隣封失

事追捕盜賊逼入境內卽行接續窮追如係獲賊供出夥盜開有姓名住所移關提取卽行設法擒拿務期同心協力共圖殄滅以靖地方愼勿彼此歧視倘有以隣境失事漠不關心置之不追不緝或受大窩囑託或被捕役朦蔽將現在之賊以死故逃亡開脫一經本院訪聞定以縱盜黨賊分別

題參究治各宜凜遵毋貽後悔

嚴禁賭博諭

四民之中各有本業咸宜安分以保身家乃有奸猾之徒希圖厚利開設賭場貪痴之輩墮入局中相聚賭博晝夜不息開場之家獨得其利贏者百無一二輸者比比皆是以致貲財蕩盡田房準折一空棲止無所謀生無策或情極自盡或身爲乞丐或自賣旗下或將妻女子媳賣爲奴婢終身淪落或爲盜賊致被擒獲身罹重

辟此皆賭輸以後之形景也當聚賭之時還有互相爭競被人毆死者亦有疊輸氣苦殺死人命者如口北道詳報康明譽康光譽與韓鎭考等賭錢相爭兄弟二人俱被韓鎭考韓二考打死又如宣府營兵黃之元與前衛生員蔡繩枝鬭牌屢被繩枝所贏將繩枝殺死此係近日之事皆因賭博之故除批行究擬外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示諭士民人等嗣後各守恒業不許聚

聚賭博如敢違禁定將賭博之人與開塲放頭併抽頭之人及該地方俱照定例治罪決不輕貸若有首告賭博者提審得實照例將賭博銀錢一半給賞如同賭之人出首者免罪仍行給賞須至示者

驅逐流娼檄

士農工商各有常業官役吏胥各有職守無庸隕越本院蒞任以來禁止奢華以敦習尚嚴飭

官方以明政體業經申飭在案邇聞習尚紛靡官常敗壞未有如廣平一府若是其甚者也如鷄澤縣之柳下永年縣之南胡貫西岩村等處女戲雜沓娼婦繁多不止紳衿士庶破產招致即文武官弁出入衙門不特不行禁止抑且流連暢飲醉後狂悖上之官府敗其官方者如錢同知留宿于張守備署中并倒監張文炳張文煜家嫖戲旦四娃者是也下之衙役忘其性命者如府門役齊佩蘭設騙各縣銀錢包宿李六縣戶房張文玉王立業侵本縣庫銀嫖宿王菊花是也似此官役士庶縱慾濫觴廢棄職業將見風俗日壞官常不整言之殊堪痛恨合行飭逐為此票仰該道照票事理作速轉移大名道將一切流來女戲娼婦嚴檄各該地方官盡行驅逐出境不許仍前容留併出示曉諭士庶人等嗣後務要恪遵前禁守其本業庶風俗不致頹靡而地方亦漸返淳龐矣併取各遵依報查

施行

再飭植樹浚井檄

耕鑿樹藝培天地自然之利裕吾民衣食之源此誠根本之業但編戶無知率多因循怠惰難與慮始唯賴司牧諸人留心勸導督率力行久之自收成效使小民安於利而不知本院於去年七月內有令各官督民廣植桑麻多浚井泉

之檄通行在案玆據安肅縣王令申稱遵檄編爲歌詞遍貼鄉村民皆爭先淘井報到四十八村已得井二千五百二十有餘且教植柳以爲水斗之用又桑栽難覓凡榆柳之類莫不有利併作俗語遍貼目今民皆折指等情似此一邑勸勉有方民皆趨利而爭先可拭目以觀成效矣其餘各屬曾否舉行歷久杳無報覆益徒視爲虛文悉已置之高閣深可痛恨若謂方物不類地土異宜卽有不宜于桑無不宜于麻者且如榆柳之類乃最易生之物又不擇地而可期長茂者至泉源與土脈流通無地無水卽或原隰高下不同一邑之中間有石磧流沙亦自無多其土深壤沃之處無不可爲井此二事勞僅一時坐享長久之利民何憚而不爲官亦何憚而不勸也今閲王令所編歌詞簡切明曉愚民易于省記擬合一併通須爲此票仰該道府查

照票內事理卽通飭所屬恪遵原行并令檄事理寔力舉行仍將發去歌詞照式刋刻遍貼鄉村諭民傳誦咸使知利爭趨俟歲終將勸民植過桑麻浚過井泉造冊徑報本院查核以憑分別殿最其去歲通飭因何不卽遵行緣由併取各屬回文彙詳叙奪均毋違錯

于清端公政書卷之五終

于清端公政書目録

後學　平江蔡方炳　編次
　　　西陵諸匡鼎
家孫　于　準敬録

卷之六

兩江書

優陞謝　恩疏
請暫停舉劾疏
請豁民欠漕項疏
請補江寧知府疏
畱欑六太三營官兵疏
補撫標額兵疏
請寬裁兵疏
再陳請蠲漕欠疏
題畱鎮江府疏
特薦江南藩司疏

乞休疏

于清端公政書卷之六

後學 平江蔡方炳 西陵諸匡鼎 編次

家孫 于 準敬錄

兩江書

優陞謝 恩疏

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初六日准吏部咨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本部題前事

內開該臣等查得于成龍係見任直隸巡撫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南江西原設總督一員管理今將于成龍照例陞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操江仍帶紀錄三次於新任康熙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奉

旨于成龍清廉素著著優加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操江寫勑與他餘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相應行咨案呈到部移咨到臣准此竊臣寒微謭劣猥蒙

皇上知遇授以直隸巡撫莅任一年有餘愧無寸長足錄

皇上不以臣庸鄙溺職復授以江南總督鉅任臣方慮智力短淺時懷覆餗之懼乃又荷

殊恩令臣兼理江西督務撫心自問臣有何能而當

此兩江之重寄耶今邀

皇上不次優典加臣以兵部尚書職銜臣驚聞

成命不覺汗流浹背雖

皇上之寵眷日隆而微臣之愧悚日甚惟有益加砥勉竭盡駑駘仰報

高厚於萬一耳除臣虔設香案望

闕叩頭外臣謹具本恭謝

請暫停江蘇舉劾疏

竊照文職官員定例二年舉劾所以澄敘官方
鼓舞人材甚
盛典也然必舉果循良則舉者知榮而未舉者知
勵亦必劾果貪墨則劾者知悔而未劾者知畏
將舉不虛舉劾不虛劾而
朝廷勸懲之典以立今康熙二十一年又值二年
屆期安徽所屬臣已恪遵成憲採訪得實照例
舉行在案至於江蘇一帶大小屬員臣虛衷體

訪亦廉得其概然有立身在名節之際而行事
未必盡孚于民隱有行已在清濁之間而舉動
未必盡攖乎民怒蓋賢非循卓之尤貪非汚墨
之甚恐舉之劾之不足以爲未舉未劾者愧勵
安敢率爲入
告臣請今次舉劾似宜暫停官之賢者臣奬進誘
掖徐觀厥成果其清操自矢初終不易臣自特
疏

題薦官之不盡賢者臣仰體
皇上寬大之仁提命教誡以期自新萬一怙惡不悛
臣亦不時糾參不敢稍爲姑容庶激勸不爽而
於澄敘官方鼓舞人材或少有裨益矣
請豁民欠漕項疏
臣猥以菲材荷蒙
皇上特簡總制兩江當蒞任之初披閱臣署案牘恭
誦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

恩詔內開康熙十七年以前民欠錢糧稅銀及帶徵
錢糧該督撫查明保題到日豁免欽此臣伏讀
之頃不勝感誦
皇上加惠元元之至意卽古之湯文無以過也雖經
署督臣徐國相謄黃頒行第恐不肖官役仍敢
違悖朦徵臣隨大書告示分檄各司道通行曉
諭并咨移江安二撫臣會核民欠冊結具疏
請蠲去後乃於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總漕

臣邵甘准户部咨爲察核通庫等事康熙十七
年以前未完漕項錢糧一案査
詔款内開所關河漕一應情罪俱不赦免相應仍咨
總漕將此項錢糧速行徵完如有不完將經管
各官題叅等因是部覆奏嚴追呼之令又將逈
告問左臣痌瘝在抱輾轉思維竊謂
恩詔内河漕情罪俱不
赦免者似指有悞河道漕運情罪處分文武臣而

言原未云民欠漕項錢糧亦不
赦免也且備査康熙十年欽奉
恩詔豁免康熙六年以前民欠而江南首漕項錢糧
實在已奉豁免數内又康熙十八年欽奉
上諭停徵康熙九年以前民欠并康熙十八年奉
旨豁免康熙十二年以前民欠凡漕項銀米莫不開
入民欠内一例蠲停今康熙二十年欽奉
恩詔豁免康熙十七年以前民欠及帶徵錢糧

天語相同並未指出漕項錢糧不准豁免字樣是
皇恩浩蕩誠如天地覆載無不包容而部臣拘於另
條河漕情罪俱不赦免之
詔款復令追徵臣思畝畝小民任土作貢按畝輸將
辦折者曰條銀辦本者曰倉米總皆出於地丁
一條編徵從未另有一辦漕之田畝以故窮簷
蔀屋凡有逋欠者一聞
恩豁莫不舉手加額載道歡呼如釋重負不謂
詔下數月之後又有漕項不准

赦免之行復將則壤計丁分別追比竊恐小民愚
昧未易諳此規條保無有不肖官胥乘機弊混
竟將起存之民欠亦藉稱漕項朦徵紛擾大負
我
皇上蠲恤之深仁者乎江南賦稅甲於天下自兵興
而後轉輸邊餉撥協軍供不下二三千萬之多
今遺此舊項欠籍通盤合計不過尾數卽有漕

項之名又多係折色減存實非運北漕糈可比
是催徵徒詘於民力蠲免無損於
天庾剏富四海昇平亟應休養財賦之源上培
國本伏祈我
皇上垂鑒東南民力凋敝已深
特沛恩綸一體蠲豁俾億萬窮黎仰沐
堯天舜日歡聲雷動歌誦
聖德於億萬年勿替矣除一面査取民欠細數冊結

侯
旨遵行外臣謹會同總漕督臣邵甘江寧撫臣余國
柱安徽撫臣徐國相合詞具　題

請補江寧知府疏

看得江寧知府一官不獨爲八邑之表帥而實
爲通省之領袖臣奉
命初到江南一切有關官民事務尚未周悉正須守
才兼備之員以補佐臣之不逮到任以來目覩
江寧知府陳龍巖老成持重廉潔自矢且其料
理各項錢穀應付過往官兵尤徵肆應之才臣
深幸其得一良吏可以收臂指之效而表式乎
羣寮不意於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未時
病故臣聞報如失左右手竊念
朝廷儲養人材固不乏才德兼優之儔但吏部銓
選原有定例令該府員缺部臣自必循資按格
掣籤推補誠恐所推者操守有餘而才幹不足
或才幹可觀而操守難憑以之經理重地難免

覆餗之虞必得才守兼全如臣任直隷巡撫所
薦通州知州于成龍霸州州判衛既齊歷試一
切事務庶可政修事舉勝任而愉快相應仰請
皇上俯念江寧知府一官關係最重不拘銓選常例
勅部立速揀選或命廷臣會推清操久著幹練成效
者星馳赴任俾臣專心倚任地方幸甚微臣幸
甚

留徽六太三營官兵疏

看得康熙十三年饒逆變亂以後所在煽動前
督臣阿席熙於要地之綢繆務早等事案內將
江寧將軍下各營閑甲兵糧一千名以六百名
補入徽州營以四百名補入六安營俱裁去參
將改設副將又太湖一營前任江寧撫臣馬祜
爲汛廣難以綜理等事添設右軍守備一員專
管江南汛地俱各奉有

俞旨欽遵在案今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恭逢
恩詔款開軍興以來添設綠旗官兵應行裁汰者該
督撫提鎮詳查題請裁汰欽此當經前督臣移
會撫提諸臣并行徽州六安太湖三營酌議裁
汰去後據徽州營副將姚弘信六安營副將周
于仁太湖營遊擊李鳳翔等請將原補官兵仍
舊留用並准安徽撫臣咨覆相同臣查徽郡東
聯德平樂與西接浮梁倒河匝處萬山之中層
巒疊嶂最爲奸宄出沒之所臣檢閱舊案如逆
賊王跳鬼及饒逆侵犯之時悉因三省連界汛
廣兵單不敷防禦以致小醜陸梁此前督臣所
以改設副將添佈重兵彈壓也又六安一汛綿
亘數千餘里與湖廣黃府等處相接實爲江南
西陲重地臣前任黃州府時剿撫東山逆孽何
士榮等歷覩江廣形勢但見英霍二處山深谷
邃伏莽堪虞非安設重兵不足以捍此嚴疆前

督臣早已見及此也今二處官兵佈置周密地
方稍稱平靜正宜安愈圖安綢繆未雨若拘於
軍興以後添設之名而裁此險汛之兵將臣恐
不軌之徒伺隙思逞彼時再議增兵安輯而地
方已不勝其驚擾矣臣謂徽六兩營官兵斷斷
難以議裁伏查部文與
恩詔內議裁官兵似指有事省分題設重鎮而言至
於徽六兩營原從地方險隘起見且千名之兵

又係通省各營闕甲較於他省額外添設者不同若夫太湖一汛臣自閩地赴任直省經由其間湖面廣濶一望無際港汊叢雜素爲盜藪該營添設右軍守備一員嵩司江南汛地誠爲營制起見更難與軍輿後所添官兵一概而論臣以事關封疆重務不敢膠執已見隨又備咨昭武將軍等議覆僉同是以謬陳臆議將前項官兵照舊畱用臣非不知裁兵節餉然爲地

方討久遠則亦不得爲
朝廷惜金錢又何況三營所增之俸餉尚有額內應給之原款乎相應仰懇
皇上俯念徽州六安太湖三營皆係山澤險汛續補官兵准其照舊畱用永垂經制其有益地方誠非淺鮮也

補撫標額兵疏

看得江寧安徽二撫標原添設官兵二千五百名經部臣會議畱爲經制將督提鎭協各營內老弱裁汰以足其數奉有
俞旨移咨到臣臣隨移行欽遵去後玆准提臣楊捷咨稱江南地方廣濶外有江海內有叢山無險不備各營額兵節經裁減處處兵單萬難再裁議將徽六二營所裁續添兵丁一千名抵補尚不敷一千五百名再於通省內地各營裁汰等因臣思裁補撫標兵缺雖部議於督提等標汰

除然未有不量其汛地之險易而槩行裁汰者今查江南幅幀遼濶水陸兼防在在需兵而沿江沿海爲尤甚如崇明雲臺俱各孤懸海中金山柘林青村南滙川沙吳淞黃浦又皆逼近海面京口一鎭跨江設險咽喉要津且有漕白糧艘經由若夫泰州一營兼轄興掘二汛民竈雜處地極其廣而兵僅三百四十餘名是以上各營急需多兵彈壓均不便議裁此外內地額兵

共計止有三萬五千七百九十餘名而議裁二
千五百名所裁過多則營伍空虛汛守鮮不廢
弛是撫標兵缺雖取足於腹裏各營而汛廣兵
單又不可不豫為之所此提臣徽六二營裁兵
撥補之議為有見也蓋徽六二營新裁兵一千
名原係通省關甲今以各營關甲而仍抵各營
之裁汰祇以增足五萬五千之額原非另外添
設即

朝廷多此千兵糧餉非與國帑有虧而各營多此
千兵汛守則與地方有益相應仰請
皇上允臣所請將徽六二營新裁兵丁一千名即抵
撫標之數其餘一千五百名容臣於內地各營
通融分派陸續裁汰可也臣謹會同具題

請寬裁兵疏

看得江省袁臨地方奉
旨抽兵防守一案臣准部文隨移會江西撫提二臣
定議去後准撫臣咨覆議於袁鎮奉裁兵內挑
選四百名共足袁營兵一千二百名以資防禦
臣查袁鎮標兵即在各省保泰一案二年裁汰
之數今所添四百名則係新增而非額內抽撥
且逆氛煽亂之後營兵多寡皆係隨時佈置今
地方平靖又須從長計議相險設防以為經久
之計隨又備咨商酌去後茲准撫臣佟　據
布政司張所志詳議咨覆前來臣查江右營制

康熙十一年前督臣麻勒吉題明設兵二萬八
千八百二十九名迨康熙十三年逆氛猖獗之
後各營續添官兵共三萬三千餘名逾於定額
之數前蒙
皇上寬以二年消除則通省營制仍應照前督臣已
定之數為準其袁臨與撫標應添撥兵共一千
八百五十名即於此二萬八千八百二十九名
之內酌量汛地險易通融抽撥以成一定之制

如袁臨地方關係緊要向設兵八百名今議增兵四百名查饒州九江地處腹裏尚可裒其有餘以補袁營之不足應於饒州營抽兵六十名九江營抽兵三百四十名共兵四百名以足袁營兵一千二百名之額又撫標應設兵一千五百名內本標向有護衛兵五十名今應抽撥兵一千四百五十名查南瑞鎮標南昌城守水司九江南湖水師撫建饒等營雖無多兵可撥然

皆屬平易內地較與銅鼓南贛等各營水陸要汛不同應於南瑞鎮標裁兵七百五十五名南昌城守營裁兵一百二十八名南昌水司營裁兵一百二十八名建昌營裁兵一百九十名南湖水師營裁兵一百六十五名饒州營裁兵八十四名共裁兵一千四百五十名合以撫標原額護衛兵五十名以足兵一千五百名此則袁臨與撫標應添應撥之兵數也至於撫建二屬

既裁去提鎮今應如前督臣原定經制仍復撫州建昌二營此外各營官兵數目均循其舊惟廣信地方界隣浙閩深山邃谷允為險隘該營原止設兵五百八十名不敷防禦今宜稍為更定議增兵一百五十六名共兵七百三十六名查撫州居南建兩府之中實為腹裏平易之地該營原設兵七百八十名尚可議裁兵一百五十六名添入廣信防守此則舊額與要地應復

應更之兵數也營制既定所有續添官兵統於二年之內消除全完以遵成議再查裁兵之成議等事一案江西未經裁完官兵部議仍照康熙七年會議之數限一年內裁足臣思江西自十三年以後續添之兵三萬三千餘名過於原額現在紛紛裁汰若所將額內之兵同時并裁未免艱於安插以臣愚見似宜先將續添各兵儘於二年內消除俟裁完之後容臣量度時勢

再照康熙七年會議定數斟酌汰除足額庶目前安插之兵免於壅滯而裁汰之數得有分別也其各營有應復官弁及管轄汛地

勅書關防各項事宜俟部覆

命下之日臣另行查明具題外謹會同江西撫臣佟

合詞密　題

再陳請蠲漕欠疏

竊照康熙十七年以前民欠及帶徵錢糧恭逢

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

恩詔渙頒令督撫查明保題豁免是不拘何項錢糧凡屬拖欠在民者悉得概邀

恩豁天下臣民莫不翕然稱慶而江南窮黎被澤尤深祇緣總漕督臣邵甘以二十年帶徵十四年漕項咨部請示蓋從帶徵之官不應仍受參罰而言而部臣謂所關河漕情罪俱不赦免令將漕項錢糧速行催完則因處分之情罪而併將民欠之漕項一併不赦矣臣恭繹

恩詔款開止云民欠及帶徵錢糧督撫查明保題豁免原未開除漕項錢糧不在赦免也且百姓按畝輸賦無論或本或折俱係一條鞭徵其辦納漕項者並非另有一等地畝即拖欠漕項者亦非另有一等小民似赦則俱赦不應因漕項情罪而牽纏漕項錢糧以負

皇上浩蕩洪恩伏讀

恩詔款開一河道漕運關係重大一應情罪俱不赦免此款爲慎重河漕起見然既指明情罪二字似因侵盜河漕庫帑與工程未固漕運違悞者特行摘出與民欠漕項錢糧原不相涉案查康熙十一年爲災邑又被等事彙報各屬等事彙報淮楊等事户部覆前江寧撫臣馬祜各疏康熙十一年被災起存漕糧漕項及康熙十年漕糧漕項俱准照數全免是因十一年之被災而

并帶徵之漕項一例豁免矣又查康熙十八年
爲備陳舊欠無徵等事前江寧撫臣慕天顏請
將康熙十年十一年十二年民屯地丁并漕項
未完銀米概賜蠲豁奉有
俞旨允行而漕項又蒙豁免矣何況康熙二十年
皇恩肆赦普天同慶反將無徵漕項令窮簷赤子復
受追呼之苦乎臣謂康熙十七年以前一切民
欠漕項錢糧悉應一概蠲免在

朝廷不過去此無徵之虛數而窮民即得共邀免
比之實惠庶與
恩赦款例相符相應仰請
皇上俯念漕項錢糧即在民欠地丁之內准援往例
恩賜全蠲俾江南萬姓仰沾
聖澤歡聲雷動其樂利誠非淺鮮也

題留鎮江知府疏

竊照京口濱江負海地處衝要又當閩浙孔道
素稱繁劇且爲旗營駐防之所軍民雜處豪暴
間出非偏僻旁郡可比臣駐劄省會撫臣亦相
距稍遠耳目或有難周所賴道府彈壓整頓良
非淺鮮況知府爲親民之官戢兵以安民倚藉
尤切臣自到任以來凡要地郡守之淑慝尤必
加意體訪目覩鎮江府知府高龍光守絕一塵
才長肆應革除耗羨屏絕餽遺其以實心而行
實政他如綏靖地方審理逃務調劑得宜旗民

允服無忝表帥允稱理繁之任似此才守兼優
之員正可砥礪官方方期久任奏效乃因康熙
十九年分漕船開兊違限案內部議降級調用
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是龍光以遲悞漕船降調自應遵
奉解任臣又何容瀆
奏但臣蒙
皇上委畀兩江重寄夙夜殫心全藉羣策効力相助

爲理且鎮江與省會接壤勢如臂指旗民錯雜治理爲難于以保障而調劑之非如龍光其人者慮難仔肩而稱職也伏查定例被降之官果係清廉愛民良吏許該督撫題請留任等語又查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内安徽撫臣徐國相爲

請

旨事題留太湖縣知縣章時化一疏吏部援引廣東撫臣金儁題留肇慶府降調知府張京鋒部覆

准其留任之例將時化覆准留任在案今龍光才守兼優臣知之最稔實係清廉愛民良吏旣與保題之例相符又與部覆所述張京鋒留任之處相合况龍光陞授今職之時原奉

特旨補授則其才守久在

睿鑒中臣從地方起見爲

朝廷惜此人才不敢緘嘿仰懇

皇上施使過之仁允臣所請

勑部議覆將龍光帶所降之級仍留原任俾得展布所長以竟其用臣得以倚爲車輔則劇郡得人而叢脞無憂矣

特薦江蘇藩司疏

竊惟論人授官固當就才之短長以分繁簡若就官論人又當按地之繁簡以定高下江南賦重役繁民生凋敝兼以水旱頻仍供億四出官斯土者長才欲罷勉而回頭無進步之階短才

困積逋而束手鮮周身之策案牘日見紛紜催科日見繁苦求其痛自鞭策志期上達者屈指不一二見也臣等荷蒙

簡命督撫吳中入境受事親見其難朝乾夕惕茹蘗飲氷上以期答

朝廷委用之重下以期慰生民樂業之望細事必出於躬親勺水必稟於夙夜舉凡屬吏公事進見多方訓誨隨事禁飭嚴其守又察其所守之

眞僞勤其政又訪其數政之寬嚴莫不爭相濯磨矢心臺剔未幾而以盜案降級者見告矣未幾而以逋欠落職者見告矣未幾而以違限處分者見告矣在

朝廷乃不得不處之定例在各官亦不能自逃之罪案故自郡守以及有司問其官則席不暇煖問其職則整頓無心勢使然也卽今

大計之典正以周官考績之法俾

國家彰癉之權所關誠非渺小而守令各官無一堪膺斯選豈皆妄自菲薄甘居庸劣乎地實限之耳況藩司爲錢糧總滙數百萬之賦稅於此考成本省外省之兵餉於此徵解大小屬員之賢否於此表率以至民生之疾苦水旱之災傷於此嚴稽核而賴賑恤其繁苦百倍於郡縣其責任亦百倍於郡縣苟非才能肆應氣堪百折鮮不朝受命而夕僨轅矣如江蘇布政使丁思孔歷任旣久叅罰固多旣不敢違例以入卓異之列又不敢拘例以蹈蔽賢之愆臣等爲地方人才起見敢合詞特舉其政蹟班班欸爲

皇上陳之外省之協餉江省最多此則刻不容緩者本官自到任迄今解過協餉壹千叁百餘萬從無片刻遲悞京口駐防豆草糧餉皆尅期解給卽遇災荒之歲亦必設法接濟此其實蹟之見於軍餉者也用兵以來江省前後奉造鳥沙二

船貳百餘隻本官催辦工料竭蹷恐後閩楚江西馬匹弓箭及駐防蒙古甲兵衣帽等項捐助製備不以絲毫累民此其實蹟之見於軍需者也蘇郡爲閩浙咽喉軍旅往來更換船隻連年絡繹不絕本官措置供應親自僨辦住宿河干不辭勞勩此其實蹟之見於軍行者也清隱地勸開墾共計陞科壹萬餘頃而公私稱便又清增雜稅及補徵田房稅銀貳萬兩此其實蹟之

見於公帑者也各屬起解錢糧親自經收不假
手於吏胥批迴隨投隨掣又飭行各屬徵收里
民自封投櫃禁止火耗如遇災祲則量行緩徵
使民力稍裕而糧餉不匱此其實蹟之見於催
科者也捐修蘇州府學等處使寒生讀書其中
資以膏火觀風所拔士於丁巳戊午辛酉三科
中式甚衆又設立鄉約宣講
上諭十六條及申明六諭家喻户曉此其實蹟之見

於文學教化者也飭行各屬設立育嬰堂以育
遺嬰并施棺以資掩埋發藥以救瘟疫此其實
蹟之見於濟人者也至於居脂膏之位而不以
賄聞處奢華之地而不以侈著公私絶其請託
出入嚴其隄防尤其介性貞操矯然特立者矣
乃以叅罰糾纏無由振拔不惟本官之淹蹇任
事灰心凡勞吏之閒風亦皆短氣既不足以彰
聖明使過之仁又非臣等以人事君之義查前任撫

臣慕天顔曾以上海縣知縣任辰旦常熟縣知
縣林象祖俱有積逋未清特疏薦達業荷
皇上特允行取得備掖垣之選候補清華之列今思
孔之繁與難視二臣何止什百倍耶倘臣等隱
忍而漫爲姑置蔽賢之過與徇私等臣等之所
不敢出也臣等非不知藩司爲錢穀之府思孔
爲詿誤之身特疏爲出尋常之外不能不起人
形似之議然而臣等之可自信者心也所以報

皇上者心也況臣等深荷
皇上格外之知不敢蹈知而不舉之罪且思孔行已
入
覲輦下仰祈
皇上親賜諮訪其人之才能賢否難逃
睿照如果臣等所舉不謬伏乞
皇上破格擢用則立賢之典可以度越千古且使凡
爲臣子者皆感激思奮以希

特達之遇其於吏治民生未必無小補也臣謹會同
江寧撫臣余國柱合詞具題

乞休疏

准吏部咨開云云奉
旨予成龍從寬留任餘依議欽此欽遵備咨到臣准
此臣捧讀
溫綸感媿彌深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竊臣以庸材謬膺督寄年老疎陋一歲之内兩
蒙
聖慈寬留是臣之愚忱為我
皇上洞鑒臣安敢不期竭駑劣盡此餘生以仰報
天高地厚於萬一然
皇上之宥臣將謂臣之精力尚堪振刷以期效於將
來也伏念江南財賦重地事務殷繁而又加以
江西兵燹之餘尤宜調劑是非年富力強者難
副其任今海宇蕩平民物熙恬我
皇上勵精圖治日昃不遑恆惓惓以吏治民生為念

每盥讀
聖諭踧踖不安臣勉力拮据思所以副我
皇上安愈圖安之意無奈兩目久昏兩耳不聰自去
秋染瘧之後復得怔忡之症每辦事午夜心胸
驚悸輒不能寐焦思愈集則精神愈憊精神既
竭則事務糊塗勢所必然臣勉勵之念雖切而

艱大之任自揣萬不能勝是臣無裨兩江之治
化實負期望之
聖心將來再有貽悞縱
睿慈曲加矜全臣有靦面目尸位素餐將何以砥礪
寮屬統馭士民耶伏乞
皇上俯念地方重大鑒臣老邁不堪供職
特賜休致臣沐
皇恩有生難報惟願生生世世圖効犬馬而已臣謹

具奏恭候
睿鑒施行

于清端公政書卷之六終

于清端公政書目録
後學　平江蔡方炳　西陵諸匡鼎　編次
家孫　于　準敬録

卷之七

兩江書

諮訪利弊通行檄
示親民官自省六戒
移江西撫院轉飭各屬妄借分捐咨
飭勵學政事宜附條批
興利除弊條約
嚴禁漕弊各款
通飭各屬私派納訪檄
弭盜安民條約
嚴禁抽豐諭
禁送節禮諭

勸令節費諭
嚴禁輕生諭
革秋審陋規檄
嚴飭旗下買人檄
禁田房找價檄
清理獄禁通行檄
批蘇松道清理獄禁詳
批朱同知甘結
檄示勒海行兵方畧
附祭天妃祠文

于清端公政書卷之七

後學　平江蔡方炳　西陵諸匡鼎　編次
冢孫　于　準敬錄

兩江書

諮訪利弊通行檄

照得大弊不革則大利不興一縣有一縣之利弊一鄉有一鄉之利弊自當因地制宜相時興革但兩江幅幀遼濶一時耳目難遍端在賢有司殫心匡理庶
國計民生兩獲安全況大江左右或通年旱澇物力多艱或兵燹遺黎瘡痍未起尤宜加意釐剔以臻至治凡有利
國利民所當興者幾何事害政害民所當革者幾何弊該州縣身在地方見聞必確合亟轉行諮訪仰該府官吏照票事理卽便轉行所屬州縣

凡地方官政民情有宜於昔而不宜於今利於官而不便於民或利所當興慮阻撓於勢要或弊所當革苦積習之因循其最關民瘼安上全下事宜該府暨州縣務須明白指陳徑行詳報本部院虛衷採擇極力舉行毋得假公濟私捨大言小浮詞擬拾徒煩披閱幷不許由司道府轉詳致滋格碍

示親民官自省六戒

朝廷設官分職皆為治民而與民最親莫如州縣近來積弊成習親民者反以累民甚有不知廉恥為何物而天理人心四字置之高閣不問矣噫吏治日壞如倒狂瀾何時止乎用是偶採成言兼參時弊陳列六則朝夕省覽自爲猛惕倘反是道也王法不及必有天殃及之矣謹列如左

一曰勤撫恤州縣之官稱為父母而百姓呼為子民顧名思義古人所以有保赤之喻也夫保赤者必時其飲食體其寒煖事事發於至誠保民者亦當規其饑寒勤其勸化事事出於無僞蓋無僞則有實心縱力有不及與事有掣肘然此心自在卽於萬分中體認一分亦百姓受福處也昔陽城云撫字心勞知撫字必從心出由心而發隨事加恤便有裨益若徒外面摭拾一二便民好事以爲得意亦市名也其去殘忍者

幾希耳是不可不戒

一曰愼刑法草木禽魚皆有生命不可恣意殺伐況人爲萬物靈其肌膚手足悉胞與也人不幸而涉詞訟又不幸而於詞訟中受刑罰雖十分不可寬必須求一分稍可寬處此呂叔簡戒刑書內所以有不輕撻不就撻之說也至於囹圄福地昔言已及當思入此者皆無知小民或有寃枉極可哀痛自然稍加體念若徒任意禁

獄與任意加刑甚有徇情面恣苞苴以下民之
皮膚供長吏行私之具者或身或子孫定遭奇
禍是不可不戒
一曰絕賄賂爲貧而仕雖乘田委吏止爲祿養
未嘗於祿養之外有別徑也若舍此而外多求
便利卽爲暮夜揚伯起之四知言之已可凜矣
昔人云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又云從來
有名士不用無名錢試思長吏於民論到錢處

亦何項爲有名乎夫受人錢而不與幹事則鬼
神呵責必爲犬馬報人受人財而替人枉法則
法律森嚴定當妻孥連累清夜省此不禁汗流
是不可不戒
一曰杜私派小民應辦正額尚且難應未知私
派從何起也不過頻年來軍需緊急如解馬賠
馬與兵馬行糧草豆衡途供應動以千百無計
可支故有派之民間俟日後銷價給發者如近

來行糧價値檄行刊附由單之末以防發給短
少之弊是部院大臣亦疑州縣爲先取民而後
發價矣不知先取後發雖至公無私小民之揭
借其利已經數倍況長吏派一錢則胥里派數
錢長吏派一斗則胥里派數斗有極不堪命者
乎何如稍那正供現價現買而卽力請上臺迅
速開銷幷由單價値亦多此一番周折昔人云
於不得已中求一分擔當卽人民利益處也至

於困公苛斂任意誅求種種乘機自利不啻爲
盜取人定然自有後禍是不可不戒
一曰嚴徵收小民正供自有額賦外此分釐非
可苟也近來徵收立法着令自封禁絕火耗上
之所以嚴州縣者可謂周且密矣夫爲州縣而
受上之禁飭卽使無弊自好者尚覺汗顏至爲
州縣而幷禁飭之不靈倘有自欺則有心者將
視爲何等乎古人云錢糧一節若冝請減其善

無量今錢糧不能減而去其錢糧中加增之弊亦與減錢糧彷彿況鳩形鵠面衣食啼號此等困苦小民欲陰搜其膏血縱令安然無事滿載還家後日亦必生流蕩子孫以覆敗之者是不可不戒

一曰崇節儉天生財物固供人用然必存不得已而用之之心方能用度相繼倘奢侈任意飲食若流無論暴殄固犯譴呵即費用必思取給

是亦壞心術之萌蘖也夫長吏近民雖自已足食尤當思民之無食者自已披衣亦當思民之無衣者推此一心縱令衣食淡薄尚且不能消受而猶欲起侈麗之想乎鄭俠語人云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夫衣食甚細而至以盜相推此充類至盡唯恐長吏之稍奢也是不可不戒

移江西撫院轉飭各屬妥借分捐咨

照得民間之困苦莫甚於私派有司之掣肘盡苦於分捐江右各屬自甲寅以來賊寇蜂起征師雲集一時軍需供應費用不貲如解送御馬倒斃置造戰船營房搬運滿洲骸骨以及修理公署協濟科場無不咄嗟立辦維時事迫俱係動支正項及至事後算銷則有核減價值者又有不准開銷者由是設處分捐之法包藏私派之弊或草單半幅或飛簽一枝立催照數繳完

不留一毫形跡以致長吏焦心彌甚小民剜肉難堪恭讀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

恩詔一款內開康熙十九年以前用兵各省採買供應大兵綠旗官兵糧草價值有經駁減者亦有尚未奏銷者該督撫確查保題到日准銷等因

欽遵在案則是從前一切核減追補之銀俱在保題准銷之內又何有病官累民之事但恐不肖官員與夫衿棍蠹胥上下扶同打成一片猶

借分捐名目仍然苛派里民本部院遠駐江寧耳目一時難及仰祈貴院念切同舟嚴加禁飭并查各屬如有不肖官員藉事風生妄借分捐從中濫派致累小民立賜移示會疏

題參以儆溺職以甦民困

飭厲學政事宜

掄才爲

國家大典造就培養實始黌宮況江南大邦係人

才會萃之地學道爲通省文衡責任綦重務在精白乃心矢公矢慎操守廉潔振拔孤寒庶不負

朝廷任使至意若懷不肖之念苞苴盛行致開奔競之途徑竇百出煌煌

功令置若罔聞學政廢弛有江河日下之勢所以前經左都御史魏　題請剔除十弊禮部覆

准奉

旨遵行已久謂可稍挽頹風乃本部院下車以來訪知積弊多端有難悉數如上下交通則弊在有司表裏作奸則弊在胥吏鑽謀賄托則弊在生童究之種種情弊皆由學道無潔己之念不能正以率下以故難于杜絕耳從來學道一官非進士出身不在是選當其做秀才時若遇不公不明之學道必有大不平之鳴怨憤訕謗而罵詈隨之何以自已做到此官則又躬自蹈之全

不記寒牕咕嗶之苦寡廉鮮耻敗壞身名莫此爲甚即謂銅山金穴利令智昏不暇爲潔身之謀然誰無子孫誰不願子孫成名顯達而瞞心昧己賍私纍纍獨不畏明有

王法幽有鬼神現在發覺則有身家性命之憂日後凋零更受男盜女娼之報乎至於儒童赴試爲士子進身之階務須守正待時何必妄求躁進乃素封之家倚錢神爲作合紈袴之子恃竿

牘以求通是父兄平日先以自炫自需教其子弟則子弟所習見習聞無非貪緣賄賂又安肯潛心肄業以望學問之有成古來由白屋而為公卿取紫青不藉門第載在史冊不可勝數更如近代之王元美陳臥子皆江南人文領袖何嘗不出簪纓世胄又何嘗藉祖父餘蔭以取科第即此可作讀書人榜樣爾等有此營求之費何不資其膏火慎擇良師俾子弟下帷攻苦磨

礪以須而必欲百般鑽刺以奪單寒上進之路致使懷才自好之輩皓首窮經卒不得一青其衿抑鬱沉淪愁歎之聲載道聞之心惻思之髮指誠使爾輩翻然自悔各安誦讀不為習俗所移則考試官無從射利雖欲不公不可得矣何患弊源之不清乎聖賢學問只在義利兩途蹈義則為君子趨利即為小人由一念之公私分人品之邪正何不洗心滌慮勉做好人本部院上體

朝廷右文作人至意下為憐才剔弊起見諄諄誡諭并將訪聞各項情弊為十弊中所未有或有而未詳盡者條分縷析如左

一學道私人大約以掌案長接為心腹掌案者以事歸總握長接者以行近親隨輒敢大膽進言先瞰本官之需用巧為借貸以充應及至到任後官吏闔聚一堂視名數為貨利之藪私議

進學補廩提等等項分別府州縣之大小以定生童價目之高下及將按試之日掌案長接預遣積蠹副役并包攬棍徒潛匿本地方菴觀歇家招搖說合串同門役水夫暗通記號奸宄莫測嗣後學道按試止許隨帶謹恪書吏數名以供書寫若府州縣等官嚴加挨檢進署直至試畢發案後方隨本官出館到別府亦如之其菴觀歇家等處無許容留目役棍徒等人地方官

仍不時緝訪拏究

一學道發牌考試各府抵境之日地方官借迎接爲名卽用言餂私情預爲結納及試生童之日又借提調送考名色投謁進見或暗通線索或代達私書甚至考後次日府廳州縣等官借稱公事進謁而學道亦不時傳見館門啟閉無常亦無禁鑰以致上下交通弊竇叢生嗣後凡府廳縣等官出迎該道槩行謝絕送考點名畢各歸本署供職不得參見

一考試前一日府官送童生案冊教官送生員學冊以備學道點名入試從來彌封編號印簿及場內坐號紅簿點名後卽發該府州縣收貯所以發案之日止將原卷發府拆對原冊塡榜近有司任意逢迎學道竊幸查對公然收存道署不但夤緣者名號生姓可以暗中摸索幷貴介子弟三代姓名註原冊之上如有囑托更覺

瞭然在目今後學道點名畢卽將彌封坐號等簿當發該府州縣擕回毋蹈前轍

一學道按試例應教官送考幷府首領縣佐貳等官巡捕其在巡捕等員巡視考場或借劾勞乞恩已屬不法至教官爲親臨屬員易通情弊甚有投認師生擅通薦函幷夤緣關說等弊殊干憲紀今學道按試某處之日預期點定巡捕二員單點送考教官幾員關防供職試畢發案後一倂發放無許朝進暮出以杜私端

一童生赴試必由縣府二考錄取送道文章高下務須縣府秉公較閱拔眞才得以上進近不肖有司視爲具文全無愼重之意有等故爲少取以名數之先後分賣價之低昂有等一味盡情依薦牘之差等爲塡案之甲乙致孤寒而有抱負者屈抑不伸望道試如登天之難卽學道有意遴才亦無從甄拔因而改絃易轍謂此中

原無佳卷何妨受賕肥橐此念一萌上行下效府州縣愈無忌憚眞才何由得達今後歲科二試縣府考拔取童生務令公明閱卷不妨一覆再覆以杜傳遞代倩等弊覆試既畢即發全案無得稽留以待鑽刺仍粘連三卷送道查對筆跡如所取卷內有文理荒謬必係府縣官徇情受賄該道即申報本部院以憑嚴究

一廩生保結原係稽查刑喪過犯冒籍娼優隸

卒等項不得混試近有不法劣衿受賄作弊朦朧濫保外更有串通外府有文無行之人先作本縣儒童冒名赴考往往倖獲及發案有名或索勒本童謝銀或朋奸覓人頂買俗有活切頭飛過海名色殊屬駭異嗟嗟取額幾何寧堪此輩網利該道按試日先期傳集各學廩生逐名嚴詢各具甘結所保儒童如蹈前項等弊罪甘褫革仍加究處法在不宥

一進學儒童原分大中小縣著有定額每大縣賄買人多限于額數將本童塡入窮僻小縣案內仍恐小縣攻擊冒籍俟發紅案後巧令本童具呈改學仍歸本縣者又商籍取數較多赴考儒童與民籍較少亦有以民籍赴考儒童混進商籍者接木移花為弊匪細今該道務期嚴核本籍秉公閱卷毋得混淆

一按試一府閱卷既畢即當發案或因私橐未

飽故為稽延竟將試卷帶往別府童生則懸價以待入局生員貿富又教官素所熟悉至有不肖教職故以富生姓名聲言考置劣等嚇賄提拔貪婪無忌莫此為甚有蹈此弊者該道即行揭報提處又捐納童生有一體發案之部文尤不得藉口稽遲副後捐納童生陸續取齊外先將取定正額童生于覆試次日即將原卷發府拆號塡名申報本部院以憑查對

一童生試卷必經發府拆號填名所以學道之
權往往知府得以操之因而交通關節一切過
付皆出其手不惟去取竊擅甚至拿捏訛頭累
千盈萬據為己有及學道索取結局府官以業
經紅案有名恃為無可如何竟致白賴者學道
亦以曖昧自悮不敢聲張惟有隱忍而已此等
大沒良心人傷天害理該道何苦徒損心術受
制於人名利交失自已不能逃鬼神之譴責子

孫又必受禍患之報應可不畏哉是在學道廉
潔自矢則上下體統凜然具在自不受屬官之
挾持矣
一試官例設挂號胥役收進文書學道職在銜
文專司學政無軍務刑名錢糧緊要等事近各
府州縣鄉紳以私函不便直達往往借現任官
封賄囑門役擅行投遞或因勢迫情遜以致真
才淪落深可痛恨此後凡有官封文書止許開

口投遞如有請託私書該道即刻將原封原書
星速呈送本部院一併
題參至于沽名奔競所在有之而盜竊虛聲下江
尤甚每借憐才二字藉口公薦聯名竿牘究屬
朋利私心而於孤寒實學毫無裨益亦當嚴行
杜絕
一不肖官屬上下關通交互作弊每遇一考于
府取正案試卷之外送空頭印卷多寡不等遇

有身未赴考冒出大錢及鑽求大來頭薦書者
竟代作文字二篇居然入泮此弊首當嚴禁其
前列生童例應將原卷解部不得擅行改竄至
於刷卷等弊往往有之俱應痛革
一設科取士文武並重豈以學習韜鈐遂可視
同弁髦近日每以武途忽視為狥情交際之具
或送往來過客或賞巡捕等官乞恩或進士一
二人舉人四五人明目張膽枉説一名竟為成

例遂有市井遊手無賴之人目未識丁不諳騎
射賄托鑽營濫叨名器一入武庠便約結匪類
三五成羣借衣頂爲護身之符視衙門爲壟斷
之地把持謗訕肆行無忌此皆係學道扳試不
加慎重于始致滋澆惡成風此後考試武途生
童務須秉公校覈果係弓馬熟嫻策論優通方
准拔取毋得縱意徇私致使干城失寄
以上諸款皆係本部院察訪最真切中時弊自

示之後該道務與各提調教職官吏紳衿人等
洗滌肺腸實心痛改得眞才以報
朝廷振文教以吐士氣本部院斷不沒人之善定
行特疏獎薦倘怙終不悛陽奉陰違本部院耳
目最近隨時隨地密行察訪如前十二弊有一
于此立刻飛章入告官則摘印子衿黜革俟
旨按律擬罪其蠹胥奸棍即刻斃之杖下本部院實
心實攻斷不託諸空言使宮牆名教之地爲爾

等藏垢養癰也
又硃批
衙文者愛惜人家好文字爾子孫有文字定爲
衙文者愛惜若一味愛錢只恐子孫縱會做文
字決不出頭更恐神鬼怒恨生出瞎眼子孫上
長衙唱蓮花落要看字也不能殼了莫笑老夫
迂談
興利除弊條約

照得州縣各官厲民積弊處處皆然而江南尤
甚本部院下車以來即訪有等不肖有司悖違
嚴旨剝削小民而莫之恤因循陋規而莫之除本部
院恤民念切本擬將此等積弊據實入
告仍開劣員以昭貪婪闒冗之戒但初經蒞任正望
各屬悔罪維新之候姑從寬典除已往不究外
自今伊始爾等各官務將後開積弊盡行痛革
所有應禁各款臚列于左

一嚴禁火耗徵收錢糧照部頒法馬令花户自封投櫃不許暗加火耗久奉禁飭況經功令創懲州縣各官自宜洗心革面乃訪聞江南下江州縣徵收錢糧仍有火耗上江較爲尤甚而江西州縣火耗竟有每兩加至一二錢不等哀此小民剜肉醫瘡吞聲飲泣而不肖有司方且肥家潤橐坐致富饒恬不知耻本部院念火耗之弊害民最衆而累民最甚務必痛除盡革

以紓民困如有不遵訪出定行參究該管道府不行揭報均難辭咎

一禁止私派小民終歲勤苦竭胼胝之力難完輸將之供而不肖州縣往往巧立名色借端私派如條銀則有傾銷解費之派漕糧則有修廒監兌之派由單編審則有刊刻紙張之派種種名色弊難枚舉甚至江西地方有湖差蘆差門差竈差横徵苛斂更可駭異本部院頗有所聞候廉訪得實旦暮具疏糾參如各官能及早猛省痛自湔滌本部院姑開面網准與自新若怙終不悛陽奉陰違或經訪聞或被告發立行參處斷不姑息以貽一路之哭也

一嚴禁餽送從來寡所用斯廉所取未有用之極繁多而取之能廉潔者也本部院訪得兩江官員專事彌縫惟尚交際司道府廳州縣生辰令節到任署印卸事自下而上無不通相餽送

視地方大小區別等差盈千累百目爲舊規於是官評之賢否吏治之勤拙俱不可問且此等餽送不出於錢糧之加徵火耗則出於詞訟之婪取贓私以小民之膏血供多官之結納民生何以得遂物力何以得阜也本部院下車清介自持誓不受屬員一毫餽送爾司道府廳州縣務期共相砥礪痛絕餽送庶幾懸魚瘞鹿之風遠逮古人而飲氷茹蘗之操更重今日倘視具

文藐玩不遵本部院訪聞得實白簡具在斷無
寬貸

一訪拿衙蠹澄敘官方必先剔除衙蠹盖此輩浸潤蠱惑於本官不曰某項舊規可取則曰某事前官曾行且曰上司交際平日費用勢不得不取資於此大侫似忠本官一墮其術遂招揺兜攬顛倒是非播弄威福本官利其暮夜之余甘受捉鼻蠹役憑城依社小民側目含冤毋論

刑名錢糧大小衙門在在皆然緣積蠹久盤衙門或父子兄弟出入朋充或已役滿而仍前干預本官不肯破面驅除以致流毒無窮今後各官嚴行覺察如有積年蠹役及干犯前項種種情弊者卽速開具款揭呈報本部院以憑盡法究處如敢扶同狥庇及將小青微疵捏飾塞責者查出參究不貸至於經制之外容留白役併照定例

題參各宜凜慎毋以身名輕狥下役

一訪拿光棍剪除奸賊所以培嘉禾鋤強暴所以安良善本部院訪得兩江地方有等光棍交結匪類串同衙蠹或指挑嚇詐或唆盗妄扳凡温飽素封之家輙行嫁禍搆害睚眦殺人道路側目是使熙皥之盛世尚有痛心疾首之民地方官寧不重負職守耶自示之後如有此等光棍橫行無忌殘虐小民者立卽呈報本部院以憑

盡法處死至江寧鎮江有扒手蘇州松江有打降皆地方喇虎該有司一併訪拿重處以絕奸宄姑息容隱查出併究不貸

一禁止問刑遲延案無留牘斯獄鮮沉冤屢奉
俞旨內外問刑衙門事件不許遲延至於易結之事故意遲延不結從重處分欽遵在案今本部院聞兩江各衙門一切事件不遵限完結經年累月株連蔓引羅織鍛鍊甚而久滞囹圄庚斃民

命抑或男女無別致傷風化至於户婚田產易
結細事亦必曠廷月日以致小民拋家失業及
批允發落又有羈比罰贖之苦迨事完釋放已
四壁蕭然室如懸罄矣言之深可痛恨今後各
衙門事件詞訟不拘大小俱要遵限完結易結
細事隨到隨審卽行省釋並不得濫罰贖鍰敢
有故違或經訪聞或被告發
題條重究各宜凜遵毋貽後悔

一嚴禁借旗放債駐防滿兵皆係
禁旅大臣統帥戍守紀律自是嚴明斷無縱容旗
丁盤債虐民之事但地方無籍奸徒影射旗勢
或串同苦獨力營廝狐假虎威狼狽作奸違禁
取利及印子錢名色盤算估折稍不遂意鞭撻
橫加小民無可如何殊干法紀今後如有此等
奸徒借旗盤債行兇虐民卽行呈報以憑會同
將軍嚴審如平人立置重典如係有職人員請

旨革究決不輕恕
一嚴禁濫差衙門差役禁戢猶懼不法若濫行
差遣則猶虎而翼其不至噬人者鮮矣本部院
訪得司道府差下縣縣差下鄉俱足爲民害而
府縣差害民尤甚葢司道差去民間稍遠故其
害民猶少若府差有每年坐催地丁兵餉名色
此輩謀票入手攜朋引類一到該縣庫胥户役
皆有初見禮儀縣官間有賞賚此役久住該縣

需索無厭稍或不遂凌轢長官咆哮公堂無所
不至再如縣差下鄉承催錢糧拘提人犯酒食
差錢狼貪豕突窮鄉僻壤辱及婦女幾無天日
尤爲切齒今後錢糧事件立限完解司道府不
得擅差一役下縣州縣錢糧務要遵照禁革里
排頒發限串令花户自封投櫃截票歸農至於
詞訟非人命逃盜止許原告領牌自拘俱不得
擅差一役下鄉如有故違事發官則飛章參奏

役則立斃杖下決不姑貸

一嚴禁濫收監倉犴狴之設所以收禁重犯非濫及無辜輕罪也兩江虐政不論重輕罪犯輒擅收監而獄吏禁卒百般淩虐多方索詐甚而打光打肥名目及劣員殘逞勒取病呈等弊種種惡蹟難以罄述今後除死罪重犯照例鎖鐐外其餘輕罪人犯不許繫加桎梏至於催科詞訟並婦女非犯重罪不許收禁佐貳衙官不許

擅將人犯收寄倉舖印官躬親督視因糧按時給發夏月不時灑掃以除瘟疫冬月量給草薦以免凍斃倘有故違仍蹈前轍者許各犯家屬奔控轅門以憑提究

一嚴禁捕役非刑私拷獲盜未經到官豈容捕役先取口供臨審方可動刑安得奸徒私加酷治本部院聞兩江捕快人等每於初獲盜犯未經到官輙私帶荒郊慘拷酷刑名為坐索或誣良認盜或授意指扳箠楚之下能無妄供而捕官希圖結案朦朧成獄黑冤難辯聞之背裂今後獲盜不許捕役私訊拷打如非拒捕格鬬而本犯被傷者定係前弊該本官即行嚴究捕役倘有不遵官則

題參重究役則立刻處死決不姑貸

一禁止保歇省會府縣歇家最爲作奸犯法之藪故定例歇家與衙蠹同罪法至嚴也其在省

會府城者外府州縣解錢糧則包攬投納使費更有洗批那移之弊解人犯則包攬打點行賄更有主唆扛幫之弊至州縣歇家包當糧里代納錢糧及至侵漁缺欠逃脫無踪有司恐礙考成勒令花户重賠小民含冤莫訴再而主唆原被刁訟興詞及至兩造明知悔悟而詞入公門欲罷不能彼且徐收漁人之利此等歇家甚於陷穽愚民無知誤陷身家立破罪不容誅該地

方官嚴行查訪據實嚴拿究擬如徇私阿縱定
以失察參處決不姑息
一嚴禁訟師兩江地方俗尚健訟小忿輒裝大
案遠事捏稱新冤載鬼張弧問官無從詰審揆
厥所由皆緣奸惡訟師不照本人據事直書採
捏株連希圖聳聽及准理之後兩造茫然更且
從中主唆恐嚇詐騙未及對簿而原被之身家
幾傾於訟師之手言之殊堪髮指示後代書止
許直書情事不得別有增減仍填代書姓名如
審有虛誣者提代書從重嚴究其有過惡昭著
訟師地方官併訪拿解轅門處死不貸
一禁止取用行户江南雖商賈輻輳衆貨聚集
人物繁華然皆逐末之輩揭本借貸聊以糊口
冀得微息至江南地方十室九空生計寥寥再
兩江西當用兵之後瘡痍甫起凋瘵未復官斯
土者宜如何潔已愛民軫恤撫綏或可漸復元

氣乃兩江弊政各官凡一應日用等物無不取
用行户或短價虧欠或勒指不給以致資本消
乏一屋既匱八口啼飢本部院稔悉此害殊堪
髮指自禁之後各官有蹈前轍者許諸色人等
赴轅門喊告審實立卸
題參以爲貪黷剝民者之戒各宜警省毋自貽戚
一禁止奢靡佚遊禮莫重於婚喪俗莫敦夫勤
儉本部院查家禮載親喪一節三月而葬謂附
棺者必誠必敬乃爾江南地方多尚虛文半靡
於佛事半惑於堪輿以致停棺不葬久而風火
暴露皆不可測既愧人子之心且失愼修之禮
至於兒女婚姻競尚華侈每因百兩未爛盈門
遂致三星徒嘆東楚奢既越禮遲則愆期均非
風俗之美他如牛首春風秦淮夜月以及各處
招提名勝不過騷人韻士借以爲遊覽非四民
恒業所可留連甚至良家婦女駢肩累跡燒香

拜愿自招輕薄致啟釁端尤爲可耻今後地方親民各官諄加勸諭喪葬以禮婚姻以時勸以務本愼以遠耻俾風俗一返淳龎斯世道永安熙皞矣如有不遵查出重究

一嚴禁兵丁虛冒離次失伍已爲軍法所不容虛名冒餉更屬

王章之難宥兩江爲東南重地汛防戍守最爲喫緊本部院訪得各標營將弁多有坐佔名糧或數分十餘分不等而營識本身之外亦坐佔一分者此等坐佔之糧差操不與獨於提鎮點兵時令其僕厮披執應名而已是使

朝廷歲糜養兵之餉而不獲收養兵之用隳軍實而干法紀莫此爲甚自示之後各營戰守馬步兵丁俱要現在實數不許仍前坐佔虛冒如敢故違訪出定以軍法從事決不輕饒

嚴禁漕弊各款

照得徵兌漕糧弊竇多端雖經本部院屢飭通行嚴禁但恐所屬印運各官狃於故習不思閭閻困苦不念身家爲重仍然陽奉陰違恣肆勒索殘虐吾民亦不可定今值開兌伊邇所有漕弊事宜合再摘款嚴禁

一禁旗軍勒索之弊夫漕糧官收官兌原不令軍民會面此定例也自五米十銀之外不許多有加增近聞旗丁驕横不曰米色不佳則曰私增斛面指勒多端乃於十銀額支之外每石又加銀六分名曰六銀相沿日久遂成鋼例其銀以廒書經收入手臨兌轉給而廒書藉此名色又復加欽分肥嗟嗟小民有限脂膏何堪如此剝削深可痛恨示後如有運弁狥縱不法旗丁串同廒書借端勒索或經本部院訪聞或被里民告發官弁飛章指參丁書立拿杖斃

一革差擾之弊各屬徵收漕糧從前俱係差催

致小民以有限之金錢填若輩無窮之谿壑本
部院深悉民間積困不苦於正供而苦於差擾
今催納漕糧止許照地丁設立滾單之法居限
不完再發本皂行提使百姓省一分之差費卽
可早完一分之正供如有違禁差擾定行糾參
不貸
一禁奸棍包納之弊米色乾圓潔淨最爲第一
要務近訪有地方光棍人等住居倉旁借開張
米鋪爲名攬收里納糧米多勒費用代爲完交

纍百盈千掗派粞碎糠粃串同厫書倉役人等
機乘早晚無人之際一槩混斛厫內致啟旗丁
措勒之端厲
國病民深可痛恨示後如有奸棍仍前包納紊亂
漕規者司漕各官訪實卽行鎖解轅門以憑立
斃杖下
一禁舵水擁擠倉場之弊收兌漕糧重地理宜

肅清止許一旗一綱領兌原不容帶領多人致
滋鼓噪示後如有運弁不遵示禁仍縱不法旗
丁多帶舵水人等蜂擁倉場炙詐兌費淩辱官
役者監兌府廳各官立刻揭報以憑嚴拿究處
一革倉夫穴竊之弊倉夫一役不過專司啟閉
而設然此輩居住倉側慣借看守爲名遂敢作
奸偷米是多一鼠竊也及至兌運之後又將存
倉竹木潛行拆取致累里民備辦令應斥革逐

令歸農不許仍住倉側每晚印官親臨封倉另
選誠慎人役左右巡緝如有抗違不遵除拿倉
夫處死外併將司漕各官從重指參
一革雜派淋尖之弊小民終歲勤勞粒粒辛苦
而狼戾者視若泥沙每於兌漕之時借稱驗收
樣米名色棍蠹攀踞水次任意勒索甚至開倉
神福有費紅單酒席有費糧差總書有費奏銷
算帳有費百計取盈不饜不休及至糧米入厫

必要剔斛淋尖多索耗米不等鄉民任其踩踏
莫敢誰何示後如仍蹈前弊一經訪聞或被里
民告發官即飛章糾叅蠹役立拿杖斃
一禁包敬充當之弊漕催五年一輪承管各甲
之米其倉中修葺鋪墊皆其事也然而鄉愚不
諳書算每每倩催積年棍蠹包攬代充因而串
通蠹書共相侵蝕以致虧米缺兌貽累匪輕今
務令正身充當如有奸棍包充作弊司漕各官

查拿解轅處死
一禁對支鄉米之弊各邑孤貧鄉米此
朝廷優養無告之民向有勢棍富豪利其有此鄉
米可以兌給漕糧先將銀米借貸及至兌漕之
時取盈扣算在豪富則圖利而不仁在孤貧則
抵債而愈困更且共相垂涎支給觀望不納悞
漕病官莫此為甚本部院深悉其弊示後各邑
務須漕糧兌足即將存倉之米照數給領一槩

不許兌支如有勢棍富豪不遵示禁仍蹈前轍
者司漕各官訪實即行鎖解轅門以憑立斃杖
下慎毋狥隱幷干未便
一禁厫書飯食之弊各屬徵兌漕糧每用書役
司理其事名曰厫書其中遂有索費之名則曰
飯食里民計米付銀勢不可缺而且侵蝕折乾
往往缺兌悞運仍派里排賠補名曰厫欠錮弊
相沿牢不可破如有此等情弊訪實官叅吏處

不貸
以上各款皆切漕政錮弊本部院不靳諄諄誡
諭無非欲爾官弁丁役人等痛改前非嘉與維
新之意如果實力奉行革除積習自當分別奬
勵倘仍怙惡不悛剝削小民者官即飛章指叅
役拿立斃杖下法在必行斷不姑寬各宜猛省
毋貽後悔
通飭各屬私派納訪檄

照得訪拿衙蠧原爲除害安民如各該衙門果
有大奸巨憝贓眞証確者應卽按名拿解聽候
發審追擬以彰
國法近聞江右各官每借訪拿名色上而司道下
而佐雜等役莫不有派名曰納訪竟成貿易盈
千累萬公行比追上官惟思納訪銀兩一任大
奸巨憝桀不查拿蠧役旣完納訪銀兩愈肆咆
哮横行婪詐以致蠧弊日深民害愈烈興言及

此殊可痛恨除現在密訪叅拿究處外合行通
飭爲此票仰該司官吏照票事理卽便移行所
屬各衙門一體遵照嗣後務宜痛改積習持廉
秉公將該衙門積奸大蠧不時廉訪揭報以憑
懲究不許仍前上下通同私訪派納婪贓庇蠧
敢有故違法紀怙終不悛該司卽將貪黷官員
揭報叅處愼毋瞻狥

弭盜安民條約

照得江南一省幅幀遼濶盜賊竊發所在有之
或剽掠閭閻之間或肆劫江湖之上爲害于民
殆無虛日抑思此盜賊者莫非
朝廷之赤子良由該地方官始則拊綏鮮術旣不
能禁民之不爲盜繼而弭戢無方又不能化盜
而歸於民因循忽視俾流毒未有底止將何以
肅郊境而臻寧謐乎本部院欽承
簡命委任封疆目擊地方情形爲安全黎庶之計禁

暴戢奸所宜亟講因於體訪籌畫之外博採輿
論分別諸條如陸路之首重保甲水路之嚴飭
汛防是爲弭盜之大綱而其餘各款亦皆旁搜
斟酌歸於至當無有剩義用是刊刻成編徧行
各屬轉相告誡務在家喻户曉使知本部院保
護民生至意雖窮鄉僻壤水涯山陬咸令恪遵
毋視爲紙上之空言也况保甲之法久經奉
旨而向來地方官視爲故事行之不力以致奸民匪

類啟革無期凡屬民社之寄者豈不有忝厥職自發條約之後各宜督率居民實心舉行如果勸諭周徧約束精嚴使盜藪肅清居民安堵本部院定行特獎倘仍前玩愒或陽奉陰違以及藉端需索本部院一有訪聞官吏及保甲長人等分别懲處斷不寬貸末款言之詳矣宜各稟遵毋忽所有規條開列于後

一設甲長凡十家立爲一甲務須各該州縣印官刻意勵精以實心行實法單騎簡從躬詣各

地方查編每一甲之內秉公遴選端正勤愼殷實老成之人一名舉爲甲長稽察九家成聽約束愼勿狥私濫舉亦不得轉委衙官藉端生事仍令九家各開男婦姓名年貌自祖父母父母及本身妻妾至子孫婦女與同居同姓異姓族戚並僕婢等人口作何生業盡數開列門單交與甲長以便識認稽查其甲長亦將本家家口照前式開列門單聽九家互查均毋遺漏隱瞞違者重究

一取互結甲長既已遴舉十家俱應聯名互保其保結內開某某家士農工商各係作何生業平日俱無窩逃蓄盜交結匪類勾旗訛詐闘將打降兇酒撒潑闘賭爲非刁訟抗糧等項如一家有此等事犯九家甘受連坐互結一張公同書押交付甲長以便編入甲內倘有前項不法之徒而九家朦混具結者地方官查出除本犯

照應得之罪究治外九家各責三十板枷號兩個月其抗違不遵入甲者一併重究

一准自首遷善查互結之法既行倘十家之中有某家平日係窩逃蓄盜交結匪類勾旗訛詐闘將打降等項九家不敢互結者許本人報知甲長註簿仍赴官自首改過成與自新地方官另記一冊開列姓名或他處舊案扳犯許將本

犯某年月悔過首詞敘入以開生路或怙惡不悛地方官執法究治如力不能制者立刻申報以憑核㕘拿問其餘兇酒撒潑嫖賭刁訟抗糧者九家不肎互結亦准報明自首另記一冊開列姓名不時稽查有無改過實跡違者重究

一立甲簿凡十家之内有出外行走者即報明甲長令往某處作何生理勾當甲長註入簿内回日仍報明甲長某日事畢回家即於簿内本

人出外事由之下註明以便稽查或恃強不報或詭秘不報八家查明某不在家即報甲長註簿次早報官拿究倘鄰近州邑適於此日此夜失盜即移解會訊如八家通同隱諱不報甲長每晚查某不在家即眼同八家註簿次早報官先責八家各二十板枷號一個月後拿本犯審處又如十家之内有親戚朋友來相拜望者即報知甲長本家有某處某客某親同行幾人是

何姓名或步或舟或騎或轎帶何行李來此甲長即註入簿内或本日即去或隔宿而去本家仍報明甲長於前報項下註明以便稽查或恃強不報或詭秘不報八家公報甲長註簿報官拿究或八家通同隱諱不報甲長查出註簿報官拿本家與來人審明口供如來人來歷明白任其回去本家仍以失報責二十板八家各責十五板如來人不端即差役押解原籍地方官

查收註簿取收管於本處簿内註解收訖本家責四十板枷號三個月八家各責三十板枷號兩個月以上二條甲長通同隱諱一經地方官查出將甲長加等重究

一稽甲長十家之中選舉甲長或不諳書寫即煩鄰佑識字者登記或甲長有事他往即報明九家公同註簿將簿交付甲内老成持重之人收管登記甲長回日仍公同九家將回來情由

註簿將簿收回如甲長家有親客來往亦照九
家例註簿違者一體治罪
一設保長各村莊居民一甲以至數十甲若無
統率則渙散難齊呼應不靈今應約以十甲爲
率該地方官再加遴選舉一端方公直老成勤
慎之人充作保長以統率之料理地方各甲咸
聽約束將花名交付保長保長將各甲合總報
官以憑稽察如小村莊止有一二三甲不等應

將附近村莊甲長聯成一處公舉保長料理約
束一如前制俟一年後另選更換以察功過而
防弊端倘有不法保長藉端擾害地方一經察
出或被害告發俱照衙役犯贓從重治罪
一分鄉紳十家之中有京外仕宦或見任或里
居及未出仕之進士舉人不便與庶民同例編
查但逃盜肆害不特官民交困紳袍亦受荼毒
歷歷有案可稽今應該地方官酌量另立一冊

務令各官將實在家屬僕從人等盡數開列冊
內送地方官備查各官仍互相稽察倘有違悖
功令者公同舉首地方官轉申按治如法倘係鄉
居紳宦應編入村莊保甲者聽從其便至於一
切微官如在京異途雜職及在外文官州邑佐
貳以下武官守千以下及武甲科并貢監文武
生員等項每州縣多者不下千人少亦數百及
百餘員名不等若另列各冊散漫難稽應與齊

民一例編入保甲違者申究
一恤窮民凡十家之內有窮苦民人不能度日
者甲長同保長報知地方官另造一冊設法養
濟如此等人民既不敢出外行走又無地土生
意爲民牧者不加存恤必致轉於溝壑如保甲
長不報罪坐保甲長如已報地方官任其飢餓
喪命或與催旗下苟延歲月本部院訪聞地方
官以不職糾參若能設法養濟四季詳報存案

以憑記功舉薦
一修整牆柵凡市鎮鄉村各有牆垣門柵原以愼啟閉而資衛護此舊制也乃年深日久率多毀坍今應各照舊制逐一補葺堅固保甲長公訂一簿輪流派撥某日某人幾名看守柵欄某人幾名承值查夜俱登記簿內或遇盜警本村放砲敲鑼如有寺宇之處以鳴鐘為號該地方居民同心協力一齊救護如堵禦盜賊不致入

柵行刦者巡夜同守柵人等報明地方官酌賞銀伍錢保甲長賞銀壹兩如已入柵欄力能救護不致失事者巡夜守柵人等并保甲長賞亦同前至於力能當場打死擒獲盜賊者巡夜守柵人等并保甲長報官加倍賞銀壹兩仍令本地方人等置酒食酬勞倘先事不能知覺臨時不肯救援以致盜賊入柵刦去財物拷傷失主者鄰佑并巡夜守柵人等及保甲長一併究治

敢隱諱不報者十家俱以通賊論再照各地方編派夜巡守柵人等往往舍巨族而責貧民夫貧民不過孑然一身耳何須防賊所應防者正為富貴之家起見乃不輪流看守反使貧人常川代為巡查甚非理法之平嗣後不論貧富一體派守違者從重究處其鄉紳亦應遣家屬輪當永著為令
一建敵樓各村莊既設保甲長督協守禦必須

敵樓方得遠視廣聽今酌定凡村莊居民有過百家以上者即於本村之外建造敵樓一座務比本村房屋高長數尺以便遠望其樓基不論亂石磚塊和以膠泥俱可築壘止取厚實堅固勿事粉飾上蓋小樓一間內置炮一桿鑼一面每日於各甲之內輪派一人晝則四面瞭望夜則徹夜支更凡遇有事立刻放炮鳴鑼使本村保甲長早得糾衆格鬬其附近各敵樓聞聲亦

卽放炮鳴鑼一齊接應各保長卽率所管甲長一面分撥堵截要路一面合力救援賊勢旣孤我衆益銳不難當場就縛矣如能殺死及擒獲賊徒者在事人等每名賞銀壹兩甲長及守敵樓人每名賞銀壹兩伍錢保長賞銀貳兩若擒殺拾名以上大夥強盜者加倍賞賚仍俱令本地方人等備酒食酬勞如賊至本村不行放炮鳴鑼者罪坐保長并守樓之人如保長已聞放

炮鳴鑼不速傳甲長者罪止坐保長如保長已傳知甲長而甲內人丁不速救禦者罪坐甲長并不救禦之人更有堵勒不力或當場退縮觀望致賊逸脫者酌審情形分罪保甲長至於分撥堵守要路放賊走脫者卽未受賊賄亦行嚴究若聞隣村鑼炮不行接應及保甲長協救不力者應罪坐隣村保甲長守樓人等法在必行均毋玩忽

一置器械各村莊旣建造敵樓置有炮鑼矣凡遇盜警自應會衆救援奮勇爭先全資器械嗣後各家俱備門棍壹條如有鳥鎗弓箭腰刀鐵尺長鎗鐵乂之類亦准開明報官量畱鳥鎗弓箭數件地方官書押鐫刻於上仍給本主甲長同本主具領存案止許防護本村及救援鄰村不許攜帶別處行走如有遺失從重治罪其餘盡收入官照物給價如有匿藏甲長與八家首

報本家以通賊論如甲長八家未經查出被傍人首報甲首與八家連坐至於刀尺鎗乂槊鏢本家姓名當官驗明登記簿內以便稽察違者重究

一防積賊夜行有等兇惡地方一村都是盜一家祖孫父子世世做賊互結之法如何行得甲長是盜九家是盜明是強盜保強盜此處沒奈何只得亦編成保甲姑入羅網大約良民多賊

盜少務擇有身家有才幹的做一保長立禁止夜行木牌時刻叮嚀各家甲長大家隄防看明這一村的出路去路於要緊路口埋伏鄉夫如遇此村人黑夜行走卽行綁鎖次日稟官嚴審如無謀刼實跡治以夜行之罪如此防閑日久彼不得動手或稍歛盜心亦不可定此蓬生蔴中不扶自直之謂也著實奉行違者重究

一禁闖將打降通來最為民害者無如闖將打

降陰奸匪類動則蜂羣拉會不時結黨狐行入其局者豪強逞兇犯其鋒者身家立碎若輩雖不為盜而其為害更甚於盜嗣後責成各旅店酒肆留心密察凡投宿人等如有冒稱旗下出入不明或假托投文並無驗照卽係前項罡枭陰弄密速報官查拿審訊明白從重治罪如無為非作歹實跡該地方官差役押解回籍收管倘有前項棍徒旅店酒肆容留住宿隱匿不報

一經官司查出或被知情首發先將店家重責後拿本犯審處違者重究

一稽察旅店凡城市鎮集居民開店接客須定一簿每晚投宿之客同行幾人務查問客衆姓名係何處人氏今往何處作何勾當生理有無弓箭什物或自備馬騾或僱長脚將騾馬毛色認明如乘船則係某處寫載坐轎又係某處僱夫幾名其孤客步履有無行李盡數一一登記

簿內次早或去或住報送甲長查問如有來歷詭秘語言譎張踪跡可疑者卽密傳甲長保長窺伺去向夜晚小心隄防次日勿令蚤行以備不虞如玩忽不記他處失事行查店家簿內未開者從重治罪

一訪擒大盜各屬有等積年大盜黨羽繁多佈置週密地方人等畏之如虎敬之如神稍有拂意卽飛簷走壁蘇夜殺死全家凡屬良民口稱

犯了王法止一人死惱了大盜則全家死因之
寧死王法決不敢惱大盜也從此思之求一不
敢互保之九家不可得矣隱忍獻媚求保身家
誰敢不保大盜如此保甲竟爲養盜圈套言之
殊堪髮指嗣後地方官當以弭盜安民刻刻在
念先訪大盜姓名確實巢穴密禀本部院務要
深慮遠設法擒拿立斃杖下王法既行則良民
有所倚靠氣直膽壯互保之法方能著實行去
切勿偷安隱忍釀成大害自干不職嚴參也慎
切

一懲窩盜強徒竊賊尚有一時無知誤入夥内
事後猶知悔改惟有一種積惡巨窩每於鄉里
間假爲豪俠氣象暗訪某處有殷富之家串通
捕役勾結無賴兇徒一呼雲集劫財之後坐地
分贓及盜犯被獲又爲賄緣賄縱甚有指使黨
類別劫資財以供使費遂致大盜橫行益無忌

憚嗣後地方官督率保甲長留心細查各甲内
如有窩盜實跡之人許保甲長同入家連名公
首立拿嚴審解報其於獲盜之日先究眞正窩
家一體正法若捕役教唆誣陷平民定行反坐
該地方官仍大張示諭一切
赦前窩犯文到之日速將從前窩盜緣由一一自
首免罪若更能舉發盜黨擒拿審實者另加賞
賚

一察旗盜江南無賴奸民往往投靠江寧京口
等旗下爲護身之符旋稱告假回籍晝則倚勢
行兇夜則糾衆打劫地方官追捕急迫彼卽仍
竄歸旗無從究詰揆厥所由總由旗主貪利財
物明知故縱其出外之時裝成圈套先遞逃牌
若劫掠滿載而歸則曰自回投主將逃案圈銷
或事發被獲誑稱已遞逃檔與本主無涉積習
相因以致投充人等肆意橫行深爲民害嗣後

地方官務實力奉行保甲之法將旗人原無告
假回籍之例遍示曉諭各保甲人等不時稽查
如有投旗人私自回籍者保甲長即同八家協
拿報官立刻押解公衙門究審不許稽遲時刻
以致扳累善良若通同狥隱一經發覺將窩家
照例治罪外保甲長及八家人等定行一體連
坐

一禁養馬民間養馬屢經奉

旨嚴禁乃密訪此法止可行之于良民百姓決不能
行之於賊盜蓋積賊巨盜手眼通神每每詭稱
某旗姻婭某標效用不惜重價購買健馬馳騁
之下直可追風逐電防汛官兵望風畏怯誰敢
向前堵截是盜鋒熾熾實由地方官不將馬禁
實力申嚴也嗣後民間仍敢違禁養馬者著落
該甲內之八家報明保甲長據實報官將本犯
照例從重治罪如八家隱諱不報經保甲長報

官者將八家一體連坐倘保甲長通同容隱地
方官查出者保甲長均與同罪決不姑恕

一嚴飭江防自安慶以至京口大江兩岸有安
游奇瓜鎮等營分界撥防原為緝拿江洋大盜
而設每汛設有瞭高樓一座營房叁間哨船壹
隻撥定弁兵晝夜瞭望巡防遇有盜賊打刼行
舟隨即放砲鳴鑼駕船追緝鄰汛一聞響砲立
速應援盜賊自難飛逸無有不就擒者乃訪聞

通來巨盜每多粧扮客商將器械藏匿舟中灣
泊濱江無人之處窺伺客船肆行刼奪以致官
兵不及覺察追捕雖云積賊狡黠亦由防汛懈
弛嗣後專責各營將嚴督守汛弁兵各於應守
汛內每夜沿岸巡查如有載人空船灣泊無人
地方即時盤問來歷押赴防汛處所看守次早
再加盤詰倘有弓箭刀鎗鐵尺銃砲等項器械
形跡可疑語言恍惚並無批牌可據者即送附

近州縣審明詳報不許將來往商賈重載貨船

一禁混查需索財物告發立行杖斃如客船被盜行劫防汛官兵有能即時追獲兵丁管隊每名賞銀壹兩千把總記功彙敘如本汛不能追獲被別汛拿獲者將別汛官兵照例犒賞記功本汛弁兵各綑打肆拾棍如與別汛協力同拿者仍行給賞該營副參遊守等官應於夜間不時乘坐小艇沿江遊巡每月終出具所轄水汛地方並無盜賊劫財傷人不致隱諱印甘結狀呈送存案具結之後或經本部院訪聞或被失主告發千把總先行提拿綑打該管官飛章參究

一嚴緝湖盜江南地方素稱澤國如江寧太平寧國三府屬接界處之萬頃路西白鷗石桕諸湖蘇屬之太湖松屬之泖湖廬屬之焦湖揚屬之高郵寶應湖鳳淮等屬之洪澤等湖水面遼

濶港汊叢多實爲聚盜之藪兇徒匪類往往生長聚族於斯習慣水性或蕩漾輕舠以渡爲事或操駕小艇以漁爲名藏匿蘆葦深處窺伺往來客船肆行劫奪雖濱湖處所設有汛防弁兵率多在營坐視全不駕船巡緝迨失事之後聞報追趕而賊船已遠遁無踪矣嗣後責令各該營將著落本汛千把總每日帶領兵丁駕船分路遊巡遇有盜賊即時追拿務獲其賊船藏匿蘆葦之中嚴加搜查不許停泊如船內藏有刀鎗鐵尺等器械立刻解赴有司嚴審詳報如湖中失事有能即時追獲盜賊者兵丁管隊各賞銀壹兩千把總記功彙敘倘縱容賊船往來全無拿獲者立提千把總綑打三十棍該營營將一併參究

又訪得沿湖盜賊日則在湖操舟行劫夜則登陸窩藏奸民之家酗酒賭賻又有等伴爲莊農

市儈日間各處探訪約訂夥黨至夜分下湖行刼客載者更有陸地盜線邀串湖盜乘夜突入村莊大肆刼掠甚至搶去殷富商民挾持取贖者種種橫行恣為民害總緣附近奸民窩藏勾引之故各州縣應將傍湖一帶圩埂居民親行另編保甲又如前街居民已編入甲內矣尚有後層臨水居民茅簷零落地方官易於忽視遺漏今應詳細編查使之聯絡一處得以互相稽

察若一家窩藏匪類容隱不報一經查出甲長八家一體以賊情連坐併將保長重究仍專責捕盜府佐并該地方印官督令該境內典史巡檢率領勤慎捕役不時在於湖邊河滏各處密行查緝但不許借端需索保甲長居民供應飯食等項如有故違捕役立拿處死捕官即時斥逐仍按贓治罪

一編烙船號查各湖賊盜多係本處駕船捕魚之奸民往往出沒蘆柳叢密汪洋巨浸間探有來往孤舟肆行刼奪後即櫓槳齊施風帆遠引而去若遇官司捕拿急迫彼則沉贓水底依然漁户更有等積奸網船晝則在港捕魚夜則出港行刼凡濱江河汊等處無不皆然大為民害今應專責該地方官各就境內情形躬詣水次實心清查將一切漁網鴨嘴划快等船做照稽察村莊百姓之例編立牌甲遴委公正保長總

理查取聯絡互結存案該印官不必假手胥役致滋需索之弊即著落各保長挨甲編定字號於船尾印烙某州縣某保某甲第若干號船户某人字樣於船身或首尾塗漆顏色記認即造處瞭望亦可分別仍彙造花户字號細冊一樣二本以一冊報官一冊存保長處不時查點各船止許白晝撑駕生理遇晚聚泊原港如有一船為非作歹及夜間私撐出外者許甲長及同

甲八船報明保長公同首官拿究若九船互相容隱經保長查首者將九船併治以罪如保長通同容隱别經事發或地方官訪拿者將保長一體連坐至本處額編船數之外另有來歷不明之船混入港口以捕魚為名踪跡詭秘者該保甲長即報官稽查不得私行容留又本甲之船年久折毀者應註銷原號其新造者補編入冊若買别保舊船應另行編烙俱於月終由保

長彙冊報官又各衙門差船各營巡船俱令該管官弁一體編烙其漕鹽官舫驛道站船并往來巨艘客商重載等船不在查編之列

一設水柵操舟強刦之徒得以肆行無忌者總緣水面四通八達刦奪之後揚帆而去絶無攔阻之故也按大江以南之官河水勢甚平俱建有跨塘橋梁遠者十餘里近者數里不等今酌定凡係官河大路橋梁之下俱應設立堅固水

柵責令本地方保甲長輪派該地方甲內之人專司啟閉每夜定更時分即將柵欄閉鎖甲長鳴鑼傳喚過往船隻灣泊汛墩處所敲梆巡警至天明方許放行其戌亥子丑寅時不許片帆行走如各船已泊近汛墩而仍被賊刦者必係汛兵通同應報官拿究又如有外來之船除緊急軍務兵餉等差許守柵人查明果有前途營汛護送及照驗憑據者始准放行其餘一切船

隻俱令停泊仍報明保甲長盤詰前柵擅行放走情由次早報官挨究如本柵私自放行者亦聽下柵報官查究至於各處支河小港路口俱應建設水柵責令該保甲居民輪流看管晨昏啟閉凡禁約事宜一如前例其有紆流僻汊如果為商民船隻所不經由確係盜賊出没之間道該地方官據實詳明本部院立樁釘寨若水面寬闊為樁柵所不能施者應明會該營汛量

撥兵船不時往來遊巡加意偵防均毋故違
一飭船埠凡商賈軍民人等攜帶錙重遠行必
投牙埠寫船者以船户之來踪去跡惟牙埠知
之最詳爲可倚而可托也乃有等無賴船埠祇
圖兜攬多趁牙錢竟不查詢船户來歷輕爲攬
載以致匪類操舟往往於中途僻處刦財害命
深可痛恨嗣後各地方一切船埠俱置立空白
原簿一大本送地方官鈐記號印存貯凡遇船

户投牙先登詢確實來歷籍貫及駕船舵水男
婦若干名口姓氏年貌如係回空攬載者驗其
原攬客票内籍貫姓氏果否相符一一塡註冊
内編定字號遇有客商投埠即眼同該商將某
年月日裝載某客人某項貨物行李等類一并
塡入簿内照謄牙票給商以便長行該埠頭仍
將印簿按季送地方官倒換稽核倘有謀刦事
犯彼處按照牙票本處按照底冊立刻關會原

籍地方提拿兇身船户并玩法牙行一併置之
以法決不姑寬該地方官仍于水路馬頭大張
示諭往來商賈人等務令投埠僱船毋惜牙行
小費而私自僱覓并將某某官塘大路防汛整
密堪以泊船及某某處港汊叢雜爲盜賊出沒
之區不宜泊船立樁明白曉諭使知趨向定程
便于早泊遲開以防意外之慮不致貪趕程途
僻道夜行自貽伊戚矣均毋故違

一嚴諱縱文武官弁平時既不留心防忐一遇
盜發畏于處分即威脅失主里隣改呈匿報其
有焚殺昭彰萬難掩人耳目者十案之中僅報
一二而又預伏搶竊姦仇等字樣爲將來卸過
之地以致捕役揣其意旨不行拘拿里隣懼於
牽連不敢舉首互相隱瞞諱日甚而盜愈多民
生何日得安言之眞堪髮指嗣後各地方凡有
盜刦該失主不必疑畏即據實具報州縣如已

報州縣而五日內不行通報反行通勒失主者許徑赴道府廳首報若道府廳庇護州縣不行轉報許失主徑赴本部院轅門擊鼓喊稟查實將文武官弁一併照諱盜例題參其有挾制失主改寫首呈於初報文內預伏搶竊姦仇等字樣含糊支飾者本部院不罪失主惟將該管官弁照隱諱參處決不姑寬

一禁推諉

朝廷設立文武官員總以除暴安民爲首務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乃邇來玩愒之官動以疆域異視一遇交界地方被刦輙行推卸隣封官則借以倖免處分役卽因而賄放賊盜彼此互諉上下相蒙遂致狡賊窺緝捕之無人專在接壤之區恣肆刦掠小民受其荼毒眞不堪命矣嗣後各州縣遇有交界地方失事如係本屬境內立時據實申報一面會同該管營汛文武同心選差勒幹兵快設法踩拿一面關會鄰封添差協緝使強徒鼠竄無門自然就縛如敢擅行推諉以致眞賊遠颺者定將該管文武官員俱照諱盜例題參重處其千把總等細打三十棍決不姑寬

一禁誣良各屬廳印捕盜等官不思朝廷設官分職職守謂何乃平日既不能弭盜安民一遇地方失事有等不肖之官功名念熱止

圖緝獲過半冀免處分不暇端詳獲賊之是非眞僞因而積奸捕役得以播弄威權賄放眞盜妄拿良民動以非刑勒其認贓扳衆輾轉誣陷天理何在國法難容與言及此不禁目眦髮竪嗣後各州縣印官於獲盜審訊之時務將理欲關頭認明必須平心靜氣將各盜隔別調開逐名提至堦前揭去上下衣服驗明有無私拷傷痕然後細加推鞫上盜月日情形執何器械刦

何財物果否與失主報單相符其事前同謀合
夥姓名及事後在何處俵分贓物是否與同案
別賊所供一一脗合再將所獲之贓令失主認
明眞確無疑始行招解府廳倘有私拷誣陷情
弊立即據實通詳將捕役寘之以法斷斷不可
庇縱如州邑朦朧具招經府廳審出究誣者該
府廳立將州縣職名揭報本部院
題參重處若府廳含糊責在司道審豁詳參倘司
道依樣率轉一經本部院審出究陷除立時釋
放外定將司道府廳州縣等官一併嚴參不貸
一餙捕兵各屬應捕原爲緝盜而設乃今之承
是役者反縱盜爲害一捕名下多蓄穿窬小偷
縱其在外掏摸勒納月規至大夥強徒亦多受
賄通線未露曲爲包蓋已露陰放脫逃表裏作
奸養盜图利更有汛地守兵瞷過客之厚貲窺
居民之饒蓄勾盜夥刼器械既便取攜門禁誰

復擱阻骫法殃民深屬可恨嗣後府廳州縣營
汛稽察捕兵一如小民保甲之法查取聯絡保
結若捕役有養盜縱盜事發竟以窩家論罪其
同結之役不先行舉首者一併連坐至防兵爲
盜該汛千把總并互結之兵俱以知情重究仍
將營將飛章參處
一革白捕各屬捕役原應官爲募充遇有地方
失事勒限比緝盜賊乃正捕一名之下又私帶
白役數名沿歷鄉村窺探殷富之家指盜指贓
百般索詐正捕利其工于攫金倚爲鷹犬甚有
白役冒捕昏夜持鏈銬之具擁衆入村混將良
民指盜先掠家貲仍帶至荒僻處所非刑吊打
逼獻藏金迨事發報官官籍無名以致追緝杳
無弋獲是假捕害民竟同大盜矣嗣後各捕盜
府佐及州縣等官應將在官捕役設立卯簿一
一點訊明白每名各給印信腰牌一面寫本役

姓名年歲籍貫一面圖畫本役面貌令其出入隨身懸掛以聽差使仍大張示諭所屬軍民人等通知如有捕役指拿盜賊而無印信腰牌及有而年貌不對籤票無名者許本甲地方人等會同擒縛報官轉申本部院按以光棍論罪其攜帶白役之正捕照衙役犯贓從重究擬法在必行決不姑恕

一禁指扳盜贓凡盜賊贓物窩家知情寄頓自應依律究擬毋容少貸惟有等原不知情如典鋪當銀居民誤買之類當以理恕乃有等玩法捕役樂於生事動以起贓為由率領虎役多人咆哮入室名雖搜查實同搶掠稍拂其意卽唆令盜口咬扳更有仇隙誣陷者糊塗有司聽其撥調拘解迨經司府審明超豁而無辜受累家資業已蕩然言之深可痛恨嗣後各屬捕盜廳印等官拿獲賊盜時止究現在之贓立案定罪

其已經典賣者如果經失主認明應照賊犯原典原賣之數該地方官捐資取贖以警疎防之愆俟臬司審結日徑將贓物給付失主收領至盜犯供扳借寄之贓非有確實証據者一概不許誅求倘惡捕仍敢違禁唆扳勒索及典賣之贓地方官不與失主取贖或白向鋪户強取者許被害人等奔控各該上司轉詳本部院官則飛章

題參役拿立時杖斃決不姑饒

一禁凌虐失主凡士民人等不幸而遭強盜刦財傷人其苦楚已自難堪乃地方官欲諱盜刦又必使失主累上加累動稱報贓不實失事不眞或乘其嫌隙而揑以閨門不肅或因其疑似而坐以家屬通同官則瞯隣里之殷饒責以救護不力役則指比緝之使費恣其需索多般逼獲盜認贓失主未還故物而問官捕役先挾之

與強盜一批起解赴府赴司經年候審上下胥隷變詐不休嗟嗟失主受此拖累無窮未有不自悔其初之不諱而盜賊益恃以肆刦無恐失盜遺官之謗洵不誣也嗣後被盜失主一經投呈地方官立刻查詢明白據實申報各該上司一面多差勤幹捕役四面跴緝務獲眞盜追贓正法不許借端凌虐失主希圖諱隱亦不得縱容捕役需索其獲盜起解時失主另具一批候

司府審明卽釋令寧家敢有胥役仍前需索者許失主不拘司審府審時俱准當官指名具稟查拿審寔立行盡法究處至起獲之贓如係珍貴財物等件在州縣質認明白卽當官鎖貯箱匣之內加以印封轉解司府質審後亦當官封鎖如前俟結案日卽發失主收領以杜抵換之弊敢有故違併行重究

一逐娼妓江南民風澆薄遊手好閒子弟每被

無賴棍徒勾引花柳塲中痴心迷戀初則蕩產傾家漸至爲非作歹且流梟黠賊埋名改姓托身於遊娼窠婦之家晝隱宵現結交地頭匪類揣探某某家資殷富又想刦盜財物以供纏頭鴇婦愛錢百計爲之庇諱納垢藏汚莫此爲甚嗣後尙着保甲長細查該地方若有游妓土娼盡行驅逐通限一月之內另改別業如敢不遵保甲隣佑卽行公首到官將龜棍重責三十板

枷號兩個月娼婦當官配賣如有積棍把持保甲隣佑通同隱諱不報者或經官司察出或被傍人首告先將保甲隣佑各責三十板仍拿積棍與龜棍一同枷號究處違者重究

一禁賭博查定例賭博之人係民責四十板枷號兩個月開塲放頭之人責四十板枷號三個月該管官不行查拿均有處分良因賭博近於盜賊尙有一等積盜將打劫之物開張賭塲暗

行踹盤踏線勾引夥黨恣肆刦掠而無籍賭棍
掇賺良家子弟墮其彀中初則局騙分肥漸至
賭輸入夥迨事後發覺不特首領不保且上玷
祖父下累妻子言之眞可寒心更有衣冠學校
之流亦每溺志呼盧此尤風俗厚薄人心邪正
所關均當痛行嚴禁嗣後編定保甲十家之內
一有開場賭博之家招來無籍棍徒哄誘良家
子弟放頭賭錢以致潛匿奸宄盜踪叵測者不

論保甲長及八家人等許即奪其牌骰等馬財
物一併訐首地方官立拿放頭之犯并賭犯按
以盜情從重究擬仍拿各犯父兄論罪如甲長
八家隱諱不報或經官司察出或被知情首發
者將甲長八家一併連坐其保長以疎忽重處
若名教中人不知自重一犯前條立刻
題叅褫革一體治罪法在必行斷不姑恕
一禁邪敎無爲白蓮等敎最爲奸宄藂聚之區

陽以闡揚佛法爲名陰則揑造符讖妄言禍福
無知愚民誤墮彀中靡不被其煽惑集羽党而
訂血盟姦盜詐僞無所不爲
功令首懸嚴禁嗣後該地方官着落保長責令各
甲長將甲內人户不時互相稽查如有前項奸
徒邪敎煽惑確有實據者八家立即報明保甲
長即日報官嚴拏解赴本部院以憑照妖言惑
衆律論斬如保甲及八家通同隱諱不報該地

方官查出或被知情首發定行一併治罪該地
方人等亦不得妄借仇隙首害平民違者反坐
一禁僧道庵院容留歹人蓋緇衲羽流之處本
爲清淨法門原非奸徒遁跡遊客假寓之所嗣
後各州縣務將境內一切僧房道院俱大張告
示禁飭該住持不許容留走方僧道外來遊客
無籍人等居住如有踪跡可疑來歷不明之輩
恃強投寓者許住持協同地方保甲長鄰佑扭

送到官從重究處倘住持擅留住宿容隱不報
或經地方官查出并保甲長鄰佑人等舉首審
實定將該住持究處驅逐
一寬宥自首強盜凡人之為盜賊者原非天性
使然也或為貪污官司逼迫或遭勢豪大户侵
凌與夫饑寒迫身一念之錯墮身苦海抱頭竄
伏靜夜自想豈無一點遷善改過之心惟恐投
首到官仍難免刀頭一死遂致疑畏不前殊不

知大夥強盜除殺人放火及投首後再做強盜
者不准首免外其餘俱准自首免罪或本犯雖
不到官而浼人代首及本犯之父兄妻妾子孫
大功以上親戚人等代為出首俱准作自首免
罪其小功緦麻親首告本犯亦得減等免死
大清律上開載甚明本部院仰體
皇上好生之仁特與推誠曉諭各地方文武官弁速
行大書告示遍貼城市鄉村凡有本處行刦及

別省行刦逃竄該屬境內一切強盜見此告示
或本身到官或浼人代首或本犯之父兄妻妾
子孫親戚人等代為舉首俱立刻備將從前強
刦緣由據實投首所在官司速與轉申本部院
立即
題明免罪放歸原籍安插若更能招集黨夥同首
或投首後舉出逸賊姓名巢窟便於官兵緝捕
者另加賞賚從此革面革心回頭是岸慎勿因

循畏避必待官司捕獲那時駢首就戮悔無及
矣凜切凜切
一誡惰民士農工商各有一業夫人必有恒業
而後安分守己不致放逸非為乃近來民間子
弟率多不工不商非農非士受享父兄現成衣
食每日遊手好閒往來賭窟娼家結交匪類富
饒者漸至饑寒貧窮者流為亡命穿窬伏莽是
其下塲行徑雖云父兄平日失于拘束然邑有

惰民不教而殺俱爲民上者之過也嗣後各州縣官於朔望講解鄉約時將
上諭第十條內務本業以定民志一條痛切開導務使小民人人猛省仍着落保甲長各查甲內子弟年至二十成丁者着伊父兄上則讀書次則耕種貿易再次則百工技藝督其專課一業毋許遊手曠惰習染非爲違則保甲長報官提伊父兄責懲仍將本人枷號遊行四鄉以爲惰民之戒如保甲長狥隱不報及挾仇誣報並罪不恕

一講鄉約益民無常性習俗則移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使其日聞善言自將感發而爲善行風俗漸淳人心漸古又安得有萑苻之刦掠輕陷法網哉恭照
上諭一十六條昭示尚德緩刑化民成俗之要久經刊刻通行乃地方官尚有化導未純奉行未力應再申嚴嗣後各州縣官務於每月朔望躬詣明倫堂督率教官齊集諸生及父老子弟人等將
上諭一十六條內敦孝勸忠和鄉睦族勤學務本守法奉公等事宜逐條詳繹宣揚婉轉勸導切實奉行其僻遠鄉村應敦選齒德並優允堪士民矜式之人聘爲鄉約大村每村一人小村或數村一人亦如前制按期講誨不許脊棍濫充亦

不得藉端生事該州縣如果能勸率有方風淳俗美闔境全無邪僻匪類者本部院察實官則以賢良
題褒鄉約免其雜差仍給匾以示獎勵

一禁需索查以上各規條如遴委保甲長及建樓修栅烙船等事與夫造冊取結諄諄誠諭莫非本部院一片苦心欲爲百姓籌畫安全至意全賴循良有司打點精神推心行法着實舉行

如敢陽奉陰違藉端需索倚法作弊本部院耳
目最近一經訪實官則摘印羈候飛章
題參役拿立時處死其保甲長如敢欺壓鄉愚及
一切詐索事發俱照衙役犯贓嚴例重究決不
姑饒

嚴禁抽豐諭

江南財賦重地連歲災荒十室九空凋瘵已極
司牧各官身在地方自宜軫念艱難多方體恤

以培養元氣鞏固邦本乃有等不肖竭盡民力
濫結親知而往來過客絡繹如雲或挾勢需索
輾轉請託或冒稱瓜葛盤踞招搖包攬詞訟顛
倒是非凡民間借盜勾逃詐財假命以及户婚
田土細事無不說合線引暮夜分肥出入衙署
拴通地虎廢紳惡棍起滅風波網羅局騙威逼
聽斷無厭貪婪把握官柄屈抑下情交遊餽送
金錢悉是小民破家脂血抽豐作耗竟成通病

本部院深悉此弊合亟嚴禁爲此示仰督屬文
武官員紳士軍民人等知悉嗣後此等大胆游
棍務要各自斂跡不得仍前周流出沒見利忘
命地方官先潔已自守毋得曲徇情面交結此
輩吮吸我民通飭僧道寺院歇家各處不許潛
留頓宿如有前項情弊一經告發訪實定寘以
法地方官並從重參處斷不姑寛一線也凜遵
毋忽

禁送節禮諭

交際之道古今不廢而名分所在體統宜清本
部院督制兩省與各州縣各官勢位懸殊舉劾
攸關若逢時餽獻希妄通達本部院安肎收受
敲骨吸髓之賊物而平分男盜女娼之報應也
除檄行藩臬轉行飭禁外合行出示曉諭爲此
示仰督屬文武官員人等知悉一體遵照毋違
硃批

當此官民交困之時如此行逕鬼神寧不切齒令人痛苦也

勸令節費論

惟儉助廉大夫士民所共知也優伶大席雖敬客甚爲糜費情誼反不接洽郎間有行者除于孫慶祝高堂餘悉止之至于親友坐談道義人情所必不可少一飯五簋足矣不惟自免借貸實所以仰體

聖主崇儉至意

嚴禁輕生論

天心好生民命至重乃有無知愚氓罔惜身軀或因口角微嫌或因睚眦小忿輒尋自盡投繯溺井服毒而死者比比皆然原其意謂捨一死可以圖賴他人殊不知自盡無抵命之條而已死不可復生拋父母棄子女永絕夫婦之好舉家號慟慘目傷心死而有知不識其追悔當何如也古人云生死亦大矣何可因一朝之忿自行戕賊致死哉此皆愚夫愚婦一時短見不知此身所關之甚重也父母生我則我之一身爲父母所倚賴我生子女則我之一身又爲子女所仰給輕生自盡耄年父母何人奉養幼小子女何人撫育人雖至愚莫不有愛父母憐子女之心何其忍于拋棄乎有死之重比于泰山者唯男死于忠孝婦死于節烈乃爲得所若因微嫌小隙憤恨而死男爲頑蠢婦爲潑悍不孝不義非節非烈枉死而不得善名徒貽人以訕笑由此思之其亦可以猛省矣至于奸惡之徒指死訛詐糾衆毀人房屋碎人家伙搶人衣貲逢人亂打兇暴等盜賊輕生之人謂死後有此一番可行故捨命之念由之起也除已通檄各司道府轉行出示飭禁外合再刊刻曉諭凡居民人等無論男婦各將身命自重保全父母子女

愼勿因一時嫌隙短見輕生倘有投繯溺井服毒身死者指告他人概不准理若以自縊自溺自毒揑爲謀故毆打情詞卽坐以誣告之條若不經官糾衆私行打搶借端訛詐一概拘拿申報本部院治其搶奪之罪各宜凜遵毋忽

革秋審陋規檄

本年五月二十六日據江蘇按察司呈詳請禁秋審陋規等事到部院據此隨於詳內批開秋審陋規有司藉端科派里甲需勒行户本部院

已經訪悉今該司能猛力革除煥然一新深爲可嘉仰卽立榜嚴禁各屬敢有故違立卽揭報以憑參究等因批行幷全詳抄粘外爲照該司衙門從前於秋審一事均有陋規私派情弊本部院正在嚴查拿究今值該司履任方新諒能潔己率屬以除積弊誠恐有司仍蹈前轍恣意科派及積蠹奸胥借名滋擾合亟嚴飭爲此牌

仰該司官吏照牌事理卽便遵照嚴飭胥役不許借秋審名色需索有司以致州縣科派里甲勒取行户仍一面通行所屬立榜永禁嗣後如有前項情由訪聞立卽據實揭報官聽特參役拿處死斷不寬貸文到先將奉行過遵依報查

嚴飭旗下買人檄

照得旗下買人雖有無論地方著用正印官印信准買之例但聞江南習俗每有假冒籍貫僱充中保之弊用印官一時被其欺朦及至投旗

復逃原籍地方何由而知往往民人竄逃有司失察強半皆出于此合行申飭爲此票仰該縣官吏照票事理嗣後如有旗下買人用印者先將所買之人姓名籍貫及媒保等人俱報本部院存案一面提集契內媒保嚴訊眞正籍貫姓名幷將媒保之兩隣保甲先行提詢面驗契內媒保是否眞正本地住籍之人取具甘結然後

用印如媒保係他縣人務明彼處有司存案除
出示曉諭外倘敢仍前混行用印養癰害民官
叅吏處不貸先具遵依報查

禁田房找價檄

照得民間田房彼此交相買賣自必憑中按時
估價兩相情愿而後成議未有絕賣之產復又
告找告增者近訪江南陋習索騙成風當其棄
產之時未免田地荒蕪房屋傾圯或因賦稅無

出或因婚喪乏資彼時勢處燃眉急覓售主及
至憑中議價契賣交割買主執業之後漸將荒
田佈種成熟頹垣修葺改觀不知幾費經營而
原主突萌索找之念遂有地方勢家垂涎美產
設謀扛帮更有一班訟師地棍播弄風波不曰
半價短吞卽曰利債滾算訐告經年屢問硬証
有司視爲置產之人必皆殷實可唆濫差勒索
稍不遂意斷贖斷追以至小民受其漁獵甚至
有衙蠹侵盜錢糧追比不前動以變產爲名摳
賣良善株連蔓引貽累無辜種種錮弊若不痛
加剪除民害何所底止合行飭禁爲此牌仰該
司官吏照牌事理卽便轉行各屬出示嚴禁嗣
後如有奸民將已賣田房告找告增并地方官
擅行准理以及勢豪訟棍夥同嚇詐者許被害
之人赴轅控稟以憑叅拏究處仍將通飭遵行
過緣由具文報查

清理獄禁通行檄

本部院初膺
簡命總制兩江軫念民生疾苦凡興利除害之事自
當漸次舉行所最關心者惟各監所人犯俱係
無知赤子誤羅法網雖孽由自作情實堪憐當
此
恩赦普頒一切罪犯咸邀原宥且時逢熱審天氣漸
炎若概行淹禁臭穢薰蒸勢必傳染疫癘監斃

囹圄深爲惻惻所有各監所人犯凡係
赦前併現在審理輕罪各案自應立速清查分別
保釋合亟飭行爲此票仰該司府官吏照票事
理卽便通飭所屬親詣監所逐一清查凡係
赦前例應援宥併現在審理輕罪各案情非重大
者立行保釋毋任奸胥留難勒索概行濫禁如
盜叛等案係
欽案內緊要重囚法應監固者仍飭令獄官禁卒

均給囚糧打掃潔淨毋使穢氣薰蒸遇有疾病
速撥良醫調治併嚴諭獄卒不許凌虐罪囚如
敢故違一經本部院訪查得實立卽差拿處死
仍將應禁保釋人犯開明事由備造清冊呈報
核奪均毋遲延

批蘇松道清理獄禁詳

據蘇松道詳稱各屬監房每因修理錢糧奉裁
致多坍塌上漏下濕疾疫易生暨虐風悽飢寒

難免仰請通行嚴飭守令各捐已資將監舖房
屋凡有傾頹損壞之處逐一修葺務期堅固仍
責提牢吏卒旦晚用心打掃潔淨庶不致薰蒸
穢觸染病傷生至如囚糧一項雖有捐設銀米
但此關係報銷必
欽犯 部案有名者方得分給其他流徒以下并
寄監別屬解到事犯皆不與焉果係眞無家屬
凍餒堪憫者多方捐措加意周給庶獄底餘生

賴以全活再如禁卒凌虐罪囚其害不可勝言
或橫行杻械或遏絕獄食皆因需索未遂更有
牢頭酷炙新犯尤爲慘烈一待新囚入禁百端
苛索講盤斂費苟不饜壑置之黑阱冤押以至
弔拷威逼湯火非刑無所不至串同捕卒教賊
扳良尤其長技或有身家之人偶犯羈禁必倍
遭其迫脅荼毒不至滿慾不止相應詳請痛加
禁絕等因當經批開披閱捐給囚糧修理監房

句句痛切字字哀矜不覺惻隱之心勃然擾動本部院前任閩臬躬親察監嗣任直撫唯囚犯屢懷不謂今日幸獲同心也至牢頭之惡更爲慘毒本部院曾任粤西柳州府羅城縣令賑府監囚犯哀訴牢頭禁卒之虐

天日俱慘仰速時刻留心嚴飭所屬矜恤囚犯勿令飢餓監房勿令滲漏免染病疫陰功浩大子孫受福無窮仍候通行兩臬司實意做飭決不有

辜美意良法也

批朱同知甘結

從重參處此

王法也本部院豈肎輕輕放過于天地鬼神何與省心自問發爲誓詞孔夫子曰丘之禱久矣如予所否者天厭之非誓而何誓雖爲下等人說法然君子戒慎恐懼工夫不外是也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又何說與孟子云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又云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又云人見其禽獸也又云獸相食且人惡之又云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又云桎梏死者非正命諄諄告誡何嘗不說到身家性命禍福上邊如今貪贓剝皮的提起筆害怕講這話頭殊不知舉頭三尺有神明如何瞞得過他去立意要改惡一刀兩斷筆下就活現出一箇閻羅天子來重重地獄如在目前便時時打點

一念一事猶不敢肆意貪贓如輕描淡寫姑且做箇戲法兒頑一頑殊不思湛湛青天不可欺就有許多凶神惡鬼緊隨莫愁不參處就有參處的日子家破身亡子孫討飯吃

君子做事如青天白日何諱之有如今的人不知悔罪都吃了諱的虧知之

檄示剿海行兵方略

照得用兵之道無論賊之多寡總貴謀出萬全

故爲將者每事謹慎自不難於克敵奏功今逆賊周雲龍潛踞舟山雖屬海上游魂然亦未可忽視且揆剿之師出於兩省未免混淆江南船兵乃京口崇明川吳各處調集又非該鎮練習之師尤可慮者兵行詭道該鎮提兵出洋惟恐賊人奸謀叵測更須著意伺察即如浙督部院所題閩船十隻於十一月十七日夜乘潮欲進海門及被汛兵攔阻而黎明已開行北去此等

關鍵不可不加防備再軍機往來全憑印篆慎勿纖毫疎略種種機宜均須慎密爲此照會該鎮俟京口五十七船齊集吳淞之時即將官兵數目配定船號造具清冊三本擇定日期一面起行一面通報以憑移會浙省督撫部院會疏
題報并行沿海經過營汛知悉爾受茲委任務須持重謹慎各船領兵將領俱宜和衷共事統馭士卒寬嚴並用一到瀝港即將到汛日期官兵數目通報督撫一面與定鎮會合每事互相商酌而行毋得彼此參差倘逆賊投順又須察其眞誠方與來歸仍宜多方隄備以防奸謀往來公文先察印式大小次驗篆文疎密然後審其移文體統庶免冒竊之弊軍中號令宜嚴宜明而每晚暗號更須慎密至於應用號帶旗色一面出洋一面知會浙洋領兵鎮員文內開載未盡事宜又當臨時斟酌切勿疎略有負本部院

委任至意也

祭天祀祠文

維

康熙二十二年冬十二月總督江南江西部院

于成龍奉

旨會勦舟山海寇周雲龍擇是月吉日命京口左路水師總兵官張某統領沙船一百隻官兵五千餘員名會同浙省出洋揆勦謹以剛鬣柔毛之

儀致祭於
天妃聖母座下而告曰維神職司水府名達天庭上
扶
國祚下佑生民凡在所禱默歆響應方今盛世江
海蕩平舟山餘寇尚爾頑冥屢逼川沙迭近崇
明肆其狼毒劫掠靡寧奉
旨會勦我旅斯陳百餘戰艦五千甲兵統領將佐實
為師貞發自京口會於浙津伏望神力呵護前
行出洋探島風濤不驚天吳避影水怪潛形所
向披靡助我威靈殲此餘孽聿奏膚勳恭惟
聖母鑒茲悃忱

于清端公政書卷之七終

于清端公政書目錄

後學　平江蔡方炳
　　　西陵諸匡鼎　編次
家孫　于　準敬錄

卷之八

吟詠書

五言古詩
老女吟　自歎
勸民　紀行
除夕 四首
庚申除夕上谷署中作
七言古詩
勸民節儉歌　忍字歌
五言律詩
戊午監試楚闈作　赤壁懷古
偶書　霧

壬戌秋九金陵署夢中作

七言律詩

粵西九日　戊申除夕

長安邸中午日　夢境 二首

夢餐優曇花作　冬至渡淮

過虞姬墓 二首　銅雀臺

中途遇雪　代兄憶弟

思假歸里葬親過固關作

祝蔡忠襄公尊配顧太夫人八袠 四首

賀壽 二首

五言絕句

無酒　春雨

春暮　客訪溪

辛酉上元上谷祈雨作

七言絕句

羅城署中閒詠 二首 、 濮湖夜月

東津漁火　魚城煙雨

金沙落雁　晚菊 四首

有感　偶吟

寫夢　中秋值雨有感 二首

秋吟 二首　春月

蜀中山行　自吟

鷄冠花　成都 三首

送王子重公車　贈屬邑

讀聘君歌 八首　壬戌九日

題王子重書室句　乙卯春題書雪堂

詩餘

憶王孫　如夢令 二闋

滿庭芳　百字令

風流子　西江月 二闋

古文

江南通志序　樂經內篇序

王將軍墓表
鄭肯崖詩集序
跋鄭肯崖詠筠陽書院七賢詩
跋鄭肯崖漁舟詩

于清端公政書卷之八

後學 平江蔡方炳 西陵諸匡鼎 編次
家孫 于準敬錄

吟詠書

五言古

老女吟

妾身已許嫁梅實過三春四德未敢歉歸期何尚迍豈爲儀貌寢應是壻家貧冰融霜又至何以釆澗濱布絲郎可貿井臼妾所親旭日雁聲寂蛾眉低自顰誰家車和馬百兩耀其鄰妾命嗟成薄桃葉空蓁蓁拊心扣昊天終將結朱陳就使窮難嫁誓將香逐塵悲思古賢婦饁餽敬如賓卬友心同否有生殊不均

自嘆

病體渾無力閒愁誰與憐炎凉悲二竪孤域寄丹田不願上方劍但持感應篇小官缺養母浮譽惱羣賢

久欲歸林臥豈爲升斗牽菩提垂慈訓眞覺肆難消
廉隅錐毳丈光明卽佛仙隱微多玷垢冥府不矜全
只謂堪瞞衆誰知難哄天晨夕朝太岳恩結再生緣
輕脫敝衣裳予將撇俗纏秋風吹細雨霹靂護青蓮

勸民 黃俗喜訟鎭岐時作此勸之

閉門且避事省爾窮民錢莫賊居官懶妻孥望爾還
倉中無一粒比日斷晨煙儂自甘心餓嬌兒兩淚漣
肝腸痛碎絶中夜不能眠望爾覓升斗忽聞訟獄牽

哀哉饑欲死尚逞爾輕懁健訟因亡產饑寒猶不悛
痛兒兼痛爾無食誰爲憐挖厥奴甘去爾回種麥田
強如羅鼠雀枵腹與人喧安分救兒女空中自有天
莫生狂蕩想官府自周全萬一無生路淸貧赴九泉
我今歌且泣勸爾此長篇

紀行

鷄鳴起茅店晨路漸熹微東北朝
天子周馳望帝畿隻身走古道何必雲錦飛翔風吹
栗列霰粒灑征衣兩耳兜入帽兩腮制故肥足氷拳
鐙蹴手皺垂鞭揮南楚寒暄半六花滿亦稀前後難
遮顧僕夫徒歔欷急求旅店火冷戰念天威晨與復
登路重山白霏霏面目加黧黑鬚髯戢旂旂苦極還
自慰歷險忘其碕指日拜天闕天香可袖歸十年奔
故里未息漢陰機

除夕

除夕三十日江黃萬象新陰雲天地暖細雨柳梅春

恐入瞻 龍座劬勞自小臣壺漿難濟衆揭榻且迎
賓爆竹幾家響椒盤生底塵

其二

政餘空閑日燈燭忽輝光香辦通三界人天依粉糈
朦朧試一看惻惻使心傷

其三

四壁音容慘忽爲思故鄉老妻知歲事料得一家忙
誰念居官者隻身惟雪霜幸兒伴我側談笑且開觴

只恐倚門望淒然憾夜長

其四

新春指日過遊子整歸鞭舞綵期非遠雁行共一天老夫惟自苦形影誰爲憐升斗羈難去妻孥情共牽況經饑饉日觸目誰仔肩祈得麥新熟平安報有年家中莫怨望拂裹此心堅

庚申除夕上谷署中作

今夕是何夕明晨又一年三冬無再雪萬户有孤煙

爆竹誰家響盆花幾處鮮早朝齊拜舞誰上聖星篇竈冷疇爲祀井寒空自漣哀哉孑遺歎忍待麥芊芊

七言古

勸民節儉歌

皇帝二十一載秋海宇乂安平寇孽江南連歲困兵荒喜今豐稔民樂業我適奉　命制兩江億萬生靈如保赤念爾吳風尚奢靡罔知愛養與節嗇乍遇水旱多逃亡滿目鳩形歎羸瘠凡此一旦致流離皆由平日鮮蓄積

聖訓垂戒示寧儉王制立法重足食易著損象亨二簋詩美豐年盈百室我

皇上諭十六條其四農桑五儉節爾民日習視爲常我今再復丁寧說百王之聖首唐堯土簋鉶羹陋不飾萬世之師爲宣尼飯蔬飲水樂不戚後人淫佚與驕奢往往售田與鬻宅爾民有身即有家仰事俯育資贍給貧窮之家固宜儉貧可自存免貸息富厚之

家亦宜儉富可長保免賣拆粗茶淡飯儘可飽何苦珍羞侈羅列總然下了三寸喉一般滋味無分別褐衣緼袍儘可煖何苦錦綺炫鮮潔總然遮得七尺體一般寒暑無差擇土壁茅簷儘可居何苦棟宇雕丹碧總然住得百年身一般坐臥無奇特留得甘旨養父母何苦鼎烹宴賓客留得膏粱飽妻兒何苦治遊費杯席留得餘財周宗族何苦邀福事仙佛留得餘粟散鄉黨何苦信邪求巫覡慎勿徵歌愛遊聲慎勿

貪淫愛漁色愼勿畫船競簫鼓愼勿寶馬裝鞍勒酒
樓茶肆切莫登法物玩器切莫覓入廟燒香都是虛
演戲酬神亦無益江寧秦淮蘇虎丘揚州紅橋好風
月人道快遊名勝場我道浪費金錢窟更有不肖少
贏餘便思嫖賭任抛擲百萬呼盧家自誇十千纏頭
狂不惜又有無知好鬬強聽信刁唆事告訐苞苴甘
作暮夜餽橐槖罄供胥吏擾非徒作孽招人禍定應
召怒遭天殛或流異鄉爲乞丐或陷非類爲盜賊不

知節儉一念差遂淪溝壑青斧餓思之可畏亦可痛
亟宜猛省自怵惕趁此豐年有收成大家撙節莫狼
籍減得一分存一分省得一粒存一粒如此積累少
至多九年餘三三餘一縱値荒凶可無患奚憂凍餒
處置糾莫待無時思有時常將有日思無日若要飽
食與煖衣只須勤耕與力織儉爲至寶一字箴民安
物阜無奇術所期盛世致太平不願麟遊與鳳集但
願菽粟如水火鼓腹含哺忘帝力上爲 國家養元
氣下爲烝黎儲命脉共迎天貺答
君恩熙熙攘攘樂無極我今作歌勸道人遍宣金口
與木舌爾民各宜書一通毋爲負我婆心切

忍字歌

心最慈刃最毒心上如何放把刀做來忍字有含蓄
這把刀按不定鑽出頭來喪身命這把刀按得下任
他兇險也不怕只要時時忍在胸自然利刃都無鋒
古來多少能忍漢百般磨練成英雄我持一忍勸世

人更把諄諄教吳民吳地雖饒民鮮朴江北江南異
風俗江北好勇多輕生江南好訟多速獄好勇皆由
不忍來細嫌小隙搆禍胎或因圖産爭田屋或因貪
利謀錢財或因狂戲競口角或因酣酗逮酒杯或持
刀棍或拳脚一時廝打勸不開強者旣傷弱者死惹
成人命釀成災兇首抵償斬與絞造意加功罪不小
餘人也要杖一百禍到頭來悔遲了牽累父母與妻
孥株連証佐及隣保本無夙怨非深讐不能忍耐辱

煩惱在人止喪一條命自已身傾家復掃幾番敲夾
方成招無限痛苦喫刑拷招成下在牢獄中衣不遮
寒食不飽自作自受理應當拖陷旁人做路殍更有
一種最蠢氓希圖捺命去害人溺水投繯幷服毒幽
魂怨魄先沉淪豈知自盡不抵命近來禁例甚分明
徒然短見塡溝瀆縱有眞冤那得伸空撇妻兒拋骨
肉重泉風雨泣寃寃皆因一念不能忍多少傾家與
喪身乃若好訟尤可異事起睚眦極微細不肯按住

心頭刀非爭名利只爭氣一投鍵棍及訟師教唆扛
幇無不至彌天架謊雲霧遮平地生波風浪沸賺將
片紙入公門要歇手時也無計書吏承行便索錢差
役執票先講費有司擇肥縱飽婪過客抽豐作旁餌
不是豪衿出把持定有劣紳來護庇到得衙門臨審
時鋪班使用都周繳一家贏了一家輸訟師挑撥設
更熾道府告過又到司更將院狀包投遞郛動發審
與親提上司差票如雷厲解户敬家爭共攢罪名賍

贓誰相替連年累月不得休貲盡親朋賣田地妻啼
子哭家業消訟師衙役欣得意早使當時忍須臾豈
至今朝空懊悔試觀不忍致百殃方知忍字召千祥
我且細說你細聽忍中妙義難思量除却臣忠與子
孝天倫大義首綱常若使兄弟共能忍豈有同氣相
鬩牆若使夫妻共能忍豈致反目生乖張若使朋友
共能忍豈教谷風與怨傷若待妯娌能以忍滿門和
氣自吉昌若待婢僕能以忍合家鼓舞爭趨蹌若待

姻親能以忍有時急難來相商若待隣里能以忍有
時貧乏常相幇見人一味只謙遜不使勢力逞剛強
鄉黨執不相敬重面前背後齊稱揚豈直善名播當
世定教默祐感上蒼富貴之人固要忍忍能造福逾
綿長貧賤之人尤要忍忍則安分作善良讀書之人
須要忍磨穿鐵硯登廟堂力田之人須要忍滴盡汗
血充倉箱行商坐賈須要忍和氣不怕走津梁傭工
作匠須要忍小心不怕缺衣糧聖門言恕我言忍一

字終身用不盡若教用得忍字來境到逆時都是順也無愁也無悶眼底胸中本蕩平那有五嶽起方寸不慮窮不慮困水到渠成聽自然却有天公暗幇襯在昔唐時張公藝百口同居傳九世天子親幸問其由手書一紙百忍字忍能睦族能齊家旌表門閭稱高義我今治國如治家視爾萬民如子弟但能刻刻忍在心何難子孝與弟悌不鬪狠不忿戾太和宇宙皆元氣毋爭訟毋好事各安耕鑿享樂利一忍不爲

少百忍不爲多忍得終身坦蕩蕩忍得片刻笑呵呵無災無禍好快活大家來聽忍字歌

五言律

戊午監試楚闈作

皓月懸明遠奎光映素秋瑤圖五老獻玉署衆英儔桂影天香發卿雲瑞氣浮末員微効職爲國廣薪槱

赤壁懷古

赤壁臨江渚黃泥（坂名）鎖暮雲至今傳二賦不復說三分名士惟諸葛英雄獨使君今朝懷古地把酒對斜曛

偶書

春來陰雨多春去晴光好花蕊妬蜂鬚雛翎驚鷂爪柴門晝月看琴堦倩風掃物理自如此鶯殘茂葉老

霧

大霧滿虛空山川一混濛人聲遠近際樹色有無中旭日光微杳羣陰慘薄叢模糊難見路舉足我心忡

壬戌秋九金陵署夢中作

牢落風塵裏三千白髮新跨虹湖色變嘯月海嵐親椒雨鐵牛厰菊霜金馬驎　帝鄉咫尺近浩氣達西秦

七言律

粵西九日

冷落荒城又一秋每逢佳節轉添愁黃茅嶂遠今猶古白髮風淒歎復羞菊瘦懶看空淚落雁回遙望暮

雲收閑門却厭登高去醉裏心魂到故丘

戊申除夕入彭水採楠木宿神祠側作

驅馳王事入彭川旅舍神宮辭舊年七載羅陽梅弄影三冬蜀道柳含煙石飽氣貫星文架林鳥聲催草木鮮忽憶家鄉思對鏡明晨霜鬢獨悽然

長安邸中午日

十載浮萍宦異鄉回思已事倍神愴榴裙噴火紅顏好荷蓋擎珠綠水凉泡雨有無呼吸變奇雲生滅古

今忙悲歌慷慨當年夢白髮空嘶續命長

夢境

夢裏單眸一老翁胡床岸幘貌如童橫談往事多奇異笑指英才在座中說到當年開福地蜿蜒嚙體漫飛空問吾來楚若干紀六載流光荊棘叢

其二

門外依稀佳客至非仙非佛隔總東贈儂一束古詩卷蝌蚪開書久別公夢轉合糊難記憶簷前錯認五

更風一壑雲板微寒署萬事攢心日未紅

夢餐優曇花作 有引

余讀書山寺時夢餐優鉢羅花即吟一句云仙人賜我鉢羅花醒語純天上人檢藏知鉢羅花即優曇花也因賦以誌

優曇曾記夢中餐山寺日高柏水寒雲繞佛龕常五色香飄精舍比芝蘭生平未識金銀氣偶爾輕拋塵鹿灘四十年來魔障盡好教拂袖紫霞端

冬至渡淮

鳳陽路值一陽天霜透征裘陟嶺巔九里山前沙草合石頭城角水雲連雙鳧唼喋浮淮浦孤雁翩翻下泗川馬首北來開弔古舊陵宮樹不知年

過虞姬墓 在靈璧縣有紅色草見人輒舞俗名美人草和前人韻

陰陵古道照殘陽策蹇荒塋弔楚亡血麗西風猿嘯月氣吞白帝劍生霜貞魂傍逐烏騅逝烈骨長凝碧草香行客莫知悲舞意春來疑作妬新粧

其二

破秦當日劒咸陽及敗誰嗔困北邙玉玦無謀定天下青鋒有意謝君王八千歌散腸應斷九里煙銷骨尚香悔比樊姬差一諫空令妃血鎖紅粧

銅雀臺

銅雀空臺漳水流雲横煙斷笑殘丘千門鎖鑰風塵暗萬里河山落日收才子文章堪極目美人臺榭半成洲半爲漳水所壞英雄一世今安在明月依然是漢秋

中途遇雪

陰雲漠漠朔風寒雪染征裘行路難霰集冰凋憐馬滑花飛枝壓總心酸離披短袖侵肩潤凜冽長途刺骨癡更憾蒼頭多怨語何時高臥學袁安

代兄憶弟

天光黯澹雁行斜斷續行雲映遠霞太乙吹藜頻出火蠹魚蝕字腹生花素琴懸壁宮聲合青草當庭春意賒太史於今瞻紫氣德星應集我荀家

恩假歸里非親過固關作

行行復過井陘口白髮皤皤非舊顏回首粵川多壯志勞心閩楚少餘閒欽承
帝命巡畿輔新沐
皇恩出固關四十年前經過地于今一別到三山

祝蔡忠襄公尊配顧太夫人入冢有引

中丞蔡忠襄公以明末壬午開府晉時寇亂蠭起蹂躪三秦公撫循吏民躬駐河上且戰且守恭年賊不能渡既潼關師潰退保太

原大廈已傾難支一木甲申二月城陷公從容就義北面再拜自縊于三立祠吾鄉父老至今談公惠政烈節輒流涕欷歔過其祠下者低回而不能去余以西河後進景企芳徽瞻拜之餘每深慨慕今越四十載謬叨兩江節制來蒞金陵適公仲子方炳應聘修通志之聘獲與周旋詢公家世清白門戶零替之

狀爲之歎息炳因言其母顧太夫人於玆仲
冬壽躋八袠負米代養菽水承歡一門節孝
可謂無負公於九京矣聊賦四什敬祝九如
奉以翟衣侑夫兕爵非止情殷介壽實由義
切表忠云爾

中丞幷鉞昔行邊屈指捐軀四十年馬革從容眞不
愧熊丸辛苦自堪憐河山百戰丹心痛俎豆三遷彤
管賢忠節並全非易事幾人青史有完編

其二

晉陽城畔訪遺祠每憶摳衣下拜時老我今開江上
幕遲公未拂隴頭碑編摩令子知家學訊問高堂識
母儀爲說諸艱都歷盡氷霜贏得鬢如絲

其三

秦淮襆被急歸裝拜母今稱八袠觴南岳夫人親授
誥東吳名士盡登堂洗心鐘磬皈無量藏血衣冠誓
未亡誰似一門鍾間氣獨爲家國繫綱常

其四

兩江持節首維風棹楔褒貞卹表忠茂苑碧城瞻婺
宿長洲紫府傍墉宮重紆象服華筵上久罷魚軒委
巷中　聖代旌門多異典懷清臺築具區東

賀壽

才猷當代仰宗工經濟文章自不同名著玉堂稱繡
虎功齊銅柱集飛鴻一身化育鈞陶際萬姓生成指
顧中從此豫州多氣象惟憑湘澤望高嵩

其二

數年寒署戴清輝爲戀深恩尚未歸挾纊何緣同縞
帶提襟殊愧等緇衣盾邊檄就常摧敵馬上詩成已
解圍敢訂中原霖雨足願分餘潤慰調饑

五言絶句

無酒

一夜一壺酒淋頭已乏錢強欲禁酤我通宵竟不眠

春雨

屈指春三月連陰九十朝花片落泥涔柴煙帶濕燒

春暮

清明方過去穀雨又新來眼看春光盡遊人何日回

客訪溪

我來客訪溪獨坐夕陽西古道荒已沒隔籬聞鳥啼

辛酉上元上谷祈雨作 時經臘無雪恐傷二麥特齋三月冀少回天意故作此示羣僚俾各知所省戒云

皓月當空照黃塵逐日飛求沾驚蟄雨腸斷幾千回

七言絕句

羅城署中閒詠

牕前馴鴿行書案驚醒主人午夢時起坐閒看十七史古今成敗有誰知

其二

子厚當年被謫時柳州城上寫新詩那知千載存亡後我與先生共客羈

濮湖夜月

水落林空蔓草長猿吟虎嘯石龕傍攀蘿尋勝窮人力月色悠然照古塘

東津漁火

夜靜沙寒灘水鳴雲橫露冷渡浮萍星垂雨岸青燐見故遣幽人撒網驚

魚城煙雨

石城遥望碧雲端峭壁荒涼煙水寒屈指興亡幾許事清風明月在江干

金沙落雁

金沙依舊掛灘長孤雁飛飛下夕陽煙斷水寒棲不定稻粱覔處是他鄉

晚菊

年年九日報花開偏爾今年懶脫腮似怕主人添瘦骨綻黃欽影乍徘徊

其二

桃李芳菲盡有期菊花愛晚獨遲遲西風搖落今重

九尙爾韜英更待誰

其三

籬邊把酒問青天何苦繁霜帶醉歷縱使向榮嗟已
慕更遲疎影益人憐

其四

一般培植百花臺衆卉爭妍不冐開趁取清標須速
發莫虛涼序問將來

有感

書生終日苦求官及做官時步步難𢠸下許多懷抱
事何曾行得與人看

偶吟

石崇豪貴范丹貧生後生前定有因傳語世間名利
客不如安命是高人

寫夢

終日思家悵復吁夢魂飛泊洞庭湖忽驚信篆歸何
處別却書童覔舊途

中秋値雨有感

正擬中秋看月華無端雨後黑雲遮天公有意朦朧
過不許清光照碧紗

其二

歲歲中秋離別天登樓羞看月團圓嫦娥曾得愁人
意雲閉寒宮合早眠

秋吟

一年又有一年秋離禁時時憶故丘獨坐琴臺心萬

里庭前草木盡含愁

其二

漫誇解綬是何人五斗安能強絆身屈指古今猶未
遠開看菊蕊倍傷神

春月

臘月出門履雪山梅花向暖綻紅顏春來桃李横岡
嶺我自披裘草色閒

蜀中山行

幾人鞅掌幾人閒山裏僧家獨閉關風雨一犁堪自
慰醉歸春社月西灣

自吟

逢人漫道不如意滿腹原來不合時回首青山千萬
里樂天安命亦何疑

鷄冠花

亭亭赤幘岸臺端傲出風霜不自寒要識朝陽憑一
唱扶桑高捧海瀾安

成都

兩任邊荒饔乏錢低頭羞語尉迦前淮陰受却少年
辱也了前生一惡緣

其二

易老馮唐虛歲月難封李廣未公侯晉秦同好今吳
越只爲方圓不可儔

其三

萬里孤舟亦一官窮途主僕強加飧單衣難禦朔風
冷倚户無言白眼看

送王子重公車

三年簡鍊揣摩成喜送公車上帝城我到八閩將改
歲杏花時節看題名

贈屬邑

浠川淑氣冠齊安撫字催科萬姓寬尤望冰壺澄到
底神君年少足稱歡

讀聘君歌

挑燈夜讀聘君歌句句閒情觸目多萬物生來同此
性吾民不聽却因何

其二

挑燈夜讀聘君歌引得船頭駭浪多風雨無心猶會
意吾民不聽却因何

其三

挑燈夜讀聘君歌水底魚龍噴浪多浪裏魚龍猶聽
講吾民不聽却因何

其四

挑燈夜讀聘君歌江色星光隱沒多雲横斗轉星還現吾民不聽却因何

其五

吾民不聽却因何豈是吾民癡詐多定有個中眞線索從容細讀聘君歌

其六

吾民不聽却因何笞杖流徙總是多偏與人猜猜不

着從容細讀聘君歌

其七

吾民不聽却因何月旦鄉鋁講亦多室暗心虧神目電從容細讀聘君歌

其八

吾民不聽却因何表正影端差莫多俸祿脂膏皆妙語也須添入聘君歌

壬戌九日

人人盡説登高好惟我求閒不得閒山後山前無數景叮嚀遊客莫空還

題王子重書室句

盆魚牕草眞儒意茗椀爐香靜者心

補遺

乙卯春題書雪堂

竹笋纔生黄犢角蕨芽初放小兒拳試尋野菜和香飯便是黄州二月天

詩餘

憶王孫

黃昏獨自聽烏啼芳草樓前漸滿堤寄語王孫莫意迷蚕須歸花影將斜月欲西

如夢令

歲暮容顏非舊食少形骸消瘦睡起不勝愁頻叫蒼頭斟酒斟酒斟酒夢見故鄉花柳

其二

赤壁鶯啼岸柳岐鎮雨肥園韭憶別若爲情且看燕飛紅瘦回首回首穀雨清明時候

滿庭芳

脫却蠻烟奔離蜀道三年又到光黃生來命薄才力比誰強眼見此身已老消磨了多少疎狂百年裏有幾人跳出傀儡逢場　思量還故里簞瓢陋巷瀟泊何妨任隨緣過日說甚彭殤幸遇杏花赤壁訪遺跡感慨悲傷尋兩地半丘荒草一望白雲鄉

百字令

楚天和霧忽風狂雲黯霎時雨洩濺入篷牕噴碎玉灑透竹窗珠滴罷怒龍吟雷轟電掣永夜無休歇挑燈倚枕危檣只恐吹揭　待旦爽氣微開枝頭梅子鬧似金丸擊菡萏池塘花葉好醉倒渾如無力紫燕無聲烏鴉影滅一帶柴門僻幾人酣飲頓忘昨夜岑寂

風流子

曉風吹破屋春將暮聲碎滴簷頭見霧繞千村珠開萬樹𠹭泥燕子帶濕歸樓心歡喜點來翻麥浪響過微溪流茅屋開門青山洗嫩牧童幾個戴笠騎牛停雲時午後凝眸望滿目繡錯田疇恍惚紅遮古道綠映滄洲願自今伊始桔槔掛月禾秧飲露婦子嬉遊懷想醉翁遺跡今古誰儔

西江月

終日陰雲靉靆客過上巳踏青殘紅片片滿長亭雨

岸浮萍靡定　鶯報春歸誰送遊人獨歎飄零五更
杜宇更難聽萬囀千愁不寐

其二

百歲春光有限一年幾度花紅及時笑傲趁東風正
好鞦韆輕送　無奈人生易老又當零雨其濛清明
寒食總成空看破浮雲如夢

附古文　序二篇墓表一篇

江南通志序　任兩江總制時作

我
皇上御極二十有二年癸亥禮部奉
旨檄催天下各省通志限三月成書臣成龍承乏兩
江總督應董其事江西去臣駐劄江寧千有餘
里乃檄署江西巡撫布政使臣張所志草創送
臣審定送部其江南省通志則臣成龍與江蘇

撫臣余國柱安徽撫臣徐國相徵屬府州縣新
舊各志及先儒先賢著述論建之有關地方應
備採拾者開局江寧延聘在籍儒臣及文人宿
學通達治體諳悉典故者編纂稽考甲乙次第
而臣成龍臣國柱臣國相且相與親爲討論焉
并董在局諸臣兢明繼晷敏皇將事計六閱月
而書成共七十六卷臣成龍以職掌所及當有
以序其簡端竊見九州之土宜貢賦載於禹貢

中古文尚簡質不事詳贍其後周官所掌三墳九丘與禹貢所載體制不同而秦漢所收列國圖籍時久世遠莫可較訂嗣後或有所述出自一隅一事不足傳信即陳沂楊愼所撰山東四川通志固稱善本然皆私自爲草體例未純

皇上乃渙大號申畀命先取各省之志以成一統之志正欲於衆中求其詳於繁中舉其要夫修志之役必始於縣縣志成乃上之府府薈集之爲

府志府志成上之督撫督撫薈集之爲通志通志歸之禮部然後輯爲一統志於是無所不該山川貢賦土産人物之類無所不備上下數千載使之瞭如目前然則通志之舉其事不綦重而爲之不綦難歟且江南之視各省纂集雖均而難易懸絶何也各省通志原有成書而江南絶無所本事屬創始未易周匝雖窮博採豈無絓漏其難一也孫吳六代以逮明初其經國大猷代各異制披尋史乘浩如煙海旁考别紀又多舛誤稽辨維勞証協至當其難二也江左人物甲於四方偉人駿烈尚疑遺佚至如節孝隱逸悉存姓氏旣恐淆雜欲裁訛濫慮沒幽潛其難三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紀載歲月遠於春秋虞初稗志任情好惡志家之體無容疑誤並存裁量之能豈盡銖黍不爽其難四也大江左右僑立州郡分隸不常命名變易考往已多無

徵準今何由參覈其難五也而臣等又以迂疎不學之才兼以簿書鹿冗之苦短綆汲深曷能勝任惟是祇承

詔旨與同事諸臣其詳其愼纂集成書止足以備一統志之採輯而未敢自信爲良史也顧臣成龍自策名入仕仰見

聖治右文

皇上單詞隻字皆足與詩書典誥爭光逮及備官職

輔聞見益親近又與江蘇撫臣國柱共事撫臣
國柱久在
禁庭身依
紫極常語臣成龍
皇上以天縱之姿好學稽古講筵詰難燕閒辨問多
發先儒之未發
宵旰之暇考核異同披覽得失未嘗旦夕釋卷頻命
詞臣有所纂著皆足昭垂千載山至於高則拳
石出雲水歸於深而淵泉不竭臣等幸託唐虞
之盛世依附畢益之末光使樸僿鄙陋之所纂
輯得備崇文内庫之目以垂不朽臣等實有榮
幸焉是為序

樂經内篇序 任福建泉使晉陞方伯奉命陞直隸巡撫時作

余承乏八閩實司臬事白雲在天每刑人於五
聽之庭懲暴亂理冤抑呈制憲姚撫憲吳而先
生以上讞於

天子雖生人之念日廑於死人之法而桁楊三木痛
楚哀號常不得伸展眉頷用是恒憬然曰唐虞
時雍風動刑期無刑成周刑措不用何風之淳
也太和在宇宙詎易言哉皐陶士制百姓於刑
之中以教祗德與后夔典樂教胄實同源而異
流何也樂陽刑陰樂仁刑義未能漸斯民於骨
髓即日取斯民而督責之未易善也語曰禮樂
不興則刑罰不中其是之謂乎故知樂者禮之
根蒂尤刑之神髓也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
樂良得其原矣毘陵張子炅生彙十三經之語
樂者成其書曰樂經内編攜就商訂余曰千金
之裘非一狐之腋思無邪一言克備全經善得
其解者觸類可以旁通裒集衆美雅可自命一
家是編原本太和之保合深究祀天神祭地祇
享人鬼之奧義自天命人心三綱五常之大以
及日用起居之微靡不悉備而且攷律呂之相

生定宮徵之互叶旁搜廣採舉凡正聲子聲正
半變半之說鮮不備具研抉精密器與人合德
以音傳清濁隆殺罔有遺缺卽謂該樂之全可
也昔后夔韶箾鳳凰來儀師曠清角鳴鶴率舞
馬仰秣於巴瑟魚出聽於牙琴聲音之道與造
物通其感召洵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故知樂之
徵其於天下無難矣樂記曰大樂與天地同和
今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正德利用厚生九敘維歌矣凡
贊襄歌飲者惟以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則以
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
人以作動物躋天下於唐虞三代之盛於以鼓
吹休和卽雲門咸池韶濩六代之樂舉不外是
苟不探其原而僅求之黃鍾累黍遂致阮咸譏
荀勗之尺短和峴病王朴之聲高李照縱黍嫌
於太長胡瑗橫黍苦於太短或專求之金石而
龠斛有古今之不同斗梟有眞贗之難辨紛紛
於制器吹律以祈合天地之元音安能與雅頌
而復古樂也哉抑聞之唐太宗有言朕聞人和
則樂清若百姓安樂則金石自諧矣是誠得與
民同樂之旨易雷地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
此作樂崇德之所由來不可識政教之大成也
與披覽是編踰月忽移藩署更懼不克負荷屢
上之姚吳兩先生兹復奉

簡命北綏畿輔任愈大責愈重益深惴慄爰以教民
和一念用自策勵因公之同好導揚太和共覩
聖治之咸五登三焉謹序

驍騎將軍柱石王公墓表（任湖廣分巡下江防道新陞福建臬使時作）

公諱宗臣號柱石南陽淅川人生有異徵偉骨
相犄力絕人喜韜略射獵禹山淯水間以雄桀
自命弱冠遊荆益　國初滇黔未入版圖公卽

審順逆仗策來歸
世祖章皇帝嘉之命從事郢鄂今
上龍飛之五年滇蜀平江漢底定
上念豫楚隘要惟西陵弋陽爲重鎮晉公都督僉事
駐黄州公至則簡練將士蒐粟補卒於戟門右
隙地闢射圃超距翹關角力較藝立廟祀馬神
春秋取駒閑廐蕃庶暇則角巾從容柳蔭中指
顧形勝用兵之地以示將佐公紀律旣嚴什伍

無犇彍弦之士襏襫耰耡懽然聚處樵牧近於
桯柂鷄犬放於營壘其威重慈惠如此性謙厚
愛敬士大夫士之賢而貧者民之孤寡篤癃者
歲時賙給以爲常而其自處則甚約或饋美酒
十數罌悉以須之麾下雖古投醪挾纊何多遜
焉康熙七年有蹿鎮叛卒匿大崎山中捘牢四
出公命偏師馳往擒其渠魁九人送大府餘黨
遂鳥獸散歲大饑首倡捐賑存活數萬人

上聞加一級十二年癸丑冬滇黔變起倉卒公不震
不懾惟申國威明號令備戰守明年正月三日
大司馬撫軍張公檄守武昌公星夜率兵往元
夜有警公謹斥堠息燈火停漏鼓分哨九門而
自擐甲坐譙樓上夜半領十數騎周巡雉堞竟
夕惟飲湯一盞而已賊寢謀不敢發是時大司
馬出奇制勝視公如左右手五月麻城東山賊
起公請於大司馬率師東下值守憲徐公疾趨

至麻城相與贊畫悉中機宜且剿且撫不旬日
東山平冬十月江右賊出鄱陽陷湖口數縣進
逼楚境蘄州大震公奉大司馬命急駐蘄與下
雉一軍爲犄角時精甲盡在武昌而公所部多
新募糧餉匱軍容未振余力圖芻糗並贈火槍
百口公立赴蘄蘄民稍安公委羅田守備黑子
駐黄梅清江鎮會禁軍樓櫓西上夾攻賊賊敗
走收湖口星子諸縣自蘄以上金湯安堵事聞

上大嘉歎數賜紀錄而公以勞瘁病作和門星隕櫪
馬夜驚嗚呼痛哉時康熙十四年二月廿二也
大司馬思公功特疏請卹曰方玆多事之時該
將勤勞頗著與尋常病故者不同今王宗臣幼
子伶仃窮途旅櫬情實可憫應否比照奚陵鎮
標馬之迅病故之例恩賜存卹少慰忠魂激勸
勞臣俾服
皇恩靡盡疏上

天子惻然改容奉
俞旨賜祭葬先是康熙六年
覃恩誥封驃騎將軍元配劉氏封夫人並封二代考
妣如其官廕一子入監讀書公子名麟綬公卒
麟綬甫六歲居喪成禮今且十齡舉止如成人
穎異能文黄之人既德公不忍其裔之歸𨻶也
相與留公匿而公素與里中王氏篤兄弟誼有
年麟綬將長爲黄岡人康熙十七年戊午十月
二十九日卜葬公於縣東還和鄉楊坂之原既
建塋兆既擀黄腸畀並相鄉永思無斁嗚呼哀
哉麟綬聘現任武昌府城守都督僉事李公諱
兆捷女女二俱幼未字公之葬也既礱石鐫誌
納壙中而黄之紳士以余知公最深屬文表墓
摭實直書用告來禩覽斯文者有所考述庶以
裨國史焉

鄭宵崖詩集序

宵崖黄岡幽人也自臨皋赤壁閱海春潮燕山
朔雪靡不晨夕與共昨年秋又訪余於三山石
城再閱冬春矣宵崖有句云赤壁清風連越嶠
金臺明月又揚州洵浮踪聚散莫歲月也比北
道就養於上谷之覔封余摻其行笈有自爲詩
殘紙蠹蝕得近三百首詩道性情本取其溫厚
和平有關於世道人心此四始六義之所以風
世也今宵崖栖心道岸放情麋表足跡所至弔

古品今不為凡響或時闡聖賢之微文或時寄漁釣於烟水或時慨昔人之不可見或時抒境遇之所欲言咸以聲韻自寫性情總不欲以姓名聞之海内余素同漢陰南北互忘賓主不急為之裒彙成帙懼漸以為不足輕重愈遺落磨棄特屬繕寫授梓庶宇内讀書學道高人知瀟湘江漢間尚有張子同陸鴻漸其人而肫摯悱惻猶髣髴靈均山鬼天問諸篇闢衛正學更溯

源道州濂溪紺寒清水也爰濡筆而弁其端

跋鄭肯崖詠筠陽書院七賢詩

聖學自濂洛關閩後躬行實踐闢衛孔孟正宗者代不乏賢其穎慧高明流入葱嶺教外別傳者亦復不少得此直指仁體功用仍不外子臣弟友贊頌七賢各如其實洵不啟跬步違背可謂篤誠之學

跋鄭肯崖漁舟詩

余在黄州九年交肯崖老人最深比癸亥春日秦淮石城間出畫冊釣魚圖展翫良久雅與張志和陸龜蒙同一風尚余不禁神遊浩浩烟波中矣因捉筆題曰風雨晦明皆造化山河大地一漁翁

于清端公政書卷之八終

于清端公政書外集目錄

後學　平江蔡方炳　編次
　　　西陵諸匡鼎
冢孫　于　準敬錄

于清端公傳　陳廷敬
于清端公傳　毛際可
于清端公傳畧　叢澍
皇清光祿大夫總督江南江西文武事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太保諡清端北溟于公墓誌銘　熊賜履
書于清端公傳後　范鄗鼎
跋于山奏牘後　武祗遹
請于清端公入三立祠呈　范鄗鼎
請于清端公入三立祠覆呈　前人
洪洞縣看語　張弅統
平陽府看語　周士賢

提學道看語　高龍光
撫院批語　馬齊
江寧初建于清端公祠碑　彭定求
蘇州初建于清端公祠碑　韓菼
江寧重建于清端公祠碑　彭定求
黃州重修于清端公祠碑　周華
蘇州重建于清端公祠碑　彭定求
從好錄　楚黃郡鄉紳士民同輯
補遺
撫臺張公贈聯　任黃州府時

于清端公政書外集

後學 平江蔡方炳 西陵諸匡鼎 編次

冢孫 于 準敬錄

于清端公傳

陳廷敬 譔

公諱成龍字北溟山西永寧州人先世仕明有諱坦者弘治間官至大中丞著有聲績載在邑乘父時煌里中稱長者明末盜起西疆里中築

堡以備警逼公先隴形家言堡成不利于氏公笑曰我里千家保聚獨我家不利害少而利多堡當築矣堡成卒無害公生而才智絕人有聲場屋崇禎己卯中副車充貢入 國朝仕爲羅城令羅城秦桂林地故多瘴癘中州人官此土者往往以生還爲幸又猺獞頑黠不可治輒自罷去公喟然曰荒徼皆王土惟 國家所使耳人生仕宦豈擇險易哉單裝徑往羅城無城郭

廬室居民數家公廨一舂露叢篁深箐間披草木入得微徑插籬棘爲門虎嘯猿擲白晝行庭中公卽庭中以土礫爲几案楹下置甕一釜一盂炊烟併日寢處其中召吏民引使前從容問所苦諭以急公敬上之義吏民皆鳥言咿唔與之語心耳遼絕公爲之解析譬曉神色愷易良久欣然拱聽既去則據案讀書數錢貰惡酒獨酌醉則隱几而臥或竟日不冠履既數月吏民

樂公坦懷易親益皆樂就當是時西粵數叛服羅城新下民皆竄匿山谷而猺獞與大姓相仇殺民失業則狙險爲盜宅令或飾威規利民益疑畏不敢前公至則悉除諸禁拊循殘氓誠意憐惻人皆自至以田賦詣公親與交兒說或留數錢置案上公問何意曰阿爺不要火耗不謀衣食寧酒亦不買耶公感其意爲留數錢計得酒一壺而止民益親愛因與朝夕問地方利害

悉得要領編置保甲約束猺民請于上司盜有犯者立斬之懸其首於竿由是盜皆屏跡先是鄰猺殺掠我人畜歲二三至以爲常至是鼓勵鄉勇將進擣其巢猺大震懼自誓不敢犯界盡歸所掠人畜然後民得安居盡力於耕稼之事每春時命兩猺舁竹兜行田野中見力耕者輒呼與語相勞苦民知公來皆率婦子環公羅拜或坐樹下與飲食笑語歡如家人勤而穫者旌

其門惰而荒者羣詈以辱之民大勸悔稼穗被野牛羊滿山公以其暇日增陴浚隍招民來居新築室者公手書聯額以奬異之立學宮教民其中能讀書應舉者免徭役民俗輯和獨數大姓者負勢不爲下其人皆號總戎侯伯嘗指揮長吏恣殘慝公曰此曹向皆倚恃猺獞盜賊爲之爪牙一逆其心則致亂名變是故它令多匿意阿忍今吾威令已行民知禮義此曹不悛終

不可爲治會黄姓以家僮犯教令執送公所屬致之死公審其情當與杖知已被杖因立怒云爾既送官有　朝廷法在何得自先擅刑是藐官法也之跪欲予之杖送縣獄黄大恐叩頭謝死罪移時始得免公乃爲陳順逆禍福之理黄大感悟自是數大姓皆奉法惟謹以公事至者望轅門皆股栗項縮無復向之跳踉桀驁於公庭之上矣三年政成臺使者勅粤中令以羅城

令爲法公乃牒上寬征徭疏鹺引諸利弊所宜興罷者民安之如父母焉公自處困約人所不堪從者皆盡散去惟二僕染瘴不能去旋亦皆死羅人憐公每晨夕環視問公安否問斂金錢跪進云知阿爺苦我百姓每供些少鹽米費公笑謝曰我一人在此何須如許物可持歸易甘旨奉汝父母一如我受衆怏怏持去居數年家人來羅人則大喜奔譁庭中阿爺人來好帶物

安家去又進金錢如初公又笑謝曰此去我家六千里單人攜貲適足爲累揮使去衆皆伏泣公亦泣卒不受丙午秋試充外簾官公布袍數浣破被如鐵一蒼頭從衆簾官皆美服盛飾僕從姣好公以敝衣垢縷參錯其間諸吏人皆指目揶揄與服飾盛者相周旋而不及公大吏聞公名亟欲識公指敝衣垢縷者曰必羅城令也諸吏人皆相顧貽愕於是大吏委公以試事使

專督之事皆精審曲當因與極論時事所宜及古今成敗是非得失之迹公掀髯抵掌詞氣激昂具有倫要大吏交章舉公卓異在羅城七年遷知合州公復牒十事上幕府皆爲公行之去羅城羅人遮道呼號公今去我儕無天矣追送數百里哭而還一耿者獨留不去公問故曰民習星卜度公橐中貲不能及千里而盡民技猶可資以行也公感其意因不遣去會霪雨資盡

竟賴此耿者力得達合州州領三縣合計纔遺黎百餘人正賦十四兩而供役繁重不支官有騶從之費公至則盡除習弊畜一羸馬以家僕自隨府帖下取魚公曰民脂膏竭矣無憐而問者顧反乃樂魚且安所得魚乎卒不與府中魚因極陳荒殘疾困狀郡守笑謝爲裁革十餘事公念治合之要在招徠流亡往時新歸流户便令即日力役而墾田既熟土著訟爭以故集者

復散公皆爲區畫田廬牛種官立案籍三年而後復新集者既知田業可恃爲己有而復無征發倉卒之憂遠近悦赴旬月之間户以千計未幾用前卓異遷黄州同知分鎮岐亭岐亭當黄麻偏界地多汊湖幽邃盜所窟巢時　功令急盜案文法頗繁長吏至諱忌不欲聞盜反持長吏所忌白晝行劫莫敢問公遣捕得湯卷兒等九人集諸父老謂之曰此皆巨盜彼恃捕後上

解則牽制官吏長短往往得脫今以示諸父老有能保後不爲盜者吾將貰之否則盡用吾法諸父老願以身保後不爲盜者二人餘則立命取大索來駢首連繫七賊即諸父老前爲坑坑之盜自是驚匿營草帽褰驢微行村堡周知山川要害閭里情僞降大盜彭伯鈴等拔置左右責以捕盜故遣發即得四方來謁者無貴賤皆接以恩禮延問利病咨訪人物是以凡所興舉悉協人情黃州境壤蒸蒸樂土矣攝漢陽黃安通城事皆絕火耗飭保甲所至輒著異蹟操守益自危苦惡衣蔬食從者皆病之公笑謂前在粵蜀民物凋殘持廉甚易今日正須試此定力幸尚能爾何乃以爲病耶時巡撫張朝珍雅知重公特舉卓異會滇逆亂作康熙十三年春張公檄攝武昌事問禦亂之策公對以安人心莫先下令停徵時朝珍草疏欲奏公意與合以故

凡兵事皆倚公以辦公悉意劈畫羽書交馳師旅雲集軍資億萬咄嗟而理惡少憑依禁旅罔敢指問公立寘之法白大將軍申明軍令一時甲士十餘萬擁公忿譁公不爲動詞謦理解神色抗厲知公不可奪皆斂迹去居民安堵人情大安或諜武昌大姓與賊交通指藏器仗爲證朝珍召公欲發兵捕公言自烽警以來武黃諸宦家多盡室避兵良子湖中家人藏兵械以備它盜無足怪者若遽加兵人人自恐且所指皆素封良族可力保無它迹之累無所得公所全濟多此類也用卓異遷知建寧朝珍奏改武昌時逆賊陷岳州長沙我師進剿取道蒲圻咸寧朝珍檄公往造軍所渡橋賊鋒迫近蒲圻人驚潰城郭爲墟公入城嚴斥堠戢逃兵招集民人城以不墮通我師岳長之徑旬日成橋山水暴漲橋復壞公以此去職會東山之亂公適進辭

撫軍朝珍語公曰極知君勞且屈然黄州忽有此變非公莫可辦賊公曰 國恩至重公知遇最深敢以區區去就避患自逸哉但黄州東連廬皖北接光固據三省形勝控制七十二寨其人剽悍善鬬阻險跳梁難以猝勝若公見委須便宜行事方敢受命朝珍大喜自起酌公曰君肯任事吾無憂矣勖撫一以聽君問需兵幾何公曰風烟震驚徒以兵從賊衆我寡反適資亂

以前守蒲圻數人與俱足矣遂嚴裝以行初東山之亂也妖人黄金龍詭言得天書寶劍來往興寧山中煽誘愚民守道徐君惺往解散其黨金龍亡匿黄麻劉君孚家君孚黠猾多智數收召亡命亦數數能禽獲盜賊守長令牧多其能每撫而用之公鎮岐君孚亦嘗居門下憚公威明顔以禮法自戢及後得滇逆僞劄書遂與金龍潛結河南賊渠譚以從周鐵爪江西楊寡婦

又連英六商固數邑大盜私立將軍元帥諸名目衆號十萬約以七月起事會麻城人欲因以陷其仇家君孚恐遂以五月望反於曹家河擁衆數千人黄守將王宗臣率所部兵駐興福寺麻城令屈振奇率鄉勇駐白杲約日進攻君孚夜遣七騎斫黄將營鄉勇亦自潰退保麻城賊勢甚張而劉青藜鮑世庸陳恢恢李公茂等諸盜所在蜂起公行次陽邏偵知君孚雖反以衆

未合猶豫持兩端遂兼程抵白杲未至賊寨十里止宿榜示士民脇從者許自首免罪勢家誣陷者即日赴訴官吏不得按捕過三日不投訴以從賊論於是投訴者日千計公皆宥之賊勢轉孤君孚及其黨素服公恩信聞公來皆莫有鬬志欲即降恐見誅惟擁衆自固公度君孚倉猝舉事違其始謀及衆未聚或可就撫若緩旬日黨合衆集則難爲圖矣遂命白杲鄉約一人

持諭帖往布太守待以不死之意度持帖者已至賊所公則獨騎一黑騾命鄉約一人張蓋一人鳴鑼前導徑趨賊寨未至二里許命鳴鑼前導者行呼太守來救爾山中人且鳴且呼君孚不虞公自來倉皇匿後山令數百賊持鳥鎗弩矢夾道伏兩傍望見公皆燃火控弦擬向公公佯不爲頷鞭騾直前賊亦卒不敢發前至寨門門開公徑入抵賊舍下騾踞廳中坐衆賊環列其黠者則相率羅拜公問老奴安在老奴指君孚也公佯恨之以嗢衆且舊居麾下衆對以有事暫出少時宜可至公問今歲山中雨水好否禾稼何若汝良民何敢作賊自取居戮天時酷熱如此汝等父母妻子皆藏匿何所得無自苦衆皆泣公曰熱甚須少憩令一賊爲脫韡一賊取水來公滿飲數賊支榻揮扇衆賊四向拱立公熟睡鼾聲如雷賊皆驚移時寤因謾罵君孚

老奴何爲久不出豈有客至不設酒脯者君孚初意公必以兵來且懼見紿故深自匿及見公推誠無猜遂出叩頭訴所以激變之故公乃爲開陳利害順逆許以招撫與約日而還至日盡降其衆數千人黃麻數縣皆解嚴朝珍上其事於　朝還公職再命知武昌事朝珍檄公畱麻城公親歷村堡度地形所宜分立區保擇謹厚者爲區長置烟民籍凡有勇力有鳥鎗兵械者籍其人區長統之有警則各以其械來會踪跡不軌者區長立白誅逐敢容隱及不實與同罪於是凡前與君孚金龍潛結爲賊者皆爲烟民皆樂爲公用秋七月經畫有緒行還武昌當是時金龍畱君孚所君孚既無所用金龍因縱之逃與紙棚河賊鄒君申合公已次岐亭移檄東南區長按籍徵得二千人率門下諸生數人督兵進討駐望花山君申初謂公已還武昌今忽

鬪以兵來大驚退保山寨公策賊新反未穫食少利在速戰而我兵驟集攻之未必卽克困之則將自潰分遣一軍守象棋山一軍守大崎山一軍守布袋坳度賊走必經黃岡獨馬鞍山一路不守而陰伏兵崎嶇間君申金龍果以糧絕夜走馬鞍山遇伏盡禽公坐山上受俘金龍縛急欲以妖術遁公手劍叱之術不得施遂斬其首捷至武昌朝珍持露布示寮屬曰人謂我不

應用醉漢今定何如公食無兼味獨于酒無量臺司皆聞知嘗與大吏抵掌論事大吏觴公公飲輒數十巨觥露幘揎袖酡顏瞋目而語吏人皆竊笑公酒狂及往東山或以爲言故朝珍云然也疏聞晉級八月調守黃州時荆岳兵事急公外輸供億内靖奸宄郡壤以寧十月江西賊犯湖口旁掠興寧蘄州戒嚴又演逆寇布僞劄湖北復大亂陳鼎業合逃兵掠驛馬反陽邏何

士榮反永寧鄉劉啟業反石陂周鐵爪鮑世庸反白水畈各擁衆數千人遙連湖口寧州諸賊約以十月上旬取黃州遂及武昌漢陽高山大湖烽火相望城門皆晝閉墟里寂無人各鎮援兵悉隨大軍進攻湖南黃州吏民才數百人至不能備闕析議者欲棄黃州退保麻城公曰黃州爲湖北七郡門户我師屯荆岳者數十萬水陸轉運取道于此且瀕江而城控制阻險前倚

興寧蘆阜後壓天堂金剛諸寨雖祇一郡實東南關鍵釋此不守則荆岳有狼顧之虞七郡成瓦解之勢所繫非僅一城已也吾誓死不去此然吾坐困以待不若相機進勦猶可僥倖以圖存賊勢雖衆皆取士榮進止若先破士榮餘可不戰而下于是遣門下諸生徵集各區鄉勇又分守山隘令逃民不得入合賊別遣黃岡令李經政禽鼎業父子陽邏遂平十一月二日率諸

生及吏卒二十二人前進次路口村四日次艮家店黃協千總李茂昇把總羅登雲吳之蘭以所部五十人來會各區長讀公檄皆感憤流涕名集鄉勇告以同仇之義前來會者有衆二千人于是立什伍標旗幟號令明整卒如素習部署甫定諜報士榮已據黃土坳公遣登雲偕武舉張尚聖以偏師往偵自率大隊進發七日尚聖等遇賊前鋒與戰賊小却公疾馳抵尚聖營

衆見公來歡譟請賞公徒手無以應惟摩其耳鼻撫其項臂慰勞獎勸衆感激士氣益增下春鄉勇大集有衆五千人營箔金寨下與賊對壘八日黎明士榮賊數萬人自牧馬崖分東西兩路夾攻我師賊皆手揮紅雜色旗照耀山野公匹馬仗劍當營門立見東路賊少命登雲率千人禦之自以大軍當其西命尚聖攻右之蘭攻左公衝其中堅戰甫合之蘭中鎗死賊鬬益急

鳥鎗雨集礮火著處皆穿左右勸公盍少避公叱之曰今日吾死日也敢言退者斬我軍見之蘭死又被傷者衆少却而箔金寨後民素爲賊誘見我軍却鼓掌讙譁皆于袖中出小紅旗相麾應公見勢益急鞭馬徑前迴顧茂昇曰我死可歸報張公茂昇恐失公曰豈有文官死而武官獨生之理彎弓直前發一矢翦其大旗我軍少進茂昇馬被鎗馬倒茂昇步射殺二人鎗洞

東甲換馬進戰短兵相接復手刃數人而尚聖自右山繞出賊後我軍急擊盡搴其旗賊遂大敗士榮手長矛殿後左臂斷猶力戰陷泥中遂被禽登雲擊賊東路亦追奔數十里是役也斬馘數千山谷填溢溪水盡赤獲軍資器械無算檻送士榮撫軍所公見賊名籍立焚之衆心以安乘勝進至呂王城茂昇等欲少息公曰白水石陂諸賊本以士榮爲盟主今士榮旣禽諸賊

膽落捲甲疾趨將自崩解所謂破竹之勢不可
失也若淹留晷刻賊備既深據險致死非計之
得矣時諸營才午炊公命盡覆其釜以進據鞍
草檄有能禽賊來獻者重賞投誠者待以不死
脅從欲歸自者但閉門坐家惟耰鋤無烏鎗軍
器者即從賊概不追問身無鄉勇印號家藏兵
仗即良民亦誅死于是衆賊聞士榮被禽既大
悔懼及得檄書又知毀其名籍一時解散略盡

師至白水畈鐵爪世肅等尚有親兵數百人欲
保什子寨公已先令人守隘不得上脫身走君
乎十一日軍定惠寺遣追盡禽之而石陂等賊
亦皆平公駐黃市撫戢軍民東山大定散各路
鄉勇歸農勒石黃市旗亭間班師而還自出軍
至是僅二十四日以鄉民數千破賊數萬不費
公家半菽不煩師旅遠征徒手奮身摧鋒陷堅
不疾而速克奏膚功近世以來未嘗有也當此

時荊門岳湖燧火相望對壘連疆耕戎交跡內
患既消邊圉孔固公之功在天下而不在一隅
矣十四年春湖南兵久不解饟餉繁興公于征
斂轉輸重紓民力而行間所需物用器什文檄
旁午公皆躬自購造不假胥吏省民費以千萬
計嚴飭屬邑禁羨耗絕私派懲誣告杜饋遺以
其隙招致文學之士講論經學興起廢墜人不
知兵秋大饑發廩賑卹廣募輸積嚴冬冒雪計

口受賑全活數萬人十五年水旱洊臻訛言復
起公謂人心易搖宜示以暇豫與爲鎮靜修治
赤壁亭榭日與文武寮吏嘯詠飲射其間士民
相與慶曰我公如此吾屬何憂又以秘計擒詰
奸細撫定兗黨流竄頓息會丁繼母李夫人憂
請歸終喪士民數萬人伏撫軍轅門號咷請留
制撫亦心知公不可去疏請奪情公勉起視事
十六年制撫以蘄州上接荊武下臨潯吳南連

大治興國東勝宿松太湖水陸要區奏復江防道以公爲之三奏而報可公規復沿江墩戍繕治戰艦練習水師計擒僞官渠盜江境肅然十七年遷福建按察使士民請留不得朝珍曰公去失吾所憑公條便宜十餘事乘五兩小舟蕭然去楚去之日蘄黄及旁郡人沿岸遮送至九江者數萬哭聲與江濤相亂公亦垂泣不忍別十八年春抵閩時耿精忠叛新定海寇犯順漳

泉四郡連歲用兵征役煩苦又數起大獄繫滿囹圄每一卷牘羅重辟者輒至數十百人獄皆已具公視之惻怛言曰民命所關寧以獄既成而可不慎諳語閩親王令公會滿漢大臣覆錄公言通海數案所連引半皆平民遂白王釋不問或有持輕重兩可公已盡得其狀偘偘面折略不爲屈指庭下婦人孺子曰此曹皆何辜乃攖斧鑕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緘阿

從事王久聞公名至是愈益傾折每疑案送公專訊讞決明允所生全殆以千百計久禁得白貧不能歸者皆給資遣還淹滯爲之一空逆亂時多掠浙東江右子女及後投誠沒爲奴婢老弱轉棄溝中僵尸相屬公設法勸募贖之歸籍小兒女不能歸者養之署中積數十百人計滿一舟則給口食歸其父母親戚公退食羣兒皆環繞膝前爭索果餌喧譁以爲笑樂初匿者猶

衆至是皆格化多自遣還者矣任臬使官吏偪服閩俗翕然一變未及朞遷布政使閩地久駐兵重資民力一鍘夫月以數萬計公白王軍人芻牧本有常役今民困方殷舛可額外派索力爭請免或謂非職掌何爲自苦公曰設兵以爲民無民設兵何爲調停者復議改折公爭之益力王卒是公言向所科鍘夫數萬一日盡皆罷去民既樂公德愛凡軍中所需乃益趨事恐後

八郡正供及江浙協餉不下數百萬皆司庫收
兌公大書誓聯揭于庭中命各路解官隨到隨
兌正額外不增銖黍卽令原解官役計項支撥
一無虧累署中薪米不給至無衣可典或終日
一食隨征滿漢大臣朝使者時或來過徑入臥
內或繞署閒行曲房阿閣無不歷覽凡案間惟
蛛羅鼠跡一竹笥貯朝服二釜備炊爨文卷書
冊數十束此外都無一物咸歎曰于公天下第

一淸官也外番貢船或有所獻公悉屏斥或呈
樣香一瓣卽還之貢使皆嚙指作禮謂譯使云
天朝洪福我儕實未見此淸官也將軍督撫交章
論薦舉卓異十九年春開府畿內去閩亦如前
去楚時也駐節上谷郡邑吏望風爭自濯磨求
稱公意會旱步禱時雨大沛禾麥重岐三穗民
號曰于公穗立保甲申約束緝剿盜懲豪强政
大修舉所條上利病興除前後數十事皆朝上

夕報可語在奏疏中不具載二十年春督理
孝昭皇后梓宮夫役前詣山陵過闕請
陛見上久知公淸忠著有勳勞而魏公象樞嘗特薦
公名重朝右眷倚特甚至是聞公入見命侍衛
持席于午門中傳
論巡撫年老不勝步宜少坐公拜謝坐少頃入見
賜坐
賜茶問撫勦東山時事溫語移時慰勞有加

賜食于御書房
賜內帑金一千兩鞍馬一匹旣數日
上御製詩一章及
御書手卷命閣臣宣賜山陵還過闕
賜鞍馬一匹馬皆
上所親乘還鎭會宣府饑親歷紫荊喜峰散公帑賑
給及勸輸二萬石有奇凡活饑民十餘萬戶
上優詔褒美九月

駕幸雄縣請謁
行在
賜魚二函鹿二兎十孤汀五及見詢訪治理及公
前請補驛站工料疏因極陳民間疾苦
上動容久之又問卿所統官吏有尤佳者否公舉知
通州于成龍爲第一因復舉數人
上曰成龍才品朕已久知公退侍衞宣
賜銀鼠褂一領

溫語備至又
賜御膳八器乳酒二瓶公旣拜而食飮伏道傍送
駕
上望見公行步遲爲停鑾待之益
上之重公如此是年冬疏請歸葬母李夫人得
俞旨數日命總督江南江西以
賜金庀治宅窆分其餘以賸族戚里黨犇事畢單
騎孤裝赴江寧如赴羅城時公之節制兩江也

方被
命時卽已稔得两習數十事比至則揭之通衢數剪
除豪吏大猾隱蠹舊弊神明洞察如親至日覩
墨吏日數十驚見白髯偉軀者輒心膽落公亦
數爲微行以實之檄羣邑條具便宜皆爲興舉
郡邑吏無不畏愛趨令南中風俗素侈麗美服
飾喜游冶出示禁絕頓改故習公私皆爭衣布
褐布褐價騰貴公知人心漸卽于善不事威嚴

專申德化勤事誨導凡文議爰書皆手自批勘
眞書甲乙以示褒貶自鷄鳴至夜分不休寢食
爲廢或勸之少息輒曰吾非不知食少事繁養
生所忌第吾受
國厚恩兩江官吏多至千百何可盡劾耶所以爲
此者冀其見聞知警使歸于廉愼吾雖盡瘁于
國家所得不已多乎性善飮至是累月不一醉嘗
中夜苦飢索少米作糜不得遂笑而止上下覝

遺都絶端午日遺視祭吏無敢以黍角諸節物相饋者吏治稱廉辦焉初公赴

山陵始識魏公象樞語公曰為政之要在振綱飭紀移風易俗公端居誦說斯語以為金陵要地欲移易風俗貴在得人而弛張之於是特疏薦前所面奏之于公知江寧既至則與公精白一意提挈左右申明條禁裁抑豪強建書院興文教威董德懷刬剽奪者吏弗能禁至是路不拾遺童孺攜金錢過市門交易而退無敢欺者吏民安恬有歌笑而無管絃有醉飽而無羞錯商旅輻輳關市流通每一令出父老扶觀有讀之垂涕者罔不感動公清嚴忠直勤勞

國家利濟民生大較如此其時或猶有以為言者蓋未能盡得公之實也公自至金陵倍益勞瘁思歸休日甚因自號于山老人至是遂累疏求去

上特旨勉留二十三年春被

命巡海還兼理安徽江蘇兩巡撫印四月十八日晨起視事未出戶疾作召諸司語不及家事端坐而逝至夜漏四十刻坐不欹倚顏色如生年六十有八將軍都統寮吏來至寢室皆見牀頭敝笥中惟綈袍一襲靴帶二事堂後瓦甕米數斗鹽豉數器而已無不慟哭失聲時署中無親指衣衾飯含皆不備江寧守于公經理其喪禮意備極士民男女無少長皆巷哭罷市持香楮至者日數萬人下至菜傭負販色目番僧亦伏地哭盡哀公鞫獄多所平反銜恩者皆設位于家至是皆抱以來未幾公之子奔赴曰我公生平不知阿堵物烏用此楮錢為諸弔者毋以紙幣來衆從之櫬歸江寧守及門下諸生合士民數萬人步二十里外伏地哭江干江濤聲殆不聞公能得吏民之心江寧人謂數百年來無能

如此者士民立祠於清涼山如黄州之赤壁云
當此時微江寧守幾不能返櫬公所引荐士多
矣而于公與公同名氏其治行聲迹亦與相等
至始終之際多可稱述若此尤可為難已訃聞
於朝
天子震悼祭䘏有加已而
上南巡還謂内閣九卿詹事科道曰國家澄敘官方
首重廉吏其治行最著者尤當優加異數以示

褒揚原任江南江西總督于成龍蒞任以來操
守端嚴始終如一朕巡幸江南延訪吏治博採
輿評咸稱居官清正為古今第一廉吏應加褒
䘏為内外大小臣工勸其詳加議䘏以聞於是
集議加太子太保謚清端廕一子入監讀書益
上於公禮意盛隆初終如此凡為臣子能不感奮豈
獨公之為幸也與嗚呼公剛介沈毅彊力多智
正直自持不少回曲而臨事決機經權互用惟

其誠與才合識與力并故所至能集大勳而著
令名益本之既裕而用以神焉初東山亂時劉
君孚為逋逃主黨羽甚衆公欲用其力而患其
多集凶人會黄金龍就禽公亟典衣分俸得百
金賞之衆皆不平謂君孚本匿金龍今何故反
被賞公曰金龍之禽實由君孚密訐君等不知
耳其黨以為然又見君孚果得百金不讓於是
益疑君孚賣金龍其黨各稍稍散去亡命者

不敢近而公又因縱間離其親屬君孚訐益窮
遂鬱鬱以死其誅湯卷初以盜降為捕役每進
見公輒賜之酒肉慰勞之曰吾深知汝能汝為
吾盡心禽盜即為善良當格外旌賞如是者屢
一日又見賜之酒問大小盜幾何卷唯唯不盡
言因復飲之酒竟醉矣出公微服從其後卷意
得甚與其徒大飲酒店中出橐中籍歷指其名
謂其徒曰某是會養爺娘者謂善盜而能奉巳

也曰某是爺娘靠不得者謂盜之無能也公覩聽之甚悉明日召卷來盛賜之酒食卷益歡無忌復大醉問其生平卷遂放意盡言諸盜殺淫亂事甚多公曰吾聞汝槖中有籍可取視否卷初不肯出諸槖公搜得之大小盜名皆具公因謂卷若汝此行未可立於人世矣不如速歸卷曰小人從公復何所歸公曰勸汝歸黃壤耳卷惶懼言死自其分幸與母訣不許取篋中俸金

一兩付卷寄母揮卷出斃之公自得卷籍按以緝盜無不立得新州大盜斧姓劫一僧剖其脛以鐵筋挺之公跨蹇驢獨往訪得實立斃之公嘗曰人命至重此何等事而敢鹵莽自非精察確訊若冤殺一人便應償以一命故多徒步獨行或策蹇疾驅雜於田夫旅人中野雞村店樵牧童叟衖談巷語疑情細事如燃犀照燭無弗畢知以故遣使往察人亦卒不敢欺而往往發

額哀矜多所宥釋一日遣呼一盜盜觳觫懼甚公曰汝毋懼吾知汝已改行矣故呼汝奬賚之汝輩為盜而官不知官之闇也改行而官不知亦官之闇也今釋汝汝傳語若黨一改行則官知之且賞之則不改行者官亦必知之而誅之矣賜以酒食放歸一盜公訊之曰汝竊也且幸未至死汝知某某非巨盜乎非汝竊盜比然若能自新吾亦赦之今釋汝歸語若輩此竊者歸

語羣盜盜大畏斂跡營弁領餉輸軍前其弟夙無賴子久客歸而是夜軍餉被劫營弁疑其弟執送官司不勝拷掠遂誣服連引平日交游市井惡少十餘人問其贓皆云用已盡獄具公適以江防道來謁撫軍偶舉此事公曰贓物未獲終屬疑案且餉銀數千何得遽盡撫軍曰吾固疑之君為我更一鞫公承命秘其事不發越二日引衆囚至略訊即釋去復撫軍曰江夏盜案

無一人實者撫軍問囚今安在公曰已盡釋之
矣撫軍驚恚公曰昨見衆囚被刑已極若再訊
即恐立斃誠不忍其無罪就死且入奏須得眞
盜齎此屬何用撫軍問眞盜安在公指撫軍帳
下一校曰即窩家撫軍即縛以付公公曰衆盜
皆進香木蘭山數日可盡致矣既數日果執衆
盜至贓匿所縛校家封識如故撫軍問公何術
能爾公但笑謝他如此類皆神變不可測閩囚
數十人當斬獄成公察知其枉請撫軍白王王
下其事獄詞凡六七往返不決公度此數十人
終不得即脫即取囚出坐之階下與飲食去桎
梏凡死囚臨刑給食脫械具衆囚見其如此謂
即死皆相對嗚呼忽聞傳語令歸復業乃驚喜
不自持狂叫叩頭出血時滿漢吏方有事至公
署亦感激雨泣自是皆相勸爲善羅織之風少
衰當事聞囚已盡釋亦無以奪之也公之緝盜

惟善用人所蓄捕役及降盜恒撫以恩威凡四
方有盜此數人皆得來白公衣帶間一布夾袋
得盜名即投其中自劇賊偷兒踪跡畢具探袋
中勾捕無不得閒府時袋已敝左右請易之公
笑曰此袋昔貯盜今以貯奸貪不肖之官吏未
可去也公常言人見我發奸摘伏疑有他術不
知但用成法第因時制宜行以實心耳之閩時
有從公乞此數人者及給役皆昏頑不稱使始
知公爲不可及也公每論事輒稱曰上帝式臨
或曰天監在茲夢寐與神明通其斷獄制事亦
若有相之者黄安人鄒彬然夫婦夜被殺劫無
辜繫者十數輩彬然夜叩其兄户曰連繫者皆
非殺我者也吾仇直待于青天來白耳時公自
黄州還岐亭訊是獄名典史陳某謂曰汝在此
少待殺彬然者即至矣陳不敢信公遂令囚彬
然家僮大空屋中深夜皆令牢役各散去堂漏

下三鼓忽寒風起沙石驚飛𪓟𪓟有聲僮則戰
栗竈火閃爍光影之下彬然夫婦被髮血流面
嗚嗚呼僮名曰奴今還吾命來僮曰殺主者兄
某與隣某也我執火立其傍耳獄以是定無辜
者皆釋公既苦節好施予每聽斷時民有當償
人錢物力不能則倒囊代與之歲飢得俸多少
悉施與不顧已罄矣惟一騾公所出入騎者鬻
之市得十金施一刻而盡公日食粗糲年飢更
甚舉家食粥以少米爲之雜以黍炒糠令微燋
取粉粥沸熟入粉其中客至亦出此粥勸令依
此法爲食冀得存餘蓄以濟饑者客皆不能堪
爲公强食之有膏梁子不下咽公謂之曰貧苦
士之常富貴人之幸汝何不習食此吾他日過
汝家見不設此粥吾罰汝賑饑矣有曾晟者聞
而慕之不遠百里來嘗此粥公懽然見之曰新
客且一飯再設則粥矣晟歸竟以不得食此粥

爲悵悵也時人謠曰要得清廉分數足惟學于
公食糠粥公在岐亭公子來省及行署中有一
醃鴨割其半與之時人有半鴨于公之謠先是
公每晨市豆腐二觔許故又謠云于公豆腐量
太狹長公臨歸割半鴨半鴨于公過夜錢五厘
酒價何處沽蓋公飲酒每夜以半壺爲準楚酒
半壺價五厘故云爾公軀幹修偉紅頰隆準美
髭髯神情烱烱四映平居與人交不擇貴賤談
讌終日略不拘忌及當大事或羣議會讞有所
可否雖王公大人不爲少貶性極慈易而御物
整嚴賓客故人有時過存蔬食菜羹經時不倦
或當歡笑一語涉私即正色斥詰諸吏望公威
若負霜雪及論說籌諮輒賡頻商確務盡事理
以是雖見嚴憚愈益親樂之勳東山禽賊數十
人至公方晨飧對之流涕輟食及就刑血漬帳
前僵尸相枕籍公輒飲食寢息如常其喜怒哀

樂本乎天性得乎學力如此公自初仕以至大吏每好爲微行察民情實一日爲日者至村塾塾師訓諸童蒙主人饋食邀與俱食明日呼其師來謂之曰昨荷君厚意弟君教諸童蒙多不達義理宜速謝去塾師曰小人貧甚館散則無以卒歲公曰君欲卒歲奈何誤人子弟耶取俸中二金給之仍與五杖又每見諸生館中夜半燈青熒有誦書聲或即造其館或翌日召之來

怡然加禮欽愛不已諸生感勵是以公所至人才多有成就者嘗語人曰當惜福爲子孫留餘地布衣蔬飯但覺受用無窮膏粱紈綺實不解有何可戀凡公話言文字皆出之眞學問實經濟單詞斷紙可以感人心挽習尚有功於世者甚衆語多不載載其與友人荆雪濤書言羅城事最明畧曰廣西柳州羅城偏在山隅土司環繞山如劍排水如湯沸蠻烟瘴雨北人居此

生還者什不一二土民有犵獞狑狼之種帶刀執鎗性好鬬殺父子兄弟反目操戈恬不知怪順治十六年冬初入版籍成龍於十八年之官遴後親者不以爲親故者不以爲故友者不以爲友行李蕭條自覺面目可憎賒脚錢寄口食行至清源同年生王君吉人其人慷慨好義反覆開譬謂粵西非吉祥地夙知成龍家食尚可自給勸之勿往以繳憑爲高見成龍時年四十

五矣然英氣有餘私心自度讀書半生曾知見利勿趨見害勿避古人義不辭難之說何爲也俛首不答王默知其意亦不更阻揮淚而別五月三日抵舍別母及妻兒資斧艱難典賣田屋止得百金攜蒼頭五人勇壯可作臨行族人相餞歡飲至夜扶醉就枕而天已明矣古云壯士非無淚不灑別離間此不情語也天明舉家拜別大兒廷翼爲庠生已久猶如處子以祖遺田

産文券開明交付但云我做官不管你你作人莫想我二語甫出户而哭聲已達外矣拜别先祠不覺腸斷門裏門外相聚而泣不復回顧攬轡登程此時壯氣直可吞猛獷而餐烟瘴也行及湖南泠水灘一病顛連未免英雄氣短扶病陸行至桂林謁上司皆見羸體伶仃詢及病狀驚惘特異惟勸以方藥調治勿亟赴羅抱病之人至是膽落往日豪氣消磨何所病幾危苦孽

未盡不速死及柳州稍痊尚不知羅城在何許也羅城與融縣沙箽連界行至沙箽遇許鄉老細詢之乃知對山卽是羅境登山一望蒿草滿目無人行徑繞山都似營壘陣塲瘴雲慘澹苦霧淒迷哀哉此何地也胡爲乎來哉悔無及矣回憶同年生之忠告不置也痴人作夢以爲邊地如此漸入腹裏或不更然可憐黄茅一路直抵城下八月二十日入縣中一如郭外居民六

家草屋數椽寄居漢壽亭侯廟支牀周倉背後夜不瞑目心焉如割黎明到縣廷無門垣兩壁茅草一如荒郊中堂草屋三間東廝爲賓館西廝爲書吏舍中開一門入爲内宅茅屋三間四圍皆無牆壁哀哉此一活地獄也胡爲乎來哉鬱從中來病不自持一臥月餘從僕環向而泣無一生氣張目一視各不相顧無如咎孽未盡死而弗死乞歸無路扶病理事立意修善以回

天意凡有陋弊淸察釐革自誓已命不須禍及從僕黄瘦如壁畫陰鬼相對而泣莫能相救無何一僕既死餘僕皆病康熙元年正月謀爲歸計成龍自忖一官落魄復何恨諸僕無罪何苦貽累叮嚀令各逃生一僕蘇朝卿仗義大言若今生當死于此去亦不得活棄主人流落他鄉卽生亦何爲哀哉幸有此也餘僕掉頭不顧當時通詳邊荒久反之地一官一僕難以理事乞

賜生歸當事者置之一哂而已其年逃僕歸家大兒悲念天涯萬里一主一僕何以安身續覔四僕來而三僕皆登鬼籙止存一僕晝夜號跳一如風魔事處兩難一人難以遠行欲遣此僕歸則子身更苦無如此僕更切思歸之念聽其浩然長往萬里惟餘一身生死莫能自主夜枕刀一口牀頭樹鎗二桿爲護身符然思爲民興利除害囊無一物猺獞雖頑想無可取之資亦

無可殺之仇帖然相安事到萬不得已時只須勉強爲之申明保甲不得帶刀攜鎗咸遵無犯間有截路傷命無踪盜情務期緝獲隱昧情事盡心推詳必得眞實立時誅戮懸首郊野漸次人心信服地方寧靜而上臺採訪眞確于是有大事殺了解省小事即行處決之通行境內雖平戚與柳城西鄉爲隣此地祖孫父子生長爲賊肆害無已申明當事輙以盜案爲艱置之高

閣成龍思漸不可長身爲民父母而可使子弟罹殃咎乎約集鄉民練兵親督勦殺椎牛盟誓齊力攻擊先發牌修路刻日進攻此未奉委命而專征自揣功成亦在不赦之條但奮不顧身爲民而死勝于瘴病而死也渠魁俛首乞恩講和擄掠男女牛畜皆送還仍約每年十月犒賞牛隻花酒敢有侵我境者竟行勦滅猺獞人不畏殺惟以剝皮爲號令而隣盜漸息至是上臺

採訪更確反厭各州縣之請兵不已報盜不休爲多事也嗣後官民親睦或三日或六日環集問安如家人父子言及家信杳絕悲痛如切己膚土謠武陽崗三年必一反比及三年食寢不安人心既和謠言不驗又云三年一小勦五年一大勦比及五年又復無事而民俗婚喪之事亦皆行之以禮感之以情羅城之治如斯而已自數年來本非爲功名富貴計止欲生歸故里

日食二餐或日食一餐讀書堂上坐睡堂上毛頭赤脚無復官長體夜酒一壺直錢四文無下酒物亦不用箸快誦唐詩寫俚語痛哭流涕旣不知杯内之爲酒爲淚也閒嘗祝城隍我無一點虧心事當令早還鄉井同思同寅諸人死亡無一得脫與言及此能不寒心赴蜀之日益勵前操至死不變此數年之大概也偶書寄以發知己萬里一吷公嘗自言吾一生得力在令羅

城蓋其澹泊之操堅危之節始卒不渝老而彌厲者已預定於此故余獨載此書者以見公之志焉公歿後康熙二十九年冬是時公所薦于公位總憲矣公之孫户部君準一日見于公于公曰清端公傳未具吾聞陳氏有文而能記載當代名公卿語言行事子盍往求焉户部君踵予門而謁曰願有請也公昔巡撫京畿時余過上谷見公於逆旅公執余手而語夜已深不欲別去而於余有知己之言微户部君之請余將求得公緒言遺行而列之於書況辱于公之命爰採楚人李君中素所爲傳略追琢整齊文繁不殺又得進士范君鄗鼎所輯公雜文軼事補綴其閒使後之覽者有所感慕而興起焉

陳廷敬曰前明吾陽城楊公繼宗天下稱清官所首指名者也予爲史官時陽城田侍御在京師京師一老嫗往來侍御家閒嘗謂語云某不

愛錢豈楊繼宗耶楊公去嫗時三百二十年餘矣而嫗能稱說之蓋當時名聞天下後世猶傳道之如此人苟能以節行自立如楊公後世婦人女子皆習聞其名而尊美焉凡爲士者可不勉慕乎哉予時年方少感嫗言而志之其後浮沉仕路與衛文清公周祚魏果敏公象樞布政畢公振姬此數公者遊數公天下之所謂清官也皆去陽城不二三百里果敏公雖稍遠皆晉

人也天下清官不可易得而爲世所指名者乃獨皆在於吾晉自楊公以來迄於今可謂盛矣最後乃更有公范君言近代清官首軒公軏軏之後楊公厥後有布政張公鏞副使劉公後知岳州張公舉洪洞衛公英數人數人或清矣而短於才才矣而疎於學或餧於氣君子惜其用廉之未盡而獨盛推于先生予誠陋無識不敢謬論昔人然以吾所與游文清果敏暨公三賢者使得于公之地與事而爲之其優劣誠不知如何而以今觀公之爲果已犂然有異於諸公後數百年有如老嫗之稱說楊公者必多歸於公也然則彪西之論豈爲過諂邪吾數公者之鄉人也既幸賢人獨多出於鄉而於公之事三復而謹書之亦以致私淑之意云爾

于清端公傳

毛際可

皇上御極之三十八年省方兩浙觀察于公蒙
恩賜稠疊且
親灑宸翰榜之政事之堂兩浙人士踴躍稱慶而黃髮耆舊謂公王父清端公當年榮膺
聖眷先後一轍際可向觀察索遺集讀之則今相國熊公已誌其墓冢宰陳公復爲之傳兩君子於際可爲同年皆以文章名天下然誌銘體尚簡嚴而家傳每不厭詳悉娓娓至萬餘言竊不自揆謬加纂輯著爲傳略以志景行之私云公諱成龍字北溟晉之永寧人以己卯副榜官羅城令邑多烟瘴兼猺獞雜處爲患或勸以中道告歸公曰東西南北惟君所使如若言則羅城竟可無官耶抵署僅茅茨數椽二僕遘癘疾死其一後亦告歸顧影孤子日食粗糲晚酒一甌以四錢爲率併不設匕箸也一意與民休息編置

保甲烏言椎髻之衆皆欣然聽約束即隣猺之爲寇患者亦悔罪還所侵掠以餘暇勸農儲粟興行教化大吏方舉公卓異而公秩滿還知合州矣羅人泣送至數百里外一瞽者獨留曰公橐中裝恐至中途而竭瞽星卜取給可爲行糧助也後竟賴其力得達合州清操惠政一如羅城時未幾用前卓異陞黃州同知撫軍張公朝珍雅相器重令攝武昌篆值滇逆叛兵事倚

仗公復以卓異擢武昌知府檄公往軍前造橋橋成而水漲復壞遂以罷職會有東山之變撫軍曰非君莫可辦賊聽以便宜行事先是妖人黃金龍匿黃麻劉君孚家得滇中僞劄潛結河南江西大盜號稱十萬而君孚向嘗居門下服公威信公單騎從一鄉約往傳呼曰太守來活爾山中人君孚竄伏山後而令甲士彀弩以俟公直入廳事索水滿飲隨鼾睡榻上既寤因設

罵曰君孚老奴何堅避乃爾豈有容至不設酒脯者君孚遂出見泣訴盡降其衆後併獲金龍斬之撫軍上其事再命知武昌府已而湖北復亂調守黃州時援兵悉隨大軍進勦黃州守備單弱議者欲退保麻城公曰黃州爲湖北咽喉誓死不去然坐以待斃不若相機進勦可以僥倖圖存遂率諸生吏卒併召集鄉勇勵以忠義燬火燎鬚不爲動陣俘渠首何士榮等得脅從

名籍立焚之衆心以安出軍僅二十四日不費公帑用鄉民數千人破賊數萬以功陞江防道遷福建按察使當閩叛新定數起大獄公所平反甚多仍下令募贖難民其小兒女不能歸者養之署中每退食羣兒皆爭索果餌以爲歡笑後稍長俾還鄉里及期遷布政使力請於王免錮夫月以萬計收充軍餉正額外不增銖黍大計舉清官第一

上謂如成龍者方不媿卓異二字隨命開府畿內常
請陛見
天子知公清忠而魏公象樞復言於
朝有帑金鞍馬之賜併
御製詩及
御書命閣臣宣賜會宣府歲祲公發帑勸輸饑民賴
以全活繼而總督兩江境內望風震慄遇白鬚
偉軀者輙心動疑以爲公公亦數微行以實之

而公益自刻苦有于青菜之謠更嚴飭學政課
士講約併靡麗之俗爲之一變豪右多所未便
爭搆爲蜚語以撼公公畧不爲意迄巡海歸遘
疾遂端坐而逝牀頭惟綈袍一襲鹽豉數器而
已哭奠者市肆爲空所在各建祠以祀訃聞
賜祭葬如禮謚清端復
親撰碑文以表神道公善政不可枚舉而發奸摘伏
尤稱如神黃州大盜窟宅野廟中公敝衣願入

爲伍變姓名曰楊二旬日內盡得其行劫狀密
召捕役擒之盜問捕我者爲誰役曰二府于青
天也乃進見卽入斃之楊二盜叩頭服罪公下
堂酌酒適飲之曰念廟中一日之雅聊以一樽
訣別耳特欲免汝曹於刑戮捽棺至悉活埋之
又營弁有弟夙無賴適遠歸而是夜軍餉盡刼
執弟首官拷掠誣服連引惡少十餘人問其贓
皆曰糜費已罄公偶以事謁撫軍語及之公曰

餉銀數千不應遽盡撫軍曰吾固疑之煩更爲
一鞫公私其事越二日引衆囚至卽破其械復
命曰盜案無一人眞者已盡釋之矣撫軍厲色
曰然則眞盜安在公指麾下一校曰是卽盜窩
餘盜皆進香木蘭山行且就縛耳及獲盜併訊
之贓果臣校家封識宛然至公廉介出於天性
在羅城時困頓備歷猶金之百鍊而益精故垂
老不衰云

毛際可曰公爲魏公象樞特疏所薦輿論翕然眞大臣以人事君之義也憶戊午際可應博學之徵蒙魏公廷飲邸舍曰吾性迂僻雖大君子官吾地者從不以杯酒爲餞念君輩數人雅稱廉吏且既已解組入都卽非現任故破例一欸併述公之治行可爲後來法際可因是知公至今耿耿以不能一見公爲憾也乃觀察莅任吾浙清節矯然尤矣克繩祖武也哉

于清端公小傳

叢澍

于公諱成龍字北溟山西汾陽人已卯貢於鄉公素以帖括無益經濟遂專精經史之學於程朱源流尤多發明爲諸生時已負大儒之望初授羅城縣令以清介聞歷陞黃州郡丞値麻城賊勢甚張有司惶遽議會兵勦之公獨慨然曰皆吾赤子也賊不過數人耳柰何因數人而殺千萬人宜撫不宜勦公單騎直造賊壘責以大義賊皆投戈呼曰于青天至我輩尚忍反乎皆就撫東山之亂公糾率義勇衝鋒力戰擒其巨魁餘黨悉平由是朝野欽爲異人迨湖南蕩平干戈甫息公招集哀鴻使安畛隰供億軍旅不致繹騷皆公惠也由是

帝眷益隆歷試大藩若楚若閩若燕悉稱

上旨而撫直隸時則尤稱艱鉅蓋輦轂之下非才與胆與識相兼未易言治而公之剛方正直一時

有包孝肅海忠介之稱迨兩江節制之

命下而貪墨之吏不俟公至望風解印綬去者踵相接豪強梗化者徙境外奢侈僭踰者皆歛跡焉至今民賴其利至若戒餽贐禁加派輕火耗嚴保甲懲奸拐清營伍訪蠹役剔關政平鹽價種種良法固赫赫在耳目間而於多士則純以愛養爲心常設立書院甄拔英才每訓諸生曰

朝廷以人才爲急諸生以品行爲先庠序之中根

莠並進教未施耳故於誘掖薰陶三致意焉兩
江士風日上公之惠也惜不辭繁劇卒以盡瘁
遘疾公甍之日舉國若喪考妣男婦童叟皆入
公署見孤燈熒熒猶然在案周身之具布被一
牀而已清儉之節固千古所未有也一建祠於
天妃宮側再建祠於雨花臺畔迄今士民過者
猶蘇蘇隕涕焉

皇清光祿大夫總督江南江西文武事務兵部
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太保諡
清端北溟于公墓誌銘　熊賜履　青嶽

總制兩江大司馬北溟于公卒於官卒之日金
陵人爲之巷哭相率炳香燈祭於寢日幾千百
人衙舍至不能容遠近聞之皆輟市如喪其親
訃聞於朝
天子大震悼給與恩卹有加公卒之三月孤廷翼等
將扶櫬歸里門卜葬於某所於其行也謁銘於
予予以謂公之清德令望即海內孰不知之而
予又辱公肺腑交與聞公生平甚悉則銘公者
舍予而誰謹按狀公諱成龍字北溟別號于山
山西永寧人先世業儒潛德不仕父時煌授鴻
臚寺序班居鄉力行孝義有長者之稱生二子
公居次公生而莊毅異於凡兒稍長鬚髯如戟
即頰笑不苟見者憚而敬之性善喫辛苦諸人
所不能堪者一處之恬如爲學務敦實行不屑

屑詞章之末嘗曰學者苟識得道理理頭做去
不患不到聖賢地位識者韙之順治丙申公年
四十矣以明經謁選授粵西柳州之羅城令羅
城在萬山中又屢經兵燹無城郭人民四時毒
霧迷天豺虎晝行於市人頗爲公難其行公曰
君命也獨不聞義不辭險耶遂跨蹇驢從二僮
僕之任至則滿目荒烟野狼咷嘷而已公坐臥
一茅廨以一蒼頭執爨招集殘黎每夜月啼猿

饑徨嘯而聞者淚下而公弗顧晨起著芒鞋出郭省農事衝烟觸瘴上下懸崖絕澗中如是者七年而治成異時獲雜椎髻之子且漸知所禮義矣報最遷四川合州守其清風惠澤如在羅城時未幾轉楚之黃州郡丞時吳逆叛亂賊逼荊岳國家以江漢為巖疆而黃郡南瀕大江東連廬皖光蔡諸境所屬蘄麻數邑中多崇山峻嶺歷來盜賊盤踞伏莽未靖上官欲借公才望以鎮之遂題陞黃州守無何有盜魁何士榮等嘯聚東山謀為內變人心皇皇莫知所出公曰黃為襄漢襟喉東山又黃之左臂也無東山則無黃無黃則無襄漢即江以北危矣天下事尚忍言哉於是躬擐甲冑鼓率義勇直擣賊巢比至公挺身對壘礮火燎鬚不為動士卒爭先血戰陣斬士榮等降其餘衆東山以平以功陞監司駐防下江尋遷閩臬未數月遂晉本省藩轉

時閩海方用兵公曰此則惟軍需重矣乃日會計八郡正供及江浙各省協餉數百萬按時輸轉以濟饋饟仍爬梳鱗比鈎稽出納剔革飛詭破冒那墊諸弊盡斥羨餘若千兩還民間官吏不得名一錢軍民用是兩便而公自茹淡素如空門老衲即親友贈遺惟欖果蒲葵而已僚屬為公苦之公曰我生來無他嗜好布衣蔬食纔免饑寒足矣不知世間有受享事亦不知饋遺交際欲何為計俸入自給有餘要錢何用聞者歎服是時外計舉天下清官第一

天子固久知公見公名喜謂侍臣曰如于成龍方不愧卓異二字特晉內臺副憲巡撫畿輔畿輔固巖邦也滿漢軍民雜處其黠者假投克侵奪民田勢豪恣為橐槖以取奸利所在盜賊縱橫克斥白晝殺人莫可窮詰而八旗莊頭尤多不受理即民間有訟莊頭輒上堂呼噪把持之有司

莫敢誰何惟仰天太息而已莊頭者屯莊之頭
目也公曰我奉
天子命來撫玆土以惠養斯民也豈怯佃伯哉若雖
悍獨不畏三尺耶於是編保甲嚴連坐以清盜
源鋤豪強嚴隱占以甦窮困令下各屬奉行惟
謹公仍不時單騎行旅肆中密切廉訪諸有抗
違立置之法無所假貸自是人人惴慄無敢有
干公令者而盜以息民以安滹沱易水之間洋

洋乎頌聲作矣
天子聞之咨嗟歎息曰朕獨不得盡如于卿者而用
之爾寧憂百姓哉庚申春二月
召至行在所溫綸獎慰錫予駢蕃
御製詩篇親灑宸翰以寵異之明年滇寇平四方底
定
天子念吏治爲重遂特晉公大司馬總制兩江以風
羣吏公聞命感激涕零曰

君恩至此難爲報矣乃星馳就道語所親曰江左承
六代之餘習尚浮靡奸弊牢不可破今
天子命我我必思所以易之而南中人聞公簡命則
亦駭汗股慄轉相告語曰于青天來矣吾儕尚
如此裝飾耶于青天者異時楚人所稱號公者
也無何金陵闔城盡換布衣即婚嫁無敢用音
樂士大夫減騶從毀丹堊至有驚怖喘臥不能
出戶者長干朱雀雨花桃葉舊時歌舞遊樂之

地一旦閒寂如僧舍奸人猾胥各挈妻孥鳥獸
竄叢公未入境而江淮間已大改觀矣公至則
繩之益力略無假借懲刁頑抑僭濫禁苞苴革
加派舉廉劾貪勸學講約期月之間兩江數千
里葢駸駸乎丕變焉而勢家豪右則多所未便
爭搆爲飛語以撼公公略不爲意笑曰直道在
人爾彼呶呶者惡足恤哉居無何有巡海之
命公襆被扁舟以行月餘事竣旋治所偶患嘔吐不

食數日而卒時康熙甲子四月十八日也公之清操婞行不可枚舉姑就予之耳目所覩記者數事述之黄州有巨盜一夥涌綱且數載矣百方緝之不可得公察知其窟穴所在則嘗匿聚深山古廟中乃密帶捕役若干名伏廟側身易丐者衣往來廟前羣盜見而餉之公故稱病卧廟門內已語盜渠願入其夥渠壯其膂力而許之變姓名曰楊二以公鬚因綽號楊二鬍子與

羣盜雜處者旬餘盡得其平時所爲行劫狀公度再不可久遂如厠而出密召所伏捕役入廟盡縛之盜覓楊二鬍子不得則意公且遁矣捕役械諸盜至公治所盜問役曰拏我者何官也役曰青天于二府及進見則廟中行乞入夥楊二鬍子也盜始知爲公所策叩頭服罪無異辭公乃下堂親破其械命酒滿引各予一盃盜訖曰我等死期至矣不死我而飲我胡爲者公笑

曰汝等自作不善罹于法網我不能代爲之寬念廟中一日之雅薄具觴酒一巡聊識故人意爾言已復笑旣乃又泣卽諸盜亦泣公曰無庸也獄已成矣第不忍見汝曹之羣卽于戮且以株連我良善爲也命舁棺若干具並活埋之表之曰某府某官某瘞盜處於是楚人咸服公之神羣呼公爲于活埋云公之自江防遷閩臬也浙行僅襆被一囊朝衣一襲爾公趣僕人買蘿

蔔數石舁上船舟人曰是賤物烏用多爲公曰我沿途供饌也載之且可以壓船旣登舟日啖蘿蔔一二枚至閩界乃已其赴任江寧也僱騾車一輛與幼子共乘之各袖制錢數十文宿飯店不入公館在制府兩載餘日食麄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人又號公爲于青菜僕從無從得蔬茗則日採衙後槐樹葉啖之樹爲之禿夏月盛暑公以疎苧布爲

帳不能避蚊諸子衣藍布袍侍側汗透背不敢
脫亦不敢揮扇冬則皆衣褐或棉絮襖無裘也
公嘗微行或肩輿或徒步早晚出入僧舍中於
是人人轉相驚愕各有一公在眉睫間彷彿如
或見之舉凡面亦鬚白形貌微似公者即皆折
目以爲公兒女牀第間語亦不敢高聲曰予總
督得無聞之夢中醉中喃喃囈語亦或大呼予
青天予青天云而公之歿也予以一瓣香哭公

於喪次仰瞻几筵惟青燈布幔冷落菜羹而已
問其篋笥則故衣破靴外無長物益公之素履
卓絕類如此嗚呼予考傳記三代而後以廉幹
稱者代不乏人然類多矯飾沽激流爲刻覈以
納於偏畸故措施建豎表裏初終之際往往難
言之未若公之狷介性成質任自然略無矯強
刻厲之迹而誠意感孚無不服教畏神不疾而
速直有超越於古人之上者然後歎公爲眞不

可及而益信誠中形外之爲不誣也公倅黃時
予即耳公名屢爲言於朝士故公亦以予爲知
已初至金陵即來徒輿過予廬坐雙梧下握手
款語論及地方事則任之甚力無何稍以直道
難行爲憂予曰公而亦慮此也大丈夫勘得透
時雖生死亦不可易何況其他公曰先生言是
也愚意亦如此嗣是公餘常枉過予而予則常
不在家今年春公意與甚索頗有請告之志一

日訪予于清涼精舍相對欷歔者久之其中隱
然若重有憂者予厲聲曰遂忘梧桐樹下語耶
公應之曰唯唯相與抗手而別自公歿後公友
人鄭君某爲予言公近有所忤于時貴時貴實
陰中之公懼爲所誣陷將無以自白坐是憤恚
以歿實無他病也予聞之太息泣下以爲公之

精忠獲

上而猶遭迴沓且有如此自餘有志者又焉望其能

特立而不懼也耶然觀
上之遇公恩禮終未少替則知公之所以結
主知者良有素而　聖朝初未嘗以浮議而有所參
間之也嗚呼公亦可以自慰於九原矣公生于
丁巳年八月二十七日丑時得年六十有八娶
邢氏封淑人三子廷翼貢生廷勱廷元並諸生
孫三俱幼公有文集若干卷行世易名曰清端
於法皆宜銘銘曰
嗚呼噫嘻爲蓷中之芝爲蔦中之麒踪之益甦
紲之益馳物理既如斯天道其易知嗚呼噫嘻
廉吏不可爲也而可爲如或疑之請視茲辭

書于清端公傳後　范郃鼎

婁山病樵曰余讀明史而歎廉吏之難其人也
三百年來首軒輊之後有吾陽城楊繼宗㕍
後有布政張鼒副使劉俊岳州知府張巎與吾
邑洪洞衛英數人前輩石公瑤言之彰彰哉余

覩數人廉矣而或短於才才矣而或疎於學或
餒於氣才學氣備矣而或不得於君不獲於上
政事止及於一時一隅之間君子惜其用廉之
未盡善也　本朝養士四十餘年得于先生先
生之廉可不謂其盡善乎廉則心清心清則理
明理明則才全理明則學優而氣壯先生之言
曰本府于刃四十八人張撫臺贊之曰以文吏
而擅武略屢著奇勛才何全也前後奏疏條陳
援古證今合理近情學何優也初至羅城城中
居民六家先生寄居關夫子廟安牀周倉背後
四僕亡其三一僕又思歸形單影隻枕刀一口
氣何壯也此皆自先生之廉得之嗚呼邦伯師
長百執事之人曷其奈何弗廉

跋于山奏牘後　武祗遹

永寧北濱于公交城奮雲張公暨余三人交最
久辛卯春同肄業於會城之崇善寺會城風俗

繁華良辰美景嘯歌而管絃者輻輳於寺中三人厭之友人荆雪濤時澤普召三人於城北故晉藩之蓮池東書院晨夕琢磨以希一遇放榜三人俱未售鎩羽而歸各閉其户户雖各閉而走札相規依然卯春晤對時丁酉畬雲登賢書余抱病數載公以己卯副車出就部選得粤西柳州之羅城假道敝邑枉顧寒廬毅然曰我輩雖無科第分上古之皐夔稷契豈盡科目中人

耶我此行絶不以温飽爲志誓勿昧天理良心四字子夙知我於蓮池書院者敢爲子質言無隱余由其言想其心預信必爲包孝肅趙清獻司馬温公海忠介一流人物既而由粤西而蜀而楚而閩巡撫繳輔總制兩江數十年如一日其剛毅自矢不畏强禦則包孝肅也其精白一心可對天地則趙清獻也其安上利下扶危定傾則司馬温公也易簀之日僅餘竹篓敗笥污衣舊靴銀錢毫無則海忠介之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根也所云言顧行行顧言公之謂歟嗟乎公生受

聖天子之褒寵賜詩賜白金賜良馬賜鹿魚内賜銀鼠褂及其殁也宸翰御書勒石墓上北公亦可含笑九京矣余所不快者天不愸老乘箕太速言念典型爲我心惻三公子伻來訃喪貽行述奏牘數冊媿余力薄名微不能表章公公亦無

俟余表章竊念三十年友誼終不能恝然于心幸洪洞范西范先生彙輯三晉人文敬將公諸著作轉贈范先生既經收録于三晉語録晉國垂棘等書中仍借巨筆立傳以盡余區區之友誼或可以傳北公忠孝廉節之萬一云爾

請于清端入三立祠呈　范鄗鼎

呈爲本朝第一鄉賢懇祈轉申上臺確採輿論併察行實近考康熙二十一年事例准入太原

三立祠以光祀典事查得太原三立祠之設肇
自故明山西巡撫魏見泉先生成于山西督學
道袁臨侯先生共得七十一人人各有傳名實
相副朝埜交孚後世允無異議未及數十年竄
入名宦二人鄉賢七人康熙二十一年督學道
劉訓夫公祖感物議之滋騰務增續之失實止
存名宦二人另錄鄉賢二人于七十一人外共
補四人鼎按此四人者名宦如蔡忠襄鄉賢如

辛文敬後世允無異議至于名宦若桂鄉賢若
白或遠而不及考或考而不及詳自有公論不
敢置喙茲有
本朝兵部尚書總督兩江于公諱成龍謚清端者
係崇禎己卯副榜貢士念乃父龍溪公年高不
仕其孝既加人一等順治十八年父歿服闋乃
赴部選其身不仕二主既加人一等選得廣西
羅城縣令羅城猺獞雜處邑無城郭下車之初

城內居民六家廨宇大堂編棘爲門公夜宿關
帝廟安牀周倉背後相隨四僕亡三逃一枕刀
一口隱几而臥晝則諭兩猺舁一竹兜巡行田
野勸民耕種徵賦收租與民親允力行保甲猺
獞斂跡應試者免其役築室者獎以扁投誠大
姓爵列侯伯尚多負固如黃姓者擅刑家僮經
公審理黃姓畏服未及三年縣治既成城隍完
理學宮漸修本省鄉試聘入外簾公獨衣被襤

褸隻身徒行撫軍金公藩司金公一見與語大
悅交薦卓異尋以俸滿陞四川合州撫軍仍令
條陳十餘事次第舉行居羅七年其善政大畧
有如此者去羅之日羅人送至三四百里竊公
清風兩袖明月一船不能赴合會一耿者素善
星卜偕公而往以其技藝佐公資斧乃得赴合
合則一州三縣入額正供一十四兩公招集流
亡不旬月得七百户設法安插會詔採楠木

撫軍張公委公猶閱公單騎入山省費無算頃
以羅城卓異陞湖廣黃州同知其治合善政大
略舉異于治羅有如此者黃州同知分鎮岐亭
岐在郡極西地逼湖疆積盜出沒公得渠魁湯
卷九人術馭恩結給得情實然後正法羣盜屏
息其詰奸究大略有如此者既而攝武昌補武
昌剪吳逆之羽翼成蒲圻之浮橋水漲橋壞隨
以身殉沉水不死革職不恤其致身大略有如

此者革職之後黃州蠢動撫軍張公仍遣公往
稟命以便宜行事慷慨任之數日內兵不血刃
而數千大憝泣涕革心其誠能感人之大略有
如此者撫軍嘉乃績上其事于
朝還公武昌太守吳逆未戢紛紛渠魁若黃金龍
若何士榮若周鐵爪勳者勳撫者撫十一月初
二日出兵二十五日班師鄉勇凱歌以寡制衆
其善師善陣大略有如此者武昌甫定爲之禁

火耗杜私派嚴誣告絕餽送招致文學之士敦
詩說禮明年饑設法全活數萬人自食糠粥高
人曾晟聞風越七十里來嘗于公粥其救荒恤
災之大略有如此者繼母李夫人卒制府蔡公
等公疏奪情尋陞江防道
上特簡八閩臬司爾時耿逆新服脅從多有公開釋
無辜俾宅爾宅老羸黃口之不能歸者養之署
中計滿一舟授以乾餱復其原籍其老老幼幼

之大略有如此者旋陞藩司會禁旅未旋峙乃
糗糧無敢不逮收稅兌餉一絲不染自矢一聯
于藩司紫薇堂曰累萬盈千盡是朝廷正賦倘
有侵欺誰替你披枷帶鎖一絲半粒無非百姓
脂膏不加軫惜怎饒得男盜女娼其履乎膻途
而終不能污其操守大略有如此者在外則親
王將軍誠服之制府姚公撫軍吳公等誠服之
在內則大司寇魏公等誠服之前後疏薦

上特簡巡撫畿甸彈劾權要激揚羣吏最著者申飭
保甲不拾前人唾餘心裁十二款續增五款滿
漢雜處之地捆載者千里不持寸鐵條陳利弊
疏數十上朝入而夕報可
陛見　賜坐　賜茶　賜銀千兩馬二疋　賜
御製五言律手卷是秋
駕幸雄縣　賜魚　賜兔　賜鹿　賜
上親服銀鼠褂其明良喜起之遇大略有如此者忠

藎之餘復厪孝思請葬繼母而歸不數日有兩
江總督之命聞
命起程行李蕭然宛然當年初至羅城行徑入其境
輙爲微行以察下情關防清嚴難以筆述五日
佳節並無敢瓜粽相遺存者特薦江防道孔公
通州守于公鎮江守高公揚州守崔公薦則與
廉劾則貪吏治丕變嚴飭學政十款相兩江
時勢另立保甲法三十八款念奢靡之弊著節

儉歌一百二句痛強暴之横著忍字歌一百六
十句惡私派之濫初指五十九款繼指二十款
坊刻流傳家絃户誦其移風易俗之大略有如
此者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端坐而逝其
面如生同城將軍寮屬偕入寢室牀頭敝笥綈
袍一襲靴帶二具瓮内米數斗鹽二器四壁蕭
然無異寒士將軍寮屬相哭失聲其節操至死
不變之大略有如此者
上聞訃惻念殊深　賜諡　賜葬　賜祭

詔從其優明年二月十五日
御製碑文
御筆貞珉俾立墓上若夫江南二十四郡邑之紳衿
請祀名宦也永寧等州縣紳衿之請建特祀也
尤直道之難掩懿好之不容已者也其沒世而
名稱益甚大略有如此者鼎生也晚其於于公
生平未謀一面未通一字僅從拙選晋人晋文

晉詩晉語內拾其大略未免掛一漏萬聊以兩言蔽之曰若于公者有陽城白東谷之經濟而猶限于資格有絳州辛文敬之學術而非托之空言幸遇老父母獎進廉節嘉予善類懇祈轉申河東道督學道平陽府正堂採輿論而察行實倣康熙二十一年劉訓夫公祖附入白東谷辛文敬之例准入三立祠中並立一傳刻板續後以垂永久有光祀典上呈

請于清端入三立祠覆呈　前人

為遵票覆呈情由以候上臺核實事竊照各府州縣名宦鄉賢之人原係　國家大典必須旁採輿論非從一人私言至于太原三立祠之設肇自故明撫臺魏公成於學臺袁公一增於撫臺蔡公再增於康熙二十一年學臺劉公凡有理學者有經濟者有節義者有文章者無論名宦鄉賢入過與否無論該地士庶申請與否撫臺學臺俱得獨斷允行置主於三立祠中立傳於三立祠集此三立祠之設與各地方名宦鄉賢祠逈然不同如于清端諱成龍之操守之經濟之節義之文章始于七星繼于三湘盛于八閩昌于三輔成于兩江其大綱細目俱在

今上洞鑒中　鼎心儀其人謀面無緣向往有日曾於

鼎彙選一代理學三晉文獻時如垂棘語錄諸小刻載于清端嘉言善行既蒙前任撫臺咨取送部轉送史館以備採擇矣近又按其素行覽其著作聽其鄉評得其詳備益為心悅誠服知各上臺克公克明旌淑好善不俟草野申請自應特行表章但懿好在心貴賤僉同此　鼎於本年六月間有本朝第一鄉賢之詞也況今江南江寧等州縣山西永寧等州縣各有申請既准入名宦鄉賢訖又況

今上知人之明千古無兩

御筆立石于墓有曰眾加特擢皆朕親裁又曰惟爾
之廉天下共知輿論雖公恐不能出
聖天子綸綍之外此鼎本朝第一鄉賢等申請之情
由原以佐各上臺芻蕘之採欲循康熙二十一
年學臺劉公增入陽城白絳州辛之例也緣係
稟催前詞情由併行過事實謹遵稟上呈懇祈
覆中是幸

洪洞縣看語　張奭統

洪洞縣知縣張奭統看得顯庸寵秩者朝廷
爵祿之榮褒美揚休者儒生紀述之事太原之
有三立祠其所以追崇先哲饗祀前賢既名實
之交孚亦朝野之共服載在編簡俗吏何知今
有鄉官范鄗鼎以原任總督兩江于公諱成龍
者申請入祠緣由到縣于公籍非楊國將毋越
俎之嫌三立祠在太原難免隔垣之誚特范宦
身任名教志在闡揚兼于公清畏人知廉棠
主眷纂輯詎僭揚扢匪誣迴一本桑梓景仰已深於
昔日鼓同聲砥礪表彰自亟于今朝豈其大雅
云亡忍聽典型淪落爰刊其政事以續垂棘見
直道之難泯復請列鄉賢以入名祠洵懿德之
共好所當亟爲轉請以示允行者也

平陽府看語　周士賢

平陽府正堂加一級周士賢看得兩江總制
大司馬于公諱成龍者廉介永矢經術素裕勳

庸著於社稷德業存於民生朝廷有褒謚之典
宮牆有俎豆之崇已爲直道在人懿德難泯者
矣茲洪洞縣爲紳范鄗鼎刊其政蹟傳其行實
猶以不足揚清端之美盡欣慕之誠請循往例
附入太原三立祠立傳垂世豈其阿所好哉蓋
于清端之人品事業爲
聖主所獨嘉賞本朝不多得堪與古君子並芳名
於不朽膺享祀於無疆耳既據該縣具詳前來

相應轉請伏候憲裁

提學道看語　高龍光

提學道按察司副使高諱龍光看得三晉星分參井地屬冀并肇自洪荒以來實爲賢才之藪延及近代不乏偉人若故總督兩江于公成龍者尤間氣之挺生名世之特出者也其事親也克孝其許國也以忠其爲小吏也廉則真廉其爲大吏也法則真法其遠任邊方也則恩威并濟其窮治積盜也則勦撫兼施地易勢殊則條甲不拘一格情因辭見則嘔心特著兩歌是惟守定者不能移抑且才而兼不可用是上邀
宸眷獨被殊恩其人固近古所罕儔其遇亦昭代之未有今據平陽府詳據洪洞縣進士范鄗鼎呈祈轉申准入太原三立祠以光祀典儲在表章前賢裨補聖治固應不以越俎爲嫌也伏候憲裁

撫院批語　馬齊

巡撫都察院馬諱齊批大司馬于公清操介節事業文章照耀古今允堪風世如詳入三立祠以光俎豆繳康熙二十六年二月十四日批經太原府行縣知照

江寧初建于清端公祠碑　彭定求

古者祀典之設所以報德崇恩故屬在羣神凡爲民人之所佑庇邦土之所憑依高閎大庭焄蒿肸蠁所在多有而循吏之德澤翔洽風節著明者往往殁後之事儼若與明神等亦曰聖賢豪傑生也不偶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明爲人而幽爲神固理之必然者也維故兩江總制于清端公稟聰明正直之資行潔己惠民之政固爲
聖天子所倚畀而秉節於金陵也時則湖湘未靖師旅驛騷生民顛頓極矣爲大吏者猶以朘削爲能要結爲固激揚倒置綱紀淩遲公出而清苦

刻厲躬行至誠以動人遂使貪墨餘風翕然丕變其清宵白晝鑒之以天日質之以影衾燭奸於微恤苦於隱者莫不目懾而心服氣悚而情移也及夫盡瘁告薨諸司臨哭見其空齋敝帳篋無十金金陵之民呼號哀慟填闉塞路此時既悲公之不能復生而猶冀公之神不遽舍我民而斬其休庇也於是謀所以祀公者謂公生前曾夢入天妃宮而瞻謁焉康其神之陟降尚

非惝怳而難憑逖遠而莫測乎因即宮之中而爲之祠信乎民之事公如神有不敢躋諸尋常俎豆之側者矣夫水府之神功德參乎天地天妃之號精爽翕霍狀象彷彿崇奉而嚴事之者森然播列於寰區若公持身之廉則如水德之清惠民之溥則如水功之潤當其感於夢也一若宣聖有奠楹之徵傅相有騎箕之驗機之先見昭昭在人耳目間也繄此江淮河海巨浸滙之墟明昭上帝將藉公之浩氣充塞於以默相而奠定之則鯨鯢之浪可平蛟螭之窟可靜也澤國之安瀾漸奏畇田之膏雨長流也從此永賴公之賜而慰斯民之謳歌思慕於無窮可以知陰陽之運可以通幽明之故豈曰禮疑於黷也哉昔公在位時定求方繫官於朝未及一見公而聞風仰止什伯恒情旣與公之冢孫今中丞君遇於成均心喜世澤之未有艾

爲中丞君來撫我吳方欲紹述公之廉聲仁問以玆祠建立旣久維麗牲之碑尚闕乃屬爲之詞竊媿文之弗稱而獲附名於頌揚前賢之列實所深願謹爲敘其大略併作迎饗送神之歌俾春秋祀時用勖士民將享之忱而望公之昭格於上下云其辭曰

江森淼兮天濛濛樹榱桷兮環瑤宮民所思兮清端公靈之樓兮萃渙於其中載雲旗兮乘回

風馮夷擊鼓兮來相從粢盛兮潔豐筐筥兮和雍頋公如生兮呼吸與通與民居兮軫民窮相陰隲兮以仰酬夫昊穹瞻望旁皇兮神聽維聰

蘓州初建于清端公祠堂碑　　韓菼

國家監古王官之伯出大臣以總一方兩江地襟帶東南賦繁重積又問苦兵革休息長養蕃統齊壹以紓南顧憂恒難慎其人康熙二十年我永寧于公以畿内巡撫

特簡來節制其地公素以清望著威名至是操益厲樸被單車布衣蔬食吏懾望風民悅載路視事二年條教大行絶苞苴止僭濫清獄訟肅軍伍除稂莠安愿良有不便之者流言布聞不恤也以暇興庠序習禮讓數闢書院講學其間俗方彬彬焉天不慭遺奪我壽耇在厥服

天子敉功閔勞葬贈有加親製祭文書以賜其家維時兩江數千里百萬生齒保抱攜持焫香望哭哀音相屬不絶而我蘇之民彫𢿍之餘視他郡爲劇幸袵席於公尤不勝嬰兒中路之悲攀號隕慕久益不忘則相率爲祠以祀公始於康熙丁卯春子來丕作地剪其隙材庀其度工一其力勞歌不興歡成若靈其年之九月也翼翼孔安在上左右旗蘇麾幢飛揚肸蠁父老子弟雜脊進蔬惟序惟時而屬其鄉人韓菼文其麗牲之石菼旅進拜謁而言曰公之勞於外也久公

之福於民甚溥嘗試言其大者從兩蒼頭招子遺之民俾有政有居公之爲政於羅城也民罹賊慘脫之水火大工大役身服其勞而民不擾公之爲政於合州也剷平巨盜以固巖疆公之爲政於黄也曾計數百萬之餉不乏軍興而身不名一錢公之爲政於閩也申保甲以清盜藪勦彊禦以甦民困尤推薦屬吏今左都御史于公府尹衞公兩公起而活民又無算公之爲政

於畿輔八州也繼自今孰不俎豆公我邦之民
卽欲如桐鄉之奉嘗安陽之薦食顧安得而私
公爲雖然方公在時中外罔有大小遠邇屋漏
衾影莫不有公或相恐曰得毋公來乎或又曰
將毋不來所不到之地猶若或臨之也況其在
宇下者匹夫匹婦又公平日之所惻然今者黃
童白叟雜然而祈賽于一堂固公之家人父子
爾庶或享之亦神之志也夫獎既退而書之石
復詩以繫之以當迎享送神之曲容歌而薦之
其辭曰
帝勤南服寄公安危公獻其身有勞有施維卒
不渝孰磷與緇
王言如綍表以素絲滔滔江流曷云其逝蕭肅柳荒
參差哀吹不言不辭靈往勿亟勿捐我玦或遺
我袂吳儂望思廟河之滸弗敢弘殺取庇風雨
匪緻匪堅栽去鳥鼠妥公平生蕭然環堵嘉薦

普淖粢醍在堂肸胝我餘不遐降嘗有苦有薇
以芼以湘侑公平生唐園滿腸我社于斯我臘
于斯
天子有命公實來尸曷問存沒神無不之千秋茲土
食無我違

江寧重建于清端公祠碑　彭定求

故兩江總制于清端公之甍於位也一時金陵
士民悲哀思慕若失怙恃既建公祠於天妃宮
內用協公之夢兆歲時佑享罔有不虔越十年
所後總制傅公亦甍於位時有爲之立祠者因
追思清端公之膏澤也尤深相率言曰向者祀
公於天妃宮內地猶弗專未足以伸昭報之誠
維聚寶門外長千里之雨花臺枕崇岡臨廣陌
拱列峰之明秀帶巨瀆之澄泓古名臣廟宇聳
立於茲者甚著今爲公建專祠莫如斯土爲宜
於是士民踴躍趨事不移時而潰於成軒楹之

麗壯儀像之輝煌堂哉皇哉此以見公感人之誠及人之久有出於自然而不可強致者矣今夫崇坊奥室土木繁興率皆上爲干譽下爲貢諛之所爲適足以供指斥者之口生而侈然沒而寂然且欲其速毀爲快也安望其成之一而再耶又安望其年往風微而思益未艾耶若公之獨得人心也蓋自我

朝之督撫大臣其廉節表著固莫有先焉者也廉

者臣道之根柢也周官六計弊羣吏統善能敬正法辨而皆冠之以廉非廉則六者無從出焉而大臣能廉其功自百倍於小臣之廉以其風厲者多感孚者速故夫統馭封疆而致頌德懷恩之盛視夫置塚配社樹碑立廟於一鄉一邑之間者其規模之廣狹制度之詳簡有不可等量而齊觀者矣恭惟

皇上巡幸金陵臨軒清問親見民間頌公廉節家尸

尸祝近今罕有於是

錫寵綸畀上謚晉以孤卿之爵延以冑子之官炳炳麟麟遐邇中外喁喁悅服曰

聖天子旌廉令典度越前代萬萬也宜乎是祠復興日新月盛而致四方和會之衆也古大臣之歿而見思風流寖深且長者莫如諸葛武侯之於蜀所在各求立廟羊太傅之於襄陽人見峴山之碑而爲之墮淚今公較之曾無少異雖百世

以下猶將過其地述其遺事而感動興起於不能自已官常於是乎則倣邦本於是乎維持豈淺形哉公之家孫今中丞君時方任監司於省城適覩是祠之成會卽還擢去未及徵文以勒諸石茲乃幷屬定求識之用以昭示來者永永無極義故不得復辭銘曰

於鑠我

皇眷顧南疆藎臣應運挈領維綱滔滔狂瀾樹諸隄

防清以表德端以型方公儀是絜叔敎是埒雁
室靡家民乃胥悅挽澆維淳救文維質蹐世唐
虞風軌可閱誰嗣開歌傷如之何罷春輟耒盈
江之沱青丘鬱鬱丹楹峩峩弘模再立彌山帶
河綿綿奕世禋祀匪儕非私於公樂只是戴來
瞻來依神其如在凡厥有官視斯遺愛

黃州重修于清端公祠碑記　周　犖

從來大賢君子之流風遺澤其入人也深而傳

之也必久入人深故凡轍跡所經與政事思齊
之所暨訖實足以扶衰定難淪浹人心傳之久
故其盛名休譽歷世彌新與日月爭光與山川
草木相輝映如唐之房魏宋之韓范司馬諸賢
天下後世指爲祥麟威鳳景星慶雲若而人者
是皆造物所篤生以翊輿朝勳景運非偶然也
西河于清端公爲
本朝名臣第一亮節勳名載在史冊其文章政事
每每傳之薦紳學士與里巷之叢談茲不具述
蓋公生平仕蹟之烜赫實始自黃州云其由郡
司馬擢知府事也值三藩作逆萑苻不軌之徒
倚東山英霍間爲窟穴蜂屯蟻結人情洶洶公
不事甲兵單騎就道團鄉勇出奇計相機剿撫
談笑而定之王文成平八寨之才也逃亡饑饉
之餘歲復大祲公勞徠環集施仁恩以賑活之
張益州治巴蜀之烈也一時膚功異績兩臺重

之
聖天子嘉之遂膺不次之擢由闔藩撫綏畿輔尋晋
秩總制兩江高風勁節充塞寰宇卽包孝肅海
忠介諸公何以加焉噫近代求如公者益亦寡
矣公去黃之後後人之仕於茲土者與邦之父
老子弟不忍忘也相與崇祀學宮復於赤壁之
巔建爲祠宇祀公像於中迄今數十年矣丙戌
春公之冢孫大中丞子繩公由黔撫移節江蘇

道過齊安展拜祠下見其棟宇卑隘堂殿缺然
出清俸畀 卑 董理於是鳩工庀材即其地而重
建前殿三楹後堂三楹丹雘牕櫺繚垣曲磴莫
不崇閎堅好眎昔有加焉從此江山風月公之
靈實式憑之蓋千秋如一日矣嗟乎在昔黃郡
之寓公遷客所謂大賢君子者莫如韓忠獻公
蘇文忠公迄今覽春草亭暨臨皋雪堂之遺跡
未嘗不留連慨慕想見其爲人然二公猶未嘗

仕於其地也若公之循聲異政轉危爲安霖雨
甘棠於今爲烈其視二公爲何如哉以故冠蓋
勛名後先濟美大賢君子之流風遺澤其日新
月盛又何如哉 卑 以後學承乏楚黃幸得重葺
公祠宇瞻望典型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雖不能至心竊嚮往之於是拜陳牲醴敬妥公
靈並以誌後人之私淑云爾是役也經始於是
歲孟夏二日落成於季夏之九日同事斯役者

黃州府知府三原李彦瑁同知京江蔣尚忞黃
岡縣知縣三韓黃極其督修而爲之記者郡通
判錢塘周華題祠額者海寧陳奕禧也

蘇州重建于清端公祠碑　彭定求

康熙四十有五年吳中士民合詞請於蘇州府
申藩臬二司以達督撫學三院曰維前兩江總
制于清端公之秉憲也以廉爲我
朝督撫大臣之冠勵一介不取之節守四知自省

之義飭吏治恤民情苞苴既除疾苦畢達軍戢
於伍士養於庠農活於野一時遐邇嚮風頌聲
大作咸曰包孝肅趙清獻再出也我蘇雖去金
陵較遠而翹首跂足如日在森然轅戟之下嘗
遇公巡歷海彊樸被輕攜蓬舟徑渡郵傳間絕
不覺有按部之役士民伏謁道旁條列地方事
宜輒爲溫言采訪得其寔者即與施行公謂吳
俗澆而鮮樸親製忍字歌頒行勸諭大旨以息

爭止訟爲全生保家之道言言剴摯而周詳可以家諭户曉不啻若道鐸之徇於路焉故公薨之後民間悲慕謳吟境内相望吾蘇既立祠於城中通闤坊久矣第以逼近梵宇規模隘狹其於報德告虔之制弗稱應易地而更新之謹按前巡撫睢州湯公得民心爲最甚而祠在蘇州府學春秋備享典禮綦隆若公之清德實先湯公而著聞於時莫若兩祠並建則儀型昭揭相

得益彰可以範世濯俗俾我民愛其休庇者實深且遠牒既上三院下其議于所司得允士民之請衆遂踴躍趨事度地於湯公祠之右棟梁瓴甓資助駢集前後堂廡凡若干楹周以繚垣兩祠合爲一門以入高明爽塏儼乎神明所棲越十二月既望厥工告成涓吉升主以祭士民胥大和會笙歌奏牲醴陳咸曰是舉也以崇邦憲至順也以樹官箴至明也以慨民望至公也

乃屬定求敘建祠之始末而爲文以識定求曾紀公祠之在金陵者有二若我郡尸祝之忱如是何能不又爲之述乃對衆而申賀之曰學宮從祀之典由來重矣凡吏有賢績於地方則稱名宦而合爲之祠其猶粹者間有專祠以别於龎雜他附之所郡學中惟唐之韋刺史宋之范文正胡安定三祠鼎峙已爾歷數百年始得一湯公爲之繼茲復媲之以公而衆議無不翕從

者蓋深信公之廉出之以至誠而不等於立名之矯行之以至正而不流於制行之偏自其起家儒素歷民社縮封疆從未嘗一日攜家入署公爾忘私皎然獨抜於流俗令行於光天化日之中而恩及於窮簷蔀屋之際清著於茹蘗飲氷之節而愛篤於輟舂弛瑟之餘謂非素所謹身慎獨存理遏欲者孰能與於此古之大臣必有千駟弗受萬鍾不易之操而後能以匹夫匹

婦莫不得所爲已任此聖門之學莫先於義利
之辨也伏覩
今上獎廉異數至于公而褒揚軫恤
宸章先耀蔑以加矣裴者
御試詞臣於西苑之豐澤園作理學眞僞論諸臣呈
卷時
上特諭曰理學無取空言若于某不言理學而服官
至廉斯卽理學之眞者也煌煌

聖訓聞者莫不動容悚息則今日祀公於學宮正所
以對揚
天子之明命而匡維世道於不墜固非泛泛紀循良
托遺愛者所可援此以論也惟湯公以理學而
顯於廉惟公以廉而合於理學名寔同揆幽明
允協可與先聖先賢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者有
弗信矣乎僉謂是言也可以俟後人知所考焉
因勒諸石而凡士民之捐助者皆以姓名列於
碑陰云

從好錄 楚黃郡紳士民同錄

公爲黃州府郡丞有湯卷者以慣盜投誠充捕役其隱眞盜害良善特甚公初見其人輒賜之酒肉慰勞之曰本府深知汝能汝誠爲我洗心戢盜卽是好人吾當破格優賞如是者再一日見賜之酒詢伊大盜幾何小竊幾何卷格格言不盡吐因復賜酒竟大醉出時昏矣公乃改裝尾其後見卷得意甚從其伴大飲店中歡甚乃

出槖中紙摺歷指其名謂同伴曰某人是會養爺娘的好生看成蓋謂其慣盜向伊納供奉者也又指其名曰此人是爺娘靠不得的蓋謂盜之無能者也公從隙中窺聽之甚悉明日召卷盛賜酒殺獎譽之卷益歡暢無忌復大醉隨詢伊生平卷大放意悉吐伊昔作盜時斃某人命今爲捕役誣平人某得財又白伊強奸人妻女事公謂之曰吾聞汝有一手摺可見否卷堅執

不出公搜得之邑中大盜小寇悉無遺卷仍不悛謀殺姦淫益甚公曰若汝行事汝亦未可再立於世矣不如速歸卷曰下役從此隨老爺復何所歸公笑曰勸爾歸黃壤耳卷曰死是其分幸與母訣不許隨取篋中銀壹兩付卷寄母卽押令卷出聽其自盡公自得湯卷手摺悉得盜竊姓名居址一日有事出郊城謂其人曰此地有大盜某某小竊某某共十八人但守法不犯

且姑置之犯卽死矣聽者駭其神明而諸盜遠逃屛跡矣公平居每曰人命關天此何等事而敢鹵莽自非察訪極的贓證極確若寃殺一人便應一命償彼故每慮訪察不確多微行乘蹇作田夫旅客裝躬至田野村落聽輿人訪樵牧故疑情盡得而奉察訪者亦不敢欺一日粧日者入村館少坐聽其塾師訓諸童蒙少頃主人送點心至館師邀俱食明日喚其師來云吾昨

承汝敬愛第汝敎諸童蒙多不通理汝心未通安可誤人汝應速退其師泣曰小人貧窮已甚此館旣散則無以卒歲公曰汝欲卒歲奈何誤人子弟乎取篋中二金給之仍與五杖其細微採訪皆如此每捕獲一盜細訊若非近犯發覺者痛加審責但取伊通族鄉保保結卽釋如是三日畢竟無保結者方從重處諭保結者曰此卽明係眞盜汝能保其改過自新再不犯者卽

舊案不問若一有犯則連坐之罪汝必無所辭又視其保結者果係老成敦厚之人方准一日捕獲一慣盜正審責問十餘輩以保狀進公曰我觀汝十餘人者無一敦厚長年率皆輕浮猥猾汝卽盜也安能保盜卽各與三十杖并此十餘人者取的保後釋過三日并無一名保此盜者亦并無一名保彼十餘輩者公乃重處此慣盜諭餘十數人曰汝情形吾已覷破矣旣無人保汝汝十數人者卽存此保狀當互結有一犯者悉當連坐由是羣黨相顧膽落

一日追呼一盜至其盜懼甚公曰汝毋懼吾知汝已改行故呼汝獎賞之汝輩爲盜而官不知此官之闇也汝輩改行而官不知者亦官之闇也今特呼賞汝藉汝傳諭若黨一改行官卽知之賞之則不改行者官亦必知之誅之也因賜酒食放歸

東方其擒一偷兒至公訊之曰汝竊也吾夙知之且幸斂手未犯何捕爲且汝地某某非巨盜乎豈汝竊盜比然未新犯吾亦姑置之若一切搜陳案則吾夾袋中不勝誅矣今赦汝歸當遍諭若輩此竊得釋歸遍傳而羣魅大畏其志人知擒一而民畏不知縱一而民愈畏人知誅一而民畏不知賞一而民愈畏新洲大盜翁姓者累年劫掠聞一僧稍得經資夜往劫剖其腳腨

而鐵筋挺之公乘蹇躬訪得其實隨往編保甲
此盜聞風先遁公點名至瑜曰何無此人又點
名至某曰何無此人限鄉保卽刻拘至瑜姓者
已喪魄矣一訊卽服命取保結不得立斃之
辛亥壬子饑公退食半茹糠粃痛自裁損乃得
餘俸多少隨施橐中罄罄無已惟以出入所乘
一騾鬻之市得十餘兩一日而盡簋亦手空庭
躊躇無計乃集岐鎮中多士素封溫言巧譬勸

其出資賑濟衆翕公志多少不同悉無違拒公
既廣行勸施而窮簷下里愚懦之民不克至前
者公間有闖躬至其門訪其果係窮孤稚寡閱
實其口數救處多寡周給退食忍饑履穿踵決
不惜也或有不宜與者一粒無濫一日有婦人
領賑穀詢之云有兩子長二十歲少者十六各
至皆丁壯也公曰有如此壯子不能養母又獨
令領賑乎杖其子各二十卒勿與

公有同社友當爲子衿時社中十餘人獨此友
家稍腴社中貧寒者此友資給之此友家遂落
同社中有出仕者皆於此友厚報之公感此友
惠特厚忽來岐相訪公見之故交相得懽甚此
友欲關說片言卒不得公止傾囊約得數金相
贈以至署中饔飧絶粒夫以如是之交如是之
贈而關說不得則他可知矣某官有家僕拔人
田豆反毆其人訴諸公其僕偕其主人來公曰

拔豆雖小然大不法殆始於此痛責其僕其家
叔伯兄弟皆仕宦與公交厚不顧也事畢則稱
詩評酒如故
安邑人鄭彬然夫婦黑夜爲人所殺劫去財物
其僕二長兒傷報縣累及左右隣家十數人
被刑繫獄究不得實撩彬然陰魂扣其兒守質
之門曰汝拖累無辜我的冤讐只待于青天到
便得明白及公自郡城還岐審理彬然一案令

其兄守質將彬然所居房舍詳畫一圖歷指問曰某房某房係何人居住並細訊是夜被殺情形始末隨傳安邑隊典史至衙內曰汝少待殺彬然者卽至隊尚不敢信公乃用秘計差役取彬然家僮三長兒至監收一大空屋中扭鎖柱下監押人役夜深各歸別室就寢至三更時分屋隅飛沙走石唧唧有聲索命三長不禁股慄作荷荷聲須臾電光閃爍光影之下彬然夫婦

披髮血面如被殺時模樣嗚嗚嗓嗓哭罵負恩賊奴把命還我三長慌叫道弒主者係我哥二長與隣人某某等我不過秉火旁立與我無干比時監押人役齊至一一盤詰明白帶三長還本家拏獲二長並弒主刀棒與所捲家財並挈同謀毆逆者回話先時數日府門幽晦旋頭風環遶不絕及至是日早堂審理定案後日明風靜萬聲頌祝卽日牌行該縣釋放無辜拖累十

數人我公神明折獄類此頗多特因鬼冤故錄之安邑百姓所以有鬼有冤枉也來仲之謠

公自令羅牧合以及岐鎮素無長物公長郎來省意謂往官羅合地皆初闢黃岐雖蔓爾或較前稍善及一見公拮据僅湊路費以歸須行時署中止存一淹鴨割半飯之時人有半鴨于公之謠先是公每晨市豆腐二觔供署中之用故謠云于公豆腐量太狹長公臨歸飯半鴨半鴨

于公過夜錢五釐酒價何處沽蓋公酒量頗寬每夜以半壺為率楚俗值價五釐云遇相知友引坐臥內牀頭一瓶俺作底數酒罌率多空家僮報米鹽匱略無經營意從容譚笑無減也今年無秋署中益要空其家人悉食粥其粥更異甚以少俸買稻舂米復炒糠釜中令微焦重磨取粉每粥以少許黍米煮垂熟入糠粉及蕎麥麵黃豆粉和之客至亦出此粥勸令如此食莫

得稍存餘蓄以濟饑者容雖不堪多勉強餐之有膏粱子不能嚥公謂之曰貧苦士之常富貴人之幸汝便不堪食此吾他日過汝家若未設此粥吾罰汝賑饑鎮東有譽晟者聞公高風而慕之趨行七十里欲嘗此粥公懽然見之曰新客且一飯再設則粥矣晟明日東歸以不得嘗異味為怏怏時又有糠粥于公之謠謠曰要得清廉分數足難學于公喫糠粥

公待己甚嚴而待人則恕處己則儉而濟衆倫奢每聽斷時遇民有必不能償者則傾囊代償盡其俸薪亦無吝惜頃歲大祲饑饉無告公首倡賑饑之敎雖上臺有勸賑之檄邑大父臺有糴賑之行公先已零星舉行矣如周某者以世家子弟忽值奇荒八月中已大窘婦子啼饑轉食宋埠宋埠人士斂資周給又未卽去宋埠鄉保恐一旦殍斃不便投稟於府公詢其所以卽出俸糴稻二石與之俾返所居又鄰邑有主人饑窘勒僕贖身者得其大半而僕力已竭不能畢償其主告諸府公審得其情因諭之曰此贖身非僕本意主窮急勒之耳今索找足亦是本等奈此僕一錢無有欲返之則主又無資退與遂代僕出數金給主人足其數訟息而主僕兩生獨公割俸不堪耳頃見府門日有襤褸數老人請賑者公皆隨數周之不倦或曰此某人所

薦引者公亦不復問其躬赴各村鎮勸賑事具前錄中

公每巡城見諸生館中三更後尚有燈火聞有誦讀聲者或卽適其館或次日召入衙中怡然加禮欽愛不已云讀書人須當如是諸生莫敢不遜志敏學

補遺

撫臺張公贈聯 任黃州府時

何處尋求包老　此間便是閻羅

于清端公政書跋

制府清端于公萬生永寧以明經起家歷官粵蜀楚閩節鉞畿輔總督兩江秉清明純懿之懷本淹通經史之學行貞同敏練之才受知於
聖天子優寵有加簡畀大任故得盡發其所蘊施諸
民瘼政事而奏膚功酬
宸眷爲　本朝人物第一千載不朽也小子禧初未拜公顏爲平陽長吏時見公直撫考試條約卽錄寄洪洞范彪西進士趣其梓行蓋私心景慕而無緣瞻仰也越二十年當甲申秋公孫萊公
大中丞公繼膺
寵異巡撫黔中禧叨孱郡吏沐教誨涵育之恩何異對我　清端公言笑而沾被厚澤以脈其風志適遺集鋟成禧受而讀焉其在羅城告親黨書展味不忍竟跡其忍苦和民以至誠相感民亦忘其爲令長也及繇楚黄書檄申移當軍興旁

午曲盡區晝洞息機變文事武備並臻成效要皆以誠出之知公學有源本亦何事不可措施於盡善也丙戌春大中丞公移節江蘇禧亦因家兄出撫迴避來居吳下思黔板不精欲敂中丞公重雕而按羅遺佚增補缺失剞劂功早已竣矣禧以門下故吏與校讐之末竊仰清端公之豐功偉烈又感中丞之知遇賞拔烏能已於言且附名以傳抑何遭逢之幸歟丁亥春禧

拜黃州赤壁專祠捐薄俸以置祠田並書祠額刻懸之將文集付周別駕鴛其謀梓今中丞公盛業既就當寄一部置祠中以示黃之人慰其甘棠之思并知纘承先緒如此其宏遠也吳中素有祠在賫序之右

御書諸碑徵禧謄寫摹勒昭垂於永久惜筆墨鈍拙當此鉅任深用自愧云

康熙四十六年秋七月朔海寧門下吏後學陳奕禧頓首謹跋

于清端公政書書後

余小子炳何幸得附名于清端公政書而藉以不朽也公爲振古以來有數之人其筮仕也開
國家持廉秉公之風氣布
聖主仁民愛物之恩私所在箸稱播聞遠邇徒切斗山之仰自總制兩江得日聞公行事凡墨者酷者黠者澆者奢者無不變爲清焉慈焉良焉淳焉儉焉者所存何神而過焉輒化如此當吾世而有斯人苟獲登其門牆一瞻顏色足慰生平

適有纂修通志之役炳膺聘至省同局五十餘人炳於旅進退之中獨蒙公賞識命炳發凡起例命炳正舛訂誤且謂諸司曰一局中惟蔡生肯認眞夫認眞二字炳一生所自信亦一生所以處拙者也世無知我被公一言道盡感恩知己願執贄稱弟子公詢知炳膺博學宏儒之薦入京時曾列蔚州魏果敏公門下遂書而受之因曰俟通志竣後入吾署內共朝夕易簀前之七日猶招入署中絮語移時孰意此晤遂成永訣自維夫子知炳之深愛炳之厚而炳小子乃敢淺而薄如是也茲奉中丞公命校讐夫子政書此誠後死之責雖不敏何敢以迂迂然自處蓋夫子之所以居官事
君者亦不脫認眞二字學者試取政書讀之何一非夫子認眞處第學夫子之認眞而致澤之道思過半矣校讐竣爰援筆而書其後于江寧紫榮

方炳百拜識

先祖清端公起家縣令薦登制府歷宦二十餘年凡所施設俱爲親裁先清端無留稿傳後之思隨手散軼幸楚黃李子中素從廢簏蠹蝕之餘搜輯政牘若干卷屬貞灃使者劉公鼎爰授之梓先清端平生政蹟庶幾不泯然準每一展閱猶抱不全不備之感適者持鉞吳下復徧從先清端舊治搜其遺牒訪諸故家稍得備所未備吳門蔡子方炳昔曾列先清端之門因委以

校讐之役武陵諸子巨鼎適至遂與同事裒爲政書而旁及於吟詠於古文凡先人遺筆不敢或棄至於

聖天子所眷注褒嘉者首列之彰榮寵也諸當事所諮諏籌畫者附列之誌知遇也刻既竣敢述重刻政書緣起而跋其後冢孫準百拜識

愚菴小集十五卷

（清）朱鶴齡撰

清康熙刻本

愚菴小集十五卷（庶吉士叔楚家藏本）

國朝朱鶴齡撰。鶴齡有尚書埤傳，已著錄。此集凡賦一卷，諸體詩五卷，雜著文九卷，末附傳家質言十三則。鶴齡始專力於詞賦，自顧炎武勖以本原之學，始研思經義，於漢唐註疏皆能爬梳抉擿，衎出心裁。故所作文章亦悉能典雅醇實，不蹈剽竊摹擬之習。其邶鄘衛三國禹貢三江震澤太湖嶓冢漢源諸辨，多有裨於考證。嘗箋註杜甫李商隱詩集，故所作韻語頗出入二家之閒，而奇興清遠，能不自掩其神韻。與錢謙益爲同郡，初亦以其詞壇宿老，頗與倡酬。既而見其首鼠兩端，居心反覆，薄其爲人，遂與之絕。所作元裕之集後一篇，稱裕之舉金進士，歷官左司員外郎，及金亡不仕，隱居秀容，詩文無一語指斥者。裕之於元，既足踐其土，口茹其毛，卽無反詈之理，非獨免咎，亦誼當然。乃今之詆毀誣譏曾不少避，若欲掩其失身之事以誑國人者，非徒誖也，其愚亦甚云云。其言蓋隱指謙益輩而發，尤可謂能知大義者矣。

朱長孺文集序

長孺爲三吳名宿引重錘公三十年前余嘗執櫜鞬而從之矣迨後事會相左各自鍵戶山川間之每風雨齋辰輒慨然興感歎艮覿之無從也然長孺屏處以來道行彌高著述彌富四始七觀標其質的山經地志博其網羅以至砭詩

史之謬解發西崑之隱覆四方之聞而慕之者無不仰爲儒英推爲學海余則窮蒲茅乘錢鎛面目黧黑手足皸瘃與田夫野老爲伍聞先生長者之名讀其所著書如小兒聞雷輒欲掩面而走雖二三友朋晨夕與共者亦不知其頹落至此也而況長孺之遠在三百里外者乎頃者徐子嵩芝來申浦寄所著全集示余余見之怦怦心悸然珪璧在前不覺拱受因綴末而卒業焉諷誦浹月焚膏續晷茹秋實而采春華殆忘其寢食之廢歡案之勞也賦擷六朝之菁華詩臻子美之閫奧古文諸體據依經史栽鑄古今理洸研而詣極色絢練以趨新如入季倫之室觸目無非瑰寶如過郇公之庖殘膏亦足飫人是非明澈六籍經緯羣言排百氏而剖九流者曷以至此乎余息影田間忘其舊業一旦讀長

孺文不免見獵色喜躍然欲脂車秣馬復起而從之嵩芝笑曰子頹落已久安能自力不如服勤隴畝講崔寔之月令求氾勝之農書乎余曰吾豈不自知所以爲此言亦猶瞽者之不忘視目跛者之不忘登山也

瑯琊同學弟王光承玠右氏拜題

愚菴小集序

學者述古往往博極載籍而著作未逮然真能述者未有不能作也長孺朱先生覃精訓詁之學所撰毛詩通義尚書埤傳禹貢長箋諸書皆羽翼經傳有功儒先以卷帙繁重未懸國門先梓子美義山二注海內巳爭購其書讀其書者無不樂見其詩文之盛乃先生則退然不欲以詩文鳴東忝先生戚屬竊取其存笥藁讀之賦則規橅騷選詩則驅駕三唐古文詞若序若記若書若論辨若紀傳傑著莫不援經証史義精理愜乃嬰然與

曰此先生訓詁之學所由總統流畧有功儒先而無弊者乎信夫真能述者未有不能作也間嘗攜眎苕文汪子汪子曰先生詩文于古人誰比東甌之曰其文可方宋王魯齋而詩則過之魯齋經解不襲尋常義疏超悟出諸儒之上觀其詩疑書疑可以知其學問之根抵故發爲文章典實敦重粹然深于大雅特魯齋篤意窮經故其詩鮮可稱述而先生于少陵老人心慕手追咀英漱潤宜其比興體制有遠勝之者雖然先生所處視魯齋更難魯齋親受業於何北山上溯文公成公之傳下追金許柳黃吳宋諸公金華文統世世不絕同時交遊推轂皆宋元間鉅公偉人也先生孤生奮起前不必有所承後不必有所繼同時不必有所推輓獨以其貫穿六籍折衷百氏者卓然楮柱於羣疑衆撼之日久之率相與推服爲儒宗可不謂難哉汪子權衡人物最矜慎許可亦稱東言爲然遂以述之於先生因請出其集間世是集行海內必有共然東之說者先生經術之蘊其亦可以盡表見於當代巳乎時

康熙辛亥仲冬內姪甫里許東序

愚菴小集卷之一目錄

賦

廣志賦
遊靈巖山賦
宮人入道賦
秋閨賦
苦雨賦
枯樹賦
白兔賦
誅蚊賦
寘異賦

愚菴小集卷之一

松陵 朱鶴齡 著

賦

廣志賦

緊我生之耿介兮。勵修名而不虧。搴瑤華以抗節兮。稱仁義爲菑畬。遊墳典以漁獵兮。倜或中乎虞羅。鼓形影於蝸廬兮。循繩墨以貞度。彼詭行之昌披兮。余不敢以改步。憂歲月之逾邁兮。追婞修於古路。何流俗之險詖兮。好與惡之迷方。珍魚目以什襲兮。謂明月其不光。繫威鳳以在籞兮。驛罷駑使服襄。嚼瓦釜以駭聽兮毀鐘鏞而弗鍧巧占風於要路兮工樹柵於康莊羣听听以嗥吠兮索蘭佩而俜停箴批棘以眯目兮轉蕡棄而自芳誠婞姱之難竝兮疇捷徑而能旦蹇余倚之信練兮秉昭質而難易脟越桂以爲楫兮編胡繩以爲席被茝若之猗芬兮茹玉英之菲菲塊獨賞此幽貞兮羌是時之攸識惜瓣露之不居兮老將至而爲寄菊英墜於中庭兮奄離披而獨立彼獨立其何傷兮哀衆芳之蕪漫意徛惝而不御兮神倘怳而難持愁沇沇而莫結兮步

蹁躚而躊躇懷紆鬱而無語兮思紛亂以長咨迷岐路
而無所適兮索瓊茅以占之將遠遊而散慮兮得吉繇
甾於庖羲洵區中之偪仄兮利攸往乎八荒簡元辰而
晉巽兮載雲旂以高翔駕蒼虬之婉婉兮鳴玉鸞之將
將風伯儆其翼衛兮馮夷導夫津梁朝發軔於三危兮
夕繫馬於扶木濯余足於天池兮晞余髮於暘谷恨奄
極之不正兮就朱陽之赫曦弔帝子於蒼梧兮遭炎歊
而去之將問塗於崑崙兮凌弱水而徑度畏北極之層
冰兮謝玄冥之我遲 忤 羌弭節於地首兮蔭木禾之扶

疎循芝田以縱轡兮過琊圃而回車憎王母之白首戴
勝而穴處兮嗤穆滿之騁驊騮騄耳於長衢乘靈風以
來往兮睨下土而心惻紛總總其腥穢兮類青蠅之集
棘戀余懷其未申兮望淸都而伏謁聽絳節之繁會兮
聽天鈞之將闋叫帝閽而不開兮邀天皇之難覿向左
玄以陳詞兮訊沈疑於宿昔何履仁而凋年何肆暴而
終令何坎壈偏集於翹材何豐隆多享於破鏡牛哀之
化虎兮磨牙須其兄命虬精之化人兮厥勳烈於南郡
何流變之殊形兮理參差而莫定處忠淡而暴烈日兮
紆不逢夫甫師甚叛苻而絕汲道兮竟滂沱而相之何
順逆之較然兮乃倒應而錯施桂必伐而膏必煎兮盍
併絕乎斯類也茨蘺榮而枳棘茂兮余不忍見此態也
莊畏犧而買忌鵩兮固前哲之所明也彼維皇之降監
兮定禍善而殄淫苟回惑其若茲兮信天道之難諶左
玄曰吁汝言大愚品物遷流斡於太虛澗澗璺璺實爲
洪鑪道洸成而條別兮任萬彙之榮枯譬春葩之著樹
兮隨風舉而辭株或下沈於糞溷兮或飛墜於金鋪總
一氣之摶捥兮誰斟酌以差殊是故否兮不可豫泰兮

不可期榮兮不可據辱兮不可辭福兮不可覬禍兮不
可闢子亦訪塞翁之倚伏師老氏之守雌何事懷褊心
之憤懣長伊鬱而不怡承嘉告以廓落兮釋端憂之蹇
產溯大鈞之陶物兮非薰蕕之必辨審性命之靡求兮
悟悔尤之雙遣苟精誠之必通兮雖聖哲其可勉能雍
跡而含和兮登道崖其未晚修初服以悅康兮奚徬徨
而適遠辭閶闔之迢遙兮整飈馭乎吾將反臨衢丘之
巷蔚兮遵夷塗以游衍歸班生之故廬兮息揚子之玄
亭眷天路之縹緲兮神造遊而未寧覽前哲之靚圃兮

蔆蕙若之芳庭承端居以攝志兮棲寂寞而存真曠玄覽於大道兮樂自然以無營庶靈根之内保兮絕情累於塵纓

徐介自曰出入幽通思玄之閒而稍變其機杼時出新意徐況俯得此亦楚騷之苗裔也

遊靈巖山賦

鬱西山之崩奔萃扶輿之淸淑舉吳會以作標冀帝圖而建福吞餘飛動以崔嵬鄧尉蜿蜒而起伏天平擁齊翠之奇穹嶐擅曲紆之目玉遮之橫列如屏龍塢之踞湖子蠡是皆迴福地於人寰錫嘉名於仙籙未若靈巖之奧區爲神秀之所族也爰自浮玉假基天目分隴元氣所扶冲融頹洞苞孕巘崿越莫吳俯臨巨浸上薄淸都幹地軸之綱維蘊物華之明儁睨兒列之羣峰卓懷標之孑仞闢丹崿於烟霄挂靑霓於風磴軋遊氛以上干變萬象於朝暝勢延亘以負奇氣孤淸而含潤爾其被石嶙峋詭狀非一或偃如獸蹲或森如人立或嶔如濤奔或彰如斧割張勢競形容翠滴歷爾天之雲觚爲斯出又有琪枝棠榕瀧木森沈葉舒帷以聚群花敞錦以成茵葯春榮之的皪敷夏彩之鎮紛嚼深林之綺翼戲曲溜之文鱗激松杉之遐籟飛淵瀑之淸音其右則重湖浩森驚濤震蕩水豹狂呼靈胥買壯估船分風漁舠出浪抗洞庭之雙峰砥百川而作障挹朝爽於西來招靈威以極望其左則原田每每溝塍綺錯近盼遙阡萊蕪大闢嵌寶通流枯槔引澤休文之舊邦可陳（沈約賦陳東之故邦）元亮之耘杖堪植其陽則歷過九陌市走三衢儲胥廣衍瓌貨數腴士女填溢以敖以娛其陰則林皐轉幽竹苞松茂曲溆（平）緒分枝阜環麥謝野庾村逸人遠就洞地脈之儲精而土膏之發秀也若夫山開晉

代寺建梁年招提煥目寶剎凌烟覺閣練乎黔靈香臺鎭乎蠖岏若亭因岩而構址露井即巘以疏泉虹梁披離以切漢月樹杳窕以干天曲檻周遭以縣耳鳴鈴簷牽以高懸幡幢霓繹而四竪金碧晃耀以相鮮於是策振與公（孫綽賦振金策之鈴鈴）經翻謝客（謝靈運有翻經臺）開士駢肩淨侶桑跡紛濕陀之蓮臺展靈鷲之法席合能秀之宗風融支許之辯析般（隱）法鼓之轟闐鍛晨鐘之叩擊宣三乘之奧突釋五惑之煩惱蓄自智積之西琛會肉蕤以下消天監之示圖徵象教於廊壁雖名標志林事

紀僧冊未及今之齊大化於吳會普神光於緇白也爾乃循岫曲歷松門撫陳蹟按荏𨵦求洞穴踐碶村覓池誰為點筆石鼓何以徵兵訪館娃之故址弔響屧之幽魂悲琴臺之寂寂滑香水之冷冷慨屬鏤之既賜俄宮闕之成荊實夫差之自燼豈越甲之能吞嗟乎噫嘻方吳之盛香徑鋪茵瑤臺對壑花助桂殿之玉人月照梧宮之金井迄今惟朝霞之絳氣橫空夕燒之荒烟接嶺彼甲楯雄圖甬東覇骨俱已蕩滅而銷沈而況乎舞袖之綺羅與粧臺之紅粉覽興亡之一瞬悟生叐之同規

物無新而不故人踦寄而不歸譬石火之飈飛如蕉露之朝晞知榮名之難實信逆旅之非欺有若依紺宇以息鉗膝祇園以屏僞採六度以覩生實三篇以發智仮香積而世味獨遊化城而害馬去巡茲山以陟降兮潛余慮之紛營溯高深於亭毒兮等今古於埃塵悵沈發之促算兮希閒靜以延齡願税駕於東林兮武宗雷之高躅仰佛日於靚墟兮仮化人於靈杳庶遊蒙之可謝兮發薄弱於沕穆

綿竹如目其體大合史加妍整五色迭宣八音繁會使人怡耳不給

宮人入道賦

夫何女冠之婀娜兮披羽服而體輕夙承恩以入御兮侍更衣於掖庭忽離垢而遁眾兮望徒然夫深宮承漏之婁清尋自吳聲焚巢楚猿亡樹鏡埋仁壽之庭弓倚未央之柱攀烏號而莫逮山陵泣湘浦而長辭月御悟物理之無常樂悲韶顏之難久駐益同戚姬侍兒更作扶風之婦願隨王母使者時陪戴勝之旁於是離椒寢即雲房捐珠珮理霞裳謝昭陽之隊遊紫府之鄉屏長門之扇箑裁羽客之衣裳洗鉛華之膩粉襲太極之神

香爾乃金闕玉臺神樓三島瑤枝琪草異蹋十洲藥圃之芝英不落仙巖之桂葉長胃乳煉金壺餐紫霞而內照丹調石髓嚥玄液以實搜若夫朝驂蓉帝夕禮上真出落磬鼓縹緲珠函之宇玄壇鼓動琳瑯玉檢之文絳節寬旌旁旆朝元啟醮龍車鳳吹依稀太乙祠神羽帔却忽垂手舞法歌惟按步虛聲爰有八洞靈妃九天玄女時來往於空虛每殷勤而延佇許飛瓊㛹世外之逢迎萼綠華結雲中之伴侶鶴飛緱嶺聽子晉之瑤笙霞散緱亭會神君之法鼓寧復憶夫青蛾永巷之悲紈扇

秋風之怨御溝流一葉之詞弱線結蓮生之願行隨玉簫曲翻紅葉之欄帝奉金門愁滿菱花之面也哉遂歌曰誰信瑤臺別有春焚香時拜魏夫人欲將蓬島三生夢掃盡滄桑萬古塵又歌曰燈照九微天宇澗雲開三素月華鮮獨王已化啼鵑魄豈得蛾眉戀翠鈿

徐昭法曰悱惻之音歸于正則貌悴而神不傷

秋閨賦

維四序之平分兮禀素秋之淒景誰臨落而不悲兮矧空閨之孤冷若夫月行白道霜下青腰授衣氣冽落木

天高斑騅未返芳草俄彫玉露彌空涇前除於永漏金波斜照逗疎幌於清宵雲送千山之皜素水與七澤之波濤舊去空梁展魚箋而不樂鴻來北渚撫玉枕而無僇於時擲葉鳴梢哀蟬去翳看羅帶之漸長覺瘦腰之轉細茱萸幔裏風掠鶯尾之釵玉鏡臺前光冷鳳頭之簪芳辰謝兮倚寶瑟而誰彈沈思增兮對金樽而掩涕恭履逸兮惜蛩砌之宵生房櫳寂兮嘆蛛絲之網絡所以穿霏銀漢難傳錦字之情晶晶玉鉤不斷高樓之思佩乃京洛之英鄒齊之子揖漢伯隨師七州糈稱川貨笈千里絳帳未歸金風忽起能不目睇桂枝魂牽槐市又有商輶遠道估船河梁載離寒暑幾隔星霜上水之篙時沿百丈鏤金之梲誰與雙行河鼓星槎愁結三洲之曲洞庭木葉夢迴七寶之牀乃若代北沙昏榆中候曉出紫塞以遐征佇青驄而不反寒催刀尺憶襌衿之短長望阻帛書昧關山之近遠羅幃悄悄占華夢於銀釭虬箭沈沈冷鏡熏於玉簟以至棄婦長辭故雄永去離鸞之曲孤彈別鶴之悲莫訴空庭鎖蕙草之芳夜織斷宮機之素秋風隔兮團扇捐秋月清兮流螢度秋聲

集兮羅袖單秋氣肅兮鉛華蕪當斯時也莫不愁黯黯而難勝淚浪浪而欲注夫候偏驚於徂謝感獨切於變衰壯夫爲之砭骨騷客以是興悲登山兮傷白道臨水兮慚青谿遠行兮悼羈旅送歸兮悵別離彼四端之窈窕昔千古所欲獻曾未若中輕寒於玉膚引涼颸於繡閣驚一葉於空閨感雙星於令節結永戀於征輪寄微情於皓月窮時變之蕭森萃人生之騷屑抽思緯之纏綿婉情絛之飛越乃爲亂曰緊大化之回斡兮獨春蠢而秋愁非金商之肅殺兮豈知昔日之柔彼佳人之

兮蜺兮固難遺樓頭之蟾兒與林下之颼飀誠物感之自然兮吾獨何恨乎聲收

金孝章曰道文壯節抑揚哀怨在明達文通之間

苦雨賦

維青陽之應候兮抽英蕤於園林將娛目以步屧兮悵洸雨之滯淫谷風扇而轉緊兮膚寸興於高岑俄重雲其四合兮霧入表而成霖於是鸖漏伏泉庭深積潦羲馭潛暉號屏先道柱礎滑而不前櫚霤滴而難了行路斷其輪蹄芳櫳迷其昏曉爾乃欲絕復續自朔及晦

冥連乎八極泱漭塞乎四溟疑漸天之在近嗟壨霧之無垠豈銀河之欲倒抑地軸之將傾何天綱之蕩潏絕懸念乎斯人曾不顧郊壘之價漏於玉粒而曲突之烟洸於桂薪於斯時也嘉木吐蘤鮮枝擢翠郗尉之裹垂條司空之楊拂地但見雨足纚縰雲根霑霽日方閃兮更洸洸傍欲披兮還瑷瑷朱萼匯陽而不舒絳英負霧而多墜庾園之溼羽難飛陶徑之水衣徒潰小山文士舉芳樹而無從楚澤放臣采芳蘭而莫寄誰不愁居土之不乾望層陰而增喟僕本恨人索居騷屑日黯黯以不開中怛怛以莫結阻城闕兮迢迢周泥淖兮活活對朔雲兮霞霞驚春暖兮慘慘炳燭照兮堂中添漏痕兮筵末陳書策兮無憀造朋尊兮不悅安得誅飛廉屏豐隆絕雲氣見夕虹散雙雞收溟濛升赫曦於扶木鞭火龍於天東普昭融於萬象回陽曜於三春也耶

汪苕文曰婁若縈絃嫺如錯繡既具賦心兼饒賦材當今誰是敵手

枯樹賦

猗嘉樹之葳蕤兮寔挺生於南國維騷人之頌厥美兮秉不遷之貞德奄枝幹之離披兮抗園林而無色哀靈

木之變衰兮撫枯株而太息爾其始也連彩璇星植根於瑤圃陰成綠葉含耿介以凌霜蕚吐素華散芬芳而入戶佳人以是盤桓翠羽于焉翔舞迨夫清霜變律白露零庭實垂金而攢布蒂連理以宗生本自瀟湘薦彤廷而包隨錫貢非因羽翼登玉案而果以珍名紫梨方其津潤柘漿失其甘馨所以樹重江陵每置官而呈瑞功標本草恒獨疾以析酲者也無何氣改窮陰衰催急節除背日而凋傷條隨風而騷屑漢上苑之玉樹既失青葱楚三閭之木蘭俄成萎絕晨曦照耀欲彫飾以無能

暮雨低垂訝芳菲之頓輟嗚呼半夕嗟桐先伐嘆桂背日婆娑今朝顛領薌林改色誰看落葉之垂陰窮蔭無存共惜修柯之委地曾不若樝梨瀏口猶自遂其敷榮椒檄含辛反得矜其生意觀物理之彫換兮固有盛而必衰羨芳根之久植兮誰霣露之長滋懼從北而化枳兮寧就橘而不辭彼人事之遷流兮紛菀枯其若斯任大鈞之回互兮何必泫然於攀枝

顧茂倫曰本檔題之意而衍之不徒作榮枯之感綺合星羅特其餘技

白鳧賦

方塘泯暖枉渚波清何來素羽蕩漾身輕隨流泛泛矯翼星星脛短而常依弱藻觜丹而能自呼名時臨波而顧影恣游泳於沙汀友白鷺兮抃舞對皓鶴兮低鳴非稻粱之可豢豈繒繳之能驚其浴浦也似鷗羣之戲廣浮深而浩蕩於波濤也其宿渚也似雁族之顧儔命侶而行列於葦蕭也其飛旋也又似文鷁之搖颺太空而點破乎青霄也若乃浪花朝起映旭日以開翎江煙夕霏負清風而竦翼乍臨綠岸以依人忽入叢蘆而難覓濯容與其翩翻雖卑飛而自得至若伏湍流啄藻荇唼

唼蘋花浴洄水梗不爭肥於粒食不受縶於軒屏恒宛頸以相呼狎風波而無警此又智於鶺鴒之處身而安於鷺鶿之屈猛者也嗟人世之局促兮歎吾生之艱虞何此鳥之容裔兮獨飛鳴其自如循瀨涯以盤桓兮羨美羽之遊娛願相從夫漁父兮長適性於江湖

許甫草曰清蒸斐然興寄絕遠如此作方可當體物瀏亮之目

詠蚊賦

令屆朱明日行赤道永晝炎蒸清宵煩撓汗漿熙案既惡青蠅亦憎遲蜂尤愁白鳥（蚊一名白鳥）厥種維何若生濕陣蝎母吐於嶺南（鶻音田此鳥叫則吐蚊見嶺表錄異）黍民蕃於河內（河內有人見人馬如黍米往來燒之皆蚊見古今注）既秦楚之殊名（秦謂之蚋楚謂之蚊）實羽羣之醜類厥狀維何眇小莫儔利觜有針芒之刺狹翅爲暗室之遊非處穢之蕃蠹類椒樹之蜉蝣蟭螟巢而不覺（東海有蟭螟巢於蚊睫晏子見）雲臺峻而安投（雲臺之高蚊蚋適以翱翔見陽冠子）其始進也背明向晦來若有求去如失意伺隙乘疎翩翩鼓翅螳負山之足（蚊負山見莊子）徒銛喙之是肆其引類也翕習相借彌空布濩合響攝匼既甍甍而結陣亦殷殷以成雷候晻曖之既暝逐虛盤而爲災若夫乘集南

皮樽飛北海娛賓之賦方成揮塵之談欲罷忽中蠹以互駕交筵蒲其敢息縱作力以驅除反沓來而增倍至乃晝困炎歊宵思美睡車囊之熠燿甫息青帷莊蝶之栩蘧俄覯夢寐棘芒剌以交加頻抑搔而不置革脊失其嬉遊姬日何由豸龍此尤文士爲𢡟蘆齋莫避者也相爾纖翳空利如錐洞房垂其綃帳繡闥敝其羅幃遂回翔而莫入雖含毒以安施惟是赤肌之賤客與露體之孤羈肆吞噬以無厭𨇾躑音攪嵇康書躑之不置道夕而不離其饑也載翩其飛其飽也有殿切么開其腹但求吮血與嚼

膚寧顧意盈而禍速墜銀燈兮不知觸絲網兮相續又況秋風掃之於林端霜氣洗之於水曲奄忽無存孑宇斯齋窮子安其晏眠高齋適其牀蓐然後嘆爾曹之孳生特害氣所亭毒旣金行其廓清曷不永殄乎斯族

吳弘人曰工爲形似之言詞旨警切勝歐陽脩蒼蠅賦

寘異賦事具尤悔菴所撰汪金女小傳

夙皈心于虔門兮維大士爲得牛車時現身而變相兮信佛種之非虛覽傳記之靈異兮奚啻竹葦與蓮麻數汪女之篤生兮隨地而如從佛口也妙莊嚴之邑相兮僉曰瑤華之不偶也疇白衣之分身兮化道媼而來誘也槃沙竭羅龍王之有女兮八歲而知慧利根一切能持受也洎寶珠之上佛兮坐道場于南方無垢也維龍王之燀赫維龍女之嬋媛咸洩入于禪定羣列侍于普門獨玉甀之誤碎掌謫謫而託塵根歷六年而居濁世殤七日而歸泰元昭媼言之不爽顯夢兆之同涉洹洵卒尼之貯清水不久騖于塵凡彼夫蕚綠華之降羊權杜蘭香之偶張碩海山多累于幻緣兆卒自超于火宅嗟飈馭之早迎兮背高堂之太追人誰能以忘情兮洛

萬里之黃檗昔金氮之十九旬而夭折兮子建尚著之哀詞矧半紀之降生兮跡靈異其若斯知寄歸之一理兮悟冥顯之同規抒蕪辭以聲上慢兮虔覺路其可追

愚菴小集卷之二目錄

五言古詩

結交行

感遇十三首

同茂倫樵水長發廌其小集介白齋中得落字

春雪

贈史弱翁

寫懷寄陳鶴客兼呈顧起諸子

吳門晤陳言夏

葉聖野過訪

葛瑞五周呼德下諸公過訪

送唐鑄萬移家金陵二十韻

金陵王元倬寄南陵詩有贈

哭董次公

秋日有懷四首

寄徐介白

黃陶菴先生殉節乙酉兩世未葵懿弟上技捃摭舉襄賦此志感

節在禪見過我荒齋叟山夫趙砥之繼至談咏竟日率爾成篇

寄王西樵吏部兼呈阮亭工部

春日郊行同趙徐二子

過周安節館齋小飲

懷俞無殊

愚菴小集卷之二

松陵 朱鶴齡 著

五言古

結交行

莫以芳桂根而逐槿花榮槿花終不老旦莫容色好 解一
堅冰雖可蹈足底翻波濤人生果意氣何事薄錢刀 解二
予顏我則顏予衣我則裳衣不因故厭裳豈以下妨 解三
素心交可久誰能紉荊棘坦步交可親誰能枕矛戟 解四
布短不成擲木淺不成流阡陌自有道但恐心悠悠 解五

葉聖野曰翻得絕妙又曰古澹清深是晉人樂府佳境

感遇十三首

吾生本天植廓然樓靈根神明坐搖蕩遂與狂流奔風波得深警萬感寒心魂賤貧生易達寂寞吾道存庶幾屏形累出入無窮門

朱明未云滿龍火已西移日車無續景壯士安能持一葉墜庭柯寒風栗我肌老壯更相逼蚩蚩欲何為榮華爭努力秖供霜霰欺誰見西山藥可駐百年期

天道有波瀾山雲誰為主蓬瀛今不流安得朝市古今狄酸秋風銅駝埋宿莽（姆）豈辨青門人當年乃萬戶螻蟻升天行神龍失其所感此淚悢悢含辛不得語

敗葉鳴空堦號蟲吊秋影默默誰與娛憂憂互相引達人感無生志士抱遜省荊無繁術驅安得樹草屏天心鬱慮羣物性趣嚴冷徒深傾領悲此意誰能領

流雲本無陰日昏氣隨變桂蠹非一朝桃蟲生隱患但見一葉秋已知三陰晏如何守蛩蛩倚伏失前算天運忽已移山花亦彫換磷桓豈無因徒令識者嘆

易填東海波難鑄太行險太行方寸起一步乃九坂鋒矢日相尋毒流及玄冕柏梁附草根瓜蔓終不剪往復見天心殺機還自踐悠悠白馬津千載同憤懣

牢籠隨吾身何處得寥廓患害生避趨昧者自相索斷梗豈無依纖舟終走壑坦然任幽貞四隅各有託胡為東西馳徒作雕陵鵲

熊羆不相噬梟獍不自戕人則甚于斯生理安得長儒教發大冢陰符苗不祥古聖貪所務遂開後世殃傷物無獨利愚者乃爭强干戈終未已勸君且後亡

峽中亦有日海外亦 槎我生獨跼迫沈憂浩無涯出

門愁滿道入室愁滿家芳蘭骨不立叢菊秋空花萬物非可悅百年誰見賒如何達此性役役隨翻車

山南生美檟山北生荑蓛受氣雖有異歲寒同枯枝尚林改白道故社成新墟萬物皆隨運吾生何獨悲策杖爭絕景徒爲後世嗤不如守衾枕昏昏無是非

黠鼠食空倉青蠅篡遺汁但與吾性違驅之恐不力出門各有營塞步安所適鷹眼自堪憎鶴林不可息矯首望高原烟草方亂色寤言誰與期山川阻且覩憂至充朝飢長嘆聲惻惻

神龍無尺木反爲蟥蟺陵芳蘭生垣墻亦隨蒿艾零小人甘齪齪安知楹與莛黃鐘奏鑿竅反謂蟲鳥鳴神物不可侮侮之見精靈君看百丈湫怒蛟誰能停

赤日盪靈魂秋水澄心胸覽觀良已久何用謀去從蚍蜉享朝景自謂百年躬智愚迭相笑萬古同夢夢西南望懸圃光氣何熊熊玉英無敗色靈草有鮮容誰能追羽駕煉藥瑤池東

史翁曰諸作感愴牢騷出以身心性命之語其中包孕甚深厚高者可與曲江頡頏驥室篇什蹤繁稷其含蘊

同茂倫撫水長發庶其小集介白齋中得落字

驚颼蕩高柯肅肅鳴霜籜江濤引寒烟飛向檐前落激懷不得平感物增淒索維我二三子高言振靈魄主人方拔俗蕭遠命東郭聯鳴生清風嘉尚各有託壁穿竹氣凉塵況山光薄獨樂有清吟草廬非寂寞

春雪

凍雪合平疇來自陰山窟吹我曲房前奪我瑤臺色歲晏寒不飛砌幌透無跡春動百物喧一時斂青碧高下均淩溼衆芳失其質不感陰氣深誰知太陽德

介白曰情景沈實不待着色

贈史弱翁

白日殘清暉宵光安可補魚鳥失飛沈珠玉成灰土文章不庇身虛晦惟園圃嘆子雙鬢斑羈窮共誰語驚颼無靜柯飛鏑多兇羽旌旗滿中原簪笠適何所同袍事已違故琴猶堪撫安得東臯田偕子藝寒暑

寫懷寄陳鵠客兼呈祖起諸子

物情各有求靜躁殊所乘反幸冠蓋疏遐馳謝榛梗飢來安可驅踰戶仰睨翁以斯磬海躬戢志悃內省鶡鶚

來新聲棠棃獻晨影滲滲林樾清蕭閒意俱永經史足
自娛亦貴晉以猛陟巘必層巔汲深豈短綆君擬於所
謀此供達人哂此意誰與同沈憂抱悄悄晚交定陳生
托懷類便靜真氣照軒楹清文發光顏燕石時易珍良
鏐獨罕礦知希何足歎立身尚孤耿靖節與文中古道
常接軫我將傳高士風義塲公等

俞無殊曰讀古學道之言自與浮采
過別真氣照軒楹請即以贈此詩

吳門晤陳言夏

漆園尚天放正則敦修名彼皆處塵壒心跡能雙淸如

何鸞鳳翮下與雞鶩爭陳子秉冲素讀古他無營蔚村
托嘉遯抱甕甘柴荆吾觀夸毗子求索何所成古人事
枯槁亦在揚德聲幽蘭生眾薙香澤終自明子共寶貞
曜軒冕無長榮

葉聖野過訪

新旭霽南榮松齋淨如滌風牀眠抱書誰與展良覿葉
子忽披幃一笑忘主客屣辭無枝言論文遂通昔悠慢
月皖鮮籌筠霏華白方果同餐朝頓深分手惜送子出
林間悵望滄江隔淚彼南征鴻飛鳴逐文鷁

介白曰爽爽淸
兮流動自然

蒔瑞五同呼德下葉九來過訪

草蓋麥隴秀花暖楊園烟靜影室生白朝暾啟喧姸有
客來衡門巾屨何聯翩一見愜心許中懷馨所宣十載
託芳訊疏麻誰為傳今茲攬襟裾如握蘭與荃新知自
古樂况乃嘉遯賢君操白雪調我鼓朱絲絃風義既云
合麰蛬豈徒憐綺饌且勿陳斵蓉烹小鮮酒酣發高唱
夕露霏長筵雲房見微月撫枕不得眠眾女競謠諑孤
芳長棄捐文章非小技鐵礪窮前賢黽勉敎所務何為

歎屯邅明發帆去烟浦心旌兩懸懸願因晨風翼寄我
瓊瑤篇

孫子長曰高情發以嘉藻古義傳以妍辭
人淡如菊文勁如烟吾今于長孺見之矣

送唐鑄萬移家金陵二十韻

江雲覆春渚荻岸風颼颼念子始波濤旅泊何時休子
昔來武林笑言未三秋花嶼共巾舄雪籬交唱酬欸情
虛衰經生理攢百憂愧無臨河粟周子食指稠交態匪
獨今志士當白謀葛帔憐孝標薄俗有此不予今往因
人因人愼所投刈薪毋枳棘掬水毋泄漏枳棘難爲樊

池漏豈放流嗟我薄遲暮長入寂朋儕親子十載餘形
影當相求蔦里方永餞河梁重離愁撫存兼悼往雙淚
不可收啓酒缺尊卒把袂聊淹留玄甲未云解大江商
浪浮豺虎滿周道豈惟戒陽侯長年正五兩轉眄成阻
修行矣自勉愛音書遲去　江鄭

王翁左曰真摯之情浮動行墨中間忽入樂府漏劒挫激昂意味殆水韻之使人留連

金陵王元倬寄南陵詩有贈

大道日澆散立名求其真傷哉叅士賤素衣蒙塵埋
色一以辱弃鶩徒云云飛蛾赴華燭蹈火誠所欣寧知

七尺軀育鞠來苦辛胡爲愁置之乃曰榮吾親南陵序
詩雅色蒼然先民豈必飯脫粟不齊入物珍吾欽太原
傑志決無逡巡懸車十餘載甘與樵叟鄰既嫋扳輿御
亦譔蒿江鱗臂彼雲中翮皎皎儀秋旻安能學鷦鷯低
頭飲滂津蘢嵸鍾山色植此凌霜筠黃塵縱昧目亦辨
玉與珉丈人且安坐釣瀨終蒲輪

介白曰氣格嶙峋如登閬風之臺下視塵界皆螻蟻耳

哭董次公

寄歸本恒理斯人抑何速丹鉛恭此生穢茲甘所遐著

青青木瓜飲恨泉臺路隕璣埋遺文拊膺淚如注軒除
循月滿影響音容度太息天夢夢巫陽不可訴瀏波恨
淼淼誰與致薄賻

秋日有懷四首

秋容淨如洗雲衣羅綺席高楓晨露流素幌映虛碧底
衆蔓已除蘭畹香猶襲安得同心人相攜度阡陌
入門徒有懷出門復何遇隔水稻花香沿村漁火聚霜
葉丹平林一望物非故縱有西山童衰顏豈能駐
長空蕩金波圓魄盈三五熠燿火穿林蟏蛸絲織戶北

里喧笙竽南鄰困饑餒索寞對清樽素琴爲誰撫
灼灼紅芙蕖有期同采擷遲君君不來蘅澤坐銷歇鶴
警遶寺鐘鳥啼廣庭月撫枕忽長嘆幽懷耿明發

申鳧盟曰秀氣閒情清音俊節如此學選體吾亦何嫌其肖筆耶

寄徐介白

美人今何在抱膝靈巖側秋花秀綠堦清貲散標帙閉
門羅薜蘿容翠嵐烟入臨流滌綱清掃葉霜痕積瓜田
手自鉏抱甕汲深夕新詩題絕巖不使人朋得自古高
賢倚入林恐不密愧余婚嫁牽微尚徒快悵別來歲月

遙身世逾伍仄相望五湖西迢迢隔方域離憂結中腸
披寫定何日雲停北渚寒雁唳長空涩終當攜尊酵醉
歌仲長室遲我梅花開松風理絲琹
茂倫曰淡而綺綺而不繁氣韻欲流近心獨妙

黄陶菴先生殉節乙酉兩世未葬諸弟上枝拮据
舉襄賦此志感

嗚呼江夏英蕤落青雲器持此歲寒心慷慨赴明義皛
榮練水濱碧血照天地獨憐陵土中四喪未歸瘞夜臺
遺恨深耿耿目猶瞑有美見天倫磊磊雁所事靈輀出

郊原執紼四遠至鬱鬱京兆阡宛宛延陵宇庶以答義
昆貞魂可稍慰弔鶴兮飛翅來翔阻迢遞遙瞻朧雲高
攬筆發深喟

節在禪兄過我荒齋爰山夫趙砥之繼至談咏竟
日率爾成篇

拂拭夏簟清炎歘晚彌熾曳屐迎高人凉風颯然至節
師久逃禪撥棄人間世一別逾三秋重來起弁寐示我
二賦天台雁蕩奇瑰瑰金石聲與公未足多揚馬可同轡兼
攜蘇生司駁詩卓犖富瑰製向彼府府言陳根徒委驕屐
讀坐忘疲小巫深子媿我袁中易來步趙同夙契諧談
無古今所戒雜聲利高者破玄關下者析奇字爾論如
涌泉胸臆盈得恣是時蘭風清日車轉庭砌瓜茶似僧
寮冷淘間乾糒終年困塵鞅頓爾發神智皆云此晤良
惜別緊挐袂吾衰久矣夫心跡多蕪累公等施鉗錘或
足謝天剔所恨相見稀形影俄離異明發隔山川此夕
同襆被聚散何足云浮雲本無繫
毛大可曰練練清蒸頓挫自老此種格韻仍從少陵得來

初夏過巖園二首

薰風動院牖萬類光融融翠木領森秀四野彌青蔥名
花映朝暾煙霧靄空濛好鳥間關鳴樹頂和絲桐悠然
感物化斯意誰與同
林氣晨夕佳松竹叠遙翠攤書坐東軒日移花影疊文
禽不畏飛野叟時一至話皆有餘清歸髮此焉遂對酒
情話多精草不知醉
無殊日謂近卑柳實有選體之深益卓柳詩全從陶謝得力左司尤孫近古顏華玉謂五古先學左司然後諸家可入誠不易之論今人作五古頗知宗選然級拾皮毛神韻索然嬌任者遂以學選為戒豈通論
以

寄王西樵吏部森呈阮亭工部

玉質生荆岑光剡櫝中兒珷玞旨逃城五都誰能銜風驂本同源作者代游衍古調歇不彈新聲日流變根荄苟不存枝葉徒浮縟夫子實起衰英雅欲兼擅哲弟爾二難珉瑜世交羨聯翩翔蟄林燚若雙飛燕賤子復何知一經守孤獨徒然仰蓬壺末由侍塤篪義發白雪技蔓草已淒纏鄭聊今嗣興風軌扇羣彥慚余非子輿名宇京華恩逕遞燕山游盤章託淺春聯蟲蝕自嗤敢覬相如爲

春日郊行同趙徐二子

搦情苦鬱陶有如困闌圈忽忽郊原遊山川曠吾眼步屧出城闉同心得儕阮登頓泛湖濱心目始一展足時朝霽初盈畦露猶泫碧草亂如煙晴絲天外罥鸎啼何處淺花雜無煩游雲濤蕩頃平翠屏列西巘波橫樹影新風遞漁歌緩忽石野趣緣臨流古懷緬由來賢達人何事釋嗟嗟壯士多荷殳英才或賈春今吾辭二塗倦飯顏猶靦兒值春氣柔臨妍物情善營營欲何為形役滋煩懣縱成榮與名所得蘇喟甑放懷不知疲拄策竟忽返恨無黃公壚揮酌共沈湎明當攜濁醪餘興盡遊務

吳氏孟月過楊懿遠 弟姊春坑物之占

過周安節館齋小飲

南莊沈氏居寥落百年後五公號聯珠此地窮蝸蚪到今讀書堂森森蔭榆柳諸孫避食貧素業願自守蘭芷紛參差闕青縈左右周子坐其間高吟動林藪見我來于于四顧間升斗饌中出新詩清音散瓊玖簷靜鳥踏枝簾疏花覆牖上人出賓寶羅列陳脯酒淺愧空樽愁

頗倒情良厚高軒矜少年吾恭愉老醜聞公素心徒交態能復有感今更懷舊此意向誰剖婆娑暫開顏陶寫忘白首君來出前郡黑雲連林阜阡陌迷所從沿溪問漁叟

懷俞無殊

昔別在周宋武陵花亂發今茲大火中上荇競耕堡東循吏孤節納百登林樾老去戀舊交情來惜華髮竹風釋素懷松露流華月悄然鄭思谿扁舟待超忽無輕行樂期庭草芳未歇

愚菴小集卷之三目錄

七言古詩

空城雀
寶劒行
臨江王節士歌
精衛詞
野田行
山中早行訪葉天寥先生不遇悵然有懷
對酒歌
酬方爾止見懷兼送之金陵省侍
訪顧樵水
贈陸鳳華
夢桃源
楊白花
潘江如遊閩過別託訪何玄子葉敬甫諸公事蹟
楓江酒船歌贈余澹心
茂倫席上贈胡彥遠丘季貞姚仙期漫賦
張公藥囊歌

苦寒行
山石次昌黎韻
送潘次耕北遊

松陵 朱鶴齡 著

七言古

空城雀

青雀飛青林下上聲啾啾夕孔空井中朝貪野田粒不羨玉山禾何來網羅遍寘意烈飈鏖戰血淋城闉道逢新鬼哭繞樹驚相呼空倉絕飲啄毛衣日旋踈嗟予生靈滿城尚枯骨見爾咽嘷安所息不見齊雲樓下火燒天紇干凍雀飛無翼

孝京日愈凋兒激不盡欷歔

寶劍行

寒芒銳銳蒼龍精吐景流商寶氣橫光淬鸊鵜聽秋水搖懸屈蟉連星文夜中風雨時飛去匣內蛟龍吼上作聲君不見亦茫開若耶涸歐冶鑄來天工錯又不見楚山雄吳水雌至精不隔會有期神異千年出井偶紫氣雖沈猶匆斗時來得佩君子身老狐潛形木魅走嗚呼此物不用彈侯門侯門仁義非純真亦毋借與斬佞臣佞臣埋濡噴血屍一朝提向白帝子府易萬具黃沙消我歌寶劍神激烈霜鍔雪花今不滅用之失所同鉛刀世人空自侮神物風胡不可期明晦自有定君看繞指風塵日何若潛光吉獄時

臨江王節士歌

長發日命意高迥元撫樂天而外罕有其匹

黑雲崩奔海氣惡霜風萬里勁鷹鸇長弧血色照高楓易水濤聲走枯蓬節士感此神悅悚起拔雄劍掣大荒蒼生纏漫非無意一朝掣電揮寒鋩斬鯨鯢跨冥勃紫蜺一張蝟毛磔旄腸沸血憤始平夜夜天街看太白

無孫日力摹古調是樂府本色

精衛詞

移山驅石未足奇精衛乃欲塡天池朝發發鳩暮滄海口銜木石雲中飛飛來咯咯作人語只爲當年父水濟大造何爲虐不平海水萬里搖空青鞭撻日月無出沒蹴蹋洪濤如瓶缻精誠自能開洺坳化化力與天吳爭西山草木會有窮怨氣往來終不散天地泯冥滄海枯帝女之靈乃可絕

野田行

衰草離離補行跡野燒連雲古田黑田中丘壟日夕多
高露朝朝泣新碧富貴難爭白骨春塚邊松柏辨何人
今日耕犁斷斷瓦玉臺當年梳墮馬

介白曰詩筋情悲唐人妙境

山中早行訪葉天寥先生不遇悵然有懷

崖空木落風修修宿雲羣起巖際流寒椓野雀呼不休
樵徑無人草露稠行盡岡頭叢桂幽莎亭菲几橫高秋
美人不在空夷猶颯沓空庭響長楸雜花嫣然明廢丘
茲來誰與銷離憂百年心事同沙鷗五湖浩蕩何所投
悵不從公汗漫遊青蘂寶藥南山頭他日相期杜若洲
浩歌一曲烟花愁

節在曰流宕俊逸柏梁體以此為佳

對酒歌

人生哀樂日異態所以志士多悲慨況我一身備坎壈
萬事零落隨秋莎昨夜商風戰黃葉幾人黑頭驚白雪
葵扇桃笙安可常榮華旦夕成彫歇古今茫茫一俯仰
池臺春草年年長玉燕誰憐漢后釵金盤頓去仙人掌
悲來買酒黃公壚上聲促節歌吳歈骨古恥與今人會

氣高不踏五侯廬且送懷抱何區區松花飯竹葉醉一
日吹飛劫後灰昆崙銅柱可倒摧楚漢戰爭安在哉海
天愁雲萬里來長生木瓢為君催如何局促生心哀

安節曰音節豪邁有爽氣其源出于太白

酬方爾止見懷兼送之金陵省侍

昔年偕子尨楮宿風雨寒燈嘆聲續漢家火井誰更竄
鶬鶊堂前散樺燭荒臺合淚數歸鴉廢苑臨風弔半綠
余感秋孤歸故園予隨水泮出闉門何地登樓堪作賦
蘇臺空宮湖陵雲須叟鐵甲竊吳市共道花源在江渚
輕翻汎汎荻溪深瞥眼逢君驚且喜多君勗我青琅玕
瀟塘拭淚起長嘆世事正疑峰九面人間難盡磴千盤
水落僑客本無家笠澤春風十畝除豈意下江兵忽起
虔村謝墅徧悲笳子念高堂理須去霜擇千林照歸袂
道上猶聞此業鐘雲中不辨鬥陽樹桃葉桃根且莫歌
蔣蘿應訪舊巖阿南國香銷白日暮北山芝長丹霞多
他時重憶吳淞月吾將與子同漁蓑

弱翁曰綿綿縟麗序次有倫在唐人中為劉夢得一派

訪顧樵水

空城來往但篠䅧惆惆寒蛩啼路側從藥蒔君立板橋
野荷猶坦改行跡池邊瘦草不勝霜林外閑花似相識
吾歌子謠悲復悲疎雨深烟織空夕

贈陸鳳華

聞陸有却金之事作此贈之

故人獨子青松枝顛頓江頭歌式微被椽止許安鄰架
一生不解食熊肥江河逆上老蛟立草木無英朱鳳飢
每感緇塵染素練曾聞杜老辭褐假欽子高風近古人
潤底粼粼青石見吾願崑崙路倒海塵飛勿生綠玉與
明珠珠玉能令生命賤采之失却千金軀不如登瀧山

汲䕃水東郭蕭條蹈苾履危機不中飛流矢

介白口語有關係高岸
寄家令得少陵氣骨

夢桃源

漁舟一出迷去津靈蹤常韜萬古春夾岸桃花復何有
至今空說武陵人武陵桃花隔深碧春山夢回忽如覿
落英滿島正紛紛桑竹千村盡烟客雲林不辨春與秋
瑤草青葺滿香陌時陳俎豆非人間望見衣冠多古色
野老相逢輿白頭飢向松根斷芝木巖徑子盤花轉迷
碧流深淺無人知不上烟霞遲攜杖洞中雲露不沾衣
靈境恍惚那能駐覺來猶見仙源樹層樓到轉不須臾
世間誰得避秦處是仙是隱不須驚夢裏相尋身亦輕

及倫曰秀麗綿芊與憭慄約
可與摩詰桃源行相伯仲

楊白花

楊白花飛飛落何處高樓千萬重宛轉從此去迢遙遠
道歸無期願得日夜南風吹吹著楊花入懷抱妾顏長
比陵苕好

安節曰只末二語已
極纏綿勝人多多許

潘江如遊閩過別託訪何玄子莢敬甫諸公事蹟

北風獵獵寒流凘黃塵黑霧吹人衣春日不出出亦瘦
空庭老樹號飢鴟君來過我何卒迫僕彼因人將遠適
爲君起歌行路難滿眼艨艟觜金戟驊騮不得驂弁山
空效能牛走廊陌君今東去經仙霞仙霞戰骨堆如麻
千山落日依殘壘入郡空城噪晚鴉當年軼事恐磨滅
納肝斷腕埋沓嘆君去爲我齋油素遺民說記應無遠
研殘伏文尚可搜居貼異土當一述作賦登高更浸誇
潮陽須問丁都護漲海茫茫鴻雁稀到時將及荔支肥
波濤翻覆非一狀待爾同釣滄江磯

介白曰七古之妙全在音節頓挫此作兼有青蓮少陵之長

楓江酒船歌贈余澹心

余子白皙烏衣郎楓江酒船琴瑟張搊箏美人坐兩旁參橫月落方浩倡痛飲不空金錯囊君才固宜草明光何爲浪跡長滄浪誦君長句氣莫當少陵野老堪頡頏誰同調者萊陽姜君今顧我浣花堂石闌蒲徑生清香犄首咄唶望八荒高歌岸幘神洋洋黃公酒壚典鷫鸘惜君去鷁飛方塘西湖曉黛施新粧夾岸官槐鼠耳黃櫂歌中流樂未央髣髴洛浦貽明璫爲君作歌霜色揚楓江酒船難駐歸時無及雁南翔重來就我彈清商

無錫曰風流騷宕想見李青蓮遊郎官湖時

茂倫席上贈胡彥遠丘季貞姚仙期殷賦

人情似秋雲俄頃異好醜蘭艾同束薪文章棄芻狗賤歎中國葵姸華竟何有社燕春復秋變衰豈云久得喪理本齊何事營身後安彼賢達人揮金邀拊缶願侯諾落多古情襟期每爲高士傾座中三子湖海英剪韭擊鮮樂事并舩船初泛箬下清腔目直視無公卿滄浪選興浮軒楹起視高樹明星橫櫓頭浩歌使鷗鷺天運物情已如此紆金佩玉徒營營今我不飲將何成

介白曰與介其高豪宕激越樂府道音

張公藥囊歌

張公藥囊手提攜不入吳市賣山棲浮氣堪編孝友傳道風恆與烟霞期南州高士入共棄惟君往來慰顛頗今雨交態安足論寒山白雲照明義我亦病叟違世情青鞋藥裹愁零丁會當結侶穫村北燃松摘蔬盃同傾

安節曰語不必多意味已足有岑參李頎之風

苦寒行

頊帝寒威何酷烈東南地維逆將裂太湖堅冰百丈深魚龍潛竄重陰穴千村惟見凍凝雲萬頃不聞濤噴雪西風日吼天地昏估客漁翁往來絕瘦日隱見無晶輝鍾山燭龍光欲歇雖然陽氣終回旋可忍罷民重酸切官稅傷筋髓已枯天行嚴凜骨還折時聞艇子陷冰圍絕炊隕命寵羅竊兼之茆屋偏赤府妻兒號寒忍嗚咽嗟乎彼蒼何憂夢水旱頻仍不堪說復見殺氣東南行災沴荊吳恐仍結君不見千尸掛丘陵俠欸裘快馬出京闕誰信無衣叫寒月

宗定九曰語出沈痛能感於人樂天秦中吟之流亞也

山石次昌黎韻

山石歷亂凌翠微楓杉十里蜻蜓飛百道細泉流木末黃梅雨過楊梅肥入寺不聞聲剝啄花龕半掩人來稀老僧驚起偏袒坐飯我青精充我飢須臾策杖出平莽半山鐘磬聞禪扉丹梯徑斷樵牧絕秪見嶽貨烟雲霏巨石蟠拏立猛獸翠屏却畧如長圍緣源萬轉興未極松花拂拂沾人衣此中仙靈真髣髴何用刺促羈馬韈願得息機混蟲鳥攜家采藥長不歸

送潘次耕北遊

崑崙木禾天下無當其未發同枯株潘生嶄嶄露頭角何異璵璠方敷腴哲昆文章煥零落賴子收拾灰燼餘十載悽涼歌隔谷至今神色慘未舒高氣已足空九縣健筆更欲凌三都新詩起予奪老眼羽翮絢練珠璣鋪今來別我適遠道擔簦直走無所須齊魯燕趙多奇士子去豈憂吾道孤鹿城顧子寧人久作客爲我侍訊今何如

安節曰昔人謂謝朓詩工于發端此作發端絕妙以後亦磊落有氣

思菴小集卷之四目錄

五言律詩

寶華山房雜詩四首

寄沈公紱兼呈眉生

過麗山湖

送袁孝子重其還吳門

同大庾介白周威茂倫樵木海序小集道樹菴

種菊次劉虛受韻

冬日懷姚文初包鶯發諸子

訪指月上人

山行

曉發紅林橋

天池晚步次無殊韻

胡姬走馬

君不來

館娃宮

採香徑

琴臺

酒城

孫丹扶諸公小集

挽韋青岑

題破山寺亭子得心字

過虞山同陳南浦諸子集劒浦池亭即席同賦

村居漫興二首

荷花三首

挽沈僉憲二首

寄章兩生

聞牧齋先生訃二首

人日雲間陳孝則過訪蒙惠新詩次韻奉答

聞沈友劒死事有感作

過徐崧之館齋

飲嚴園作

倪天章同檀度南公過訪

尊樊詩同天章山夫作

挽潘江如二首

宿茗華書屋二首

張鹿牀過訪承示佳集兼有贈言賦答二首

雷侯笏山過訪檜寺

春日二首

園居雜詩八首

送吳弘人館玉山

送周安節館洞庭

檜燈

徐伯調過訪

詠虎丘宋荼圃玉蘭和玄恭砥之

聽松

周起三致政歸過訪

遣興

寄荀瑞五

兩生過飲

曉起

江灣遣興二首

賦得殘月如新月

挽姜如農給諫

五言排律
投贈錢宗伯牧齋先生二十五韻
秋日述懷二十四韻
挽吳茂申先生二十四韻
詠雪獅子十韻
韓蘄王墓碑
思陵長公主挽詩

愚菴小集卷之四

松陵 朱鶴齡 著

五言律

寶華山房雜詩四首

山邑何年古茅茨抱碧岑谷虛聲自答松老氣常陰野寺魚鰕徙村烟薺麥深素懷誰與共蘿月候孤琴

東濟雲塘水潮溪松乳田非經兵後日不愛變前烟畦勢趨深澗秔香散幕天山農收穫好吾意亦欣然

惆悵獨憑欄深光起夕巒星搖松影碎灘過竹聲殘落

葉愁中聽孤燈梵後寒終年事萍轉何處老漁竿

出雲山易雨一夜石流平僧笠疎籬見漁帆淺瀨輕斷連峰一氣分合澗同聲潤物春無意山田巳可耕

安節曰學而處秀大約脫胎杜陵兼以劉文房之風致

寄沈公紱兼呈彤生

冶城揮別淚五載戰魚龍嘉樹猶存憶清樽竟莫從谿回春發雨月冷敬亭松高蹈誰同尚林間有嗣宗

過麗山湖

淞江非往蹟百里半漁簑波浪隨菱芡微輸到芰荷鷗

群出浦聚雁影帶沙多一櫂寒江外悲來試短歌

無際曰百里半漁叢所感甚深三四正申此意五六寫景清絕末只淡淡收味餘言外

送袁孝子重其還吳門

雪艇衝寒去衡門誰復過分甘吾力少問膳爾情多野樹雲無色遙汀水不波天涯看咫尺莫惜醉顏酡

同大庾介白訒威茂倫樵水海序小集道樹庵

徑入荒畦僻相攜支許儔院涼烟起翠林淨業鶩秋杞橘浮香細葭莎向晚幽絹閣淹對久蘿月已如鈎

弘人曰幽細似中唐

種菊次劉虛受韻

清風招北牖幽事託東籬辨種觀天意分根酌土宜功兼高士課理許逐人知他日龍山會能忘破塊時

介白曰三四說盡物理結語尤可感諷

冬日懷姚文初包鶯叢諸子

搖落空庭意婆娑對古梅停雲愁不解凍雪賸難開雁影銜寒過楓香拂面來此時恭屐跡何處印蒼苔

訪指月上人

踏花過竹戶聽鳥到禪關烟磬從風遠松雲渡水還瘦藤閒挂拂几靜看山幽意觀無際庭莎未忍刪

山行

山氣午濛濛緣源與未窮亭虛遙浦見磴曲野蘿通倚石搜仙乳憑雲數斷鴻前村逢采藥疑是鹿皮翁

曉發紅休橋

驅車寒色曉四望只孤津霜葉飛能辨冰花照漸親竹分山外影雞起樹邊身午店知何憩塵勞媿此頻

蒻翁曰中二聯句句洗發曉字此中覘人作法

天池曉步次俞無殊韻

地抱層巒秀天清碧黎秋斷虹明落木孤嶂俯澄流錫去珠宮變苔深石屋幽蓮華如可服何事覓丹丘點云池生下蓮華有人服之羽化

胡姬走馬

北地臙脂入南天蹀躞長琵琶翻舊譜袴褶衒新裝袖窄揮鞭疾靴輕過草香何須年十五調笑酒壚旁

安節曰轉輕過草香與子美廷肩一水香同妙

君不來

縱有新絲好能無故劍思罷粧愁動鬢慵繡淚垂絲止

覺雙輪轉誰傳三島辭花間看履跡惆悵獨生悲

館娃宮

歌舞何年歇芳魂尚可招梧宮秋未老香徑跡旋銷踏薜憐羅襪聽鶯想玉簫沼吳千古恨山髻自朝朝

採香徑

越地爭釵蘚吳宮好采香豈知蘭蕙路偏作棘荊傷臥積仍芳草啼烏自夕陽應憐簫徑畔羅袖此輕颺

琴臺

地僻娃館側名類酒壚邊自譜吳宮怨非操蜀國絃清

音流古木汎響聽飛泉颯沓空山道疑將玉指傳

酒城 在越來溪

波疑箬下清釀酒昔名城不解梧宮曉寧聞越甲鳴醒來蒼鹿滿愁去紫臺傾 樂府梧宮秋吳王愁 堪嘆溪流冷當年未解酲

介白山四詩詠古清麗之中饒有悲歌可嗣響季迪諸作

孫月扶諸公小集

共是乘軒客相將訪薙造雨回松圃細花照柳堂空說劍心猶壯論文道未窮急觴須盡醉揮手易西東

挽韋青峯

古德逐云亡湖山百里荒宦成仍載笠車挂獨絛桑瀛課空茅屋農經散約房軒軒天未遠誰與傳循良

安節曰三四可當韋公一篇墓誌

題破山寺亭子得心字

寺古晉靈蹟亭新倚碧潯涵空奔瀾瀾倒影浸松林法聽巡隊鹿香分啄果禽塵襟真可滌誰共白雲心

過虞山同陳甫沛諸子集劍浦池亭即席同賦

池閣好淹留嵐光翠四流荷風香拂席蕉雨氣增秋句

索西崑隱交論北郭幽烟鬟正空笑欲別更凝眸

弘人曰清潤自喜

村居漫興二首

麥隴飛蛩出桑畦戴勝鳴荷鋤招北叟把卷就南榮退谷安吾老愚公溢此生任人嗔爾汝一笑失愁城

世事遺流寞閒鷗共淺汀燒分欏葉赤烟合柳梢青匏過牆頭瀉竹乾案底螢灌花行藥外終日注元經

無咏曰閒適之趣悠近自然

荷花三首

碧水弄妖饒芳魂早晚招絳英雲海護紅粉露輕調態
起凌波襪香傳曳霧綃應憐蕩舟女臨映倍拚嬌
風輕遙送艷雨細近聞香暈酒開新臉施朱試曉粧立
波真解語倚月更低光玉女疑分種仙標特地芳華山有玉女連
方塘菡萏色一曲正離披唼影魚翻浪窺香蝶戀池折
來纖手稱供與淨名宜短櫂吳歌發寒芳起暮思
茂倫日稱認極矣按之字字貼切詠物詩當以此爲勝

挽沈僉憲二首

信有焚巢禍驚聞欲廢餐歌傷祝鯁苦迎遴沸羹難家
翻誰問挂壁琴送絕彈空懸冤水月夜夜照寒灘
風義千秋在音容廿載疎有心呼碧落無地問儲胥素
業朝烟盡孤魂夜雨虛每懷御李日彈淚滿襟裾

寄章兩生

弱歲論交早頹年遯跡同狂歌仍潦倒短鬢已衰翁菊
露浮香冷楓霜映曉空終期栽秫酒轟飲破籬東

聞牧齋先生訃二首

燕許推今代龍蛇厄此辰牙籤誰撿點斑管竟沈淪客

斷西州路山頹谷口春斯文嗟不起嗣響屬何人
音旨應難沫空庭慘綠苔架殘韋述史編勝子山哀賸
淡蕊蘭色倒飼粉蝶灰傷心白茆水猶繞畫堂回
甫乃日淒涼婉折情味無窮

人日雲間陳孝則過訪蒙惠新詩次韻奉答

良辰傳絲勝旅客到天涯得句臨芳草開樽對綺霞柳
絲風乍綰梅影日初斜去櫂愁難繫疎麻寄若耶毛詩王玠台袁倚人諸子

聞沈女列水事有感作

最意深閨秀能同烈士襟千秋憐慧質一夜愧琴心月
字烏啼切霜空鶴唳沈淞江濤百丈爲爾激哀音

過徐松之館齋

高士推徐穉蓀廬隱角巾窗招雲樹霽日展畫圖新選
勝遊常臥松之時選龍勝集安禪道與隣清名應爾占莫怪懶
生塵與作日未上語大爲吾輩生色戊日正使人名心都盡

飲嚴園作

秋香滿林壑文酒屢邀留拔席麥蘇美交簪竹樹稠菰

蒲仍索叢圖史足寘搜短榻淹晨夕高吟遣四愁

倪天章同樹度南公過訪

十年欽姓氏今日訪蒿萊湖海勞相憶宗雷得幾來屐痕香草惜詩思落花催正值尊綠滑何須斷酒盃時天章患酒斷飲

蓴羹詩同天章山夫作限用人字

碧縷四泓真蓴產吾邑四泓橋者真今多以他處亂之殘春采掇新輕淹堪餉遠淡淪最宜人鹽豉從徵下蒪鱸莫漫陳杜陵誇錦帶誰解覓江濱杜詩香聞錦帶羹本草蓴一名水葵或名錦帶宋人注以爲錦帶花誤也時與天章論材因及之

挽潘江如二首

薤露歌何數窮交獨嘆君束脩無俗客拄壁有遺文紙帳縈虛綱書籤慘落曛魂歸應有路終戀穆溪雲江如故居在黃溪

寂寞華山麓今名乃桑門華山幾湞人亾井徑疑尺書來未久永逝訃相隨筆塚生秋草烏巢別故枝相逢邢顒系自與治在泉路續交期穿之日如幺絃哀玉讀發人然者合衆妙

宿茗華書屋二首

竟似逃豪濮蕭閑掩薜帷何曾熱客至獨與素交期細酌陶潛酒高吟謝眺詩夜深親枕簟斜月到窗遲

尚有青雲士能存白髮人逕編搜共讀紛論夕兼晨花落紅猶濕草薰綠乍勻蒼涼飛動意爲爾失沈淪

張鹿牀過訪承示佳集兼有贈言賦答二首

寒林向晚昏有客駐高軒未怪儒衣古翻憐素履存雲霞新句麗泉石道風敦論到無生法瓶花當酒樽

傀吏三湘夢浮家五岳遊禪心歸梵夾詩興動滄洲薜蘚欣同對瓊瑤愧遠投送君烟浦外楓葉照行舟

雷侯芴山過訪拾寺雷成都人

古寺朋游罷空齋社淨因何期濯錦客忽問綺蕭人翡翠文章色烟霞吏隱身庭前森栢子猶發令君春

春日二首

草色亂青綸春歸綺陌斜野烟生不斷古樹禿還花白鳥依漁艇青山帶酒家杖藜風日好憑底答韶華

頻愁春燭燼春至復如何進艇乘新漲緣隄蔭女蘿鴉翻金線柳魚戲麯塵波好事誰攜酒空樽發浩歌

園居雜詩八首

送老真無計閒情付釣竿漢陰機久息甫里散長終几
傍齊簷竹窗臨向日桐小庭花蕊眼都發去年叢

高樹隱柴荊幽居絕送迎將泥看乳燕密葉聽啼鶯綺
穀翻花暖旗槍試茗清交牀莊叟蝶栩栩覺來輕

林氣蒸如霧晴光曉倍嘉綠齊遙岸草紅逮半谿花蛺
蝶黏金粉蜂喧散午衙鄰翁詩月令隨意問桑麻

顛頷惜年芳生憎對豔陽柳腰矜善舞桃臉競新粧點
易花陰下箋詩竹戶旁槧鉛酬永晝不敢負滄浪

拭篁芬亭雨開簾柿葉風那堪新鬢白還照舊花紅小
艇孤雲外鄰舂野薄中天難成一笑抱膝倚簷東

半輦收殘照微瀾漾綺川樽移黃葉畔幔卷碧雲邊不
了藤蘿月長新荻亂烟莫牽身世慮爛醉擲書眠

下春墓勤息田父戀殘暉鳥和烟成夢雲先月作衣藥
裹依樀柚炊藥對蟪蛄徙倚昏黃後無勞蔽板扉

歸帶安居上荷衣老故蹊曾聞王霸子幾見鹿門妻苔
石頻移坐吟箋細續題月廊更曳杖菊影壓霜低

孫宇台曰從老杜得手此更轉入幽秀

送吳弘人館玉山 玉山令爲吉親子

此去齊峰遠艱難水陸程亂山孳鳥道急槳聽江聲旅
館寒星動荒城曉霧橫天涯君莫歎接席芷蘭清 郭幼隗費崔如同館皆楚名士

送周安節館洞庭

山光落照邊孤客洞庭船濟勝君平杖談經子敬氈柳
陰金線細梅片玉鱗鮮好及春風軟尋幽徧野烟

墖燈

寶錢懸霄漢熒熒照大千星輝同歷亂月采倍澄鮮破

暗神靈聚函光佛性圓頓令祛五濁從此得安禪

徐伯調過訪

樹暝帶餘霞朋來雀語譁乍親湖海氣渾媿鍛鑪家京
洛煌煌客燕吳況況槎故山歸去好莫負寓園花 徐出祁公世培門下寓園祁之佑也

詠虎丘朱蔡園玉蘭和玄恭

琪樹倚禪房瑤光度世長豈因通月魄常自試雲粧玉
珮臨風舞珠塵襯日芳年年艷陽候流影照空王

孫宇曰工麗

聽松

逸響通松陰泠泠靜客心無風濤自壯合籟韻俱沈卷簟醒餘夢巡簷和細吟還憑纖玉指寫調入瑤琴

周起三致政歸過訪

官辭虞寄日志樂仲長初已著歸田賦還求種樹書雲衣看世事月杵玩端居更肯敦親故時來問荷鋤

遣興

無計驅愁物閒庭感歲華竹留遙夜月桃吐及辰花白袷輕春半黃蜂鬧日斜草玄今欲就何處有侯芭

寄葛瑞五

判袂將三紀停雲望遠天魚箋沈別浦雁粁惜流年蒲吐郎官筆榆飛姹女錢憶君方得句花下獨听然

兩生過飲

風昔凌雲筆今來餉尚有西崦看日落北渚望雲皈皂帽傳前老寒松物外論且拚酩酊去花影正迎暄

曉起

清旭透簾櫳囀啼過五聲烟輕霑柳濕露重注花明對鏡除休鑷開編殖未成左傳學猶殖也惟應拋世網簑笠事巖耕

江潛遣興二首

柴門帶水紆樸新闢吾廬敗壁牽蘿補鄰園借竹青蘿新供小摘梅老結相於且喜城闉遠荷衣賦遂初

出戸邀鷗友攤書對橘奴清香來几杖巧囀當笙竽蒼苔占農候冬爷問釣徒浮名成底事惟有學歸愚砥之曰儲王風味

賦得殘月如新月

已見魄生久還疑弦上時晨昏同半照朓朒不分規幾誤閨中拜憑揣鏡裏斜餘光已胎蚌試詠玉鈎詩

挽姜如農給諫

諫草留遺笥丹楓照旅魂風霾終日變海嶽此心存九死卿朝命一坏拜主恩陵陽松檟在千古暮雲昏崇禎壬午姜以直諫謫戍宣城甲寅沒吳門遺命葬戍所

挽李如石明府

南星隕夜陽巷哭嶷難乾秫豈饒彭澤風猶避灌壇千秋吳俎豆一載漢衣冠令長洲上一年此去朝天闕珊珊玉珮來

五言排律

投贈錢宗伯牧齋先生二十五韻

耆舊今誰在歸然獨海虞聖時留碩老天末遯滑夫道詘風塵日名垂造化爐儒衣推祜稽學海仰蓬壺早歲班三殿英聲播九區博聞微武貸闕覽識鋒予鈴索開風動花磚候景趨蘭臺披秘簡槐市定師模丹穴翔高鳳黃沙射短狐屢勞輿貝錦終見止颺史流九廿子史見節予頭公望原無對清流實有徒號弓天變急遷鼎日輪扶北斗懸衡正南宮聽履孤玉璜參兩寶金礪應時須世變

分陘渭人倫異菀枯衙門安故柳野服感新蒲舊史存周柱遺書抱魯儒神傷燕市筑淚斷日南珠漸與燕滋狎惟將竹素俱横經來子傾前席進王符媿我存微尚何當厠大巫披離同汎梗决起笑搶榆索馨形容改青成歲月徂序希皇甫重車候彥和紆倘許東家卜探奇老薄軀

孝章門典覽有則此方是贈虞山詩

秋日述懷二十四韻

廩秋爲白露林徑颯蕨蕤遂落江雲淨春蒸曉霧披荊英發爛熳鬼影送差池紫識蘭莖老紅看柿實垂蔭松風拂篁籍草月臨帷蛩響空堦切烏啼古木悲小冠開白帢壯齒恨難追舊拙安垂橐嬉遊憶佩觿簫韶聽聖主玉帛覲淸時共解杯槃舞寧憂壽耇吹百年俄遘運三極遂全移目慘江山異神悽羽檄馳何心對董策止足屈江蘺服道徒違俗傳經豈避飢阮嵇天遣放稽懶衆從嗤萬事都零落殘生敢怨咨時爲握粟卜大似顰蒲癖二酉搜文苑三墳泳聖涯字歌風當彼黍敬露宙得明夷漁獵聰明廢丹鉛歲月疲胡繩止白結雜佩向

誰貽短髮愁榆景孤貞悃婀娜含情與悱惻竟詠益悽其但使伸吾道何妨老釣絲

挽吳茂申先生二十四韻

介白日氣格堅整類騷義寧幽槧書情等作

鑿舟隨化盡井邃與時遷宦是中朝舊身同絕域捐故廬悲向遂流水斷鍾絃撫徃山河邈傷今涕泗漣公才寶遊等吾黨共推先秋卷馳聲大玄亭問字駢素風安八硯雅誼納蘭荃世服平輿鑑人來剡曲船南宮鰥一傾北部赴二銓小邑栽花暖行春澤錦鮮坤維俄震蕩

國步屢迍邅痛哭誠何補崩奔止自憐歸田仍素業告性有詩篇日斷方中日心懸尺五天吞聲惟飲泣照照似逃禪神理原無昧支離遂不痊哲人長已矣雅道信終焉宿昔追趨久生平盼眄偏每闕雖覺入實時共竹林眠白雪吟徵和青山隱結緣不堪尋舊蹟那忍度新阡橋變嗟難問芝焚嘆幾全中郎求貌似有道待碑傳閉㕍孤臣句悲魂倍黯然先生東歸詩有四山風雨一孤臣之句

無昧口語極悲酸不落衰颯之調以其身分高氣力厚也

詠雪獅子十韻

滕六飛花滿狻猊巧撮成振威無爪距作勢有光晶豈是金牛出還疑玉虎鳴形呈西域產質挖太陰精似吼臨瓊宇非虓踞廣楹止陪高士臥若遇賈胡驚謝女吟應佳孫窗映倍淸鋸牙氷骨脆蜷尾玉泥輕見晛愁銷瘦傾陽失拄撐眞堪供一笑昔日爾猙獰

無木日極形狀之工意味有餘是鏤冰刻楮手

韓蘄王墓碑

高冢寒原上豐碑茂草邊精忠留史策英魄護山川宋帝蒙塵慘宗臣戮力堅金戈揮落日鐵馬盪妖[illegible]誓反皇輿正終期赤社全劉張眞失步耿鄧可齊肩涙灑和戎議崩心返旆年南圖猶沮閣北伐竟迍邅望眼中原斷懸弓半壁偏隕星驚大將遺劍沒荒阡華樹悲難歇江流恨未蠲　坏埋虎氣三尺躍龍泉石冷空山月烏啼古冢烟祇疑風雨夕戰鼓尚鞺鞳

思陵長公主輓詩

國步方顚躓宮儀尚肅淸終令遺體弱長斷合歡情往事妖氛盛神都殺氣平梢梁飛枉矢椒寢暗欃槍貴主將開邸犹豪失佩珩倉皇殉宗社悽慨及娥英誓劍恩

慈割殷䌸衣血淚橫豈知桃李詠遂叶鳳凰鳴羽服違初願癡肌恨再生重飛吳市鶴强和洛川笙粉黛悲新市烟花愴舊京空依雲寢去俄向玉霄行斧月瑤娥影乘雲帝子精風雷開隧道霧雨暗銘旌無復陳哀誄何須有賜塋應知隧續過山事用公主不作鳳簫聲

[illegible]

愨菴小集卷之五目錄

七言律詩

清明日小集遠旒閣用介白韻

同包鷟幾張九臨過友人村齋

題沈酉侯村齋

過周安期山中故居

酬姜如須見寄

寒月

酬周侍御見寄

贈侯大將軍

宿虎丘山房

山夜鐘

禊日石湖社集

唐瞿瞿老師過訪

訪山中逸人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

寄趙大庾先生

覓梅

春日遣懷寄金孝章

聞無殊自上沙還光福有寄

寄雲閒王玠右名世

阻雪雲窩林若撫胡白叔諸公偕集

寄題介白山居

詠菜花

送包朗威

同陳確菴諸子集寶晉齋得誰字

過顧茂倫村居二首

謁三高祠

假我堂文讌次牧齋先生韻

重陽後一日讌集次韻

燈花和顧麟士

又作

送陳孝則還雲閒

呈牧齋先生

贈蒼雪法師六十

送友人適梁谿

陪牧齋先生登洞庭雨花臺即席限韻作
同馮定遠夜話
贈孫子長
送文初無ففف諸公適越州兼呈祁氏昆仲
和牧齋先生登莫釐峰同子長作
紅豆
碧梧
連理榆
放生池
次和侯漕亭冬至日遊金山
牧齋先生過訪
梅村先生過訪
新月
雜興
送洪學博之任永定
遣興二首
喜吳弘人閩夏歸里兼懷漢槎
登快風閣

又作
寄徐昭法二首
寄安節江楓菴
丙午除夕
丁未元旦
無題四首
挽沈治佐
垂虹亭過徐太史公肅舟中
寄陸孝山太守
過斜港嚴氏隱居
天香閣小飲
蠟梅
紅梅
玉蘭
西府海棠
紫芍藥
玫瑰
茉莉

菊花
寄許甫草二首
槃菴和尚駐錫邑之大悲菴敬呈二律
和安節南村詩二首
嚴園作
寄題張奠山草堂
送嚴顥亭都諫
讀梅村永和宮詞有感作
生日自嘲

送棐民弟司訓清河
送友人北上
虎丘散步
寄毛大可
贈周伯衡觀察
贈陳賡明
過華及堂酬答賢次韻

愚菴小集卷之五

松陵　朱鶴齡　著

七言律

清明日小集遠就閣用介白韻

萬頃飛瀾湧嶋臺諸峰歷歷逆青來長空氣淨烟初散曠野雲低鶴未迴人坐落花春樹老樽銜返景夕鐘催短節不厭頻留賦奇語湖光取次開

同包鶯幾張九臨過友人村齋

自鼓蘭橈問藥房方塘十里半垂楊桃花浪暖紅連艇竹徑陰深碧滿牀鸎語正愁詩律細篆烟時拂酒船香差池巾舄渾忘返倚杖看雲興轉狂

無殊月如初日芙蓉天然濃麗

題沈留侯村齋

踏盡溪雲草徑斜亂烟茆屋野人家竹間孔雀翻庭翠檻外朋魚蹴浪花盡日采霞供筆格有時招鶴護崗芽仰看此地饒濠濮皆羨雲門與若耶

過周安期山中故居

穡集重巾合翠微石者行跡尚依稀身逝各日名仍在

賦就甘泉世已非書帶漫隨寒燒盡薜帷供逐水烟飛
白蓮著作多凋謝更與何人共釣磯

酬姜如須見寄

介白曰悽惋之調手致嫣然

支離一病嘆無憀經案繩牀對綠蕉猿鶴化來機漸息
芝蘭焚後淚難消鹿門本自甘遺散臯里憑誰慰寂寥
澤芷江蘺無限恨頻傳莫惜五湖遙

寒月

令淡銀河夜氣清素娥應怯羽衣輕風庭摵葉飛聲急

霜樹驚鴉散影明皎透鼠屏燈失焰涼侵玉枕夢難成
碧容萬里同含思何處高樓最有情

樵木曰儂麗得之溫李結意深長

酬周侍御見寄

風來梧井氣初涼讀罷南華隱石牀芳草故人頻入夢
碧雲新句遠相將當年鍜憶山陽柳此日吟分曲水觴
鶩行文魚濠上樂幾時逃艇共迴塘

贈侯大將軍

衍地悲歌撫劒鐔稱戎仍自選雲岑門臨大澤能吟癸

枕對孤峰鹿徑深黃石秘符留蕙帳白猿雄術寄松林
知君氣槩凌秋買豈得懷鄉但越吟

南草曰雄渾有氣象得老杜之一鱗片甲

宿虎丘山房

蕭瑟凉生澗底松隔林人語襍秋蛩亭留片石殘霞映
劒去空潭碧蘚封燈鴿不聞僧禮磬旛幢惟見佛開容
自經鐵馬笙歌歇獨對寒星候曉鐘

山夜鐘

寒崖寂歷四無聲斷續疎鐘徹曉更響出雲根巖壑動

幽通梵力鬼神驚空林葉脫留鳥影滿磵霜飛助月清
身世窈然誰得槩頓從初地了無生

秋日石湖社集

祓除無異永和年玉雪遺坡賞倍妍高眺鳥從遊屧度
醉吟人倚落花眠絲楊影裏垂纖手紅藥欄前鬭綵箋
惆悵日闌回滿舫沙堤只見草芊芊

無殊曰清綺絕倫亂調不乏

唐翟翟老師過訪

隱几何人問偶冠忽來仙舫繫漁竿逢迎止覺兒童樸

粗糲猶堪長者餐移篘接凉花氣永吹燈受月夜聲殘
相看短髮饒悲涕休訴人間行路難

訪山中逸人

層崖策杖此幽尋烏几高閒處士心挂壁雲蘿深在眼
啄窗野鳥解當襟林梢葉落供茶竈竹徑風迴響玉琴
一自石門乘興至始知丘壑有清音

安節日五六幽韻天然章卿集中特秀之句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

空林皓魄澹春姿冷艷偏宜瘦影支素手不須尋翠羽

霜衣正似啄瑤池光翻傍水渾難辨影亂臨風只對垂
清唳九臯聲自遠休將玉笛更橫吹

寄趙大庚先生

擁褐空山道未貧蕭齋磬響一孤臣身埋豹霧眞忘世
樹長龍鱗始覺春篩字三年懷不減輪腸百轉向誰陳
天邊臥柳毿毿發寂寞荷衣但隱淪

曉梅

萬樹飄殘覆地香一枝深照讀書堂凍收露井方垂艷
夢冷瑤臺更結芳自是韻孤嫌妬雪須知骨老為經霜
亭亭獨面斜陽立收拾春風意緒長

春日遣懷寄金孝章

畏人甘自老墻東閒臥繩牀數落紅蜂出暖沾桃葉露
燕歸輕倚楝花風直鉤作釣終何得壞室編蓬可送窮
賴有潛夫能枉訊應憐潘鬢已衰翁

聞無殊自上沙還光福有寄

千林草樹總涵春為選幽巖更結鄰藝圃未須移舊竹
羣芳還欲採新蘋苔顏爛熳延嘉客燕語逢迎得主人
定賦小園同庾信覆杯花底莫辭頻

弘人日端雅之章字字標格

寄雲間王玠右名世

機山雲樹鬱綿芊閒道微君豹隱堅築種東皐惟佐釀
琴彈栗里不須絃筆滿翠映長源架秧草烟和子敬氈
知爾池塘多勝詠肯憑鴈翼寄新篇

阻雪雲窩林若撫胡白叔諸公偕集限刑韻字

蕭齋擁膝動微吟剝啄欣聞長者過石凍有聲風葉亂
窗寒無影雪花多論詩細覺心如髮對酒貪看色似鵝
興永不知深漏盡高歌無奈別離何

寄題介白山居

徧選林泉此地幽氤氲樹影抱溪流松鑪寒枕過新漲竹塢晴花聽午鳩四遠嵐光吟際合半空雲氣管中收知君乘勝乘身健日坐峰頭稱寘搜

安節曰山林詩能作溫麗語有王右丞風調

詠菜花

黄雲一望陌阡連徧稱村翁貰酒眠色繫金繩誰布地光連翠羽欲浮天低風錦合千重障炙日香濃百和烟吏羨麥畦青界道野花分綴亦嫣然

送包朗威

芭隋衡寒自擔簦送君南浦淚沾膺霜深古驛千行雁風急長河萬里冰易水孤津須暫駐燕臺落景莫輕登仰看廻策山花發叢桂應添翠幾層

同陳確菴諸子集寶晉齋得誰字

清簟疏簾倒接䍦高文披賞共搯頤庭前花影魚爭唼壁上蟲書鳥慣窺避暍正宜林蔭滿微歌頻勸酒行遲醉來散髮茆簷下野外風流笑屬誰

過顧茂倫村居二首

蒹葭積水浸蝸廬菜甲荒畦手自鋤花氣作霞來翠羽酒香成霧引文魚從封不發周南憤結客空傳濟北書坐把朝暾睎短髮問奇誰過子雲居

高士逃名此灌園壯顏甘自戀丘樊浴鳬柱渚從風立卷籜疏林帶雨翻時爇水沈開秘冊獨招脩霽護蘭蓀桔槔機息渾無累何謝龐公隱鹿門

介白曰清事獨能寫出淡中見綺興仍棄州

謁三高祠

荒祠烟草接平沙千載高風起嘆嗟霸氣蒼茫歸釣艇

詩名浩蕩落秋葭庭垂野蔓波紋動碑浸深苔日景斜擾擾塵纓自來往雪灘誰遣薦蘋花

假我堂文讌次和牧齋先生韻

蕭蕭落葉正愁予哲匠高論酒戒除蒼鵲自嗤同土木成書漫擬注蟲魚樽傳白墮揮渠椀饌具伊蒲佐蟹胥招隱桂叢今得主東皋十畝作詠鋤

重陽後一日讌集次韻

籬外霜尖綻幾叢追歡還與素心期更殘玉臂猶堪佩酒宿金樽好共持紅豆微歌彈往淚朱絃汎響發遙悲

寒城又聽秋砧發濩落愁看鬢已絲

弘人曰雅極矣郁帶悲涼此中眼人調

燈花和顧麟士

洞戶佳人未掩帷寒燈一穗正垂垂無端乍喜騰烟出
有待還嫌結蘂遲焰滿銀屏從自落光沈雲幌與輕吹
朝來聽鏡音書到挑盡寒燈遲所思

又作

蘭膏剪罷復流妍也學春葩絮錦筵自蔓自蹄寧有意
俄開俄謝幾時鮮蘂連巧障寒藥焰媒細終污彩鳳箋

最笑燈光垂欲盡撲蛾甘向火珠燃

送陳孝則還雲間

水漲桃花鼓枻遲友情尤重是臨岐泖峰雁字通鄉夢
吳苑鶯歌攪客思共展霞箋騰洛誦獨攜雲卷返山籬
海東烟島三春暮何處磯頭理釣絲

甫草門停句婉有情味悠然是錢劉一派

呈牧齋先生

山堂半似野人家閒拾瑤芝遺鬢華玉佩罷來拔羽服
琅函鈔後飯胡麻丹房只許調霞杵逝景誰當挽日車

藥圃竹洲堪送老休論猿鶴與蟲沙

贈蒼雪法師六十

空山半偈自安禪棨可今誰與接府花下翻經龍解聽
林間放梵鶴初還孤峰任拄穿雲杖碧澗長流洗鉢泉
何事更求餐玉法黃精滿地可忘年

九日遣興

搖落江楓玉露垂秋光渺老舊東籬貧將菊蘂供愁眼
畏向萸房理鬢絲雲亂遠烟成杼軸波橫峰影浸琉璃
寂寥門巷從無沒濁酒憑誰爲寄伊

送友人適梁谿

望亭西去夕烽稠戰壘寧牖恨未休草覆新阡行處淚
花殘廢苑幾人遊山泉帶雨供軌汲湖闊飛濤赴寓搜
覽古不嫌多感激逍君驕賦慰牢愁

無水日李從蘇臺至望亭詩調悽涼含情目送故不盡之音吾于此詩亦云

陪牧齋先生登洞庭雨花臺即席限韻作

極目重湖接水雲石欄時倚辨波文帆廻斷岸林端見
葉脫疎桐寺外聞翠靄拂巖中坐合朱霞散浦一峰分
前村指點山樵路何日攜家友鹿羣

同馮定遠夜話

學海人推大小馮君今才老更稱雄玉臺艷制親騷雅石洞仙經禮碧空錄冷但知吟好句節輕便欲御清風湖南蕭咏真行樂細雨疏檐聽未窮

贈孫子長

拂水書英嘆卷蓬談經林下有文中儒衣未廢珩璜佩禮器猶存魯薛風雷迸蒼龍侵筆格雨連桐乳落書筒谷音海錄傷心事好為烟巒守桂業

介白日三四典重五六以寫景綴之便成風遠

送文初無妹諸公適越州兼呈祁氏昆仲

輕舸遠汎白蘋秋攬勝非同汗漫遊水淨若耶遺遊跡山空宛委恣冥搜稻花香滿樵風徑楓葉丹連剡曲舟珠樹正看流翠影倡酬應在玉山頭

和牧齋先生登莫釐峰同子長作

奕兀憑空倚怒濤何年開鑿奠神鼇環洲水割坤維斷揷漢峰凌日御高天日石根通洞府海門雲物辨秋毫勢連縹緲尤奇絕乘興還思放小舠渡湖十里即縹緲峰東西對峙

無咏[illegible]力雄詞筆含[illegible]傑作

紅豆

占盡南州色態奇湘蓮曾唱右丞詞圓勻剪顆朱霞觸的皪中天火樹垂香國分葩人少見花數年始一開丹樓含曜鳥爭疑深宮正合供鸚鵡杜詩香稻啄餘鸚鵡粒舊本香稻作紅豆注云唐時宮中以飼鸚鵡何事閒庭漫陸離

碧梧

青梧掩蔭讀書堂百尺高枝引鳳凰新翠欲浮紗幌碧穠陰深罩寶爐香涼侵象簟先秋覺葉墜銀牀帶露光但得東園承早旭托根何異嶧山旁

連理楡

白楡歷歷種天維影落人間茲幹奇發籟韻含絃律呂銜星光映匣雄雌玉衡星散爲楡合歡靈卉原同性茲命仙禽許脈枝青葢婆娑情不少勞生何事苦分離

放生池

佛日長懸曲沼頭遊鱗唼喋萃花秋風吹細浪舒文藻月印寒沙起狎鷗悅性已寬吞餌厄忘機真失挺叉愁白蓮開處龍吟寂濠上于今有十洲

安節日四詩婉約清新雖刻之痕有雋永之味

次和侯漕臺冬至日登金山

陽律初回覽物華江天晴納海門霞浮空草樹迎蹕
跋浪魚龍避劍花雲氣近隨精梵出雁聲遙送暝烟斜
不須候吏催官燭自有寒星伴使車

牧齋先生過訪

門對春塘亂柳花高軒枉駐已棲鴉帽簷不礙疎簾入
香印深移漏鼓撾漫道徑荒鋤果里敢云玄草疏侯芭
雙瓶欲盡愁無奈金井桐陰月色斜

梅村先生過訪

十年魚素杳江湘欲采芙蓉遠寄將忽訪席門驚上客
旋彈瑤瑟奏清商鮮羹白苣園蔬滑軟飯紅炊野稻香
感往莫論吳社事耆英今已半彫亾 時先生述吳社始末

新月

清光瀲瀲到高樓旋滿松陰一點幽素女窺妝初鏤扇
廣寒雲幔正懸鉤近人恐著新華賛祿物應憐半敝裘
却笑上家才百里何勞飛鏡攬深愁

介有曰刻意標新 晚出時之最工者

祥與

瀨水橋邊記別離瓊枝百尺想光儀斑騅不返青絲鞚
寶瑟空彈白紵詞拂雨晴花翻翠蝶薰衣香草浸華池
那堪獨坐銷清晝强進玻瓈遣鬱伊

送洪學博之任永定

地盡甌閩嶺嶠垂犢轅惟有短檠隨儒林祭酒推何胤
漢吏神君頌魯恭吏牘擬將花管判訟堂閒對岫雲封
臥龍山外行春日應憶新宮五嶽松

遣興二首 虞山作

歌舞誰將紀夢華園林幾畫每興嗟臥麟尚認前朝塚

起柳偏依處士家水帶篆紋清不改山横眉嫵翠交加
麝花故作愁人意時將晴絲撲絳紗
清磬梵几淨無塵瓷葉茗花刺眼新避債那求銀衆衛
防愁預買不偝春康成帶草當青芝栗里巾車勝皁輪
獨抱遺經醉歲月吳差山下織簾人

九臨曰沈鬱悲凉不使人一覽知為摩杜乃深于杜者也

寄吳弘人閒夏歸里兼懷漢槎

春生凍解負冰魚喜爾南旋慰索居天與雪霜才漸老
世寬羅網日初舒倘坡菅徑邀勞友竹院新陰理蠹書

亭伯那堪猶北滯朔風回首更愁予

登快風閣

萬頃波瀾一望收披襟頓豁古今愁繞廊樹影連遙溆迎檻山光湧碧流夾浦雲歸漁市晚滿江雪滿荻花秋憑欄不盡滄洲興便欲蒲帆上釣舟

又作

傑閣崔嵬踞水隈長風疑送楚王臺波澄玉鏡窺鮫織月湧珠宮識蚌胎東海蜃樓當檻出西山霞綺照盃來凉生秖覺烟濤逸欲賦慙無宋玉才

茂倫曰前作情景滿樓後作氣象闊濶並一時佳構

寄徐昭法二首

一別精廬歲月徂比來曾有宿舂無身窮壑谷能逃忌隱託文章不厭癯春院繁英傷鄭繡秋風落葉感潘蕭稻粱那得麋黄鵠莫怪長飢化白鳧杜詩黄鵠高于五尺童化爲白鳧似老翁

山館悽清五夜鐘知君鉛槧興雖慵松龕火出書帷細草徑烟寒筆格濃可爲閒奇量酒戶悄因讀史發辭鋒相思夢𢌿林梢月惆悵雲縹隔萬重

寄安節江楓菴

瓢笠蕭然似退僧每攜書卷寄三乘巷荒晝給伊蒲飯客散寒依丈室燈夾岸疎林明野燒背村淺水出漁罾如余亦是祇園侶欲遣塵勞愧未能

丙午除夕

卒歲無如此日難也須草草具辛盤衰容睹逐浮烟換海態全從覆雨看乞食敢憑蒼玉珮駐顏難覓紫金丹欲驅貧鬼愁無術且爆簷前竹數竿

丁未元旦

曙光猶帶臘餘寒三素雲開卜履端梅吐玉鱗明淨楥柳含金縷曳朱欄年豐未若征徭減世泰先應綱罟寬歲酒漫拈循故事低頭却愧野人冠

介白曰悲慨之音翻成曠麗當于音節涵詠求之

無題四首

倦繡慵憑立盡斜闌風擁鬢透窗紗撩愁最是宜男草背恨無如解語花雲鎖陽臺殘夢斷月明湘浦遠峰遮那堪離別人千里日見歸鴉趁晚霞

夜合花開綺閣虛誰家陌上駐香車寶奩鏡掃螺紋細

銀甲箏橫雁翅舒可奈雙棲猶燕生憎並蒂沼紅蕖
鮫綃十幅空沾淚不見西來尺素書

一葉梧桐墮井榦錦衾誰信此生單雲綃霧縠冰肌冪
柱爐香篆玉簟寒涼宇月輪淒絡緯河星采動闌干
已知難卜渾難定獨掩空閨聽漏殘

短夢初迴玳瑁牀博山沈水懶添香重幃月冷寒先覺
洞戶霜侵夜漸長彈罷瑤琴還寫恨織成錦字寄誰將
臨妝不禁悲填臆嫁日羅襦在玉箱

安節曰情辭相傳不失唐
音一脈驅拾便入俗筆

挽沈治佐

童孺交遊盡此辰寢門彈淚欲沾巾幾時撫瑟音無計
隔歲披帷跡遂陳書帙蠹乾蒿里月筆牀塵鎖夜臺春
修文同調知多少好譜新辭奏玉宸 治佐工小令

垂虹亭過徐太史公畫舫中

停空祠前繫桂舟逢迎半是素心儔白鷗對舞楓江葉
紅葉初飛荻岸秋卷幔汀洲延遠眺移樽烟雨入冥搜
金華莫爾騫騰早應念泥塗雪滿頭

寄陸孝山太守

露冕風清海嶠秋一時文采動炎州丹梯峽寺飯初地
畫鷁珠江咏勝遊挾策未知千石貴放衙惟對萬峰稠
曲江祠屋今何處好薦蘋花駐碧油

介白曰結語
妙有風味

過斜港嚴氏隱居

四湖天外碧潯虛林樾重重覆古廬園似子山桐露潤
徑同栗里菊籬疎花間滿引東皋釀石畔閒看汜勝書
我亦有懷棲十畝此身無計謝簪挐

天香閣小飲

文桂千層散曉芳小樓開眺促飛觴香鋪甲煎從風遠
色爛金繩帶露涼仙子似移天竺種月娥疑捧帝臺漿
柏浮正值彤胡美只此薌林是醉鄉

無矜曰格調俊整五六
用事妙在使人不覺

蠟梅

庾林先試鞠衣裝雅稱佳人畫額粧蒸栗色同偏耐凍
擣檀香並獨凌霜流黃機上光零亂金雀釵頭佩恰當
最愛吟芳凝小院不隨春色點含章

紅梅

氷雪肌膚本絕塵胭脂淡抹倍宜人曉霞暈著春風面
紅玉嬌添半醉身逞艷故將朱點素憎寒須葬錦成裀
漁郎若解東皇意悔向桃源更問津

玉蘭

一樹瑤光累雪痕根移上苑玉溫磨門迎風乍拭何郎
粉裛露新廻素女魂縞袖颭去空春晼晚玉簫吹夢月
黃昏香林寂寂疑無夜姑射山頭許共論

西府海棠

韶姿綺旎占春殘仙種西來覆井幹蕤吐嬌紅傭早豔

葩舒淡冶怯餘寒玉環小睡肌全膩飛燕回風臉半丹
贏得小亭遮麗色凭闌直作錦城看

紫芍藥

紫豔翻堦殿衆芳洛陽魏后更凝粧熏衣欲染胭脂色
照盞交融琥珀光蘇剪絳霞風正暖香籠錦幔日初黃
麗華直得傾城國笑酹花神酒一觴

玫瑰

焰發丹蹊與絳房花林難並此芬芳擘來色奪紅綾餤
餌去香流百蘊湯揷髻麝熏勾謝女佩囊霞爛惜檀郎
殘膏剩馥休相棄汁滓猶堪拌食方

茉莉

素馥纖纖海外芳千金擕得越來裝星離不異敗瓊屑
露摘俄看滿玉筐新浴搔頭宜鬢佩夕凉欹枕暗生香
也知花意迎人意故韞瑤華待晚粧

菊花

籬間金蘂漫縱横莫訝精神太瘦生種貴延年堪送老
人能載酒可同傾甘簪露下含芳淡疎放燈前取影清
杜詩菊蘂淒疎放 陶徑不須愁落蘂靈均原自解餐英

李章曰詠物詩不切則泛太切則黏離即之間倘景傳合旋香魏穠流芬諸作已擅其勝

寄訂甫草二首

竹西歌吹近如何猶憶當年醉綺羅見說物華仍盛麗
豈無陳跡感婆娑蕪城蔓草愁中度隋苑荒烟亂後多
知爾風才明遠敵江鄉先寄憶漁蓑

別君殘臘又春華烟月揚州自昔誇玉蘂觀前花亂發
朱仙淨下鼓頻撾因人暫可趨公府覽古應深弔帝家
義山詩欲取蕪城作帝家 更喜逢迎多勝侶文樓會詠爛如霞

榮菴和尚駐錫邑之大悲菴敬呈二律

蕭然瓶鉢寄荒城三十年來頌政清花雨徧霑吳澤國法筵仍坐啓諸生雲窺丈室天香細月印寒林積水明涙說禪宗多老宿衲衣將相有誰爭

法幢隨指素緇迎野外茆菴卽化城羅夢醒來銷五濁晨鐘悟後得三生冰霜到老天難問風雨空山道始成覺路津梁知不遠獨慚淤倒俗塵嬰

介白曰清泌絕塵絕是禪悟

和安節南村詩二首

年來無地寄漁竿茆屋南村自可安竹外看山常曉榜花邊隱几獨危冠禪心不待晨鐘悟世味眞同木槿觀旁舍若容吾伴侶梧風蕉雨足盤桓

便賦鷦鷯托此身心閒何處少松筠林開水府冰綃淨座引嵐光翠髻勻屋角迎陽成種芙籬門過雨藥苗新蕭條只憶徐高士詞翰時親卽比鄰

嚴園作

松篁不厭屢經過香霧氤氳此地多滿徑綠陰遮箬格半簾紅雨落庭莎花如垂手傾城笑鳥解臨軒宛轉歌便欲蕭然解襟帶相看不飲奈愁何

寄題張虞山草堂

石板橋西一草堂淮流遶檻卽滄浪雲霞曉色連書幌水木清暉泛隱囊奕罷嵐光方獻笑吟成竹影欲浮涼射陽只隔垂虹月乘興應須溯渺茫

送崔顯亭都諫

月卿人望一時稀入對先還侍瑣闈九五方須調玉燭湖山豈得戀烟霏衣薰丙夜趨晨漏珮響丁東傍太微爲屬封章頻上殿哀鴻今日滿江畿時頻年水旱

讀梅村永和宮詞有感作

永和妃子承恩最錦瑟銀箏亦暫娛翻笑未秋辭玉輦得從哀草奉珠襦■思陵烈廟李賊葬之於貴妃塋旁松楸露冷蘭叢斷環珮聲悽月影孤莫道寢遊泥去歌舞椒宮從未卷龍鬚

黃心甫曰老杜未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昔人以爲格意俱高迥出夢得之上余於此詩亦云

生日自嘲

生計悅惡一鈞車浮名眞笑槿朝華逢人欲下頭三拜用方干事得韻難成手八叉用盧庭筠事鏡賣青銅長廢鑷書殘敝篋半侵蝸一生編纂曾何用只博他年覆甕瞭

送裴民臬司訓清河

秋風五兩去片帆輕千里江楓引客程愧我蓀秫難並
宇多君鉡幄好橫經淮山地接書門近楚澤波來泗水
清料得寒齋供苜蓿咿唔猶是老諸生

送友人北上

春風拂拂試征襦攜手沙頭醉玉壺驥足自應馳萬里
珠光今始照三都花高上苑紅英發日射觚稜紫氣孤
京洛故人多得意莫言公叔老樵蘇

虎丘散步

山光樹影裊樓臺誰問胡僧舊劫灰月悅清歌年少樂
松陰細語麗人來香魂尚戀墳前草霸氣長埋石上苔
日到落棠催客去滿江簫鼓正喧豗

沈融谷曰三四清麗五六悲涼結語應起最有法

寄毛大可

落葉蕭森送短櫱停雲東望倍含情辭華盡攬稽山秀
筆舉紛披篔竹英寘寘魚龍秋作夜菶菶琅玉墨爲兵
何時對剪雞窗燭詩苑憑君定品衡

贈周伯衡觀察

公瑾聲名海內馳行軒惟見錦囊隨論詩細欲分宮徵
愛士真如解渴饑故苑雲霞吞綵筆新春花鳥候清卮
杜陵千首能同讀載酒還與共析疑

贈陳麻明

十年傾倒未通郵欲寄蘋花隔遠洲書著幽求衡土木
名騰洛誦仰曹劉清流盡入平輿論佚簡還從石戶搜
自笑越人頻頓共何應得上鄂君舟

過華及堂酬晉賢贈

君家兄弟氣如虹比興抽毫句並工玉塵乍揮浮竹葉

金徽徐引泛松風共看劍氣連書屋不覺霜華上井桐
醉後放談彌滾滾渾忘今夕是衰翁

愚菴小集卷之六目錄

五言絕句
寶華山房作
顧園
古院
過東湖故居
即事二首
秋晚
遣興
七言絕句
宿莊賓伯齋中
無題
題蒹葭菴
三江口
題燕水畫
傷史弱翁
送孫無言歸黃山二首
送沈友聖之漢陽哭顧西巘二首

詠古十首
息夫人
西子
漂母
戚姬
卓文君
王昭君
綠珠
羊皇后
蕭皇后
楊貴妃
碧桃爲倪天章作
贈安石周翁八十四首
龍舟曲二首
中秋閶門燈詞三首
中秋龍舟曲二首
錢星歸自三衢
桂花月下讀季廸眉菴諸家詩

題孔廉石遺像
題介白畫
入山
和李梅公司馬萘淮合歡詩爲泰和蕭孟昉作四首
宗定九惠貽深柳堂集奉寄二首
無題
哭節在三首

愚菴小集卷之六

松陵 朱鶴齡 著

五言絶句

寶華山房作

抱犢人偏聚，驚弦意獨傷。不知幽磵草，搖曳爲誰芳。

顧園

沾衣桃露溼，拂面柳絲輕。一徑春光滿，誰來步屧聲。

古院

谷徑潮音寂，松陰鐸語空。白雲來窈窕，常護梵王宫。

過東湖故居

斯人不可作，門巷老翁迷。惟有緋桃色，年年發故枝。

即事二首

林靜過蕉雨，苔新破屐痕。花間弄雛燕，若個共黃昏。

名花催得句，好鳥唤梳頭。習習蘭風至，濃香滿院浮。

秋晚

樹影動羅幃，看雲倚夕暉。愁心如隕葉，亂向短簷飛。

遣興

霜寒依架菊，雨洗入檐松。獨坐莓苔石，呼童斷野葓。

七言絶句

宿馮寶伯齋中

繞廬流水碧于藍展簟烟光起夕嵐秉夜披衣猶蕭索
數聲清磬響花龕

無題

蕙風蘭氣滿氷肌斜撫朱絃落指遲却恨清商多苦調
紅梨花下譜新詞

題蒹葭菴

荻蘆蕭蕭萬里風接天波影和霜空數聲清梵寒烟外

應有魚龍候曉鐘

三江口 世傳范蠡載西施處

吳宮歌舞惱啼烏國破輕舠去五湖氣盡甬東爭一飯
一像兒不知遺恨浣紗無
圖語 介白日此意從無人道出

題樵水齋

嵌岩烟雨日霏微萬壑奔濤濺袂衣若向此中成小築
松花滿徑可忘飢

傷史弱翁

井逕陰風迸淚流遺書空散白雲秋泉臺莫更求知巳
彷彿何人到窾丘
無限悲意絕可感不忍多讀

送孫無言歸黃山二首

月觀風亭有勝槩 無言久寓揚州 天都回首是家山丹楓爽昕
紛相笑遊子歸來鬢巳斑

到處逢迎一劍緣雲山幾點蓼花秋嚴灘百丈清冷水
深照溪囊萬種愁

送沈友聖之漢陽哭顧西巘二首

獨凌氷雪上江船千里生芻涕淚邊為報故知輕遠道
楚天風雨泣啼鵑

晴川樓外倚斜曛黃鶴千年杳不聞欲弔左徒何處是
惟留一劍答徐君

詠古十首

息夫人

不言真媿未亡身却共匡牀擁下陳江漢芳蘭雙入夢
何須默默結羅春 傳稱生堵敖及成王猶未言

西子

聽夷載去辱吳娃辛苦陶朱作富家何似終身苧蘿畔
雲鬟烟艇蕩荷花

漂母

一飯千金未覺多功成氾水賞如何只因望報慚漂母
鍾室冤沈恨不磨

戚姬

楚舞悲歌淚滿巾娥姁而主切酸辛（呂后字娥姁見史記）可憐三
尺夷秦項身後難存一婦人

卓文君

眉黛輕描遠翠侵恩情早定七絃琴如何白首猶移愛
羞殺長門賣賦金

王昭君

一兒華容殺畫師君王真解重蛾眉漢恩空辦穹廬月
冢草青青盡淚垂

綠珠

衛尉財雄意氣麤禍樞端為買名姝河陽麗色知無數
一死堪酬十斛珠

羊皇后

一夕鑾輿鼎祚遷金墉板寢化朝烟只將司馬供嗤笑
博取戎王枕上憐（劉曜問后我何如司馬家兒后對云云語見晉書）

蕭皇后

歸來塞北侍宮闈階氏嫡婿滿目非燈火漫勞申諷諫
內庭封事有徐妃

楊貴妃

華清方賜洗兒錢鼙鼓驚天未一年九馬不西負其妻（去）
母（妻母后貽君悴）御妝依傳擁嬋娟

無殊日十詩皆有新出之旨每一首可化作一篇史論

碧桃為倪天章作

碧桃點點五更風結子由來候落紅莫問雁蕪山下去
玉田只在畫堂東

贈安石周翁八十四首

磻溪釣叟不知年容與支筇似散仙破架蒙頭無一事
木魚時響佛燈前

書賜先朝手自披清談歷歷羲熙時飛深肯始留真蹟
不許人間道畫師

閱盡繁華世幾更長貧只茹舊蕪羹虞山一死後誰相問

惟有踏燈記姓名

湖閣久已挂綸巾日對松筠名欲沉偶飯登真原有訣青精飯方見登真隱訣莫愁飯底欲生塵

龍舟曲二曲

喧喧萬楫櫂頭風湧濤翻萬馬強兩岸畫船齊兜幔

不愁濺水溼紅粧

沸天笳鼓競吳艘水面游龍戲萬條只恐海波飛欲立

鮫人無處織輕綃

中秋踏燈詞三首

晶晶金波濯采鮮虬燈萬點鬬嬋娟嫦娥也似多情思

下逐香塵看少年

九陌熒熒不夜天絳河光淡倍流妍道旁微有香風度

知是妖姬墮翠鈿

烟殘臘炬桂輪低歸騎三更曲巷迷何處豔歌吹玉笛

紅樓縹緲碧梧西

弘人門此種風情不減昌穀

中秋龍舟曲三首有序

中秋燈市僅見吾邑父老相傳云始自萬曆中年近

又有龍舟之戲每舟燃燈數十鼓樂喧闐畢具會于

垂虹亭橋下往來舞櫂旋折如飛士女遊觀遠近咸

集尤他邑所未有也次雪樵水先成詩余踵而有作

以紀一時歲華之麗

火樹銀缸映月鋪琉璃片片閃重湖光明直欲連鮫室

驚吐驪龍頷下珠

虹亭雲比幔亭多淩亂珠輝澗素波應共塔燈流照遠

明朝漁網笑空過俗說塔上燃燈明日網捕皆無獲

喧闐簫吹繞長虹木馬千盤皓魄中霜女素娥皆寂寞

夜深應會水晶宮

鎮星歸自三衢

青霞福地似蓬萊一線天低首重迴到日兒童迎笑問

可逢僊子看棊來

桂花月下讀季廸眉菴諸家詩

天葩飛落廣寒宮片片清香引碧空髣髴衆僊彈法曲

紫簫吹徹月朦朧

題孔廉石遺像孔有還金事余爲作傳

讓水廉川許結鄰不貪真可識金銀于今滿路南塘客

對爾鬚眉憶古人李卓曰或疑南塘語太露然杜詩已有衣冠兼盜賊之句

題介白書

金碧參差古木中曉嵐盡作髻螺容何人爲蠟穿雲屐
踏破蒼藤幾萬重

入山

石澗松風聽不窮茆堂寂歷曉烟容丹梯百道飛霜葉
疑有靈楓化老翁

和李悔公司馬泰淮合歡詩爲泰和齋孟昉作四首

泰淮瀲灧月偏明偎子寬裳降玉京十二闌干花婀娜
雲鬟簇擁看傾城

蟬鬢輕匀翡翠翹新粧淡冶盡難描羅衣須稱腰支小
爲剪冰蠶六幅綃

合歡雲錦燭花蹊月扇銀鐙隊隊齊今日蘭房佳氣滿
催妝不用汝南雞

鳳舞鸞歌樂未央將雛一曲遶虹梁玉盤簇出偎家果
先剖榴房摘子嘗

宗定九惠貽漁柳堂集奉寄三首

十里垂楊映暮霞東原滿眼舊繁華關情最是靈和柳
留得絲絲處士家

螢苑雞臺勝蹟遐臥遊常汎曲江槎非君筆底千重錦
那識隋隄萬樹花

青陽烟景蔚林廬滿院輕紅點素書遙想少文花下坐
隱囊棐几玩游魚

無題

低簾紫燕度交飛戲水紅鴛每並頭可奈錦幃人去後

春風無語落銀鈎

哭竺在三首

陽九卿家不計年稱詩長廢蓼莪篇一身瓢鉢寒山寺
茹蘖吞聲仗佛憐

西磵心交四紀深春來分手更沈吟豈知一別成長夜
騷賦同誰論古今

叢菊香殘桂葉凋旅魂何處寄飄蕭長留一掬西臺淚
灑向寒江湧作潮

愚菴小集卷之七目錄

序一

毛詩通義序
禹貢長箋序
尚書埤傳序
挍定水經注箋序
輯注杜工部集序
箋注李義山詩集序
戰國策鈔序
新編李義山文集序
陽明要書序
讀左日鈔序

愚菴小集卷之七

松陵　朱鶴齡　著

序一

毛詩通義序

詩之爲道以依永而寘苑結以微辭而託諷諭此非可以章句訓詁求也章句訓詁之不足以言詩爲性情不存焉然而古人專家之學代有師承又非可鑿空而爲之說漢唐以來詩家悉宗小序鄭夾漈始著辨妄朱紫陽從之掊擊不遺餘力集傳行而詩序幾與趙賓之易張霸之書同廢雖然烏可廢也古人之書卷末多繫以序孔安國遷古文書序于各篇之首王弼遷易彖象爻辭于各卦之中毛公取詩序移置詩首亦猶是也序之出于孔子子夏出于國史與出于毛公衛宏雖無可考然自成周迄春秋數百年閒陳之太師肄之樂工教之國子其說必有所自來大約首句爲詩根柢以下則推而衍之推衍者閒出于漢儒首句則最古不易觀于六亡詩之序止系以一言則後序多漢儒所益明矣觀于毛公之傳宛丘不同于序說則首句非毛公所爲亦明

矣序之文既最古毛傳復稱簡畧無所發明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箋詩或牽經以配序或泥序以傳經或贅詞曲說以增乎經與序所未有支離膠固棄詩人言前之指言外之意而盡汨亂之孔仲達疏義又依回兩家無以辨其得失則夫紫陽集傳之出大掃蒙翳而與以廓清此亦勢有必至也雖然毛鄭可黜而序不可黜黜序則無以爲說詩之根柢不得不循文揣義斷以臆解較之漢唐諸儒雖明簡近情而詩人之微文奥旨已不可復識此何異寫生者取雲孫之聲咳形容而追貌其祖

先之面目又何異聽訟者去當時之契券証驗而冥决以後代之爰書求其不爽必無幸矣吾所謂鑿空之說不可以言詩者此也雖然序果一一可信乎曰國風三頌舍序其無詩矣惟是楚茨信南山至采菽隰桑諸詩皆正雅也而序以爲刺幽衞武之抑幽王世詩也而序以爲刺厲凡若此類實難免于學者之疑吾以謂有不足疑者孔子時去周公將五百年太史掌記未亾矇瞍律呂未失賢人君子弦誦未絕也雅頌猶殘闕失次反魯始克正之況經戰國之雲擾秦政之燔滅楚漢之龍

戰虎鬬能保無簡編之淆亂者哉書藏孔壁猶亾佚居半三百篇特存于小儒曲學佔畢諷誦之流傳何獨能一無訛舛孔删如故哉吾則以楚茨諸篇定屬錯簡序已非當時之舊此又深有賴于紫陽之是正者也語云冢尺雖斷可定鍾律序爲詩之冢尺也尚矣一汨于康成之膠滯再汨于紫陽之斥排將聖人所謂主文譎諫厚人倫美教化以至于動天地感鬼神者其終晦昧湮沒而不可求已乎余不敏竊主古義而參諸家于序之不可易而可信者爲疏明之其牴牾不可信者則詳辨

之要以審定可否綜覈異同使積蔽羣疑渙若氷釋庶通經之一助云爾抑觀東萊詩記所載朱氏云云皆奉古序爲金科黃東發引晦菴新說亦多從序然則廢序言詩特過信夾漈之故初非紫陽本指乎吾不敢以紫陽之詩有殊于孔氏之詩又不敢以孔氏之詩而格夫紫陽之詩也故參伍羣說以折其衷焉世之學者其毋以余爲輸攻紫陽斯可矣

姚文初曰小序亦有難通處呂成公尊信太過朱子所以辭而闢之必如長孺之論方爲無弊

禹貢長箋序

神禹功高百王維夫子之稱之者曰盡力乎溝洫而子輿氏則云莫不善于貢夫所云不善者必其後世子孫奉行之失所云盡力溝洫則任土作貢是也考禹制貢之法兼行井牧實可治于萬世而無弊今夫天下之大患孰有過于漕渠咽喉關礙爲河疏濬塞但成空談者乎又孰有過于中原土曠彌望蒿萊竭東南一隅以養西北者乎又孰有過于小民骨折髓枯梯航萬里而司農輒告匱者乎又孰有過于賦役無準吏緣爲奸額日繁而蠹日叢者乎凡此皆禹經畫所及一一淚發熱計

于千載之上者也今觀禹貢一書甸服有粟米之輸則貢篚不及也八州之賦止以供五服諸侯之租稅而天子不煩挽漕也土貢雖及八州五服諸侯即以所賦易之民不滋擾也甸法通于天下軍政藏焉養兵無絲粒費也灌溉廣而樹藝勸高者雍梁卑者揚兗不聞土滿人滿之患也舉後世之曰積貯曰屯營曰進奉曰和買曰勸借曰封樁曰瓊林大盈之類聖人無不以身爲之救而以法爲之維嗚呼此禹之所以功高百王者乎或者謂洚洞既平九州繁阜即實貢玉食惟王不貲亦何

告焉是不然禹蓋以一人勞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者也荊揚財賦擅天下大半夫豈不逆知而其著之書曰土塗泥也田下下也土貢必謹誌所産遷其地而弗爲良也九等之賦有錯出以寬之不蠶地之毛也使後之人讀之而喟然曰以彼其躬乎洚洞如此利盡九州如此猶且恐恐然嗛嗛然甘監門臣虜之養而不恤者何爲也庶幾寶貢玉食不至爲徵山賦海者之所藉口乎此吾所謂後世末流之敝無不以身救之而以法維之者也或者又謂堯之爲君也茅茨土簋敝履鹿裘樸畧

焉而已及至禹而海錯橘柚有貢金銀有貢珠璣玉石有貢不幾爲漢唐之誅酎金遞荔支者觴濫乎是又不然夫風會日趨于奢而過損必激爲汰宋孝武見高祖牀頭土障壁上葛燈籠麻繩拂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後世人主安知不笑茅茨土簋敝履鹿裘爲陶唐一田舍翁哉是故雕璣玩好吾不禁人主之所欲而但著爲則焉使之不責有于所無不悉索以爲富如是已爾若夫世變日新無藝之征叠加而未已斯固聖人之所淚發熱討而無可如何者也非其法之止可治一時不

可以治千萬世也古今諸儒注此篇者不下二十家互有異同舛錯不少余甲申歲讀書金陵瓦官寺竊網羅諸說會稡一編謂厥賦貞當是下下之轉東迤北會于滙當是爲滙之訛間以質之閻潭何玄子先生先生躍然印可時先生方著春秋比事屬詞未及尚書遂命余卒成之藏皮敝篋已踰二紀頃乘暇日重加釐訂賦稅河渠自神禹至今三千餘年之利害得失約略如指掌以至山川都會地理水利之端凡經文所有者無不博考而詳辨焉斯固經國之先資救時之良砭也百世而下苟能師神禹之意而用之斯民其有瘳乎

尚書埤傳序

六經之學非訓詁不明然有訓詁不能無異同有異同不能無踳駁他經皆然尚書爲甚蓋尚書者帝王之心法治法所總而萃也後世大典章大政事儒者朝堂集議多引尚書之文爲斷據義解一訛貽害非尠如誤解用牲于郊牛二而世遂有主合祭天地及南郊北郊之說者矣誤解九族與罪人以族遂有旁及母族妻族而坐之者矣誤解桐宮居憂復子明辟而世遂以放君負扆眞爲伊周之事矣誤解金作贖刑始以黃金易黃鐵矣誤解臣妾逋逃始以婦女從軍矣誤以洪範五行牽合庶徵福極而介甫反之遂謂天變不足畏矣誤以弗辟爲致辟居東爲東征而公孫碩膚之美不白矣誤解弱水在條支崑崙即河源及書序成王伐東夷而漢武之窮兵西北隋唐之越海征遼東皆不足戒矣嗟乎傳書豈易言哉百篇之文火于秦殘于漢馬融鄭玄王肅之徒開闢草昧甚爲簡略古文孔傳晚出書義稍顯孔穎達爲之疏雖正二劉之失未愜學者之心求其條貫

舉言闡明奧指信無逾于仲默集傳者但其意主于擯弃注疏故名物制度之端不能無訛筆力視紫陽易詩二傳亦多不逮識者不能無憾焉考明初令甲本宗注疏蔡傳附之後又以蔡傳未精命儒臣劉三吾等博采諸說參互考訂名書傳會選頒諸學宮其後大全行而此書遂廢又其後制科專取蔡氏而大全亦庋高閣白首窮經仍訛踵陋讀禹貢者河渠遷改昧若追風陳洪範者九數相乘迷如辨霧此以攻經生章句猶隔重山况望其酌古準今坐而論作而行卓然稱有用之儒哉

余竊用愍嘆此埤傳之所由作也記曰疏通知遠而不誣書教也夫推之時務而有宜有不宜不可謂通試之異代而或驗或不驗不可謂遠　列朝經筵進講必于及尚書誠以三五以來崇功廣業咸出其中非徒古史記言記事之體余之輯是書也主詁義而兼及史家臚舉疑而斷以臆說務求爲通今適用之學庶幾孔堂之金石絲竹不盡至于銷沈磨滅云爾若以仲默之書舉然尸祝不應輒有異辭則余且撟舌而退夫仲默作傳已不盡同紫陽之說何獨疑于生仲默之後者哉

校定水經注箋序

隋書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二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卽道元也水經撰人則不著其姓名唐杜佑作通典時尚見兩書言郭璞疎畧於酈注無所言撰人桑未之考也舊唐書始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者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亾其五然未知兩注之一存一亾已見于斯時否也新唐書乃謂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言桑欽者本此崇文總目作于宋景祐與新書志同時不知新志何所據以爲說也說者疑桑欽爲東漢順帝以後人以經有彘縣之文也然經云江水逕永安宮南永安宮昭烈托孤孔明處又云江水逕諸葛亮壘圖南得非三國間人所爲也不寧惟是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金源宇文氏以爲經傳相淆經傳旣淆則作經作注之人不可分也此皆歐陽玄之所致疑也以愚觀之西漢儒林傳載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尚書晁氏云欽成帝時人使古有兩桑欽則可審爲成帝時桑欽則藝文志不應不載其書又所舉水道地名不應多屬東漢以後也酈道元注

每引桑欽之說皆與水經不同又不應一人之言彼此自相違戾也及考道元所引自云桑欽地理志而不及水經則知欽所撰者乃地理志爾後人因其書失傳遂誤以爲水經此新書志之失考也郭璞之注杜佑譏其疎畧必非無此書五代干戈搶攘遂已逸之今道元注載郭景純云云殆卽彼注中語而或以爲郭璞作水經此又舊書志之失考也或若又疑桑欽作之于前郭璞附益之于後他書或有後人增入此則不然也金禮部郎中蔡正父作補正水經三卷元蘇天爵梓行其書歐

陽玄爲之序據云正父因宇文氏之言而感發一正蜀板遷就之失于趙代間水特詳江自尋陽以北吳松以東又能使道元無遺憾惜乎此書之不見于今也雖然水經既無古本可據與注不免相淆正父以數百年後之間見而補正之竊恐欲正其淆而淆愈甚也余謂此書不可讀者不惟經傳相淆尤恨闕文與錯簡往往而是今酈注雖仍四十卷已非原本之舊太平御覽引水經注語多今本所無則所亾五卷誠無從得而考補矣若其彼此之互移前後之倒置苟覃思博覽之士循文

繹義猶可得而釐訂之也先朝萬曆中王孫朱鬱儀與謝耳伯箋校此書主以宋本參以吳歙二本更其錯複者得十之三四至于河水與大河故瀆張甲屯氏諸河及漯水汚水江水之類尚未能考定識者憾焉余以暇日重加鈎索其中汨亂混淆者據古今地理一一取而割正之于是斷者得連離者得合顛倒者得次第庶幾讀者不至聱牙棘口輟卷而歎雖小小訛脫時復有之然于此書大體無傷也至于水經撰人不知爲誰斯固當從闕疑之例姑置弗辨可也

陸翼王曰宋潛溪嘗有辨此文條析更爲精細眞讀書人心眼

輯注杜工部集序

客有譏于余曰子何易言注杜也書破萬卷途行萬里乃許讀杜子足不踰丘里目不出兎園日取詩史而排纂之穿穴之蘄以自鳴于世吾恐觚棱刓而揶揄者隨其後也余曰是固然已抑子之所言者學也子美之詩非徒學也夫詩以傳聲節奏成焉聲以命氣底滯通焉氣以發志思理函焉體變極焉故曰詩言志志者性情之統會也性情正矣然後因質以緯思役才以適分隨

感以赴節雖有時悲愁憤激怨誹刺譏仍不戾溫厚和平之旨不然則靡麗而失之淫流離而失之宕彫鏤而失之瑣繁音促節而失之噍殺綴辭逾工離本逾遠矣子美之詩惟得性情之至正而出之故其發于君父友朋家人婦子之際者莫不有敦篤倫理纏綿菀結之意極之履荊棘漂江湖困頓顛蹶而拳拳忠愛不少衰自古詩人變不失貞窮不隕節未有如子美者非徒學爲之其性情爲之也子美没已千年而其精誠之照古今殷金石者時與天地之噫氣山水之清音嶒崆響答于

溟涬澒洞太虛寥廓之間學者誠能澄心祓慮正已之性情以求遇子美之性情則崆峒仙仗之思茂陵玉盌之感與夫杖藜丹壑倚棹荒江之態猶可儼然晤其生面而揖之同堂不必以一二隱語僻事耳目所不接者爲疑也且子亦知詩有可解有不可解乎指事陳情意含風喻此可解者也託物假象興會適然此不可解者也不可解而强解之日星動成比擬草木亦涉瑕疵譬之圖罔象而刻空虛也可解而不善解之前後貿時淺深乖分欣忭之語反作誹譏忠剴之詞幾鄰懟怨譬諸

玉題珉而爲轉寫也二者之失注家多有兼之僞設假託疑誤後人譬說支離襲沿日久薦丈光燄化作百重雲霧矣今爲剪其繁蕪正其謬亂疏其壅塞諸諏博闢網羅祕卷斯亦古人實事求是之指學者所當津逮其中也余雖固陋何敢多讓焉客曰子言誠辨然當代鉅公有先之者矣子之書無乃以爝火附太陽余曰材有區分見有畛域以求其是則一也今夫覘日者登中天之臺則千里廓然闞之于曲牖所見不過尋丈光之大小誠有間然不可謂曲牖之光非日也賢者識其大不賢識其小總以求遇子美之性情于字句何索之外卽說偶與同亦博考羣言折衷愚臆豈有所牴牾齮齕于其間哉客退遂譔次其語以書之卷端

箋注李義山詩集序

申酉之歲余箋杜詩于牧齋先生紅豆莊既卒業先生謂余曰玉溪生詩沈博絕麗王介甫稱爲善學老杜惜從前未有爲之注者元遺山云詩家總愛西崑好只恨無人作鄭箋子何不并成之以嘉惠來學余因翻閱新舊唐書本傳以及箋啟序狀諸文所載于英華文粹者

反覆參考乃喟然嘆曰嗟乎義山盖負才傲兀抑塞于鉤黨之禍而傳所云放利偷合詭薄無行者非其實也夫令狐綯之惡義山以其就王茂元鄭亞之辟也其惡茂元鄭亞以其爲贊皇所善也贊皇入相薦白晉公功流社稷史家之論每曲牛而直李茂元諸人皆一時翹楚綯安得以私恩之故牢籠義山使終身不爲之用乎綯特以仇怨贊皇惡及其黨因幷惡其黨贊皇之黨者非眞有憾于義山也太牢與正士爲讐綯父楚比太牢而深結李宗閔楊嗣復綯之繼父深險尤甚會昌中贊

皇摇匈臺閣一旦失勢紛與不逞之徒戮力排陷之此其人可附離爲奴黨乎義山之就王鄭亦必非擇木之智與丘之公此而目爲放利偷合詭薄無行則必將朋比奸邪擅朝亂政如入關十六子之所爲而後謂之非偷合非無行乎且吾觀其活獄弘農則忤廉察題詩九日則忤政府于劉蕡之斥則抱痛巫咸于乙卯之變則銜冤晉石太和東討懷積骸成莽之悲党項興師有窮兵禍胎之戒以至漢宮瑤池華清馬嵬諸作無非諷方士爲不經警色荒之覆國此其指事懷忠鬱紆激切直

可與子美相視而笑斷不得以放利偷合詭薄無行嗤摘之者也或曰義山之詩半及閨闥讀者與玉臺香奩例稱荆公以爲善學老杜何居余曰男女之情通于君臣朋友國風之螓首蛾眉雲髮瓠齒其詞甚褻聖人顧有取焉離騷託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遂爲漢魏六朝樂府之祖古人之不得志于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遇情于婉孌結深怨于蹇脩以序其忠憤無聊纏綿宕往之致唐至太和以後閹人暴橫黨禍蔓延義山阨塞當塗沈淪記室其身危則顯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則莊語不可而謾語之或若瑤臺璚宇歌筵舞榭之間言之可無罪而聞之足以動其梓州吟曰楚雨含情俱有託早巳自下箋解矣吾故爲之說曰義山之詩乃風人之緒音屈宋之遺響蓋得子美之深而變出之者也豈徒以徵事奥博擷采妍華與飛卿柯古爭霸一時哉學者不察本末類以才人浪子目義山即愛其詩者亦不過以爲帷房暱媟之辭而已此不能論世知人之故也余故博考時事推求至隱因箋成而發之以復于先生且以爲世之讀義山集者告焉

勳序人曰前館選研覈家後韜孫論風騷乃裨益經史之文非徒義山知己

戰國策鈔序

嗟乎吾讀短長之書然後信子輿氏之以仁義說齊梁爲深切事情而不可易也夫戰國之亾以策士策士之亾戰國則以利也王澤既遏七雄寔攫力侔勢敵權譎相高于是儀秦軫衍代厲之徒競起而投其隙朝從暮橫陽施陰設其所命爲策士者不過市魁盜俠之雄如鬬狗然交噬以利而已矣彼懷駔儈之心此挾傾危之術苟售詐謀雖裂身湛族而不顧其毒至于干戈相尋

坑殺動以數十萬計秦政之時民之僅存者無幾矣夫鋒莫銛于利而劍戟為下禍莫憯于利而參夷為輕方其抵掌華屋之下語穽心兵不過欲以遂其躍馬疾驅黃金橫帶之欲而豈意其流毒之遠一至此哉吾故曰七國之亾以策士策士之亾戰國以利也然則其書何以不廢曰是烏可廢也春秋以後楚漢以初二百四十餘年之行事備焉是史之流也史家兼載善惡以明是非且夫不嘗荼蓼不知粱肉之足以飫口也不歷冰霜不知陽和之足以悅膚也不深覽言利之害亦豈信稱

先王陳仁義之效可以行之于萬世而無弊也哉況乎其文之雄深附健龍門史傳多取裁焉一時人物如仲連之高蹈樂毅之篤忠鄒忌王斗觸讋之進說皆有當于儒者之正誼烏可以其出于戰國而不道哉是書雖經南豐校勘外說猶多鮑彪復紊亂其章次剡川姚宏會萃諸家而是正之最稱善本惜近世不可復睹先朝張叔大陸子淵兩先生嘗為之評解芟繁舉要劃然中綮其于史漢行文之法備有發明吾友茂倫珍秘多年今為鋟版而行之亦兩先生之功臣也已

新編李義山文集序

義山老于藩僚故其集曰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又雜文八卷今都散佚不存所傳者僅詩集三卷耳余箋注其詩檢閱文苑英華唐文粹御覽玉海諸部蒐緝義山文凡得表書啓箋狀序說論賦祭文墓碑等作共若干首釐為五卷又以新舊唐書考證時事畧為詮釋而因題其首曰四六之名不知何昉義山云四六者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也未足矜然則此本非文章家所重而六朝以來特尚之斯古

文所由日下耶厥體繁于齊梁至庾子山而纖麗極矣唐初四傑以及燕許諸公踵事增華號稱絕盛其體裁閎博音響琳瑯較過前人而清新儁拔則微有間焉子美詩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又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雖不置軒輊其間然文章流別亦畧可睹矣義山四六其源出于子山故章摘造次之華句挾驚人之豔以儷裂為工以纖妍為態迄于宋初楊劉刀筆猶沿習其製誠厥體中之栴檀薝蔔也已若夫雪皇太子書論劉稹檄則侃論正辭有風情

張日霜氣橫秋之槩及讀謫張懿仙一啟又見其悟通禪悅所得于知玄本師之教深矣此豈區區妃青儷白鏤月裁雲者所能及而唐史稱其文弟以繁縟悵艶目之豈得爲知言哉余嘗觀晚唐人文章如李甘沈亞之陸龜蒙司空圖數子最爲卓犖瑰瑋而世罕睹其集欲從文苑諸書中摘鈔出之以備一家之作特病懶未暇姑以此集爲乘韋之先云

陽明要書序

宋儒理學莫粹于濂溪明道一再傳而爲考亭象山象

山直探原本注脚六經考亭博極散殊窮研著述與幼淸以爲一主尊德性一主道學問二家各尊所聞行所知往論多齟齬不合至無極太極之辨象山詰擊再三考亭亦無以難也後世儒者多右朱而左陸遂疑象山爲禪不知聖賢之學皆心學也文章之盛所以明此心節義之璀所以持此心事功之大且久所以驗此心心惟無一有故能無不有無一有者心之無待而神無不有者心之隨感而現孟子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千古學論準的而何疑于象山哉夫禪之與吾儒異者其始離動求靜其旣欲以靜攝動惟歧體用而二之也歧體于用故專守其空寂歧用于體故旁出爲神通若象山之學則皆本明道靜亦定動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說雖功施未究于天下而立言垂教務使學者返求之心其言曰心之神明是爲聖此固孟氏之嫡傳宗子也後三百餘年而陽明先生出焉以致良知宗大闡心學困踣艱徼而此心愈明驟馳軍旅而此心愈定駭屠艱大更歷謗疑而此心愈不動自來有用道學無踰先生者益其學卽象山之所以學其

教卽象山之所以教而已矣世之以禪疑先生者特因其掃除閉見往往彈射考亭吾謂此非眞彈射也俗學崇奉考亭太過遂至溺惑于語言文句之間舉其曰主敬曰窮理曰豁然貫通之精義盡汩沒無餘先生出而灑然正救之其彈射所加正羽翼之深意而世顧以疑象山者疑先生然則孟氏所云求放心不學慮者其亦將爲竺乾之尊師梵夾之賸語矣乎先生高弟子爲錢緒山王龍溪龍溪放談玄妙其流弊至爲顏山農何心隱之徒緒山恪守師說今全書其所手定也顧名目紛

糾義例雜出其駁而未純者不免間有幾亭陳先生自未第時已覃精理學取先生之書剪截而刊定之宣其義蘊一一其指歸大廷尉葉公刻之廣中于是先生之宗旨始粲然大明于天下嗚呼心學之不講久矣學者誠取此書而沈研省發去其詞章之俗尚與功利之蒙情以求所謂此心此理者何在則文章也節義也事功也特太虛中之纖翳塵垢耳百世而下有欲因陽明以知象山因象山以知濂洛因濂洛以知孔孟者其能不奉是書為洸海之斗杓入河之碣石也哉是為序

甫草曰自唐以前止有儒林列傳宋史始分儒林道學近人鄧元錫又分薛文清等為道學陽明為心學不知心學之外無道學也此文方見得儒家正傳

讀左日鈔序

春秋三傳並立公穀乃經師之學左氏獨詳于史事蓋古者史世其官左氏必世為魯史如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楚之倚相能尊信聖經而為之作傳廣求列國諸史乘管仲晏嬰子產叔向諸名卿佐之行事無不詳以及卜筮夢占小說雜家之言無不采大事策書小事簡牘閎稽遐覽綜貫秩然故其文章最為典則華贍而後之儒者或病其誣或病其浮夸或病其立論多違理傷教則何也夫子感獲麟而作春秋去夢楹不三歲其指遙未及顯以示人左氏之遊聖門也晚又未必與游夏之徒上下其議論則其踳駁而不醇者固宜有之且左氏所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之類大抵史家成法所謂例也聖經不可以史例拘或事同而書法異或事異而書法同夫子蓋有特筆存焉後人必執史例以推之屑屑焉因一字求一義而說之殽亂極矣朱子終身不說春秋嘗言不修春秋既亡不知何者為筆何者為削王伯厚

亦云不修春秋百二十國寶書也其書不傳無以探聖人筆削之意雖然筆削之所據者事與文而已左氏雖間有舛訛而臚陳二百四十二年史事則十得八九杜元凱推校經傳亦極精詳學者誠熟習其書研究事情因以尋繹書法一切刻深繁碎之見勿橫據于胸中而以義理折衷之安在筆削之精意不可得之于微茫渺忽間乎宋臨江張元德朱子高弟也所撰春秋集注十一卷經文之下詳采左事方及諸家說最為得體洪武初與胡傳並頒學官合三傳為五而今人罕見其書余

從茂倫得之悉采其善者鈔之簡端又歎左氏之文筆法簡古而注有未備復節孔氏疏憩而通之古今諸儒之說有發明聖經辨析傳注者亦綴錄焉自愧謏陋此不過備遺忘資討論而已若欲纂緝全書成一家之學必如黃楚望所云先以經證經次引他經證又次以經證傳又次以傳證經展轉相證更復出入羣書如此非數年不能卒業而余已衰老不能任此矣姑存其說以俟世之述作君子

愚菴小集卷之八目錄

序二

史弱翁詩集序
送董處士歸淛濱序
送徐介白移居上沙序
贈洪廣文計偕序
贈徐處士序
爛溪會詠序
思舊詩序
壽黃母六十序
王吏部西樵詩集序
俞無殊詩集序
送計甫草北遊序
閒情集序
纈林集序
南州草堂集序
華及堂詩藁序
梁大司農詩集序

汪周士詩藁序
鈕貞父詩集序
汪季青詩藁序
董太史豫遊草序
宗定九全集序

愚菴小集卷之八

松陵 朱鶴齡 著

序二

史弱翁詩集序

嗟乎士之能以文章著述成名于後世者豈非天爲之哉余少嬰沈瘵勉習舉子業弗好也顧獨喜談說騷選及西京大家之文見有服奇嗜古不牽世俗趨舍者必折節而與之遊弱翁其一也弱翁尊君某甫登賢書而歿弱翁艱窶萬狀遂發憤爲詩文絕意于祿之學俗子疾共所爲以爲古文之道如盲者之于鑑禿者之于櫛嗤越人之于章甫安所貿衣食者而沾沾爲交口姍笑之且擠牽之弱翁卒岸然不顧京口潘木公稱道之于諸公間名稍稍起于是泝長河遊燕即眺覽帝京宮闕之雄燕然碣石涿易滹沱山川起伏鬱紆磅礴之氣勢以及荊卿漸離悲歌擊筑于美南池太白酒樓諸故蹟盤桓徙倚慷慨感激一一發之于詩章歸而抵永嘉寓金陵所與唱和者如顧與治邢孟貞楊龍友方爾止輩皆名士是時寇起三秦殘躪中土弱翁感時諷譏刺刺不

休舟過余蕭齋出所作相示談及門戶糾結盜賊披猖之故未嘗不太息欷歔繼之以泣也弱翁之詩嗚咽蕭瑟初值鍾譚主盟相率爲凄聲促節未能自擬于古後居東湖與惕齋聯和則全法少陵格律日進及遭崩坼之變方期偕余輩數人晞髮湖濱修谷音海錄之故事而未幾死矣惜哉弱翁死十餘載蒸嘗不繼遺書散落人間其所著鹽法志燕京遺事松陵耆舊傳無能搜討所在僅得詩若干首爲評選而歘梓之以多故不暇舟一興念輒用憮然嗟乎服奇嗜古之士世不多見也幸

有其人矣而復丁屯蹇既窮餓其身促其年以死死而復奪其胤又將彫零磨滅其所著之書使之無可表見于後世何天于服奇嗜古之士虐之如此其酷也天虐之酷而于人之姍笑而排窄之也又何憾焉

宋旣庭曰純是故舊擱落之感悲凉紆折學歐陽而得其神韻

送董處士歸湖濱序

勢榮者人慕之道榮者人疑之厭膏腴披紈縠高車大蓋夸耀州閭宗黨間此勢榮也身都儒雅與時進退抗顏千古之林雄覽萬物之表此道榮也充于勢而詘于道古人猶有塵垢軒裳逃之寂寞之濱以爲快者況乎乘危抵巇苟竊旦夕之光曜于蜩螗沸羹之中此如操漏舟以試洪濤策敗轂而上峻坂方沈溺顛覆之不暇又何榮辱之足云哉董次公張西廬處子之秀者也先朝以高才生困頓場屋近乃沈研經術著書自娛西廬足不入州府次公以井稅至邑治必訪余窮巷蛩然足音致足樂也今年秋余抱先子之戚讀禮江滸草菴次公挐舟來唁流連晨夕商推古今每至析疑領要則油然以喜又惝然以悲喜者喜吾道之不孤悲者悲歲月

易徂而修名之不立也將歸湖濱次公起曰子何以益我余告之曰子聽有古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貧賤之樂含通經味道曷尚焉阮嗣宗陶元亮居晉宋之間皆偃蹇不與世接吾獨惜其未能聞道而徒以曠懷高致稱也夫使二子者有志聖賢之學則述作當日益進又何暇逃名于麴櫱放意于沈冥耶今我與子以遯處之身詁訓風雅探索皇墳亦既優柔而浸漬之矣由此而升其堂而嚌其胾譬若登山然不陟陘躋巘弗可以止也修之亹亹質之佗佗視彼汩喪于詞章

之末辟利之場者不過如甕中蠛蠓經宿即化耳而豈以易吾樂哉㳄公曰旨哉斯言敢不夙夜加殖以賁子道榮之說遂抗手而別幷識此語於西廬用相砥發焉

送徐介白移居上沙序

隱居之必于山林也猶之應龍必蟠積水之淵威鳳必翔寥廓之表也又猶之崇蘭紫芝非託根于深巖大谷則無以韞幽貞而表秀異也自昔人有大隱朝市小隱山林之說而脂韋汩沒與俗浮湛者反借之以藉口嗚呼通才達節之不可幾于世也久矣蚓龍蹤曲湾津與

蝘蜓何異乎鸞皇降處丘樊不爲虞羅所中乎芝蘭生于盆盎世且與蔓草嫣花同觀又安知荃蕙之不化而爲茅幽蘭之不變而爲蕭艾也乎此吾深歎介白之考槃山居浩然長往爲不可及也介白少以風雅標持嶔嵜歷落格韻在東野閬仙之間時復點染毫素繢緲煙雲咫尺萬里而又皈命瞿曇夙通宗旨焚修斷慾衲子難能夫詩也畫也禪也三者皆丘壑中物仰使介白志遂風雲身名兩泰猶當託尚山林有衣冠巢許之目況世棄君乎矣君乎安得不棄世哉上沙接武靈巖洲山環抱綿亘各流往往萃止以介白纖癖抱甕其間香草夾徑嵐翠撲衣麥雉朝飛村舂互答皆吾詩情也松濤瀑雨遠近爭飛雲木虹泉晨昏變色皆吾畫態也蓮寺霜鐘發人深省空林野火可悟無生屧響廊之幽鬼悲琴臺之故址與亡一揆充生同夢皆吾禪心道味也然則介白之隱淵無忝戴顒宗測介白之上沙安知不與龐公之鹿門鄭敬之蟻陂杜景齋之如寧山舍並傳千秋史策也哉余久厭塵勞每思于松林深處誅茅小築讀書嘯咏其中而家累婦人刺促與雞鶩同食此

吾于介白之長往既深歎之又深媿之而不敢但以離羣爲悲也他日向平願畢便當傚舍東鄰衛宇相接與介白隱素木几酌斑蠡益論正則女蘿之章歌小山叢桂之句庶幾東皐子之仲長子光也介白其許我乎

允展成曰愚菴議論近初唐文字今人學歐蘇者漸流刺泉一路吾寧取此種

贈洪廣文計偕序

六書者經籍之權輿也聖人以之該三才之理備萬彙之情俗學罔探源委好因私見穿鑿由是經解晦塞沿訛失真亡而欲考古正今必自六書始矣夫鳥跡之降

而大篆也大篆之降而小篆也小篆之降而楷隸八分也勢也然周官設太史氏以掌書契秦吏人多漏爰歷之篇漢制能通急就者爲郎則猶知重之也後世考正無專司敎與學孫㬐說四出益自唐孝明詔衛包改古隸爲今隸小楷行而壁籍古文不可復睹點畫轉易意義乖離尚書之文于六經爲最古而訛誤不一如揆而敘之與假揆天紀一當从攈如招切一當从撥與撥同此訛在混淆者也兖州厥賦下下下下轉爲正正又轉爲貞此訛在變易者也舉二端而全書可知也舉一經而他

經可知也于祿之家既薄文字爲瑣節者師宿儒以尚家稱者亦不過稍稍曉音讀涉訓詁而已嗟嗟生今之世爲今之學而欲是正典文汰俗說而復古義其將何塗之從耶歙州洪氏代有聞人陝翁先生尤精六書之理自爾雅說文以迨陸德明吳棫黄公紹鄭樵周伯琦諸家之說靡不博覽而沈研之其可敎古也也諸生以制舉義來質者必進之以經學以經學來質者必進之以篆隸古文凡音韻清濁形體豐殺義解淺深流俗相沿不正者一經講明皆粲然有緒世謂庾文莊席特綴游就閒之地爲療饑謀耳其能與子矜之徒商摧制藝者已少況進而經學乎又況進而篆隸古文之學乎如先生者誠可尚也已雖然愚願竊有請也許氏一書爲字林金科玉律乃其重複闕佚僻戾而未可信者尚多有之古籀二文宋景濂疑呂忱參入其間非復許氏之舊今誠租古籀而宗說文參之以徐氏繫傳又博采諸家之說訂訛補佚勒成一編他日校刊石渠如蔡中郎正定六經鐫石太學門外故事俾後儒曉學咸取準焉其有功古籍甚大以較卬陳乎晝敎行于松江笠澤之

間者相去豈不徑庭也哉余不敏于六書精蘊未窺一斑先生屢枉荒廬因得諮質疑義曠如發蒙今將與計偕入京師不可以無言輒泚筆書此以爲綣朔之贈

贈徐處士序

好名非古也逃名尤非古也三代之時賢能俊造皆鄉大夫所書而升之進則流茂實于本朝而升以爲烈也退則卷姱修于窮巷而弁以明高也名士之目其始于魏晉之間乎蓋自漢季不綱孝弟力田之科既廢士之登用者多出于九品中正之一途于是矜辭華而競標

楊璉有刲股廬墓以為孝倣車羸馬以為廉茹芝飲澗以為潔者而名與實始判為二矣然當時稱日猶斤斤乎慎之諸葛孔明綸巾羽扇指揮三軍司馬宣王嘆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夫孔明之兼伊呂失蕭曹千古無兩而始以名士許之則名士之矜重何如也袁侍中謂韓康伯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王孝伯言但使常得無事痛飲熟讀離騷便足稱名士夫名下必干要津必走熱客而反曰無事曰蕭寂則名士之所標置又何如也世固有姓氏滿于人間而不得謂之名士亦有從

子三十年不知而不得不謂之名士然則名士之所以居名者其必有道焉而必非好之而即來逃之而可去也蓋章章已吾友徐子俟齋避跡空山逾二十載戶屨無闚炊烟不接儵然環堵與袁閎之土室焦先之蝸廬無異此其人好名者耶抑逃名者耶以為好名則今之高軒大蓋燀赫當塗者絕不聞有所謂徐子者也以為逃名則徐子之窮年汲汲著書身自六經諸史之言下迨稗官雜說無不淹通而鍛冶此其意豈欲以山澤之臞與浮埃蟲豸同其銷滅者哉嗚呼今之所謂名士者吾知之矣非藉門廕則不名非廣交遊則不名非豐腆餽則不名非樹柴柵則不名非操衡纊則不名非務通都大邑則不名王濟輕其叔何有名士但終日吳語而今非游談詠誕則不名宜識者以名士為羶途為僞府岸然掉臂而不顧然則徐子之所逃逃羶耳逃僞耳而豈以逃名也耶且夫名亦烏可逃也人有避影而之乎日中者避愈疾影愈多使名而可逃則沒世無聞不當為君子之所疾屈平放逐行赴汨羅矣而猶曰懼修名之不立此何以稱焉今以徐子之行誼確苦皎然

不欺其志所著文章又無不可傳千秋而俟百世者吾知道北之周顒終南之种放徐子且蹴然不屑況於挾牛腰卷軸請謁奔走藉口陶公乞食者烏足當劒首之一吷哉然則他時太史欲采其隱傳高士即不於徐子屬而誰屬也雖謂今之好名人莫徐子若焉其亦可也

孝章曰古以高士名士為一今以高士名士為二然天下有名而不高者矣未有高而不名者也吾讀此文有深感

烟溪會詠序

大道存丘壑非緇紵無以攄懷侶集簪裾必詠歌方能

見志是以南皮雅製高擅鄴中曲水新篇爭傳上巳至
若漢陰甯守歡情接于漁梁陶令琴尊勝社聯于廬阜
杜陵爲徑求羊聚塵外之踪甫里茶圍皮陸結散人之
契是皆情有所寄則伴軒舉于伏鵲離營地無可容爰
傲陸沈于高山流水清風尚矣嘉話邈焉吾友侍御則
予投簪未造抱甕清溪家有賜書丹鉛不輟徑無俗駕
嘯咏爲勞選勝事于花朝送牢愁于文讌履綦接跡香
浮庾信之園枕簟投林花滿謝公之墅于時碧流繞砌
幽鳥變聲烟雲幕于堦除竹柏清其顧盼青蘋點點遥

生入座之風朱草垂垂似助含毫之色叶宮商于腕下
貫珠貝于行間招楚客之魂則庭樓別鶴寫湘君之怨
則樹咽奔濤桐葉分題列組之章備矣石欄斜點棠花
之箋斐然俄而日隱西軒烟橫遠浦嘉肴屢進清斝分
曹對羅月以狂吟撫簷花而長嘯支頤散髮同劃北郭
之隱淪解帶披襟共雪新亭之涕淚戶外之旨風罷傺
都遺沈冥塔前之白石清泉盡收眺咏嗟乎曲高寡和
翻見笑于巴人身隱焉文非所安于吾黨篇章互答附
寫不厭與此盟言何侯揮指絃而觴既履登斯風雅洵

可居寵北而老觸束以親疎而徵雲蹉稱止孟公之甸
椒劇竹館爲和惟裴廸之章既與會之異方亦鏗鏘之
具美者已不佞黽勉盤匜追趨杖履悅同心之追琢悲
大化之推遷金谷寒渠空對銅駝之陌蘭亭峻址尚傳
蠶繭之書不假濡毫局留陳跡遂無辭乎首簡冀有述
于將來爾

思舊詩序

夫情深疇昔則金石爲移感切音容斯河山增邈是以
橋公墓道迴同孟德之車中散舊廬惻愴鄰人之篴又

况時丁板蕩代隔風流茹芝貫薜高其標碎首納肝厲
其節者哉吾友徐子楨起系出偉長才同孝穆英年作
賦陪輦毅于李君茂釆壺聲對淸樽于北海乘車戴笠
共堅白水之期交呂舉嵇皆屬青雲之器俄而虞淵漸
薄斷梗俱漂或銜精衛之冤或寫靈均之怨或鑿坏而
力脩井臼或俯繭而肥遯山阿陽歲未周哲人幾殄日
斜庚子沈沈賈傅之冤徑斷西州慘慘羊曇之慟白楊
成抱難求挂劍之延陵碧海移情莫遇賞音之鍾子響
徙嫺娛泣盡湘纍覺社荒凉夢廻泉壤此徐子所爲追

舊遊而發喟援柔翰以申懷者也夫燕公五咏寄愁岳浦之雲子美八哀雪涕巴東之峽是知感隨境而悽咽情緣人以纏綿豈惟風令實亦勸後音徽未沫何必訪遺貌于虎賁風義難淪即可播德聲于金版傳諸樂府式流彤管之芳播在輿人永備輶軒之採庶幾安仁之誄釋悲窮泉有道之碑爭光浩劫爰題首簡急命殺青

壽黃母六十序

古之爲孝也易今之爲孝也難三代之時德藝升之閭門士苟一行可稱莫不有升斗之祿以養其父母故曰

其爲孝也易近代尚重科目小儒剽綴斐然即可立登巍膴其時命不猶者雖行同曾閔無由以自進寸孕者蹕有感歎至白首者矣故曰其爲孝也難若黃子叙九有足異者叙九固世所稱讀書好古人也入其室脩然瓷瓶巾舄卷笈之外別無長物若將以伸長樂志終其身者人皆曰叙九賢雖然叙九所爲殊難耳叙九母某孺人以名家女早厲水櫱操今年且六十矣煢煢皎白矣凡酒漿縫紉朝夕井臼之所須無一不倚辦于叙九叙九失怙苦學既不能藝黍稷牽車牛修菽時洗腆之徽所恃以衣且食者惟村塾數童子而硯田所收恆值儉菽瓶之罄矣維罍之恥使孺人有幾微不平之意見于詞色爲之子者則奈何乃吾固孺人于此固愉愉如也適適如也數勉其子以爲學人無爲聞人爲端士無爲夸上謹治機織潔修盤齋使叙九得殫力課誦而不貽之以高堂甘毳之憂然則叙九之賢實其母有以成之也吾嘗謂褒園土室管寧藜牀志士自處之道也非所以事親王介甫則云祿與位庸夫所待以爲榮賢者道循于中而樂之以藝雖無祿位以壽其親其親亦喜無

甚嗚呼介甫之說特有見于祿位之不可必姑言此以慰子心耳而豈可望之常情哉今觀于孺人則介甫之說果信使天下之讀書好古者皆無慕于不可必之榮而亦不致憾于三代以下單門寒冑祿養其親之爲難吾以謂孺人之賢尤足風也故因叙九來請壽言輒書此以贈之

附九答曰既以教爲子者又以勸爲母者如此作壽文求之者必寡

王吏部西樵詩集序

顧子茂倫選山左四家詩西樵先生自京邸郵寄編年

訶刻茂倫分體詮次彙爲一集刻成以先生命屬不佞齡綴詞首簡乃拜手而系之以言曰昔杜樊川論文以意爲主氣爲輔辭采爲兵衛而其序李長吉詩則以爲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詞則過之又曰使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夫樊川所云理豈非謂命意期于淳深而無取踳駁乎鼓氣期于絲聯而無取梗澀乎摛詞掞采期于雅馴期于麗則而無取詭僻塡綴乎指事陳情不有天然之杼軸乎籠形挫物不有日新之鑪鞴乎長吉之詩天才瑰異而陶冶之功未至程之以理則蕪音累氣

往往而見樊川所以深致惜乎斯人也嘗觀杜陵之論詩矣一則曰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一則曰妙取筌蹄棄高宜百萬層一則曰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杜陵之言愜言高言老成即樊川之所謂理也是主之以奴僕命騷者也論至于此自非別裁僞體轉益多師掣鯨魚于碧海者其孰能備美無憾雖長吉猶難言之況如虞仝馬異輩之孑孑自異者哉西樵先生生于于鱗之鄉而又承季木公之家學其爲詩也抗墜抑揚含情悱惻蓄深有得于騷人之旨若其滂而多風怨而不激

豔而能雅咀百氏之英華而汰其疵纇樊川之所致惜于長吉者至先生而無少歉焉則可謂之彬彬矣今海內詩家絕盛麗色繁聲怡賞不給而按其中則枵然無有譬諸隋宮剪綵不終夕而銷滅惟其理之不足也懸先生詩于都市以爲刮膜之金篦庶幾開元大曆之風可復振已乎乃不佞齡竊有感者昔于鱗稱社燕都茂秦實以布衣執牛耳今先生與懿弟阮亭先生莅官輦轂揚扢風雅一時荔裳周量愚山繹堂諸公篇章唱酬當復有五子七子之目自愧草澤支離無能策蹇走都

下操三寸不律與諸公角藝文壇如茂秦故事所以讀先生之詩爲之口沫手胝不能自已于歎慕者也

俞無殊詩集序

唐孟郊賈島之徒皆以詩而窮其詩又皆以窮而工今之窮于詩者率不能工何也亂離之阨其身羈孤疲苶之挫其氣往往神智耗沮而不能發即有所發矣而或學短才弱佶屈燥吻又無以寫其中感憤悲愁之致而極人情之所難言若是者豈非能詩而不能窮之故耶是故其人非矯志厲學家雖巢書者不能窮非簡樓遂

集淡泊自守者不能窮覘其能窮與否而其詩可知也已吾友俞子無殊少承袭長先生家學以詩鳴于時與弱翁介白君服諸子鐵礪文筆世變以後巷迺空山荆扉土銼棣粃不充意顧蕭然安之搘槁梧煨榾柮時出其清文麗句與山光雲影相映發于蘅秋藥谷之間其氣靜故其音和平而肆好其神閒故其體窈窕而善變蓋吳中之詩自啟禎以來正聲不絕求其倜雅融潤兼含衆妙未有如無殊者也無殊之詩非所謂能窮而益工者耶噫乎詩之爲道冶性靈陶物變必叩寂求音遺

落世事汲古刻厲而後得之是故致窮之物莫如詩旣已從事于必窮之途而又拒之而不受心跡乖反嚬呻紛紜其下者以是爲獻諛之媒干澤之具聲利薰心繁華鑠骨如是其詩必不工雖工亦不傳吾益嘆無殊之能窮爲深有得于詩道也且夫三致千金苦身力作與徼望之筆牀茶竈孰勞而孰逸驷馬高蓋上下坂折與無功之東臯北渚孰安而孰危然則無殊之晏坐空山長歌短詠所享受于烟嵐霞石水簾樹鄉之樂者亦既富且奢矣而猶以世俗之窮窮之不幾鷦鷯翔而下覘鼓澤也乎

送許甫草北遊序

夫桑弧懸戶男子有志四方逢掖戒途壯夫寧甘三徑出門闊而揮手便隔關山辭親串以晨興誰同樽酒誦北征之賦魂實黯然詠西候之章悲難敘矣吾友許子甫草建標藝苑嶄矢清流蘭成射策之年早推玉價高密封侯之歲尚阻龍津雖復隱約清風宅帶陶潛之柳蕭條素業廚炊鮑照之葵然而流詠樹蘐每歎尸饔之不繼關心華黍欲資采椹以何堪爰擔遊趨之簦遂揮

入秦之篇指飛蓬而適遠目惨河梁凌寄霞以長驅愁深雲樹霜辰旭旦感墜葉以驚心戍鼓津亭停征驂而弔古扁舟共載知同入洛之張憑假日消憂豈作依劉之王粲歲華荏苒卽看別浦流澌曉色曨曨已睹青陽應律遙鄉闔而不見虛飛京洛之衣懷故園以長盈目斷腸花之苑況復北堂萱茁時倚盼于閭門返哺烏啼尚思勤于手線與言及此其能不顧逆旅而長吁撫棧車而心惻也哉嗟乎洛下聲名舊侶非少鄴中遊宴爲歡幾時栗貸監河如捧毛公之檄鋪豐侯第當思孝叔

之龔林下灌園仍借吾輩機中織錦莫別經年丹花艷日須禊汜以承觴紫蕣迎風跂遊梁之返策聘望弗及我勞如何

陳其年曰在唐人中可方王子安

閒情集序 代

自國風寖微離騷繼作其辭之詼詭瑰麗幽渺夌忽以視成周太史所陳誠有間矣然其衷情之纏綿悱惻實本於發憤讒譏愛君憂國之思故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離騷可謂兼之自漢魏至三

唐才人登蹟綺靡之製窮極纖渺沿波討源莫不同祖風騷亦猶之路發出於土鼓篆籀生於蟲書也李陽冰稱太白之詩言多諷興馳騁屈宋為風騷之後一人子美特變本加厲爾然其所推江湖萬古流者不越風騷漢魏是可得其指趣矣元白艷體聯珠綴玉先後一揆乃杜牧之獨以勸淫導媟重相詆諆何歟抑牧之所自作語多綺艷所謂勸淫導媟者毋乃躬自蹈之歟檇李顧子茂倫夙號高才生其學上下千載於三楚兩京六朝以迄近代之詩無不綜覽而詮衡之謂唐人之詩妙於言情而理在其中宋人主意元人主詞去古皆遠惟勝國季迪君庵昌穀諸公兼合風雅語兼哀艷直可嗣響唐音稱騷人苗裔乃取三百年以來名家諸集擇其麗而有則者撰次成編名曰閒情集當湖陸子孝山復加參伍付之剞劂拾二闋之香草架孝穆之珊瑚馳函遠寄余京邸每讀一過流芬送馥月眩霓搖洵册府中之木難火齊也已余觀古今隱逸詩人首推陶元亮乃其閒情一賦備極帷房旖旎之致揆厥風旨正與悲士不遇賦同一寄託蕭統唯爲白璧微瑕所以來東坡之

誚嗚呼能通乎元亮之意者斯可與讀茂倫茲集矣若夫玉臺豔彩香奩浮藻豈足與同日而論哉

緗林集序

徐子寀之棹鞅文場名滿吳越去歲讀書桐鄉與汪子晉賢篇章唱酬號相得也四方屬和其詩者翕然響臻積成卷軸將以付梓顏曰緗林而問序於余余曰子之名緗林也何居徐子曰予不覩夫錦樹乎當夫韶芷司令和風扇物弱柳纖煖夭桃含雨凡諸卉木無不駸綠紛紅香斾翁葧蔵蕤搖曳原卉薇蘅佳人拾翠以娛懷

遊子采蘭而蕩目大造之文章極乎此矣未幾而朱明既謝秋風颯然霜露沾衣晶光旦肅起視中庭則高林合棲層椊滿徑如戰敗之軍旗鼓棄去畏剝疾馳吏士皆鳥獸散耳向之所爲嬌花雜樹穠豔沾香者泯然安往哉然自是而脆者堅潤者燥靡者勁華者斂藏結爲絢爛鴨脚楓柏經霜作花紅葉翠陰參差綺錯當之者神寒望之者目眩此亦天下之壯觀絕采也使非秋氣坎壈寒威砭肌之後其何以得此哉吾怪夫今之人徒知夭桃弱柳獻媚春陽而不知凍樹丹青寒山錦繡尤

可觀而可樂也白香山有云黃夾纈林寒有葉夾纈者唐成都錦名也昔者王公耀巷中蓋有纈林館而吾取之名詩不亦可乎予且以爲奚若余曰善哉子之言詩進乎道矣夫剝落者兒寶之因也閟藏者菁華之府也不剝落則秋氣何以凝不閟藏則寒暉何以發屈宋之騷些不至於江潭顦顇則不成子美之詩退之子瞻之文章不至於夔州流落潮惠貶竄以後亦不能奇且變若是也今屈宋諸君子往矣而其瑰采麗辭琅琅照耀天地者古今之大纈林不在是哉吾與子試往觀焉窮思維斷禁涉恐終身蹤躋而未有已也何耀巷之足云徐子曰善請書之遂書其卷端并以示汪子

沈名生曰鋪藻揚葉都歸實理此篇勝手能辨

南州草堂集序

往歲在茂倫齋中見徐子電發詩嘆其天才駿發有豪宕邁往之氣因語茂倫曰此今之郭功甫也世有王荆公定當激賞其才邀致爲上客耳未幾電發客遊皖城遠遡泝大江過采石蟂磯夢探天柱峯洞穴則詩益工已而爲燕遊縱覽京都之雄壁名文物之輻輳與名公

鉅卿相過從愚荆卿投九漸離擊筑詩故蹟則詩又益工已復遊河朔往來齊魯間眺南池酒樓之址而悲李杜之不可作也歷黃河泰岱明湖趵突之奇而歎東方之壯觀極于此也則詩又益工及歸而復遊武林客治湄令君所治湄文雅好士鳴絃之暇鈞簾凭几一觴一詠無不共之其詩之工抑且與籍桃碩而風柳矜腰相映發于西子湖心馬塍花畔而電發之遊于是乎不窮嗚呼遊之難言之矣奇勝交加遊心駭目筆不能追情不給賞苟非胸吞雲夢搦以賦擅驪珠則遐詠之難也

昔人論用兵寧爲拙速毋爲巧遲緋詩亦然苦搖造唱奚暇撚髭官微急宜齊矜冲鉢必多造次之華始負道人之口則應捷之難也詩治性靈豈拘篇什之多寡與字句之短長今則務矜博于千言好窘人以仄韻儷青媲白易來羔袖之嗤翁牘連章或致重儓之誚則夸多之難也必才如電發始可以免于三者之愆已乎雖然天下奇山水無盡文士粲花之管與之角勝于引商刻羽者亦無盡西冷六橋特電發杖履間物耳浸假而爲天台雁宕之遊又浸假而爲三湘七澤瞿唐灧澦之遊吾知其詩之工且奇奇且富必有十百于此者寧第如郭功甫之金山諸詠見賞于荆公已哉

華及堂詩藁序

新安之詩莫盛于汪伯玉先生伯玉當嘉隆間以文章聲勢奔走天下士與瑯琊歷下猶鼎足百餘年來徽中顯仕多苹汪族而文采風流則罕聞于代甚哉詩道大而家學之難與也往歲家之自雲間歸傳示王先生玠右與汪子晉賢酬倡詩因言晉賢爲伯玉先生近屬年少有儁才而傾心好士桂枝片玉要當爲閩秀余心識其言適有事嘉禾遂往造焉對案吚唔連展諸賞奕分桐然之題細舉鉋尊之酌意氣驩甚時晉賢方選詩風徵余作詩要指余告之曰楊仲弘有言取材于選效法于唐此詩家律令也不爲選而希風漢魏是猶之濟洪流而舍舟楫也不法唐而旁及宋元是猶之厭家雞而求野鶩也晉賢首肯余言今年早秋余避地同川晉賢遠寄華及堂詩藁于時晨露泫珠新梧垂乳疾讀一過清風颯然目中英妙之姿能詩衆矣然俊情麗語絡繹奔赴鮮有及晉賢者得非淡有契于仲弘之論詩而心摹手追以幾及之者耶即伯玉先生抗衡瑯琊歷下亦惟是選體唐音奉爲質的而尊揚之以發其菁華咀漱之以窮其變化今晉賢齒方逾冠鏃礪括羽修綆汲深益進于古人舉伯玉之張而重建之以角中原之壇坫愚雖老猶願執殳以爲之前驅也

梁大司農詩集序

唐貫休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而歸太僕又言詩文者天地之元氣清氣之與元氣有以異乎曰有異清氣如遊浴淵靜渚之間淪漪映空萮藍同色盥濯者爭

就蒿然而淼盡霜清不免有易凋之憂元氣如陵猪陽回匈芮律動山川俄焉增綯草木爲之改觀一任紅英紫髭白萼絲跗紛紛藉藉隨物變色而莫知化工之所由然是故得清氣者爲勞臣志士之幽情爲羈人思婦之苦語哀怨淒切或至如候蟲之鳴與寒蟬相應若夫得元氣者西清東觀之間振其步武明堂清廟之上發其聲音煌煌乎山龍藻火之采爛焉琅琅乎璆璜衡牙之響發焉惟其受之于天者全故凡音不得與之競工掄也三十年來海內之以名公鉅卿主持風雅者南爲

芝麓龔先生北爲蒼巖梁先生二先生著作近懸秦市遠走雞林梁先生在今則巋然爲靈光也先生之詩未窺全豹茂倫山子梓行其集如得受而卒業焉筋力成就在高岑王孟間七言近體兼擅歷下之勝有正容劇切之志而不改其和平有挾天藻麗之辭而不流于靡蕩蓋先生家承世閥學有淵源一門羣從接武華要太行滹沱山川秀傑之氣盡萃于一氏以故攬材弘富抽發不窮愚所謂得元氣之全者非先生其誰耶抑又聞先生退食之餘即焚香靜坐[illegible]諷窮搜不輟橫經籍史諷詠忘勞兼之汲引交流無遺章布如登玉山鮮不收之璵玖如過馬肆多特顧之驊騮通懷樂善于今無兩斯又先生得天之厚所以于已有文章著述之功于物無得尤跋疐之累者也不佞齡孫爲下士屈首窮經未爲入洛之遊猥辱逢人之間因是集剞劂告成借綴蕪辭用塵卷首若夫先生臺閣鴻謨南宮偉畧則載在史館非鄙生末簡揚扢可既故無及焉

汪周士詩藁序

韭溪之西古梧桐鄉有寓公焉爲休陽汪仲子周士與

叔子晉賢以詩文鳴吳越間四方之開風造請者戶屨相錯琴樽在左圖史在右從容獻酬無間晨夕談者以爲顧氏玉山草堂不是過也周士之詩憶癸丑冬窠之攜以示余見其清舉韶令歎爲時賢第一流今年冬往過其齋周士出一編相質清舉者加以精工矣韶令者進而淡穆矣浮聲切響無不合度名章迥句時獲驪珠余方欣賞不置禹慶青土起曰周士才信美抑詩道有進此者乎余逡巡却席曰辭鄙人也何敢云知詩雖然嘗流覽古今詩之盛衰而得其說矣夫古之作者纂緒

造端論溯百變而其中必有根抵焉上之補裨風化下之陶寫性情如伯玉感遇三十八首伯玉詩之根抵也太白古風五十九首太白詩之根抵也子美北征詠懷前後出塞及新安吏以下諸篇子美詩之根抵也退之南山秋懷退之詩之根抵也樂天續古詩秦中吟數十篇樂天詩之根抵也唐人論詩每云工于五言蓋以五言工則不必問其餘是五言古爲諸體之根抵而五言古之根抵安在乎亦曰求之三百篇離騷以及昭明之選而已矣自近體盛行便于應酬干謁而世之辭人率以之代羔雁競筐篚于是五言古幾廢即披英散馥排比極工不過儷青妃白流連景光已爾于六義之道安取乎豈惟今人歟吉子麟詩家之雄伯也其論五言古則恐有猜焉歟吉之言曰李杜六家不越唐調不敢目以漢魏何況三百子麟因之云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夫三百不得不變爲屈宋屈宋不得不變爲蘇李蘇李不得不變爲曹劉曹劉不得不變爲齊梁諸子齊梁不得不變爲神龍景雲以至開元天寶其間格調雖殊所以補裨風化陶

寫性情者源流則一今必專祖漢魏以時代限之而謂初盛之詩去古皆遠非通論也近世爲五言古者多宗選然剽擬膚澤幾于像設不靈或遂槩選體而嗤薄之子美云熟精文選理精其理者必有神明變化之功焉而豈徒掇拾其辭句規撫其步武哉學者誠取子美之所得讀思之因以求漢魏離騷因以求三百則五言之根抵在是而三唐風軌皆可同條而共貫矣至如二李之論判爲淄澠乎今大江南北以詩名者秋嶽蘧人顧菴大可米修定九玠右無殊十數公周士皆與往來鳴和鈍翁蛟門又君家嗣宗試取鄙言質之未知諸公以爲何如也

高彥思曰如此論詩可謂探源星宿

鈕貞父詩集序

記有云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知而弗傳不仁茲古之君子其不敢没其親如是也手澤存焉書策不敢廢口澤存焉桮棬不忍遺而況于所撰著之文章乎吾嘗習譜牒之學見吳中先賢之嘉言懿行往往筆而志之及問其後裔則懵然不省甚且舉其

祖先之遺集而飽蟫魚易餅餌斯其罪比于粥及祭器斬及丘木者不啻倍之也貞父先生生正嘉盛時隱于醫以詩遊孫太初黃五嶽王履吉諸公間然其名不甚著愚于安期前輩邑乘中得其詩數首始亟稱之復爲作傳今其四世孫斯來以五浮山人集示余則衆體皆備出入魏晉三唐使先生生于今世必當鼓吹風雅有雕龍繡虎之目當時罕所稱道豈非前人敦素履薄浮名不汲汲于標榜結納故耶先生之詩固可傳然非有哲胤藏弆之處表章之切亦安知不與陳根委翳共銷

滅于寒烟夕燐中也由是而觀古名賢之制作其晦而不彰彰而不行行而不遠者蓋不可勝數也然則後死者之責豈不重哉豈不重哉

汪季青詩藁序

余之過華及堂也二稔于茲矣維時賓從如雲酬應紛沓周士晉賢與青士數子或拈韻長吟或揮盃滿引斗斜燈灺諧談如沸季青獨危坐其旁岸然有手弄白日頂摩青穹之意余固已心異之今春晤鈍翁先生先生語余曰子見季青詩乎殆天才也適季青以近作貽余點定余受而丹鉛之其光氣能熊熊然其音節淵淵然其興會標舉又復軒軒然浩浩然蓋杼軸本之少陵而搓材采元之致得之山谷放翁居多以視二昆之清丈麗藻又別開一壘索仲智火攻得無直過伯仁耶鈍翁稱爲天才信不虛已李贊皇有言文人以才爲命婦人以色爲命越女之妖楚妃之艷雖粗服亂頭嫣然一笑而陽城下蔡皆迷惑豈區區在裾裾扮澤間耶色之不足而後矜梳掃以爲姿恃鉛華以爲媚抑末矣是故才者造物之美器不輕畀人其得之者如琪枝瑤華舉世稱

瑞爲豫章出地已欲干霄驥子試塗便齊飛兔古今文士其得之天授與得之人力者生死工拙之分相去奚啻尋丈哉今季青年方弱耳既負絕人之才而又性耽烟霞目飽緗素一門之內愷愷和鳴從此泥學海陟文山舉修步于長途窮壯觀于絕境余請以茲編爲嚆矢焉

董太史豫遊草序

董子方南省覲歸里得見其燕臺詩思入風雲詞諧金石侍從宴春既發掞天之藻獻酬羣彥復多肆好之風

竊歎臺閣體固應如是今夏鼓櫂爲豫章之遊䟦而以
一編示余又皆哀怨抑揚之作益調近噍殺多羽聲焉
或問董子以終賈之年射策甲科蘋中秘書翺翔天路
此豈不得志于時者奈何爲此幽思窈眇之音乎余曰
董子仁孝人也觀其采蘭眷戀以白華之潔行戒養循
陔非有意爲汗漫游也一旦以甘毳之不給而出遠涉
江湖目嗔巃嵸二孤之懸流馬當之奇險昔人以比太
行呂梁左蠡瀰漫分風上下過之者能無垂堂之戒乎
哉況軍興孔棘羽檄交馳荆棘載塗哀鴻滿野宗袞焦
思旅人蒿目遙睇江山皆增惝怳矣弔孺子之墟臬式
柴桑之故廬又能無睪然高望而遠志哉宜其見之詠
歎者惘乎以悲悄乎以慄哀氣感而羽聲多也昔人稱
張燕公爲大手筆自居岳陽詩更悽惋蓋情因境遷非
可一致若夫羈旅之作多激楚山林之音多愁寂此豈
所以擬吾董子耶

宗定九全集序

嘗讀淵明詩云蓁莫衡茆下庶以善自名而昭明之序
其集亦曰語懷抱則曠而且眞蓋古人文章無不以眞
得傳者有眞感傷而後有阮公正字之詩有眞節槩而
後有工部吏部之詩有眞豪宕而後有靑蓮之詩有眞
閒適而後有左司香山之詩乃後之作者見諸公之成
家在是也遂相率而撫倣之以爲名高不情之譽與隨
衆之誹稱縱極嘽贊無關性靈何以感情激聽叶鍾律
而壯風雲也子美云別裁僞體親風雅今之詩文其爲
僞體也多矣能無待于別之裁之也乎淮南宗子定九
夙以才藻推揚余嘗取其前後集分體詮次之佩實銜
華兼工衆制人歎定九之才何善變如是余請一言蔽

之曰眞而已夫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此劉勰之所尚也
補衲拘攣竊文爲甚此鍾嶸之所譏也定九博極羣書
而學有原本經緯道義鈎貫經史優柔浸潤灑然出之
當其少年盛氣搖筆飛揚寄懷香草追風勺藥之篇託
興佳人仲麗纖均之作爲六朝則眞六朝也已乃漸謝
鉛華櫽陳胸臆開元大曆之遺響旁命行間杜陵白傅
之徧師直摩前壘爲三唐則眞三唐也邪關故金粉地
定九厭而逃之東原泯艇無謝花津高柳垂檐何殊栗
里任東鄰之樸璞看西舍之通泚以言丘樊則眞丘樊

也定九交滿天下韋布搢紳久要如一雖孝廉之舩時覓郡教馬軍之酒走送花間而視之洎如以言臭味則眞臭味也有定九之眞詩文而世之矜燕不綴駢枝規規挾其叢殘玉屑以爲至寶之不暇者咸攫指退矣有定九之眞丘樊眞臭味而世之高談黃綺猶求潤于冷炙殘盃妬藉雷陳曾莫問夫隸裾葛蛂者不亦皇然汗下巳乎或者曰以定九之才使得早遇于時經國大業當與海內共見之今顧使爲逃虛寂寞之子能不爲世道惜雖然定九而遇必將直廬覩草日類首東華軟紅

中安得有此眞詩文之樂與眞臭味眞丘樊之樂從容偃息于謝墅庾村之間軒渠拄策曠然怡情而適志也哉然則天之待定九不爲不厚余又安庸以天之厚定九者而反爲之咨嗟太息也

愚菴小集卷之九目錄

記

猛將神祠記
俞無殊山居記
江灣草菴記
西郊觀桃花記
靈巖寺新鑄銅鐘記
新修文昌閣記
假我堂文讌記

同里顧氏梅林記
蒓鄉草堂記

愚菴小集卷之九

松陵　朱鶴齡　著

記

猛將神祠記

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夫菑患之大莫先農事有能封殖嘉穀除其害災則雖其事不載祀典君子不得以淫祠斥之矣吳俗蓋通祀猛將神相傳神能逐疫驅蝗田夫得之夢兆禱求應若影響而年來尤著神號揚威王又稱吉祥王不

知受錫何時其姓名于史傳亦無考惟盧熊郡志曰神姓劉因瓦塔而創王鏊志又曰或云名鋭即宋名將劉武穆錡之弟嘗爲先鋒陷敵近人王穉登作修廟疏又以爲劉鄜王愛弟鄜王者光世也神之爲錡弟歟光世弟歟皆無確據郡志或有所本及考宋史劉錡傳錡有姪曰汜無所謂弟鋭者然古時名將往往闔門戮力子弟之功歸之父兄則姓名隱沒蓋多有之安得以宋史不載遂謂必無其人哉錡于紹興二年官宣撫使統制尋爲江東路副總管六年權提舉宿衛親軍帝駐平江解潛王奇兩軍交鬬俱罷令錡並將之錡因請以前護副軍及馬軍通爲前後左右中軍與遊奕凡六軍每軍千人爲十二將扈從赴金陵錡之功名莫盛于順昌之捷然職主扈從威著平江安知其弟不嘗以是時從戎斬級提戈立效茲土沒而遂歆其廟食耶其生也官封未顯其死也名字不彰則歛嘗其殺敵致果之英靈爲小民驅蝗逐疫以享千百年牲牢酒醴之祀此亦理之灼然不誣者不得以史文未見而疑之也或以爲蝗乃天災驅而殄之于古未聞是又不然大田之詩曰去其

螟螣及其蟊賊田祖有神秉畀炎火鍵爲文學云此四蟲皆蝗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詩爲証是蝗之可除自古已然矣周禮地官荒政一曰索鬼神鄭注謂求廢祀而修之以宣王之賢猶因旱而禱不敢愛其牲璧是救災之求助于神又自古已然矣神而不爲民驅蝗則已神而誠爲民驅蝗其功且與句芒氏厲山氏等民之信而祈之祈而祀之也又曷怪焉北郊舊有猛將祠每歲三四月里人首纏絳帕手執戈矛旗纛擊鼓吹簫封羊釃酒相率而祈賽其中曰將以祛旱蝗也苟或不虔則

年穀不順成必曰神降之疵癘其事雖出于村童野老之所爲而質之以祭法禦菑捍患之文與詩禮除蟲螣神之典則大有合焉聖王復興不能廢也余故觀其駿奔而樂之復載筆而爲之記

茗文曰援經考史典核精詳行文更繁顯有結搆此必傳之作

俞無殊山居記

山林之樂入而忘焉者爲深夫人久處闤闠宮卑之與俱塵坌之與交必自厭其稠濁一旦適蒼莽登高丘覽夫雲峯之透迤泉流之淡濶林木之蓊蔚無不忽然以

尋心曠神怡者及興盡而返則稠濁如故彼其于山林之樂如膏粱之予暫甘蔬茹適焉而已而豈其中之所有哉若夫山林高蹈者不然其視連岡接岫也猶之屏障也其視嵌寶絕壑也猶之瓶盎也淡然泊然欣與厭之俱冥然後能以山光潭影蘊之爲眞趣而發之爲清音蓋驟而遇之與久而忘其所得淺深大有間矣俞子無殊居光福之士墟故參政劉公玄錫別墅也地當梅花最深處瑤圃瓊林香光數十里不斷高士勝流并鱗集焉今歲春杪余挐舟來訪石徑紆折池水空明草樹一一

色烟霏萬狀玄墓諸峯之秀可拱而揖之几案之間余解衣狂叫頓若釋炎歊而即清冷無殊方與樵童牧豎遊于無何有之鄉頹乎其若休汜乎其若浮不知身之處于山林也非所謂久而忘焉者耶忘其爲山林而此窈然以深鬱然以秀者無不與性情日相接宜其詩之澄澹工緻上溯左司而非近時竟陵諸人所可得而彷彿也無殊投徙空山日益貧窶或疑吟咏雖工藜羹不糝則奈何余曰蘇子瞻云隱居之適雖南面王不與易也富貴之與山林二者必不能兼享使無殊不幸而

占負郭田一頃則里胥之追呼幷稅之督迫將望望然去此不暇其尚能挹水木之清華寫雲巒之奇變與松濤瀑雨相響答于蒼厓翠壁之間也耶況乎黃公之紫芝赤松之翠柏李何之橡栗周顒之晚菘庾杲之瀹韭子美之黃獨天隨生之杞菊又可以充咀嚼而助齋廚者耶吾知無殊之必不以彼易此也明矣詩不云乎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蓋惟飢而後能享此山林之樂亦惟樂飢而後能忘此山林之樂也無殊聞余言其必相視而一笑矣夫是爲記

張眞山曰說出山林人性情之樂大意不下遵巖而用筆俊潔點染生姿則長孺所獨絕

江灣草菴記

江灣草菴者朱子長孺耕且讀之地也震澤之水逕長橋東北入龎山湖稍北爲吳淞江亦曰松陵江吾邑之所由得名也余家江灣在龎山湖東瀦去吳淞江不二里重陂巨浸幽溆曲隈彌望皆是茭菰羅生菱芡蔓合漁人網罟之利所在有之其田疇沃以衍其土風淳以嘉從前高賢達士未有卜宅于此者故郡邑志不載其地葺茆菴而居之葢自朱子始爲菴之制創自田畯門

牖畧具丹漆不施竹簾紵帷容膝而已東偏一小軒稍潔中設棐几一匡牀一聚圖書數百卷性喜著撰朱墨二毫未嘗輟筆每睹藻網如織輕鯈出游落花成茵鳥語上下意欣然樂之時復督勸耕奴及其耘耔溝塍浸灌禾黍懷新歲入雖不逮老農亦頗諳田家之味矣興發散步湖濆與村童野叟相狎蕩遙望晴瀾浩淼漁艇估舶出沒荒墟樹杪中指點西山諸峯螺髻逶迤浮青送碧未嘗不拄策忘疲如置身瀟湘洞庭之間也客有過而問者曰子之居有園林池沼之觀乎曰無有有賓朋過從可諧談者乎曰無有然則奈此庳陋何曰古之君子豈有擇地而處者哉亦安之而已意所不安雖延閣洞門朱甍玉砌未見其有適也意誠安之雖庳陋如余居安在不與延閣洞門朱甍玉砌同觀乎天下可私之物必非可樂藏舟于壑夜半猶或失之惟此雲水之澄澹卉木之妍華四時物態之生新變化造物所予富貴不能私也豈惟不能私甚且不能享有一日而遊方之外者乃得以琴書几杖逍遙縱誕于其間今吾草菴之中所考索者皆經史百家古今之義海也所吟諷者

非莊列屈宋即陶謝韓杜白蘇諸君子之文章也時而采擷其英華時而穿穴其壘鏬時而彷彿其謦咳衣冠與之揖讓而進退時而揣摩鈆鈍振拂觚稜與之後先角逐于翰墨之苑則其爲園林池沼也大矣其爲賓朋過從也多矣安見此之庳陋不足居而必延閣洞門朱甍玉砌者之爲崇麗哉客退遂譔次其語以爲江灣草菴記

西郊觀桃花記

吾邑城陋偪仄獨西郊濱太湖野趣縣曠士女接跡出

西門約里許爲江楓菴菴制古樸開士指月熏修之所也折而南一里爲石里村桑麻翳野桃柳綴之黃菴布金溫嚴炙日昔嘉靖中鄉先生陸公金居此地僅公治行有聲今遺構尚存止小聽事三間耳又南則桃花彌望深紅淺紅錯雜如繡者梅里村也地多梅花十年前余猶見老榦數百株名流觴咏每集其下今多就槁里人易種以桃爭紅鬬緋繽紛馥郁園田雞犬疑非人間奚必武陵谿畔始堪遊奈哉迤邐而行數百武爲樸園園中有墩可以四眺隆萬間高士張樸所居張工書頗

能詩邑令徐公元嘗看梅來訪屏騶從傾壺觴日暮列炬前導人折花一枝以歸茂宰風流昇平盛事今不可復睹矣又南數十武有菴菴名獨木萬曆中忽有梓木浮太湖而來木廣二十圍里人異之鋸爲棟梁結構具足供大士其中至此爲桃花絕勝處花皆映水兩岸約百餘株豔冶如笑醉而垂垂暖香熏人落英滿袖爲咏唐人向日分千笑迎風共一香之句低回久之循巷而西卽太湖濱也是日晴瀾如鏡萬頃無波遙望洞庭西山霧靄曚矓明滅萬狀坐盤石濯塵市意灑然適也回

首桃林如霞光一片與暮烟爭紫恨無謝朓驚人語寫此景物耳吾因是有感矣昔徐武寧之降吳江城也其兵自西吳來從石里村入此青原綠野皆鐵馬金戈蹴踏奔騰之地也迄今幾三百年而諜霣武甫之盛猶彷彿在目經其墟者輒爲歎徬徨而不能去況陵谷變遷之感乎哉計三四十年以來吾邑之朱轓相望也丹轂接軫也墨卿騷客相與駢肩而遊集也今多烟銷雲散付之慨想而已孤臣之號庶女之慟南音之感至有不忍言者矣惟此草木之英華與湖光浩溔終古如故蓋

盛衰往復理有固然彼名人顯仕閱時雕謝而不能長享此清娛者余猶得以榜欆廢村散郊原之麗景延眺矚于芳林向之可感者不又轉而可幸也哉然則茲遊烏可以無記時同遊者周子安節顧子樵水余則朱長孺也

羊章曰感慨蒼涼烟雲繚其筆端可謂極才人之致

靈巖寺新鑄銅鐘記

自佛事幨興有象設崇嚴金碧晃耀望之而頂禮投誠者形教也有威音鏗鍧度越無間聞之而六時深省者

聲教也聲之動物尤大而疾是以鐘簴高懸則靈祇列
侍將以震浩劫之幽沉警羣生之大寐非徒宣律呂戒
晨昏而已也靈巖山吳中福地草香藥靈雲督秀麗闓
經舊有梵宮歲久陊圮夫山大師頓錫于茲靈泉湧溢
法雨逬飛壇殿鬱興駿奔麕集日與方外之侶討論心
要印悟宗乘說者謂東林之有惠遠沃洲之有道林至
師而三焉以爲不誕揚聲聞無以震盪法界不普覺聾
聵無以導演弘慈於是以鼓鑄之事詢諸門人學子及
往來檀施之徒不謀同辭咸願陳力乃購精金乃徵良

冶埏人輻輳鳧氏弁趨橐籥齊興火烈具舉絳液貫於
重霄金精爛於百里不侈不弇入寶有聲陰陽大和輪
囷順軌益經營於[redacted]孟夏之七日詰旦而竣事爲其
與會也千人其告成也不日苟非精誠著於熏修工巧
侔乎神鬼曷以睹此哉簨簴既懸施之杵擊姚嚳吼而
聽徹空輪鯨音鳴而苦霸曠劫大澤之魚龍欲奮法筵
之獅象俱驚四遠聞者無不肅容惕慮如聾斯起如醉
斯醒如長夜斯旦雄雄乎馘馘乎洵可以褒終古之遊
蒙靜大千之識浪者已不佞某承聞盛美惝怳厥心自
哂無文安容默默乃稽首而作讚曰　識情流轉刀輪
馳法音破空能制之六時倏息開昏疑名山鐘範始大
師泥融輪廓神功奇不窕不擲高下宜威力遠揚流聖
慈一切龍象咸聽昵聞聲悟法億萬斯永拔苦海依皈
枝

新修文昌閣記

松陵之爲邑周遭湖泊彌望葭菼城居廹隘烟火幾十
萬家以是學宮居邑之南郊在宋時爲羅菴盤野故址
又南則爲龎山原田每每地勢迤坦辰晴芋麻爲一邑

利先朝萬曆中有形家言其方直學宮震巽之交宜有
以鎮之維時邑侯慈谿馮公乃審曲面勢建高閣五楹
於其上而奉祠文昌神焉閣去城不二里東西南三面
皆控帶平壤北枕龎山湖洞庭西山之勝環聯左右遂
爲邑中偉觀兵燹以來榱棟傾頽榛莽塞路歲在[redacted]
邑子黃君若某等以比年文事弗興乃倡議修飭之崇其
象設支其軒楹丹雘有加舊觀頓復因來請余記其事
余惟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魁建平旦主寅
寅於五行爲木位在東方文明之象也故于祿家多斬

請焉所謂六星者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祿也化書言神世業儒上帝使主土籍此因貴相司祿而傅會之也又言神故張星爲張氏子即周宣時張仲挾弓矢射不祥令人宜子則因司命司中而傅會之且張旁爲弓也又言神即梓潼張惡子惡子戰沒爲神唐玄僖二宗入蜀皆陰相之此復傅會上將次將之說皆儒者所不道然惡子廟在今七曲山世祀不絕靈爽暴著似又不得以荒昧疑之者夫列星本萬物之精氣幽則爲神明則爲人其理一也傅說爲箕尾安知箕尾之不復爲

傳說耶歲星爲方朔長庚爲太白安知方朔太白之不復爲歲星爲長庚耶張路斯白人爲龍廟食穎上其跡甚怪尸瞻尚爲文以實之況化書云云事應有徵安得盡斥其荒誕哉文昌之祠徧天下而吾邑獨闕然何以兆禎符而贊文治今幸剏苞蘩整斷礎煥然一新之矣繼此以往雲章寶笈歲啓齋宮絳節霓旌時通肸蠁將見斗魁呈耀燦然長觧江邑人文稱南國冠冕非不佞某之所齋心而請命爲桑梓手額者乎若夫闢之面山踞湖雲水萬變宜燠宜涼可觴可咏此一方遊觀之美而董君修舉祠事之意不在是也姑俟他日更當執簡賦之

假我堂文讌記

張氏假我堂待詔異度公之故居也地偏闤闠多勝貲丁酉冬日牧齋先生僑寓其中山陰朱朗詣選二十子詩以張吳越先生見而歎爲維時孤館風悽嚴城柝靜悵雲爵之非故悲草木之變衰乃命袁重其招邀同好會讌斯堂步趾而來者金子孝章葉子聖野歸子玄恭侯子硯德徐子䄇起陳子鶴客并余爲七人孝章談

治城布衣顧子與治䄇起述渭陽傳事姚子文初玄恭徵東林本末余叩古文源流聖野約種橘包山硯德期垂綸綠水辨難蠭起併皆開發紅牙按拍紫桂燃膏殺豆薦而色飛酒車臑而香烈先生久斷飲是夕驩甚舉爵無算顧余而言曰昔吳中彥會莫盛于祝希哲文徵仲唐子畏王履吉諸公風流文采照耀一時今諸君子共庶幾乎可無賦詩以紀厥盛飲罷重其拈韻先生首唱云歲晚顛毛共惜余明鐙促席坐前除風烟極目無金虎霜露關心有玉魚草殺綠蕪悲故國花殘紅燭感靈胥文章

忝竊誠何補慚愧荒郊老荷鋤與日孚七人各次和一首先生再叠前韻一首賀日孚七人又各次和一首先生又每人贈詩一首與日孚七人又各次和一首詩多不錄先生之詩如幽燕老將介馬銜壁吾輩乃以旅師誘戰有不轍亂旗靡者哉先生顧不厭以隋珠博燕石每奏一章輒色喜復製序弁其端鄉人詫爲美談好事傳之剞劂迄今未及一紀而朗詣聖野鶴客硯德皆赴召修文先生亦上乘箕尾矣南皮才彥半化烟雲臨頓唱酬空存竹樹後之君子登斯堂者當必喟然有感于斯會

之難再也悲夫

同里顧氏梅林記

同里環湖泊之秀多故家士族元末倪元鎮楊廉夫輩嘗遊憩其地遺蹟至今存焉東偏有園林一區故顧氏之居也老梅鐵幹幾二百株中有高丘矗上可十餘丈登其巔則龎山九里諸湖皆在指顧風颿沙鳥滅沒烟波郁塢竹樹歷歷可數當花發時高高下下瀰望積雪清香聞數里外居其側者章子兩生顧子仲容余昔寓同里與二子爲文酒會晨夕過從每至春日暄妍香風馥郁必提壺造其地痛飲狂歌不醉䟦不止翩翩致足樂也不十餘年仲容舉進士宦遊去余復徙居邑城鍵戶不出蹤跡離合感慨係之益不過梅林者三十餘年矣今春避兵棲泊茲土因與兩生至其處則園林已數易主矣東阡西陌皆非舊徑惟老梅尚存百餘株亭亭發秀冷艷迎人鼻觀嫣香沁入肺腑慨然與兩生追數舊遊恍如噩夢自變故以來風俗之古今墟井之盛衰友朋之生死聚散其尚有可問者乎當日與里中數子對案操觚飛揚跋扈之氣不可遏抑而今予何有素髮

歷齒已亦自憎其老醜而況後生乎計自茲以往或十年或二三十年此老梅必尚有婆娑如故者而吾與子安得西山之藥駐顏續算然則人壽之不如草木者多矣而猶不欲省于石火電光之說豈非莊生之所大哀乎請與老梅約嗣後每歲花發時吾兩人必攜豚蹄載酹酣狂歌痛飲追復舊歡送皓魄于夕陽依清芬而發詠以娛暮齒以遣流光梅花有靈當必一笑而許我也

情寄艷日無限悲感寫得淋漓

草鞋草堂記

吾友杜子子亮夙以高才生摧並一時亂後隱泽溪跡絕城市顏其居曰尊鄉草堂自爲長歌貽示余且屬爲記遺沈子聲遠自泽溪來余問草堂若何沈子曰堂之址本工部先生故居歲久傾圮杜子樸斲而新之圬壁以土緣垣以竹北戶南榮裁遮風雨杜子體故弱不任耕乃命其子習蒲茅穮蓘之事旦暇行田操錢鎛嫭荼蓼薅滕相望而桔槔之聲相聞也及十月滌場則黍稷穜稑無不登而麴蘗酒漿之須無不備也家故有池一方畜魚其中每臨流而釣可以佐饌桼之供或挺叉而

取可以給賓朋之讌此草堂之樂事也余曰杜子則何爲哉沈子曰杜子之隱養其而已不求名悅生而已不求餘雞溝蹬舍鱗次籬間稚笋娃蓮羅生舍側玩峰雲之瞭沼延竹月之綠增此杜子之所以娛朝夕也褒田下溪兒無懶惰之訶拜客荷衣孫有詩書之寄此杜子之所以怡家庭也紬繹舊聞網羅佚事追數承平則夢華之餘錄但傷時變則桑海之續編灌園不廢操觚抱甕時聞命詠此杜子之所以耗壯心而遣餘年也余作而歎曰樂哉杜子之隱是可以記矣我觀伐檀之君子深鄙素食故不稼不穡而不有三百則詩人刺焉後世如徐孺子梁伯鸞之徒皆非其力不食蔬以食非其力則必有求于人有求于人則不得不炕敝以從之凍餓阸窮之廹其中而紛華靡麗之誘其外其尚能兀界自守确然獨遂其初志也哉若杜子者種柳者柴桑而無衎于乞食誦經類稃望而不至于忍饑斯可爲隱士之法矣昔工部先生嘗榜其書齋曰無求勝在三公上知足常如萬斛餘杜子爲其文孫而能衣德言纘祖烈是豈僅以隱士稱者哉詩亦有云繩其祖武受天之祜愿

請以爲杜子頌焉

愚菴小集卷之十目錄

書

與李太史論杜注書
與楊令若論大學補傳書
復沈甸侯論修志書
與吳梅村祭酒書
寄王玠右書
寄徐太史健菴論經學書

愚菴小集卷之十

松陵　朱鶴齡　著

書

與李太史[redacted]論杜注書

杜注刻成蒙先生惠以大序重比球琳子美非知道者此語似唐突子美然子美自言之矣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此語正可與子美相視莫逆於千載之上也漢魏以下詩文之有注肪於文選文選而外注杜詩者最多亦最雜蓋文選之注張載顏延之沈約薛綜徐爰劉淵林諸人經始之又得李善會稡之子邕復益之以義故能傳述至今杜詩注則錯出無倫未有爲之剪截而整齊之者所以識者不能無深憾也近人多知其非新注林立盡以爲子美之眞面目在是矣然好異者失其繁稱者寡要如聊飛燕將書乃西京初復史思明以河北諸州來降故用聊城射書事今引安祿山降哥舒翰令以書招諸將諸將復書責之此於收京何涉也豆子雨已熟本佛書喻如春月下諸豆子得暖氣色孳便出上僞蘇注以豆子爲日勝既可笑矣今郄云贊公來秦

州巳見豆熟夫楊枝用佛書豆子亦必用佛書若云巳見豆熟乃陸士衡所譏摯瓶履空者子美必不然也曠原延寘披曠原出穆天子傳今妄益云原崑崙東北鄉名此出何典乎何人爲兌鄭瓜州瓜洲見張禮遊城南記今云鄭審大曆中爲袁州刺史審刺袁州安知不在子美沒後乎地理山川古蹟須考原始及新舊唐書元和郡縣志不得巳乃引寰宇記長安志以及近代書耳春風回首仲宣樓應據盛弘之荆州記其明今乃引方輿勝覽高季興事季興五代人也季興之仲宣樓豈即

當陽縣仲宣作賦之城樓乎白馬江寒樹影稀白馬江地志在蜀州今崇慶州之白馬江是也時子美在蜀州送韓十四故云今引寰宇記王僧達爲荆州刺白馬祭江不亦與乎春城回北斗郢樹發南枝北斗用斗柄東而天下皆春非指長安城爲北斗形也史記楚考王徙都壽春命曰郢壽春唐鍾離郡今鳳陽也時韋氏妹從宦鍾離故曰郢樹非指江陵之郢也二句蒙上郎伯一聯彼此分言正見詩法回北斗發南枝又貼切元日今引郷詩長在荆門郢樹間豈可通乎注子美詩須援據

子美以前之書類書必如類聚初學白帖御覽玉海等方可引用今師子花臥竹根皆引天中記天中記乃近時人所撰彌況二注皆謬炙手可熱兩京新記可引萬廻傳可引崔顥詩亦可引今乃引唐語林開成會昌中語彼豈以開成會昌在子美以前乎人生五馬貴五馬雖無的証然古樂府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可証太守五馬漢時巳有之今却引宋人五色線集北齊柳元伯事此何異流俗類書所收王羲之爲永嘉太守庭列五馬乎以上特略舉其槩他若黃河十月氷三車肯載

書危沙折花當諸解皆鑿而無取雖其說假託鄭公以行然塗鴉續貂貽誤後學此不可以無正者也李善注文選止考某事出某書若其意義所在貫穿聯絡則俟索解人自得之此正引而不發之旨黃山谷亦云欲於欣然會意處略箋數語終以汨沒世俗不暇今人章爲之解句爲之釋巳非達人所宜况又絫牘不休有專注秋興八首至衍成卷帙者此何異昔人解曰若稽古四字乃作數萬餘言雖罄剡溪之藤書之豈能竟乎此又不可以無正者也夫子美固非知道者然道莫重於君

臣父子矣三百篇得列爲經亦在遯之事父違之事君
子美之詩憂君父之播遷憤亂賊之接踵深衷悱惻千
彙萬狀使後人把卷徬徨而不忍釋則雖謂之知道可
也因讀其詩者之誤解而引繩批根刋正其失而綦著
其所以然使世之學者因是以進求夫三百之大指亦
未必非知道之君子所樂許也先生以爲何如

與楊令若論大學補傳書

大學古本與中庸俱出小戴禮原不分經傳于今本經
文末節下即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次接所

謂誠其意者一章程明道改本亦未分經傳于今經文
首三節下接康誥曰一章次接湯之盤銘一章邦畿千
里三節次接古之欲明明德四節乃接此謂知本此謂
知之至也二句所謂誠其意者一章伊川如分經傳更
定如今本所次文理粲然通貫而明道本遂廢朱子又
以格致傳闕爲之補亾其所作章句或問至于今家傳
人誦無可遺議矣厥後名儒若董氏 槐 葉氏 夢鼎 王氏 柏
皆謂傳未嘗闕特簡編錯亂考定者未詳正其序爾遂
欲移經文知止以下二節置于子曰聽訟節之上以爲
傳之四章釋致知格物車氏 清臣 嘗爲書以辨其說之可
信至蔡氏 清 又欲移物有本末節于前次以知止一節
又次以聽訟一節而以此謂知之至也終之吾邑徐氏
師曾 謂蔡說最爲近理使朱子復生未必不改而從此愚
謂蔡固有理不如前說尤當蓋明新之止至善三章已
釋之矣止至善之功非知無由入故以知止有定承之
學者急于求知恒有躐等逆施之患故以物有本末承
之二條皆釋致知格物蓋致知即致知止之知格物即
格物有本末之物也無訟爲新民之事而其本只在明

德知此則知無不致故又引子言以申之如此解章內
並無衍文亦並無闕文而朱子之補傳誠爲贅辭矣若
如今本所分經傳而以四章爲釋本末則本末始終語
原對舉本末釋矣終始何獨無釋乎足下謂經文首節
列三綱領次節申言止至善三節作一結四五節列八
條目申言先後之序六七節又作一結使移知止于傳
恐經文未完愚謂古人文字何必拘拘承應後人說書
則然耳今以古之欲明明德節直接首節條列明德新
民之目而至善之所當止已在其中末乃以修身爲歸

宿此其文義亦豈不粲然而通貫乎至于致知格物之解注疏迂謬不必言諸儒有訓格爲正者有訓格爲扞格之格物爲物欲之物與外物之物者皆屬偏見愚謂六經言物不同或對人言物或對已言物或即事言物格物之物則兼內外苞精粗如哀公問所云成身不過乎物父子一物也非慈孝則不成父子耳目一物也非聰明則不成耳目無形之物必假有形之物以實之故曰不誠無物即今就經文論天下國家皆物也身心意亦物也意何以誠心何以正身何以修家國天下何以

齊治平即格物也格物之本則當于身心意求明德之事未窮之于至善焉非格也格物之末則當于天下國家求新民之事未窮之于至善焉非格也格之既精斯物皆天則微無不燭廣無不通物格知至道固如是爾朱子窮至事物之理原無與夫事物有內外有精粗理則豈有內外精粗之判哉格物者格其物之所以內所以外所以精所以粗即格其物之所以無內外無精粗者斯已矣此其義與中庸之尊德性道問學相表裏如外事物而言格致猶之外問學而言德性是爲談禪宗者助之饑也足下近日耽西方之書至引大覺云云以解格致愚謂彼教與吾儒畢竟毫髮千里不當比而合之比而合之是古人所云融瓶盤釵釧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也昌黎原道乃闢佛之最粗者考亭釋氏論斥其以心覓心恐尚屬影響惟荊川中庸輯略序能實指二教分別處幸足下更究其說

王魯齋先生說此章云既立三綱文勢即當繼之以日今忽以知止一段承接語脈反緩蓋知字爲聖學宗主致知者知之始學之先也知止者致知之效學之功也若此處等闕遺破不惟文字無精神而教法亦失先後之序其爲錯簡無疑所以然者古本在此于至善傳文之後今乃混在止于至善經文之後錯

簡在此非無因耳朱子嘗曰知止至能得是說知至意誠中間事章句云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得所止之序也或問又曰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至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此固分明以知止章爲致知傳矣但未遽改耳魯齋此論世多未見今并錄之

復沈留侯論修志書

邑志之不修于今百餘年矣鱸鄉事跡頗備而筆法微欠史裁魯庵水利特詳而典故尚多失考好古君子嘗欲起而訂定之況百年以來人物之瓌奇文章之弘富水利賦役之變更已大非二公之舊不及今攟拾前聞蒐討佚事後必至放失湮滅而不可復求夫郡邑之有

志昉于周官小史由來尚已史局開纂大者據實錄小
者據家乘稗編然實錄分修主裁非皆良史稗編雜出
採摭或誤傳聞家乘略可信矣而碑誌半諛墓之詞子
孫多溢美之語惟郡邑二志修之得人則聞見真而網
羅備一方文獻即國史權輿其事豈不重哉又況喪亂
以來故家譜系日就銷亡人事遷移漸趨淹昧及此時
而大肆考求使三百年之典故粲然明備以佐異日良
史之采擇豈非吾黨諸君子之責哉今者郡邑有司咸
議及此徵辟之檄下逮菲才畢力觚棱無所逃命然以

愚過計竊謂不敢直任者一曰田賦之難覈也一曰
水利之難詳也一曰人物之難定也吾邑雄鎮甲于海
內大姦巨猾叢竄其中影射那移閃若神鬼兵燹而後
色目滋繁或潛奈其規或盡去其籍昔稽菴先生以名
縉紳領此役攤荒實數究不能開諸總計之人況在于
今日哉其尤甚者官與吏爲市上與下相蒙驗派重輕
全無準則會計增減時有更移私家之詭借逾丁賦額
之叠增未已率然登簡後代何觀吾謂田賦之難覈者
此也吾邑爲江湖之會談水利者莫詳于史處士明古

沈宸副江村滄桑既改故道全非二都南三都西之水
向入太湖今多出湖矣太湖向由長橋經吳淞江入海
今長橋至麗山湖壅咽不利乃遷迤而南多從徹浦橋
諸處東入白蜆江矣土豪之設大阻通流茭葦之區今
壅水脉某處爲上流宜疏某處爲下流宜洩此非汎舟
規度原委何以周知昔江村公修水志必偕白丞遊歷
四境然後其書若圖始成今洪波出沒木宿誰任其勞
輕舸往來裹糧孰賚其費若專委區總疎誤必多吾謂
水利之難詳者此也吾邑名賢輩出文藝馳行實必

核之鄉評事功必稽之官牘其閒豈無寸瑕而損玉價
魚目而混珠光者乎情面少徇則來穢史之譏筆削不
私懼有杉頭之憾加以吾輩人地輕微易爲媒蘖叢疑
集謗誰與證明昔嘉靖中姑蘇志之修祝希哲分任人
物文學諸傳其時已不無煩嘖賴王文恪公主斷故郡
志卒濟于成今誰爲文恪其人哉吾謂人物之難定者
此也往例修志必括以館舍資以廩給以胥役而徵
文考典動淹歲時執簡屬詞勢難促迫萬一人異其懷
家掣其肘中道沮格汗青無期忌口所聽必將責以受

直息事糜費無功前此支給公帑不知作何破除此其獲戾又不止三者之難而已也鯫生鄙見如欲擴拾舊聞蒐討遺事莫若私事編纂而不領于官既可備掌故之役亦可爲名山之藏他日有著作大手筆如鮑鄒齋菴二公者出焉則資之以佐採錄此亦不朽盛事而今尚非其時也足下垂問縷縷故敢悉其愚某再拜

龔介眉曰絕類劉子玄論史事書

與吳梅村祭酒書

愚嘗觀古之君子有毀巳以成人之美者矣未聞排人

以自勝今巳以立名者也溫公之與蜀公論律考亭之與東萊論詩象山同父論學皆見有異同互伸辨難先朝如北地信陽各以名高持論不相下然其所爭者不過在文章之流別非有傾軋而然至於馮陵先進駕虛誣詆昌黎所云語穿心兵横發無忌則自近世始有之學士大夫所當投筆而歎者矣憶先生昔年枉顧荒廬每談虞山公文章著作之盛推重讚誇不啻義山之歎韓碑乃客有從雲間來者傳示宋君新刻於虞山公極口詆詈且云其所選明詩出於筆備程孟陽之手所成諱史乃掩取太倉王氏之書愚閱之不覺噴飯夫虞山公生平梗槩千秋自有定評愚何敢置喙若其高才博學囊括古今則夐乎卓絕一時矣身居館職志在編摹金匱之藏名山之業無不窮蒐遐覽亂後憫默乃取而部分之自附唐韋述元危素之義未及告成燬於劫火諱史之名何自而興夫古之撰史者自司馬遷班固而下如新唐書之修因於劉昫五代史之修因於薛居正凡載筆之家莫不綴緝舊聞增華加厲弇州藏史未定有無即使果出前賢采爲藍本排纘成書亦復何害宋

君乃用此爲譊譊耶鵲巢鳩居厚誣宗匠不足當識者之一粲而愚敢斥言之於先生者以其文援先生爲口實也先生夙重虞山公文章著作豈有以郭象莊解齊丘化書輕致訾謷者愚以知先生之必無是言也先生誠無是言當出一語自明以間執讒慝之口如其默默而巳恐此語熒惑見聞好事之徒將遂以先生爲口實而語穿心兵之險流於筆墨文字間者間起競作無巳時也某再拜

甫草曰文體酷肖似虞山

寄王玠右書

文場建鼓夙仰雲間大雅扶輪羣推海上臥子金聲於前尊兄玉亮於後洵所謂筆精墨妙領袖英絕者矣二紀以來風流徂謝陸機入乂乂乎忘吳國之牙門阮籍登時亦詣都亭而奏記庚子山開府之後淚已盡於瞿闕虛藏用隨駕之餘身終辭乎少室側聞弟仲蘇尚獨存遠海孤蹤惟餘皂帽柴桑九日併斷白衣而且滿不疵物隱不爲名教履璞泥甘混跡於牧豕道風冲素豈希高於挂瓢范蔚宗之論逸民誠莫尚已袁太尉之傳莫

隱又何惡焉頃者徐子崧芝來自貴里備陳淸軌卓爾難攀猥以賤子特蒙垂訊居非柳樹遙共鍛於山陽地異漆園幸通蘧於蝶夢欽挹既至欣忭滋深但聞尊兄曩因文字戒心遂爾編摩斷手揆之鄙懷竊所未喻夫隱淪無用此寧志士所甘韜晦勿傳亦乃過中之慮古之芝耕雲臥者靡不以六經爲琴箏百氏爲肴饌河汾中說爲撰莫盛於牛溪甫里叢書抉擿尤精於麟筆酢鄉學士東皐之論著彌工野菴司空光啓之篇章不少若必銷沈符采鏟落文詞則後世何所據以述稱此生

逃其傳於樵牧村貲夫蘊藉丘中抗懷塵外者哉僕頻似嵇生渴同園令少時斸武早不如人老去師丹惛然多忘目游經苑聊自附於緯蕭手撰文章敢妄矜乎夢鳥玄疑尚白未遇侯芭病妒羲彈嘗聞子建望停雲於遙溯搔首如何仰斤削於郢人疏麻莫展桃花淚暖期爲湖上之遊蘭徑風淸欲命機山之駕敝馬季長之絳帳欣與談經過鄭次卿之蠶陂庶同折芰

寄徐太史健菴論經學書

六經之學漢興之唐衍之宋大明之至今日而衰其興

也以不專一說而與其衰也以固守一說而衰何則學成于信者也信生于辨辨生于疑疑生于不一說當漢之初易有田丁京費諸家詩有申轅韓毛諸家書有伏生夏侯歐陽諸家禮則稱后蒼戴慶諸家春秋則稱左公穀三家各立專門遞相傳授辨難擊排不遺餘力由是而是非之論出焉李唐以後緯書失傳諸家之學亦多致亡闕而說經者乃漸趨于一及有宋諸大儒出理析毫芒義窮杪忽聖賢之微文奧指始炳然如日月中天無復瞬昧注疏雖頒學官咸視爲蠹殘玉屑而古義

幾熸矣其在于今襲沿既久影響彌多人皆惘惘焉如冥行者之擿埴索塗雖關閩濂洛之遺書亦罔知省覽而況漢唐以來諸儒之說乎蓋自帖義混殽經術蕪沒狂瞽相師莽昧白首疑既無之信于何有此則固守一說者爲之閡也夫宋儒詮理誠得不傳之學若夫箋解名物訓詁事類必以近古者爲得其[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四大儒爲祖禰而孔毛馬鄭十數公盡舉而譏毀之何怪乎通經致用者之世罕其人乎即曰束于功令然制升之與古學不妨分爲二塗故古人治經患在多異說今人

治經又患在專一說也不佞齡寡陋寡聞竊嘗披覽諸籍讀左傳易卦諸繇辭皆取于象李伯紀云舍象以求易猶舍日月星辰而觀天始知易之不可專言理也讀潁濱東萊詩傳及馬端臨之論小序始知詩序之不可盡删也讀東坡與黃文叔鄭晉昭書解始知蔡傳之不足盡書義也春秋則三傳並立不當盡去之而宗胡戴記則儀禮爲經不當反遺之而取傳蓄疑者有年既而讀歐陽永叔之言曰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諸聖人而悖有不得已而改易者何必好爲異論以

相訾也乃喟然興曰漢唐諸儒之說去古未遠其見棄于近儒之排斥者豈皆稂稗而無嘉穀哉又讀正學先生之言曰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所能盡世人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皆非朱子意也乃復喟然興曰先儒是非之論至朱子始定然朱子亦豈謂巳之所是非必無待後人之審擇哉夫理之蘊于經猶水之蘊于地也鑿井以出水而或取之以蠡勺或取之以缾罍或取之以甕盎隨器之大小爲汲之淺深及盥而飲之則皆水也于蠡勺缾罍甕盎奚別焉是故說經者

亦求其至是而已矣理苟存焉部婁可傳崇山理苟不存寶珪亦同燕石愚用是網羅古今經解裒以臆說輯成毛詩通義尚書埤傳禹貢長箋讀左日鈔諸書而先出埤傳是正于高明長者蓋以尚書古稱樸學從事者益寡鈍翁先生見之急捐槖佽鐫爲諸公倡今巳就其半矣草澤陳人從未敢緘牘京華特以今日文章道義之望咸歸重于先生又昔年忝辱交遊之末故敢郵寄所梓上塵乙覽倘其有可采望賜以序言導其先路庶幾剞劂之役可瀆于成俾當世學者去其沾沾株守一

說之見而漸進于漢唐諸儒之閫奥以埤益四大儒傳注所未及或亦經典中尺木之一助也幸先生裁而教之

陸翼王曰大儒經術之文

愚菴小集卷之十一目錄

論

周公居東論
楊雄論
陶潛論
唐肅宗論
李綱論

松陵　朱鶴齡　著

論

周公居東論

古之大臣救寧社稷居則內總樞機出則外靖疆圉其身乃安危所繫況當主少國疑人心騷動之日未有可以擇便自授輕爲去就者也金縢稱三叔流言周公居東東征之說先儒既已闢之蔡仲默傳但言居國之東而不詳其地夫周都豐鎬自陝以東皆東也不詳其地

則周公似負罪狼狽而出退居散地豈惟三叔疑之國人亦疑之矣惟鄭康成謂避居東都吾謂此說是也夫周公出居非徒避謗遠嫌亦欲身處要害爲訓兵翦除之計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雖未定都已有營洛之志矣三塗嶽鄙之間地據中原河山險固周公之出也官屬侍衛必依舊自隨移鎮其地隱然示天下之重使挺亂之徒相顧而不敢竊發非畏恐謝事如後世大臣引咎角巾歸第者比也況武庚三叔連衡舉事渡河而南即是鞏洛鞏洛一有變則華山桃林以東反者四起周事尚可爲哉故公居東都所以收地險靜人心陰爲鎮撫王室之深謀也應武庚者徐奄淮夷皆在東方而鞏洛以南晏然無恐實公爲之控扼所以二年之久武庚雖聲勢甚盛未嘗發一矢西向也武庚兵出吾知公必有以待之使東都無公則勢亦岌岌矣然方是時內則少主懷疑外則四國煽亂二年之間公得以從容坐鎮者亦恃有二公爲師保同心調護于內也後世權臣安敢輕去君側出則禍不旋踵矣此又論周公者所當知也近世茅坤乃謂居東是返而居魯如漢時大臣罷

免歸國殊不知徐奄與魯接壤公歸魯而徐奄反謀如故恐事理所不宜有況魯去豐鎬甚遠何以繫屬天下之人心哉

揚雄論

西京儒者自董江都劉中壘下必推揚子雲子雲著述桓君山稱爲度越諸子抱朴子方之仲尼韓退之與孟荀竝列司馬君實至作潛虛以擬太玄獨蘇子瞻譏其好爲艱深以文淺易自朱子綱目特筆書莽大夫揚雄死而子雲之論遂定余嘗考其生平凡三變焉當成帝

時賦甘泉陳羽獵則詞章之士也及哀平間甘落拓草
太玄則經術之儒也迨乎醜顏事莽浮湛天祿則又與
甄豐王舜爲從者也學者或眈其文辭而護其逆節則
爲之說曰子雲年數與莽不相及投閣恐谷永事永亦
字子雲也或又據李善甘泉賦注引漢書云王音薦雄
待詔歲餘爲郎中給事黃門卒桓譚新論云雄作甘泉
賦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譚親炙于雄所紀
必實或又引孫明復云太玄明陰陽推曆度蓋疾莽而
作也美新不劇漢而劇秦法言不曰繼漢而曰安漢其

微指可見以愚核之皆瞽說也七略引子雲家牒云雄
以甘露元年生天鳳五年卒葬安陵坂上侯芭負土作
墳號玄冢按天鳳五年爲王莽篡漢之九年自宣帝甘
露元年戊辰至莽天鳳五年戊寅止七十一載與漢書
本傳正合何得云不相及谷永爲大司農歲餘卒未見
莽革命何得以投閣加之乎雄在哀帝時官黃門侍郎
其劇秦美新稱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漢書
亦云久次轉爲大夫何得謂以黃門侍郎終乎西京雜
記云雄著太玄經夢吐鳳皇集玄之上俄頃而滅此與

納腸之說皆好事者爲之豈足據乎紫色鼃聲假授天
紀始建天鳳之間此何等時也而揭然立于其朝今日
頌阿衡明日上符命謂之疾莽賦莽其誰信乎疾之威
之爲若優游玄亭返其初服遁而去之之爲愈乎然則
雄何以剌謬若此余曰雄僞儒也所云清靜寂寞皆求
以成名而非真有得于內者也雄爲郎中本大司馬王
音所薦其舊丐五侯之門蓋有日矣給事黃門侍郎漢
制掌侍從左右關通中外玉堂金馬官非冗散何清靜
寂寞之云乎雄雖三世不徙官然哀平短祚不過十年

其時同谷永劉歆輩接跡金華占風紫禁安知其不以
清靜爲榮梯以寂寞爲斝阱者一旦國鼎潛移符瑞失
作而雄遂翺翔顯秩與四輔五威相頡頏以爲清靜寂
寞其效固如此矣不然雄之好學深思夫豈不明于理
亂之數君臣之分與出處進退之宜者何以始則居賢
莽之間喋不一語既則從舜秀之後恬不知羞吾故曰
雄僞儒也巧于沽名而非真有得于內者也吾嘗論西
漢之文景以黃老致治其後乃以周公孔子亡非黃老
治而周孔亂也則真與僞之別也王莽以周公僞者也

起明堂復井田藏金縢作大誥無事不託周公當世亦以周公信之而其實乃漢之大賊揚雄以孔子僞者也稱典謨述雅頌太玄擬易法言擬論語無事不效孔子後世猶以孔子疑之而其實乃賊莽之佐命元臣而已矣使其沒于居攝以前人豈得推見其僞而比其書于吳楚僭稱王且加之以亂臣賊子之誅哉是以君子寧實寸璣蒼璧而不愛尋尺之碔砆寧收才人負俗之累而無取緣飾古義皦皦爲名高者誠懼之也誠恥之也

錢從日曰只將名字綱目作斷案便可盡情翻劉宜令子雲無處躲閃周公孔子一毀尤爲妙論解頤

陶潛論

論隱逸者不難于承平之時而難于易姓之代蠱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夫古之君子莫不秉道濟時羨鴻儀而卑蠖伏不事王侯豈所樂哉惟時不可以有爲道又不容以苟屈不得已而長遯丘園其跡已隣于亢矣故上九之象曰高尚其事志可則也夫志藏于中必有拊府頫臉隱忍不能自白者以其風節攸存故曰可則事則變也而非正也非正則雖高不可訓也且吾觀易姓之代其上類猶忍自雄而左右之者又多甄躋華歆輩于此而孑孑然自明其高是汶中其所忌也吾爲修潔而彼即以修潔罪之吾爲委蛇而彼即以委蛇罪之韋思祖之于赫連勃勃司空圖之于朱全忠未嘗敢與時忤然而大者誅夷小亦困辱豈非高則隣亢亢則生悔剛陽居上非匹士之所宜有耶嗚呼明乎蠱之時義者然後可以言隱逸矣沈約陶潛傳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義熙以前書晉氏年號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後世因仍其說宋人有辨其不然者謂淵明之詩題甲子者始庚子訖丙辰皆晉安帝時

作至宋高祖庚申受禪凡二十年豈有二十年之前便恥事二姓而不書年號之理謝疊山則云晉隆安四年庚子劉牢之使劉裕討孫恩元興二年裕平桓玄改元義熙淵明賦歸去來詞實義熙元年也十四年裕爲相國恭帝即位改元元熙二年庚申禪宋恭帝之言曰桓玄之時晉氏已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則劉氏篡位之基實始自隆安元興間淵明庚子以後即題甲子蓋逆知末流之必至于此也疊山之論固核然吾觀淵明之意有進于是者彼夫劉

稽之猶忌傅亮謝晦諸人之貴顯不難以司馬天子爲机上肉其方容晉室遺臣傲然例新朝之帝號而優游以義皇上人終老耶况淵明之祖烈之清名又諸人之所深惡而思欲媒蘖其短者耶故其詩之止書甲子者所以存其恥事二姓之心書甲子而始于二十年以前者又所以致其不書年號之跡王弘之要路可就也顔延年之酒錢可納也任天下以爲疾弃我賤達容我絶不以養高釣名疑我夫然後可以逍遥容與卒全此生于東籬北牖之間不然而淵如沈約所稱其有不嬰宋

氏之網羅者幾希矣蓋乎淵明有孫登亦隱于魏晉之間者也其規稽康曰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得薪所以保其燿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識眞所以保其才淵明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者其亦以識勝也夫

唐肅宗論

春秋之法國君即位不以正則不書後世統紀不明儒者自當引經而斷然事勢處于不獲已又當有變通之論併衡其間唐肅宗即位靈武范氏祖禹以叛父罪之吾嘗詳考其實肅宗非叛父也事勢蓋有不得不然者何以明之西京傾陷天子西奔中原故地率非唐有斯時討賊之任專責太子中興之望咸歸太子父老之遮留旣切羣臣之勸進又堅肅宗即避尊位人情其能已乎史稱玄宗次馬嵬宜有欲傳位太子太子號泣不受然則靈武即位本遵馬嵬之成命耳當其時設有淺識遠見者從旁力贊則父子之間傳襲甚正惜扈從諸人倉卒不及此而非肅宗之罪也靈武距成都不下萬里山谷崎嶇奏請道絶軍機進止立斷斯須撫軍監國之號非所施于此日又况所控御者西北諸胡所制置

者李郭僕固諸大帥所驅策者關内思歸之將士不居尊位以臨之則威命不行威命不行則衆心離沮雖欲建興復之業將誰與共功乎迨夫即位之後親總元戎制命諸將二京克復九廟不移迎上皇居興慶累表請避位東宮不許而後受之肅宗于人子之道未爲失也元結中興頌所云太子即位亦據事直書豈有譏乎夫天子之孝以安國家定社稷爲大苟能安國家定社稷雖雖日不韙之名君子猶將恕之况馬嵬又命之于先乎吾故曰肅宗之即位事勢蓋有不得不然者不當以

是爲深罪也然則肅宗烏乎罪曰肅宗之罪莫甚乎宣政受册以後使讒間得行考史上皇還京御殿册命者再親着黃袍手授國寶其慈亦至矣肅宗于此使能克修寢門之問不改家人之禮兩宮無阻情愛交通奚至上元初有移仗之事哉劫遷西內高陳貶斥上皇寖以成疾悒悒崩殂豈非肅宗子道不終晨昏闕節遂使輔國良娣得投其隙而媒孽之耶所以然者肅宗本非撥亂之才天資惛懦畧近高中二宗李私昵而忽遠圖樂因循而少夬決始以輔國之讒言殺其愛子倓以輔國

之箝制疎其慈父此誠可爲後世人主溺晨牝恣宮奴之戒然說者因是而遂以輔國之惡歸之肅宗謂靈武擅立猜忌其父并猜忌其父相房琯至比之商臣楊廣則又不然琯喪師陳陶律以漢法罷免爲幸如謂釣父諸臣以爲黨崔圓亦玄宗相也何獨久任耶太子諸王分鎮討賊此最爲謬計劉晏貽琯書謂諸王出深宮一旦望桓文功不可得永王璘之反其明鑒也以罷琯而實肅宗之罪因以實肅宗即位之罪爲此說者亦太深文矣哉吾故斷之曰肅宗得罪其父在宣政受册以後而不在靈武即位之日庶幾得其平云

前草曰宋史李綱傳云金人渝盟議以太子監國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不出于明皇至今惜之又云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此時猶守監國常禮可乎讀伯紀數語正可與此論相發明

李綱論

曲禮曰國君死社稷義之正也雖然有權焉勢可以固守則守之可守而不守是棄其宗廟社稷也勢不可以固守則去之不可守而不能死又不去是以其君予敵也嗚呼死社稷可易言哉周秦以來其能慷慨引決不

汙敵手者惟朱梁之友珪完顏之守緒耳苟其主無必死之心國有必亡之勢爲之臣者徒執古義而不知通變以倘存亡致以大朝天子幽囚屈辱爲萬世笑此謀國者之失也靖康初斡離不入寇李綱力主固守京師欽宗從之幸而金人旋退京師無虞綱亦罷去矣至冬復入寇何㮚又力主綱議且引蘇軾所論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以足頓地誓死社稷未幾舉族北轅身死沙漠嗚呼斃欽豈死社稷之人哉昔者太王避狄孟子嘗以之告滕文矣玄宗幸蜀以避祿山代宗幸

陝以避吐蕃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皆賴勤王之師四集卒能再造帝室使三君者亦效于死守之說則靖康之烈禍已早見于李唐之代矣況乎汴京四達非有長安之固也种師道姚古諸將其才不逮子儀光弼李晟也斡離不粘沒喝合兵深入其勢又不啻祿山吐蕃朱泚也彼二帝之積懦積昏將何恃以固守當時亟上疏請速幸長安以避賊鋒者种師道也建議暫詣襄陽以圖幸秦雍者張叔夜也啓言于帝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宜幸西洛連據秦雍親將兵圖興復者唐恪也恪

固不足道師道老將知兵豈無見而云然使帝早從其言而不爲何臬所惑急召李綱委以留守之任命康王爲元帥統河北諸道之兵犄角進擊則宋事猶可爲也豈至有青城之辱哉然則綱之勸帝固守非歟曰是也綱之進議固在靖康之初也方是時兩河未陷國勢尚全入援之師儕至城下金人純以虛聲恐喝使非李邦彥撓亂于中敵不難破也迨乎二酋合寇危同絫卵守禦之備無一足恃者而欲以不戰之術七六甲之郭京抗數十萬方張之虜其將能乎此而言死守社稷豈非以天子爲孤注乎是則青城之辱非綱議貽之實誤守綱議者貽之也吾故曰誤國者當權其勢之可守與不可守而不當徒執古義以其君予敵也然則平王東遷蘇軾何以云失計曰驪山之難西周已亾矣非至平王而始衰也西戎交侵楢王斃命平王不遷將覆亾之不暇奚止于衰而已乎平王之失在于遷洛之後不能自強而以岐雍之地拱手授之嬴秦前周之因遷而衰者此目論也軾本輕于發論而何臬遂援之以誤欽後之君子不可以不監也

愚菴小集卷之十二目錄

辨

邶鄘衛三國辨
周頌大武分章辨
禹貢三江辨
震澤太湖辨
嶓冢漢源辨
春王正月辨
舜崩蒼梧辨
周人禘嚳辨
春秋譏世卿辨
季札不書公子辨
孔子用魯年月辨

愚菴小集卷之十二

松陵 朱鶴齡 著

辨

邶鄘衛三國辨

鄭氏詩譜云武王封紂子武庚爲殷後乃三分其國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三監導武庚叛成王討之更于此建諸侯以殷遺民封康叔于衛使爲之長子孫稍幷彼二國混而名之按邶鄘始封不詳以事理揆之二國蓋不與衛同封也武王既克殷其封武庚必以大國又慮武庚不靖乃使三叔爲之監監者監而治之蓋以殷之畿內漸紂化日久未可建國且使三人爲之監領如王制使大夫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之類非所封也封國則管蔡霍是已管卽今管城蔡卽今上蔡霍卽今霍邑皆不在殷舊都之內蔡仲改行率德周公復邦之蔡此可証三叔各有所封邶鄘衛非其國明矣漢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按三叔監殷不知何以獨遺霍叔帝王世紀云管叔監衛蔡叔監鄘霍叔監邶其說與此不同鄭

氏云成王以殷遺民封康叔于衛二說皆非其實也鄭氏之誤蓋因于康誥書序考康誥酒誥梓材三篇皆武王所命則武王時康叔已封衛矣康誥稱康叔曰孟侯時已爲諸侯之長矣衛既以封康叔而又使蔡叔尹之則將置康叔于何地耶梓材曰王啟監厥亂爲民康叔封地參錯于三監之間故當時亦謂之監若邶鄘之地即武庚國都三監所莅無庸更以封他諸侯也周書作雒篇云武王克紂建管叔于東衛在殷東此與世紀管叔監衛說合豈未封康叔以前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注云鄁邶同鄘爲殷事邶

此亦一證也揆之事理當時天下初定殷民反側未安苟非同氣懿親必不授之以監撫之任而史記載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各有封土茲無及邶鄘者此以知邶鄘之爲武庚國都無疑也迨乎武王既崩三叔挾武庚叛周公東征定之殷之頑民悉遷于洛邑其未遷者乃就其地封建諸侯分爲邶鄘二國不知更歷幾世而併于衛焉漢志云周公誅三監盡以其地益封康叔故邶鄘衛三國同風亦非其實也鄭氏謂三國茲建不從漢志云云蓋以益封邶鄘則全得殷畿國大非制然鄭氏知益封非制而不知封康叔不在成王時此詩譜之所以失也史傳失紀邶鄘本末無從考証漢儒率以意爲之說近人僞子貢詩傳者乃云管叔封邶霍叔封鄘并康叔封衛爲三監邶風雄雉諸詩刺管叔也鄘風芄蘭刺霍叔也疑誤後學不小故特著之

考史記康叔在武王時猶蘇忿生爲司寇意其既封于衛而嘗入爲王官故康誥有外事又外庶子等語蓋衛對王朝爲外也三監叛時康叔不與其亂成王嘉之必有加地進律之典後人遂以爲成王封康叔又以爲益封邶鄘其誤皆由此耳

周頌大武分章辨

詩序武奏大武也左傳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賚爲第三篇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桓爲第六篇綏萬邦屢豐年篇次與今不同疑未正樂以前如是耳自傳詩者以武爲大武之首章桓爲大武之六章賚爲大武之三章華谷嚴氏因其說謂酌與般亦大武篇內之一章以愚考之其說誤也周頌皆詩其辭簡嚴故篇止一章無有發章者左傳既以耆定爾功爲大武之卒章即不得以武爲大武之首章而下之其三其六斷皆以篇言而非以章言矣杜預注本如此傳之意蓋謂武爲

武王之樂桓與賚亦皆武王之樂故以其三其六數之雖當時篇次已不可詳考然桓賚四篇必無爲武樂分章之理今即以左傳証之隨武子引爲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又引武曰無競維烈以酌與武對舉則酌非大武篇中之一章而其餘可知已況頌各一章章各一義武頌功酌頌成桓頌志賚頌封賞般頌巡行皆爲武王作也如酌桓以下不過武樂内之一章而已則作詩者何必各立篇名以繫之耶後之僞作申公詩說者遂以武爲大武之首章賚爲二章時邁爲三章般爲四章酌爲五章桓爲六章巧合武樂六成之數此又以說詩爲彝文實誤解左傳啟之也不可不辨

禹貢三江辨

三江之說不一班固漢書以一從吳縣南東入海爲南江一從蕪湖西東至陽羨東入海爲中江一從毘陵北東入海爲北江郭璞爾雅注以爲岷江浙江松江韋昭國語注以爲松江浙江浦陽江水經浦陽一名潘水在會稽界考一統志浦陽在金華浦江縣界史記正義曰韋注非也錢塘浦陽其原俱不通太湖庾仲初吳都賦注張守節史記正義顧夷吳地記皆以爲松江東江婁江蘇氏書傳即據禹貢以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漢爲北江自豫章入彭蠡而東爲南江其說似可信乃蔡氏書傳及黄東發金吉甫諸家皆主吳都注益以此三江連派震澤吞吐百川吳越諸水皆從此洩又周禮荊州川曰江漢揚州川曰三江可証揚州自有所謂三江而非即江漢況南江未見經文必增此以合三江之說亦所未安也金吉甫謂彭蠡既爲三江之一則上文已出彭蠡不應又出三江且經文二既字對舉皆本效之詞彭蠡既豬矣則陽鳥攸居三江既入矣則震澤底定是三江乃震澤下流之三江耳然經云既入者入于海也必入海之道有三然後可以當三江之目吳都賦注曰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史記正義曰三江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江口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三江口據吳都賦注則婁江東江入海據史記注則惟婁江入海似三江口既分婁東二江復合爲一江而

入海者考朱長文吳郡續圖經今松江大黄浦入海者古東江太倉劉河入海者古婁江（陳徵儒曰婁讀作劉蓋土音也）二江皆松江支流入海之道未見有三也近世歸太僕（有光）引國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謂當從郭璞岷江浙江松江然吳越春秋云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則三江自在吳地貨殖傳吳有三江五湖之利是也所云三江環之者本言三江控帶吳越之境包舉之詞非可泥泥自桑欽許慎輩誤云江水至山陰合浙江故郭璞以浙江爲三江之一酈道元已經辨正豈足據乎

愚按三江既入與震澤底定連書則此三江者必與岷江震澤相爲吐納今大江東過江陰許浦入海班固所云北江也永陽江在溧陽西北下流入宜興界注太湖入海班固所云中江也吳淞江分東婁二江入海班固所云南江也水經江水自石城東出過毘陵縣北爲北江其南江東北爲長瀆歷河口（酈注即太湖）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即松東婁三江）又云中江在丹楊蕪湖縣南東至陽羨縣入海所分三江與班志正同王荊公謂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毘陵一江自吳縣亦取班固說

吾謂禹貢職方之三江必指此無疑矣古時五堰未築江水挾金陵宣歙諸水南東注于太湖北江中江爲太湖上流南江爲太湖下流上下流皆入海故係之以底定學者特疑中江北江之名與導水之文相亂故多主松東婁爲言不知此以講求水利可耳以之說經豈有當乎三江錯書于彭蠡震澤之間氣勢包絡必爲廣遠而僅僅以震澤下流當之此泥傳注而不求博通之失也

田綸霞曰以古跡解古經的不可易今人能信此者鮮矣

震澤太湖辨

禹貢震澤底定孔氏傳震澤吳南太湖名孔穎達正義因之云餘州浸藪皆異惟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周禮職方氏揚州澤藪曰具區浸曰五湖鄭氏注具區五湖在吳南爾雅十藪吳越之間有具區郭璞亦因仍舊說以余詳考具區爲禹貢震澤班固地志得之古文無可疑孔氏鄭氏所云在吳南者是也但以爲即五湖則其說不然按風俗通云水草交厝曰澤又云藪厚也有草木魚鼈厚養人也周禮凡言藪

者皆人可資之以爲利故曰藪以富得民而淺則但爲水之淵渟而已如穎達所云則一水而故殊其名于義何取乎諸州皆有澤藪不應揚州水國反獨無之而與浸同處況孔鄭所云吳南者謂吳縣治之南也吳縣治之南爲今吳江至嘉興一帶禹時具區當于其地求之若五湖乃今太湖自環吳郡之西北豈可合之爲一哉石林葉氏夢得曰今平望八斥震澤之間水瀰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惟淺而瀰漫故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然蒲魚菱芡之利人所

資者甚廣亦可堤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他州之澤無水暴至之患則一名而已具區與三江通塞爲利害故二名以別之禹貢方以既定爲義是以言震澤而不言具區也斯言也可以釋孔鄭之惑而折其角矣然則禹貢之不及五湖何歟曰懷襄未平三吳一壑湖水西來氾濫則澤水奔騰震蕩陂障難施且下奪松江入海之路縱震澤底定而五湖之治從可知矣況松江爲太湖下流上云三江既入則上流之治自見不必復出五湖此固史臣書法也然則震澤何源曰山海

經云浮玉之山北望具區苕水出其陰後人既以具區爲太湖遂謂湖水發源天目然古時大江之水直注太湖其西北上源有宣歙金陵諸水由荊溪百瀆以入焉其西南則納苕霅七十二溪之水具區之源當亦來自苕水而淺而易溢與太湖相爲盈縮所以其害甚大自底定之後澤水可陂沮洳千百里民仰其利故爾雅謂之藪職方謂之澤藪而五湖則別之曰浸迨乎日久填淤生殖日繁漸成沃壤漢以後諸儒求其地而不得遂合五湖而一之穎達又曲爲之說豈知三代以前固

有澤浸之不同也哉吾意今吳越之交凡濱湖而沃衍者皆古震澤地特世代荒遠川隰更移其故蹟不可詳耳抑非獨此也爾雅周禮所載澤藪如冀州之陽紆并州之昭餘祁幽州之貕養兗州之大野荊州之雲夢青州之望諸晉之大陸鄭之圃田周之焦穫今皆變爲原隰不能定其所在益川瀆遷流終古不改藪澤豬水最易淤淀歷數千年而湮沒不可考無足怪者奚獨于具區而不然耶然則揚州藪浸之非一處章章矣近吾友王子寅旭有論亦持葉氏之說而其義未盡余故詳著

之

嶓冢漢源辨

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解者多糾結于水經地志諸書迄無歸一之論班固地理志云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桑欽水經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沔水出武都沮縣狼谷中東西流注常璩華陽國志云漢水東源出武都漾山爲漾水西源出隴西嶓冢山逕葭萌入漢所謂西漢者逕階沔利劍東南至渝州入江所謂東漢者逕梁洋均襄郢東南至漢陽入江酈道元云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其說與班桑微異杜佑通典云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所出逕嘉陵曰嘉陵江逕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爲漢水亦曰沔水其說與桑酈又微異宋文叔黃氏度書說始正之曰漢有漾沔之名皆東漢水也地理志西漢出西縣嶓冢山南入廣漢白水蓋潛漢也經不言其所出自古以爲東西兩漢俱出嶓冢則或然矣而西漢固無漾沔之名漢志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武都漢水受氐道水名沔是則漾沔俱爲東漢也獨氐道武都川渠阻隔武都受漾別無可據而桑欽遂徙氐道漾水爲西漢之源由是紛錯酈道元委曲遷就通之以爲伏之流証之以難險之論更覺闒茸故當盡廢諸說一以經文爲斷也先朝苑洛韓氏邦奇又正之曰隴冒嶓冢是漢源漢中無嶓冢沔水出金牛山（在沔縣西）入漢爲漢水遂以金牛爲嶓冢耳愚按自古稱漢有東西二源禹貢漾流爲漢此東源也但班志以西漢水出隴西嶓冢于武都東漢止言受隴西氐道漾水而不著其所出之山則是東漢之源與西漢同出氐道明矣漢中嶓冢杜佑以前未聞常璩亦止言武都漾山不明言嶓冢也韓苑洛漢中無嶓冢之說正足與班固相發明（韓關中人其言可信）孔安國曰漢上曰沔漢上者漢水之上流也嶓冢漾水出沔陽縣（今沔縣）爲沔水經南鄭爲漢水謂沔水即漢水不可謂沔水非漢水亦不可也氐道武都川渠阻隔誠如黃氏所疑然漢水多伏流故別曰潛漢漾之爲名特泉始出耳東行武都其流始大今漢中沔縣即漢武都地也其曰受漾者正謂氐道至武都自源徂流水脉相接而豈必有川渠之可求哉蓋大禹導漾與導江

不同江水導其流故岷山直曰導江漢水導其源故嶓冢不曰導漾若嶓冢近在沔陽則漾水已津流浩瀚不應有漾水之目矣梁欽漢分漾水爲西漢沔水爲東漢遂滋後人之惑今之操通志一統志及雍大記諸書并領皆沿襲舊說此不可以不急正也至于潛漢非即西漢諸家亦從無辨明尚書正義引爾雅注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罡山下西南潛出舊俗云即禹貢潛水也史記正義云潛水源出利州綿谷縣東龍門山大石穴下庾仲雍以墊江晉縣有別江出晉壽縣此即潛水余按今保寧府廣元縣漢廣漢地也蜀漢曰漢壽晉改晉壽隋改綿谷石穴水當是經綿谷出宕渠今渠縣杜少陵詩綿谷元通漢此一証也鄭康成云漢別爲潛其穴本小禹自廣漢疏通即爲西漢蓋即指綿谷水耳然此水既從沔陽南流則是東漢枝派與西漢水迥不相蒙地理志云潛水出巴郡宕渠符特山西南入江不云潛即西漢康成始合之爲一酈道元孔穎達輩因之疑康成說不足信及考水經注西漢水自嶓冢而下即西南流過祁山入嘉陵道爲嘉陵水

又東南流經宕渠合宕渠水乃知西漢水入潛故世遂以潛即西漢耳若必如注疏解求所爲出漢入漢者爲潛則今之宕渠水與西漢水皆至合州入大江何嘗與沔漢相爲沿注哉梁州貢道浮于潛逾于沔因潛水伏流故阻漾枝津酈道元所謂漢水枝分斜出其說當不安而黃氏并此非之過矣鄭端簡又云梁州三十六江皆是潛水此又非定論謹識之以俟博聞

古文曰月漢曰漾曰沔皆音相近而說此文出必有歸一之論

春王正月辨

漢人說經多爲宋儒指擊然實事求是漢人近古間見猶眞學者不之考求而率爲支離牽綴之談則過信宋儒之失也春秋聚訟莫甚于春王正月之一言謂周人改時月俱改者孔安國鄭康成也朱文公孟子注主此說謂改月不改時者胡康侯也謂時月俱不改者蔡仲默也元人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穎等皆祖述漢人自胡傳頒學宮故夏時冠周月之說牢不可破余謂春秋本魯史記事之書說春秋者即據春秋事爲衡斷可已經文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十二年春王二月己

丑月南至杜預注當在周正月失閏也使非改時與月
冬至何以不書于十一月乎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
日有食之太史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伐
鼓用幣此月朔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僖五年八月甲午
晉侯圍上陽卜偃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鶉之賁賁天策
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
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
滅虢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仲尼曰火伏而後蟄者畢
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預注火伏在十月今西流是

九月夫日食在四月而書六月滅虢在十月而書十二
月螽在九月而書十二月此非時月俱改之明驗乎桓
十年冬十月雨雪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
冰定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如以夏正言之則十月雪霜
與孟春仲春無冰何足為異此非時月俱改之明驗乎
昭十七年星孛大辰梓慎曰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
四月于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在宋衛陳鄭乎以
此証時月之改最為顯白胡氏乃云改月不改時夫子
特以夏時冠之夫謂不改時則是魯史本書元年冬正

月也四時無首令何以成正朔且夫子生為周人而但
更周制何以寒亂臣賊子之膽此其説之尤妄者也若
曰冬不可為春十一月不可為正月則先儒于此有説
矣黃鐘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林鐘初六呂之首陰之
變也子者一陽之生于卦為復至午而陽極焉午者一
陰之生于卦為姤至子而陰極焉子為星紀之次五星
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夫律歷皆以子為首則何不可以
首月令乎三正迭建時無失次夏正用木之著者也殷
周二正用木之微者也皆陽位也特孟陬之月尤切民

事故夫子曰行夏之時而豈謂子丑之必不可為正哉
秦人改建亥月蓋自以水德代周且五行木生于亥故
用之雖事不師古然改時與月必循三代之舊本紀元
年冬十月顏師古謂是太初正曆以來史臣追書蔡氏
顧引之以為不改時月之証其亦疎矣或曰尚書者春
秋以前之史也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秦誓惟十
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其時月俱不改蔡傳辨之甚悉
子今而反之何也余曰舉此二端時月之改尤章章也
大商以建丑十有二月夏正之十一月也下云伊尹祠

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先王自契至玄冥以下厥祖湯也商人宗廟之禮不可詳考祭法云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豈非其月至日伊尹攝行郊祀配天之禮因而陳訓太甲乎班固以三統曆推之湯伐桀之歲在大火房五度故左傳曰大火閼伯之虛實惟商人後十三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其日伊尹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此其証也十有三年之春即嗣王正月之春謂十一月也何以明之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戊午師渡孟津癸亥

陳于商郊牧野一月孔氏以爲建子月是也師渡孟津即大會于孟津也癸巳至戊午凡二十六日皆在一月癸亥則十二月之四日也左氏外傳引伶州鳩言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日在析木月在天駟辰在斗柄星在天黿班固以三統曆推之師方發爲殷十一月戊子日月在析木箕七度其夕月在房五度房天駟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明日壬辰晨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牽牛至于婺女天黿之首至庚申

二月朔日也癸亥陳牧野甲子昧爽合戰與書傳無一不符者此又其証也班史學有師承左氏與聞筆削必非鑿空勅說今不之信而羣奉蔡氏之臆解爲金科不已傎乎商周之書明証如此獨何疑于春秋乎或曰子之說春秋可矣抑考之他經何多牴牾也豳風七月流火九月滌場等語皆用夏正小雅春日遲遲卉木萋萋秋日淒淒百卉具腓與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時月無改也周禮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與馮相氏之冬夏致日爲冬至夏至春秋致月爲春分秋分時月亦無

改也論語莫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風乎舞雩明是夏正之辰月此類難更僕數子何以解焉余曰詩禮所云皆錯舉民風歲令而非史官記載之書也古者天子受命凡改元頒曆朔覲會同諸大政皆以正朔行之至于分至啟閉民事早晚之所關如所云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者未嘗不遵夏小正之書東萊呂氏謂三正通于民俗斯言當矣蓋史官紀時事則從周正月令紀歲功則從夏正從周正者多出于朝廷政令之施設從夏正者多出于民間士女之話言二者竝行不

傳詩書三禮約畧同揆又何疑于春秋乎夫春秋本魯史舊文夫子因而筆削之繫王于正月之上則出夫子特筆若曰凡我之所爲賞人罰人予人奪人者皆奉行天子之事云爾若如蔡氏之說則周之建子實與建寅無異如胡氏之說則夫子以陪臣而擅然王制自爲不韙之誅無乃身自冒之乎陽明先生有論足破胡氏膏肓獨謂商不改月秦不改時周則時月俱改援証猶有未覈余故博考而衡斷之使世之學者知漢儒說經不可偏廢也

陳確菴曰只左傳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此便是商周時月俱改的証何必他求

舜崩蒼梧辨

世傳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二妃從征死于湘江故洞庭有湘君祠其事見史記後世因名舜陵爲零陵望祠弗絕置守陵五戶而楚辭湘君湘夫人遂以娥皇女英當之撰述之家遞相引述獨郭景純辨之云天帝二女處江爲神非堯之二女也因引禮記檀弓舜崩蒼梧三妃未從爲証此可破千古之疑矣惜蒼梧之說未能深晰其妄考舜年百有十歲薦禹于天十有七年則禪位時已九十三歲耄期謝政厤數有歸凡征伐會同巡狩述職之事皆統攝于禹安有復行數千里之遠跋涉沅湘畢命荒服者司馬君實朱仲晦二公業已深疑其說禮記本出漢儒之手語多附會豈足信哉史記正義引王隱晉書云零陵泉陵縣北部東五里有鼻避墟象所封也括地志鼻亭在道縣北六十里象來此後人立祠名曰鼻亭羅長源曰象封有庳有鼻者有庳也即今道州近人張登謂九疑所葬當是象冢後人訛以爲舜陵理或然耳客曰然則舜崩葬何地尚有可求者乎余曰此在舜典孟子舜典五十載陟方乃死孔安國傳云舜升道南方巡狩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韓退之駁之云地勢東南下不得言陟方陟升也謂升天也余按尚書中陟字有訓升者陟丕釐陟禹跡是也有訓升遐者禮陟配天惟新陟王是也升遐可訓陟而不可訓陟方若方乃死爲句又不成文不知陟方者謂升行方岳陟禹之跡方行天下此明証也左思吳都賦深嘆豈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歟以陟方對行宮正主方岳之說孔氏雖誤解南巡其意猶爲近之孟子曰舜卒于鳴條鳴條湯伐桀處孔傳云地在安邑之西史

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南阪口古鳴條陌一名鳴條岡今在解州安邑縣北二十里舜都蒲阪去安邑甚近合以陟方之文舜于此必因省方問俗而出祭義所謂舜勤民事而野死也舜禹之居攝也征伐會同廵狩述職之事雖代天子行之而唐虞之號未改天子猶翼翼焉憂勤于上非若後世所稱太上皇高拱深宮置民事于弗問也唐虞之制五載一廵狩安知舜非因禹周廵四岳時出近郊廉問民隱而竟沒于其地耶蓋古者天子車轍所至即可以陟方言之因

其沒不于深宮遂謂之野死書亦曰乃死以別于殂落之文而必非死于蒼梧之野如秦博士漢諸儒所云也再考竹書紀年舜三十二年命夏后總師陟方岳三十三年夏后受命神宗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苗四十九年帝居鳴條五十年陟汲冢書雖非正史而鳴條一語與孟子正合沈約注云鳴條有蒼梧山此雖圖誌不載然世代荒遠未敢斷其必無不妨存其說以相証者也客又曰舜死鳴條必葬于其地今平陽無舜陵而零陵有之何居余曰上古朴略天子之葬非有山陵之表識寢廟之崇嚴其跡既易湮滅若皇覽所載帝王冢墓其書成于秦漢之後自史記山海經零陵蒼梧之說興而傳聞多失其實矣且堯舜皆都平陽堯不聞以廵狩死而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皇覽云堯冢在濟陰城陽穀林即城陽也其地去蒲坂二千餘里此豈可信哉是故主之以尚書夾之以孟子而舜無死于南廵之事斷如矣舜不死于南廵而記載所云舜溺湘江而死征三苗而死與二妃之從征而死衛士有烏耕墓有象洞庭之神遊下嶲之淚竹其妄皆不待辨而明矣

或以禹葬會稽証蒼梧之事不知禹雖爲益于天相也非攝也廵狩大事禹固自尸之矣安得以之例舜耶

周人禘嚳辨

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鄭氏謂禘嚳者祀昊天于圜丘而以嚳配之也王肅則云大祭于廟而以嚳爲祖之所自出夫周人以后稷爲太祖七廟至稷而止又推而上之曰后稷生于姜嫄乃立姜嫄之廟曰先妣姜嫄帝嚳之妃而特立廟是帝嚳無廟矣無廟則無主無主則無以禘將禘于后稷之廟耶是以文而下食于子孫之

廟并禮也蘇子由詩傳致疑于此故非斥而取鄭然如鄭之說則禘與郊相亂且商周未聞以嚳配天愚謂周人之于嚳蓋以天事之也天無廟而南郊則設主配之以稷嚳無廟而大祭則設主配之以稷是等嚳于天也何不可哉趙伯循謂殷禘本無文王廟止有周公廟只是臨時立文王主與尸而祭之周之禘嚳宜亦如是耳至禘祫之分諸儒尤聚訟鄭氏謂禘三年祫五年禘大于四時而小于祫此據緯書夫祭未有大于禘者矣禘帝也三王始祖皆古帝之苗裔王者追祭始祖所自出之帝故曰禘非審諦昭穆之謂也今世所尊信者謂禘祭不兼祧廟之主以其疏遠不敢褻此趙伯循之說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張純答光武問之說也然稽之經典實無明文惟曾子問云祫祭于祖為無主（祫祭則廟虛而無主）而不及禘王肅謂禘祫皆殷祭舉祫則禘可知不言禘不合食也公羊文二年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五年而再殷祭蓋謂三年一祫五年再祫以象閏不言禘以何年也康成臆揣為禘祫相因之論又妄引春秋禘僖及緯書以文致其說其謬可勝辨哉及考禮記大傳則

禘祫本一祭而異名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諸侯不敢禘但祫于太祖之廟）大夫士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大夫士不敢祫必有勳勞見察于君乃得與祫四世及其高祖）致堂胡氏謂王者祭其所出之帝為東向之尊餘主合食于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于太祖廟合羣廟之主而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上下之殺也禮所謂不王不禘者也（程子說禘祫與此同）魯侯國當祫而以賜天子禮樂得行禘禮故春秋論語言禘不言祫也禘惟合祭其禮為重魯僭用之夫子故每每致譏非禘外又有祫也若王制所云春礿夏禘又云天子祫禘祫嘗祫烝又云諸侯禘一犆一祫又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其言參錯無統紀蓋王制乃漢儒雜采傳記為之非孔氏之舊也又考詩序雝禘太祖也而其詩曰假哉皇考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長發大禘也而其詩曰相土烈烈曰武王載旆以及與祭之阿衡則禘祭為合羣祭主明矣知禘祭之合羣廟主則禘祫非二祭復何疑乎

朱子答問禮經疑義一
且謂然功在頃戔之上

春秋譏世卿辨

巨儒之文往往互有得失當以理揆斷之如隱元年惠公仲子之賵穀梁是而左氏非吾友顧子亭林已詳辨之矣隱三年左氏書君氏卒以爲聲子也不書姓爲公故此尤謬也春秋十二公無有國母不書姓者惟僖元年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此蓋哀姜逆乎共仲與弒二君桓公召而殺之絕之于齊故春秋亦不書姜尊伯令也若聲子則固惠公之繼室也無故而沒其姓有此書法乎隱公卽自居于攝然已儼然立于臣民之上矣繼

所生之母之姓以伸其弟之母之尊亦豈公之所安乎必若此曷若不書之爲愈乎蓋君與尹相近乃史文之訛若非公穀作尹則此疑萬古不白矣然公羊以書尹氏卒爲譏世卿則又不然古者天子公卿不下交諸侯故其死亦不赴告春秋惟劉卷王子虎以嘗同會盟來赴此書尹氏卒與臨川謂平王崩爲諸侯之主而來赴者或疑赴當書名此何以不名蓋如隱七年滕侯卒之例未同盟則不赴以名左氏所謂禮經者也書之實非譏也若周家用人不離世族故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則裳裳者華刺詩與焉厲王之難周召共和周公召公皆世卿也敬王之立單劉翼戴單子劉子亦世卿也功臣之後卽有非類亦在選擇而用之此書尹氏本吉甫之後其以告喪而交魯未見必非忠賢安得以幽王朝家父所刺者而追譏之又安得以敬王時之立子朝奔楚者而預譏之哉若論侯國則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皆命于天子若殄其世是無王也齊桓公之時國子高子爲正卿管敬仲柄任雖專亦止下卿不敢居王官之上也其五禁云士無世官取士必得蓋卽外

傳所謂始于州長之推繼于官長之選者止言士而不及卿大夫此可證世卿在當時不可輕廢矣胡康侯張元德不從左傳君氏淺爲得之但承用公羊譏世卿之說愚竊以爲未允

季札不書公子辨

季札止一見于經襄二十九年聘魯而不書公子杜氏以爲其禮未同于中國止齊陳氏以爲書札者同于楚椒秦術皆非命大夫也常山劉質夫則云辭國而生亂札實爲之春秋因其來聘去公子以示貶胡康侯張元

德皆主其說愿考壽夢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昧札其季子也壽夢賢札欲立之札不可諸樊請兄弟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諸樊卒餘祭立餘祭卒夷昧立迨夷昧卒國宜之季子季子復不受于是立王僚僚者夷昧子也諸樊之子光曰我王嗣也僚安得爲君乃使專設諸刺僚殺之計光之殺僚去札之聘晉凡三十年仲尼安得以三十年後之事而預致其貶哉孔讓國大美也太史公以泰伯首世家伯夷首列傳惟進讓而惡爭也曹之子臧其子孫猶見重于春秋札固自云願附子

臧之節者也來聘一書本史策常體非譏吳大節所繫若舉其大節春秋必深嘉而亟許之豈反以之爲貶哉康侯謂泰伯採藥而不返季歷嗣位而不辭責季子何不爲季歷嗚呼達節而不守乃聖人之能事仲尼以平恕宅心奈何輕以之責札哉公羊又謂夷昧死則國宜之季子季子使而逃焉夫札旣辭位則終身爲吳臣前之使齊也受命于餘祭後之使晉也受命于王僚安得辭之考左氏昭二十七年春札聘晉夏四月公子光弑僚是聘晉之時光篡弒之謀尚未露也安能逆料之而

不出哉近世邵國賢乃譏札之託使以逃僚爲非義此又惑于公羊之說而未審其情實者也然則札無可議乎曰札之讓美矣惜乎于讓之義有未盡也夫行之高世者不當居其名事之行權者尤在晦其跡泰伯仲雍之讓必逃之荊蠻伯夷叔齊之讓必逃之西山北海以爲不若是則志不可得而成也即春秋時子臧之辭曹也諸侯欲見之于王子臧逃奔宋以自絕當壽夢未沒父兄皆欲致國乎季子札于此時即當逃吳而去之苟一日立于吳廷國人必持以次傳位之議餘祭夷昧所

以不當立而立也即不然于夷昧之嗣當請立光爲世子不從則力爭之曰光爲冢適國固光之國也光不立必有覬王位者是父子兄弟間相傾相敚無已時也嗣定而後退耕于野如此則王僚不得立吳可免于篡弒之禍矣今也負讓國之美名而其跡不能自遠一則奉使再則奉使偃然就封延陵旣無以絕吳人之望又無以杜窺伺之心一旦逆謀猝發而札亦莫可如何夫然後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嗚呼晚矣大抵札智人也智以全身必疎于謀國智以觀物必務于立名知附子

臧而不知子臧逃宋之義此所以不免于賢者之責歟如徒以爵國生亂故不書公子以貶之則紛紛攘位爭國者反得援之以藉口而春秋書法竟爲淺文鑿說之祖矣

孔子用魯年月辨

孔子用魯左傳載之不詳惟定公十年書相夾谷卻萊兵十二年書命申句須樂頎伐費人史記孔子世家以墮三都爲十三年事由大司寇與聞國政及季桓子受女樂去齊爲十四年事考之春秋十三年夏書築蛇淵

囿書大蒐于比蒲十四年秋復書大蒐于比蒲夫築蛇淵志逸遊也大蒐志僭天子禮且明三卿專兵也其時設孔子得聞國政必無是事魯世家則以墮三都去魯皆序于十二年年表亦以受齊女樂書十二年愚謂魯世家是而孔子世家非也何以言之孔子欲得志于魯必先用三家用三家必先用季氏夫季氏雖專可以禮服也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孔子既昌言之于朝而桓子以陽虎侯犯之叛深患費郈强固墮都之舉雖仲由主之亦季氏意也及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而敗之既順季孫之欲又張公室之威桓子益陰爲孔子用而不覺是舉也聲勢震動義服鄰國齊人懼而惡之犂鉏之計得行遂以女樂文馬來饋三日不朝桓子之意荒矣能無行乎經于是年夏書墮郈墮費十二月書公圍成蓋桓子既于滛樂志不在疆場之事而一時阿附三家者如公斂處父之徒且以爲無成非孟氏利無成非孟氏利則無郈無費亦豈叔季氏利哉桓子惑于其說必于孔子之所爲深疑且畏所以圍成之役三卿不行而使公行明知公之必不足以墮成

也不然使孔子用魯桓子信任不衰則成乃蕞爾邑何患又移于孔子者仲由專其謀申句須樂頎奮其力克之乎何有乃至頓兵而不下哉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蓋自攝相至去魯不能浹歲圍成之時孔子已微異行矣余丙仲云魯郊在十月孔子以郊祭膰俎不致而行是行時正值有事于郊之日公之圍成不克自在十二月不相及也此可與吾說相證明胡文定乃言圍成之時孔子雖用事未能專得魯政也越明年始由大司寇攝相事豈非承史記疎謬而强爲之說哉

又按定公十年孔子忽用于魯論語左傳皆不言其故獨孟子云于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蓋定公初年意如卒陽虎專政五年因桓子八年又將殺之僅而獲免是時季氏不振甚矣必與國人謀爲靖亂之道而孔子年已五十餘弟子多來自列國桓子心服其賢乃舉而歷試之已而政聲四達齊歸侵疆至十二年任之以墮三都之事及齊人行間桓子之志中移遂去魯適衛是孔子之用舍皆由桓子也金吉父論之頗詳特以齊歸女樂在圍成不克之後猶未能考正史文之失

愚菴小集卷之十三目錄

雜著一

讀周本紀
讀貨殖傳
讀漢書
讀後漢書
讀唐書孝友傳
讀舊唐書
讀五代史
讀吳越世家
讀宋史曹彬傳
讀文選諸賦
讀文中子
書太平御覽後
書北盟會編後
書王右丞集後
書笠澤叢書後
書渭南集後

書朱子大全集後

愚菴小集　十三卷

愚菴小集卷之十三

松陵　朱鶴齡　著

雜著一

讀周本紀

太史公記三代事多疎謬本紀尤甚其有可考者當據尚書左傳國語正之又不妨取汲冢紀年帝王世紀及秦漢以上之書參伍其說如幽亾平立本紀不載歲月諸侯年表驪山之禍在庚午平王東遷洛邑在辛未世家鄭桓連書于一年以愚考之西周亾後不即東遷本紀云犬戎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諸侯乃即申侯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據此則平王先逃在申諸侯求而立之立後乃遷洛也又左傳云幽王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攜王不言何人曰奸命必不當立而立者杜預以爲幽王少子伯服非也幽王在位十一年三年嬖褒姒伯服之生不過數齡且幽王以褒姒亾國褒姒既爲犬戎虜去必無復立其子之理考竹書紀年幽王見弒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太子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

攜地未詳所在是謂攜王竹書之言雖非可深信而攜王則不妄當是幽王既隕攜王僭位諸侯乃共舉兵黜之而迎立太子宜臼其遷洛未定何時大抵自犬戎發難至平王東遷必非止一二年事正月詩云赫赫宗周襃姒滅之又云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乃西周既亡王位未定時作也竹書又云攜王爲晉文侯所殺觀文侯之命有用會紹乃辟多修扞于艱等語以此驗之正合其時衛武公鄭武公秦襄公同奬王室而平王于文侯獨加殊禮有秬鬯弓矢之賜殆以殺攜王之故歟太史公紀幽平間事甚畧故爲考之如此

讀貨殖傳

太史公貨殖傳將天時地理人事物情歷歷如指諸掌其文章瑰瑋奇變不必言以之殿全書之末必有深指或謂子長身陷極刑家貧不能自贖故感憤而作此何其淺視子長也趙子常汸云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觀平準譏橫斂之臣貨殖譏牟利之主此論得之而有未盡愚以爲此篇大指盡于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天子之富藏于山海高祖初與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此非所謂因之與利道之者乎迨至武帝征伐四夷大興神仙土木之事國用耗竭其勢不得不出于爭與貧民爭而千里負擔饋饟率十餘鍾致一石益漕餘粟關中太倉甘泉皆滿矣與富民爭而鬻爵輸粟入羊爲郎之令下矣與諸王列侯爭而朝賀皮幣薦璧以酎金失侯者百餘人矣與商賈爭而鑄鐵煑鹽算緡告緡之法縱橫四出矣至于京師置平準受天下委輸太農諸官盡籠天下貨物貴即賣之賤即買之則天子自爲商賈子長心傷之而不忍盡言故首舉計然之貴極微賤賤極徵貴白圭之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深致其意若曰平準之法權衡物價輕重開者乃陶朱白圭猗頓諸人治生家之所爲也柰何以萬乘之尊而出此乎中言五方都會百貨所出商賈輻湊苟得其道以御之何至患貧且求富者人之同情也自廊廟巖穴從軍任俠以至趙女鄭姬游閒公子諸技術之人皆爲財利天子之職當重本抑末使貧富不相耀以抑其心而乃籠貨利以導之爭則雜業何所不至乎末

又歷數程卓宛孔曹邴刁閒之徒以及姦事婞處者皆得比于素封以見天子與商賈爭利則人皆化為商賈所以深陝漢業之衰而商賈之開關梁弛山澤為不可復見也特子長以滑稽行文故于貢與陶朱白圭倒稱而于程卓輩則云當世賢人所以富若曰今世所稱賢人特此曹子耳時桑弘羊以賈人子進天子方嚮用之譏切之意見于言外班孟堅不達乃非之曰傳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嗚呼以子長之材貫穿經傳上下數千載而乃津津艷羨市兒賈豎著之于書何以為子長哉

讀漢書

古者史官世守其傳為一家之業至東漢猶然故漢書敘傳首述班氏世系次述叔皮及已之文章以見源流相續其體同于史記但史記曰作某紀作某傳而漢書曰述言不敢自居于作云爾其高五王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皆次其時代序列傳之中毛林謂諸王合敘一處如陳書唐書之類不應混入各傳梁蕭璵傳云得古本漢書敘傳自列項籍傳前不知班書規模多依倣史記其混入各傳者正沿遷史楚元王諸世家體爾又云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不知敘四夷而後及外戚者斥之也漢贊于外戚故斥之次及元后著漢之所以亡也終于王莽而漢室之興亡具焉若以外戚次本紀後則全失作史微旨至于述韓彭英盧吳傳今本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而古本云淮陰毅毅伏劍周章邦之傑兮實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驤此是傳本各有異同非必古本是而今本非也璵傳云有北僧南度惟齋一葫蘆中有漢書敘傳三輔耆老相傳為漢書真本其書非篆非隸紙墨亦古璵得之甚秘以餉鄱陽王此恐出好事者之言未足為據

讀後漢書

范曄後漢書帝后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卷本刪取劉珍等東觀漢記及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山松七家後漢史而成志三十卷則司馬彪所撰梁劉令劉昭注因范書闕志後人乃借以補之曄高自矜詡謂過于班固至論後有贊尤自命傑作無一字虛設通

考陳氏直議爲贅洪容齋云人苦不自知班固豈可遏哉余謂范書非止不及固其于史家之法蓋有未備也考馬遷史記帝紀之後即有十表八書表以紀治亂興亾之大略書以紀制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改書爲志而年表視遷史加詳焉蓋表所由立昉于周之譜牒與紀傳相爲出入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旣系之以傳此外大臣無積勞亦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也而姓名爵里存沒盛衰之跡要不容以遽泯則于表乎載之又功罪事實列傳中有未及悉備者亦于表乎

載之年經月緯一覽瞭如作史體裁莫大于是而范書闕焉使後之學者無以考鏡二百年用人行政之節目良可歎也其失始于陳壽三國志而後來作者又援范書爲例年表皆在所略不知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蹟或反遺漏而不彰歐陽公知之故其譔唐書也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復班馬之舊章云

讀唐書孝友傳

孝友傳始重於唐史兩漢以下無之漢重力田孝弟科如江革申屠蟠李景姜肱之儔非不孝友足稱然史臣不以是立傳者其時民行近古不可勝紀也迨李唐之世文皇翦父起兵推刃同氣內行虧而人紀不立歐陽公特傳孝友所以悲風尚之益偷而僅有者爲足貴也夫孝友之道經典言之詳矣從未有以刲心封股爲孝者自陳藏器注本草謂人肉治羸疾于是民間始尚之雖間以誠感而愈其親歐陽公亦有取焉然毀傷肢體或徒以戕生而無益于親之疾固不若謹方藥虔禱祈爲可盡人子之心而無憾也昌黎鄠人對言刲股不當

旌門旨爲有見後世有司曾不講風化之原而崇尚綽楔往往加之廩肉名孝者則胡不取正于昌黎乎

讀舊唐書

石晉宰相劉昫撰舊唐書二百卷一云二百十四卷因吳兢韋述令狐峘崔龜從等舊文而增緝之宋慶曆中宋景文歐陽永叔重修列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七續撰四志四表事加于前文減于舊一時稱爲良史劉書遂廢格不行然議者謂新書用字奇澀頗爲失體又刊削詔令使有唐三百年王言湮沒無存甚至作糾謬一書

以排斥之唐于西又極推舊史舉其決海救焚引為止
渴為名言余嘗繙閱其書事詳文覈誠不可廢所懷者
筆法欠長論贊尤令人厭觀若求閎博備練有典有則
洵無踰于新史矣豈可以五代卑靡之格與之同論哉
則諸詔不錄葢因駢偶非古且當時自有大唐詔令單
行劉器之乃謂事增文損正新書之失此不可曉也新
書疎漏雖或不免然舊書亦多有之段秀實定郭晞亂
卒事出柳子厚紀錄上之史館者而舊史失書李鄴侯
周旋肅代間甚多穉略及相德宗安太子辨說尤係舊

史全略之反云詭道求容不為時君所重太白譏子美
飯顆山頭詩此流俗妄傳也而遂以之入傳退之經師
人表文章百代鑽仰乃詆其恃才肆意有盭孔孟之旨
則此書得失大略可睹矣嘉靖間督學聞人詮以宋板
闕佚蒐刻吳中得紀志于文恪王公得列傳于光祿張
氏長洲賀氏遂成完帙然書中文義多齟齬難讀又太
平御覽所引唐書皆舊書也如王棲曜遊虎丘一箭貫
雲中雙雁梁肅諸文士作歌咏之李義山詩所以有將
軍一箭歌之句而本傳未之見然則今之所行亦非全
書矣

讀五代史

吾嘗歷覽史書儒林文苑何代蔑有獨五代無聞豈五
十餘年無一通經之彥著作之才可以卓然自鳴者耶
及讀歐陽公史記乃歎其致此者有由也夫彝倫為經
術之權輿教化乃文章之根抵五代自梁開德訖周顯
德凡十三帝不得其死者七天下視改號建國如置奕
棋更成迭而君臣之紀斁矣夫位傳襲多屬義兒朱溫
則封割于其子楊彥珣之彎弓射母晉出帝之臣父敬

儒恬然不以為怪而父子之恩微矣唐莊宗以嫡母為
太妃生母為太后朱溫淫其子婦出帝納其叔母而夫
婦嫡庶之倫俱索矣天子居喪用樂寒食野祭而焚紙
錢古禮廢矣賈宴有錢合歡有杖牧守刺史多率家財
得之至樞密頭子可以易置宰相而政刑紀綱皆不可
問矣馮道事九君更四姓而時人共稱譽之其沒也歎
以為與孔子同壽人心死清議亡矣朝野上下無一非
椎埋駔儈貪冒無恥之徒相與靦顏視息生其時者即
欲然有志于先王之教六經百代之說其孰從而講明

之孰從而風靡之無怪乎五十餘年之久而文章行誼之士遐然如祥麟威鳳不可復見于當時也吾觀古來簒弑之惡莫甚于朱梁而中國之禍莫甚于石晉敬瑭之臣事契丹自謂有父子之成其卒之妻子爲虜求免不得楊光遠杜重威張彥澤諸人引契丹而求爲帝自謂可攘石氏之位矣未幾而屠膾之僇身先受之蓋三綱汨而五教隳其禍必至此極彼文章行誼之士彫零磨滅又豈足道哉歐陽公深究禍亂之源故其序五代之事特起變例傳義兒戒亂本也傳伶官惜拔梁之功

而自棄也傳唐六臣原唐之所以降爲五代也六臣與義兒伶官相次著其類也五代之臣傳十一而雜傳十九明無適而非臣也無適而非臣故終五代無人臣焉而惟王彥章以死節書甚矣其筆削嚴而垂戒切也

讀吳越世家

民生五代時如麋鹿之命懸于庖廚得苟活旦夕爲幸惟吳越以善事中國祖號小康然武肅父子世嘗重斂其民以事者僭史稱其下至雞魚卵𣪚必家至而日取每行笞以責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以次唱負之多少爲笞數多者笞至百餘少亦不下數十人不堪其苦云或謂歐陽公與錢惟演不協故暴揚其先世之惡容有過辭然史以傳信因私憾而溢惡以誣人祖先此憸險小人之所爲歐陽寧有是耶再考之他書錢俶歸朝以其臣江漢臣上賦稅籍漢臣慮故籍之厲民無已也沈諸河而自劾太宗欲誅之已而舍之凡隨錢氏來者皆得官漢臣獨以厲斥死復命右補闕王永均吳越田稅錢氏舊稅畝五斗永更定爲一斗太宗不悅永曰畝稅一斗天下之中正使新附之民預朝廷寬大顧

不可耶遂從之厥後永曾孫珪相神宗封岐國公琪爲禮部侍郎而江氏子孫居衢睦間登顯仕者七十有八人東里楊公以爲其先陰德之報理有不誣嗚呼數百年以來吳越之民更易姓者屢矣賦額之重比之錢氏殆加甚焉而卒無江王二公者以少甦民困何天之重困此一方耶

讀宋史曹彬傳

曹武惠廉慎仁慈爲良將第一而謀勇不足當雍熙之北伐也太宗戒以潘美之師先趨雲應大兵聲言取幽

薊持重緩行勿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蓋山後諸州乃山前之屏蔽必定山後然後可合勢以取幽州武惠建議取敗僂將畧者固如是乎岐溝既敗潘美不得不按衆退師美之失利武惠為之也維時宰相宋琪上言國家取燕從雄霸直入非我戰地當令大軍于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拒桑乾河出保安寨則東瞰燕城才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其燕人也其言宜可信然德威取燕之易實因李嗣源先下山後八軍劉守光坐守孤城故能以偏師克之元人取

金亦道由雲中元人進金史表云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井陘口南扼其吭形勢可槩見矣山後未定而急圖幽州故有岐溝之衂其失豈在由雄霸進師乎至于宣和之時形勢又重在平州與雍熙異考燕雲等州石晉以賂契丹平州路則契丹取之劉守光者海上之盟但云燕雲兩路而不及平州不知平州之東為渝關(卽今山海關)渝關以東乃金人來路不得平州為關隘則燕漢雜處雖全得燕雲不能守也況山後諸州金人旋背初約乎宋之武功不競蓋不待宣和而已然矣于童貫諸人何尤

讀文選諸賦

賦為六義之一然賦可以兼比興而比興不可兼賦故雅頌諸詩凡形容大篇皆賦也荀蘭陵後遂多以賦名篇而賦體莫盛于漢孔穎達云賦之為言鋪也直鋪陳時之政教善惡而班孟堅亦云賦以抒下情而通諷諭蓋古人文章未有無為而作者如孟堅兩都為西京父老怨明帝不都長安故盛稱東都以風諭之也平子兩京為明帝時王侯以下多踰侈故作此以諷諫也明帝

欲廢南都故特稱此都之盛亦以諷也長卿子虛上林意欲明天子之義故假稱子虛烏有亾是三人以諷也飛燕無子成帝往祠甘泉宮制度壯麗子雲故賦甘泉又成帝獵南山農民不得收斂故賦羽獵長楊皆以諷諫也若太冲之賦三都則于義何取乎太冲晉人也作賦時魏鼎之遷久矣東京鋪揚德業以臣頌君溢美無嫌太冲生為晉臣而右魏以貶吳蜀已乖古義況魏實篡德豈炎漢之可方乎若曰晉統承魏右魏者為晉地也斯其識比之習鑿齒漢晉春秋又不逮遠矣愚嘗考

其序識上林之引盧橘甘泉之陳玉樹西都之出比目西京之游海若方之玉巵無當知其作賦之意務在于稽土風驗方志後學士之閎覽成一家之著作而于孟堅所云抒下情以通諷諭之指則未有當也後人以兩京三都並稱特體制相沿耳豈可同日而論哉

讀文中子

王仲淹元經十五卷唐蕭穎士依春秋義類爲之傳中說十篇初不甚顯李翺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柳開孫何振而張之程子稱其書勝于荀揚至有與以爲聖

人可繼孔子者溫公謂其人誠好學篤行之儒惜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朱子亦云仲淹之學近正稍有可用之實至强引唐初名臣以爲弟子乃其子福畤所爲非仲淹雅意此可爲定論矣今觀其書所稱門人李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皆位至公輔及考王無功遊北山賦自注云吾兄自牛溪之集門人常以百數董恒程元賈瓊薛收姚義溫彥博杜淹等十餘人稱俊穎而不及房杜魏則三人非及門可知矣鄭毅夫獬論中說之妄謂李德林卒于開皇十二年仲淹時年八九歲耳而云德林請見歸而有憂色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沾襟關子明爲魏太和中見孝文帝至開皇間已百餘年矣而云問禮于子明二者其妄顯然夫仲淹沒于大業十三年五月是歲唐高祖入關房魏諸公或往來河汾相與講說亦未可知其子見諸公之盛也遂悉引爲弟子以重其父豈知欲重之而反以誣之也哉余因是而歎古今之史多不足信名公鉅卿沒後必有碑銘誌傳往往據其子弟所撰行狀爲之其狀必增美掩瑕聚師援友蓋有十百于福

畤所云者而又廣輦珍寶齎之于有才無行者之手顛倒玄黃眩亂黑白後世是非曷從而取衷焉至于名行卓越者又或不爲立傳隋書儒林隱逸皆不及仲淹其時撰隋史者陳叔達魏徵也陳魏而果門人耶不應遐抑其師之美即非門人也仲淹之嘉言懿行夫豈不知且文帝時嘗詣闕獻十二策通鑑亦特書之此而不傳誰當傳乎以後如唐書不傳衛逖薛景仙輩應物五代史不傳韓通宋史不傳唐仲友王蘋丘岳謝翺以是數名賢軼行其沈淪磨滅而不彰于史冊者蓋不可勝數

也然則仲淹之書非得其子弟之爲撰文豈能傳述至今哉家傳之與國史並行不廢有以也夫

書太平御覽後

太平御覽一千卷宋太平興國中李昉等所編與冊府元龜文苑英華號三大部太宗尤愛此書乙夜必讀竟四卷洪容齋謂御覽引用書凡一千六百九十種今十亡八九蓋其時書皆抄本經靖康兵火之後散佚不傳幸御覽猶存四庫書籍得以考見其十之一二然近代所梓行者多脫誤難句疑非當時全本也中引孟子云

人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糞其心者學問是也引史記云衛皇后以更衣得幸頭解帝見其髮鬢悅之因立爲后皆今本所無他如漢書注文選注水經注及藝文類聚白氏六帖所引論語孝經漢書史記國策世說諸書多有與今本互異者向嘗疑之後見王伯厚紀聞云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篇今皆亡傳莊子逸篇十有九淮南多襲其語唐司馬彪注猶存又見陸儼山外集云古有后蒼曲臺禮記數萬言今不傳又有別本周禮鄭康成嘗引之以釋周禮孟子亦有別本與今之刻本不同然後知古時經史皆有別本自汴宋以後諸儒校定雕刻盛行而諸本始歸于一矣御覽所引三墳書汲冢書子華子鬻子孔叢子師曠禽經之類都係僞書朱元晦方希直皆已辨之然出自漢魏人之手雖碔砆亦與璠璵等價若宋人所撰雲仙散錄唐史拾遺東坡杜詩釋事等書則皆庸妄人假託坡爲鄙陋後學不辨往往輕信類書中多引用之至近時天祿閣外史本崑山人王某爲之駕名黃憲賺目者遂編入秦漢文選海虞人所刻女郎小青傳出文士一時戲筆而流俗羣然推爲故實至哀挽如林尤可笑也

書北盟會編後

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乃荊湖安撫參議徐夢莘編集所載靖康俘虜炎興屈辱之狀令人痛心指髮宋史盡諱之而不書賴此書猶存其實耳中引呂本中痛定錄曰靖康二年正月十四日上在青城齋宮召何㮚孫覿汪藻等賦詩遣興上命用時韻覿詩云噬臍有愧平燕日嘗膽無忘在莒時藻詩云虜帳夢回驚日處都城思切望雲時有以此達之金帥帥見在莒之句又斥爲虜

帳因摘此爲名邀留車駕自古文士以詩文得禍者往往有之帝王則僅見欽宗此可發一浩歎也夢華所述李綱宗澤韓世忠諸人事多與宋史不合今畧舉之中興記中興遺史皆云宗澤以戰車追襲金人至南華遇伏大敗車大而難運盡爲金得澤微服夜遁僅免夫澤以車戰致敗此與房琯陳濤斜何異雖勝負兵家之常今以澤故而沒其事豈史法乎朱勝非著秀水閒居錄詆李綱爲蔡京子攸之黨淵聖受禪綱與吳敏以詭計取執政臺諫亦劾綱道君內禪攸先引綱爲援使自定

策之功其言妄非可信者然綱所自撰靖康傳信錄云吳敏罷相言者謂內禪事敏承蔡攸密指及除門下侍郎亦攸矯制爲之責授散官安置余竊歎曰事已不可爲矣因入表劄奏狀丐罷據此則綱之黨攸蓋已自吐其實矣朱子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而其進身乃若此史豈可曲爲之護乎世忠戰功爲中興第一建炎四年正月車駕避寇幸溫州駐江心寺汪藻劾諸將疏曰世忠逗遛秀州執縛縣宰放兵四掠陛下親灑宸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君父有不測

之險而不恤也中興遺史曰世忠晚年好赴諸統制醼集不以妻女侍飲必酣醉而出呼延通每忿忿不平一日飲統制郭宗儀家世忠小寢通捉其佩刀宗儀急止之世忠覺而大驚急馳馬歸擒通至數其罪責令于淮陰崔德明軍自效世忠十月廿三日誕生諸軍皆來上壽通最後至世忠見卽入內不出通怏怏而回德明數通擅自離軍決數十下通遂投淮陰運河而死人皆惜之史稱世忠持軍嚴整所過民皆荷鋤而觀據此云云特一麤暴武人耳本傳絕不之及豈以細故當在所畧

歟抑皆不足信歟宋史成于脫脫識者都譏其鹵莽前輩謂若欲重修必當參以東都事畧北盟會編二書今幸此書鈔本猶存而字句多脫謬學士家亦無校讐及之者甚矣史學之不講也

書王右丞集後

王右丞爲子美前輩子美贈王中允詩何等推重且深爲湔雪其陷賊之故而右丞集中從無一詩及之何也豈有之而集中偶佚耶何爲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說者以王給事卽右丞未免有不足之意然此語

亦惜之非譏之也右丞與鄭虔同汚祿山僞命乃予美詩皆無刺語可見古人用心忠厚非獨以全交情也今人於才名軋已者必欲發其瘢垢指擊不啻仇讐解之者則曰文士相傾自古而然嗚呼使誠爲文士也豈有相傾者耶

書笠澤叢書後

陸魯望先生笠澤叢書近考晁氏云四卷蜀本樊開序不言卷數止云八十餘篇蓋僖宗乾符六年春先生臥病于笠澤之濱撰此書中分甲乙丙丁詩文混載無倫

次先生自言平日所作黜竄塗抹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爲好事取去此蓋其未定之書也宋政和元年季夏毘陵朱袞重其志節刻之于吾邑嘉泰□年三山王公益祥來令因前令趙君廣言此書多闕誤且示以蜀本屬校刊之益祥乃以屬司教吾著韓君是正予有餘字益祥跋其末寶祐五年閏月里人葉茵始以此書合之松陵集十卷凡四百八十一篇又別搜得一百七十一篇總爲二十卷刻羅義莊以廣其傳而叢書原本學者遂罕睹此本予鈔得於海虞錢氏益祥跋語在焉最爲完古惜字句不免漫漶耳其中有震澤別業自遣詩三十首考先生本居郡城臨頓橋又居甫里爲先生躬耕處別業則在吾邑之震澤鎮自遣詩有云更感卞峰顏色好曉雲纔散便當門又云一派溪隨箬下流春來無處不汀洲而胡宿撰碑亦稱震澤幽居南直弁峰之色西帶直湖之光弁峰即卞峰在吳興境與震澤接壤鎮西桃源洞爲宋楊侍郎紹雲之居其後即養鴨闌故址相傳先生嘗畜內養鬬鴨故東坡詩云却因養得能言鴨驚破王孫金彈丸此事未定有無即果有之當亦在

居震澤時然則此書之應屬吾邑無疑矣先生沒年唐史不載但云盧攜李蔚素與善及當國召拜拾遺詔方下而卒考盧李相于乾符元二年間五年皆罷而叢書自序乃云乾符六年春臥病笠澤是二人罷時先生尚在也若曰六年冬攜當再相則與蔚無與宋人林希逸因已疑之史又云光化中韋莊表贈右補闕考表贈在光化三年十二月（表詞載唐摭言）與李賀溫庭筠等十五人俱追賜進士及第贈補闕拾遺生者羅隱亦與焉未幾李詢辟莊判官宣諭西川莊因從依王建而唐亡矣嗚

呼先生詩文瑰異本因淸風高節以傳區區遺補一官何足爲先生重况盧攜之附田令孜韋莊之相王建其人醜穢無足數先生顧夠縈其齒錄也哉與言及此爲之三嘆

書渭南集後

班固良史也爲竇憲作燕然山銘卒至下獄以死馬融大儒也爲梁冀作西第頌遂爲正直所羞甚哉文章之不可以媚人也以韓退之耆德之重而碑銘之作被墓得金未免見薄于劉又况乎以文章媚權貴若放陸務

觀其才麗逸在楊廷秀萬里之上立朝建論亦讜亮有聲史稱其晚年爲韓侂冑撰南園閱古泉記貽譏或不平之考序皆言其能太高跡太近恐爲有力者牽挽今渭南集中此記不載豈以物議故刪而不存耶史又載侂冑欲記南園以屬楊廷秀以掖垣許之廷秀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侂冑恚改命他人殆即務觀也然記成而不聞有掖垣之擢何歟務觀爲人非苟媚權貴者特辭避失于矜愼遂致牽挽之疑信乎文士皆知自守而淸議之不可以不畏也

書朱子大全集後

王倫字正道文正公旦弟勗之裔南渡後家于吳遂爲吳人建炎元年以和議奉使至金及得命而返金使有詔諭江南之名胡澹菴劾之醜詆爲姦邪謂可與秦檜同斬後世三尺童子皆戟手而詬厲之及觀朱子所撰朱弁奉使行狀中弁及倫事則倫固忠義人也考其始末倫之使金本爲奉迎梓宮及太后金人旣如所請而又歸河南陝西地倫亦可告無罪矣迨後兀朮與撻懶蒲盧虎異議復渝盟執倫以去置之河間金之渝盟豈

倫所及料哉倫痛其言之不讐拒金爲命冠帶南向再拜慟哭就縊而死其心良足悲矣朱子于倫方與朱弁竝稱而世顧與秦檜同詆此不可不白也朱子劾知台州唐仲友極論其促稅擾民貪淫不法時相王淮怨之致有道學之禁然考之他書仲友固名儒也所著有六經解皇極經世圖譜博聞洽識見稱諸儒而其守台日發粟賑饑抑奸捕搦創中津浮梁以利涉載在邑志其治行如此乃有貪淫不法等狀何歟宋史不爲仲友立傳蓋以朱子之故宋潛溪特傳之以補史闕潛溪爲仲

友邑人相去未及二百載其言當不誣而朱子劾仲友之章凡五上閩本集中不載浙本有之學者誠不能無疑于此也天台朱右又云永康陳亮與仲友不相能朱子提舉常平行部過其家乘間為飛語中仲友通判高文虎復以舊怨傾之朱子遂為所惑然則仲友之事朱子殆有不及深察者歟儘賢人君子之是非天下後世所倚以取信也然猶有不盡然者今之人乃欲據史策陳語以定古今人之賢不肖不亦難乎

愚菴小集卷之十四目錄

雜著二
愚菴說
獲虎說
玉說
貓說
題王氏家訓
題黃陶菴詩卷
題顧茂倫濯足圖
題思子亭卷子
邑志私考十三則
書袁杞山事
書史仲彬事
書盛公斯徵事
書王公可大事
書闕學周公事
書趙公寀卿事
書張烈婦事

原缺

愚菴小集卷之十四

松陵　朱鶴齡　著

雜著二

愚菴說

甚哉余之與世忤也世人賤老而愛少余華髮種種世人交遠而卑近余足不出闤闠世人騖伺而伐異余則介立不媕阿世人折腰歸齒走津要如赴火蛾余則木强任眞轉喉觸諱彼巧者之效可以噓枯吹生合疎遂爲親暱拙者之效乃至于塊獨無朋時中辛螫之毒而

有風波之驚此非莊生所稱天放之民乎好我者或解之曰今夫營商家之都者必求乎陛廣所而規度爲高山之巔不可以聚三戶歌折楊皇荂于市則聽者駢肩拊空桑之瑟以號于衆有閔然散耳乎無乃類是嗟嗟若者之言乃古刻意厲行高士之所尚也余豈其人哉彼夫逃清冷之淵矯巖穴之行與世絶者也寂于衆而弗屑爵三公而弗顧與天遊者也余豈其人哉疲苶無歸倜倀徒結路岐不以東西骨醉不以麯蘗崩山在前吾以爲瀋翰婉虎在側吾以爲蘋騶搰搰乎守無放之鈆槧傯傯乎翔無益之詩書斯誠天下之大愚吾乃以名吾廬

獲虎說

壬辰正月二十八日忽有虎浮太湖而來匿吾邑西郊蔣氏竹園中居民見四野多虎跡大駭以聞于官總鎮耿某率兵壯圍而搏之觀者如堵虎突出傷人一足衆賊礮霰天矢如雨注健者以鎗刺其喉遂斃之又丁亥年三月周莊之東忽有虎至守禦兵丁爭出射之而斃已亥年十月四都南復有虎傷人拓民

陳霞見弟以箭砲殺之于徐氏竹園

或告朱子曰異哉虎以深山廣谷爲窟穴松陵澤國也胡爲乎來豈寃魂之所爲歟抑牛哀之所化歟朱子曰無足異也夫人之異于虎非以形以心其形虎其心人則虎可人也其形人其心虎則人可虎也人虎變化傳記歷歷載之苟人而虎矣虎之踞自然應類而至此猶之仁風翔洽則鳳皇集阿閣麒麟遊郊藪一氣相感理有不誣又何待磨其齒牙奮其搏噬然後飾之爲猛獸也哉今也澤國之人皆若餓豺狼焉有甚于虎者矣人

猛于虎而虎乃于于而來此罔靈魅之所不能變于哀之所不及化也于不異其猛于虎者顧獨于虎也而畏之亦惑已雖然人之畏虎者徒以其文斑其視眈其爪牙拏攫然廬山之虎患水能役之弘農之虎劉昆能驅之獨此不斑文而猛噬不眈視而哮闞不爪牙拏攫而肺肝咒血者睢睢肸肸于人類雖黃公赤刀亦莫可神其術焉虎獨以形異于人也卒爲御格羅落之智所困悲夫

玉說

玉之貴于石人所知也其質藴然以溫其色瑩然以光其聲戛然清越以長此玉之良也然工之處璞未嘗自異于石豈惟無異也大美在中反若以石爲之衛世即題爲珷玞等諸頑礦光澤毫無滅焉迨乎璞剖而玉見磨礱砥礪之功又必有資于石夫石之賤于玉人亦共知也然兩美不相治非石効能于玉則器弗成工弗良夫惟玉不自異于石而後石出而効其能玉之所以獨擅其美也吾觀古人之于玉用之郊天用之禮地用之鎮社稷爵王公以至劍璏鐬柲弁旒觽佩之類無不佈明堂東西序之間無不陳其用玉多矣而其韞之也必藉之以藻采之文襲之以纖縟之密若是者凡以韜其光晶勿敢屑越也夫苟褻之非其人置之非其所則玉將化而爲石昔者王子朝之亂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之將賣之乃石也獻之于王則仍玉事見左傳嗚呼人其可不知所以貴玉也哉玉其可以不自貴也哉

王元仲曰通篇分二段看前言玉之貴後言人之貴玉末二語總收作法甚老不見痕跡

貓說

余家多鼠患蔬書多被齧蝕鄰家有貓乞得之形魁然大爪牙甚銛始至羣鼠屏息穴中余私喜鼠患自此弭矣迨月餘患復大作終夜咋喠有聲余怪而何之則貓與鼠共比同寢處若偶和然詗其故貓性貪嗜飽魚腥中廚所庋見必竊取食之鼠覺其然也凡貓之所嗜鼠必預儲以遺之于路貓啗而德之遂一任所爲鼠始以形之大也而畏貓既以所嗜嘗貓終則狎貓豢貓利有貓其出而爲患也益無忌余乃嘆曰甚哉貪之毒也使貓無所竊鼠其敢嘗之耶貓既先鼠爲竊其能禁鼠之毋竊耶若貓本以捕鼠而今反以導鼠且昵之爲一是

鼠魁也爲若去鼠魁而羣鼠之患猶或少弭耶乃命童子鎖其項縶其足數而抶之沈之于交衢之溺

題王氏家訓

樂善王公中丞好齋之父吳文定公撰墓表稱其爲人拯飢救貧造梁穿井力行善事不怠既因子貴得封䟽善語以貽後人曰王氏家訓余甥化浩其裔孫也一日出以示余余告之曰予嘗觀夫萬花之谷乎當其蓓蕾未敷無香色之可翫也終風蕩之而不搖烈日炙之而不偏及其對萼發榮爭紅鬬紫非不爛熳奪人目精而

飄香墜粉之處至矣夫爲善而至富貴顯融此花之爛熳時也過此欲少味爲若其爲蓓蕾乎灑之以零露沃之以清泉吾見其韞馥含芬不憂銷歇子能行善不怠如樂善公當年則王氏之花其常爲蓓蕾也已矣

題黃陶菴詩卷

陶菴先生行誼節槩卓絕千秋四子經義既爲有明三百年一人其所作樂府復肩遠薛高義精華爲真儒者之詩也當甲申北變聞金陵編說謂選者膺集都下先生獨不往吾友包子問之先生曰其公素善余今方與當國者此余入都必當與往來往來必爲彼牢籠矣君子始進必以正豈可爲區區一官損名義以殉之耶卒不往嗚呼先生之律身如此使之居大僚持國是荷意所不可必當侃侃抵几義形于色甚則激烈引分自裁其肯委人之卑師倒己甘爲劉功曹華所笑耶論先生之詩者顧欲以四聲八病三唐格調求之過矣況其按節抗音于三百亦兹無不合也

題顧茂倫濯足圖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此左太沖詠史語也昔人以

太沖詠史與郭景純遊仙並稱然吾觀太沖爲人磊落伏氣其詩曰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夫以己之貴而與當世之王侯冠蓋爭量輕重隔是無異以荊山之玉抵鵲也豈若景純所云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與可放懷入極飄飄凌虛之表乎吾友茂倫顧子風負遊往不屑之韻楊山人曰補作濯足圖贈之歌咏如山吾以謂九州狹矣黃塵眯目何處求淸泠之淵而託足焉嘗聞崑崙之丘上有白水其源飲之不死是若木之所蔭破也玉禾之所敷榮也宓妃

之所處而卷修之所求爲理也茂倫試往遊焉漱飛泉濯玄髮而逍遙散誕于其間齡也請從而後也

題思子亭卷子

許孺子之殤也余爲哀詞哭之中言瓊花瑶草自當植根天上人間不得而有此以慰甫草云爾迄今逾十年凡宗黨姻戚談及孺子之早慧而賢無不紊欷太息而乎有餘悲焉爲之父者獨能怒置諸懷哉此思子亭之所爲作也記斯亭者名賢數十人吾友苕文汪子獨引周人葬殤之文裁之以禮其言正矣雖然禮可禁也情

不可禁也情之所至金石泐而不能移是故有婦死而至老爲之不娶者矣有友亾而終身爲之絕彈者矣况乎天屬之親而又以孺子者爲之子其可以恒情論哉孺子既沒所許配宋氏女景昭已十年矣聞悲不食卒死以殉其事甚奇具載吾友阮庭所作孝貞女傳嗚呼今之敦敏夙成夭折不永者比比是也孺子之殤何以能使其父徬徨悽愴之情纏綿不可已又能使許字之女亦爲之崩心絕粒之死靡他此非孺子之早慧而賢實有大過人者而能然耶然則甫草之建斯亭非過也

宜也程鄧公之殤才五齡明道先生誌其墓以禮觀之亦過矣然至今不聞有非之者何也

邑志私考十三則 水利田墳災荒兵變諸考俱從陸雅志

陳書顧野王傳云侯景入寇郡將袁君正舉兵赴援文檄皆以委之口占便就未嘗起草南史云野王爲臨賀王記室及侯景之亂以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隨義軍援郡城陷逃會稽自編日書袁君正以吳郡拔附侯景而失書君正赴援事莫公鱸鄉日遂疑野王所輔非人徐公豫菴師又疑陳書所云爲謬愚考通鑑梁太清

三年正月臨賀王記室顧野王起兵討侯景二月已在引兵來至三月景陷臺城南兗州刺史臨成公大連湘東世子方等鄱陽世子嗣湘潭侯退吳郡太守袁君正晉陵太守陸經等各還本鎮未幾景遣于子悅等將羸兵數百東略吳郡君正素怯載米及牛酒郊迎子悅甚君正掠奪財物子女東人皆立堡拒之據通鑑所書顧公起兵討景異纔從戎本不與君正同事南史所云隨義軍援郡者謂與大連方等諸軍同時舉義不獨一君正也城陷逃會稽謂臺城之陷也公爲吳郡人故君正赴

援文檄皆以委之非居其幕府也迨君正還鎮迎降于
悅則公已潔身去之史鑑所載無不合者莫徐二公不
考故有紛紛之議

宋史謝濤字濟之富陽人進士起家累官至太子賓客吳郡志云濤自富陽遷蘇盧王二傳因之不詳其所居何邑今按邑志科第表首列淳化三年進士謝濤官太子賓客始知濤籍吳江而志家失考濤子絳絳子景初景平景回皆以文學知名絳卒立祠于百花洲蓋謝氏自絳以下始為郡人濤傳必當系之吾邑無疑也吳江

本古吳縣地五代錢鏐時割置為邑今志中所載人物始于魏學士憲憲號熙豐人才豈有宋初至熙豐歷歲百餘而無一人可紀述者哉應據科第表補入

邑志沈義甫傳云祖儼與范仲淹同舉進士考義甫宋末人嘉定中領鄉薦為南康軍白鹿洞書院山長其祖去文正公時甚遠安得與之同榜此或其始祖耳莫志採楊鐵崖所撰紐麟墓誌而徐志據之中必有誤

邑志梁典籍時傳云少遭家難籍沒聚徒講學于長洲劉夙續吳先賢傳云時父以博得婦生時逾歲又博而負人攜之去時少則隨母長乃走會稽山中讀書列朝詩集亦云然余考吳驥同川先哲記謂時席父兒之資無統紛之好既稚家禍安貧晏如據此則用行乃官裔也子咸少隨母長之說恐屬無稽又莫志云同里陳氏子因顧學文通其妻梁氏遂搆藍黨之禍後梁氏亦不終記所云家禍必梁氏乃用行之至戚于此事亦被株連耳惜志家不詳其說

邑志附教諭振傳云以詩賦名于時所著有釣鰲集列朝詩集云振改安化教諭歸隱九峰間授徒自給一夕

死于虎王逵再挽詩云昔為海上釣鰲客今作山中飼虎人釣鰲客振自號也余考子昂為吾邑汾湖人未聞死于虎所云飼虎人者悲其困處湀山只堪飼虎耳非實事也不然釣鰲客亦豈真有鰲可釣乎

范石湖吳郡志云陳瓘字瑩中沙縣人元豐中進士政和元年再被謫主吳江簿未幾卒贈諫議大夫謚忠肅余按宋史本傳不云謫吳江簿惟見范志盧王二志因之邑志又因之然瓘以崇寧中除名竄袁廉郴等州徙台州非政和元年也瓘卒于宣和六年甲辰上距政和

政元辛卯且十四載不得云未幾卒也潘畊曰考瓘年
譜政和元年方安置通州旋以上尊堯集徙台州宰相
編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將者以死安得有主吳江簿
之事耶郡志所由傳訛必因瓘過吳江詩有三年爲吏
此江濱之句耳今考此詩出見聞搜玉又見王禹偁小
畜集題曰再過吳江蓋禹偁嘗令長洲松江實在其境
則此詩實爲禹偁作也今改松江爲松陵又以再過爲
再謫影響附會失之遠遠
吳郡志云始陳文惠公堯佐題松陵詩有秋風斜日鱸

魚鄉之句屯田郎中林肇爲令乃作亭江上以鱸鄉名
之陳瓘從中主縣簿嘗和肇詩云郎中臺榭據江鄉雅
稱詩翁賦卒章蒓菜鱸魚好時節秋風斜日舊烟光一
杯有味功名小萬事無心歲月長安得便拋塵網去釣
舟閒倚畫欄旁余按吳興朱臨林肇之友三高贊序云熙寧
中尚書屯田郎林公肇自請知吳江縣事始至覽江湖
之勝緬懷古人慨然有歸興乃即松江勝處作鱸鄉亭
且求陶朱公張季鷹陸魯望三像繪于亭中落成公肇
遂具舟以歸公肇蓋即肇之字一作公權未知孰的也

公權神宗熙寧中令吳江而志又云陳瓘以徽宗政和
初謫吳江主簿相去逾三十載此詩不特非同官倡和
之作蓋併非瓘筆也吾嘗辨瓘未嘗謫官吳江以吳郡
志此說推之益信或云此詩即林肇作時肇官郎中故
云郎中臺榭詩翁卒章即陳堯佐秋風斜日句也中云
一盃有味功名小又云安得便拋塵網去皆有浩然棄
官之志故知其爲肇作也
吉陽廖公欽墓誌云公字敬先洪武四年以薦至京試
授河內縣丞一以忠信導民未幾化其俗八年調吳江

丞吳江繁劇難治公治之一如河內有隄護田數千頃
久廢民不得耕勢家互爭奪不決聞于朝令官爲修築
勸期甚迫同僚皆失色他諉公挺然任之即詣隄所諭
民曰隄成民享其利不成我受其禍于是民爭赴義相
戒毋以害遺公至期隄成公爲治精敏絕人吏抱文案
叢雜于署口決須臾而畢令簿拱手歎服未嘗疾言遽
色民皆不忍欺秩滿既去適河內舊虧課錢三千五百
文主者指以誣公公不辨遂受謫輸作鳳陽河內吳江
民聞者來爲公助役董役者異之曰廖某行何政而能

得人如是乃加敬焉未幾釋歸永樂元年以解公縉薦授翰林檢討二年卒此誌乃胡文穆公廣所撰解公復表其墓云君孝友篤至初見天子即以民間疾苦告天子稱之其卒也吾黨咸痛惜之同官曾日章王汝玉梁用行皆稱爲豈弟君子哭之尤哀他日史官不傳之孝友必傳之于循良也潘畊门嘗見王行半軒集有送吳江廖丞序盛稱其賢後得胡解二公誌表考之雖古循吏無以加而邑志至闕其名何潤略也嗟乎丞固非甚卑也中世以降類闒茸不振即有賢者往往抑于資格

不得自見甚且舉其姓名而遺之地勢使然又何怪焉

吳郡志云如歸亭在吳江之濱隘壞不可居康定元年知縣事秘書丞張野始爲大之莫志云如歸亭即松江亭舊址宋天聖中知縣趙球修築改名如歸葉清臣作記寶慶二年仆于風雨余考康定元年在天聖後凡八年當以邑志爲據又考松江亭故址在東門之側若垂虹亭自在長橋上前人詩間有誤題垂虹亭爲松江亭者以其地相近而訛也徐志如歸亭詩都併入松江亭內得之麗澈吳江集另刻非

元人胡奝祖重建晉珠蘭若記云開山沙門德一宋建炎中爲金人所擒背遁兵戈中誅茅在松江之南可半舍抵驛道蔎茗濟舟車之渴其徒法才操行堅吝嘗危坐終日掩光後閣維得所持數珠獨存于洞然劫火之餘遠近驚異純夫全公日擊大書晉珠以揭其廬復作文記之至元丙子聖朝混一徒居卓坡凡十二傳迨今主菴某公素有至行宗法華大教盡得清源諸師要旨慨菴宇不振乃躬任土木大而新之歲遷淨行沙門修禮雜華懺披閱法經數陳佛事始于至元壬午迄今至

大戊申日閱大經以卷計之則五萬三千二百九十八矣昔才公以一百八顆之心珠躍出以聚其堅密之行不可壞也感此華嚴法界忽從地涌今修梁偉棟一椽片瓦之安立焉知非才公之珠所變現耶以下漫漶難句此記至大戊申九月立趙松雪孟頫書并篆額楷法精工今尚存八斥殘碑中乃邑志仙釋傳以晉珠爲高僧德一事又寺觀志以晉珠菴在卓墓村宋建炎元年德一建以此記考之知得珠烈火中者乃德一弟子法才又卓墓之菴乃後人徙居非德一原建也二者俱誤當正之

吳郡志載羅處約題吳江寺詩云漁翁沙鳥傷回塘撫
印閒吟遶寺廊遠岫不離青草渡片帆時過綠苔墻風
狂林木生清籟日暖漣漪動畫梁張翰思歸應有意幾
多屏障水爲鄉又王禹偁詩云松江江寺對峰巒檻外
生池接野灘幽鷺靜翹春草碧病猿閒訴夜濤寒晨齋
施筍惟溪叟國忌行香只縣官盡日門前烟水底綠殺
渾擬濯沈瀾徐脩菴邑志錄此二詩于接待寺而注其
下云郡志誤錄聖壽寺 即北寺 下余按接待寺建于高宗
紹興十二年當羅處約王禹偁時尚未有此寺也太平

興國中處約爲吳縣令禹偁爲長洲令故同時有此作
仍從郡志載之聖壽寺爲是又按聖壽寺之額賜于天
聖二年則羅王二公時寺尚未有今額故二詩原題但
稱吳江縣寺耳脩菴據今日之聖壽寺以爲不當有遠
岫片帆夜濤流水之句故屬之接待不思古時吳松江
亘貫今城內爲漕渠宋初猶然脩菴未及詳審而反以
不誤爲誤甚矣考覈之難也

吳郡志載褚家林亭在松江之旁莫志云褚家林亭今
舉無遺跡今按皮日休褚家林亭詩云廣亭遙對舊娃
宮竹島繚溪委曲通茂苑樓臺低檻外太湖魚鳥徹池
中又張賁和詩云疎野林亭震澤西朗吟閒步喜相攜
時時風折蘆花亂處處霜摧稻穗低據二詩語林亭當
在太湖西與靈巖直不在吳江境內莫公收入邑志應
爲范志所惑耳又郡志載白居易褚家林亭五律一首
考長慶集白詩作于居洛時題本諸家林亭與吳中絕
無干涉作褚既誤入吳江尤誤當急正之

王荊公顧林亭詩云寥寥湖上亭不見野王居平林豈
舊物歲晚空扶疎自古聖賢人邑國皆丘墟不朽在名

德千秋想其餘此荊公次韻唐彥謙華亭十詠之一也
莫公收入吳江志題作顧野王讀書堆而以顧林亭爲
人名大謬今考吳江北門外有地曰顧墟乃野王故宅
相傳著玉篇于此即今顧公廟基是也讀書堆當亦在
其地嘉興志載府城東七里有讀書堆俗名顧節墩顧
野王讀書處按六朝時嘉興本屬吳郡地或野王有別
業在焉亦未可知一統志遂以野王爲海鹽人則誤矣
其顧亭林自在松江府城東三十五里蓋松江亦六朝
時吳郡地野王常居此修輿地志元人牟巘寶雲寺顧

公祠記可考也荆公詩自應入松江府志中與吳江無涉

書袁杞山事

袁杞山者了凡先生之高祖也居嘉善之𨑒莊爲人豪俠好義[redacted]建文皇帝初姚公善守蘇州與講易契合薦之王公叔英遊金陵諸公卿間靖難師渡江人行獄叔英著作者得所交遊遂列名黨籍時黃公子澄客謀臣復恒往來杞山家蘇州衛許指揮獲子澄于其友楊任臥所杞山遂出亡行至吳江北門作絕命詞一首行吟數四自投于水居民吳貴三援而出之詢得其狀頗破家相容以告弟貴五貴五曰何論破家雖殺身可也因留之家三月吳兄弟業銀工其師乃江西分宜人郭奕與子澄同邑美言黃公死遺一子在其鄉今冒田姓杞山驚喜即謀諸吳隨郭而西果得之民間泣告曰此豈汝安居地耶遂攜之奔湖廣之咸寧與同居處永樂十一年正月得旨宥齊黃親屬杞山始別之而歸隱吳江爲童子師逾年生子顥顥贅于蘆墟徐孟彰氏遂籍吳江顥遵父戒不就試有司種藥圃自給痛建文寬仁失

國[redacted]太祖實錄多從刪改乃私述主德篇傳之後人焉本袁氏家傳

余按表忠錄云子澄一子易姓名爲田經家湖廣之咸寧正德辛巳進士黃表其後也此可與杞山事相証子澄文集則無傳矣子澄又有後人及墓在崑山益郡守姚公善與子澄倡義勤王潛以其子玉補籍崑山更名彥修爲里正子澄死彥修夜負骸骨藏焦山洪熙改元葬馬鞍山陽見劉玭所撰墓誌誌石不見于郡志初因其後黃族與人爭冢地忽雷轟地中而石出人球驚異焉

書史仲彬事

當洪武御極懲貪甚嚴吳江稅戶史仲彬應詔與諸少年縛貪猾官吏六人見[redacted]上于奉天門條其實六人具伏付法司論死一邑快之[redacted]上賜酒饌予鈔給驛舟還家洪熙改元詔天下有戶絕而田無者除其額胥史抑勒不行仲彬慨然曰此朝廷德意也懼禍不可遂條上得減稅若干石仲彬行事其見于吳文定公墓表者如此至萬曆末年其九世孫某刻致身錄云仲彬爲[redacted]建文帝侍書建文巽位屢至其家曾孫鑑其所賜名也仲彬與補鍋匠衣葛翁雪菴和尚等二十二人相約從亡

開萬里言其鑿鑿陳徵君繼儒錢閣學龍錫喬司馬可聘洪諸
公皆作序表章獨海虞錢宗伯援吳文定墓表駁之列
爲十條以爲其事皆屬子虛於是乃後人僞譔以覬郵
也此論出而致身錄幾不行然吾邑二百年以來父老
相傳謂建文嘗居史氏今所遺水月觀匾額是建文筆
書其說必有自來非可鑿空爲之者或謂建文旣出必
深潛遠引不當近伏幾何是不然方金川失守之時遺
臣多以命三吳寄謀擧義事雖不成建文深得人心其
間豈無悲感故君陰相翼衛者況仲彬爲人素仗氣任

俠負服誓盟然後爲寘飛蓼廊之詩此亦事理之所宜
有卽爾時法網嚴峻然吾邑如楊任之匿黃子澄吳貴
三之庇袁杞山卒破千金湛七族而不顧安得謂仲彬
之必非其人乎特錄中所云神樂觀環坐與往來滇南
等語則出後裔之緣飾傅會未可據爲實然耳夫建文
遜國本末實錄未有明文諸臣從以不過得之野老之
傳聞稗編之筆錄其間影響失實者固多矣仲彬之事
其過信之者旣比之介推割股弘演納肝而力駁之者
直以爲子虛於是詩張爲幻而已皆非古人疑則傳疑

之意也致身錄又云明古嘗修吳江志過吳江詩二首
詞一首建文作也垂虹亭寄鎬川張甫村二詩仲彬作
也列藝文志不書名莫公旦采明古稿成書俱刻作無
名氏夫明古修志見楊南峰紀談是誠有之但云建文
詩則大謬建文出以■文皇遣使物色未嘗少怠卽來
史氏亦必埋光鏟影蹤跡惟恐人知豈有施施然題詩
寫與如騷人墨客之所爲者乎吾學編所載遜國後三
詩識者謂爲贗作又載新月金陵二詩見楊鐵崖集然
則建文詩章流播率好事者爲之若此之傳會不尤章

章乎仲彬能詩是未可知然明古生成弘間何必諱其
曾祖之詩而不書名且莫氏與張氏居最邇世有交分
豈不知仲彬作而必代爲之諱乎今張氏裔孫據錄中
詩刻于家集余恐後世不考而爲所惑也并辨及之以
諗來者

史槩大政記云建文遜位大約自吳江史氏轉入義門鄭氏由楚蜀至滇依西平侯今武定府有隱寺在獅山之顚孤峯入雲兩石相抱中容數人建文曾隱於此遺詩一章庶幾近之惜其詩不傳矣并今刻之三律也其說與余頗合并識之

書盛公斯徵事

盛公斯徵應期御醫啟東之四世孫也嘉靖中河決徐
沛即家起公為總河侍郎議開新河起昭陽湖以東延
袤百四十里役夫九萬八千人時方冬月督責過嚴言
者劾以非時興役遂鐫秩歸然其所開新河後朱公衡
繼之卒循其遺跡運道至今蒙利焉實錄稱公饒膽智
遇事敢為洵近代名臣也其總督兩廣也破歸善賊李
文積及思恩土酋劉召召赴火死時田州土酋岑猛驕
恣不法公謂猛怙惡非勦之不可方條上用兵方略旋
轉工部提督易州山廠楚鎮守中官惡其嚴嗾兵籍目
盜潛入譏問于朝調之去官實岑猛事權也近刻法傳
錄者謂公脅岑猛重賄猛出不遜語公怒遂疏猛反狀
請討之未報而去盛公剛直天挺豈容有索賂爽約之
事耶辨紀載人不可不辨

書王公可大事

王公可大有功中丞思德哲之從曾孫也由遂昌令擢西
臺萬曆庚寅巡視陝西茶馬值嗣順義王撦力克與宂
剌部火落赤擾邊茶使不敢渡河公遍巡洮岷河湟招
番中馬十倍時經略尚書鄭洛擁七鎮十萬師挾虜為

重順義東歸諭盟公劾洛欺蔽狀因陳九邊利害甚晰
洛遂坐罷本郝忠介公撰傳公直諒名臣功在國本立朝丰稜
首著于此乃近人華亭沈彤弦撰番族志又言經略鄭
洛與甘肅巡撫田樂先後有功西陲洛招番部五萬餘
而火落赤西遁樂築邊堡于莊浪鎮番間扼蒙古不得
穿塞出入而承郝卜北走據此言之洛亦不為無功而
當時臺省劾其不能生擒火落赤縱撦力克去為選愞
畏葸豈功罪各相半歟抑求之者太過歟蓋邊臣任事
之難如此

書閣學周公事

周公文焯道登以選貢入北雍受知李文清公廷機得入詞
館天啟辛酉春公為禮部侍郎署部事時值大婚公受
命選三宮有戚畹鄭氏女入籍中公見一筆抹之人服
其持正時黨人之職方酣公介立一無所狥李可灼進
紅丸大宗伯孫公議當加首輔以弒君之誅公獨不附
其說且曰果律以春秋之義某與諸公同在朝亦當引
罪及居政府依傍東林者遂極口排詆不久去位然公
言實為平論後世必有能辨之者錢虞山有言近代進

樂之獄有二以唐事斷之可也援春秋則迂矣[redacted]世宗之升遐也與唐憲宗相似柳泌僧大通付京兆府杖決處死王金等之議辟宜也李可灼之事與柳泌少異以和御藥不如法之例當之可也當國之臣則有穆宗貶皇甫鎛之法在不此之求而遠求春秋書許止之義效西漢之斷獄此不精于經義之過也呼虞山公東林黨魁也而其言若是然則公之不附孫宗伯可不謂宰相之議哉

書趙公塞卿事

趙公塞卿士諤按察粟夫竟之從曾孫令會稽甚有循卓聲除兵部主事調吏部丙辰以掌察入都舟泊金閶守令皆謁送獨崑山令某不至時令以僞刻誣鄉紳周侍御致周逮問下詔獄頗滋物議及公抵都令乃遣役以厚儀來餽公呼役峻責立却之又覆撫軍勘疏謂周某著書並未及宮禁而令圖庇所私僞書傾陷應降級調雜流周始得免方周之下獄也欻見壁後漆人係縶大駭得疾[redacted]神廟時凡事寢格詔獄未結者人死獄吏漆其身候結及刑部覆擬得旨已沒于囹圄矣後崇禎時令起官累遷至順天開府以失機下詔獄方入獄欻見周在側大駭因忽忽不樂是時[redacted]思陵用法嚴令自度不免遂雉經于獄得旨領埋家人以帛裹屍于獄垣上出之天道好還如此都人咸傳其事公之孫瀚語余云

書張烈婦事

烈婦陳氏出吳江泙溪士族張士柏之妻也年少而寡伯與叔迫之嫁張五扶持入船挺張室將强合爲陳氏堅拒不從踰夕走就其父鳴諸縣章令目妗主先入言斷婚于張且不堪其忿詈置之獄及出乃之松江控告

直指路公振飛臨自刎公庭而死一時縉紳名士如許司諫譽卿姚宮詹希孟陳孝廉子龍黃文學淳耀輩翕然褒其義烈直指撫實以聞停令俸五月邑紳沈桐岡正宗倡議迎其喪與士柏合葬支硎方陳氏之死也議者謂何不死于倡嫁登舟之時乃擱焉入張五之室且淹留至信宿也余謂爾時伯氏既主婚媾媒妁輩從而挾持之一弱女子安能拒乎不能拒而牽率以行張五未嘗委禽陳氏未嘗入寢也何名夫婦章令徹語定情三夕特據媒氏之口不太鹵莽已乎或者又云當議婚時陳氏業已

心許及詰張見乃人備知爲伯氏所紿也遂大怒誓決去之余謂若果有此情亦當從容別議坐强合者以罪不當因其信宿之留而遂誣以姦構之事若然則古之忠臣烈士被執拘留多有引分于歲月之後者豈得盡議其屈節耶章令素負名節吏治亦矯矯惜此事失于詳愼卽首喙其奚辭焉雖然桐岡以章令暴終背隙歸之寃殛則又未必然桐岡本銜章令兪熙重從借以發其私忿雲間許司諫又以章與溫沈二相公同郡且溫主考甲戌所首取士也竟誣予衆而醜詆之辭固不幸

遭此究對人之多言其亦可畏也哉

跋王貞媛傳後

余嘗讀周禮地官媒氏有遷葬嫁殤之禁遷葬謂以死而求婦嫁殤謂以死而求夫嗚呼別嫌之義若是其嚴哉後世有未嫁之女輒奔其所字之喪持服盡哀沒與同穴執禮者非之震川先生所云女子無以身許人之道其論誠正乃余讀鄘風栢舟之詩又不敢信爲然也鄘栢舟共姜自誓而作序云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然則共姜固未嫁女也詩云髧彼兩髦寔維我儀兩髦者分髮作兩髻子事父母之飾齊風甫田總角丱兮毛傳謂總角爲聚兩髦是也共伯以總角亡故序云早死共姜在室父母欲別嫁之亦人情也共姜以死自誓尤女子所難故夫子首錄焉推首錄栢舟之指則未嫁守義固聖人之所許矣又禮婦人從夫爲謚共姜從共伯謚曰共則知共姜蓋亡于衛其亡也當與共伯同葬矣夫嫁殤之事禮方禁之而詩顧予之周孔二聖何若是異乎曰禮以正爲坊者也詩因情立教者也待年之女雖未

成夫婦然父母既許字之則女亦以心許之矣以心許之而復因變改易中誠有所未安故寧荼苦終身誓無他適此於情不可謂不正也夫男女嫌疑之際聖人立制不得不嚴而守貞遂志之行聖人又未嘗不深嘉之以爲寡廉鮮恥之砥石權衡二者之間斯可得其中矣王貞媛事世多引柏舟詩美之然此乃鄘栢舟非邶栢舟也邶栢舟作于仁人不遇劉向列女傳以爲衛宣公夫人此蓋因共姜事而誤者也不可不辨若貞媛之奇節稱恭礎日諸公傳贊已備矣何待余言

愚菴小集卷之十五目錄

傳

安丘李公傳
富順劉公傳
同安葉公傳
杜靜臺先生傳
瑞安令周公傳
贈尚寶少卿袁公傳
太僕卿吳公傳
贈指揮同知趙公傳
贈翰林院待詔孝介朱公傳

愚菴小集卷之十五

松陵 朱鶴齡 著

傳 松陵名宦人物余別有文獻全書其承用前賢者此皆不錄

安丘李公傳 以下名宦

李公遜楫字茂陽山東安丘人舉嘉靖己未進士授吳江知縣邑自倭難之後瘡痍未復公至務與民休息諸故道科條一切罷去小民有所陳訴就道旁片語立決之歲暮縱遣囚徒及春而來歸如約其德意爲人所信如此明年庚申江南大水邑尤甚城陴半崩道殣相望公宵旦焦勞拊摩設糜存活無算撫軍某公業奏請蠲稅大司農以格執不允獨先所遣曹郎在吳勾校如故公嘆曰國賦出于民聞今百姓畢力濬塍以障水猶恐不給況忍驅之鬻妻子供箕斂耶于是悉停諸催科惟以招撫流移築修圍岸爲急務或上官譙責符攝里胥即解去冠帶攜囚服以往御史黃公某適巡倉至聞而賢之表其事爲七邑最公乃出視事曰吾民得無有不安故業者乎俗故喜訟豪猾得無有窺吾民者乎巡行勞來刁黠生事者穊治之民頼少甦壬戌四月邑民不

戍于火延燒公堂公仰而籲天急徙獄囚移帑藏獄関
籍贖之類有神人緋衣者立庭中遽反風而火滅其月
郎議興復材取垂圯之庾力用鄉民之隙費責失火之
家訟屈者罰鍰以繼之越百日告成閎敞過于舊公爲
治惻怛無華不設鈎箝不尚敲朴慈和豈弟本于至誠
卽胥史之蘐黐錢穀者亦不忍繩之以私如革賓餞名
供億鋪買馬減空役簽總計皆有實惠及民至于廉潔
之操皭然不滓與羅田張公羽道相埒苞苴請謁一無入
焉治邑三載政成民和召入爲[redacted]後三十餘年

萬曆丁亥邑復大水江令鍾康綴于踏荒反摘怨災者爲
誰士民追思公賢乃設主城隍廟朝夕籲呼以相感動
劉公時俊來令爰采衆論祀之于學宮
論曰李公治行不愧古循吏嘗聞諸耆舊云其御史行
部至吾邑供億不堪臥榻折足御史怒突入縣庭欲淸
點庫藏及後堂見東壁一小牀葛帷已敝旁置二竹笥
不設鎖鑰問何人敢居此則令之臥具行篋也乃溪愧
歎邑事一無所問而去又嘗與邑紳吳太守昆飲見以
一銀船注酒酒滿則帆張意頗羨之吳舉以爲贈公受
而日以供飲逆去任出境仍緘還之君子曰公之却衆
鎗廉吏所能也若其始而直受想見其爲人蕩坦易近
情非皦皦以淸鳴者殆此豈獨今人所難及也哉
府安期永年曰熊恭簡公生平淸節一介不取其巡撫雲
南平蠻公宴之日乃受金花綵段或者疑之次年還朝
召有司領貯庫始知公不欲以淸病人也李公之事與
熊公絕相類

富順劉公傳

劉公時俊字㠶南四川富順人舉萬曆戊戌進士自廬

江桐城再調吳江公吏治精彊敏斷其大者在於淸覈
田糧均平賦役往時催科率以盈爲耕猾胥陰比匿賦
良民致有十限三分之輸公先造烟門冊凡田畝貫扯
戶口令民占實以報備簡稽因洞悉田賦利病謂據戶
部考成數應蔵餘若干金遂以入限五分爲準均之點
者無所閃匿凡猾胥遣者必上下吏胥交搆而懸守與
令各飽私腹公知其弊上臺檄下卽當經承解之終任
無稽滯亦猾悍横肆無厭公請於撫每自石加四石
者老吏人筐篚菊持籌爲每歲設一門者按簿給籤

驗入毋多一人浮圭合者抶以徇歲省米二萬石癸卯
冬議免謂軍與民爭皆因斛口起釁乃剏爲窄口斛使
雖爭而不多役至北運最繁苦公所任㦤得其宜上無
遲久而下有留餘且得以其間銖積黍絫爲儲備爲邑
塘當吳越孔道歲修圮愈甚公捐俸及羨餘三千金築
之勸富民宦室輸助曰義助免其役而助者曰役助貲
訟在官而輸者曰事助南自王江涇北至九里塘延袤
七八十里皆新以巨石計費四萬餘金爲邑永利功成
而民不告勞公爲治嚴而不苛其讞獄也請謁不行法

加威富無所避小事則多縱舍或以至情告即色動常
作情說以導民厚焉禁嚴見婦人名即開釋至者戒伍
伯離丈餘於風化尤重表章節孝敦訪者英細民有
善輒閩上臺旌之每月望後一日角巾至學宮與師生
質疑考學以爲常吳俗好賽五方神歲必演劇月餘男
女雜沓無賴子多乘之以導淫貿利公出見之杖其首
投神像於太湖久之姦宄懾服盜賊亦遠徙屏跡捕役
無以爲餌乃引龍游大盜潛入城劫叢商質庫計捏其
戚棱公夜半聞之立繫諸捕妻孥勒限三日全獲否則

死果如期獲之嘉興驗質庫籍歸所失物在籍外者賞
諸捕而宥之邑豪繆富以私憾銜張思德令大盜誣攀
下郡獄陷以大辟思德家鳴冤富復行賄覬脫公請於
按君親鞫之以計授所親某文學詗盜案於籙也具得
誣狀公乃責富輸二千金築塘當免死富不承遂斃之
於獄時富賄山陰朱相國于太常某屬按君爲解宛其
獄既不行按若大恚欲疏劾之爭於公論乃已稅閹至
杭州所過邑令長跪公不爲屈索供億又不應陰集諸
生往來垂虹亭若將譟而逐之者閹懲往年蘇誠事望

見色沮遂去然銜之不已未幾檄郡云金閶失上供幾
萬計盜隨首某某劫某某窩凡五十三人皆吳江巨室
公曰巨室邑所恃爲命也彼計行邑空矣毋雜引雜遝
蹐鑄閩況爲民父母乎乃謁郡守朱公燮元曰此詐耳某
請以身當之遂攝衙胥及弓手得二三百人縛閹使訊
之曰擄而檄事已經年今始發何也且而閹時在徐州
道上乃來吳耶閹使懼伏誣其辭如律閹見爰書語塞
卒無以加公之獨大猾折大姦不戀不刺古之所謂彊
君健吏不是過也在任五年治效異等擢南京兵科給

事中累官太僕寺少卿晉尚發難爲川東贊畫被論鐫職後復原官

論曰昔人稱吏道清慎勤而已吾邑賦重難逃吏詭難剔非濟之以威明不可劉公發姦摘伏洞照若神錯節盤根恢乎遊刃故凡所興革至今利焉沈子勺先生嘗稱其明析秋毫力舉千鈞卓絕之才百年未有誠定論云

同安葉公傳

葉公翼雲字敬甫福建同安人舉崇禎庚辰進士授吳

江知縣先是吳中旱蝗穀涌貴姦民聚衆攻剽務富室傾囷給之名曰打米搶篡者不能禁撫軍黄公希憲誅其魁亂稍止逾明年春夏間餘風未殄公莅任得其狀曰勸分荒政也脅之自下是訓亂也莫若操其權在上乃先下令富室減分平糶復委紳士之賢者稽户口覈出納捐俸設廠以賑之密捕先年倡亂者悉寘之法四境帖然辛巳繼以大旱蝗米石至四兩公齋宿露禱屏去輿蓋每日詣龍王祠去城約十里幅巾徒步往來行烈日中間數武一擊額民感其誠無思亂者及潛覺時謁賫米麥之輸貪息水次輕和弁卒因賍足額而民不大疲南糧軍儲恤孤諸利向盡歸豪家按君祁公彪佳嘗疏陳其弊嚴禁之已而營弁者復熾公力請兩臺計畝均派勒石杜爭通邑利焉白糧解戶久爲蠹藪厲民無名費及千金公條便宜上撫軍黄公具題易爲官運復有議造船者公曰本欲安富是又困之也乃酌取助役銀以資運官殷戶始釋重累當是時流賊蹂躪鳳金陵宛陵俱騷動邑處浙直之衝欲先事設防費無從出適存空役銀六萬兩撫軍將移佐江防公爭之曰幕府所須

當檄支各郡何獨括吳江請以本邑額外之征即留備本邑議上得允由是獨其半以甦民半則用以修城陴團保甲練民兵人有固志其修城也舍胥徒而任里耆給實值而免賠累故畚鍤易以竣工其團甲也委紳衿以聯其人民隨鄉城以察其姦慝故盜賊不至竊發其練兵也調隸役仰食官府保戶取資里閭乃因其類而什伍之教以技而臨閱之故無募兵之害與養兵之費而武備一時修飭甲申夏北都變聞不軌者洶洶思逞公以邑治孤懸四面環水舊設官兵四百名駐平望離

越四十里而遙緩急不相應乃檄平望守備梅亮移屯城外爲防禦計公又每夕微行察詷姦民蹤息得梅奇六吳盆九反謀狀立捕至屏人鞫之盡吐實又分捕同謀者併居六盆九共五人縊殺之陳尸于市一時無賴子弟皆股栗乃宥其餘黨諭使革心時鄰郡邑大盜蝟發蜂起長吏莫敢誰何至新撫軍邢公行部始漸次撲滅獨吾邑晏然若不知有世變者公弭亂之力也公在任四年屢值災荒又加派貢徵公私交困公隨宜調劑應變有方鋤梗剔姦迅如發矢至其寬和愷悌一本詳

愼而出之不厭煩瑣不辭勞瘁不懾豪强催賦則每示停緩斷獄則務持平衡受言則兼採寒賤故能上下交信吏戢而民安之鄒公薦三吳治行第一時弘光改元朝政稍濁僅例擢工部主事未抵部任內有逋賦爲司計者所發士民相勸曰奈何以此累賢父母乎爭先槃輸旬日而畢公里居數載聞事大壞乘障守禦竟死于兵至今父老談及公吏事輒流涕云

論曰余嘗與公對談樽俎盎溫溫恭人也其廉操惠政則循良有司也至其剪薙亂萌聲色不動則又督撫大臣之才也惜乎運遘陽九無以大展猷爲猶得衣冠瘞難以死公眞無愧古名臣矣余友浦子近遊公里知其胤子貧窶不能表章先人又闕翟死事時所諱述余恐其久而泯泯也爲博詢事實譔次而傳之

杜靜臺先生傳以下人物

先生諱偉字道升少育于沈給諫仲子嘉謨家從其姓後乃歸宗先生幼而至性過人下母目矐以舌舐之竟復其明七歲喪母每哀啼父爲之感泣先生乃更破涕爲懽父歿之除祭枕席皆斑斑淚痕也讀書沈氏塾中

有神童稱嘉謨奇其穎悟謂見而子之弱歲名籍甚試輒冠軍嘉靖壬子舉于鄉所制經義爲世宗尚自王文恪鏊家而下所僅指及焉屢困公車篤志聖賢之學與唐公荆川順之唐公一菴樞許公敬菴孚遠耿公楚侗定向講明濂洛淵源其學以主靜爲宗驗之行履動止皆有繩度海內從學者數百人江右羅文恭公洪先欽其名延之教于弟先生因與文恭靜坐石蓮洞天數月學益進嘗過鄱陽湖巨盜脅之以刃端坐不懾盜異之發其篋得刺曰此江南小聖人耶羅拜而去其名行爲人所重如

此先生銜沈氏恩思報稱時嘉謨子仿成進士官翰林來幾先濟季之難家政旁落先生自備兵使者蔡公國熙置佼奴于法爲經紀其家家復振位從子瑜琨瑜少皆有穎質先生痛其失怙躬督課之卒皆成進士沈氏子姓至今歸義焉萬曆庚辰復上春官不第乃謁選得南陽府推官蔬斷平允釋要囚十餘人唐藩左右不法者悉捕而麗之辟暇則引諸生與之談說經義行部開封汝寧有進餉金者立却之至若察內鄉新野二邑課最桀行鄉約不事搒楚專務以德化民姦宄革心獄訟衰止

考績爲中州最應擢臺省當事欲爲處數年先生曰某豈欺君父以市美官者耶不可補遷工部營繕司主事榷稅荊關荊故脂膏地先生爲文矢江神不以一錢潤私橐盡蠲商人法外徵溯江沙市十里泥淤沒仟先生捐俸築石堰植以榆行旅便之及期稅課不及額逆引疾歸商民多臥轍下遮輒不前所攜惟圖書數十卷而已舟中見兩木桶兒其家人曰此非荊州物耶立投之江會言者劾先生不赴部考覈爲非制下工部覆具言荊厥竹木自四川建昌諸路浮江而下而彼地連歲用兵兼之採辦大木商賈少至以故稅額減于前實無贓私可摘請特免考覈部許之先生既歸鍵戶養病終日默坐竟至貧困不給以癸巳十月卒年七十有一先生淸操粹德一代儒宗生平惇篤踐履暗室不欺遊文恭諸公間絕不標榜道學以爲名高傳稱躬行君子庶幾無愧所著學聚錄正學編靜坐訣尚書筆記四書筆記等行于世學者稱爲靜臺先生

論曰先朝自嘉靖季年講學之家多有陽宗伊洛陰襲竺乾者先生之主靜固理學正傳也歷官所至皆有慈

惠及人推關淸烈尤著孰謂儒者無益于用哉

李臨川先生樂曰嘗見靜臺先生往京師崇國寺中朝林靜坐每月朔望必書至聖先師孔子之位侍坐移時方濮學業弟子問故先生曰可爲求放心一助先生嘗顏其書齋云無求勝在三公上知足常如萬斛餘

瑞安令周公傳

公諱大章字章之沈雄慷慨饒文武大略嘉靖壬子舉應天鄉試癸丑下第歸值倭夷蹂躪轉戰近地士民爭竄伏壠莽公獨嘗曰此志士保鄉井建功名之會也去

將安之乃糾合義勇數百人教練之秣首簿稍部署指揮儼然曉暢老將也以邑城庳薄難守倡義增築與寰尉沈公啓董其役不旬日畢工又以平望夾浦爲南北要害地乃進議于邑令楊公芷設兵駐守日治戈船募驍銳賊至則據險邀擊之時總制胡公宗憲建閫浙東公參贊幕府謀畫委督水師親冒矢石出沒波濤浩淼中屢勝之于青陽港錢田石湖唐家湖晉脰湖太湖諸處首尾三年斬馘過當賊平督撫楊公總制胡公上其功大于朝授備兵使者職銜公以親老力辭乃官其子崇

仁爲蘇州衛正千戶子孫世襲公屢上春官不第署餘姚教諭隆慶初授瑞安知縣縣瀕大海先中倭患最烈至是復大旱公航海禱於龍堂俄有甘霖之應又力請兩臺免徵加派織造銀民其德焉瑞安地臨險阻公建議海安瑞安沙園三所合操射臨訓練全郡倚爲屏障竟卒於官年六十有三公工古文辭才筆雄健在瑞安有上趙撫軍便宜劄子正大剴切不減陸敬輿門下士成名者甚衆顧公大典吳公邦楨皆舉甲科議姚江邵公陛於司訓時期爲偉器後果以詞林改御史按吳入服其鑑云所著有文藝集禦倭武畧行於世

論曰方倭患孔棘東南半壁動搖微調幾半天下吾邑爲浙直要衝非公勠力行間控扼南北兵禍未易弭也况身無封疆之責獨出死力以捍衛桑梓其功豈不偉歟邑令楊侯贈言稱其才與藏令伯夫

贈尚寶少卿袁公傳

公諱黃字坤儀曾祖顥祖祥父仁代有著述不仕仁更能詩書法趙松雪公少失怙苦學善屬文創贅嘉善受氏因補其邑諸生名藉藉起應大夜嘉善許令問消弭

之策公引洪範五行及管輅邵雍語以對令與之逆闘書院令高才生受經隆慶丁卯選貢入南雍舉庚午鄉試貢笈者雲集指授文規往往得雋去萬曆丙戌始成進士時年五十三矣公學通古今談時務鑿鑿甫釋褐參總憲劉與常熟官坊趙公用賢共議清覈蘇松錢糧公上賦役議一曰分賦役以免混派二曰清加派以絕影射三曰修實政以省兵餉四曰查派剩以杜加賦五曰免協濟以恤窮民又清減額外加徵米銀十餘條豪猾以不便巳率爲浮言眩當事沮格不行識者歎焉戊

子謂選得實授知縣邑賦畝二分有奇諸役編派反倍之車運皇木役最疲公建議請乘漕艘來集由會通河運入而移皇木廠于三覽剎北使濱水受木且去京師遠取給便當事爲奏之報可因盡革車夫重馬採石及箭手諸役省派里甲銀兩正賦而外毫無擾焉內臣開廠督貢銀魚爲民厲公上書閣臣謂魚自海抵邑又自邑抵京道紆鮮易敗請由海濱驛至京應上供閣臣允之自是中貴罕至者瀕海之國鄰邑率賦多金爲公牧水淺舟膠留頓則費逾廣公令囊沙壅下流水滿舟易

達及舟將至則啟沙囊更壅其下不移日越境邑地窪下比歲大潦公浚治三坌河築堤捍之海水時溢入爲患令海岸多植柳高數尺潮退沙過柳輒淤漸成堤因于堤內治溝塍課耕種膩土大闢是時薊鎮主客兵不滿十二萬而年例銀及屯田民運諸項計且至一百五十萬撫軍以公曉暢邊事檄令酌議乃列十事以獻曰革養軍之虛費曰汰拿兵之冗員曰謹撫賞之機宜曰定市馬之良法曰復舊耕之額田曰廣山林之種植曰興險阻之水利曰增將領之供給曰罷輕車之便利曰

廢器械之冒濫又兵備王命議防海事宜及軍民利病公各列八欵上之語皆石畫壬辰以大中丞蹇達薦特召爲兵部職方司主事適倭躪朝鮮朝廷大舉東征甫到部經略薊遼宋應昌疏請贊畫軍前兼督朝鮮兵政冬月浮海渡鴨綠江調護諸將猶稱三軍提督李如松大捷平壤部下多割死級報功公馳諭禁之如松不悅自引遼兵而東委守平壤不畀一卒清正兵來襲公遣麾下及朝鮮兵三千邀擊之于南山觀音洞殺數十人擒其將葉實如松驕而貪輕騎獨進經碧蹄館爲倭所

乘軍大衄退守開城錢牧齋東征二士錄大司馬石星意遂主欵應昌又沈惟敬之言支吾封貢公亦以將驕兵罷浪戰非策上書本兵言之未幾免中拾遺疏劾爲令時縱民逋賦革職歸田十餘年卒年七十有四天啟改元大冢宰趙公南星追叙東征功得贈尚寶司少卿生平著書甚富多散佚今惟兩行齋集曆法新書羣書備考梓行子儼天啟乙丑進士官高要令卒公博學尚奇凡河圖洛書象緯律呂水利河渠賦役屯田馬政以及太乙奇門六壬岐黃勾股堪輿星命之學莫不洞悉原委

雅以經濟自負未第時嘗受兵法于終南山中劉隱士又嘗服黃冠獨行塞外者經年九邊形勝山川營壘歷歷能道之其贊理東征也訪求奇士得馮仲纓金相置幕下倭酋清正者故薩磨君之弟闗白雖簒心畏之使擊入行長將前軍而清正爲後繼清正倍道取咸鏡趨鴨綠江時如松取保開城而經畧駐定州前後皆阻倭計無所出仲纓與相言于公曰清正輕行長而咸于關白可撼而間也公乃遣入清正營說使釋所虜王子陪臣退兵決封貢清正果如命即日自王京解兵東歸㩀東征二士錄先是公言歲星歷尾尾爲燕分野朝鮮屬焉今色不青而白此兵後然朝鮮得歲而倭伐之倭將有内變朝鮮必復國逆後倭撤兵歸關白死卒如其言云

論曰公自言生平得力靜坐然其學旋入禪玄好爲三教合一之說其以兩行名集亦取老氏有無雙行之旨故與管公東溟溟契而說書義解多與儒先牴牾然其砭訛發覆則俗學所未有也語云通天地人之謂儒公雖未爲醇儒也獨不得謂之通儒乎

李廓菴先生世達曰公初爲張文忠公居正客文忠議正樂依古法造密室三重又依蔡氏多截管以候氣不應使公視之曰候氣之室宜擇閒曠地今毛礫叢積則地氣不至一不合也外室之墻宜入地三尺二重木室入地一尺六寸三重木室入地七寸六分今皆不然惟可圍地上之氣不可圍地中之氣二不合也室三重各啟門爲門之位外之以子中之以午内復以子所以反覆而閉氣也今皆以午三不合也聲氣之元寄之象數必有自然之理今所截衆管大小不倫四不合也天之午常偏于丙二分有半今日圭所測是也地之午常偏于午二分有半冬至候黃鍾之管宜埋壬子之中位一而已豈可多截管乎五不合也文忠如公言擇地天壇之南閉飛灰果應文忠欲屬公以正樂之事公請先正曆法謂不合遂謝去公嘗受曆于長洲陳壤其法本回回曆以監法會通之更定律元斜正五緯最爲詳審號曆法新書

太僕卿吳公傳

公諱默字言箴資性沈敏少從塾師受章句時有問難塾師不能答長與兄之勇肅書講析經疑恒至達曙强

學矯志文行嶄然嘗受學于王公龍溪稱高第弟子壬
午舉應天鄉試壬辰會試第一人闢義皆匠心獨造至
今經生家奉爲程式授兵部主事以艱歸己亥補禮部
歷其曹癸卯遷尚寶司丞進少卿公立朝建議挺挺不
撓時目爲吳鐵漢嘉靖中大學士呂[redacted]阿分宜意疏請
考察京朝官罷黜大臣之賢者蔣守禮等十五人升道
李幼滋等三十八人而留用吳鵬許論趙文華董[redacted]鄢
懋賄楊順讋附勢作威歿謚文安公爲祠祭郎議奪其
謚事雖不行君子韙之潛撫李三才家在畿南不乏與

援本具縱橫權譎之才又好以苞苴筐篚結納士大夫
公過淮三才有加禮公一見知非正類入朝即上書首
斥其貪橫由是直聲震天下未幾謝病歸改通政司參
議歷左通政乙卯進太僕寺卿公立朝最淺遷除皆不
赴職然時論高之每會推必首及云崇禎丁丑卒年八
十有七公爲人清剛守正不可干以私在禮曹日梁溪
某公子餽以珍寶直千金求疏叙其父某官䘏公謝曰
彼當得䘏具疏吾職也何賂爲其人又固以請卒却之
邑令劉公時俊吏治爲三吳最以漕卒鼓噪爲漕撫所劾

杜門求罷公方官尚寶素知劉令賢爲白于河南道御
史御史出彈事示之公曰爲百姓受過此令所以賢也
復爲訟言于朝大冢宰孫瑋竟用公議僅奪俸二月而
已公家居同里劉令雅重其行義恒挐小舟從一奚童
詣候問政事得失與邑中利弊公條悉以告由是劉令
治日益有聲而公所欵留惟脫粟飯爛蒸一瓠劉令以
是益重之邑有富室某坐殺人抵罪繫獄久矣劉令覆
案已得寃狀諭之曰若得吳公書來即釋汝某令其子
具橐中金三千爲壽公揮實白劉令平反之而不受一

錢也崇禎改元逆璫初敗其黨猶尸權霍維華舊令吳
江素嚴事公者也言于衆曰吾將起吳公佐銓公聞之
艴然曰霍若覓我必當逃之深山其疾惡如此晚年從
家郡城中丞直指監司守令之屬無日不造請其門凡
民間疾苦吏事興僻賦役之失當豪家之恣橫胥史之
作姦莫不具爲當事者言之當事率奉行恐後吳中巨
姓搖手相戒莫敢爲非當是時縉紳若文公震孟姚公希孟
徐公汧孝廉若張公世偉楊公廷樞皆以文章氣節主持
清議公恒銑其魁柄云自公殁後文姚張三公相繼云

亾徐公楊公又皆殉節死而吳風靡靡有激濁揚清振厲一時者矣

論曰吳公嚴氣正性蓋李元禮范孟博一流人也元禮孟博橫罹鉤黨之禍而吳公僅游林泉以老耄終亦云幸已公雖不附東林東林恒倚為崇墉淮撫之敗公抗章首攻之然東林諸公不能非也公既歿而孫衰落不振邑人欲列祀賢祠直指周不果行嗚呼世之所謂賢祠曾何足重吳公即公亦豈待以賢祠重也哉

贈指揮同知趙公傳

公諱蔭字任卿中丞士諤從子以武舉為金山營把總被劾革職崇禎九年流賊東寇大蹦安廬撫軍張公國維檄為守備屯太湖縣十年二月賊來犯公提兵禦之至雞飛灘遇賊三百餘騎擊卻之追奔抵通湖賊以百騎來山前挑戰公據山為營遣千總楊國鎮等以銳卒二百赴之射殺賊渠數人而賊潛從山後以千騎襲公營公力拒之手刃十餘賊以衆寡不敵被執脅降不屈遂遇害自賊犯南畿頻壽六安霍山諸州縣多被禍撫軍雖督兵在行間聞金鼓輒色戰諸將士猝遇賊率首鼠顧無敢發一矢相向者公獨驅馳赴難摧鋒搏賊身被數創以死其麾下李池等亦皆格鬬死事聞贈指揮同知子孫世襲總旗安慶人為立祠堂祀焉

史弱翁云曰任卿少孤貧家世業儒獨好武為童子時戲取村中羊學騎自試削白竹為弩矢射籬邊雀嘗為笑樂州里咸謂之癡及年逾四十伏節死義聞者莫不壯之

贈翰林院待詔孝介朱公傳

公諱陛宣字德升父熹自同里徙郡城遂為吳縣諸生

萬曆壬子舉于鄉時父年已高公閉門奉養絕跡州府嘗言士君子當以不貪為寶能安貧則能不貪甘食美服高閣邃宇孌童豔姬皆敗檢喪名之具所謂誘人之穽也故登賢書二十年未嘗以竿牘通守令家益貧布衣糲食泊如也惟奉親則滫瀡裘葛無不贍具侍養庭闈終身不見疾言遽色母季氏先亾父益老病幾殆公晝夜侍寢辦護湯劑唾壺虎子之屬必手承而進之戊辰當上春官以父疾不赴居二親喪不入內不茹葷者六年竟以哀毀成疾而卒年五十有六公先與忠介周

公顯呂同業後又同舉氣誼甚篤皆以倫紀爲己任天啓時魏璫煽虐緹騎逮忠介親朋皆走匿獨公經紀其家事又周旋檻車追送之人服其義焉大中丞張公國維歎爲眞孝廉以銀幣旌額命長吳二邑令往旌之公竟不上謁也没後官詹姚公希孟采邦人之議私謚之曰孝介先生崇禎丁丑按君祁公彪佳以公與同邑張公基崑山歸公子慕三人行義同表于朝詔俱贈翰林院待詔蓋異數云公門下士多通顯以文章命世其最著者文靖徐公汧卒殉國難稱名臣子鑑少有雋才亂後卒

論曰孝介與異度張公同里閈同鄉舉名行亦復相次吳人所稱二孝廉也張公淸流嚮矢文藻斐然而淳心質行則孝介爲不可及矣

莊母沈孺人傳

孺人姓沈烏程烏戍里人曾祖應龍刑部侍郎祖元壯沅州知州父士茂刑科給事中孺人生而孤其生母呂以斷鼻矢節孺人幼嫺母訓年十八歸同邑太學生莊之琳爲繼室莊亦鉅姓之琳父日宣萬曆甲午鄉進士歷官廣西按察司副使按副以廉吏稱于時太學性又

莊母沈孺人傳

余內戚計浣翁自苕中回手其徒莊雷勑所撰母孺人行狀請爲傳余以病未之許雷勑又以長箋來請益力誼不克辭謹按狀孺人姓沈氏沈爲烏程世家刑科給事中諱士茂之女也孺人生而孤其生母呂以斷鼻矢節孺人少嫺母訓年十八歸同邑太學生莊之琳爲繼室莊亦望族之琳父諱日宣舉萬曆甲午鄉試歷官廣西按察司副使按副以廉吏稱於時太學性又好施予輕財重禮義以故家日削孺人時捐奩貲去脊澤以給

高堂甘旨姻黨稱其賢及連居舅姑之憂哀毁備至甫終喪而太學疾不起孺人稱未亡人年止二十二雷勑方二歲耳孺人內撫煢孤外持門戶贍生則辛勤紡織卜兆則匍匐瘞埋卽衞共姜陶嬰母之苦節不是過也提攜孤而育之訓之丙夜篝燈督以誦讀覬望成立血淚幾枯卽歐陽太夫人之嚴毅不是過也持荼蓄租恩勤嚮閫者二十餘年迨雷勑授室始能課生徒養母孀黨方爲孺人慶謂可食報於子而孺人遽謝世得年僅周甲子雷勑於讀禮之餘潛心力學至服闋試秀水邑

文衡拔取前茅果如孺人所望惜乎未及見也然貞操淑行不愧姬姜可持此以下報太學君於九原矣憶當滂溪寇發時里人咸奔竄孺人獨守孤閉門曰難作即死此耳去將安之卒獲免嗚呼吾以此歎孺人之貞而且達也易之訟曰復即命詩之羔裘曰舍命不渝而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則蝃蝀刺之人事夷險莫不有命焉主於冥冥紛紜避趨徒亂人意唐林唐尊之仕王莽華歆之仕曹丕褚淵沈約之仕齊梁皆失於不知命徒爲人詬厲即吾所見戈船搶攘中婦女之以奔亡而召辱

者多矣用是知孺人之守戸也其履正也能全身也不謂之知命可乎余是以賢而著之